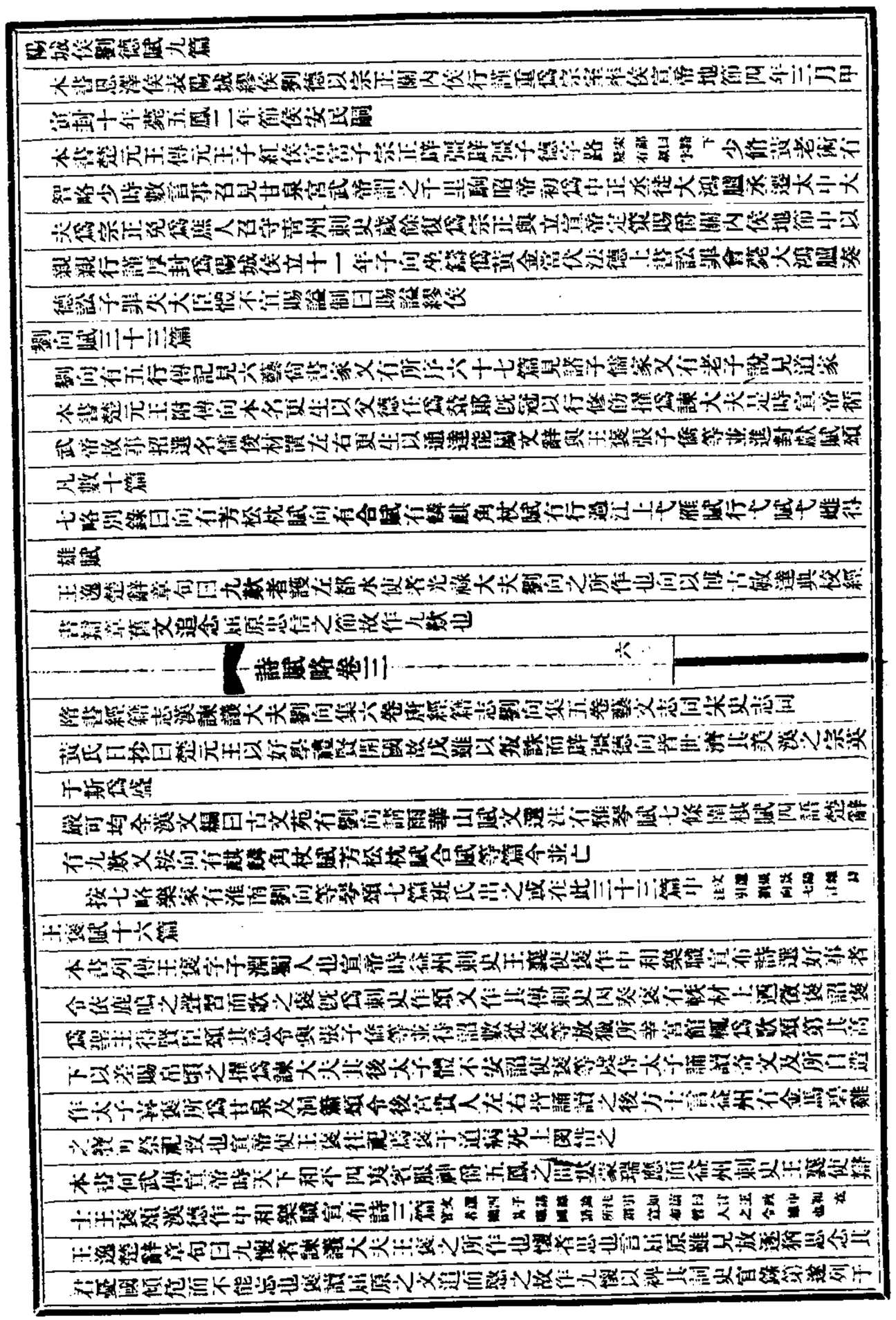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一四・史部・目録類

漢書藝文志條理六卷首一卷　〔清〕姚振宗撰……一

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　〔清〕姚振宗撰……一二三

後漢藝文志四卷　〔清〕姚振宗撰……一八九

三國藝文志四卷　〔清〕姚振宗撰……四二一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附録一卷補遺一卷刊誤一卷　〔清〕丁國鈞撰　丁　辰注……六〇七

漢書藝文志條理目錄

六略總目

六藝略第一九種
諸子略第二十種
詩賦略第三五種
兵書略第四四種
數術略第五六種
方技略第六四種

卷首
敘錄

第一卷六藝略上
易家
書家
詩家
禮家
樂家

第二卷六藝略下
春秋家
論語家
孝經家
小學家
第三卷諸子略上
儒家者流
道家者流
第四卷諸子略下
陰陽家者流
法家者流
名家者流
墨家者流
縱横家者流
雜家者流
農家者流
小說家者流
第五卷詩賦略
賦一
賦二
賦三
雜賦
歌詩
第六卷兵書略
兵權謀家
兵形勢家
兵陰陽家
兵技巧家
第七卷數術略
天文家
歷數家
五行家
蓍龜家
雜占家
形法家
第八卷方技略
醫經家
經方家
房中家
神僊家

此三十八種卽劉中壘父子七略之舊第也後世四部之體以六藝爲經部又于春秋類中分出史部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四略皆併入于子部詩賦一略則集部之權輿也七略之于四部其分合併省根據體裁大都如此

漢書藝文志條理叙錄

史記儒林傳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贛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威宣之際[illegible]遵夫子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矣

本書高帝紀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而規摹弘遠矣

本書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按漢舊儀曰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

後漢趙岐孟子題辭曰漢興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此則文景兩朝皆有傳記博士所謂具官待問而已至武帝即位五年乃罷傳記立五經史但著其大者及久遠者故于武紀書置五經博士其前所立非定制故略之也

本書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按史又言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而劉歆言諸子傳說廣立學官意文景時亦嘗有法家名家博士也

本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自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

本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按丞相綰顏注云衛綰也長洲何焯義門讀書記曰自此乃一于儒術士始尚經學不可謂非衛綰之功也

又武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對策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之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按丞相弘顏注公孫弘也儒林傳置弟子員五十人昭帝時增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又武帝本紀贊曰卓然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

史記儒林傳又曰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按本書嚴助傳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知其時習從橫家言者多矣武帝貴以春秋對亦罷斥百家之一事也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又曰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

漢武故事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親自省校使莊助司馬相如等以數分別之

本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又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本書成帝紀河平二年秋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師古曰言令陳農爲使而使之求遺書也

按何義門讀書記曰劉向校中秘書孟堅大書于帝紀尊經籍也按此亦以爲有漢一代之創制故特書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邱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按此條即略首一篇輯略之文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又曰未央宮有石渠閣蕭何所造其下礱石爲渠若今御溝因爲閣名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又成帝于此藏秘書焉又曰未央宮有麒麟閣藏秘書即揚雄校書處又曰天祿閣藏典籍之所

按廣韻閣字注漢宮殿疏曰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焉　通典御史中丞掌蘭台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

本書劉歆傳歆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又傳贊曰劉氏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

按劉向傳上方精于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時歆始以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與父同受詔校書至哀帝初始獨領其事

本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按詩有魯齊韓三家立于學官此不之及蓋偶遺也

荀悅漢紀曰劉向卒上復使向子歆総卒父業而歆遂撰羣書而奏七略有輯略有詩賦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是以來稍稍復增集

按此以詩賦略列六藝之前以數術爲術數並轉寫之誤云稍稍復增集者指班氏藝文志及後漢東觀仁壽閣撰集新記依七略而爲書部者也

宋書志序曰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

按沈休文此數語必有所旨儒林傳贊云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本志序云今刪其要以備篇籍亦此意也

梁阮孝緒七錄序目曰後漢校書郎班固因七略之辭爲漢書藝文志又曰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又曰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略又古今書最曰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隋書經籍志序曰光武中興明章繼軌校書郎班固傅毅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

又史部簿錄篇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大體雖準向歆爲遠不逮矣又史部總序曰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爲史部

唐書藝文志序曰自六經焚于秦而復出于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眞于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

按四部體製始于曹魏之默鄭成于東晉之李充至唐初修五代史志用以爲經籍志而始入于史

唐顏師古漢書集注曰藝文志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傳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唐劉知幾史通書志篇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于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

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續漢以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之志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聘其繁富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志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

按藝文經籍之可貴貴其紀實有存佚新舊之可稽篇卷異同之可攷何謂頻煩互出以水濟水是直于是志體要未嘗詳究者至謂藝文一體古今是同亦必無是事其同者必其書之未亡者也然而不同者多矣

宋鄭樵校讎略曰七略兵家任宏所校其次則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亦有條理唯劉向父子所校經傳諸子詩賦尤襍不明盡采語言不存圖譜緣劉氏章句之儒胸中元無倫類

按此以爲尤襍不明者由于不肯盡心細覈故也且六藝諸子之中亦非不存圖譜其顯見者如易家有神輸圖一篇論語家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儒家有列女傳頌圖又禮家明堂陰陽中有明堂圖明堂大圖見隋書牛弘傳道家伊尹書中有九主圖書其形見七略別錄非圖譜之類歟至謂劉氏胸中無倫類是何言也鄭之非薄前人乃至如此其圖譜略有云歆向之罪上通于天謂其不收圖譜使後世圖亡而書存也其措詞之謬又如此

又曰史家本于孟堅孟堅初無獨斷之學唯依緣他人以成門戶紀志傳則追司馬之蹤律厤藝文則躡劉氏之迹

按所謂志者志當代之文物典章七略爲當時詔譔藝文一志不躡迹于此將何取乎豈必別爲類例如所作之藝文略方爲體要乎恐亦無此史法也

又曰班固藝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雖疏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于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襍出者則躓矣揚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合爲一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入于儒家按儒家舊有五十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也樂箴襍家也奈何合而爲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無倫類

按前以劉氏胸中無倫類此又以班氏胸中亦無倫類不知己之所言乃眞無倫類耳班氏此一條注明云樂四箴二宋時傳本不應有異乃以四書爲三書以樂箴爲一書又以爲襍家揚雄本傳云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宋中興書目尚有揚雄二十四箴一卷觀于此亦可以悟樂箴非一書矣儒家舊有止五十一家亦非五十二家卽此數語之中其謬誤已如此尚欲詆呵古人乎稱揚雄所序者承七略上文劉向所序之例就其重者而言幷入儒家亦未始不可也

又曰漢志以司馬法爲禮經以太公兵法爲道家此何義也疑此二條非任氏劉氏所收蓋出于班固之意亦如以太玄樂箴爲儒家類

按此兩書班氏已分別注明鄭豈眞未之見耶軍禮司馬法次周官傳之後班氏亦何嘗

以爲經太公之書二百數十篇其中有謀有言有兵不僅兵法一端舊時既合爲一袠故劉氏不復分析從其大而著錄于道亦未爲失也

又曰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紀爲春秋類此何義也

按此于阮孝緒七錄序目亦未嘗繙閱

元馬端臨文獻經籍考史部總序曰班孟堅藝文志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唯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

按此與阮氏之說略同鄭漁仲見不到此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糾繆曰周書入尙書非改入雜史議奏入尙書非改入集司馬法入禮非改入兵家戰國策入春秋非改入縱橫家五經雜議入孝經非改經解爾雅小爾雅入孝經非改小學弟子職入孝經非還管子晏子入儒家非改墨家高祖傳孝文傳入儒非改制詔管子入道家非改法家尉繚子入雜家非改兵家山海經入形法非改地里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數術漢五出今總入五行

按七略體例自成一家爲千古首出之作實無所謂非也若雜史集部經解制詔地里五類並後來四部之例漢時所無以此糾漢志之繆不自知其繆也他如戰國策改縱橫見志之例也爾雅改小學舊唐志之例也晏子改墨家柳子厚之言也尉繚改兵家而不知兵形勢家亦有尉繚隋志猶分別著錄實不可以改也陰陽等五門改五行隋志之例也皆非其所心得亦如所作國史志抄襲鄭氏藝文略而稍稍附益于明代內府所藏全不相涉是眞史通所謂煩瑣互出者皆不足與之辯也

秀水朱彝尊經義考著錄篇曰班固漢書依七略作藝文志誠良史之用心而史家體例之不可少者也而劉知幾史通反詆之謂騁其繁富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抑何見之褊乎

四庫提要曰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宋王應麟撰藝文志因劉向七略而修凡句下之注不題姓氏者皆班固原文其標某某曰則顏師古所集諸家之說然師古注班固全書藝文特八志之一故僅略疏姓名時代所考證者不過三五條而止應麟始捃摭舊文各爲補注不載漢志全文惟以所有辨論者摘錄爲綱略如經典釋文之例其傳記有此書名而漢志不載者亦以類附入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注于下而以不著錄字別之其間如子夏易傳鬼谷子皆依托顯然而一概泛載不能割愛又庾信哀江南賦稱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實由誤記藝文志所用柱華馮馮誤讀郊祀志者相等應麟乃因而附會以栩陽爲漢代亭名亦未免偶失之嗜奇然論其該洽究非他家之所及也

四庫簡明目錄曰漢書藝文志間有班固自注然不甚詳顏師古注間有討論亦僅辯證數條不能該備應麟乃捃拾舊文爲之補注持論皆有根據惟古書不載于漢志者增入二十六種眞僞相集頗爲蛇足

嘉定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所采掇亦甚博雅但此志以經爲要考得漢文傳經原流殷經家法明析俾後學識取途徑方爲其能事此則未能也其于本原之地未嘗究通多不得其要領則博雅乃皮毛耳歙縣金檢討榜語予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脩撰經術甚深故能爲此言予深嘆服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學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氏亦限于時風衆勢一齊衆咻遂致茫無定見要惹求切實于宋季朋雅中究爲碩果僅存

按此言不得要領及限于時風衆勢茫無定見云云皆確不可易觀其詆引宋人譏論間有與漢志隔膜者又若不取道學家之說不足以自立者以是知此言非爲苛論

又按其書考證本文者二百七十六條考證篇叙者七十八條考證本志所不著錄者二十七條即就所作玉海觀之似乎所得不止于此反覆詳勘似其未成之作（[illegible]案春秋家遺家傳注云當其方未定之[illegible]也）

會稽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最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

按條辨流別數語即輯略之文班氏散附于諸篇之後者何以明之七略本于別錄今攷荀悅漢紀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正名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兩處所引並與本志名家篇叙相同知班氏取輯略之文次之于此而七略取別錄之文著于輯略者也蓋別錄首一篇亦有輯略故名七略別錄隋志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劉歆刪取其要每略各爲一卷故隋志又云七略七卷劉歆撰方之　四庫全書別錄爲總目提要七略則簡明目

錄也

又班氏既取七略以爲藝文志又取別錄以爲儒林傳考漢紀又言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illegible]于本受于孔子及授[illegible]虞子[illegible]）云云與儒林傳之文悉合知儒林傳亦本劉氏父子之輯略而接記其後事終于孝平故史通采撰篇云班固漢書全同太史太初已後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今攷新序說苑載漢事無多知所取于七略別錄者不少也

又按輯略之體大抵如釋文叙錄陸元朗未必不師其意儒林傳依功令但載五經至春秋家而止其樂家及論語孝經小學唯見藝文志此四類篇叙備述師弟授受與他篇微有不同而論語孝經篇叙不及釋文叙錄之詳密知班氏陸氏皆取輯略之文以爲說故彼此互有詳略焉

又曰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蒼曆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佚不全者矣

按本志不載之書見于傳記可攷者有三百餘部予已別輯拾補六卷詳見拾補叙錄中

又曰鄭樵校讎諸論于漢志尤所疎略蓋樵不取班氏之學故也然班劉異同樵亦未嘗深考夫劉略班志乃千古著錄之淵海而樵譏班固叙儒家混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謂其胸無倫次然班固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是樂與箴本二書也樵誤以爲一書又謂樂箴當歸雜家是樵直未識其爲何物而強爲之歸類矣以此譏正班

固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

按楚實未見其失齊則失之于鹵莽

又曰劉向所叙六十七篇部于儒家此劉歆七略所收班固因而效之因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樵譏班固混收揚雄爲無倫類而訓班氏不能學七略之證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乃于歆之創爲者則故縱之固之因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

又曰鄭樵譏漢志以司馬法入禮經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爲非任宏劉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鄭樵深惡班固故爲是不近人情之論凡惡有不可者不爲推尋本末有意增刪遷就强坐班氏之過按司馬法班固自注出之兵權謀中而入于禮樵固無庸存疑似之說又班志稱軍禮司馬法樵刪去軍禮二字謂其入禮之非不知司馬法乃周官職掌此等叙錄最爲知本之學班氏獨于此處能具別裁樵顧深以爲譏此何說也又班氏志僅稱太公並無兵法二字（據成樵有兵八十五篇故樵得以刪兵技以快其說）而樵又增益之謂其入于道家之非不觀班固自注尙父本有道者又于兵權謀下注省伊尹太公諸家則劉氏七略本屬兩載班固不過爲之刪省重複而已非故出于兵而强收于道也且兵刑權術皆本于道先儒論之備矣况二百三十七篇之書今既不可得見樵何所見聞而增刪題目以謂止有兵法更無關于道家之學術耶

按此謂班氏刪省重複非故出于兵而强收于道最爲切實之論按班氏刪省兵書凡十家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重複于道家孫卿子陸賈重複于儒家蘇子蒯通重複于縱橫家淮南王重複于雜家墨子重複于墨家

又曰鄭樵譏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記爲春秋類是樵未嘗知春秋之家學也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體附著春秋最爲知所原本又國語亦爲國別之書同隸春秋樵未嘗譏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是則所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

按樵之意不及國語者以國語有春秋外傳之名又見隋唐志皆入春秋類故也

又曰焦竑撰國史經籍志其糾謬一卷譏正前代著錄之誤其糾漢志一十三條似亦不爲無見特竑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于離合異同之間深求其故而觀其所議乃是僅求甲乙部次苟無違越而已如以周書入尙書爲非改入雜史之類其意欲尊經而實則不知古人類例

按此言不爲無見意在尊經皆非也云不知古人類例則確中其病

又曰讀六藝略者必參觀于儒林列傳猶之讀諸子略必參觀于孟荀管晏老莊申韓列傳也他如詩賦略之鄒陽枚乘相如揚雄等傳兵書略之孫吳穰苴等傳術數略之龜策日者等傳方技略之扁鵲倉公等傳無不皆然史家存其部目于藝文載其行事于列傳所以爲詳略互見之例也藝文一志實爲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列傳之與爲表裏發明

按此特言其大略耳論其發明則列傳之外紀志書表皆有可以互證之處若其隱僻之書則難求之諸子百家亦有所不能盡數術五行家多前人所未言則難之尤難者又諸子兵書數術三略中書多散見于呂氏春秋淮南子特無從辯析耳

又曰陰陽家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檮傳鄒奭始終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

按鄒奭非創書之人本注鄒奭二字實黃帝之誤詳見本條

又曰陰陽家閭邱子十三篇將鉅子五篇班固俱注云在南公前而其書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後亦似不可解也

按古人之書多不出本人之手皆門弟子傳其學所輯錄七略據其成書之先後爲次故有似乎雜亂實則倫貫有叙也

又曰墨家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俱注墨翟弟子而叙書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其時更在後矣叙書在隨巢子之前此亦理之不可解者或當日必有錯誤也

按墨子書中稱子墨子亦墨氏之徒所錄其徒衆幾徧天下增長附益其書者不知凡幾至其成書之時已在隨巢胡非我子之後故七略以之爲墨家之殿

又曰漢志分藝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始叙列爲諸家大綱細目互相維繫法至善也每略各有總序論辨流別義至詳也唯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叙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以下二十五家爲一種陸賈賦以下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以下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叙錄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歟若雜賦與雜歌詩二種則署名既異觀者猶可辨別第不如五略之有叙錄更得詳其源委耳

按詩賦各分以體無大義例故錄略不爲小序而班氏因之不盡由于疏漏也當班氏時

別錄七略二十七卷之書殺青未久傳寫殆遍亦既家喻戶曉矣其入史者唯力求簡要存其大端初不自以爲義盡于此也

又曰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攷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其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聚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廁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于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于荀卿賦後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

按詩賦前三種各以體分非竟不可曉也詳見本篇

又曰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兵形勢之尉繚與雜家之尉繚同名兵陰陽之孟子與儒家之孟子同名師曠與小說家之師曠同名力牧與道家之力牧同名技巧之伍子胥與雜家之伍子胥同名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與法家之商君名號雖異而實爲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

按此皆以力求簡略故有所不暇及又以有別錄七略二書在故亦有所不必詳

按章氏之書大旨以官師法守之說欲使古今典籍溯其根源而悉從其類其例謂之重複互注裁篇別出如謂易部古五子當互見術數之五行類災異孟氏京房當互見術數之雜占類書部劉向許商五行傳記當互見五行詩部韓詩外傳當互見春秋禮部中庸

說當互見儒家樂部雅歌詩當互見詩部春秋董仲舒治獄當互見法家此重複互注之法也謂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載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草管子之牧民呂氏春秋之任地諸篇俱當冠于農家之首此裁篇別出之法也又謂儒家周政周法附之禮經高祖傳孝文傳鹽鐵論附尙書虞氏呂氏春秋于長天下忠臣劉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附春秋其意蓋欲于簿錄之中兼用類書之體使其自著一書則發凡起例無所不可若以例班氏之志則支離破碎多見其煩瑣無當者矣其書議論多而考證少今取其于是志相發明者錄十四條如右

新譔條理敍例

自別錄七略東觀仁壽閣新記亡而藝文志之書不可攷自魏中經晉新簿齊七志梁七錄亡非特藝文志書不可攷卽欲求魏晉六朝人之依仿論述循流而作者亦渺不可稽矣（鄭默荀勖王儉阮孝緒四家之書皆本七略之例小變之）嗚呼班氏之志藝文也在當日不過節七略之要爲史家立其門戶初不自以爲詳且盡也今欲求周秦學術之淵源古昔典籍之綱紀舍是志無由津逮焉宋以來考證是志者唯王深寧氏所得爲多然其學非顓門例多駁櫟誠如西莊王氏所謂本源之地未曾究通不得要領者其于全書僅得十之三四耳然使後之人尋流溯源引伸觸類未始不以其書爲先聲之導則其有功于是志亦何可輕也我

朝講求漢學實事求是乾嘉碩彥著作如林考据之家于斯爲盛然于是志大率不過數條而止未有爲全書解釋者余竊謂是志苦于急索解人不得時欲爲之疏通證明也久矣昔年爲藝文拾補之輯因而推求義例竊見端緒每有關涉卽便疏記罔羅既久菁萃稍多于是經營草創條分縷析左右采獲部署後先亦既稍具頭角略有眉目矣然而欲見之書每懷靡及失考之處多所未安知不免于得失參半雖以言夫毫髮無憾者已夫劉班作述創製體裁六藝具有師承率由不越諸子非無蹊徑緣起可推詩賦五種之分篇略可知其類例兵書十家之從省乃除去其複重數術多端唯五行一門尤難尋究方技四體而房中一術自昔棄捐記載之文或多或少考訂之說亦有亦無大抵流傳素著者雖千萬言不能窮泯沒無聞者卽一二語不可得故昔人于此亦以無從取證頗多疑似之辭非好爲望文生解亦非所謂鑿空虛造也蓋既不得其旨歸而存其近似有所商榷庶幾後人觸發旁通得以反覆而證明之總勝于不著一字使人無迹可尋也或以是爲不能闕疑則事非校經改字大貿昔人微顯闡幽之旨矣班氏文注根據七略此所錄一字不遺他如顏氏集注王氏考證則不能不有所取裁先以撰人始末次及本書源流無可徵引者或自爲之說有所心得者則附著于篇所不解者十之一二而求其切理厭心確不可易者率不過十之六七而已是志也一篇之中各有章段不善讀者莫不以爲棼亂其實部次井然皆有條理班立法善之善者也其後隋經籍志類中分類未嘗不師資于此（隋志于四部之中略仿漢志之體故最見古法）此史法之權輿亦簿錄家之圭臬或者不察多致譏訕咸不得其本意今卽以條理名者爲分條董理還其本來自有之條理云爾是爲序

今本分條實多荒謬班氏舊例不如是也今已流傳日久不復更張悉依其所分條數爲之解釋而各疏其分析割裂之誤其有一條誤連數家之書者則依次先敍撰人而後又依次及其

本書

班氏注文或爲大字或爲小字其例不一此亦後來校刊者之失非其本然也武進莊氏轍籍足徵錄皆一律改爲大字頗得體要今從之以醒眉目

玉燭寶典開元占經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凡所引述皆頂著書名于各條之首此古法如是今從其例分注條下者乃輯書之法非通例也

諸所引書分條排比或以時代先後爲次或以事類聯貫爲次不一例低一字者皆是也案說及附案皆低二字以此爲別

諸書有見于釋文敍錄及隋唐宋史志者是爲碩果僅存不可多得故備錄于篇隋志所載猶近乎古其天文五行醫方三類與本志數術方技[illegible]縣同其流別因並取以爲旁證

世本及劉向別錄劉歆七略桓譚新論鄭康成三禮目錄六藝論應劭風俗通姓氏篇皇甫謐帝王世紀之類皆有諸家輯本行世輯本猶之殘本與本書無甚異凡所引据不復著其所出處微博采累牘連篇祇徒紛繁無關實際編屛袪浮冗節存精要而篇葉已如許初欲以每略爲卷今六藝諸子二略卷袠過重乃析爲上下卷其下四略各爲一卷編八卷釐爲六册凡六藝二册諸子二册詩賦兵書一册數術方技一册

本書著錄之外見于經史諸子傳記者王深寧氏但略存二十七部附入考證提要詆爲蛇足且亦多所遺漏未爲詳盡今輯自周秦以來迄于王莽凡三百一十七部依六略編次爲六卷先已成編與是編撰人始末不無重複然亦各有關涉之處不嫌詳略互見焉是爲例

光緒壬辰歲孟夏之月山陰姚振宗學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一之上

本書敘傳

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删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橫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删其要者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王應麟曰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奏上輒言臣向與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風俗通云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隋志敘嗣父業乃徙溫室中書于天祿閣上奏爲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顏師古集注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本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子裝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

田生授梁丁寬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又曰施讎字長卿（按漢書儒林傳注引漢書字子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受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敎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于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

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使喜從田王孫受易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

又曰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賀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爲諸侍中說易爲教授）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按儒林傳亦取劉向別錄[illegible]中之文所據記其讀年荀悅漢紀載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公未取列錄中之據[illegible]節不完不知儒林傳所據非書敘去取此）

本志敘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

宋王應麟漢志考證孔穎達曰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今易乾卦至用九卽古易之本文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後漢荀爽又得八卦逸家三十有一（按今見經典釋文）東萊呂氏因晁氏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乃復

孔氏之舊又曰許氏說文稱易孟氏其文多異

按志于一篇之中各有章段此三家經自爲一段冠諸篇首七略當分別著錄而各繫以說隋志簿錄篇所謂剖析條流各有其部者是也班氏立志力求簡要故總爲一條其下書詩禮春秋孝經並同此例唯論語則從七略分著三條也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雒陽周王孫著易傳數篇

又曰丁寬事田何學成東歸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秀水朱彝尊經義考胡一桂曰丁寬師田何而復師其同門之友以受古義可謂見善如不及者矣

按史漢儒林傳及荀悅漢紀所引劉向別錄載田子莊傳易弟子皆以東武王同爲首周王孫次之此以周氏列易傳之首者則以其書皆古義故也

服氏二篇

劉向別錄服氏齊人號服光（按釋文引作服先謂服先生也漢人常有是稱光字疑誤）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齊服生著易傳數篇

後漢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服氏周內史叔服之後以字爲氏武威張澍輯注曰澍按國策客有見人于服子漢藝文志易家有服光光一作先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淄川人

史記儒林傳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同傳淄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東武王同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又傳贊曰初唯有易楊

王氏攷證太史公司馬談受易于楊何晁氏曰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學官自楊何始所謂易楊者是也

蔡公二篇衞人事周王孫

經義考曰蔡公名字未詳

歷城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序曰李鼎祚集解虞翻引彭城蔡景君說則蔡氏漢人在翻前藝文志有蔡公易傳二篇注衞人意景君卽蔡公始衞人而官彭城虞氏稱其官號如南郡之稱馬融長沙之稱賈誼歟隋志不載書佚已久集解引止一節朱震漢上易叢說推虞其卦變之說一家法度猶存並據輯錄

按虞氏稱彭城蔡景君不云蔡彭城景君馬氏以此蔡公當之恐未然然史漢儒林傳皆不載其人別無可考姑存其說（又按本傳地理志稱漢[illegible]國志[illegible]楚國宣帝時改爲彭城郡後復爲楚國後漢改爲彭城國[illegible][illegible]聚在西漢爲楚國之彭城人在東漢則彭城國之彭城人[illegible]彭城者又[illegible]）

韓氏二篇名嬰

本書儒林傳詩家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大傅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
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
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
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
本受易于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後漢王充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爲諸生時與相工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
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
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于骨肉後名聞于天下倪寬位至御
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按韓生軼事不概見論衡骨相篇用爲太傅在倪寬爲御史大夫之後是武帝晚年以後之事與）
（史記景帝時爲太傅不合或武帝時又爲常山王傅史略之歟）

王氏考證蓋寬饒封事引韓氏易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按韓詩外傳間有引易文者亦韓氏易也）

王氏二篇名同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東武王同子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史記儒林傳云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

王氏考證晁氏曰漢易家著書自王同始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東武王同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又曰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
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
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又曰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至
相

王氏考證艾軒林氏曰先秦之爲易者未有及義理也自田何而後章句傳說多矣
經義考何喬新曰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而訓詁之學興（馬氏玉函山房有韓氏丁氏易傳輯本各二卷以子夏易傳七略有韓氏嬰傳之文中
經籍志有丁寬作之語于是全抄子夏易傳以爲韓氏丁氏易傳考七略言韓嬰傳著訓傳韓嬰謂左氏春秋傳有飄倉中經傳論丁寬作者乃疑似之詞又有良爲斷背子弓作者何不又抄一本以爲子
夏易傳于先太簡空不可據故混不復錄）
按以傳易先後言之則丁寬當在服生之前然詳究類例又似以成書先後爲次此則非
見本書不能定或七略舊第本來如此
又按自周氏至此凡七家皆蒙上文易傳二字志欲其簡故省文舊本文相連屬如隋志
之體明天順五年括蒼馮讓重修福唐郡庠宋版猶存其行款至嘉靖十六年廣東崇正
書院重修宋本則唯存易禮如舊款（蓋此兩頁猶是宋槧也）餘皆同今本知今本分條排比始于正
嘉之時而又不能逐條箋訂故多有分析不明之處（如篇與分條似乎無大出入可以互通斷不知各有義例也如此篇易傳二字聯斷）
（蓋可以包下文七家之書若欲爲分條則不相屬矣）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劉向別錄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複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
于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
本書厤志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
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
武英殿校刊考證臣召南曰按易有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三日之文然古人說易未有以甲
子配卦爻者至漢藝文志有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然則後世言易以六
辰定六爻亦不自京房始也
鄞縣全祖望讀易別錄曰古五子十八篇漢志誤入經部班固曰說易陰陽案此卽納辰之
例
馬國翰輯本序曰周易古五子傳隋志不著錄佚已久考漢書律厤志引傳曰日有甲六辰
有五子之語下又引易九戹孟康注曰易傳也中言陰九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
三皆以陰陽之數推歲以定水旱之災如淳注積等甲子其詳此蓋古五子傳之佚文漢魏
人及見而引述之茲據補錄又吳都賦注引易說陽九一事併采錄之古帙雖亡猶可補綴
而得其大要云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劉向別錄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複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
之采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按此志云二篇疑衍十字）
劉歆七略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

王氏考證張平子思玄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注遯上九曰飛遯無不利淮南
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啓飛遯離俗注亦引之並以肥爲飛文中子謂
九師興而易道微隋志已無其書
經義考曰陸氏釋文于蠱遯損諸卦其所引稱師者當卽九師本而鴻烈解引易曰剝之
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此則道訓之序卦傳文矣
馬國翰本敘曰九師不詳何人高誘淮南鴻烈解序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于是遂與
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云云
然則道訓之九師亦其流也陳氏書錄解題以宿爽九家當之誤矣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
久經義考謂鴻烈解引易卽道訓茲據其說采淮南書中諸引易語輯爲一卷聊存道訓之
遺（全祖望讀易別錄淮南九師道訓易之遺意也今存）

古襍八十篇襍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劉向別錄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本書谷永傳永對災異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
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
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
怒災異屢降
全祖望讀易別錄曰古集易八十篇集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之類皆通說陰陽災異及

古驗之屬漢志誤入經部（據金氏之古五子及此三書皆明漢志誤入經部者故當編以防雜亂且考其說有在易家爲本志所疊置之不言可也）

按本書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此禨異三十五篇蓋即其類漢時傳授有孟喜焦贛京房及沛人高相諸家圖一者即神輸圖亦即祥瑞圖班固白雉詩靈篇兮披瑞圖蓋即指此漢人嘗用以爲殿閣圖畫後漢書以勒石如麒麟鳳皇碑之類是也隋志五行家有瑞應圖祥瑞圖各若干卷其原蓋出于此

又按此當以古禨八十篇爲一家禨災異三十五篇爲一家神輸五篇圖一爲一家舊本文相連屬乃分條刊刻者以淮南道訓之下有班氏注文此條之下亦有顏氏引別錄文遂以爲一條觀下文亦以有小注間隔者爲一條而不知此一條實有三家之書當分爲三條也刻書之家往往喜改舊本行款而明人尤甚此類是已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房段嘉十二篇

劉向別錄京房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即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光見東皆日所照也

本書儒林孟喜傳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喜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又儒林京房傳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句）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又傳贊曰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隋志云京房別爲京氏事當立後罷後漢施孟）

（據此京四家皆立孟公仍房既誅後也猶其學也）

又京房列傳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數召見問得失建昭時出爲魏郡太守去月餘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四十一

又元帝本紀建昭二年冬十一月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要斬房棄市

又儒林梁邱賀傳子臨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劉奉世曰代當爲授）

又京房列傳元帝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

又朱雲傳雲從白子友受易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佞幸石顯傳顯與充宗結爲黨友成帝即位數月顯免官徙歸故郡道病死諸所交結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百官公卿表元帝建昭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爲少府五年貶爲玄菟太守釋文敘錄曰代郡人）

又儒林傳京房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蘇林曰段嘉東海人爲博士顏氏集注曰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劉向別錄釋文敘錄曰段嘉儒林傳作殷嘉

釋文敘錄京房章句十二卷七錄云十卷錄一卷目（按此下似脫一書二字）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又云梁有周易錯八卷京房撰又五行家周易錯卦七卷逆刺一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妖占十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又一部六卷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又宋以來相傳易傳三卷易傳積算法禨占條例一卷（按此志數見京房傳凡十五條皆五見不可究詰要於是此孟氏京房災異孟氏京房京氏段嘉八十九篇之散佚也）

王氏考證龜山楊氏曰以爻當期其原出于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存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于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

武進張惠言易義別錄曰漢志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京氏注孟也

（按此說是以段嘉爲人漢書人注釋各自爲書不蒙本文此皆據孟氏別非其所自得者介爲一書山忠推達則京氏段嘉亦段注京氏之書五鹿充宗略說亦本其師梁邱之書歟）

烏程嚴可均校輯序曰京氏易八卷無錫王保訓輯本也漢魏遺書有京氏易傳三卷王氏于三卷外采錄遺文得四萬許言尋以病卒于都下其同年友嚴可均理而董之正其訛補其闕仍分八卷繕寫而爲之敘曰易以道陰陽有陰陽即有五行孟喜受易家陰陽立十二月辟卦其說本于氣以准天時明人事授之焦贛焦贛又得隱士之說五行消復授之京房京房兼而用之長于災變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中卦直六日七分迭更用事以風雨寒溫爲

候各有占驗獨成一家孝元立博士迄東漢末費直行而京氏衰晉代猶有傳習者至隋唐歷宋入明而漢志之八十九篇僅存三卷蓋京氏學久廢絕矣今輯易傳易占飛候五星風角等篇雖京氏占候不盡此亦大端具矣然余爲之深惜者京氏章句亡于唐宋今輯章句僅寥寥五十五事曾不如占候之大端具也所爲望古而悵然者也（元和惠棟易漢學堂漢書廿一家易注及張）

（京氏易傳別錄云氏漢魏遺書鈔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有京氏易章句本王氏附輯叙七十種其實古倆附錄嚴氏所訂八卷爲最完備）

按此當以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爲一家五鹿充宗略說三篇爲一家京氏段嘉十二篇爲一家分條刊刻者不能釐別但以前後有注文間隔者爲條而不知此一條亦有三家之書也又五鹿充宗爲梁邱家學禨入京房內殊無倫類（儒林傳有梁邱臨事）

（行京房注之語乃齊郡太守京房傳在此京房之論所謂嘗行其注者行讀京房學古之法耳觀上文證考可知也）若依舊本行款連綴而書則此爲孟氏梁邱氏京氏三家門徒之書自然倫貫有敘改爲一條別自起訖乃禨出不倫全無章法矣

又按自古五子至此凡八家皆古今禨說陰陽災異占候之書別爲一類又此八家皆有易傳之名乃易傳之別派亦統屬上文易傳二字特其中有分別耳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施氏孟氏梁邱氏各有經本始末見前

本書儒林施讎傳讎授張禹琅邪魯伯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魯伯授太山毛莫如琅邪邴丹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又儒林孟喜傳喜授同郡白光沛翟牧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案翟孟有白[illegible]之學[illegible]之[illegible]）又儒林梁邱賀傳子臨代（劉奉世曰代當爲世）五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沛鄧彭祖齊衡咸繇是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又傳贊曰初唯有易楊至孝宣世復立施孟梁邱易

後漢書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章懷太子注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爲章句則別爲一家之學又儒林傳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

隋書經籍志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別爲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邱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梁邱施氏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

釋文叙錄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錄云又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隋志周易八卷漢曲臺長孟喜章句殘闕梁十卷唐書經籍志周易十卷孟喜章句唐書藝文志周易孟喜章句十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施氏章句今唯許慎五經異義引一節釋文漢上易引二事而已考本傳讎再傳爲彭宣漢書宣傳尙有說鼎卦一節蓋述施氏義也又蔡邕石經易用三家經本釋文引石經止一條凡邕引易要是石經本字並據采輯爲一卷

又曰孟氏章句惟釋文及正義集解閒引之唐大衍歷議云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亦引孟說震坎離兌四卦義及六十卦用事配七十二候閏又說文序易用孟氏而所著五經異義引孟京說又虞翻自言五世傳孟氏易則許虞二家所引與今易異者皆佚說也及蔡邕所引易並據輯錄釐爲二卷（王氏輯本[illegible]云今[illegible]說文二十五條釋文十一條集解二條[illegible]）

（正義一書[illegible]說[illegible]二[illegible]又[illegible]氏[illegible]氏各有輯本）

又曰梁邱氏章句惟釋文覓陸引三家晉先心引石經外別無顯證考王駿從臨受易臨傳五鹿充宗充宗傳衡咸咸爲王莽講學大夫又後漢范升傳升上書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陰大守呂羌俱修梁邱易玆從宣元六王傳得王駿引易一節王莽傳引易六節范升傳引二節蔡邕引七節並据合輯爲一卷其易盛于東漢張興傳其學弟子著錄萬有餘人至西晉永嘉之亂與施氏易並亡矣

按此三家章句又別爲章段七略著錄當分別爲三條而各繫以詞志欲其簡故合并爲一

又按此篇凡分四類其一經三家其二傳七家其三別傳八家其四章句三家其初當有限斷乙于其處傳久失之以下二十七篇並同此例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按凡書十三家者[illegible]十三[illegible]中實有二十一家[illegible]合并計[illegible]所餘家及[illegible]與[illegible]凡不三因則自[illegible]已然顏氏所見載下如是之異此亦[illegible]分條[illegible]者[illegible]家數家有所收由二百九十四篇者以三家輯各十二篇合三十六篇三家章句各二篇合六篇正知其數此皆有數可稽不難覆定今卽錄所載家數篇數[illegible]爲一十八家二百九十[illegible]篇[illegible]一）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

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迄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而民閒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illegible]）

（[illegible]）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劉向別錄曰五十八篇又曰歲夏書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illegible]）

（[illegible]）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書有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臧于祕府伏而未發傳問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illegible]）

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

本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玆多于是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又傳贊曰平帝時又立古文尙書

本志叙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後漢書儒林傳又晉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尙書古文學（按此及劉歆書所云知當日[illegible]）未得立又曰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illegible]）

（[illegible]）

經義考曰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皐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眞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伏生口授二十八篇若安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唯于湯誥載其辭是則湯誥之眞古文也又于秦誓載其辭是則秦誓之眞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逈別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

又曰按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淸趙子昂王與耕埜叢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則排擊亦多衛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冤詞以雪之合兩家之說無異輪攻而墨守也

四庫提要曰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上書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始增得一傳字以證實其事

又曰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詔作傳之事

又曰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諸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竊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　國朝閻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凡一百二十八條古文之僞乃大明

又曰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于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證驗多端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

吳縣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曰古文尚書多于今文十六篇曰舜典曰汨作曰九共曰大禹謨曰棄稷曰五子之歌曰胤征曰湯誥曰咸有一德曰典寶曰伊訓曰肆命曰原命曰武成曰旅獒曰冏命內九共分爲九別出八篇爲二十四篇

武進莊述祖載籍足徵錄古文經者孔氏尚書正義言鄭康成所注古文尚書篇目略云于二十九篇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按漢人謂以此二十四篇爲馬鄭逸書）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廿一武成廿二旅獒廿三冏命廿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蓋二十九卷增益十六卷序一卷凡四十六卷其五十八篇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故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但鄭既不爲二十四篇作注則其篇目或見于書贊或見于百篇序注皆不可攷馬融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篇目雖存第相傳爲秘府古文馬鄭皆未必實見其書也

按釋文敘錄隋經籍志大抵皆據僞孔安國書序僞家語後序孔叢子之文以爲之說誤以梅賾之書爲眞古文經并誤以其傳爲眞古文傳皆以爲眞出孔安國故今不具載而節錄經義考及提要諸家考證之文如右俾知此經與今本尚書不相涉也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三十二卷

史記儒林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又曰伏生者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按此乃及之誤）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教千乘兒寬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

本書鼂錯傳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按漢）

（集正義云百篇次第之序孔鄭不同鄭以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及別錄中有百篇之序）

劉歆七略尚書直言也（一引作漢書）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于學官三家之學于今傳之尤爲詳又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敎今泰誓篇是也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又移書太常博士曰學者傳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本書列傳夏侯始昌魯人也族子勝字長公別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徵爲博士光祿大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議武帝廟樂劾奏下獄因大赦出爲諫大夫給事中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官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事勝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

傅又儒林傳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有歐陽學

本志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又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隋志[illegible]孔子[illegible]）

（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正義曰書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

王充論衡正說篇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時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于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隋經籍志亦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經義考熊朋來曰鼂錯所受伏生以漢隸寫之故曰今文凡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得泰誓一篇故藝文志稱二十九篇朱彝尊曰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敎于齊魯之間馬班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猥入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敎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惟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尚

江聲集注音疏曰六藝定于孔子皆阨而後興而尚書之阨爲尤甚漢興伏生以二十八篇教于齊魯之間後歐陽氏分盤庚爲三爲三十篇武帝時得太誓以合于伏生之書共爲博士之業故漢志載夏侯尚書二十九篇歐陽尚書三十二篇其篇目曰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費誓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合以盤庚上中下多出二篇又泰誓一篇書序一篇

按古文經及此三家經舊本連屬而書故此一條可以蒙上文尚書二字言古文不言今文者其義自見也乃分條刊刻者以此條前後皆有注文間隔遂又分爲一條而不知文相屬此又連篇不可強改分條之證

傳四十一篇

鄭康成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合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按此據玉海原文所載館閣中興書目所錄書序之文而後人誤冠爲今本之序）

釋文敘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隋經籍志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唐藝文志伏勝注大傳三卷又暢訓一卷宋史藝文志伏勝大傳三卷鄭玄注

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三卷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受援經而申證云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今本四卷首尾不倫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凡八十三篇未必當時本書也

四庫提要曰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舊題漢伏勝撰實則張生歐陽生等所述特源出于勝爾非勝自撰也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詩外傳春秋繁露與經義在離合之間而古訓舊典往往而在第三卷爲洪範五行傳首尾完具漢代緯候之說實由是起第四卷題曰略說是其子目王應麟玉海析而二之非也惟所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此有泰誓傳又九共帝告歸禾掩誥皆逸書而此書亦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完篇者傳于世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于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爲異矣

王謨輯本敘錄曰近德州盧氏雅雨堂叢書有大傳四卷仁和盧學士文弨爲撰考異一卷補遺二卷于後其序有云雖非隋唐以來之完書然闕佚殆亦尠矣以謨攷之則自隋唐後人所編輯之書蒐采略盡至于漢魏諸書中所引大傳殊多遺漏今惟就盧本更加考正凡字句有異同詳略悉分注本文下其全闕者又自爲補遺于末凡鈔出注疏八條白虎通二條風俗通二條羣輔錄一條山海經注二條水經注一條史記注二條後漢書傳一條文選注二條通典一條書鈔五條御覽二條廣韵一條路史注一條困學紀聞一條

按此亦以注文間隔而分爲一條若依舊例連屬而書則經傳相屬皆蒙上文尚書二字何等聯貫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本書儒林傳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濟南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又傳贊曰初書惟有歐陽（百官表孝元永光元年侍中中大夫歐陽餘爲少府五年卒無地字與此互異未詳孰是）

尚書大傳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

莊述祖載籍足徵錄曰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其一卷無章句蓋序也

王謨輯本序錄曰漢志歐陽生尚書章句三十一卷說義二卷其軼猶時時見于他說今並鈔出書正義五條左傳疏一條周禮疏二條禮記疏二條史記注七條三國志注一條書鈔一條文選注一條困學紀聞三條石經四條（馬氏玉函山房亦有輯本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本書夏侯勝傳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儒林傳云簡卿者兒寬門人也）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爲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勝從父子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

又儒林傳周堪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許商霸傳子光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又曰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又傳贊曰初書唯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又本志敘曰漢興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迄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

隋書經籍志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

王氏攷證七錄曰三家至西晉並亡其說間見于義疏葉氏曰自漢迄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鄭康成云歐陽氏失其本義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夏侯勝從歐陽氏問建師事勝及歐陽高然則大小夏侯皆歐陽之學（[illegible]馬氏[illegible]有三家章句輯本其文[illegible]所下同[illegible]）

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則解故亦當有各字或蒙上省文或傳寫佚敓或解故文舊本來合并爲一帙均無由攷見矣

歐陽說義二篇

經義攷曰按歐陽氏世傳書學說義二篇未經前儒注明不知作者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本書楚元王附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文德任爲輦郎弱冠擢爲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卽位爲散騎宗正給事中中廢十餘年成帝卽位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進于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尙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按此似傳字之誤）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王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以向爲中壘校尉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又傳贊曰仲尼稱才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本志注曰劉向稽疑一篇（按洪範卜稽疑蓋卽稽疑論也班氏當并入此書十一卷中）

宋書五行志序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衍洪範休咎之文益備

隋書經籍志尙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撰又曰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唐經籍志尙書洪範五行傳十一卷劉向撰唐藝文志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

經義考歐陽脩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向爲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于五行

又葉適曰劉向爲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于切劘當世而學者以是爲格王正事

又趙楓生曰自大小夏侯明五行之後劉向遂着爲洪範五行傳論其書不可見而見于班固漢書五行志者皆其遺法也

王謨輯本叙錄曰五行志原本伏生尙書大傳兼採董仲舒劉向向子歆及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諸家之說而劉知幾史通乃云班氏五行志出劉向洪範趙楓生亦云是其遺法今從本志抄出向說百四十一條並以類聚初學記書鈔御覽凡若干條分爲上下二卷（按五行志亦有引向歆說王氏并稱入五行傳何不分析別爲數條傳乎）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本書儒林傳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長安許商長伯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爲德行平陵吳章爲言語重泉王吉爲政事齊炔欽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或引作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又五行志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

按許氏仕履以溝洫志公卿表攷之成帝建始時由博士爲將作大匠鴻嘉四年爲河隄都尉永始三年由詹事遷少府後二年爲侍中光祿大夫綏和元年爲大司農數月遷爲光祿勳表云四月遷而不見遷何官疑遷爲卒字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顏師古集注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按此）（引劉向云當指劉歆文今之存者云云則顏氏之語也）

隋志雜史篇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削之餘唐經籍志周書八卷孔晁注唐藝文志汲冢周書十卷孔晁注周書八卷宋志別史類汲冢周書十卷（誤以爲汲冢書詳見下方）

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又有周書者與尙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也

宋黃震日抄曰周書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澀難曉自文儆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代商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蔡公解史記解穆王誓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也玉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諡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解之名多不可句（按篇名疑以解字題皆孔晁所加舊題注本皆無以篇字）

元馬端臨文獻經籍考陳氏曰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以仿孔安國尙書相傳以爲孔子刪書所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放傚爲之者

又巽岩李氏曰隋唐志皆稱此書得之汲冢孔晁注解或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緝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

又後村劉氏曰述子止謂其紀錄失實李仁甫謂書多駁辭按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俘商寶玉云云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于駁而已

王氏攷證今本凡七十篇始于度訓終于器服晉孔晁注篇目比漢但闕其一唐大衍麻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諡法則此書第五十四篇也

又玉海藝文曰按晉書束晳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並云竹書七十五篇其篇目皆不言周書則繫周書于汲冢其誤明矣

經義考郭棐曰古書自六籍外傳者蓋少矣劉向班固所錄則有周書七十一篇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度訓武稱開武祭公芮良夫玉佩諸篇卽壁中書奚加焉諡法則周公之所制時訓則紫乃禮記所采王會博于鳥獸草木之名史記明于治亂興亡之跡皁有可

觀他篇益多誇詡詭譎其書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歟

又胡應麟曰周書多論紀綱制度叙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唯王會職方二篇皆典則有法而王會橅以怪誕之文職方叙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以凟之夏商也又曰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詞與書體不合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于篇首也

又劉大㯪曰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于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于此

又姜士昌曰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詞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逮也自六藝以下文詞最質古者無如是書與周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

四庫提要曰陳振孫稱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則篇數與漢志合舊本載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攷證確以爲不出汲冢斯定論矣所云文王受命稱王武王周公私計東伐俘馘殷遺暴殄原獸輦括寶玉動至億萬三發下車懸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無之事振孫以爲戰國後人所爲似非無見然左傳引周志引書其文皆在今書中則春秋時已有之特戰國以後又輾轉附益故其駁襍耳究厥本始終爲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餘亦文多佚脫李燾跋稱斷爛難讀則宋本已然矣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本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

又儒林傳歐陽生曾孫高高孫地餘長賓爲博士論石渠又曰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又曰周堪字少卿齊人也事大夏侯勝爲譯官令論于石渠經爲最高又曰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授陳留假倉子驕以謁者論石渠

按此篇凡分四段古今文經爲一段傳及章句解故說義爲一段五行傳記兩家爲一段周書及議奏爲一段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按所載凡十五家具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已見經本其後章句解故說義當除去六家正合九家之數其篇數則缺少十篇今校定當爲九家四百二十二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自孔氏　劉歆七略曰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王氏考證隋志云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爲孔惠所藏則又與家語所引二人皆異　又引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即脫簡之文歟　按漢書劉歆[illegible]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　[illegible]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即此書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事也又實證傳斷宋翁好古文尚書爲近數爲中[illegible]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illegible]興此有古文讀應爾雅亦含疏劉子駿父子先作是書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本書儒林傳漢興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

又曰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授武帝初即位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以爲太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

又楚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荊王交爲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大夫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薨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爲中大夫

又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疾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嬰有易傳見前易家本志叙曰三家皆立于學官

經義考朱倬曰魯詩起于申公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始于韓嬰而盛于王吉

魯故二十五卷

顏師古集注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

本書楚元王傳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按詩傳即此魯故又疑則爲一書）本志叙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按此又與毛詩故訓傳則魯故與詩傳實爲一書）

又儒林傳申公歸魯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從申公受詩至郎中令代趙綰爲御史大夫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李奇曰免中邑名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傳子玄成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免中徐公及許生授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釋文叙錄魯詩不過江東隋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又曰魯詩亡于西晉

王氏攷證晁氏曰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雖故之尙如此又後漢輿服志注引魯訓

魯說二十八卷

經義考曰按詩之有序不獨毛傳爲然說魯詩者亦有序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按爲元王四世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衞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于魯詩之序也

王謨輯本敘錄曰漢志申公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謨案魯詩亡于西晉故隋唐二志俱不著錄今惟就諸書所引魯詩明文捜輯爲魯詩說凡鈔出詩正義一條禮記儀禮疏各一條公羊傳注爾雅注各一條漢書注三條後漢書注一條白虎通說文各一條石經殘碑五條又據王氏詩攷鈔出劉向列女傳九條新序二條說苑三條又據經義考鈔出蔡邕獨斷三十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王應麟輯三家佚說爲詩攷魯詩僅十四條攷儒林傳申公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又有韋氏學張唐褚氏之學今諸人可徵者孔安國有書傳論語說古文孝經傳韋玄成漢書本傳載其奏議褚少孫有補史記凡所引詩皆魯詩也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于申公爲再傳弟子史記引詩亦爲魯詩無

疑困學紀聞云魯詩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按爲交之玄孫）其說蓋本魯詩經義考謂蔡邕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有不同而其義則一云案石經魯詩殘碑載洪适隸續王氏詩攷收入魯詩他書亦當有引石經者由此推之邕所撰述其引用不與毛詩同皆魯詩也臧庸拜經日記云爾雅是魯詩之學又謂唐人義疏引某氏爾雅注卽樊光也其詩並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又謂王叔師楚辭章句所引詩或與毛韓不同與爾雅列女傳有合蓋魯詩也並捜輯錄薈爲三卷（按馬氏此輯于魯詩遺佚搜括略盡亦可云竭心爲力而爲之者猶孔安國書傳事錯陳實非孔氏本眞似欠刊擇）

按劉歆移書云孝文時詩始萌芽武帝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此魯說二十八卷依經本卷數編次不著撰人似卽爲雅爲頌劉向校定相合而成者歟其齊襍記韓說諸不著撰人名氏者亦此類也

齊后氏故二十卷

本書儒林傳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后倉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倉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釋文敘錄齊詩久亡隋經籍志曰齊詩魏代已亡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王氏攷證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未詳其名

經義考孫氏（失名）齊故漢志二十七卷佚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經義考曰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隋志云齊詩魏代已亡文獻通考云董逌藏書目有齊詩六卷疑後人依托爲之今其書亦不傳王應麟詩攷輯存十六節並及翼奉蕭望之匡衡伏理子滿之說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自土漆沮師古以爲齊詩者皆收入攷漢書敘傳述其家學云伯少受詩于師丹固父彪爲伯弟穉之子固其從孫也班氏世傳齊學故地理志引用齊詩（按宋祁校本云案續傳采齊詩班氏固以爲志明采續所采顧班氏述之）由此推之凡漢書中除紀傳所載詔策疏奏之類各錄本文外表志贊序出于班氏父子手筆所引皆齊詩無疑也後漢書班固傳云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今白虎通引詩有魯訓有韓內傳其引詩不言何家者以齊爲本故不復顯其姓名也並據輯補益爲二卷引者多稱傳因總題齊詩傳也

長洲何焯義門讀書記曰藝文志敘云齊轅固爲之傳而齊詩止有后氏孫氏不及轅固按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倉則后氏故傳皆本諸轅固也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曰按后孫之傳其亡已久必不可得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

馬國翰齊詩輯本序曰藝文志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孫氏傳二十八卷孫氏不知何人按漢志齊詩之有傳說始于后倉孫氏故傳蓋宗后氏也

按吳陸璣詩疏卷後載四家詩源流于齊詩中不及孫氏知孫氏故傳在三國時已微經義考承師鸞洪氏傳經表亦皆無孫氏朱洪二家但依据儒林傳而未參攷藝文志故有此失

齊襍記十八卷

按此與春秋公羊襍記相類皆合衆家所記以爲一編劉氏錄略中當必有其姓名班氏略之今遂不可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嬰見前易家

本書儒林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由韓生又曰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授淄川長孫順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釋文敘錄韓詩雖在人無傳者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又曰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唐經籍志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傳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

二十二卷（四庫提要隋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以韓詩亦有序其序亦出子夏矣）

經義考曰按詩之有序不特毛詩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一作悅人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

又曰韓詩唯外傳僅存若白虎通風俗通三禮義宗大戴禮注初學記杜佑通典所引諸條皆內傳文也

王謨輯本敘錄曰韓詩內傳至宋已亡朱子嘗欲寫出文選注中韓詩章句未果王應麟因更爲韓詩攷猶多遺漏已別撰韓詩拾遺十六卷以網羅諸內外傳放失茲不具錄祇仍據毛詩篇目略爲詮次凡鈔出釋文一百五十八條詩正義九條周禮正義五條禮記正義七條公羊傳注二條孟子音義一條爾雅注疏四條史記注五條漢書注五條後漢書注十六條文選注九十三條水經注一條說文一條玉篇三條廣韻一條白虎通二條類聚二條初學記六條書鈔一條御覽十一條玉海四條朱子詩傳一條董氏詩故六條（按諸書所引亦多有薛方邱父子章句之文馬氏玉函山房輯韓詩故二卷韓內傳一卷又薛氏章句二卷）

韓外傳六卷

本志敘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襍說咸非其本義

隋書經籍志韓詩外傳十卷唐經籍志韓詩外傳十卷韓嬰撰唐藝文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又外傳十卷宋藝文志韓詩外傳十卷漢韓嬰傳

王氏攷證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傳注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

文獻經攷晁氏曰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又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于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襍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又洪氏隨筆曰第二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經義考王應麟曰申毛之詩皆出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又王世貞曰韓詩外傳襍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又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典引外傳文今本皆無之

四庫提要曰自隋志以後即較漢志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其書襍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中間阿谷處女之類皆非事實又先後重見失于簡汰然其引荀卿非十二子刪去子思孟子惟存十子其取特爲有識又繭絲雞卵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是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末引詩者二十八條又吾語汝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闕文文選注二事今本皆無之並疑有脫簡

嚴可均鐵橋漫稿曰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餘事是韓嬰亦荀子私淑弟子也

韓說四十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韓說四十一卷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今從漢書王吉傳正義禮疏釋文大戴禮注王氏詩攷諸引韓詩說韓魯說者凡若干條與韓故韓內傳別錄爲卷

按蔡義傳武帝時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上召義說詩甚說之按義之說或當在此

四十一卷中

毛詩二十九卷

本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本志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又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博士

鄭康成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

唐孔穎達正義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毛亨爲故訓亦與經別

王氏攷證正義云毛爲詁訓與經別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按三家經各二十八卷此多出一卷者蓋詩序也）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本書儒林傳毛公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又傳贊曰平帝時又立毛詩

鄭康成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illegible]）（[illegible]大毛公[illegible]隋志以小毛公爲河間太守）

吳陸璣詩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爲河間獻王博士（釋文叙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名萇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于學）

釋文敘錄孔子錄詩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又曰詩三百十一篇毛公爲故訓時已亡六篇故藝文志云三百五篇又曰毛詩故訓傳二十卷鄭氏箋

隋書經籍志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東海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又曰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唐經籍志毛詩十卷毛萇撰唐藝文志毛萇傳十卷宋藝文志毛詩二十卷漢毛萇爲詁訓傳鄭玄箋（[illegible]）

經義考曰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齊魯韓詩者亦莫不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緜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惟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于衞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海之世侯宏之序以爲序乎（按隋經籍志毛詩集序二卷卜商撰唐藝文志卜商集序二卷其稱[illegible]序與鄭[illegible]之序王氏攷證云鄭氏以爲詩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篇之首）

四庫提要曰詩序之說紛如聚訟爲經家第一爭詬之端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相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又曰漢書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志始以詩傳稱毛萇然鄭玄詩譜云大毛公爲訓詁傳陸璣詩疏云毛亨作訓詁傳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今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

嚴可均鐵橋漫稾曰子夏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大毛公是毛詩亦荀子所傳也

按此篇凡分五段三家經爲第一段魯說爲第二段齊后氏故傳孫氏故傳及襍記爲第三段韓故內外傳及說爲第四段毛詩經及故訓傳爲第五段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按六家者魯[illegible]一家齊[illegible]一家韓[illegible]內外傳及說爲一家毛詩經及故訓傳爲一家[illegible]）

書曰詩以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襍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立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illegible]詩以合情情者性之符也　王氏攷證今按詩三百十一篇[illegible]　劉敞曰[illegible]）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劉敞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篇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

本志敘古禮經者出于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劉敞曰學七十當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皆古文舊書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按與古文尚書同獻[illegible]）又儒林傳贊曰平帝時又立逸禮

隋書經籍志又有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按禮古經出于淹中及孔子壁中河間獻王亦得之凡三本論衡正說篇又謂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佚禮一篇）

禮記正義王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儀禮疏云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于館

王氏攷證佚禮三十九篇其篇名頗見于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七錄云古經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以上皆古經五十六卷[illegible]）

史記儒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漢興高堂生[illegible]士禮十七篇[illegible]）

后氏有齊詩故傳見前詩家本書儒林傳漢興言禮則魯高堂生又曰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

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禮小戴禮之學

又傳贊曰初禮唯有后氏至孝宣世復立大小戴禮（[illegible]）

本志敘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按儒林傳贊三家者謂[illegible]氏二戴氏慶氏不興焉）

鄭康成六藝論曰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也熊氏云五傳弟子者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

劉歆與揚雄書云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頗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脩春秋有鄉禮二士禮七大夫禮二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于其亡耶（按此見王氏攷證[illegible]）

鄭康成三禮目錄曰特牲少牢有司徹于五禮屬吉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屬凶禮士相見聘禮覲禮屬賓禮冠昏鄉飲鄉射燕禮公食大夫大射屬嘉禮（[illegible]）

經義考孫惠蔚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

又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唯得三篇凶禮得四篇賓禮唯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

得七篇

又熊朋來曰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四庫提要曰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注賈公彦疏謂別類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以篆書之謂之古文

按班氏注后氏戴氏今后氏之經不可攷見意者大戴之本卽据后氏所傳小戴受之又移易其次第別爲一本（小戴于禮于記皆不從大戴所訂則自爲學故禮與記皆有自訂之本）故注但云后氏戴氏不云大小戴氏然則注后氏者卽大戴本注戴氏者卽小戴本至劉向典校經籍以兩家之本編次不同供未盡善因重訂一本附著于別錄七略所不具也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劉向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按此百三十一篇與二百四篇之一又隋志所云實有二百十五篇數與漢志相符此云二百四篇或其中篇數分合不一無以詳知）又

曰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禮記正義曰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于別錄屬制度檀弓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于別錄屬通論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于別錄屬喪服郊特牲祭法祭儀祭統于別錄屬祭祀文王世子于別錄屬世子法內則于別錄屬子法投壺于別錄屬吉禮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于別錄屬吉事（以上四十三篇內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篇爲四十六篇卽隋志所謂戴聖删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是也正義又云月令明堂位于別錄屬明堂陰陽樂記于別錄屬樂記按漢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二十三篇在別錄各爲一篇不在此百三十一篇之內隋志謂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此足字蓋漢典所引賈逵字之誤此三篇大戴取之于周書小戴又從而取之隋書存五十六篇之多大小戴去取不一故鄭氏又兩注其本各志分別言之本不誤咸所以爲誤之者詳攷未）

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攷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按一在十之下寫者脫之）向因第而敘之（按此篇所敘之者如正義所云曲禮屬制度之類是也其所屬今可攷見者曰制度曰通論曰喪服曰祭祀曰世子法曰吉禮曰吉事八目）

王氏攷證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見白虎通）王度記（見禮記注禮記周禮疏白虎通後漢輿服志注）王霸記（見賈實注）瑞命記（見論衡文選注）辨名記（見春秋繁）孔子三朝記（見史記漢書注）月令記大學志（見蔡邕論）檃記（見注出逸又有諡法記見御覽七十七[illegible]風俗通引○曾子記見[illegible]記禮記已見今禮記鄭氏注本中○明堂記月令記亦爲一書以詳于禮大學志當爲明堂陰陽此言戴不在此百三十一篇中王氏誤入○孔子三朝記王氏據[illegible]入論語家語不在此百三十一篇中○此之佚篇數三十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王度記瑞命記[illegible]本記禮記[illegible]見大戴記所載諸篇猶無以別之○王仁俊氏輯存王度記三正記佚文[illegible]）

嘉定錢大昕廿二史攷異曰或謂漢書不及禮記攷河間獻王所得書禮記居其一志不別出記四十九篇者統于百三十一篇也（[illegible]）

按釋文敘錄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又樂記正義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是別錄中有小戴四十九篇篇目審矣攷二戴所取不出隋志所舉五種曰記百三十一篇曰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曰孔子三朝記七篇曰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曰樂記二十三篇又如大戴記載及孝昭冠辭則月令記雜入曲臺記二戴與劉中壘同時別錄唯載五種原編及曲臺記本書于禮樂論語三類中若大小戴記在當時不過節錄之別本則但附記及之不明著于錄也

又按班氏舊例連屬而書此記字蒙上禮字卽禮記也改爲分條頭緒便不相屬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劉向別錄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又曰路寢在明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曰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按此皆佚文之散見者故具錄不刪）

劉歆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

禮記正義月令明堂位于別錄中屬明堂陰陽（[illegible]）

本書成帝本紀陽朔二年春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illegible]）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篇名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夏小正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宜周公之所著也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illegible]）

隋書牛弘傳弘上議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

王氏攷證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弘亦引明堂陰陽錄今禮記月令于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按惠定宇氏因治易以知明堂之法撰集明堂大道錄其篇目曰明堂制度明堂四門明堂門數明堂六宗明堂二至降神四時迎氣明堂建官明堂行政明堂清廟明堂配天明堂配食明堂助祭明堂治歷明堂靈臺明堂太學四學明堂郊射明堂設四輔三公明堂尊師明堂朝覲明堂耕藉明堂養老明堂內治明堂天府明堂嘗新明堂四檢明堂四面明堂四靈明堂用四夷之學明堂獻俘凡二十有八于班氏言古明堂之遺事率由不越雖未必盡合三十三篇之舊然大略可想見矣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劉向別錄曰史氏六國時人也

鄭樵通志氏族略風俗通周先王太史號王史氏英賢傳周共王生圉圉曾孫滿生簡簡生棐棐生宰世傳史職因氏焉藝文志有王史氏（按此則隋志稱王史氏者似後人妄加也）

本志敘禮古經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

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至劉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按見下論語類中）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按見下樂類中）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當爲二百十五篇）

曲臺后倉九篇

后倉有齊詩故傳見前詩家

劉歆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本書儒林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又易家孟喜傳喜父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倉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

顏氏集注如淳曰行射禮于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西京無太學于此行禮也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隋書經籍志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

王氏攷證按大戴公符篇載孝昭冠辭蓋宣帝時曲臺記也

經義考孫愚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按此則曲臺記亦大戴氏所記述也）

按明堂陰陽王史氏曲臺后倉三書舊時文相連屬皆蒙上文記字今改爲分條文義遂隔越而不相貫

中庸說二篇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本書古今人表子思列第二等上中仁人錢塘梁玉繩攷曰子思亦稱孔思貌無鬚眉年八十二葬孔子冢南

孔叢子居衛篇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我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牖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鄭氏三禮目錄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此于別錄屬通論

王氏攷證程氏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于子思傳于孟子白虎通謂之禮中庸記孔叢子云子思年十六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東萊呂氏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九篇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按十六成並六十之後四十九篇或戾鄭知此孔叢下說其先昔達文缺事此事處於可編疏記自大小戴氏而後戴氏馬盧鄭各有本各有取去其中庸一篇保無有刪存于其間未可以爲家數轉抄時之本曾其必是也）

嘉定王鳴盛蛾術編說錄曰漢志中庸說二篇與上記百三十一篇各爲一條則今之中庸乃百三十一篇之一而中庸說二篇其解詁也不知何人所作惜其書不傳師古乃云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反以中庸爲說之流師古虛浮無當往往如此（按顏注補以禮記之外別有此中庸之書斷不知此乃說中庸之書也）

明堂陰陽說五篇

按此不知何人說明堂陰陽記之文成劉中壘裒錄諸家之說以其非一家之旨故不著撰人

又按自曲臺后倉至此三家似皆漢人說禮之書猶禮古記之支流故次于王史氏記之後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本書王莽傳元始四年是歲徵天下通一藝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通知其意者皆

詣公車又儒林傳古文尚書家王莽時諸學皆立

馬融周官傳序曰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能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

荀悅漢紀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

王氏攷證禮記疏云孝文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謂孝文時非也又齊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攷工記然則考工記亦先秦書謂之漢博士作誤矣

周官傳四篇

後漢書儒林傳禮古經五十六篇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按此傳四篇自爲一家之學非名家者特不得其主名耳）

經義考曰無名氏周官傳漢志四篇佚按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

八篇注云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惜乎其皆亡也

按西京博士無周官之學若王莽時立博士博士爲之傳說則在七略奏進之後無由著錄此四篇竹垞先生證以周政周法周制三書而不言是傳爲何人作竊意以爲獻王及其國之諸博士作獻王獻周官經并獻其傳故七略亦并載其書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曰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

又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脅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于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按此因齊威王附穰苴于司馬法書中故史公起此論）

本志篇末附注曰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又兵權謀篇末註云出司馬法入禮也又兵書篇末注云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按七略入兵權謀班氏移入禮類）

隋書經籍志河間獻王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又曰梁有司馬法三卷亡又子部兵家司馬兵法三卷齊將穰苴撰唐經籍志兵家司馬法三卷田穰苴撰唐藝文志田穰苴司馬法三卷宋史藝文志司馬兵法三卷齊司馬穰苴撰

王氏攷證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亦如大司馬之灋司兵受兵從司法之灋以頒之此古者司馬灋卽周之政典也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灋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灋附于穰苴又周禮注引軍禮大宗伯所掌軍禮之別有五孔叢子有問軍禮之篇今存五篇

四庫兵家提要曰司馬法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于千百班固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豈非以其說多與周官相出入爲古來五禮之一歟胡應麟筆叢惜其以穰苴所言參伍于仁義禮樂之中不免懸疣附贅然要其大旨終爲近正與一切權謀術數迥有別矣

武威張澍輯本序曰案孫子注云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武旣平殷亂封太公于齊故其法傳于齊晉張華以司馬法爲周公所作當得其實漢志原書百五十五篇今存五篇他書所引亦有不見五篇中皆佚文也吾鄉階州邢雨民太守曾輯是書栞之浙中字多錯譌仍有闕漏余爲補而正之以授學侶

王鳴盛蛾術篇說錄曰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五十五篇宋元豐間存五篇編入武經七書內仁本天子之義二篇最純

按司馬法一書自太公孫吳王子成父皆有所論著至穰苴又自爲兵法申明之齊威王又使大夫論述并穰苴所作附入其中合衆家所著故有百五十五篇之多古書多有後人附益增長此亦其一也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史記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紀聞云齊桓公旣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秦始皇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于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苴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明其得封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

本書武帝記元封元年登封泰山注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于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尙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按本傳召南據後書祭祀志注引風俗通此文共四十五字此石立由嶽卽馬第伯封禪儀記所云封所始登立石及國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者）

本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

王氏攷證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胡氏曰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者書之謬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孫氏曰帝王巡狩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于天也

按此書所載大抵古之祀典爲多故曰羣祀祀典以封禪爲大故冠以封禪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本書兒寬傳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

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皇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也合閉也開閉于天地也）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惟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上壽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又郊祀志曰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事見國語）上于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禪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于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東上泰山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顚遂東巡海上禮祠八神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爲元封又曰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史記封禪書略同）

梁劉勰文心雕龍祝盟篇曰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于成湯之心侲子歐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宋章如愚山堂攷索前集曰非有漢羣祀三十六篇議封十九篇則孟堅郊祀志何所攷證而作也

按范書張純傳純案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欲具奏之太山明堂制度似卽在此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中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按此似脫一論字）

本書儒林傳易家梁邱賀傳子臨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于石渠又詩家韋賢治詩又治禮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又禮家后倉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聖次君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又韋玄成傳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論石渠條奏其對

隋書經籍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按此似以來相傳三十八篇之本又似爲一書）

經義考曰按孔氏詩禮正義及後漢書志注每引石渠禮議然多係節文惟杜氏通典差具本末又曰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于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

王謨輯本叙錄曰隋志漢戴聖撰石渠禮論四卷今鈔出通典十三條詩禮正義三條漢志注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議奏三十八篇隋志載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者卽漢志之議奏蓋論出諸儒而近君一人所手定也唐志不著錄時已散佚詩禮正義及後漢書補志注引之多係節文杜佑通典引十九節差具本末排次于前其他佚句附後

按此篇凡分七段禮古經及經皆古今文經本爲第一段記及明堂陰陽王史氏皆禮古記之屬也爲第二段曲臺后倉中庸說明堂陰陽說皆漢人說禮之記也爲第三段周官經傳別爲一家之學爲第四段軍禮司馬法本周官大司馬之職而大宗伯亦掌之班氏以其爲五禮之一故類從于周官經傳之後爲第五段古封禪羣祀封禪議對漢封禪羣祀皆古今巡狩方嶽之祀典爲第六段議奏則羣儒襍論禮文爲第七段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按禮古經爲一家后氏戴氏經爲二家以下十三條記爲一家曲臺后倉已見于前當云一家闕禮缺二家篇十七篇當爲十七闕家經當爲三十四當合以其下所從省數當缺十六篇今校定當爲一十五家五百七十一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

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illegible]）

[illegible]

樂記二十三篇

本志敘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

劉向別錄曰樂本第一樂論第二樂施第三樂言第四樂禮第五樂情第六樂化第七樂象第八賓牟賈第九師乙第十魏文侯第十一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illegible]）

[illegible]

按樂記漢時有兩本其爲大小戴馬盧鄭所取者乃公孫尼子所撰止于十一篇當在禮古記百三十一篇中此二十三篇爲河間獻王與毛生諸儒所論次故其前十一篇之次弟與禮記微有不同

王禹記二十四卷

本志敘河間獻王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

本書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河間獻王聘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學者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脩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于聖主廣被之資脩起舊文放鄭近雅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禮樂記正義曰案藝文志云常山王禹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別錄篇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按此則別錄中亦不著其篇名）

雅歌詩四篇

劉向別錄曰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受學者莫能及也

劉歆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王氏考證晉志杜夔傳舊雅歌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當攷

按史言河間獻王獻雅樂此四篇似即河間雅樂之歌詩歟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篇名德梁人

劉向別錄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尙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間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

又曰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傳云言師曠之後至今邳俗猶多好琴也（按應氏云名中此云名惠未詳孰是）

又曰雅琴龍氏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

又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

又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劉歆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又曰雅暢第十七（按此三曲散見文選長門賦洞簫賦琴賦注大抵皆言雅琴事其公雅暢第十七者亦三家詩中之篇目）

本書王襃傳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按此作龔德[illegible]古今姓氏書辯證[illegible]雅琴九十九篇乃[illegible]之作）

隋書音樂志劉向別錄有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按此言百六篇者當是合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在內也）

按是篇凡分三段樂記王禹記爲第一段雅歌詩爲第二段雅琴趙氏師氏龍氏爲第三段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按此當家數篇數不誤此言[illegible]者當是複見在詩賦略中）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按易豫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武定天下也言教民也夏大承二帝[illegible]也大[illegible]之也英其[illegible]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師古曰招讀曰韶濩音護勺讀曰酌酌取也○王氏考證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大卷堯大咸舜大磬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隋書音樂志劉向別錄有樂歌詩[illegible]沈約奏曰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惟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

六藝卷一終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一之下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殷中也又中國夏殷周之存也）約其文辭而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周禮小宗伯疏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于世故稱古文

王氏攷證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又曰詩正義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經義攷王觀國曰前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爲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爲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于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

四庫提要曰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攷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據提要之）（建當分爲二篇論行款則當如此然書例遇篇而另叙爲分篇編行則與本篇之意不若以類其理得也）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春秋古經十二篇此左氏經也下云經十一卷則公穀二家之經也漢儒傳春秋者以左氏爲古文公羊穀梁爲今文稱古經則共知其爲左氏矣左氏經傳本各單行故別有左氏傳

王鳴盛蛾術編說錄曰左氏經與公羊穀梁經不同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左氏之經也其下又云經十一卷小字夾注云公羊穀梁二家則公穀之經同也如左氏君氏卒公穀並作尹氏可見左氏經獨言古者孔子之經左氏之傳皆用古文而孔壁所得又有古文左傳故左氏經獨稱古經

左氏傳三十卷左邱明魯太史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據古文言左氏也此與以公穀兩家文方左氏者）

本志敘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本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按河間王本傳云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許氏說文解字敘曰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段玉裁曰孝惠三年乃除挾書之律張蒼當孝惠三年後獻之然則漢之獻書張蒼最先漢之得書首推春秋左傳）

又曰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爲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于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又傳贊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又劉歆傳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往者綴學之士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釋文敘錄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漢書云賈誼授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

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河間獻王立左氏博士）

史通申左篇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邱明用使善惡畢彰眞僞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而逆子賊臣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曰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

四庫提要曰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邱明左邱明受經于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邱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于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于子夏其智一也葉夢得謂紀事終于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以爲近理然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邱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于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于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

事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晏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祏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徼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脩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于口授之本也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本書人表公羊子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攷曰公羊子始見公羊桓六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

後漢戴宏春秋解疑論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本書儒林傳漢興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又曰瑕邱江公授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又傳贊曰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

四庫提要曰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定公元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按公羊傳又有公扈子見昭三十一年公扈子亦見人表第五等梁玉繩曰既識本書述其言云者國者不可不舉春秋則公扈子固著春秋者也）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本書人表穀梁子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攷曰穀梁子始見穀梁隱五魯人名淑字元始一名赤又名寘又名喜子夏門人與秦孝公同時宋眞宗封龔邱伯徽宗政和元年改睢陵伯

穀梁疏曰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

通志氏族略穀梁氏不知其本魯有穀梁赤傳春秋尸子云穀梁淑字元始魯人亦傳春秋十五篇望出下邳姓纂云今下邳有穀梁氏

本書儒林傳武帝詔太子受公羊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衞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沛蔡千秋爲郎爲學最篤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至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又傳贊曰初唯有春秋公羊至孝宣時復立穀梁春秋

四庫提要曰楊士勛疏稱穀梁子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

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即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此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其人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于竹帛則不可考耳（按儒林傳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又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又後漢書儒林傳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數傳著于竹帛者瑕邱江公也）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本志總敘曰春秋分爲五章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

又篇敘曰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本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瑯邪皋虞人也兼通五經能爲鄒氏春秋

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公羊疏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

王氏攷證范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鄒夾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絕又曰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而書亡也又云有書當攷

經義考曰按夾氏傳漢志注云有錄無書而宋史藝文志載有春秋夾氏三十卷不知何人擬作其書今亦無存（按王氏攷證引夾氏有書當攷其鄒氏夾氏傳徵取以參證者）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人表中中軋子聚子此二人未詳竊意當即治春秋之夾氏鄒氏也軋與夾音相近聚即棸字鄒與聚聲亦不遠（按人表第五等此二子之後即次以沈子北宮子樂子公扈子尸子皆春秋家得公穀二傳所引者錢宮詹之言尤覈也）

左氏微二篇

顏氏集注曰微謂釋其微旨

經義攷亡名氏左氏微漢志二篇佚

按此列鐸氏微之前則六國時爲左氏學者也其書大抵亦如鐸氏虞氏之抄撮成編者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劉向別錄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王氏攷證說苑魏武侯問元年于吳子吳子對曰言人君必謹始也謂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吳起春秋見於此）

本書人表鐸椒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考曰鐸椒始見史記十二侯表楚人爲楚威王太傅吳起之子期以左傳傳鐸椒椒采取爲鐸氏微

按別錄云抄撮八卷漢志本七略云微三篇似別錄後文尚有今定著三篇云云抑抄撮別爲一書也

張氏微十篇

經義考張氏（失名）春秋微漢志十篇佚

按張氏疑即張介介爲鐸氏三傳弟子容有是作或鐸氏之後別有張氏佚其名字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史記列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封以一城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虞卿棄相印乃與齊閒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按魏齊事亦見史記范睢列傳）

劉向別錄曰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倉

本書人表虞卿列第三等上下梁玉繩考曰虞卿始見趙魏楚策趙孝成王以爲上卿失其名虞乃氏也史集解引譙周謂食邑于虞非（按虞氏以史記稱虞氏春秋故謂以爲非食邑）

黃氏日抄曰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楚魏以利秦而後秦可利趙不聽故大敗其後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于齊以謀秦而秦反利趙及魏欲與趙約縱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效無謀不忠大要歸於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不易之說也與一時東西捭闔之士異矣又曰爲卿而食采于虞史不載姓氏州里

按虞卿爲鐸氏弟子此微傳二篇似傳注之流爲鐸氏微而作與別錄言作抄撮九卷者似謂儒家之虞氏春秋非謂此書史言虞氏春秋八篇加以錄一篇正合九卷之數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經義考公羊外傳漢志五十篇佚穀梁外傳漢志二十篇佚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漢時公穀二家皆有外傳其書不傳大約似韓詩外傳今人稱國語爲外傳漢志却無此名目

上黨馮班鈍吟雜錄曰或曰史記敘下宮之難不取左氏豈非好奇乎余曰不然也趙亡去漢興不遠此國之大事趙氏所由存亡雖秦火之後其文獻必猶有可徵者漢時有公羊穀梁外傳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當時豈左傳之外便無所據乎

按左氏外傳爲國語皆左邱明一家之言公穀則口說流傳至漢初始著竹帛而穀梁至宣帝時始盛此兩家外傳大抵皆漢人爲之不出于高與赤也可知已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本書儒林傳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董生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又曰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按儒林傳又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于魯申公武帝時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則此章句似董生爲之也不即其弟子嬴公下及嚴顏諸人所作以其出自衆人故不著名氏隋志有嚴彭祖公羊傳十二卷恐非此書

（又後漢李劉育胡毋生有春秋章句當以證有自載則又非此書矣詳見拾補春秋家）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本書儒林傳瑕邱江公授（按授當作受）穀梁春秋于魯申公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愍其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甘露元年大議殿中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授楚中章昌曼君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又曰始江博士授胡常出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按穀梁之學傳自申公其後名家則江公榮廣皓星公蔡千秋周慶丁姓尹更始劉向江公孫凡九人稍後又有胡常申章昌房鳳三人此章句大抵皆出此諸人當宣帝立穀梁劉向身親其事其後校書乃定著爲是帙亦以出自衆人不名一家故不著姓名史言尹更始爲章句釋文叙錄亦有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則此書似尹氏所作然尹氏兼取左氏非穀梁顓門之業且本志不著撰人未必全出尹氏也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經義考公羊雜記漢志八十三篇佚按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說度即公羊雜記也

按儒林傳云胡毋生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又本傳云弘年

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朱氏以爲即此公羊雜記若是則是書漢初已有之由來舊矣藝文志詩家云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義似亦即此雜記也

賈景伯曰公羊多任于權變權變之說無窮故其雜記多至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卷

本書儒林傳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授魯眭孟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又曰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又琅邪筦路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後漢書儒林傳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又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

馬國翰輯本序曰公羊顏氏記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從徐彥疏及洪适隸續載石經公羊眞輯七節附錄本傳爲卷

按六藝論言顏氏之子有劉向爲漢書所未言蓋其初爲公羊學故悉定字氏詳向封事多公羊說然則七略錄顏氏記者以其師說也不及嚴氏春秋者有所略也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按廣川國之廣川縣人又廣川國實今時冀州信都縣）以治春秋孝景帝時爲博士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下吏當死詔赦之使相膠西王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本書列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又傳贊曰劉歆以爲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

後漢書應劭傳劭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隋書經籍志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唐書經籍志法家春秋決獄十卷董仲舒撰藝文志法家董仲舒春秋決獄十卷

崇文總目春秋決事比十卷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按此下似脫郡字）汝南丁季（按季字疑孚之誤）及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缺止有七十八事

經義考曰漢志公羊治獄隋志作春秋決事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此漢志十六篇七錄五卷隋唐志崇文目十卷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

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

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二百三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按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

馬國翰輯本序曰董氏傳春秋公羊學既撰繁露悉究天人之奧復撰此書引經斷獄當代取式焉今佚從禮記正義通典白帖藝文類聚御覽諸書輯得八節其論衡情準理頗持其平妻甲見夫乙毆父而毆乙比于武王誅紂雖康成議其過大誼要自可通也（又王謨漢魏遺書鈔亦輯存六條）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本書儒林傳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韋賢夏侯勝史高皆宜興穀梁上善穀梁說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按本紀此事在甘露三年）

後漢書陳元傳元詣闕上疏曰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于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章懷太子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邸賀等講論五經于石渠閣也（按[illegible]石渠此注所稱邸賀[illegible]也）

穀梁傳疏曰景帝（按景帝誤當爲武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宣帝善穀梁千秋之學起劉向之議存

按禮運疏許愼謹案公議郎尹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云云其卽三十餘事中佚文見于許氏五經異義者亦見左氏經哀十四年西狩獲麟疏許稱議石渠知大議殿中亦卽石渠議奏也

國語二十一篇左邱明著

本書司馬遷傳贊曰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籑異同爲國語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吳韋曜國語解序曰昔孔子發憤于舊史垂法于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謀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乎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明其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于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于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侍中賈君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因賈爲主而損益之竊不自料復爲之解云云

史通六家篇國語家者其先亦出于左邱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佚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于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宋宋庠國語補音序曰當漢出左傳祕而未行又不立學官故此書亦弗顯惟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勿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國語亦從而大行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並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爲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紀今惟韋氏所解傳于世諸家章句遂無存焉

四庫提要曰國語出自何人說者不一然終以漢人所說爲近古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時代亦復相合中有與左傳未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復牴牾蓋古人著書各據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後人輕改也又曰國語二十一篇漢志雖載春秋後然無春秋外傳之名也漢書律厤志始稱春秋外傳王充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詞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史通六家國語居一實古左史之遺云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經義考擬經篇劉氏向新國語漢志五十四篇佚漢書志注云劉向分國語

按此殆以類分如呂東萊左傳國語類編程伯剛春秋分紀之體（說詳見書錄解題）東漢之初左氏盛行而國語亦大顯于世自鄭賈解注皆用古本諸家轉相祖述傳至于今此爲國語

之別本故爲講古學者所不取而其後諸書亦罕有言及之者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劉向別錄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與左氏合也

司馬遷傳贊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

顏氏家訓書證篇世本出左邱明所書（原注[illegible]）而有燕王喜漢高祖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按顏氏所見[illegible]之際好事者所錄[illegible]不相同）

隋書經籍志世本二卷劉向撰又曰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剗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繫漢初得世本敘黃帝已來祖世所出（按唐志有宋衷宋均注世本[illegible]之際好事者所錄則本也）

王謨輯本敘錄曰此書本極斷爛易致混淆轉寫多誤尤難釐正今所鈔輯率據史記與正義索隱參互考訂略仿原書體例編爲二卷而以帝王諸侯卿大夫世系爲上卷氏姓篇居篇作篇爲下卷

張澍世本集注序曰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唐書柳冲傳載柳芳言亦然（按唐人所見本[illegible]漢之際好事者所錄其本故與史公所引之本不同）顏之推據皇甫謐說爲左邱明所纂劉恕通鑑外紀以爲世本經秦漢儒者改易尚書正義以世本經暴秦爲儒者所亂要之係秦漢以前書中壘孟堅以爲出古史官者近之王侯大夫譜云趙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是作者猶值趙王遷時其書自宋時已不傳余據閱細帙有引用者輒著錄之乃集得作篇居篇氏姓篇帝繫篇王侯大夫譜篇共五篇聊以管穴裨益宋注

江都秦嘉謨讀世本輯補序曰古來述世本者莫如司馬遷韋昭杜預今以史記及國語韋注左傳杜解三書爲本復得孫氏星衍所藏澹生堂鈔輯世本二卷洪氏飴孫所編世本四卷詳加增校補輯成編曰帝繫篇曰紀曰王侯譜曰世家曰大夫譜曰傳曰氏姓曰居篇曰作篇曰謚法凡十篇云（又有[illegible]孫氏馮翼[illegible]輯本在[illegible]中又有茆氏泮林輯本在十種古逸書中）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七略別錄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字一本作類）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曰下一本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敎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

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一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與立（一作興）爲強是以傳（一作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敎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從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于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殽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并字）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敎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偸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敎化兵革（一本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知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按漢初如[illegible]）

（中壘所校上是書[illegible]好會之也子是不得[illegible]如此）

司馬遷傳贊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

隋志史部雜史篇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錄又曰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游士記其策謀唐經籍志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撰唐藝文志劉向戰國策三十二卷宋志子部縱橫家高誘注戰國策三十三卷

史通六家篇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或云漢代

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王氏攷證通學短長制通者爲短長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姚氏宏校定綜四百八十六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四庫提要儒家類賈新語條云司馬遷作史記取戰國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

四庫提要曰向序稱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按莒字未詳今姑仍原本錄之）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重複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云云則向編此書本裒合諸家之記删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十三篇者實非其本來次第也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文心雕龍章表篇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于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奏啓篇云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于篇章矣

史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辭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云云登之罘立石頌秦德南登琅邪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云云二十九年始皇遊登之罘刻石其辭曰云云其東觀曰云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其辭曰云云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云云二世皇帝元年

春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按嚴氏可均輯全秦文王綰有議帝號議封建二篇李斯有上書諫逐客上書言治驪山陵議廢封建議刻金石議燒詩書百家語上書對二世上書言趙高獄中上書八篇又公子高秦之諸公子也有上書請從死一篇又僕射周青臣進頌一篇博士淳于越議封建一篇諸儒生議封禪一篇羣臣議尊始皇廟一篇李斯獄中上書云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則刻石名山文皆斯手筆也有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臺刻石之罘刻石之罘東觀刻石碣石門刻石會稽刻石始皇所立刻石惟嶧山刻石始皇本紀不載凡刻石文八王氏攷證謂秦刻石者四非也又有句曲山白璧刻文玉璽文金狄銘秦權文四篇凡是類皆當在此二十卷中隋志小學家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則但有搨本一種非其全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本書列傳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卒拜佗爲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呂太后時爲陳平畫呂氏數事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陸生竟以壽終又傳贊曰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司馬遷傳贊曰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大漢（按裴駰史記集解序引班固此文作天漢此大漢蓋誤寫也）

後漢書班彪傳彪論前史得失曰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史記集解序索引曰楚漢春秋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所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

隋志史部雜史篇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又曰陸賈作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唐經籍志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唐藝文志陸賈楚漢春秋九卷

史通六家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又題目篇云案呂陸二氏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考名責實奚其爽歟又雜述篇云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權而爲論其流有十一曰偏記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此之謂偏記者也又雜說篇云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

王氏攷證洪氏曰陸賈書記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顏師古屢辨之若高祖之臣別有絳灌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

經義考曰案楚漢春秋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皆引之則唐時尚存又太平御覽亦引之則宋初猶未亡也

高郵茆泮林輯本序曰楚漢春秋今散佚不可復得彙刻群書中亦未見輯本泮林因其書與左傳國語世本國策均爲龍門作史屬稿所據惟世本及陸書無傳故既輯世本成帙復于此書留意焉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太史公自序曰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史記放絕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天厤始改建于明堂諸神受紀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本書列傳曰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遷之自序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又傳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其略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

史通六家篇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采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篇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又正史篇云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遷歿後亡失此說非也

錢大昕史記攷異曰子長述先人之業作書繼春秋之後成一家言故曰太史公書以官名之者承父志也以虞卿呂不韋著書之例言之當云太史公春秋不稱春秋者謙也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而班叔皮亦稱爲太史公書蓋子長未嘗名其書曰史記桓譚云遷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或者不察以公爲朔稱遷之稱失之遠矣周本紀陳杞世家儒林列傳十二諸侯年表老子列傳天官書太史公自序諸所稱史記皆指前代之史而言班史五行志所引史記亦非太史公書楊惲傳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初不云史記攷前後漢書多云太史公書皆不云史記史記之名疑出魏晉以後非子長著書之意也後漢書班彪傳有司馬遷著史記之語此范蔚宗增益非東觀原文

按史志著錄稱太史公者惟見是志其後隋唐志所載諸家解註皆稱史記無復稱太史公書者矣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劉歆七略曰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同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

本志韋昭注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

本書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陸賈褚少孫氏亦采遷劉所續書）

史通正史篇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

按本志是篇都凡之下注云省太史公四篇當是馮氏續書馮所續著錄七篇省四篇蓋十一篇故班氏韋氏並云十餘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禮記正義序曰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

王氏攷證春秋緯曰開闢至獲麟三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

艾軒林氏曰伏羲氏元年辛巳或以爲甲寅陶唐氏元年戊辰或以爲辛卯或以爲甲辰舜之年月以孟子司馬遷之言求之與書似亦有不合者

漢著記百九十卷

顏師古集注曰若今之起居注

本書劉向傳向上奏曰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會也相掩而蝕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師古曰[illegible]下墮地爲天狗[illegible]狀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皆著于漢紀云

又五行志云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

（按此則漢著記行九十四篇訖于平帝元始五年其實平帝時漢著記七略所未及當是後人續成之）

又厤志三統厤譜曰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漢著紀高帝即位十二年惠帝著紀即位七年高后著紀即位八年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即位二十三年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即位十六年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即位五十四年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即位十三年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即位二十五年元帝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即位十六年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即位二十六年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即位六年平帝著紀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孫嬰爲嗣謂之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光武皇帝著紀以景帝後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按此漢著記有九十[illegible]如此數所錄至光武[illegible]爲止未可知也若七略所錄當止成帝以下皆後人所續）

王氏攷證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久不塞除之語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

漢大年紀五篇

本書高祖本紀注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惠帝本紀注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文帝本紀注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景帝本紀注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武帝本紀注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昭帝本紀注帝年九歲即位即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即位明年改元故元之時凡十三年年二十二）

宣帝本紀注帝年十八卽位卽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元帝本紀注帝年二十七卽位卽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成帝本紀注帝年二十卽位卽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哀帝本紀注帝年二十卽位卽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耳壽二十六）平帝本紀注帝年九歲卽位卽位五年壽十四（師古曰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弑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鴆殺孝平皇帝）

章如愚山堂攷索前集曰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則孟堅十二帝紀何所考證而作也

玉海藝文編年類漢大年紀漢志春秋家五篇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卽此書

按此似大事記之類而臣瓚所注漢帝年紀亦在其中惟高后紀無瓚注外戚傳亦不言其年壽但知其臨朝八年耳（又按以上閒書疑七條皆舊注班氏始據漢時所有成書而著錄于此）

又按此篇凡分兩章自春秋古經至議奏十八條爲一章皆經傳之屬也自國語至漢大年紀十一條爲一章皆古今史傳附著于此篇者也其經傳之中分爲七段春秋古經公穀二家經古今文經本也是爲第一段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傳所謂春秋分爲五自皆相傳者也爲第二段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傳抄撮成編別爲一體後世史鈔之流權輿于此爲第三段公羊外傳穀梁外傳爲第四段公羊章句穀梁章句爲第五段文公羊雜記顏氏記董仲舒治獄爲第六段顏氏遠在董氏之後而列于其前者以其書與雜記相類從而治獄在春秋家自爲體裁故次于後此三家皆公羊學故別爲一段次

章句之後攷之尙書家禮家皆以石渠議奏置諸末簡此循其例故以議奏爲第七段終焉其所附古今史傳亦分四段國語新國語爲一段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爲一段太史公馮商續太史公爲一段太古以來年紀漢著記漢大年紀爲一段是篇所分章段如此或譏爲無義例無倫類者不自知其妄也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按以春秋古經合左氏傳爲一家公羊數說合內外傳章句雜記爲二家論二十餘雜爲一家正合二十三家之數然恐無是例也蓋所載有二十九篇者曾一篇古今文經說進二篇爲一則有三十篇除爲一家又公羊二家穀梁爲二家實有三十一家其篇數則公羊二家經各十一卷合爲廿二卷實止于九百一篇凡缺入家說萬四十七篇今校定當爲三十一家九百一篇王氏攷證會來決疑曰自六經以運陰陽之家其數減多減少爭執九百四十八篇而其數之不及者七十有一按此皆不及者以多出書之則爲八百七十七篇以缺少書之則爲一千一十九篇其數皆未合不知云何此決疑篇轉以致疑也）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顏氏集注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劉向別錄曰古壁所傳謂之古論

桓譚新論曰古論語二十一篇文異者四百餘字

論衡正說篇說論語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爲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敕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間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按此文僅存識大數而其初有河間獻王所獻九篇孔壁所得二十一篇其後魯人齊人則并從定爲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河間之本則合其中故其本書不復傳）

鄭康成六藝論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尺二寸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鄭茂敘曰按論語出于子夏等六十四人所撰）

後漢趙岐孟子題辭曰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按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

釋文敘錄敘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則有三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隋書經籍志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敘六經講于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于道或書之于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古論語與古文尙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兩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

（顏氏玉海由房者古論語篇本六篇）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顏氏集注如淳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劉向別錄曰齊人所學謂之齊論

釋文敘錄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

隋書經籍志齊人傳者二十二篇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攷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

王氏攷證艾軒林氏曰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注未行而論語散逸已有不傳

者恐謂問王疑即問玉也篆文相似

經義考洪适曰季氏篇或以爲齊論又曰說者謂問王知道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也（[illegible]）（馬氏[illegible]佚論語上）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義今逸論語見于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證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玉中畫近上者爲王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豈其然乎（馬氏玉函山房有齊論語輯本一卷）

按舊例文相聯貫此齊二十二篇者蒙上文論語二字刻書者以其前有注文遂强分爲一條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劉向別錄曰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又曰魯人所學謂之魯論

本志敘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蕭望之本傳云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釋文敘錄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illegible]）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按此[illegible]）

經義考曰按魯論語堯曰篇無不知命一章齊論語則有之蓋後儒參入其字義異讀者傳不習乎讀傳爲專之類凡一十七條

按舊例文相聯貫此條與前一條皆蒙上文論語二字猶言論語齊二十二篇論語魯二十篇也其曰傳十九篇又蒙本條上文魯字言魯傳十九篇也刻書者皆以注文間隔誤分爲條

齊說二十九篇

劉歆七略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

本志敘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

魏何晏集解序曰齊論語二十二篇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宋邢昺疏曰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王吉字子陽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于人（[illegible]）（[illegible]）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夏侯勝始末見前尚書家

本傳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今義疏也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本傳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至長安從沛郡施讎受易（按[illegible]）（[illegible]）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皇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按[illegible]）（[illegible]）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按[illegible]）

本志敘曰張氏最後而行于世

何晏集解敘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包周見後漢書儒林傳）

釋文敘錄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按本傳禹從王陽庸生問論語不言受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于漢世禹以論授成帝

隋書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

王氏攷證晁氏公武曰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文獻經籍攷齊論多于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爲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眞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按安昌侯說鄭氏作注何氏作集解即據其本止于二十篇此多出一篇魯夏侯說亦多出一篇此一篇疑即鄭氏所注論語篇目弟子別詳余所輯後漢藝文志

魯王駿說二十篇

本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爲昌邑中尉博士諫大夫謝病歸元帝初即位徵吉吉年老道病卒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中遷諫大夫趙內史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少府京兆尹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

又儒林梁丘賀傳賀傳子臨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

世系吉字子陽次諫大夫始家皋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生駿字偉山御史大夫（按駿字史不具）

按史傳但言王陽名家不及王駿蓋傳其父學然王陽傳齊論而其子乃爲魯說則又別自名學與其父異猶劉向治穀梁子歆治左氏也

燕傳說三卷

經義考曰無名氏燕傳說漢志三卷佚

按此殆燕人相傳之說或疑爲傅字謂燕人傅會其說不得而詳已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經義考曰論語石渠議奏漢志十八篇佚

按論語家與石渠者唯淮陽中尉韋玄成太子太傅蕭望之二人皆治魯論語者也時黃門郎梁邱臨奉使問諸儒蕭望之則不奏其議可攷見者唯此三人而已

又按韋玄成傳玄成與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攷五經諸儒中唯琅邪王吉兼通齊論意此議奏當有王吉一家在內而齊論問王知道二篇當日所以去留之故亦必在此十八篇中惜無由攷見矣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顏氏集注曰非今所有家語

禮樂記正義引魏博士馬昭曰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曰肅私定以難鄭玄（按馬昭所見已非此二十七卷之本矣）

經義考孔子家語漢志二十七卷佚別本存耶瑛曰王文憲公柏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自爲也按孔安國家語後序亦後人僞撰

四庫簡明目錄曰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即王肅所依托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已論之詳矣（按隋唐宋史志所載孔子家語皆非本志本書故不具）

孔子三朝七篇

顏氏集注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劉向別錄曰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

三國蜀志秦宓傳宓曰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注引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王氏攷證七篇者今攷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史記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張揖引三朝記皆此書也

經義考孔子三朝記漢志七篇佚

今人書目答問孔子三朝記七卷目錄一卷臨海洪頤煊校錄傳經堂本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列傳又曰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又曰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遽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攷

梁元帝金樓子著書篇職貢圖序曰尼邱乃聖猶有圖人之法

經義攷孔子徒人圖法漢志二卷佚按徒人圖法藝文志在論語部殆即家語所云弟子解史記所云弟子籍是也

又承師篇云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隋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唐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家語爲據至斥史記爲傳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

按此是弟子圖猶蜀守文翁學堂圖不知何人所圖圖凡若干人皆不可攷史記稱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史公據以作弟子列傳者似與此別爲一書

又按此篇凡分三段附著一段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皆本經也爲第一段魯傳齊說魯夏侯說安昌侯說王駿說燕傳說六家皆傳注解釋之屬爲第二段議奏則雜論同異爲第三段以下家語三朝記徒人圖法則附著于是篇猶春秋家議奏之後附著國語世本等十一家之例也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按所載凡十二種種爲一家附十二家不數然魯論與魯傳說合爲一條當別出各爲一家則尚缺一家其篇數亦缺一篇今校定當爲十三家二百三十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于世（按釋文敘錄傳齊論者少府宋畸之下又有瑯邪王卿傳齊論者丞相韋賢之下有其子玄成扶卿之下有太子少傅夏侯建[illegible]百官公卿表宣帝本始二年[illegible]東海宋畸[illegible]爲大鴻臚從左遷[illegible]四年左遷[illegible]宋畸爲少府六年[illegible]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與說[illegible]太傅爲郎此宋畸前與者爲畸按顏[illegible]之傳云地節三年夏京[illegible]至之[illegible]是上[illegible]帝[illegible]在民國[illegible]之名日光東鄉[illegible]生郡下少府宋畸同狀致地節二年[illegible]所載宋畸爲少府六年中之[illegible]年也及畸以官時蕭望之爲平原太守代畸爲少府宋畸始宋畸可攷見知此）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劉向別錄曰孝經古孔氏者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本志敘經文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

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後漢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上說文解字書曰臣父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

釋文敘錄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

隋書經籍志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氏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

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

王氏攷證孝經古孔氏二十二章孔惠所藏許沖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始出于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本志叙曰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

釋文叙錄孝經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凡十八章又有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校書定爲十八

隋書經籍志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

經義考荀爽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孫本曰顏芝今文非有斷章錯簡乃孔傳全經也文景置博士且令衞士通習矣昭帝時魯三老復獻古文而成帝命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夫既經向校定則世所傳者乃劉向之今文而非顏芝今文矣

長孫氏說二篇

隋書經籍志而長孫氏有閨門一章

經義攷孫本曰閨門章漢初長孫氏傳今文卽有之劉向以顏本考定雖云除其繁惑然謂經文大較相同則閨門章未嘗削矣

馬國翰曰長孫氏名字爵里俱無考漢興傳孝經漢志長孫氏說二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

久隋志謂長孫有閨門一章據孔安國古文傳本錄出表漢初大師傳經之首功惜其說不可得而覩矣

按長孫氏始末未詳儒林傳韓詩家有淄川長孫順爲博士宣元時人爲韓太傅四傳弟子或其後歟

江氏說一篇

本書儒林傳魯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又曰瑕邱江公授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又曰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又曰宣帝卽位求能爲穀梁者莫及蔡千秋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江博士復死

按此江氏蓋卽宣帝時博士瑕邱江公之孫世傳魯詩穀梁春秋又以孝經名其家史失其名字

翼氏說一篇

本傳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按儒林傳同師事后倉）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以爲中郞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按奉爲后氏弟子其孝經之學亦受之后氏可知

后氏說一篇

后倉有齊詩故見前詩家

馬國翰輯本序曰攷漢書匡衡傳引稱孝經衡爲倉之弟子漢人說經皆本師法則所稱述信爲后氏遺說采列一家其引經字句與今不同足資參攷訓辭尤莊雅可誦云

按后氏爲翼氏之師本志篇叙亦叙后倉于翼奉之前而其書乃列翼氏之後或后氏之弟子所錄成書在翼氏之後或轉寫顚倒之誤無以詳知

雜傳四篇

王氏攷證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

經義考蔡邕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庸明堂之位也賈氏齊民要術耕田篇引文侯之言云民春以力耕夏以鑱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按春秋繁露五行對引河閒獻王問孝經天經地義之說于溫城董君董君似獻王官屬此篇或亦在雜傳中雜傳者不主一家劉中壘裒錄諸家之說題以此名其人皆在安昌侯張禹之前故次之于此

安昌侯說一篇

安昌侯張禹有魯論語說見前論語家

馬國翰輯本序曰邢昺正義引劉瓛述張禹之義僅一節他或引稱舊說攷孝經以說名者漢志四家長孫氏江氏翼氏后氏俱無傳述張禹之義既見劉瓛所引則佚說六朝時尚存正義取裁齊梁諸疏故得據而述之合輯六節云

按自長孫氏至此六家皆上文孝經二字舊文聯屬成篇自然一氣貫串今改爲分條遂

隔越不相統壹而翼氏后氏之叙次先後亦未必不因分條而誤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本書韋玄成傳宣帝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條奏其對

又劉向傳向本名更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

又儒林施讐傳詔拜讐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

隋經籍志論語篇五經義六卷梁七卷（不著撰人隋以唐志蓋卽此書）唐經籍志經解類五經雜義七卷劉向撰藝文志劉向五經雜義七卷

玉海藝文曰宣紀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易則施讐梁邱臨書則周堪張山拊林尊歐陽地餘假倉詩則韋玄成張生薛廣德禮則戴勝韋玄成聞人通漢穀梁則蕭望之劉向尹更始

經義考曰按徐天麟西漢會要集載雜議羣儒姓名蕭望之韋玄成施讐梁邱臨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張生薛廣德戴德戴聖聞人通漢劉向凡十五人攷假倉以小夏侯學爲謁者論石渠而徐氏失載又大戴未聞其議石渠意誤讀孟卿傳也

四庫提曰宣帝有石渠五經雜議十八篇漢志無類可隸遂雜置之孝經類中

按石渠羣儒姓名玉海及經義攷所舉各有所遺今詳攷儒林傳列傳綜粟于此易家有施讐梁邱臨尚書家有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詩家有韋玄成張長安薛廣德

禮家則戴聖聞人通漢春秋公羊家則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家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而王宷之以五經名家與韋玄成條奏其議梁邱臨奉問難可攷見者凡二十有三人玉海以蕭望之專屬穀梁家非是又會要有孔霸今叅攷孔光傳皆不言其論石渠亦似誤讀儒林周堪傳也王亥鄭氏六藝論作王彥

又按玉海云其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三十八篇春秋議奏三十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五經雜議十八篇凡百五十五篇宗按易詩孝經無議奏者殆以所議不多見于五經雜議中

爾雅三卷二十篇

大戴記孔子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于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

西京雜記劉歆曰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敎其子以爾雅又記言魯哀公孔子敎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鄭康成駮五經異義曰某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旨蓋不誤也又鄭志答張逸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著則孔子門人所作亦非一人

魏張揖進廣雅表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

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王氏攷證舊說此書始于周公以敎成王晁氏曰爾雅小學之類附孝經非是

四庫提要曰三朝記稱孔子敎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爲誰作張揖進廣雅表于作書之人亦無確指其餘諸家所說小異大同今參互考之曹粹中放齋詩說云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大抵小學家綴輯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詞觀釋地有鶼鶼釋鳥又有鶼鶼同文複出知非纂自一手其中釋詩者不及十之一非專爲詩作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專爲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采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其取楚辭莊子列子穆天子傳管子呂氏春秋山海經尸子國語之文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

孫星衍尸子輯本序曰尸子出周秦之間遺文佚說時足證左經傳其引爾雅天帝后皇之屬十有餘名可證叔孫通梁文增補之說

王鳴盛蛾術編說錄曰漢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云卷者卷帙繁多分爲上中下二十篇者自釋詁至釋畜凡十九篇別有序篇一篇郭璞序云業賢閒作訓詁遐陳周公倡之于前子夏和之于後疏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今序篇不知是周公作乎仲尼子夏作乎顧廣圻云毛詩疏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郭璞既作注則序篇亦當有注而今亡之

南康謝啓昆小學考爾雅漢志三卷二十篇今本十九篇存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

鼂氏讀書志小爾雅孔子古文也見于孔鮒書

陳氏書錄解題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卽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析出別行

王氏攷證小爾雅一篇孔鮒撰十三章申衍詁訓見孔叢子李軌解一卷

四庫提要存目曰漢書藝文志有小雅一篇無撰人名氏隋唐志並載李軌注小爾雅一卷其書久佚今所傳本則孔叢子第十一篇鈔出別行者也分十三章頗可以資考據然亦時有舛迕非漢志所稱之舊本

謝啓昆小學考曰小爾雅非漢志之小雅戴氏震論之詳矣錢君東垣頗信其書爲校證之其所校乃宋咸注本也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李善文選注引小爾雅皆作小雅此書依附爾雅而作本名小雅後人僞造孔叢以此篇竄入因有小爾雅之名失其舊矣宋景文所引邵本亦俗儒增入不可據

上虞王煦疏曰謂之小者蓋廣爾雅之未備附爾雅而行故稱名小也漢書藝文志小爾雅一篇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卽孔叢子弟十一篇也

又曰小爾雅爲先秦古書漢成哀間劉向劉歆編入錄略後漢班固列于藝文志自漢迄唐傳注家皆取以訓釋經義間有異詞而近世東原戴震從而訾之曰小爾雅乃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今按小爾雅本文證以漢魏諸儒傳注之義知東原之說非也今悉爲辨正大旨曉然其有餘義各詳本疏庶後之讀是書者不詿誤于不根之說也

又曰漢唐諸儒釋經凡引小爾雅之文多通稱爾雅亦有稱小雅者一見于陸氏周頌洴釋文至李善注文選則統稱小雅蓋省文也亦有小爾雅所無而見引于他書者如易釋文考工記莊子釋文元應一切經音義酈道元水經注或本書佚文或傳寫之誤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孝經部古今字與小爾雅爲一類按爾雅訓詁類也主于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于形體則古今字必當依史籀倉頡諸篇爲類而不當與爾雅爲類矣又二書亦不當入於孝經（按古今字分別古今言其同異耳毛詩疏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則古今字與爾雅小雅一類之學相爲表裏者也故附）（又爾雅小爾雅古今字三書同時爲小學故附于五經總義之後）

按小雅錢宮詹以爲後人竄入孔叢子最爲切理厭心之論猶夏小正三朝記大戴竄入八十五篇中也未必確是孔鮒故不具其始末

又按本志尙書家篇敘曰古文尙書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古今字卽解古今語之書

又按古今字一卷謝氏小學攷失載今攷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魏張揖古今字詁曰古文愍今作閔同眉殞反愍憐也古文捷今作接同子葉反古文針箴二形今作鍼同支

涇反古文𡨋極二形今作阿同爲可反其言古今字形相同者意即此古今字其下反音及訓釋則張揖之詁揖書三卷今不可見此雖非確證然亦相去不遠

又按此條亦是刻書者分析不明誤連兩書爲一條與易家古雜一條孟氏京房一條相類

弟子職一篇

說三篇

顏氏集注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王氏攷證管子雜篇第五十九有學則蚤作受業饌饋乃食灑掃執燭請衽退習等章朱文公曰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敎之

明朱長春管子評曰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發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文詞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敎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敎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雜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敎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莊述祖集解序曰弟子職在管子書古者家塾敎弟子之法漢藝文志附石渠論爾雅後蓋以禮家未之采錄故特著之六藝有說三篇今佚案別錄有子法世子法弟子職記弟子事師之儀節受業之次敘亦曲禮少儀之支流餘裔也漢建初論五經引弟子職鄭康成每據以說禮當時尤重之與六藝同注管子者或云房玄齡或云尹知章要皆唐人舊注猶不失訓詁之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弟子職亦采舊注間有與世所傳劉績補注同者不能復爲別出近洪北江編修所撰弟子職箋釋徵引尤博今並錄之稍有所增演名曰集解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弟子職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傳成法輯管子者采入其書前人著作此類甚多

按此說三篇王氏攷證以爲孝經說此次于弟子職之後舊本行款文相聯屬則是弟子職之說莊氏之言是也

又按此篇凡分二段附著一段古孔氏經及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經爲一段皆古今文本經也四家說及雜傳安昌侯說爲一段皆傳注之屬也孝經居六藝之末故凡六藝流亞如五經雜議以下六家並附著于此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按所載有十七家內四家經及說錄並附見實除去合併計算則數有十三家其篇數若以爾雅三卷二十篇合爲二十三篇則凡十九篇正如其數然以一書既計其篇數又計其篇數必無是例此二十三篇在班時本是注文不入算數其爲[illegible]者[illegible]意故實可知今校定從爲一十三家三十九篇　又按四家之說本志計經文皆同未必如易家之施孟梁丘書家之歐陽大小夏侯詩家之魯齊韓禮家之后氏戴氏春秋家之公羊穀梁論語家之魯齊各爲一本故以一書計也）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四庫提要曰孝經授受無緒故陳騤汪應辰皆疑其僞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爲近要爲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繫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間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從鄭後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從孔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震之言爲定論○[illegible]）

（倉史則[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討其說學者[illegible]亦[illegible]其[illegible]王[illegible]亦不[illegible]其說無受[illegible]之長孫氏其師授亦不可攷此[illegible]已[illegible]之[illegible]見黃氏日鈔中）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本志敘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敎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許愼說文解字敘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金壇段玉裁注曰大史官名籀人名也省言之曰史籀其姓不詳記傳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應劭張懷瓘顏師古封演郭忠恕引說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據大篆十五篇亦曰史籀篇亦曰史篇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此古文二字當易爲大篆大篆與倉頡古文或異見于許書十四篇中者備矣凡云籀文作某者是也或之云者不必盡異也蓋多不改古文者矣籀文字數不可知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此籀字訓讀書與宣王大史籀非可牽合或因之謂籀文九千字誤矣大篆之名上別乎古文下別乎小篆而爲言曰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籀文者以人名之而張懷瓘書斷乃分大篆及籀文爲二體尤爲非是又謂籀文亦名史書尤非

晉書衞恆傳恆作四體書勢曰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

唐唐元度論十體書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之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晉世此篇廢今略傳字體而已

宋翟耆年籀史曰史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總天下字一以會意會意爲書之壞自籀始

王氏攷證科斗之書始于倉頡其文至三代不改周宣王時雖史籀有大篆十五篇猶與科斗並行故終三代所用者惟篆與倉頡二體盧植曰古文科斗近于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又曰歐陽公指石鼓爲籀書以前乎籀書則古文科斗也

謝啓昆小學考曰按今所傳石鼓文相承以爲史籀作史篇亡而文廑有存者許君說文解字敘曰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如首文从篆則重文載古作某籀作某若重文載古作某篆作某則首文即从籀可知也

馬國翰輯本敘曰史籀篇許氏說文每引之又玉篇所引籀文皆本許書間有說文所遺者凡十三字共輯得二百三十二字錄爲一卷石鼓文亦史籀作世有傳本不復具錄

八體六技

本志敘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許氏說文敘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又曰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段玉裁曰此十三字在下文左書即秦隸書之下）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文心雕龍練字篇曰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

隋書經籍志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

王氏攷證尚書正義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六體乃新莽之制所謂六技者疑即亡新六書梟羲秦始皇以新爲名山作刻符書題印璽蕭何作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

謝啓昆小學攷按八體六技當是漢興所試之八體合以亡新改定之六書技字似誤蓋以古文奇字易大篆刻符署書殳書其篆書即小篆左書即隸書繆篆即摹印鳥蟲書即蟲書漢興所試用秦八體不止六體許氏說文敘甚明故江式論書表孔穎達書正義俱從之班氏藝文志既用七略載八體六技之目而敘論以八體爲六體深所未諭隋志亦沿其失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李賡芸曰六技當是八篇之譌小學四十五篇併此八篇正合四十五篇之數又曰六體亦八體之誤據說文敘言王莽時甄豐改定古文時有六體籀何時止有八體無六體也

按謝氏以六技爲六書之誤李氏又以六技爲八篇之誤又謂志敘六體亦八體之誤按許氏稱六書者蓋偶然異文未可偏執以證班書此六書之說不足據漢志每類所條篇卷總數自唐以來舛譌不一且書籍相傳亦有無卷數者安見八體之書必爲有卷數乎此六技爲八篇之說亦不足據班氏敘此一節大抵皆據別錄七略先言六體課試次言

六體篇目文相承接一氣貫注斷不致誤此六體爲八體之說更不足據又諸家以說文敘謂新莽時始有六體竊謂莽之前已有六體故劉光祿父子得以著于錄略若在新莽之時則錄略不及著錄是尤顯而易見者至文心雕龍隋經籍志之所紀載並與漢志相同證驗確鑿又其已事矣

倉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史記列傳李斯者楚上蔡人也（鄭樵通志云取字書古）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西入秦爲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任以爲郎拜客卿至廷尉始皇并天下以爲丞相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又秦始皇本紀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始皇時爲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二世以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李斯已死拜爲中丞相二世齋于望夷宮高使其壻閻樂等將兵進二世自殺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爲秦王嬰刺殺高夷其三族

唐張懷瓘書斷曰趙高善史書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又曰胡毋敬本櫟陽獄吏爲太史令博識古今文字與程邈李斯省改大篆

本志敘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皆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有隸書矣起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

許氏說文序曰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段玉裁曰按小篆既省改古文大篆隸書又爲小篆之省秦時二書兼行而古文大篆遂不行故曰古文由此絕秦時刻石皆用小篆漢初人不識科斗其證也

謝啓昆小學考曰按李斯作倉頡篇首有倉頡句遂以名篇猶史游之急就也爰歷博學等名篇放此鄭注周禮引倉頡鞄甏篇又引柯欘篇說文敘稱幼子承詔此其篇目之可攷也郭注爾雅引倉頡篇曰考妣延年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倉頡篇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叛討殘滅此其語句之可攷也

馬國翰本序曰倉頡篇成文句者僅考妣延年幼子承詔等七句餘則兩字一字而已茲據合輯以成文句者列前兩字者次之一字者又次之（按倉頡篇本有作氏大據頡氏置所謝氏力增添宋大徵皆從舊書所引郭璞三倉）

（原話中此說某見說話反背其本文則刪字一字爲多其處句者皆氏所舉覆辭外不敢見存）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本書列傳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以訾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病免客游梁數歲歸居久之得召問奏上林賦天子以爲郎奉使巴蜀拜中郎將後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拜爲孝文園令病免家居茂陵死

本志敘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史游作急就篇李長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

凡將則頗有出矣（謂凡將篇之字有[illegible]下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之外者）

隋書經籍志有司馬相如凡將篇一卷亡唐經籍志凡將篇一卷司馬相如撰唐藝文志司馬相如凡將篇一卷

宋程大昌演繁露曰漢小學家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其後史游又作急就篇凡將今不可見藝文類聚載凡將一語曰鐘磬竽笙筑坎侯與急就記樂之言所謂竽瑟箜篌琴筑箏者其語度規制全同率皆立語總事以便小學急就也者正規模凡將也

王氏攷證文選蜀都賦注引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襌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唐志猶有此書說文引相如說

謝啓昆小學攷曰按說文口部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嗙喻宮即凡將篇句文選蜀都賦注引云黃潤纖美宜制襌藝文類聚樂部引云鐘磬竽笙筑坎侯陸羽茶經引云烏喙桔梗芫華款冬貝母木蘗蔞芩草芍藥桂漏蘆蜚廉雚菌荈詫白斂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皆六字或七字爲句體同急就惟所云白斂白芷與班志云凡將篇無復字不合至說文禾部䆃字引司馬相如曰䆃一莖六穗乃其封禪書語也

張澍蜀典曰王楷文字志云司馬相如采日蟲之禽屈伸其體升降其勢以象四時之氣爲氣候篆時書按書史云相如作凡將篇抄辨六律測書二氣采日蟲之禽屈伸其體升伏其勢象四時之氣爲之興降曰氣候篆時書酉陽雜俎云南中有蟲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常見于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

狀是相如之爲氣候値時書即取十二辰蟲之春變也許愼說文于千支諸字必有曲說陰陽之氣可見當時好立此義久矣（按此明說文[illegible]說十二支字並取之凡[illegible]篇）

馬國翰輯本序曰凡將篇文選注藝文類聚陸羽茶經段公路北戶錄皆引之許氏說文亦引其說並據輯錄詳載說文及集韻于各字之下以備參攷且代訓釋焉凡十五條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本志敘曰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皆倉頡中正字也

後漢書宦者列傳序曰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隋書經籍志急就章一卷漢黃門令史游撰唐經籍志急就章一卷史游撰唐藝文志史游急就章一卷宋史藝文志同

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又曰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加其流速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終而爲下字之始呼史游草爲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也

顏師古注本序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于秘府雖複文非清靡義闕經綸至于包括品類錯綜古今詳其意趣實有可觀者焉

宋黃伯思跋曰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凡將篇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頗觀賞其清靡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王氏攷證隋唐志謂之急就章國朝太宗皇帝嘗書此篇又于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爲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于東漢按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郡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爲高邑與先漢所改眞定常山並列此爲後漢人所續不疑

四庫提要曰藝文志稱游爲元帝時黃門令蓋宦官也其始末不可攷其書自始至終無一複字文詞奧雅亦非蒙求諸書所可及舊有曹壽崔浩劉芳顏之推注今皆不傳惟顏師古注一卷存王應麟又補注之稱爲四卷云

孫星衍急就篇攷異序曰歷代傳摹急就漢有張芝崔瑗魏有鍾繇吳有皇象晉有衛夫人王羲之索靖後魏有崔浩唐有陸柬之時人又多臨本宋有太宗御書黃庭堅李仁甫朱文公皆有刻本元有鄧文原明有仲溫俞和注之者後漢有曹壽魏劉芳周豆盧氏齊顏之推今所見法帖有紹興三年勒石本所存注解唯顏師古及王應麟本餘無存焉或疑史游以元帝時爲急就章而史稱元帝善史書即爲見其書而善之是以帝能爲章草亦或然也（按小[illegible]）

元尙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本志敘曰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宋鄭曰李長下當有作字

按李長始末未詳諸書亦罕有徵引元尙篇者故其遺文佚句無得而傳但知其篇首有元尙二字耳按急就規仿凡將此大抵又仿急就其字則兩家皆取倉頡五十五章就三千三百字之內而各纂其辭猶揚雄易倉頡中重複之字而別爲倉頡訓纂也

訓纂一篇揚雄作

本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年四十餘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于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後世以爲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段氏說文注曰揚雄[illegible]莫善于倉頡是則凡小學之書皆附[illegible]史篇）

本志敘曰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按平帝本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illegible]王莽傳云徵天下有逸禮古書[illegible]文字通知其意者[illegible]公車[illegible]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

許氏說文敘曰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

梁庾元威論書表曰李斯造倉頡七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以爲三倉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記（按當作紀）滂喜爲三倉中卷（按哀帝元壽中當爲平帝於元中成初詳于元壽中成蓋于元始中也）

張懷瓘書斷曰揚雄作訓纂篇三十四章以纂續倉頡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故曰滂喜篇又曰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倉頡爲上卷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倉也

文心雕龍練字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按此明揚雄[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三倉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倉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倉唐經籍志三倉三卷李斯等撰郭璞解唐藝文志李斯等三倉三卷郭璞解（按隋志所錄訓纂一篇當編入三倉中卷也）

按訓纂成于元始居攝之間爲七略所不及載此條蓋班氏所入而必列之于此不與後三倉倉頡訓纂相類從者則以其前凡將急就元尙三篇皆取于倉頡篇中之字而此則順續倉頡故連綴于後明一類之學猶禮家入軍禮司馬法于周官經傳之後也

別字十三篇

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字轉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別字十三篇即揚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

國方言或稱別字或稱方言皆省文

元和惠棟後漢書補注曰東平王蒼傳蒼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續漢志曰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藝文志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尹敏曰讖書多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是也未知孰是

按續漢五行志卷一獻帝踐阼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从上起左右離合無有从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皃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按司馬彪取董巴應劭譙周三家之說以爲五行志此事蓋亦得之三家者其言別字之體如此惠氏取以證東平王別字又證以漢志之別字要以亭林氏所言爲得其實錢氏以爲即是方言提要于方言條下亦有是說謝氏小學攷遂歸之揚雄皆非也

倉頡傳一篇

謝啓昆小學攷揚氏雄別字漢志十三篇佚揚氏雄倉頡傳漢志一篇佚

按此兩家書七略以之殿末皆不著撰人漢志因之而謝氏皆以爲揚雄書其意蓋以此兩書在揚雄訓纂下是蒙上省文然攷揚雄之書志序言之甚明此兩書不置一詞明是別家之書且小學十家（[illegible]人及書人所見云小學十家多不[illegible]）并此兩家方如其數若實爲揚雄書則止于八家此尤顯見者也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从受之說文敘又云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又杜鄴傳張敞子吉吉子竦並長小學鄴子林正文字過于鄴竦是　帝以後能正其讀言其義有齊人（史失其名）張敞杜鄴爰禮秦近張吉張竦杜林等疑此傳出此數人之手以其非一家之言故不著撰人說文亏部乎字下引爰禮說似出此書

揚雄倉頡訓纂一篇

本志敘揚雄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此[illegible]作一段[illegible]又[illegible]作[illegible]一[illegible]名曰[illegible]）

（[illegible]）

謝啓昆小學攷曰揚雄倉頡訓纂隋志已不列其目蓋其亡久矣說文解字肉部臚肵盦舛部舛品部喦系部緐手部取文拜龜部龜並引揚雄說即訓纂也又由部甾引杜林以爲竹筥揚雄以爲蒲器斗部斡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揚與杜並有倉頡訓纂故許君亦兼引之也（按此所引與前訓纂一篇之文無由識別矣）

馬國翰輯本敘曰訓纂統凡將尤爲僅見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鮮蛇魚句許氏說文引揚雄說十二條亦訓纂文也凡十四條

按志敘云作訓纂篇順續倉頡訓前訓纂一篇三十四章也又云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則取閭里書師所并五十五章之舊本易其複字而別纂成文加以訓詁即此倉頡訓纂一篇皆七略所無班氏所入也

又按志敘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按班氏所續十三章不在此志別詳舊輯後漢藝文志中

杜林倉頡訓纂一篇

杜林倉頡故一篇

本書杜鄴傳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哀帝時爲涼州刺史病免元壽元年舉方正未拜病卒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于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于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後漢書本傳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爲郡吏王莽敗客河西建武六年徵拜侍御史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十一年司直官罷代郭憲爲光祿勳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明年代丁恭爲少府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

本志敘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隋書經籍志梁有倉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按杜林本時三府掾未去大字此當云大司空）唐經籍志倉頡訓詁二卷杜林撰唐藝文志杜林倉頡訓詁二卷

謝啓昆小學攷曰按說文解字艸部葷蔘薑米巢部粵而部耐水部涓耳部耿女部娸㜸婪由部甾甾部甑斗部斡並引杜林說史記索隱引杜林云豺似狗白色皆倉頡故之文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杜伯山倉頡訓詁今惟許氏說文引其說他書亦閒有引者合輯爲帙（又採[illegible]氏[illegible]任大椿[illegible]輯入倉頡篇見[illegible]序及小學鉤沈中）

按隋志引七錄但云倉頡二卷杜林注兩唐志作訓詁亦並二卷卷數與本志相符蓋合訓纂及故而一之其書似取倉頡五十五篇別爲纂次成文而又爲故訓于後猶千字文始于梁周興嗣而諸家多有重次其文而爲之注釋見于隋唐志也林實後漢人班氏修志時其人已蚤卒書已行世因并附入非通例也

又按此篇凡分二段史籀至訓纂七家皆古今字書之屬爲一段別字以下五書皆解釋古今字體義之類爲一段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按所載凡十二家內揚雄杜林各[illegible]）

（[illegible]）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按以上[illegible]）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

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宋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師古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倉頡下篇三十四章中據倉頡下篇卽三倉下篇也張懷瓘書斷曰和帝時賈魴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喜篇　又總五十五章加三十四章又加十三章爲一百二章此云一百三章三當爲二）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按此所載家數篇數以上九種部凡之數[illegible]之數相符合然皆非其實也今詳加審定當爲一百三十一家內一家無篇數三千七十四篇一篇一缺二十八家並出四十八篇然亦未盡得其實是也　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者劉向書家入劉向稽疑一篇一家入禮家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小學家入揚雄杜林二家四篇書家本有劉向五行傳一家除其重十一[illegible]三家[illegible]小學家所入四篇後人妄改爲三篇此云入三家一百六十篇　與重十一篇者樂家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家省太史公四篇也）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于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illegible]）

六藝卷一終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之上

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三世顯名于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按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七略別錄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隋志子部儒家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唐經籍志晏子春秋七卷晏嬰撰藝文志同

宋史藝文志晏子春秋十二卷（[illegible]）

崇文總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晏嬰撰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采嬰行事爲之以爲嬰撰則非也

晁氏讀書志儒家晏子春秋十二卷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昔司馬遷讀而高之而莫知其所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唐柳宗元謂遷之言不然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自向歆彪固皆錄之儒家非是（[illegible]）後宜列之墨家今從宗元之說

玉海藝文志中興書目曰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多于前志

陳氏書錄解題曰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漢志八卷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按太史公已稱晏子春秋不始于隋唐志也）

四庫提要曰劉向班固俱列之儒家惟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薛季宣浪語

集又以爲孔叢子詰墨諸條今皆見晏子書中則嬰之學實出于墨蓋嬰雖略在墨翟之前而史角止魯實在惠公之時見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故嬰能先宗其說也漢志隋志皆八篇（隋唐志七卷）陳氏晁氏書目乃皆十二卷蓋篇帙已多有更改矣此爲明李氏綿眇閣刻本內篇分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與漢志八篇之數相合猶略近古焉

四庫簡明目錄曰晏子春秋八卷撰人名氏無考舊題晏嬰撰者誤也書中皆述嬰遺事實魏徵諫錄李絳論事書之流與著書立說者迥別列之儒家于宗旨固非列之墨家于體裁亦未允改隸傳記庶得其眞

元和顧廣圻後序曰舊讀古書無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脫誤晏子春秋其一也孫伯淵觀察始校定爲撰音義廣圻抱經先生羣書拾補中晏子即據其本引伸觸類頗復增益最後觀察得元刻本以貽吳山尊學士于是廣圻重刻于揚州別錄前有都凡每篇有章次題目外篇每章有定著之故悉復劉向之舊洵爲是書傳一善本已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子思子始末具六藝禮家

隋書音樂志梁武天監元年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曰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皆非聖人之言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又經籍志子思子七卷魯穆公師孔伋撰唐經籍志子思子八卷孔伋撰唐藝文志七卷注云孔伋宋史藝文志子思子七卷

晁氏讀書志子思子七卷魯孔伋子思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采之著于通鑑夫利者有二有一己之私利有衆人之公利子思所取公利也其所援易之言是孟子所鄙私利也亦易所謂小人不見利不勸之利也言雖相反而意則同不當以優劣論

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曰子思子有公丘懿子衞人與子思論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

王氏攷證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引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初學記引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耜餘糧宿諸畝首今有一卷乃取諸孔叢子非本書也

按馬總意林載子思子九條明陳第世善堂書目猶載七卷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于魯張守節正義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盧辯注曰曾參魯之南武城人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不應其命也

隋書經籍志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唐經籍志曾子二卷曾參撰唐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曾子二卷

晁氏讀書志曾子者魯曾參也舊稱曾參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輯今書二卷凡十篇視漢志亡八篇視隋志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于大戴禮

陳氏書錄解題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

玉海藝文中興書目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于大戴禮蓋後人摭出爲二卷劉淸之集錄七篇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

四庫著錄大戴禮記提要曰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

儀徵阮元注釋本歸安嚴杰題記曰宮保師注釋是書正諸家之得失辨文字之異同可謂第一善册師于中西天算考覈尤深天員一篇更非他人之所能及

書目答問曾子注釋四卷阮元文選樓本學海堂本即大戴禮之十篇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

晉陶潛聖賢羣輔錄曰漆雕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

鄭樵通志氏族略曰漆雕氏不知其本史記漆雕徒父漆雕開漆雕哆並仲尼弟子

王氏攷證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蓋名啓字子開史避景帝諱也論語注以開爲名著書者其後也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

經義考承師篇曰按七十子漆雕氏居其三焉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有魯漆雕子哆字子斂

馬國翰輯本序曰陶潛聖賢羣輔錄云漆雕氏傳禮爲道蓋孔子以禮傳開開之後世習其學因述聞言以成此書隋唐志均不著目佚已久攷韓非子引漆雕之議王充論衡稱其言性又家語載孔子問漆雕憑一節說苑亦載之作漆雕馬人意者憑名馬人其字以孔子歎美其言而稱爲漆雕氏之子或即著書之人歟並撮輯錄其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與孟子述北宮黝之養勇曾子謂子襄自反而縮語意吻合意孟子述其語未言人性有善有惡與宓子世碩公孫尼同旨雖有異乎孟子性善之說各存所聞初不害其爲儒家也

按史記列傳不言漆雕氏何許人集解以爲魯人家語弟子解以爲蔡人則此漆雕子非魯人即蔡人也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敎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集解孔安國曰魯人索隱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又家語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

馬國翰輯本序曰不齊仕至單父宰見家語及史記列傳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家語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時引佚說彼此互有同異茲據參訂錄爲一帙記單父治績爲多仁愛濟之以才智可爲從政者法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景氏出自姜姓齊景公之後以諡爲氏景丑景春皆其裔也戰國時景氏世爲楚相或云楚之公族別爲景氏（邵思姓解云景本與楚同族芈姓也後自稱景氏風俗通有景鳳楚有景差氏族略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諡爲族者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有景子三篇說宓子似其弟子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韓詩外傳淮南子載宓子語各一節俱有論斷與班固所云說宓子語者正合據補依漢志與宓子比次明其淵源有自云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世氏出自春秋衛世叔氏之後去叔爲世氏漢藝文志陳人世子碩著世子二十一篇

論衡養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也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又曰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世子二十一篇隋志不及著錄佚已久唯董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論衡引之並據采錄附充說以備參證充謂世子言人性有善有惡云云作養書一篇又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說情性與世子相出入復舉孟子荀卿揚子雲劉子政等說皆言非實而以世碩及公孫尼子爲得正按碩亦聖門之徒雖其持論與子輿氏不同而各殫所聞要亦如游夏門人之論歟

魏文侯六篇

史記魏世家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句）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文侯師田子方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三十八年文侯卒

本志樂家篇敘曰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

本書古今人表魏文侯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攷曰魏文侯始見禮樂記戰國秦魏策魏世家桓子孫名斯亦曰儒子乘立二十一年爲侯又十七年卒凡三十八年葬汾州孝義縣西五里案世本桓子生文侯惟世家以文侯爲桓子孫未定孰是文侯之名史表世本並作斯國策吳注作勘乃斯之譌也唐表七十二中謂名都殊非蓋世家云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讀者誤絕都字爲句以魏字連下文侯元年作一句又各本攙徐廣注都字下遂錯認爲名耳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魏文侯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考禮樂記載魏文侯問樂一篇按劉向別錄樂記二十三篇魏文侯爲第十一篇知此篇爲文侯本書而河間獻王輯入樂記也又戰國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子新序說苑通典諸書亟引魏文侯皆佚文之散見者並據裒輯二十四節錄爲一卷中多格言湛深儒術而容直納諫之高風尊賢下士之盛德尤足垂範後世焉

按魏文侯有孝經傳王深甯氏以爲在孝經緯傳四篇中然亦疑在此六篇中也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陸璣詩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本書人表李克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攷曰李克始見呂覽適威史魏世家韓詩外傳十又作里克里李古通呂覽舉難又作李充因形近而譌子夏弟子

王氏攷證韓詩外傳說苑魏文侯問李克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

馬國翰輯本序曰釋文敍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案曾申曾子之子克先從曾申受詩爲子夏再傳弟子後乃子夏居魏親從問業故班固以爲子夏弟子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惟劉淵林魏都賦注引一條明標李克書攷呂氏春秋淮南子韓詩外傳史記新序說苑亟引李克對文侯語雖互有同異要皆從本書取之茲據輯錄凡七節其論皆能握政術之要叙次文侯書後卽君臣同心共治可想見西河之敎澤焉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隋書經籍志公孫尼子一卷尼似孔子弟子唐書經籍志公孫尼子一卷公孫尼撰唐藝文志公孫尼子一卷

禮樂記正義曰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

王氏攷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隋志一卷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馬總意林引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馬總意林引六節標目云公孫文子一卷文爲尼字之誤隋書音樂志引沈約奏答謂樂記取公孫尼子禮記正義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作除二篇今存戴記外餘皆佚矣茲從意林御覽及春秋繁露北堂書鈔初學記諸書輯錄王充謂其說情性與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與孟子性善之旨不合然董廣川引公孫之養氣與孟子養氣互相發明則其異同可攷也中有兩引尼書卽樂記語可證沈說之有據朱子嘗舉樂記天

高地下六句以爲漢儒醇如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去想必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如此此雖不以沈說爲信而觀于廣川語遂則當日之心實見折服以斯斷尼書焉可矣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顏氏集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居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史記孟荀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又魏世家魏文侯立三十八年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立十六年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三十一年徙治大梁三十五年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趙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時君務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王肅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也軻少居坎軻字子居也（[illegible]注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之子車注一作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傅合（[illegible]玉[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曰孟氏曲自魯桓公子仲孫之後爲譜[illegible][illegible]公之後[illegible]爲孟氏名軻字子[illegible]亦曰子輿亦曰[illegible]曰孟生鄒人也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一云李氏孟子[illegible]周[illegible]王四年四月二日生[illegible]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illegible]日卒年八十四墓在[illegible]氏葬於城北按孟子生卒年月日及父母姓名無有傳可考象嘗見明人所著孟氏譜其說年名知其以爲[illegible]傳自孟子四十五代孫孟寧宋元豐時人）

王氏攷證趙岐題辭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志云十一篇并外書也外傳今不傳論衡法言說苑御覽顏氏家訓史通李善注文選史六國表注漢書伍被傳藝文類聚坊記注皆引外書

元馬廷鸞外書序曰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爲依託信也孟子外書四篇趙邠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四家注依託不足傳而孟子外書不可不傳也故序而存之也

按經義攷引應劭曰孟子著書中外十一篇蓋中書七篇外書四篇當劉中壘敘錄是書時亦必如晏子春秋外篇云不敢遺失仲遠攄敘錄之旨也外書不知何人所輯南海吳省蘭刻入藝海珠塵中曰性善辨凡十五章曰文說凡十七章曰孝經凡二十章曰爲正凡八章末注云以下闕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七略別錄曰勸學篇第一至賦篇第三十二右孫卿新書定著三十二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靑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爲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邱伯皆受業爲名儒（又[illegible][illegible]人大毛公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受）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卿卒不用于世老于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按史記列傳之文此敘無不盡之且多有出於史文之外者其[illegible]本）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撮其大旨略具[illegible][illegible]引劉[illegible]七略之文有數節[illegible]由子處）

隋書經籍志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唐經籍志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唐藝文志荀卿子十二卷注云荀況宋藝文志荀卿子十二卷戰國趙人荀況書

晁氏讀書志漢劉向校定除其重復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人楊倞始爲之注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

玉海藝文今書自勸學至堯問三十三篇楊倞注分爲二十卷篇第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

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

四庫提要曰況之著書主于明周孔之敎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于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性不可恃當勉力于先王之敎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于訓詁誤以爲眞僞之僞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于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

嘉善謝墉敘曰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缺佚

案七略兵權謀家有孫卿子班氏以其重複省之嚴氏可均三代文編敘錄曰荀卿名況趙人時相尊而號爲卿方音改易又稱孫卿然則荀孫乃音聲遞轉之誤或謂漢人稱孫卿以宣帝諱詢避嫌名者殊不然也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顏氏集注曰芊音弭

史記孟荀列傳曰趙有公孫龍劇子之言魏有李悝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芊別錄作芊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案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案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案正義文似有脫誤）

嘉興沈濤銅熨斗齋隨筆芊當作吁孟荀傳阿之芊子今本作吁誤又曰小司馬張守節所見漢書本皆作吁不作芊作芊者蓋劉向別錄

案芊吁並同故史與別錄亦相異而相同芊亦作芊吁亦或作咩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此芊子蓋與楚同姓或楚人而居于齊之東阿者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王氏攷證案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馬國翰曰內業一卷周管夷吾述漢志儒家有內業十五篇注不知作書者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管子第四十九篇標題內業皆發明大道之蘊旨與他篇不相類蓋古有成書而管子述之案漢志孝經十一家有弟子職一篇今亦在管子第五十九以此例推知皆誦述前人故此篇在區言五弟子職在雜篇十明非管子所自作也茲據補錄仍釐爲十五篇以合漢志不題姓名闕疑也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顏氏集注曰卽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

王氏攷證曰周師六弢六篇師古曰卽今之六韜通鑑外紀云志在儒家非兵書也館閣書目周史六弢恐別是一書

四庫兵家提要曰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弢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文武虎豹龍犬也則戰國之初原有六弢然卽以爲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書藝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弢別爲一書顏師古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卽今之六韜也濤按今六韜乃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古今人表有周史大弢古字書無弢字篇韻始有之（案見玉篇廣韻也）當爲弢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于太史大弢蓋卽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顏氏以爲太公之六韜誤矣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篇之內

案周史大弢見人表第六等中下列周景王悼王時爲春秋魯昭公之世與孔子同時上距惠襄公之閒下至顯王之際皆一百數十年實不相及唯云孔子問焉則與人表敘次時代相合又莊子有仲尼問于太史大弢則碻爲大弢無疑沈氏所攷信有徵矣孫伯淵先生校刊六韜編入平津館叢書其序反覆辨證謂卽此周史六弢蓋攷之未審不可從也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敎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敎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爲宜入于儒家非也

案班氏仍錄略之舊列于儒家必有其故後人未見其書未可斷以爲非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金樓子說蕃篇王又爲周制二十篇四庫館校輯附案曰漢書藝文志河間周制十八篇今作二十篇與漢書不同

經義考周禮類曰案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注云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惜乎其皆亡也

案周史六弢及周政周法周制四書似皆河間獻王所奏進而周制又似獻王綜述爲書也周之故府篇籍多矣宗邦既隕或亦有散在民間者獻王購以金帛遂多爲所得如毛

詩經及故訓傳禮古經古記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周官經傳司馬法樂記雅歌詩左氏經傳三朝記皆獻之漢朝此亦其類也歟又案禮樂志言叔孫通既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此或五百餘篇之殘賸亦未可知也

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顏氏集注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讕言十篇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案家語後序云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讕言集韻去聲二十九換讕調諫三字並列注云詆讕言謾相被也或从柬从間然則讕與調通加草者隸古之別也書名既同復並稱儒家且以孔叢子所載子高之言觀之其答信陵君祈勝之禮對魏王人主所以爲患及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之問又與齊君論車裂之刑所言皆人君法度事則讕言審爲穿書矣班固云不知作者蓋劉向校定七略時孔叢子晦而未顯漢志本諸七略無從取證東漢之季孔叢子顯出故王肅注家語據以爲說魏晉儒者遂據肅說以解漢志在當日實有攷見不知顏監何以斷其非也茲即從孔叢子錄出凡三篇依舊說題周孔穿撰先聖家學可於此探其淵源云（案孔穿古今人表列第四等注云子高[illegible]爲氏以此爲穿書與鹽鐵未完知爲孔叢是也）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功議未詳

寗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

呂氏春秋博志篇孔墨寗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寗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若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寗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注云威公西周君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歲不止也今以寗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秦始皇本紀引賈生之言曰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寗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索隱曰寗越趙人

馬國翰輯本序曰淮南子道應訓以寗戚事誤屬寗越潘基慶古逸書又以寗越事誤屬寗戚且以周威公爲齊威公尤大誤也漢志儒家有寗越一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呂氏春秋說苑引其說輯錄二節並附事蹟爲一卷以苗賁皇爲楚平王之士並以城濮鄢陵二戰屬之舛肆殊甚辭氣亦染游說風習名列於儒蓋不沒其日夜勤學之功力云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孫子一卷亡

王氏攷證王孫子七錄一卷馬總意林引之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亦引之

嚴可均輯本序曰漢志儒家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隋志一卷意林亦一卷僅有目錄而所載王孫子文爛脫校意林者乃割莊子雜篇以充之實非王孫子也唐志不著錄今從北堂書鈔等書采出二十四事省併複重僅得五事要是先秦古書縉寫而爲之敘曰王孫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詳繹其言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漢志儒五十三家今略存十家而子思曾子公孫尼子魯仲連子賈山五家尙未全亡王孫子得見者僅三百九十九字耳然而君人者可懸諸坐隅夫爲國而不受諫不節財而暴民如國何

馬國翰輯本序曰王孫氏其名不傳事蹟亦無考以漢隋志敘次其書知爲戰國時人一曰巧心蓋其書之別稱如揚子之法言文中子之中說矣意林存目而無其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其佚說而彼此殊異參互攷定完然可誦者尙得五節錄爲一卷書主愛民爲說如衛靈楚莊趙簡子之事又春秋內外傳所未載者且舉孔子子貢之論以爲斷其人蓋七國之翹楚也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左邱明成左氏春秋鐸椒爲鐸氏微虞卿爲虞氏春秋呂不韋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索隱曰荀況孟軻韓非皆著書自稱子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固傳詩者也（案索隱引宋有公孫固者指宋襄公時大司馬固見左傳二十二年傳及注齊僖公時人與公孫固齊閔王時相去凡三百五十餘年蓋齊人時因傳詩又假稱固之屬歟[illegible]）（是由於未嘗參攷誤文意之失也）

按田敬仲世家齊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我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燕世家云燕兵入臨淄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湣王死於莒宮班氏稱閔王失國即此人表第八等下中齊愍王宣王子閔愍湣並通公孫固當是齊人其書蓋即作於是時周赧王三十一年也

李氏春秋二篇

經義考擬經篇李氏（失名）春秋漢志二篇佚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李氏春秋二篇敘次在公孫固羊子之間公孫固齊湣王失國問之羊子秦博士然則李氏亦戰國時人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呂氏春秋勿躬篇引李子一節不言名字當是李氏春秋佚文泛論名理以春秋取號者其亦虞氏春秋之類歟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廣韻十陽羊字注羊又姓戰國策有羊千者著書顯名（案疑[illegible]千之誤）

邵思姓解泰山羊氏左傳羊舌職大夫之後子孫有單姓者戰國時有羊千著書顯名

鄭樵氏族略羊舌氏姬姓晉之公族也靖侯之後食采於此故爲羊舌大夫有四族皆彊家

羊舌晉邑名羊氏即羊舌氏之後春秋末始單爲羊氏秦亂徙居泰山戰國有羊千著書（案氏）

（蓋謂著書曰羊千或實名千或千爲子之誤無以詳知）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漢志計書多以篇名間有計及章數者小學敘例稱倉頡諸書也至于

敘次目錄而以章計者惟儒家公孫固一篇注十八章羊子四篇注百章而已其如何詳略恐劉班當日亦未有深意也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隋書經籍志董子一卷戰國時董無心撰唐經籍志董子二卷董無心撰唐藝文志董子一卷注云董無心宋史藝文志董子一卷董無心撰

晁氏讀書志董子一卷周董無心撰皇朝吳祕注無心在戰國時著書闢墨子

玉海藝文董子戰國時人宋朝吳祕注一卷中興書目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論衡引董子難纏子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董無心蓋六國時人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俱引董無心說

馬國翰輯本序曰無心不詳何人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之今復求索不可得矣唯王充論衡福虛篇引其與纏子論難一節又文選注意林引纏子內有董無心語循公孫龍與孔穿論臧三耳兩家書並載之例取補缺遺存其說可與詰墨競爽孟子所謂聖人之徒與

俟子一篇

顏氏集注李奇曰或作侔子

廣韻引風俗通姓氏篇俟氏有俟子古賢人著書

鄭樵氏族略俟氏風俗通俟子著書六國時人

邵思姓解風俗通云古賢者俟子著書八篇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風俗通古賢人俟子漢藝文志有俟子一篇李奇注曰或作侔子此必俟氏也

按廣韻氏族略及鄧氏辨證引風俗通俟子著書皆不言篇數唯邵思姓解引云八篇與志不合未詳孰是或一篇之中分子目八篇歟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案此即孟子梁惠王篇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事亦見戰國策文句互有異同）

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

古今人表徐子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徐子始見魏策史魏世家案本書藝文志徐子注云宋外黃人策史言外黃徐子說太子申百戰百勝之術表列魏惠王時當卽此恐非孟子弟子徐子及韓子外儲說左趙襄子力士中牟徐子也

經義考承師篇曰徐辟趙岐曰孟子弟子又曰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一十九人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案朱氏以人表徐子爲孟子弟子錢氏以爲不然今攷人表徐子列在孟子之前二行不與公孫丑等相屬從則朱氏亦不以此徐子爲孟子弟子也錢氏之說爲長）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史記本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東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使尊秦昭王爲帝于是魯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于是衍不敢復言帝秦會魏公子無忌刧晉鄙軍救趙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魯連笑曰所謂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決乃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于當世折卿相之權

本書人表魯仲連列第二等上中梁玉繩曰魯仲連始見戰國齊趙策魯氏伯禽之後仲連齊人亦曰魯連亦曰魯仲子亦曰魯連先生葬青州高苑縣西北五里

隋書經籍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魯連齊人不仕稱爲先生唐經籍志魯連子五卷魯仲連撰藝文志一卷宋藝文志魯仲連子五卷戰國齊人

黃氏日抄曰魯仲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納齊愍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信陵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爭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爲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于田單也使連能說單無屠聊城而約其將降或說燕王無殺其將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爲射書何爲哉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故得優遊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然直以爲天下士則未也（案仲連之說新垣衍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是信陵未來之前邯鄲圍已少解矣其功固不小也其遺燕將書原約其全師歸燕或棄燕歸齊非不欲全一城之命其後燕將自殺田單屠聊城非仲連意計所及黃氏不據其本末而苛論古人殆不足據）

玉海藝文中興書目五卷退隱海上論著此書

王氏考證春秋正義史記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

嚴可均輯本曰魯仲連齊人邯鄲圍解聊城已拔趙勝田單欲封之皆不受逃隱海上莫知所終有魯連子漢志儒家十四篇隋志意林舊唐志皆五卷新唐志一卷宋志五卷已後不著錄今輯凡三十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戰國策載其六篇其却秦軍說燕將二篇史記亦載文句不同參互校訂又搜采意林御覽等書得佚文二十五節合錄一卷指意在於勢數未能純粹合聖賢之義然高才遠致讀其書想見其爲人矣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史漢列傳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師古曰審食其也）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平原君爲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籍孺從其計言帝出辟陽侯辟陽侯于諸呂至深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吏至門建自剄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太史公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宋祁曰其子拜爲中大夫者即與太史公善者也）

馬國翰曰按建本傳只記其救辟陽侯事與鄒陽說齊長君絕相類要皆戰國之餘習乃班志于鄒陽入從橫家于平原君則入儒必其佚篇多雅正語今不可見矣第取本傳中說閎籍孺一篇附載事蹟聊備觀覽云爾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書既爲建所作不應厠魯連虞卿之間蓋後人誤以爲六國之平原君而移易其次第

按自分條刊刻以來割裂破碎多非本來舊第如此一條當在孝文傳之後詩賦略有朱建賦二篇次枚皋莊忽奇之間又一本作平原老今攷高帝賜號平原君太史公亦曰平原君又云平原君子與余善則作老字者非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虞卿有虞氏微傳二篇見六藝春秋家

本傳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正義曰按其文八篇藝文志云十五篇虞卿撰

孔叢子執節篇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不嫌同名也

黃氏日抄曰虞卿棄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俱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決烈之見而豈其恐也哉

馬國翰輯本序曰虞卿名字里居皆無攷虞氏漢志十五篇入儒家隋唐志皆不著佚已久戰國策載其論割六城與秦之失及許魏合從二篇史記取之入本傳劉向新序亦采二篇于善謀上篇蓋本書謀篇之遺文也茲據訂正錯簡互考異同錄爲一卷大旨主於合從亦未離戰國說士之習班志列入儒家者其以傳左氏春秋而荀況張倉賈誼之學淵源有自乎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儒家虞氏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爲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本書高帝紀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又魏相傳相代韋賢爲丞相數表采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也）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厲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應邵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玉海聖文雜御製篇隋志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古文苑有高祖手敕太子五條

嚴可均全漢文編敘錄曰漢志儒家高帝傳十三篇魏相表奏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卽十三篇之一也其他見於諸史傳記者有詔二十二篇手敕賜書告論令答鐵券盟誓等十五篇總凡三十八篇

陸賈二十三篇

陸賈有楚漢春秋見六藝春秋家

史記本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徐廣曰秦之先造父封于趙城其後以爲姓）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篇一奏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辨士張守節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師古曰今其書見存

黃氏日抄曰陸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羣臣無有也以呂氏欲王諸呂而病免復傳會將相以誅諸呂亦一時羣臣無有也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

隋書經籍志新語二卷陸賈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陸賈新語二卷宋藝文志雜家著錄同

王氏攷證今存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至德懷慮七篇

四庫提要曰漢書賈本傳稱著新語十二篇藝文志儒家二十七篇蓋兼他所論述計之隋志二卷此本卷數與隋志合篇數與本傳合然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今本無其文又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曰時代尤相牴牾其殆後人依托非賈原

本賦（案穀梁春秋始自魯申公傳之中公與陸大夫同時書載有見其書者）又玉海稱今存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于宋本亦不可解或後人因不完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舊目也今但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于脩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以孔氏爲宗所援據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傳既久其眞其贋存而不論可矣所載衛公子鱄奔晉一條與三傳皆不合莫詳所本中多闕文亦無可校補所稱文公種米曾子駕羊諸事皆不知其何說又據犂嚼報之語訓詁亦不可通古書佚亡今不盡見闕所不知可也

嚴可均校錄序曰崇文總目晁志陳錄皆不著王伯厚云今存七篇蓋宋時此書佚而復出出亦不全至明宏治間莆陽李廷梧得十二篇足本刻版于桐鄉縣治或疑明本反多于王伯厚所見恐是後人補綴今知不然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誠思務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見而與明本相同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一條今十二篇無此文論衡但云陸賈不云新語或當在漢志之二十三篇中又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乃是穀梁舊傳故今傳無此文因知瑕邱江公所受于魯申公者其後本復經改造非穀梁赤之舊也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目爲辨士未足以盡之其詞皆協韻流傳既久轉寫多訛今據明各本以治要之八篇及文選注意林等書改正删補疑者闕之間有管見一二輒附案語聽定

案明程榮漢魏叢書所刻即據宏治十五年莆陽李廷梧刊本其篇目曰道基第一術事第二輔政第三無爲第四辨惑第五愼微第六資質第七至德第八懷慮第九本行第十明誡第十一思務第十二王氏所見七篇蓋缺辨惑愼微本行明誡思務五篇中多斷爛末篇缺文尤多嚴氏所校之本今亦未見

又案七略兵權謀家有陸賈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劉敬三篇

本書高帝紀五年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又列傳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上入關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奉春君七年使匈奴還言不可擊上怒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乃赦敬封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敬又言匈奴未可以武服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能以嫡長公主妻單于可毋戰而漸臣也上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今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可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本紀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尤多皆此時所徙也）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劉敬三篇隋唐志不著目其說都秦說和親說徙民皆見本傳中今據錄之敬之爲策大抵權宜救時之計然漢兼王霸以爲家法則當日之列于儒家者蓋有由矣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晉段灼引婁敬上書諫高祖北堂書鈔一百四三輔故事引婁敬作丹書鐵券與匈奴分土界（按此二篇與馬氏所輯三篇疑即是書之佚文未可知也）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王氏考證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也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史漢本紀封禪書律書郊祀志刑法志淮南王傳周勃傳鼂錯賈捐之傳匈奴傳續漢禮儀志注宋書禮志引文帝制二篇詔三十四篇賜書璽書酎金律等文六篇凡四十二篇

賈山八篇

本書列傳賈山潁川人也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袪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爲騎（按功臣侯表陰侯灌嬰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論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郭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與士伍開章等謀反召致長安柴武子也文帝時云柴唐子疑字誤）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黃氏日抄曰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爲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爲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玉海藝文賈山傳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大概謂學主以和顏受諫而興秦以不聞過失而亡時孝文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日食詔舉直言極諫通鑑綱目賈山上書附是月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賈山八篇今只傳至言一篇若諫文帝除鑄錢訟淮南王言柴唐子三疏當在八篇中而世不傳本傳全載至言據錄爲卷眞西山稱其爲忠臣防微之論而以陳善閉邪許之王伯厚謂山之才亞于賈誼其學粹於鼂錯乃班書以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斷之豈其然乎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本書功臣侯表蓼夷侯孔藂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籍屬韓信侯高帝六年正月丙午封三十年薨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爲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

連叢子曰臧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典安國紀綱古訓武帝難違其意遂拜太常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

賈誼五十八篇

史記本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數年爲梁懷王太傅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二

本書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按此數語係別錄文）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云

隋書經籍志賈子十卷錄一卷漢梁王太傅賈誼撰唐經籍志賈子九卷賈誼撰藝文志賈誼新書十卷宋史藝文志雜家著錄同

崇文總目賈子九卷漢賈誼撰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據此漢志得于別錄）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爲十卷（四庫提要曰攷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

晁氏讀書志新書十卷漢賈誼撰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漢書誼之著述未嘗散軼然與班固所載時時不同固既云掇其切于世者容有潤益刊削無足怪也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爲太子之宥官以靈臺爲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案賈之時詩惟有魯齊韓三家毛學不行無怪其然矣）

陳氏書錄解題曰賈子十一卷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本傳于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黃氏日抄曰賈誼天資甚高議論甚偉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書漢世變故皆誼遺策

四庫提要曰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首載過秦論而末無弔湘賦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第而加以標題殊舛亂無條理疑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餖飣至此其書不全眞亦不全僞陳振孫以爲決非誼書非篤論也且其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敎之古禮脩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並敷陳古典具有原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以淺駁不粹目之哉雖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爛棄之矣

杭東里人盧文弨校刊序曰此書必出于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于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顚倒致不可讀唯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陳氏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史記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集解曰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

本書景十三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金樓子說蕃篇昔蕃屏之盛德者則劉德字君道造次儒服卓爾不羣武帝在位來朝對辟雍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雍對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按獻王字君道疑見於此）

後漢書張純傳純代杜林爲大司空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敎者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欲具奏之注武帝時河間獻王德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

黃氏日抄曰景十三王惟河間最賢其學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

玉海郊祀明堂篇黃圖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靈臺在西北八里本清臺後更名辟雍在西北七里河間獻王對三雍宮卽此

四庫全書劉向說苑提要曰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志河間獻王三篇隋志已不著錄而此書所載四條尙足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

馬國翰輯本序曰說苑君道篇建本篇引四節據輯並取春秋繁露所載問孝經一節附後其說稱述古聖粹然儒者之言唯于伐有苗云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又引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敎之也與尙書論語異按王充論衡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云云然則獻王所見論語爲河間本所謂古論語也其據尙書亦當是眞古文說未可執今所傳之本以爲引稱舛謬也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董仲舒有公羊治獄見六藝春秋家

本書列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敎凡百二十三篇傳于後世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按後漢[illegible]劉歆見于[illegible]公[illegible]安人[illegible]扶風馬[illegible]三輔決錄[illegible]劉孟公[illegible]）（吾于[illegible]用心[illegible]之器[illegible]劉向之器[illegible]）

黃氏日抄曰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于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歟

王氏攷證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其見于傳注者有救日食祝止雨書雨雹對（按王氏以春秋繁露歸之此書已詳辨于拾補春秋家此不具論）

兒寬九篇

本書列傳兒寬千乘人也治尙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者屬文張湯爲廷尉寬爲奏讞掾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農桑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拜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後詔寬與太史令司馬遷等共定漢太初曆居位九歲以官卒

又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

又儒林歐陽生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

黃氏日抄曰寬爲內史勸學農桑緩刑罰殆循吏也而曲說附會以贊封禪之決卒與相如同科惜夫（按謀學家叙封禪篇議致故黃氏有是言）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本傳有議封禪對一篇封泰山還登明堂上壽一篇律曆志上有改正朔議一篇（按兒寬遺文略可致見者僅此兩篇當在禮家封禪議對十九篇中改正朔議或當在此書馬氏玉函山房取封禪議正朔議兩篇以爲兒寬書）

公孫弘十篇

本書列傳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

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第一召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弘爲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于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于是下詔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贊曰漢之得人于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又儒林轅固傳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又胡毋生傳年老歸敎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黃氏日抄曰弘言西南夷事不聽自是不復廷爭難以置朔方之便即謝以不知其便若是弘之曲學阿世大率類是又曰買臣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得也否旨而爲屈耳

嚴可均全漢文編史記漢書本傳儒林傳吾邱壽王傳郭解傳所載有公孫弘賢良策上疏言治道對册書問治道上書乞骸骨上言徙汲黯爲右內史奏禁民挾弓弩請爲博士置弟子員議郭解罪議又藝文類聚六十九載弘答東方朔書凡九篇其遺文可見者如此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公孫弘十篇今不傳本傳載其對策上疏對問之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亦引之並據輯錄凡五十篇

案史記平津侯列傳云字季西京雜記載鄒長倩與公孫弘書稱其字曰子卿本書恩澤侯表云平津獻侯公孫弘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六年薨則其謚曰獻史漢本傳皆未及

終軍八篇

本書列傳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于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使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願奉佐明使詔問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令使者留塡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嚴可均全漢文編終軍傳有白麟奇木對一篇奉詔詰徐偃矯制狀一篇自請使匈奴使南越各一篇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終軍八篇今見本傳者四篇餘皆散佚不可復見茲據輯錄其文若不經意而晉節自諧宜林希元數爲天與之奇才而惜其年之不永也

吾邱壽王六篇

本書列傳吾邱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郞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郞稍遷拜爲東郡都尉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以爲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後坐事誅

又東方朔傳迺使太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邱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馬國翰輯本序曰本傳載駁公孫弘及說鼎二篇藝文類聚載論一篇北堂書鈔亦引其說並據輯錄黃東發謂買臣壽王皆武帝私人令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覘難朔方者從矣然贊鼎非周鼎之說則佞倖取寵爾

虞邱說一篇難孫卿也

馬國翰吾邱壽王書輯本序曰漢志儒家有吾邱壽王六篇虞邱說一篇虞吾古字通用皆壽王所撰著也

案世本云虞邱齊大夫采邑又曰虞邱齊大夫虞邱氏之後張樹輯注曰晉楚皆有虞邱氏左襄十六年傳晉虞邱書爲乘馬御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進于王以自代說

苑虞邱子爲令尹在莊王時虞邱一作吾邱又案氏族略云晉大夫虞邱子著書似因晉虞邱書傳譌此虞邱名說未詳其始末志列吾邱壽王莊助之閒則武帝時人馬氏以爲卽吾邱壽王殆以此說爲所說之書然例以上下文殊不然也

莊助四篇

本書列傳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師古曰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迺令助諭意風指于南越又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于是拜爲會稽太守三年計最因留爲侍中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弗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案本傳載諭意淮南王一篇上書謝罪一篇（此[illegible]史[illegible]文）又淮南王諫伐閩越一篇古書多有附載他人文字此三篇或當在是書四篇中

臣彭四篇

臣彭無考

案此佚其姓氏爵里在錄略亦不得其詳故唯就其所署題曰臣彭耳大抵亦與虞邱說同爲武帝時人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王氏考證百官表少府有鉤盾令丞注鉤盾主近苑囿枚皋傳與冗從爭注冗從散職

案詩賦略中有李步昌賦二篇蓋宣帝時奏御因能文之士也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案此似劉中壘裒錄無名氏之說以爲一編其下道家陰陽家法家雜家皆有之並同此例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本書昭帝紀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又本紀贊曰始元元鳳之閒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又食貨志昭帝卽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敎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敎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

又車千秋傳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于是鹽鐵之議起焉

又傳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敎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生本書作朱子伯）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推本書作子雍）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于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顏氏集注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隋書經籍志鹽鐵論十卷漢廬江府丞桓寬撰唐經籍志鹽鐵論十卷桓寬撰藝文志桓寬鹽鐵論十卷宋史藝文志同

陳氏書錄解題曰凡六十篇其末曰雜論班書取以爲論贊

王氏考證曰今十卷本論第一至雜論第六十

四庫提要曰鹽鐵論十二卷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反覆問答首尾相屬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爲名蓋惜其不盡行也所論皆食貨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皆列之儒家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爲之注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劉向有五行傳記始末見六藝尙書家

本書楚元王附傳元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于左右四人同心輔政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更生坐免爲庶人望之坐使子上書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堪希得見會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按此八[illegible]在元帝時中壘十餘年中所作四序之中此爲最先）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illegible]也）向以爲王敎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按本傳敘最先作洪範五行傳次列女傳次新序次說苑）

七略別錄曰新序三十卷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又曰新序總一百八十三章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illegible]）

又曰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盧文弨羣書拾補曰[illegible]）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illegible]）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illegible]）又曰說苑鴻嘉四年三月己亥上（[illegible]）（[illegible]）

又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按別錄佚文今可見者唯此三條其書說之餘不可得而見矣）

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劉向撰說苑二十卷劉向撰又史部雜傳篇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illegible]）

王氏考證新序三十卷曾鞏校定十卷雜事至善謀說苑二十卷君道至反質崇文總目存者五篇曾鞏復得十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李德芻云闕反質一卷鞏分修文為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世說未詳本傳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歸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今其書不傳

崇文總目列女傳八篇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頌

宋曾鞏敘錄云曹大家注列女傳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

四庫提要曰隋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此本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謀二卷即鞏校定之舊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采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

又簡明目錄曰唐以前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十卷蓋不知為合併為殘闕也所錄皆春秋至漢初軼事可為法戒者雖傳聞異詞姓名時代或有牴牾要其大旨主于正紀綱迪教化不失為儒者之言

提要又曰晁公武讀書志云劉向說苑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為目闕第二十卷今本第十法誡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後有反質篇陸游渭南集記李德芻之言謂得高麗所進本補成完書則宋時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見也其書皆錄遺聞佚事足為法戒之資者其例略如詩外傳

又簡明目錄曰說苑與新序體例相同大旨亦復相類其所以分為兩書之故莫之能詳中有一事而兩書異詞者蓋采摭羣書各據其所見既莫定其孰是寧傳疑而兩存也（盧抱經書所本不同故分別其目）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新序三十卷見存十卷不錄錄其佚文凡五十二條說苑二十卷今見存不錄錄其佚文凡二十四條

書目答問附圖列女傳七卷續一卷阮刻仿宋本顧之逵小讀書堆本亦精無圖

案說苑本中秘書說苑雜事別錄有明文新序則莫詳所自唯晉書陸喜傳載喜自敘云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則舊有新語之書省其複重別編為新序喜所言必得之于別錄也是新序本于新語審矣唯世說則終無確證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揚雄有訓纂倉頡訓纂始末見六藝小學家

劉向別錄揚雄經目有玄首玄衝玄錯玄測玄舒玄瑩玄數玄文玄攡玄圖玄告玄問合十二篇

劉向別傳曰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筭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戈入榛（按法言問神篇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又按以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于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也

本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又贊曰其意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又曰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荀悅漢紀曰雄乃依易著太玄經義合五經而辭解剝玄體十一篇復為章句

隋書經籍志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

四庫提要曰漢志稱太元十九其本傳則稱太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歷相應又稱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

一第914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返王內

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與藝文志十九篇之說已相違異桓譚新論則稱太元經三篇傳十二篇（讀此[illegible]見范[illegible]注）合之乃十五篇較本傳又多一篇案阮孝緒稱太元經九卷雄自作章句疑漢志所云十九篇乃合其章句言之今章句已佚故篇數有異至新論則世無傳本惟諸書遞相援引或謂十一爲十二耳（按其初有玄圖一篇故十二篇見前附錄）以今本校之其篇名篇數一一與本傳皆合固未嘗有散佚也注其書者自漢以來惟宋衷陸績最著至晉范望乃因二家之注勒爲一編雄書本擬易而作以家準卦以首準彖以贊準爻以測準象以文準文言以攡瑩捝圖告準繫辭以數準說卦以衝準序卦以錯準雜卦全倣周易古本經傳各自爲篇望作注時析元首一篇分冠八十一家之前析元測一篇分繫七百二十九贊之下始變其舊至今仍之（以上太玄十九）

本傳又曰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于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曰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伯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以爲傳莫大于論語故作法言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按[illegible]下[illegible]子字詳見[illegible]）受其太玄法言焉

隋書經籍志揚子法言十五卷揚雄撰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按[illegible]）唐經籍志揚子法言六卷揚雄撰藝文志同

四庫提要曰藝文志注云法言十三雄本傳具列其目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爲孟荀之亞故司馬光作潛虛以擬太玄而又采諸儒之說以注法言

又簡明目錄曰雄長楊諸賦文章殊絕觀纂諸書于小學亦深惟此書摹仿論語徒爲貌似不知光何取而注之殆以錄聖人談王道持論猶近正歟（以上法言十三）

王氏考證曰揚雄所序樂四未詳雄有琴清英

王謨漢魏遺書鈔曰琴清英乃樂書四篇之一今鈔出水經注一條藝文類聚一條郭茂倩樂府一條御覽一條馬驌繹史一條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曰漢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有樂四篇琴清英其一也清英猶言菁華昭明文選序云略其蕪穢集其清英亦此義水經注引揚雄琴清英蓋雄諸樂篇散失後魏時存者唯此隋唐志均不著錄則亦佚矣輯錄得六節（案王莽元始四年立樂經論衡超奇篇稱陽城子[illegible]所作隋志有樂經四卷不著撰人或以爲卽陽城衡之書今案本志云樂四篇卽王莽在平帝時所立樂經時成書不一其人故王仲任歸之陽城衡[illegible]孟堅歸之揚雄[illegible]論諸集解同異者五人論史志歸之何也晉書歸之[illegible]神也）（以上樂四）

本傳又曰雄以爲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皆約曰九州之箴也

後漢崔瑗敘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九州及二十五官箴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

後漢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

文心雕龍銘箴篇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

王氏考證館閣書目二十四箴一卷州箴十二衛尉等箴十二晁氏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大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荆揚兗豫徐靑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爲萬世戒

嚴可均重編揚子雲集敘曰後漢胡廣傳稱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篇亡闕今除初學記之潤州箴御覽之河南尹箴誤入不錄外得整篇二十八如後漢原數又五篇有闕文四篇亡知所謂亡闕者有亡有闕非九篇俱亡之謂自古言儒術者曰荀孟曰荀揚而桓譚陸績推揚爲聖人未免過當要是荀子後第一人宋儒以劇秦美新爲詬病大書莽大夫春秋責備賢者于世教有功固非鮮淺然而革除之際實難言之漢承秦賈生過秦千古名論新承漢子雲不劇漢而劇秦有微詞焉亦非苟作後儒學問文章曾不及子雲十一其于仕莽悲其遇焉可也（以上箴二）

案是篇章段凡四晏子與孔子同時時代最先故以此一家居首以下自子思子至芊子皆孔門及七十子弟子之所譔述凡一十二家是爲第一段內業以下至功議七家多周室故府之遺文莫詳其作者爲第二段甯越至虞氏春秋十一家爲周秦六國近代人之作其平原君朱建一家舊當在漢人之中爲後人妄移次第是爲第三斷高祖傳以下至揚雄二十一家則西漢一代天子王侯卿大夫之所論敘迄于王莽之世爲第四段終焉（又疑[illegible]儒家[illegible]入此其後二[illegible]七略所續入）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案所錄凡五十二[illegible]一家實止于五十二家數[illegible]序錄引此[illegible]亦云五十二家此云五十三家三當爲十二其數闕軼少十一篇今校定當爲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師古曰辟讀曰僻　隋經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爲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隋[illegible]史公六家要旨及七略別錄之言于本志互相發明故附著于篇末）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史殷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湯踐天子位未定海內伊尹作咸有一德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謂九皇也然按劉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按當是七略）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者等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戊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國君當爲囚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平等是也（按別錄此條及史記集解所引索隱引法君以下云云亦足出劉爲之司馬貞取以疏中僞說耳而其說頗詳叔夫亦不俟別錄未詳其故）

本書人表伊尹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伊尹始見商書伊氏尹字名摯力牧之後母居伊水上生於空桑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傴身下聲爲湯右相亦曰伊子亦曰依伯亦曰伊生亦曰依公亦曰伊摯亦曰阿衡亦曰猗衡亦曰太阿亦曰保衡亦曰元聖亦曰小臣亦曰小子年百餘歲以沃丁八年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禮冢在濟陰已氏平利鄉

高誘淮南子修務篇注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

王氏攷證曰說苑臣術篇呂氏春秋皆引伊尹對湯問周書王會有伊尹朝獻商書愚謂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于兵權謀省伊尹太公而入道家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託之伊尹也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孔安國謂出其不意此知伊尹者哉傳伊尹之言者孟子一人而已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編曰伊尹名摯姓伊字尹有侁之空桑人初仕桀歸相湯爲阿衡太甲尊爲保衡漢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今輯存伊訓五條四方獻令一篇對湯問四條馬國翰輯本序曰孟子辨伊尹割烹要湯之事云伊尹耕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云湯使人以幣聘之云湯三使往聘之出處詳明如此史遷誤信戰國游士之談而以爲媵臣負鼎俎干湯之說漢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茲從逸周書呂氏春秋齊民要術七略別錄說苑尸子等書輯得十一篇其有篇目可攷者五篇曰四方令曰本味曰先己曰九主曰區田法餘俱收入雜篇錄爲一帙四方令區田法及論公卿大夫列士體國經野與周公規模不異本味一篇要即鹽梅和羹之旨而以奇偉之筆出之不知者遂以割烹傅會而有庖人酒保之枝辭也至於九主之名及阨職貢之策與戰國術士語近殆所謂依託者乎今亦不能區分

依班志入道家云

按道家之言託始黃帝史言伊尹從湯言素王之事蓋亦述黃虞之言爲多此其所以爲道家之祖而老子猶其後起者也又太史公素王妙論云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是管仲輕重九府等篇本之於伊尹是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西伯政平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曰武王平商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東就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

又周本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既克殷罷兵西歸于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尚父于營丘曰齊

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

劉歆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

本書人表師尚父列第二等上中梁玉繩曰始見詩大明逸書克殷篇炎帝之裔伯夷掌四岳有功封之呂子孫從其封姓本姓姜師尚父其後也名望字子牙號太公故曰太公望亦曰呂太公望亦曰呂望亦曰周望亦曰呂牙亦曰姜牙亦曰呂尚亦曰太公尚亦曰望尚亦曰姜望亦曰師望亦曰姜公亦曰姜老河內汲人封于齊卒年百餘歲葬鎬京陪文武之墓唐上元元年尊爲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武成王

嚴可均全三代文編曰齊太公姓姜亦姓呂名尚字牙東海人四嶽之後初事商王紂去隱東海後歸周周文王以爲師號曰太公望武王嗣位以爲司馬號曰師尚父既克商封于齊以侯爵就國成王嗣位命得專征伐一云受封後留爲太師薨年百餘歲傳國二十八世漢志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在道家隋志盡歸兵家有太公六韜六卷陰謀六卷陰符鈐錄一卷金匱二卷兵法三卷又六卷（按隋志又云梁有太公雜兵書六卷）伏謀陰陽謀一卷（案隋志伏謀作伏符）三宮兵法一卷太乙三宮兵法立成圖二卷書禁忌立成集二卷枕中記一卷周書陰

符九卷案周書陰符隋志不云太公據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作周書陰符明是一卷蓋卽漢志之太公謀八十一篇云周書者周時史官紀述也又曰今所行六韜是宋元豐間删定凡六十篇見存不錄錄其佚文綜凡六十八條又輯存政語一篇對武王問二條四輔一條陰謀五條金匱三十九條陰符十二條兵法二十條決事占三條陰祕十四條

按兩唐志又有太公陰謀三十六用一卷似卽隋志之伏符陰陽謀目本國見在書目有太公謀三十六卷卽陰謀三十六用一卷敚陰字用字一字又唐藝文志有太公當敵一卷御覽十一引太公對敵權變順逆法卽所謂當敵一卷歟凡此皆隋以後之散佚別見者

又按史言武王卽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則太誓之篇漢時當亦在此書

又按七略兵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班氏以其重複省之王氏攷證以爲省入道家一若班氏從兵家移入道家者非也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師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杜預曰辛甲周武王太史孔穎達曰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

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按地理志上黨郡長子周史辛甲所封）

本書人表辛甲列第三等上下梁玉繩曰辛甲始見左襄四夏后啓封支子于莘莘辛聲近遂爲辛氏辛甲故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封于長子晉語所謂文王訪于辛尹者也亦稱辛公甲

文心雕龍銘箴篇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左氏傳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韓非子說林引其與周公議伐商蓋之語是佚說之僅存者據輯並附考爲卷虞箴似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諸銘其言兵亦略似班志以此書與太公書同入道家知非取謀慮而叩寂也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

史周本紀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士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又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

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漢書地理志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爲楚子居丹陽）

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于楚（按此一條見周本紀集解疑引之者誤節其文）

本書人表粥熊列第三等上下梁玉繩曰粥熊始見列子天瑞本作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先封鬻夏商間因爲姓名熊亦曰鬻熊子亦曰鬻子年九十見文王爲文武師周封爲楚祖

文心雕龍諸子篇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之肇始莫先于茲

隋書經籍志鬻子一卷周文王師鬻熊撰唐書藝文志鬻子一卷宋史藝文志雜家鬻熊子一卷

長州宋翔鳳過庭錄曰鬻子書已不傳今傳逢行珪注鬻子乃是僞書惟賈誼新書脩政語二篇當采自鬻子凡文王以下問者皆在下篇其上篇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之言皆鬻子所述以告文王以下者也道家之言皆托始黃帝故七略以爲人君南面之術因治天下之書也

嚴可均輯本序曰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今世流傳僅唐永徽中逢行珪注本凡十四篇爲一卷注其疏舛又分篇瑣碎所題甲乙故作顚倒羼亂以瞀惑後人宋又有陸佃校本分行珪十四篇爲十五篇瑣碎尤甚又棼其次第不足存案羣書治要所載起訖如行珪而第二篇至第十三篇聯爲一篇則行珪十四篇僅當三篇意林稱今一卷六篇末後所載多出昔文王見鬻子一條則行珪十四篇未足六篇鬻子年九十見文王而其書有成王問及康叔封衛事蓋鬻子非專記鬻熊之語故其書于文王周公康叔皆曰昔者昔者後乎鬻子言之也古書不必手著鬻子蓋康王昭王後周史臣所錄或鬻子子孫記述先世嘉言爲楚國之令典卽史記序傳所謂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鬻熊諜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者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是楚之始封爲熊繹非鬻熊與楚世家正同劉向博極羣書周本紀集解引別錄乃言鬻子名熊封于楚與左傳史記違異不若漢志周封爲楚祖之無語病也諸子以鬻子爲最早惜世無善本乃蒐輯羣書重加編錄什從闕遺改正譌誤定著一卷先采列子次采賈誼書後載今本補以唐宋人類書其行珪注及篇題任其別行所不取焉

又三代文編鬻熊姓芈名熊祝融之後陸終第六子季連之裔年九十見文王文王以爲師至武王成王皆師事之成王大封異姓舍先卒子熊麗孫熊狂亦卒因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子孫皆以熊爲氏傳三十一世四十三君有鬻子一卷十四篇以羣書治要校之實三篇見存不錄錄其佚文凡十四條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七略別錄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筦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筦子者潁上

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我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于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采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太史公曰余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臣向謹錄第上（按史記管晏列傳之文此敍所引及之與孫卿書敍錄相類故略從取此）

（又史記傳贊正義引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當是七錄之誤與晏子春秋稱七略者同也）

本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顏氏集注曰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

又刑法志齊桓公任用管仲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于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敎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又古今人表管仲列第二等上中梁玉繩曰管仲始見左莊九齊語管氏仲字謚敬名夷吾又作筦管氏出自周穆王莊仲山之子穎上人齊桓公號爲仲父亦作仲甫亦曰管氏亦曰管子亦曰管叔亦曰管生亦曰管敬子亦曰管敬仲亦曰管夷吾亦單稱管葬臨淄南牛山上宋徽宗宣和五年封爲涤水侯

隋志法家管子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唐經籍志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唐藝文志十九卷注云管仲宋藝文志二十四卷齊管夷吾撰

晁氏讀書志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按當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

陳氏書錄解題曰按漢志八十六篇列于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同故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王氏攷證石林葉氏曰其間頗多與鬼谷子相亂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皆戰國策士相附益蘇氏古史謂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

四庫法家提要曰劉恕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葉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于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卽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爲手撰孰爲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爲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爲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

按七略兵權謀家有筦子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史記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按釋文引史記云字聃又云曲里人一云陳國相人與今本異）

古今人表今本老子列第一等上上聖人仲尼之次梁玉繩曰老子列第四等生卽皓然故號老子名耳字聃今本史記有字伯陽句乃後人妄竄索隱辨之葬槐里唐乾封元年追號太上玄元皇帝天寶二年加號大聖祖天寶八年加號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宋大中祥符六年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今本老子有列在第一等者考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昇入上聖宋趙希弁讀書附志言徽宗詔史記老子傳升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于上聖是唐宋人改刊非班氏原本也

隋書經籍志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又道佛篇曰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老子二篇最得深旨唐經籍志老子二卷老子撰唐藝文志老子道德經二卷注云李耳

宋翔鳳過庭錄曰漢人言黃老知老子亦出皇帝又曰老子著書以明黃帝自然之治卽禮運篇所謂大道之行故先道德而後仁義孔子定六經明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卽禮運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故申明仁義禮智以救斯世故黃老之學與孔子之傳相爲表禮者也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傳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疏也（按鄰氏經傳四篇者本經二篇）

（鄰氏傳二篇經傳合爲一篇故下注姓李名耳傳焉于闕敍錄多不載不錄此書其時有別錄有七略言之已詳志在刪要故悉從凡略是以劉班未見其疏章氏蓋一隅之見爾）

按史記樂毅傳樂氏之族有樂臣公者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于齊稱賢師又傳贊曰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琪生安琪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隋經籍志曰曹參始薦蓋公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又本書外戚傳竇太后好黃老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是當文景武帝之初黃老之學最盛此鄰氏傅氏徐氏三家當在其時蓋蓋公之後劉向之前有此三家之學釋文及隋志皆不著錄

劉向說老子四篇

劉向有五行傳記始末見六藝尚書家

宋黃思靖道德經集解序說曰老子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九之數而從此分章遂失中壘舊制矣

按黃思靖或及見別錄故能言分篇上下及章次數目如此又中壘是書大抵與五行傳記琴頌新國語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賦諸篇皆當時奏御之書故七略備載其目他如稽疑論春秋穀梁傳五經通義五經要義孝子圖傳列士傳列仙傳楚辭天問解五紀論等書皆私家譔述故七略皆不之及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劉向別錄曰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按此似疑而未決之詞）

本書人表文子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文子不傳其名字困學紀聞十辨文子非周平王時人檢文子道德篇平王問一條無周字末云寡人敬聞命其非周王甚審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爲楚平王極確士仁篇有王良更足驗爲楚平王時人班氏所見之文子或是誤本遂疑文子書有依托而于此表仍列周平時蓋疑以傳疑之意也

隋書經籍志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唐經籍志文子十二卷藝文志同又曰天寶元年詔號文子爲通玄眞經宋藝文志文子十二卷崇書目云周文子撰

晁氏讀書志李暹注文子十二卷其傳曰姓辛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

陳氏書錄解題曰案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爲據（按元魏時李暹注書先有是說默希子因之）以文子爲計然之字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唐徐靈府自號也

玉海藝文曰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元魏李暹注唐徐靈府注朱玄注

四庫提要曰漢志道家文子九篇志載文子十二篇二志所載不過篇數有多寡耳無異說也因史記貨殖傳有范蠡師計然語又因裴駰集解有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語北魏李暹作文子注遂以計然文子合爲一人文子乃有姓有名謂之計研謬之甚矣

四庫簡明目錄曰文子不知其名字漢志但稱老聃弟子而已或曰計然者誤也書凡十二篇皆述老聃之說柳宗元稱其多竊取他書以合之然要是唐以前之古本也

星衍問字堂集文子序曰黃老之學存于文子西漢用以治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諸子散佚獨此有完本在道藏中其傳不絕亦其力也今文子十二卷質七略舊本藝文志稱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爲一篇以配下德耳注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答非謂其書由後僞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于後世也（按孫序解釋文子得宋氏本意序又謂文子即計然則仍沿李暹之誤考古今人表文子計然兩人先後並出則爲兩人非一人可知）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史記田完世家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又孟荀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與愼到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環淵著上下篇

劉歆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

本書人表蜎子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蜎子亦見本書藝文志卽楚人環淵老子弟子蜎姓案班氏本劉歆七略以淵爲老子弟子故置魯昭公世然史稱淵在稷下先生之列當齊宣王時未知孰信又淮南原道有娟嬛文選七發作便蜎李善注引淮南作蜎嬛引宋玉集作玄淵謂與蜎子是一人攷高誘云娟嬛古善釣人名故同詹何並舉者以爲一人恐誤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環氏出楚環列之尹後以爲氏楚有賢者環淵著書上下篇張澍輯注曰環淵亦卽蜎淵也陳留將環安公孫述將環饒吳有環濟著要略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七略別錄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靑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淸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嚴可均全漢文編曰關尹子敘雖宋人依託又嚴平李館舊史關子傳引劉向別錄曰關尹子名喜列子師之多所請問莊子稱爲博大眞人不知所引見于何書與此文異）

劉向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至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呂氏春秋不二篇曰關尹貴淸高誘曰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游也（按上至經或據時劉有此稱然據說上下經之誤也）

陳氏書錄解題關尹子九卷周關令尹喜撰與老子同時著書言道德者案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于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四庫提要曰案經典釋文載尹喜字公度李道謙終南祖庭仙眞內傳稱終南樓觀爲尹喜故居則秦人也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蒧子禮始得本于永嘉孫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稱蓋公授曹參云云與漢書所載得淮南鴻寶秘書者不同疑卽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宋濂諸子辨以爲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卽定之所爲然定爲南宋人而墨莊漫錄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于定或唐末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爲也此本分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九篇

又簡明目錄曰關尹子一卷舊本題周尹喜撰漢志著錄而隋唐志皆不載知原本久佚此本出宋人依托然在僞書之中頗有理致有詞采猶能文者所爲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史老莊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劉向別錄曰莊子宋之蒙人也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于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

本書人表嚴周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嚴周字子休楚莊王之後亦曰莊叟亦曰莊生蒙在濮州東二里唐天寶元年號爲南華眞人宋宣和元年詔封微妙元通眞君配享混元皇帝元至元三年加封南華至極雄文弘道眞君

釋文敘錄曰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又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爲音三卷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illegible]）

（[illegible]）唐書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眞經

列子八卷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七略別錄曰天瑞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一曰極智）湯問第五力命第六楊朱第七（一曰達生）說符第八右新書定著八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illegible]）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靑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淸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皇甫謐高士傳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使官載粟數十乘以與之禦寇出見使再拜而辭之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呂氏春秋不二篇列子貴虛高誘曰列子體道人也壺子弟子（據此書壺子者當鄭子林也）

隋書經籍志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禦寇撰唐書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列子爲沖虛眞經

晁氏讀書志曰景德中加至德之號

唐柳宗元辨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列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王氏考證曰或謂鄭繻公字誤爲穆公）莊周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楊朱力命疑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

鄭樵通志氏族略曰列禦氏不詳其本鄭穆公時列禦寇著書（此以列禦爲氏與本志注名圄寇者稍異）

王氏攷證東萊呂氏曰以列子所載楊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歎一章觀之則朱受學于老子不疑朱之言見于列子者固多後人所附益爲我之說亦略可見也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呂氏曰列子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者玄牝一章今見老子此戰國秦漢所以並言黃老也

四庫提要曰柳宗元辨列子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其後高似孫緯略遂疑列子爲鴻濛雲將之流並無其人今攷湯問篇中有鄒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禦寇之手更無疑義然攷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是當時實有列子非莊周之寓名又穆天子傳出于晉太康中爲漢魏人之所未睹而此書周穆王篇所叙駕八駿造父爲御至巨蒐登崑崙見西王母于瑤池事一一與傳相合此非劉向之時所能僞造可信確爲秦以前書惟其書皆稱子列子曰則決爲傳其學者所追記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吳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耳不足爲怪

老成子十八篇

世本氏姓篇老成氏宋有大夫老成方張澍輯注曰列仙傳老成子從尹文先生學幻者在

齊定公時氏族略云老成子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甄鸞注數術記遺云四維者老成子所造也又曰宋有老氏出戴公後有老成氏廣韻引作考疑非是列子周穆王篇有老成子廣韻引列子又作攷成是古考老通也

本書人表第六等中下孝成子梁玉繩曰老成子始見列子周穆王篇翟教授曰藝文志老成子在道家蓋亦老子之徒孝字譌

按元和姓纂云老城氏或爲考城子古賢人也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考城子幼學于尹先生氏族略引文同幼學似學幻之譌又姓纂及廣韻氏族略別出老成氏並言老成方仕宋爲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豈著書者卽爲老成方乎其言十篇與此十八篇不合不可知已

長盧子九篇楚人

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長盧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索隱曰長盧未詳

鄭樵氏族略曰長盧氏不知其本列子楚賢者長盧氏著書

王狄子一篇

王狄子未詳

按氏姓諸書亦無王狄氏豈姓王名狄如韓非鄧析之稱子者歟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張湛注曰公子牟文侯子作書

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荀卿非十二子篇曰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楊注曰恣任情性所爲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衆愚是它囂魏牟也楊倞曰魏牟魏公子封于中山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卽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乃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按魏世家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文侯三十八年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十六年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據此蓋以此中山爲卽公子牟故謂文侯子其時代亦頗相近相魏之時年當在七八十矣張說似未可非也）又曰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衆人矣

本書人表魏公子牟列第六等中下公孫龍之次梁玉繩曰魏公子牟始見趙策列子仲尼莊子秋水卽魏牟魏國之賢公子魏得中山以邑子牟故曰公子魏牟亦曰中山公子牟亦曰范魏牟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其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茲從莊子戰國策呂氏春秋說苑所引捃摭輯可補四篇之缺理見其大淸辯滔滔宜乎折堅白異同之論使公孫龍口呿而舌舉也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尸子廣澤篇曰田子貴均

呂氏春秋不二篇陳駢貴齊高誘曰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宣王喜游說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又孟荀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環淵田駢之徒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曰田駢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

劉向別錄曰稷齊城門名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者甚衆故曰稷下又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

本書人表田駢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田駢始見齊策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又名廣齊人亦曰田子亦曰陳駢亦曰陳駢子（按七略又稱曰田駢子）

唐楊倞荀子非十二子篇注田駢齊人游稷下著書十五篇（按脫二字）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呂氏春秋輯得佚說三篇其一篇與淮南子所引互有詳略異同參訂校補並附考爲卷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史記老子列傳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張守節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

又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

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盧辯曰楚人隱者也

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

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葭牆蓬室木牀蓍席衣縕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于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子妻果于從善

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蹵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宗也

太平御覽四百十三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烝烝常著斑蘭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年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者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鄭樵氏族略曰老萊氏不詳其本老萊子楚賢人著書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莊子孔叢子尸

子皇甫謐高士傳輯得四節附考爲卷家苑斯先生繹史云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于老子列傳之內疑爲一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同也翰按史記云老萊子亦楚人明與老子同國孫綽遊天台山賦躡二老之元蹤注二老老子老萊子也二老道同故以之合傳矜知規仲尼以莊子引之自是老萊語後人誤爲老聃國策或謂齊貴曰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但言孔子亦卽指子思非仲尼也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謚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

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邵思姓解曰漢書藝文志齊有隱士黔婁子著書五篇（郛名按古今姓氏書辯證同引此無五篇字此所據大抵本之風俗通姓氏篇或者漢時黔婁所見諸書尚有五篇也誤[illegible]之類）

鄭樵氏族略黔婁氏不詳其本列女傳黔婁先生古賢士

馬國翰曰漢志道家黔婁子四篇隋唐志不著目佚已久諸家亦無引述之者惟曹氏庭棟搜采孔子及羣弟子言行仿薛據孔子集語作逸語中引黔婁子述曾子一節記原憲事一節所據之書當爲不傳祕本既不可攷姑依錄之並附攷爲卷

宮孫子二篇

顏氏集注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鄭樵氏族略室孫氏王室之孫也古有室孫子著書姓纂云今棣州有室孫氏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曰漢藝文志有宮孫子著書或云室孫氏宮訛爲室

按氏族略有室孫氏無宮孫氏據鄧名世言則室孫氏卽宮孫氏

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

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號鶡冠子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鶡冠氏賢人以鶡冠爲姓鶡冠子著書

太平御覽逸民部袁淑眞隱傳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焉煖常師事之煖後顯于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絕（按此句譌[illegible]也）

隋書經籍志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唐經籍志鶡冠子三卷鶡冠子撰唐藝文志鶡冠子三卷宋史藝文志鶡冠子三卷不知姓名漢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爲冠因號云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辨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

四庫提要雜家劉勰文心雕龍稱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韓愈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于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乃詆爲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鵩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惟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三卷或後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于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此本爲陸佃所注凡十九篇（按文心雕龍事類篇云觀乎屬篇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則賈生引鶡冠子亦已明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也賈亦爲明之證也）

案七略兵權謀家有鶡冠子班氏以其重復省之梁玉繩瞥記卷五引翟晴江涉獵隨筆云鶡冠疑鷸冠之譌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以鷸能知天晴雨也禮圖謂之術士冠鶡冠書述三才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他如環流玉鈇泰鴻泰錄等篇率多談天之文然攷鶡冠書猶亦入之兵家安知其人不好武而冠鶡冠以自表乎翟攷授之言太穿鑿不可據

周訓十四篇

劉向別錄曰人閒小書其言俗薄（按劉錄本文當是民閒其書頗鄙道聽所收也）

黃帝四經四篇

隋經籍志道佛篇曰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

王氏考證黃帝老子之書謂之黃老列子引黃帝書呂氏春秋引黃帝言又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賈誼淮南子引黃帝曰云云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黃帝姓公孫名軒轅一云姓姬始服軒冕號軒轅氏一云居軒轅之邱因以爲號亦云帝軒氏一云帝鴻氏一云歸藏氏有熊國君少典氏之子亦號有熊氏伐炎帝殺蚩尤以土德王稱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今輯道言凡六條政語凡二條戒一條丹書戒一條誨顓頊一條

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稱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案黃帝五法當在此書中

黃帝銘六篇

文心雕龍銘箴篇銘者名也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先聖鑒戒其來久矣

王氏考證皇覽記陰謀言黃帝金人器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機之法皇王大紀曰黃帝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作巾几之銘以戒逸欲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漢志道家黃帝銘六篇其書今既不可見考皇覽黃帝金人器銘及皇王大紀所謂輿几之箴巾几之銘則六篇之旨可想見也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漢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路史疏仡記引巾几銘說苑敬愼篇引金人銘案巾几銘後漢朱穆傳注黃帝作巾几之法卽此金人銘舊無撰人據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卽黃帝六銘之一金匱僅載銘首廿餘字今取說苑足之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淮南子脩務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王氏考證朱文公曰黃帝聰明神聖得之于天天下之理無不知天下之事無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洞然于胸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說于後世至戰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所引與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史五帝本紀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裴駰集解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

本書人表力牧居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力牧始見列子黃帝淮南覽冥姓力名牧牧又作墨

淮南子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厤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彊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于路而無忿爭之心

皇甫謐帝王世紀力牧者黃帝將也蚩尤作亂黃帝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之擒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本書人表孫子居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孫子惟見莊子達生篇名休又梁學昌庭立紀聞云藝文志道家孫子十六卷當卽其人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莊子有子扁慶子爲孫休師

案人表于吳孫武之外列此孫子于田太公和魏武侯之時與春秋時孫武自別亦與此言六國相合蓋卽此孫子莊子達生篇引其語當出是書然自司馬彪以來注莊子書者皆略而不言其始末不可攷德淸俞樾莊子人名考亦但言孫休釋文無說云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案此據[illegible]所引劉[illegible]氏注[illegible]齊人六國時[illegible]時戰者因下文而誤也）

史田完世家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又孟荀列傳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又曰接子齊人

本書人表接子居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捷子又作接子始見莊子則陽田完世家孟荀傳藝文志注訓武帝時說恐誤接捷古通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捷氏鄭公子捷菑之後漢藝文志有捷子二篇六國時人張澍輯注曰案捷子齊人一作接子云武帝時人誤又案淮南子黃帝臣捷剟是捷姓不始于捷菑也

王氏考證史記接子齊人與愼到田駢同時皆學黃老藝文志云武帝時說當考

襄平李鍇尙史諸子傳鹽鐵論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愼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孫卿適楚案孫卿襄王時乃適楚說誤（[illegible]大公言如捷子亦必及見孫卿也）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捷子著書在戰國時而云武帝時說案下文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于齊王則四字乃涉下而誤衍耳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于齊王

曹羽無考

案武帝時齊王有齊懿王壽齊厲王次景並高帝子齊悼惠王肥之後也元朔中亡後國除又有齊懷王閎武帝子也元封元年亡後國除（卽主父偃相齊時齊王而自殺者）自是之後無齊王又考齊悼惠王母曹氏也似曹羽于齊王爲外屬其說于齊王當在懿王厲王之時歟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劉向別錄曰嬰齊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案詩賦略中有郎中臣嬰齊賦十篇次司馬遷之後

臣君子二篇蜀人

張澍蜀典姓氏篇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臣君子一篇蜀人案書序有疑至臣扈臣姓扈名也唐宰相世系表言臣扈祖己皆仲虺之胄裔唐有臣悅著平陳紀五代漢有臣綜官安東將軍今蜀無此氏

案張氏所考則著書者臣姓而稱爲君子猶鄭人而號爲長者其列于鄭長者之前則大抵六國時人與下四家別爲一類者歟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劉向別錄曰鄭長者鄭人不知姓名

唐釋慧苑華嚴音義引風俗通曰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于人以之爲長者故也

御覽逸民部袁淑眞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王氏攷證曰見韓非子外儲說）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別錄云不知姓名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韓非子外儲說引一則是佚篇中語據錄以存一家

楚子三篇

楚子無攷

案臣姓而稱爲君子鄭人而號爲長者則此殆以楚人而尊爲子者歟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案此亦似劉中壘所裒錄如儒家言十八篇之類也

又案是篇皆黃老之學其章段分而爲七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筦子此五家在老氏之前道家之書之最先者爲第一段老子隣氏傅氏徐氏及劉向經傳經說四家皆解釋老子本書爲第二段文子以下至田子十家皆本老氏宗旨而別自爲書莊列其最著者也爲第三段老萊與老子同時而黔婁宮孫鶡冠或宗其學故提出別爲一類而以民間相傳之周訓附之此五家爲第四段黃帝至捷子七家皆六國時人所述或託黃帝或託力牧而孫子捷子之書大抵亦近于黃帝故次之于此爲第五段曹羽嬰齊兩家則漢人之書也爲第六段臣君子鄭長者楚子三家似皆周秦六國時人其書體裁或異故別爲類從殿以中壘所錄道家言一家爲第七段終焉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案此言家數不誤其篇數則溢出一百九十二篇今校定當爲八百一篇）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太史公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因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隋書經籍志曰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跡至于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之下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史記宋世家景公頭曼立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三度又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于宋子韋

劉向新序雜事第四篇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于殿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

論衡變虛篇案子韋書錄序奏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徙增言三旣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按王仲任見新序所載子韋曰蓋[illegible]讀會數語錯爲[illegible]後文）

本書人表宋子韋居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宋子韋始見呂氏春秋制樂淮南道應新序四宋景公之史賜姓子名曰韋亦曰司星子韋亦曰司馬子韋

秦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有野人披草負笈而進曰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談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未來之兆已往之事夜觀星望氣晝執算披圖景公謝曰今國衰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脩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賜姓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蕭綺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愼裨竈之儔景公待之若神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號司星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按此書乃六國之末子韋後人所[illegible]）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今其書亡惟呂氏春秋淮南子劉向新序並引熒惑徙舍一節王充論衡亦載之以爲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案向典校中祕書故有別錄之奏新序固出向手所述原文詳于錄奏考以呂覽淮南當得其實未可執此疑彼仲任必執以爲虛誣何其謬哉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illegible]）

廣韻一東公字注公又複姓漢書藝文志有公檮子著書（[illegible]）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公檮氏漢藝文志有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黃帝終始之術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褚先生引黃帝終始傳（按見史記三代世表）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云云索隱曰蓋謂五行讖緯之說若今之童謠也濤案小司馬說非是終始傳

卽終始五德之傳封禪書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疑卽黃帝終始傳漢志有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卽其類也（按褚少孫所引黃帝終始傳與武帝時方士依託爲之非卽此本也）

按章氏校讎通義有曰陰陽家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檮傳鄒奭始終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今攷鄭氏姓氏辨證班氏原注傳黃帝終始書今注乃轉寫之譌是爲傳終始書之最初者又終始之書不始傳于鄒奭而鄒奭之書亦不名終始是亦足以證寫譌之實據章氏以鄒衍鄒奭爲創書之人非也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公孫發未詳

按此以敘次先後言之則其人在鄒衍之前似卽爲公檮生之學蒙上終始二字者歟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史記孟子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案正義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也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于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又荀卿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故齊人頌曰談天衍（按史公言此二術之大要如此）

又厤書曰是時獨有鄒衍明于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

又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曰衍騶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按陰陽主運似卽此附書首一篇篇目也）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各以所勝爲行

又曰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也（按史記終始大聖之篇則大聖亦是篇名）

劉向別錄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黍生今名黍谷又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又曰鄒子書有主運篇

劉歆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彗又曰鄒子有五德終始言

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本書人表鄒衍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鄒衍始見燕策列子湯問又作騶又作鄹亦曰鄒子齊人葬齊州章邱縣東十里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史記及諸書所引輯錄爲一帙

文心雕龍諸子篇騶子養政于天文

按本書歷志云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則昭帝時猶有傳習者司馬貞索隱有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廣韻十八尤丘字注藝文志有桑丘公

邵思姓解漢書藝文志有桑丘生

鄭樵氏族略桑邱氏蓋以地爲氏者漢書桑邱公著書五篇姓纂云今下邳有此姓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王子年拾遺記曰少皥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其裔也

按氏姓諸書有桑邱氏無乘邱氏隸寫桑或作桒乘或作乗故往往訛桒爲乗漢之桑欽桑弘釋文亦云一作乘欽乘弘此乘邱子亦桑邱子之譌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劉向別錄曰杜文公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劉向別錄曰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按史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王其道質素故曰素王此言泰素其義亦猶是爾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史項羽本紀居鄛人范增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徐廣曰南公楚人也善言陰陽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于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又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于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讖（按此引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者寫譌也）

御覽逸民部袁淑眞隱傳曰南公者楚人也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爲號著書言陰陽事

鄭樵氏族略南公氏戰國時有南公子著書三十一篇言五行陰陽事蓋衛南公子之後（按索）

（本紀秦武王時有南公揭附秦亦有南公氏然文類聚引以此南公爲姓氏其謂誤已）

容成子十四篇

王氏攷證曰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无歲无內无外

德清俞樾莊子人名考則陽篇之容成氏釋文曰老子師也按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容成子十四篇房中家又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此卽老子之師也又曰合諸說觀之容成氏有三上古之君一也黃帝之臣二也老子之師三也然老子生年亦究不可攷其師或卽黃帝之臣乎未可知矣

按此書列在南公之次張倉之前南公楚懷王時人張倉秦漢時人謂爲老子之師似不然矣或六國之末別有其人號容成子著書言陰陽律歷終始五行者歟

張倉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史漢本傳張倉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沛公略地過陽武倉以客從攻南陽遂西入武關至咸陽入漢中爲常山守爲代相趙相從攻臧荼有功封北平侯遷爲計相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後以淮南相爲御史大夫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孝文四年代灌嬰爲丞相倉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倉倉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文帝後元年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年百餘歲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又年表倉以客從起武陽至霸上爲常山守得陳餘爲代相徙趙相以代相封

侯爲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御史大夫五歲丞相十五歲高帝六年八月丁丑封千二百戶封五十年蘇知故曰計相官名但知計會也索隱曰主天下書計及計吏）

史十二諸侯年表曰漢相張倉歷譜五德索隱曰按張倉著終始五德傳也

王氏考證本傳著書十八篇與志篇數不同（按其餘二篇疑在曆譜家律歷數法三卷中）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史孟荀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于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髠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又曰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于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髠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髠

劉向別錄曰騶奭者頗采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文具難施齊人美之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髁髠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髁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髠智不盡如炙髁也劉歆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爲言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世本氏姓篇閭丘氏齊大夫閭丘嬰之後齊宣王時有閭丘卬閭丘光張澍輯注曰閭丘嬰齊莊公近臣子明事見左傳閭丘卬閭丘光均見說苑

鄭樵氏族略齊宣王時有閭丘卬閭丘光漢有廷尉閭邱勳後漢太常閭邱遵魏有閭邱決

著書十二篇（按鄭氏敘次于魏之時又以快爲決十三篇爲十二篇當沿林寶元和姓纂之誤失于校正也）

按本書人表第四等有閭丘光梁氏引孫侍御曰光乃先字之譌漢人稱先生每單稱先閭丘先生齊宣王時人見說苑善說篇或曰人表傳寫脫生字按此閭邱快疑卽閭邱先生時代亦復近似嵇康高士傳摭說苑之文以爲傳

馮促十三篇鄭人

鄭樵氏族略世本云馮氏歸姓鄭大夫馮簡子之後姓纂云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支孫食采于馮城因氏焉

按氏族略又云鄭大夫立邑故以邑爲氏此馮氏屬之鄭邑與本注鄭人相合馮促其卽鄭大夫馮簡子之後歟簡子見左襄三十一年傳能斷大事與子產同時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將具氏齊太公子將具之後見國語漢藝文志六國時將具子彰著書五篇張澍輯注曰按太公子一引作齊公子今藝文志作將鉅子

林寶元和姓纂曰將具彰著子書五篇

鄭樵氏族略將具氏姜姓英賢傳云齊太公子將具之後見國語將鉅氏卽將具氏之訛也漢藝文志六國時將具子彰著書五篇

按應仲遠所見漢志則爲將具子彰今本作鉅似寫誤又敚彰字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史屈賈列傳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按漢書作悉更秦之）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

本書禮樂志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迺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本書傳贊曰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攷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則當入于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太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于陰陽

按本書魏相傳相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

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此五曹官制本陰陽五行以爲言而羲和官守所有事故七略入之此門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衞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周伯衞侯官並未詳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劉向別錄曰傳天下忠臣

章學誠校讐通義曰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前人已有譏其非者或曰其書今已不傳無由知其義例然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則其書亦可以想見矣蓋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附于春秋而別爲之說猶愈于攙入陰陽家言也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本書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平曲侯公孫渾邪以將軍擊吳楚用隴西太守侯景帝六年四月己巳封（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云戶三千二百二十）五年中四年（史表作中元四年）有罪免

又公孫賀傳賀北地義渠人也祖父昆邪景帝時爲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

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又李廣傳廣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按此如儒家之儒家言十八篇道家之道家言二篇相類皆劉中壘裒錄無名氏之說編次于篇末者

又按陰陽家之書自宋司星子韋始傳黃帝五德終始之書自公檮生始以迄漢之張蒼凡十家十一部其學術大略相同故又彙次爲一類鄒奭子至五曹官制五家其學又略相同故又彙次爲一類周伯衞侯官天下忠臣三家大抵皆制度官品傳記之流或皆屬于羲和之官故又彙爲一類而入之此篇公孫以下二家皆雜論陰陽又別爲一類綜爲四類是篇之章段如此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按所載凡廿一陰陽爲一家正合二十一家然鄒子及鄒子終始篇今并爲一則誤出一家其篇數亦誤出一篇今校定爲二十家三百六十八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史記自序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曰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漢書司馬遷傳注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總其枝節也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禁忌如所見漢書當作各有禁令令作教令此異文按此陰陽家與數術略之五行家相表裏故五行篇敘有云其法亦起五德終始隋志五行篇亦云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德）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史孟荀列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

劉向別錄曰李悝務盡地力

本書食貨志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本書人表李悝列第三等上下智人梁玉繩曰李悝始見呂覽驕恣史孟荀傳亦曰李子相魏文侯案悝盡地力之教是商鞅流也何以列第三

晉書刑法志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然皆罪名之制也（[illegible]）

唐六典刑部注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孫星衍嘉穀堂集李子法經序曰李悝法經六篇存唐律中即藝文志之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者後人援其書入律令故隋以後志經籍者不載

嚴可均全三代文編曰李悝事魏文侯爲上地守著入相韓非子內儲說上引李悝習射令漢書食貨志引盡地力之教二條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衞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史本傳商君者衞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

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卒鞅西入秦秦孝公以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太子犯法衞鞅曰太子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鬬鄉邑大治于是以鞅爲大良造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秦封之于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兵攻商君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史秦本紀孝公元年衞鞅入秦二年衞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二十二年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衞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貴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本書人表商鞅居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商鞅始見史本傳衞庶孼公子名鞅氏公孫秦孝公以爲相封之于商號商君亦曰公孫鞅亦曰衞鞅惠王車裂之案鞅刻薄少恩其書言民不可與慮始以禮樂詩書等爲六蝨若鞅者何以居中上哉

本書刑法志陵夷至于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

有鑿顚抽脅鑊烹之刑

又食貨志曰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晉書刑法志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魏書刑法志曰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于秦設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

隋書經籍志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唐經籍志商子五卷商鞅撰唐藝文志商君書五卷商鞅或作商子宋史藝文志商子五卷衛公孫鞅撰

晁氏讀書志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今考其書開塞乃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言信不謬矣

四庫簡明目錄曰商子五卷舊本題秦商鞅撰周氏涉筆謂其書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詞非本所論著今案開卷稱孝公之諡則謂不出鞅手良信然其詞峻厲而刻深雖非鞅作亦必其徒述說之非秦以後人所爲也漢志二十九篇至宋佚其三篇今有錄無書者又二篇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史記韓世家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二十二年申不害死

史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京今河南京縣也又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過太史公所記又曰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經也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又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馬總意林引劉向云申子名不害河東人鄭時賤臣挾術以干韓昭侯秦兵不敢至學本黃老急刻無恩非霸王之事（按此亦劉歆文也）

本書人表申子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申子始見韓策荀子解蔽名不害鄭之京人又第六等又列申子不知何人呂覽審應有閻中向亦呼申子乃申不害之族豈卽是歟

隋書經籍志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唐經籍志申子三卷申不害撰唐藝文志同

馬國翰輯本序曰馬總意林六篇首有劉向一篇是七略別錄語茲更搜輯合二十四節

嚴可均輯本序曰淮南要略云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墩民險而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族訓云今商鞅之開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

注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案三符當是申子篇名申子七錄云三卷隋志不著錄舊新唐志意林皆三卷宋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三卷今復不著錄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一篇剩取各書引見之文依意林次第之其篇名可攷者曰君臣曰大體及三符也餘三篇不知也

處子九篇

顏氏集注史記云趙有處子

史孟荀列傳趙有公孫龍之辯劇子之言集解引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按劇辛六國時人與此相近劇孟乃漢文景時人相去遠矣）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處氏史記趙有辯士處子著書故有處姓也漢有北海太守處興張澍輯注曰案路史伯益之後有處氏

林寶元和姓纂曰藝文志劇子著書（按此引本志又作劇與今本異文）

鄭樵氏族略處氏不得其所系漢書藝文志趙有辯士處子著書風俗通有處興爲北海太守望出穎川

王氏攷證風俗通漢有北海太守處興蓋處子之後史記正義趙有劇孟劇辛是有劇姓

按史漢舊本或作劇或作處唐宋人已莫衷一是今更無得而詳矣

愼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荀卿非十二子篇上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取從于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注紃與循同）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按田駢見前道家）

史孟荀列傳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接子即捷也見前道家據史公言則愼子書中有十二論乃道家言也）

本書人表愼子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愼子始見荀子天論解蔽呂覽愼勢卽愼到亦作順趙人葬曹州濟陰縣西南四里又案戰國策楚有愼子爲襄王傅晉亦有愼子見孟子此與莊惠並列則非此人也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愼氏愼到爲韓大夫著愼子三十篇張澍輯注曰愼到趙人藝文志作著書四十二篇仲瑗云三十篇疑訛又按左哀十六年吳伐愼白公敗之九域志愼楚縣白公之邑故白公救愼是以邑爲氏者

荀子脩身篇楊倞注齊宣王時處士愼到其術本黃老而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愼子十卷戰國時處士愼到撰唐經籍志愼子十卷愼到撰滕輔注藝文志同

宋史藝文志愼子一卷愼到撰

陳氏書錄解題曰漢志四十二篇唐志十卷滕輔注今麻沙刻本纔五篇固非全書愼到趙人今中興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於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

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

文獻通考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愼到最爲屏去繆悠剪削枝葉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責于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孟子言王政不合愼子言名法不用而驕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王氏攷證館閣書目一卷案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滕輔注

四庫雜家提要曰莊子天下篇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云云是愼子之學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法家今攷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寬于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靜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今本分五篇而又多删削蓋明人摭拾殘賸重爲編次觀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嚴可君輯本序曰漢志法家愼子四十二篇隋志舊新唐志皆十卷滕輔注崇文總目三十七篇書錄解題稱麻沙刻本纔五篇余所見明刻本亦皆五篇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有注卽滕輔注其多出之篇曰知忠曰君臣其威德篇又多出二百五十三字雖亦節本視陳振孫所見本爲勝因剩取各書引見之文校補譌脫其遺文短段不能成篇者凡四十四事附於後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史老莊申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韓世家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　秦始皇本紀十四年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　古今人表韓非列第四等中上秦始皇時）

馬總意林引劉向云秦始皇重韓非書曰寡人得與此人游死不恨矣李斯姚賈害之與藥令自殺始皇悔遺赦之已不及（今所刊宋本有序一篇皆史記文蓋以爲節劉氏敘錄然無篇題未敢信疑是王儉七志之文）

張守節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

韓子二十卷

司馬貞索隱曰非所著書孤憤憤孤直不容于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又曰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史公特載之

隋書經籍志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唐經籍志韓子二十卷韓非撰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同

陳氏書錄解題曰韓子二十卷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氏攷證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于其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又曰韓安國受韓子雜說

四庫提要曰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入秦之後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駮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稾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按今本大都非劉氏所校定自劉錄亡後遂不可復知）

書目答問韓非子二十卷附識誤三卷吳鼒校刻本又明趙用賢校管韓合刻本卽十子本又明周孔教刻大字本

游棣子一篇

鄭樵氏族略游棣氏不詳其本系英賢傳游棣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據張氏澍所輯元和姓纂云補棣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今攷氏族略當補棣子與游棣子傳上下文兩寫誤也）

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漢藝文志法家有游棣子一篇師古曰棣音徒計反案師古不言姓游棣恐姓游名棣也如韓非鄧析子然

鼂錯三十一篇

本書列傳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史記作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上書言皇太子宜知術數上善之于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錯上言兵事三章文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後詔舉賢良文學士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才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以竇嬰袁盎言當錯大逆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又本紀孝景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鼂錯以謝七國（又百官公卿表孝景二年八月丁巳左內史鼂錯爲御史大夫三年正月壬子錯有罪要斬）

隋書經籍志梁有鼂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唐經籍志鼂氏新書三卷鼂錯撰

蓺文志晁氏新書七卷（按新唐志七卷者似并其集三卷錄一卷合爲一袠也）

黃氏日抄曰晁錯孟子所謂盆成括之流其言兵事徙民實塞等議蔚有文華至賢良策則絕無義理蓋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爲無補于漢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法家晁錯三十一篇馬總意林載三卷僅錄三節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四節或作朝子佚文可見者僅此攷本傳載其上言對策凡五篇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者書凡三十篇則五篇皆新書中文可知並輯錄之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按此兩家皆以無撰人時代可紀故次之于末猶法家言二篇則亦如儒家道家陰陽家之例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按此爲家數篇數並不誤）

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顏氏集注曰薄厚者變厚爲薄　史記太史公論六家要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又曰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隋書經籍志曰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于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爲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爲化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左氏傳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預曰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故云竹刑孔穎達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于鼎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用君命遣造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于竹謂之竹刑駟歂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當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耳

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張湛注曰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案此則鄧析鄭之東里人與子產同時者也）

劉向別錄臣所校中鄧析書四篇臣叙書一篇（案臣叙錄爲文據目叙臣叙之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青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治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于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以上皆引左氏傳文）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案列子力命呂覽離謂及孫卿書皆有是說故劉錄引左氏傳駁之）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謂第上（意林引劉向云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

隋書經籍志鄧析子一卷析鄭大夫唐經籍志鄧析子一卷鄧析撰唐藝文志鄧析子一卷

宋史藝文志鄧析子二卷鄭人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案戰國當作春秋）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有一篇（案目有似有目之譌）凡五篇歆復校爲二篇

晁氏讀書志曰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今其書大旨訐而刻眞其言也而其間時剿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歟

王氏攷證今無厚轉辭二篇韓非子曰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淮南鴻烈曰鄧析巧辯而亂法荀子非十二子與惠施並言

四庫雜家提要曰漢志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辭二篇而併爲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頗同于申韓亦頗同于黃老其大旨主于勢統于尊事覈于實于法家爲近故竹刑爲鄭所用也至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條其文與莊子同析遠在莊子以前不應預有勦說而莊子所載又不云鄧析之言或篇章殘闕後人摭莊子以足之歟

嚴可均校本序曰漢志名家鄧析二篇隋志舊新唐志皆一卷意林一卷二篇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爲二篇今本二篇即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稱除復重爲一篇者蓋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或言此奏當爲歆作知不然者意林及楊倞注荀子皆云向不云歆也先秦古書佚失者多鄧析幸而僅存即言不盡醇要各有所見自成一家左氏好惡合于聖人而于鄧析比之靜女彤管召伯甘棠或非過譽流傳久遠轉寫多訛因據各書引見改補五十餘事疑者闕之舊三十二章今合并爲三十一章節次或不相屬而詞恉完具各書徵引尠出此外唯御覽八十符子引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二尺今本無之當是佚敓或如呂氏春秋淮南所載元不在二篇中亦未可知也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莊子天下篇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

世本氏姓篇尹文氏齊有尹文子著書五篇張澍輯注曰澍案高誘呂氏春秋注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

呂氏春秋正名篇尹文見齊王高誘曰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

劉向別錄曰尹文子與宋銒俱游稷下（宋中興書目曰尹文子齊人劉向以其學本于黃老居稷下與宋銒彭蒙田駢等同學于公孫龍又王氏攷證引洪氏曰劉歆云其學本于黃老案此引向歆云云疑皆本輯略之文）

本書人表尹文子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尹文子始見本書藝文志亦曰尹文齊宣王時人尹文復姓廣韻注列子周穆王篇有尹文先生豈其先歟

馬總意林山陽仲長氏序云文子出于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聊定之（中興書目曰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得其書始分爲上下二篇）

文心雕龍諸子篇情辯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

隋書經籍志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游齊稷下唐經籍志尹文子二卷尹文子撰唐藝文志尹文子一卷宋史藝文志尹文子一卷齊人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尹文氏齊定公時有尹文先生卽考成子從之學幻者漢志名家有尹文子說齊宣王時事在公孫龍前劉向云與宋銒俱游稷下者

四庫雜家提要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并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顏師古注漢書謂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稷下舊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于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覈其實故其言出入于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實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列子仲尼篇樂正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張湛注曰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團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按莊子天下篇韓檀作桓團成玄英疏曰姓桓名團趙人亦卽列子之韓檀也）曰史孟荀列傳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又平原君列傳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又曰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

闕（按韓詩外傳亦有此文在別錄之前而字句或異）

本書人表公孫龍居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始見趙策列子仲尼莊子秋水天下字子秉趙人

文心雕龍諸子篇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

隋書經籍志道家守白論一卷（不著撰人蓋卽此書）唐經籍志公孫龍子三卷公孫龍撰唐藝文志公孫龍子三卷宋史藝文志公孫龍子一卷趙人

陳氏書錄解題曰公孫龍謂白馬非馬堅白之辯其爲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

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複

王氏攷證淮南鴻烈曰公孫龍粲于辭而貿名揚子曰公孫龍詭辭數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辯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

四庫雜家提要曰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亡八篇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書大旨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于名家淮南鴻烈稱公孫龍粲于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眞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辯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辯陳振孫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

劉向別錄曰成公生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一引仕作仕）

鄭樵氏族略曰以謚爲氏者有成公氏姬姓衛成公之後以謚爲氏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成公氏李利涉編古命氏曰出自姬姓周昭王子成公男之後漢藝文志有成公生與李斯子由同時而不仕

按此條班氏注與黃公等同時明是在黃公之前惠子之後今列惠子之前似寫者顚倒亂之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又曰惠施日以知與人之辯卒以善辯爲名

荀卿非十二子篇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呂氏春秋淫辭篇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高誘曰惠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也惠施宋人也仕魏爲惠王相也

本書人表惠施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惠施始見楚魏策莊子天下荀子不苟非十二子惠又作慧亦曰惠公亦曰惠子宋人爲魏惠王相惠王謂令周太史更著其名爲仲父墓在滑州

鄭樵氏族略惠氏姬姓周惠王支孫以謚爲氏戰國有惠施爲梁相

王氏攷證西山眞氏曰莊生所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宋銒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愼到其三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也惠施其六也異端之盛莫甚于此時

馬國翰輯本序曰戰國策魏惠王襄王哀王皆紀其事言則爲相在惠襄之世至哀王時猶存也漢志名家惠子一篇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茲從羣書所引輯錄十四節

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廣韻一東公字注又複姓秦有博士黃公庇（按此作疵似刊誤也）

按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黃公疵爲博士蓋卽是時也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史信陵君列傳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也公子旣矯魏王令奪晉鄙軍存趙獨與客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曰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莫敢勸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

劉向別錄曰毛公九篇論堅白同異以爲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者

按毛公在六國時而劉氏班氏列其書于黃公之次者或其徒編次成書在六國之後或亦轉寫亂其舊次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按是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晉灼曰譥訐也師古曰鈲破也史記太史公論六家要旨曰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又曰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隋書經籍志曰名者所以正百物敍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爲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史周本紀武王至商國入至紂死所明日除道脩社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又曰命南宮括

史佚展九鼎保玉正義曰尹佚讀筴書祝文以祭社也徐廣曰保一作寶

大戴記保傅篇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盧辯曰接給謂應所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

本書人表史佚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始見逸書世俘解禮曾子問左傳十五周語下周文武時太史佚又作逸亦曰尹佚與太公周召稱四聖通志氏族略云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因以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于尹致左昭廿三王子朝入于尹單劉伐尹疏謂尹子食采于尹世爲卿士然則尹佚乃少昊之裔而周尹氏乃史佚之後也

王氏攷證曰尹佚周史也而爲墨家之首今書亡不可攷按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意者史角之後託于佚歟

嚴可均三代文編尹佚亦稱史佚周初太史事武王成王康王逸周書及史記引武王即位筴說苑引史佚對成王問左傳引史佚之言四條又引史佚之志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墨家尹佚二篇隋唐志皆不著錄散亡已久惟左傳國語引其言淮南子引成王問政說苑亦引之又逸周書史記載佚筴祝皆其佚文並據輯錄據大戴記則

史佚固聖人之流亞諸書所載亦皆格言大訓不知班志何以入其書于墨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于清廟之守佚爲周太史故探源而定之歟

按史佚之後有史角而墨翟學于史角之後其道盛行于世遂以墨名其家而其初出于清廟之守者也清廟之守之爲書者自尹佚始故是類以尹佚爲之首（武王靜殷會天尹佚筴祝蓋是篇篇敘所）

（謂茅屋采椽養三老五更選士大射宗祀嚴父順四時而行以孝視天下皆清廟之守之所有事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師古曰俅音仇）

呂氏春秋首時篇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于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高誘曰田鳩齊人學墨子術惠王孝公之子駟也（亦見淮南子道應篇）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田俅子梁玉繩曰田俅子惟見本書藝文志墨家呂覽首時言墨者田鳩見秦惠王注田鳩齊人韓子外儲說左上及問田篇亦稱之鳩俅音近疑爲一人

隋書經籍志梁有田俅子一卷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墨家田俅子三篇隋志云梁有田俅子一卷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案韓非子引田鳩說二節家宛斯先生繹史云田鳩即田俅呂氏春秋亦引墨者田鳩事合以藝文類聚白六帖文選注御覽所引輯得八節

我子一篇

劉向別錄曰我子爲墨子之學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我子梁玉繩曰我子惟見本書藝文志墨家廣韻注云我姓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我氏六國時有我子著書爲墨子之學張澍輯注曰藝文志有我子一篇

邵思姓解古賢者我子著書五篇（按此言五篇者或劉氏敘錄有中外書五篇除複重定著一篇之誤耳邵說鄭氏族略云我氏不詳其所系）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太史公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曰墨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隨巢子梁玉繩曰隨巢子惟見本書藝文志墨家隨巢當是氏或謂隨名巢無據

文心雕龍諸子篇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

隋書經籍志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按此以巢爲名）唐藝文志隨巢子一卷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隨巢氏漢藝文志有隨巢子六篇注云墨翟弟子謹按姓書未有此氏而當時有胡非子隨巢子皆師墨氏則隨巢合爲人氏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墨家有隨巢子六篇隋唐志皆以一卷著錄今佚意林引其二節又從諸書所引輯十三節以類編次多言災祥禍福其論鬼神之能亦即中庸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而謂鬼神賢于聖人過爲奇語醇駁分焉已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本書人表胡非子居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胡非子惟見本書文藝志墨家胡非複姓廣韻注云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爲氏則胡非子齊人也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胡非氏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其後子孫因以胡非爲氏戰國有胡非子著書張澍輯注曰胡非子墨翟弟子藝文志有胡非子三篇（氏族略云胡非氏陳胡公後有公子非其後子孫爲胡非氏）

隋書經籍志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按此又以非爲名）唐經籍志胡非子一卷胡非子撰唐藝文志胡非子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墨家胡非子三篇隋唐志皆著録一卷今佚馬總意林亦載一卷而止引其說五勇一篇文句多敓略校太平御覽所引補足又搜輯三節合爲卷五勇與莊子相出入說弓矢亦本韓非子矛盾之喻戰國人文字相襲往往而然也（按韓非子在戰國之末于戰國諸子中爲最後）（胡非子爲墨翟弟子則遠在其前當是韓非襲胡非）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高誘曰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一篇以墨道聞之（梁玉繩呂子校補曰桓王當作平王惠公卒于平王四十八年與桓王不相接竹書請廟在平王四十二年）

史孟荀列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録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范書張衡傳注衡集云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

本書人表墨翟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墨翟始見孟子戰國齊策宋之大夫魯人姓墨本墨胎氏所改名翟亦曰墨氏亦曰墨子亦曰子墨子亦曰翟子案孟子楊墨並言諸子每云孔墨抱朴子名實篇稱班墨則墨其姓也墨子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及呂覽高義多自稱翟則翟其名也乃元伊世珍瑯環記引賈子說林（大名）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誕不足信

隋書經籍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唐書經籍志墨子十五卷墨翟撰唐藝文志同宋藝文志同

馬端臨文獻經籍考曰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商之徒各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闢略于餘子何也蓋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于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辯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以爲二家本相爲用而咎末學之辯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辯乎

四庫雜家提要曰隋唐志稱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今本七十一篇之中佚節用下節葬上節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樂中非樂下非儒上凡八篇存六十三篇墨家者流史罕著録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淸靜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眞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于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于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采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淮南泰族訓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又簡明目録曰觀其近理亂眞之處然後知儒墨異同之所以然則亦不必廢觀也

按七略兵技巧家有墨子班氏以其重複省之蓋其中本有兵家言今本猶略可攷見故任步兵取以入技巧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按此墨家數篇數並不誤）

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顏氏集注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　太史公論六家要旨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又曰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隋經籍志曰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于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疏也）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史本傳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自傷

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弗信乃西之秦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燕文侯說燕與趙從親文侯于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一韓齊楚燕趙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趙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于是說韓宣惠王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六國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既約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于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從約解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死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蘇代復重于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于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本書人表蘇秦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蘇秦屢見戰國策及荀子臣道東周雒陽人居乘軒里蓋蘇忿生之後字季子亦曰蘇子亦曰蘇公亦曰蘇生亦曰蘇君亦曰蘇季封武安君葬雒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蘇子三十一篇隋唐志不著佚亡已久茲從戰國秦策燕策趙策韓策魏策齊策楚策史記列傳輯録凡一十七篇

按七略兵權謀家有蘇子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史本傳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秦惠王以爲客卿遂相秦相秦凡四歲後二年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哀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儀歸復相秦又相楚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惠王卒武王不說張儀羣臣多讒張儀儀懼誅因說王入儀之梁儀相魏一歲卒于魏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索隱曰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擯秦張儀相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

本書人表張儀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張儀屢見戰國策及孟子荀子魏氏餘子亦曰張子封武信君葬開封縣東北七里

又武帝本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黃氏日抄曰蘇秦之說六國爲六國也志于六國者也張儀之說六國非爲六國爲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捭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

王氏考證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

龐煖二篇爲燕將（案此似爲趙將之譌）

史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徐取饒安

又燕世家今王喜十二年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本書人表龐煖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龐煖始見鶡冠子世賢趙世家李牧傳又作援亦曰龐子李牧傳索隱以爲卽馮煖非也

梁玉繩瞥記五漢志有龐煖二篇久不傳今觀鶡冠子則二篇全在其中卽世賢篇武靈王篇是煖趙人蓋鶡冠弟子凡書中所云龐子卽煖也（按武靈王篇乃龐煖之訂宋陸佃解云龐煖蓋龐煖之見又按此二篇見于鶡冠子者）

（大抵是節文恐非漢志二篇之舊矣）

闕子一篇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闕氏承闕黨童子之後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闕子著書一篇

嚴可均輯本序曰漢志縱橫家闕子一篇隋志梁有補闕子十卷梁元帝撰今散見于各書者凡十九事省併複重僅得五事諸引皆稱闕子不稱補闕劉逵注吳都賦酈元注水經雖並采用之當是先秦古書非梁補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縱橫十二家有闕子一篇在龐煖之後秦零陵令信之前當爲六國時人隋志云梁有補闕子十卷梁元帝撰蓋梁時闕子書已不傳故元帝補之茲從藝文類聚御覽諸書輯錄六節其二事酈道元水經注引之似是原書此外四節未知出於原書抑爲梁帝所補

國筮子十七篇

國筮子未詳

按廣韻二十五德國字注國又姓太公之後左傳齊有國氏代爲上卿此國筮子或爲姓名如鄧析子之類或爲別號如關尹子之類均無由攷見矣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曰劉逵吳都賦注引秦零陵令上書云荊軻挾匕首卒刺陛下云云是零陵令信有上始皇書又有難李斯書也

嚴可均全秦文編曰零陵令信失其姓始皇時爲零陵令文選注有秦零陵令上始皇書案漢志縱橫家有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卽此

蒯子五篇名通

史記田儋傳贊曰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索隱曰長短說者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短長書是也

本書列傳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諱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歸武臣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遂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廣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于滎陽遣張良卽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立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迺詔召蒯通通至乃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通進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通本名徹史家追書爲通

黃氏日抄曰蒯通口給不在儀秦下會眞主出興故無所售其姦

馬國翰輯本序曰藝文志縱橫家有蒯子五篇隋唐志不著錄其書久佚所謂論戰國說士之文不可復見本傳所載說徐公說韓信曹相國當是自序本文茲據輯錄夫利口覆邦聖人所惡班氏贊謂一說而喪三儁（應劭曰亨酈食其敗田橫[illegible]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黃東發謂通口辯不在儀秦下其奇謀雄辯亦足與國策同傳已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蒯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且傳云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而著錄僅稱五篇不爲注語以別白之則班劉之疏也（按謂班氏之說則有之若劉氏則七略別錄今不可見何由知其皆無別白乎）

按七略兵權謀家有蒯通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鄒陽七篇

本書列傳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知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迺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自使梁國士衆築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以不可梁王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乃之長安見王長君事得不治

黃氏日抄曰鄒陽枚乘本末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諫吳王書尤明切

馬國翰輯本序曰陽生漢文景之世六國餘習未能鏟除故其言論雖正而與戰國策文字相近漢志列之從横家以此故也書本七篇史記僅載其獄中上書漢書並載諫吳王及說王長君二篇據錄次蒯子之後云

主父偃二十八篇

本書列傳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横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謂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于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其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迺拜偃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于是上從其計又說上徙天下豪傑兼并之家實茂陵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偃盛言朔方遂置朔方郡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迺使人告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迺遂族偃

又儒林傳易家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

黃氏日抄曰主父偃姦險無賴小人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斃蒙恬故事者卽今日舉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掇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何能爲漢廷決一策耶偃之爲人也其自取殺滅也固宜爲偃之族者可悲耳

馬國翰輯本序曰偃盜反覆傾危之士出處大略與蘇秦相埒嘗自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負才任氣卒不得其死然則禍由自取也漢志從横家有主父偃二十八篇今存本傳者四篇上書所言九事八事爲律令不傳諫伐匈奴一節可謂讜言其說上使諸侯分封子弟以弱其勢亦賈誼之議然誼不見用偃竊之而得行焉則乘乎時勢之既驗也至其議徙豪民實朔方皆與時政有裨茲據錄之毋以人廢言其可乎

徐樂一篇

本書主父偃傳是時徐樂亦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拜樂爲郎中又曰徐樂燕郡無終人（殿本考證顧炎武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誅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凡國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載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于此時屬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

黃氏日抄曰徐樂土傾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按宋時功令避寫下諱文字故黃氏改本文土崩作土傾）

馬國翰輯本序曰藝文志從横家有徐樂一篇今其傳中不叙他事僅載上書一篇志所稱者卽此也黃東發曰土崩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眞西山亦曰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之勢爲不必慮而欲其自恣于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大抵縱横之士逞其高談雄辯軌于禮者絕少二公之論切中其病然其言隱而危其詞徵而婉亦足自成一家之說故據本傳錄之

莊安一篇

本書主父偃傳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又曰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後以安爲騎馬令

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

黃氏日抄曰嚴安一書言武帝疲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殿本考證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亦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藝文志縱横家有莊安一篇莊安卽嚴安本傳亦僅標其爵里以所上書備載之與徐樂傳同上書之文卽縱横家莊安一篇也安與主父偃雖同時以上書拜郎中而安過偃遠甚偃救其末安正其本其言薄賦斂箴帝之利心也緩刑罰樂帝之慘心也省徭役約帝之侈心也至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尤足關要功生事者之口矣爲切要之論志與主父偃徐樂並列縱横家茲亦編次二家之後云

待詔金馬聊倉三篇趙人武帝時

顏氏集注曰嚴助傳作膠倉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本書嚴助傳武帝時助與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助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聊氏漢有聊倉爲侍中著子書號聊子張澍輯注曰聊齊地殆大夫食

釆子孫以爲氏也聊倉嚴助傳作膠倉

梁玉繩瞥記三膠鬲之姓其少漢武帝時有趙人膠倉見嚴助東方朔傳而藝文志作聊倉疑以音近而異廣韻引風俗通亦作聊倉蓋仍漢志未必是兩人

案風俗通又云又有聊某爲潁川太守著萬姓譜則確爲聊氏聊氏之先或出自膠鬲故亦作膠膠倉始以待詔金馬門而至侍中其書亦曰聊子唯應仲遠得見而知之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按此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從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隋書經籍志曰從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于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劉歆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于鼎名曰銘

本書田蚡傳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法戒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

王氏考證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機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梁簡文帝云盤盂寓殷高之辭

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顔氏集注命古禹字宋祁曰一作命）

洪邁容齋三筆曰大禹謨訓舍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命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爲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王氏考證賈誼書修政語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勸也又曰太史公大宛傳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嚴可均全三代文編曰夏禹姓姒名文命蜀之石紐人顓頊六世孫堯以爲司空封夏伯因稱伯禹後受舜禪號有夏氏始降稱王亦曰夏后氏攝位二十年即位十年謚曰禹亦稱神禹又曰大禹墨子兼愛篇下引禹誓周書大聚篇引禹禁賈誼新書修政語上引政語周書文傳篇引夏箴二條又引開望孔晁曰夏箴夏禹之箴戒書也開望古書名也鬻子引簨虡銘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引汜六沴可攷見者凡八條

按嚴氏所錄諸佚文當出此書又後漢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禹大傳及禹本紀或當是此書篇目又岣嶁碑文或亦當在此書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史本傳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尚楚平王殺奢與尚伍胥亡奔宋奔鄭至晉復還鄭入吳吳王闔廬召爲行人闔廬九年與孫武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奔隨吳王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夫差既立因太宰嚭之讒賜屬鏤之劍自剄死吳王取其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

又吳世家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公子光使專諸刺王僚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四年伐楚取六與灊六年大敗楚軍于豫章取居巢九年悉興師伐楚五戰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十九年吳伐越越敗之姑蘇傷吳王指病傷而死太子夫差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二年越王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行成子胥諫不聽七年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不聽十一年勾踐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子胥懼又諫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氏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

本書人表五子胥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子胥始見左昭二十一名員伍奢子伍尚弟適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亦曰伍胥亦曰申子亦曰申氏亦曰伍子元成宗大德三年封爲忠孝威惠顯聖王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伍氏出自春秋時楚莊王嬖人伍參以賢智升爲大夫生舉食邑于椒謂之椒舉其子曰椒鳴得父邑而奢以連尹爲太子建太傅費無極譖之王逐太子而殺伍奢及其子棠君尚尚弟員字子胥奔吳事闔廬爲卿破楚入郢以報父讎吳王夫差時忠諫不見聽屬子于齊爲王孫氏

按左傳國語呂氏春秋吳越春秋越絕書及吳越世家本傳所載子胥言行容有見于是書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英賢傳云子俛子齊人著書五篇論兵法與穰苴同（按此謂五篇或數三十字）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雜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按不入兵家亦必有故未可執注文一語而概其全書也）

按子晚子不知爲複姓爲別號又或爲弟子錄其書者之稱均不得而詳矣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史秦本紀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于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

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本書人表繇余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由余始見韓子十過呂氏春秋不苟韓詩外傳九史秦紀李斯傳姓由繇葢與由同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雜家由余三篇隋唐志皆不著錄攷史記載其對秦繆公之問韓非子說苑並引以儉說道賈誼新書引其待下有禮之說佚篇略存並據輯錄

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

劉向別錄曰繚爲商君學

隋書經籍志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尉繚梁惠王時人唐經籍志尉繚子六卷尉繚子撰

唐藝文志尉繚子六卷

四庫兵家提要曰其人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又曰齊人鬼谷子之弟子劉向別錄又云繚爲商君學未詳孰是也（[illegible]）漢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別有尉繚三十一篇今雜家亡云云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雜家之尉繚二十九篇同名著錄之家當別白而條著者也

梁玉繩瞥記五諸子中有尉繚子疑卽尸子所謂料子貴別者也漢志雜家尉繚二十九篇先尸子兵家尉繚三十一篇先魏公子盍兩人尸佼所稱非爲始皇國尉者

按秦始皇本紀有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秦王以爲秦國尉其時爲始皇十年與李斯同官已在六國之末此尉繚敘次在由余之後尸子呂不韋之上則遠在其前非大梁人尉繚可知梁氏所疑近得其似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史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長盧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劉向別錄曰太史公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本書人表尸子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尸子始見穀梁隱五名佼商君師之鞅死逃入蜀卒因葬蜀案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云佼晉人後漢書呂强傳注同當是也乃史作楚人藝文志作魯人蓋因其逃亡在蜀爲後屬楚故耳

隋書經籍志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

唐經籍志尸子二十卷尸佼撰藝文志同

後漢書宦者呂强傳注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

王氏考證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爲一卷爾雅疏引廣澤仁意綽子篇穀梁傳宋書禮志引尸子

孫星衍輯本序曰尸子著書于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章孝廉宗源剌取書傳輯成此帙寄予補訂後歸家郎中馮翼所越數年葢進士述祖以惠氏棟輯本見詒許氏部宗彥又得羣書治要錄十三篇寄余及余閱書傳亦頗有舊編遺漏者因屬洪明經頤煊重編爲二卷再刊于濟南篇目曰勸學曰貴言曰四儀曰明堂曰分曰發蒙曰恕曰治天下曰仁意曰廣曰綽子曰處道曰神明曰廣澤曰止楚師曰君治

蕭山汪繼培輯本序曰尸子近所傳者有震澤任氏本元和惠氏本陽湖孫氏本適集不皆疏記以相比較稍加釐訂以羣書治要所載十三篇爲上卷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者爲下卷按劉向別錄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其八可爲歎息劉勰謂其兼綜雜術術通而文鈍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指諸家徵說率皆采擷精華翦落枝葉單詞賸誼轉可寶愛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史本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以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爲質子于趙不韋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不韋乃行千金入秦說華陽夫人姊立子楚爲嫡嗣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

子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元年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十年十月以嫪毐事免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于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書與家屬徙處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又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本書人表呂不韋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不韋始見秦楚策濮陽人封文信侯亦曰呂子亦曰呂氏始皇稱爲仲父飲酖死葬洛陽北邙道西要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

高誘注書序曰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故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

王氏攷證東萊呂氏曰不韋春秋成于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

四庫提要曰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順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間以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爲外篇雜篇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莊列之言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顏氏集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本書諸侯王表淮南厲王長高帝子高帝十一年十月庚午立二十三年孝文六年謀反廢徙蜀死雍又曰孝文十六年四月丙寅王安以厲王子阜陵侯紹封四十二年元狩元年謀反自殺

又武帝本紀元狩元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又列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

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博辯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

高誘注書序曰初安爲人辯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于是遂與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于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案此言外篇十九與志不符蓋高氏之時所見書稱此耳）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唐經籍志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案商詁乃閒詁之誤即許慎注本也）唐藝文志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宋史藝文志淮南子鴻烈解二十一卷淮南王安撰

洪邁容齋續筆曰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賓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

四庫簡明目錄曰安書原分內外篇此二十一卷其內篇也大旨原本道德而縱橫曼衍多所旁涉故漢志列之雜家

按七略兵權謀家有淮南王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又按文選謝靈運行旅詩注詶雜詩注齊竟陵王行狀注數引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竟陵行狀注又援引司馬彪注曰獨征自然不復顧世是淮南莊子略要司馬彪注莊子先引之李善從莊子注采錄者也又張景陽七命注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之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于其閒而鬬者止按今內篇無莊子略要莊子后解或在外三十三篇中劉義慶世說新語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舊注外爲解義云云是皆向秀之前爲莊子注者已數十家淮南王其數十家之一歟又王氏考證云淮南王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或亦在外篇中

東方朔二十篇

本書列傳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久之使待詔金馬門又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復爲中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

長老賢人通于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按此引劉向說亦劉歆文）

史滑稽列傳褚少孫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黃氏日抄曰朔固滑稽之士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于非至其却董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一時文臣議論之士孰有髣髴其萬一者乎

按本傳言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辭數萬言者意即此二十篇之書褚少孫稱上書用三千奏牘意亦即是此書特褚謂其初到時所上傳則列在再爲中郎時是所不同耳本傳又言劉向所錄朔書有客難非有先生論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館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諸篇皆其雜詩文則本志所不載者也

伯象先生一篇

應劭漢書集解曰伯象先生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以無益世主之治又風俗通姓氏篇白象先生古賢人隱者張澍輯注曰伯與白同

王氏考證新序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事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

荊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劉向別錄曰丹燕王喜之太子又曰督亢膏腴之地（按別錄佚文有此二語似即爲此書序錄不可詳考今姑識之於此）

王氏考證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荆軻贊文心雕龍相如屬辭始贊荆軻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雜家荆軻論五篇大抵史贊之類也

吳子一篇

吳子未詳

按此吳子列在公孫尼之前則頗似吳起同爲七十子之弟子別見兵權謀家

公孫尼一篇

按公孫尼似即公孫尼子別有書二十八篇見前儒家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

臣賢臣說並未詳

按舊本連續而書詩賦略之臣說次郎中嬰齊之後此次于博士臣賢之後似臣說者由郎中爲博士志各冡上省文亦各從其奏對奏賦時所署官秩蓋猶博士臣說對三篇也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解子簿書未詳

或曰其人姓解所簿雜書凡三十五篇或又曰簿錄諸子書而雜解之前人無說莫能詳也

推雜書八十七篇

推雜書未詳

或曰劉中壘類推諸雜書之無書名撰人者裒爲此編亦莫能詳也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顏氏集注曰言伯王之道伯讀曰霸

按此亦無書名撰人猶儒家言道家言雜陰陽法家言之類或數十篇或一二篇尋其義例亦唯視所有以爲多寡而已

又按是篇凡分五章段自孔甲盤盂至東方朔十家十一部爲一段伯象先生荆軻論二家爲一段吳子公孫尼二家爲一段博士臣賢臣說對爲一段其自伯象先生至此大抵皆論贊辯難奏對之文而時代各不相接故各以類從解子簿書以下三家則皆無撰人時代者例當置之末簡焉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按所錄二十[illegible]爲一家淮南王內外篇合爲一家其篇數溢出十篇今校定當爲一十九家三百九十三篇注云入兵法者以兵權謀家所注致之則雜兩書也）

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隋志曰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劉向別錄曰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按李悝商君俱見前法家）

王氏攷證孟氏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鼂錯引神農之教呂氏春秋管子氾勝之書亦引神農之教淮南子引神農之法

顧炎武日知錄曰孟子有許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曰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案倉頡造字在黃帝時前此未有文字神農之言皆後人追錄鼂錯所引顯是六國時語即六韜及管子文子所載亦不過謂神農之法相傳如是豈謂神農手撰之文哉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農家兵陰陽家五行家雜占家經方家神仙家並有神農書大抵皆依託爲之今其書並佚考開元占經載有八穀生長一篇差爲完具又數引神農占管子淮南子漢食貨志等書或引神農之數或引神農之法或引神農之教藝文類聚引神農求雨書得有篇目可稱者凡六其他佚文散句時見傳注所引並據輯錄不可區別統入農家

按呂氏春秋六月紀是月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高誘曰無發干時之令害衆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又曰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巡行堰畝循治之功于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按此則神農亦古官名故本志敘云出于農稷之官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應劭漢書集解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

袁淑眞隱傳野老六國時人游齊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爲號

文心雕龍諸子篇述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确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于地利騶子養政于天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農家有野老十七篇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攷呂氏春秋載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家苑斯先生釋史云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呂子述之茲據補錄書中稱后稷語古奧精微其論得時失時形色情狀洵非老農不能道以此勞民勸相洵堪矜式宜呂氏賓客取載多篇也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鄭樵氏族略宰氏姬姓周卿士宰周公之後又有宰孔者皆周太宰以官爲氏仲尼弟子宰予又曰宰氏氏范蠡傳云范蠡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按宰氏氏書以爲衛姓恐不然）

馬國翰范子計然輯本序曰計然者據本書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案鄭樵氏族略宰氏注引范蠡傳范蠡師事計然姓宰氏字文子意者辛爲宰字之誤漢志農家宰氏十七篇或即計然歟賈思勰齊民要術嘗引之

案計然姓辛字文子葵丘濮上人見馬總意林北魏李暹注道家文子書誤以計然之姓氏里籍爲文子前人辯之已詳茲馬氏據氏族略疑辛爲宰字之誤以爲即計然之書案

晉中經簿有計然萬物錄三卷唐藝文志農家首載范子計然十五卷反覆推尋馬氏之說亦頗近似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本書百官公卿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此處似脫一右字）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又曰孝文十四年內史董赤

案表所載漢內史並在景帝元二年之前其後即分爲左右內史而文帝十四年有內史董赤疑赤字安國赤心奉國義亦相應安國殆亦如氾勝之教田三輔作此書歟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瓜篇有種芥葵蓼薤葱諸篇又曰都尉有種葱書（諸輯本此下又有云曹公既與先生訂一編人既之見其拔葱接此乃類事者取魏武昭烈事轉寫譌混爲一條而爲先主爲先生耳今不取）

唐書藝文志尹都尉書三卷

王氏攷證齋大圖云穫萩尋氾氏之書蒔葵徵尹君之錄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農家有尹都尉十四篇注云不知何世考氾勝之書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尹澤疑都尉之名意其爲漢成帝以前人也其書隋志不著錄唐志三卷今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劉向別錄云尹都尉書有種瓜篇種芥葵蓼薤葱諸篇今所傳齊民要術備載其法據補得六篇云

案馬氏据氾勝之書以爲尹澤近得其似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本書食貨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師古曰甽壟作畎代易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爲甽者也）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先（按下文先當爲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齊民要術卷一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按食貨志及齊民要術所載則此趙氏明是趙過過又善于制器武昭時人也而班氏注云不知何世豈別有其人耶然其著明者無過于過此注及前董安國注不知何帝時尹都尉注不知何時疑皆非班氏本文題曰趙氏者或其子姓及吏士爲之不盡出于過手歟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劉向別錄曰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

太平御覽資產部氾勝之書曰衞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略衞尉勤之可謂忠國愛民之至（[illegible]）

晉書食貨志太興元年詔曰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

廣韻二十九凡氾字注氾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于氾水因改爲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爲燉煌太守子孫因家焉

隋書經籍志氾勝之書二卷漢議郎氾勝之撰唐經籍志氾勝之書二卷氾勝之撰唐藝文志氾勝之書二卷

鄭樵氏族略氾氏周大夫食采于氾因以爲氏漢有氾勝之爲黃門侍郎撰農書十二篇

王氏考證月令注引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正義云農書先師以爲氾勝之書周禮草人注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後漢劉般傳注文選注爾雅釋文初學記太平御覽皆引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農家氾勝之十八篇隋唐志並二卷今無傳本散見賈思勰齊民要術中輯錄得十四篇又從黍穄篇別出種稗從種穀篇別出區田法爲篇十六又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御覽所引綴爲雜篇上下十八篇之書猶完然隋志分爲二卷書言樹藝之法親切詳明鄭康成注禮亟引之賈公彥謂漢時農書氾勝爲上洵不虛也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王氏未詳

按氾勝之已在成帝時此列于其後大抵亦與氾氏同時若又在其後則已將漢末七略亦不及載矣而班氏注云不知何世亦疑是後人語非班氏本文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劉向別錄曰邯鄲人

本書食貨志曰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五鳳中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爲使而勸郡國也

太平御覽資產部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癸校民耕植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樓皆取備焉日種一頃也

馬國翰曰齊民要術引武帝使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云云而御覽引崔實政論作宣帝使蔡癸校民耕事文正同蓋癸書述趙過法而崔氏引之也

按此列成帝時氾勝之之後者或其人後氾勝之卒而其書亦後出或所言皆述過諸人之成法故置之末簡歟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按此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隋書經籍志曰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敘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是也鄙者爲之則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伊尹有書五十一篇見前道家

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王氏攷證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以至味云云蓋戰國之士謂伊尹以割烹要湯故爲是說孟子辯之詳矣

何義門讀書記曰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依托之書皆入小說弗爲弗滅斯畢裏矣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漢志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本注其語淺薄似依托也呂氏春秋本味篇疑即小說家之一篇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謂此篇也

梁玉繩呂子校補曰漢藝文志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司馬相如傳索隱稱應劭引伊尹書說文櫨字秏字注亦引伊尹之言豈本味一篇出于伊尹說歟（據應劭所引及說文所引所注似見于本味篇故梁氏有是言）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鬻子有書二十二篇見前道家

唐書經籍志鬻子一卷鬻熊撰（按隋志新唐志並入道家宋志入雜家唯此志入小說家今據以錄于此）

四庫雜家提要曰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略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

嚴可均漫稿曰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隋志道家鬻子一卷舊唐志改入小說家案隋唐人所見皆道家殘本其小說家本梁時已佚失劉昫移道家本當之非也（按此謂小說家本梁時佚失闕據隋志以爲之說也最足徵信）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小說家之周考七十六篇班固注云考周事也則其書不當儕于小說也（以爲當附于尚書家不可爲訓）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青史曲綴以街談

隋書經籍志梁有青史一卷亡

鄭樵氏族略以官爲氏者有青史氏英賢傳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漢書藝文志青史子著書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漢藝文志有青史氏其書五十七篇世以史書總謂之青史其說蓋起于此

王氏考證風俗通義引青史子書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大戴禮記賈誼新書並引青史氏之記此佚說之僅存者據輯校錄書中言胎教之法懸弧之禮巾車之道具有典則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小說家之青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觀大戴保傅篇所引則其書亦不儕于小說也（案劉勰言曲綴以街談此其所以侈小說家言安得以殘文斷其全書乎）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一本作之也）

左襄十四年傳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大師子野

孟子離婁篇師曠之聰趙岐曰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

本書人表師曠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師曠始見逸書太子晉解左襄十四晉語八晉主樂大師字子野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故自稱瞑臣又稱盲臣亦曰晉野葬右扶風漆縣廣韻注以師爲姓非也

後漢書方術傳序萇子之術師曠之書注師曠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

按王儉七志所載與本志篇數同似猶爲七略原編隋志五行家有師曠書三卷在成占諸書中又占夢書中云梁有師曠占五卷亡或在此書或在兵陰陽家無以詳知

又按說文鳥部引師曠說今有禽經一卷舊題師曠疑即此六卷之佚出者或以爲因說文所引而影附之不得而詳矣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荀子大略篇曰堯學于君疇舜學于務成昭楊倞注曰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亦見尸子又新序子夏對哀公曰舜學于務成跗

林寶元和姓纂曰務成氏呂氏春秋務成子堯師也又新序子夏曰舜學于務成附（氏族略引文同附作跗）

王氏考證荀子舜學于務成昭注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也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抱朴子明本篇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眞人悉仕于世不便遐遁（按此附神仙家又以務成爲仙人又金丹篇引務成子丹法）

按泰州宮夢仁讀書紀數略云堯師務成昭舜學于務成跗以爲兩人未詳所據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遇于石丘趙岐曰宋牼宋人名牼孫奭正義曰牼與銒同口莖反

莊子天下篇曰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宋銒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荀子非十二子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

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楊倞曰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劉向尹文子書敍曰尹文子與宋鈃俱游稷下）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設不爭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說同莊子）（人名考逍遙遊篇有宋榮子司馬彪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榮與銒聲亦相近宋榮即宋銒宋銒即宋牼）

王氏攷證宋子蓋尹文弟子荀子兩引宋子又兩引子宋子

馬國翰輯本序曰宋鈃孟子作宋牼韓非作宋榮子要皆是一人也漢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隋唐志不著目佚已久莊子天下篇載其禁攻寢兵之事並述其言案莊子雖與尹文並稱今尹文子書尙存無莊子所述之言且以孟荀書證知皆述鈃語據補佚篇附考爲帙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北監本作者）

王氏考證賈誼書脩政語引湯曰云云史記殷本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按王氏以此兩引謂即在此三篇中亦約略言之耳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史五帝本紀贊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正義曰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

抱朴子極言篇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元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

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靑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眞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又曰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又曰荊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又曰言黃帝仙者見于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

按封禪書言武帝時齊人公孫卿有黃帝鼎書言黃帝上登于天云云又文心雕龍祝盟篇云黃帝有祝邪之文鼎書祝邪文及葛稚川言荊山經龍首記疑皆在此書中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史封禪書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載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草巡狩封禪事未就後李少君以祀竈穀道却老方見上言祀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天子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天子令太祝立其祠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祀之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索隱謂祠祭以解殃咎求福祥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膠東宮人欒大求見言方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上東巡海上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

劉向別錄曰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按書名心術其即如後世見聞果報勸戒諸錄之類也歟又管子七法篇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房玄齡曰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豈即以此六事推演爲書歟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應劭漢書集解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

案此疑與房中術相類開元占經分野略例中引未央分野十二條馬氏玉函山房以爲未央術輯入天文家案作未央分野者後漢安帝時人詳見李淳風乙巳占分野篇非即此未央術也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案此次待詔臣饒臣安成之後或蒙上省文亦官待詔者當時皆奏進于朝故稱臣饒臣安成臣壽周考考周事此周紀大抵亦紀周代瑣事同爲街談巷議之流歟

又案漢無項國圉爲淮陽國屬縣考地理志汝南郡項故國郡國志亦云故國左傳僖十七年魯所滅此注項國圉人蓋從其所稱古地名圉故屬項同漢屬淮陽國後漢屬陳留郡項兩漢並屬汝南郡臣壽實爲淮陽國圉人也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

應劭漢書集解曰其說以周書爲本

史封禪書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本書郊祀志同）

後漢張衡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驤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唯翫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薛綜注曰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持此祕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李善曰漢書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按此知今本漢志應氏注後人刪落乘馬衣黃衣下字又據賦所云同天子黃官書號此書以侍醫同本亦非當時事實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應劭風俗通義曰門戶鋪首按百家書公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又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謹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並中傷善類也（按應氏引百家書兩條知其皆見此書矣）

案劉中壘說苑叙錄曰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假即此百家蓋說苑之餘猶宋李昉等既誤集爲太平御覽復貢錄爲太平廣記也

案是篇凡分四章段伊尹鬻子周考青史子師曠五家叙次聯貫條理井井是爲第一段務成子宋子天乙黃帝說四家顛倒先後雜出不倫大抵皆從成書之遲早爲次不以所托之時代論也務成子成書在宋鈃之前天乙黃帝說成書在宋鈃之後故是爲第二段封禪方說至周紀四家皆武宣時所奏御者是爲第三段虞初周說網羅宏富自爲體裁

別成一家而劉中壘所集百家體製略同故次于其後是爲第四段他如法家名墨從橫農五篇著錄無多故不見別分章段云

有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劉本漢目又少十篇按是篇家數不誤其篇數則如劉本世所計今校定當爲一千一百九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顏氏集注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爲稗師古曰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隋書經籍志曰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按此所載家數篇數誤上十種據凡之數計之則爲一百九十家四千五百四十一篇[illegible]其實今詳加校定當爲一百八十七家四千三百五十九篇注云出蹴鞠一家者不知從何類析出[illegible]小說家都凡之下有此注[illegible]人以一篇之中再見是注案以[illegible]）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隋書經籍志曰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世之治也列在衆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以其業游說諸侯各崇所習分鑣並騖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　按此一篇文體大類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是亦班氏全用輯略之文之一證）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史本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按此仍全取淮南王離騷傳文所謂旦受詔食時上者也）

本書人表第二等上中仁人屈原梁玉繩曰屈原始見楚辭卜居字原名平離騷所謂皇考伯庸名余正則字余靈均者也爲楚三閭大夫故稱曰三閭亦曰原生亦曰屈子以正月庚寅日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死唐昭宗天祐元年封爲昭靈侯宋元豐六年改封忠潔侯後又封清烈公元延祐五年加封忠節清烈公

後漢校書郎王逸楚辭章句曰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劉歆七略曰孝宣皇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誦輒與粥（[illegible]）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楚辭王逸序曰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洪興祖以爲非屈原作今案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謂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各一篇凡二十五篇洪說是也

按景差有大招而七略無景差賦蓋當時劉中壘別集爲楚辭進呈已在楚辭十六卷中七略亦偶有所遺也（[illegible]）

唐勒賦四篇楚人

史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本書人表第六等中下唐勒梁玉繩曰唐勒惟見史屈原傳通志氏族略云楚滅唐子孫以唐爲氏（[illegible]）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唐勒楚人事頃襄王爲大夫水經汝水注引唐勒奏土論（[illegible]）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史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本書地理志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

本書人表第五等中中宋玉梁玉紀曰宋玉始見史屈原傳鄢人屈原弟子體貌閑麗楚襄王稱爲先生家在唐州北陽縣

隋志集部別集篇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唐經籍志楚宋玉集二卷藝文志同（按隋唐志所載皆是別本與漢志著錄不同然漢志所載諸賦亦在其間故并及之焉）

洪邁容齋三筆曰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眞得詩人風化之本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攷其實則非是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宋玉郢人師事屈平爲頃襄王大夫有集三卷按漢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編今存者風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釣賦笛賦九辯招魂凡十一篇對楚王問高唐對不在此數如九辯爲九篇則多出漢志三篇所未審也或云笛賦有宋意送荊軻之語非宋玉作

趙幽王賦一篇

本書諸侯王表趙幽王友高帝子高帝十一年三月丙寅立爲淮陽王二年徙趙十四年高后七年自殺（高后紀七年春正月趙王友幽死於邸）

本書高五王傳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于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士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死以民禮葬長安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本書地理志始楚屈原作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按本志無鄒陽賦疑在第四篇雜賦中）

本書鄒陽傳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陰有邪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于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王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

王逸楚辭章句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游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洪興祖曰忌會稽吳人本姓莊當時尊尚號夫子避漢明帝諱改曰嚴一云名忌字夫子

賈誼賦七篇

賈誼有書五十八篇見諸子儒家

史屈原賈誼列傳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

屈原又曰賈生爲傳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劉向別錄（賈生弔屈原賦）因以自諭自恨也

王逸楚辭章句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賈誼集四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前漢賈誼集二卷藝文志同

王氏攷證朱文公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才俯就騷律所出三篇（惜誓弔屈原服賦）皆非一時諸人所及古文苑有旱雲簴賦

枚乘賦九篇

本書列傳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及吳與六國反以誅鼂錯爲名漢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令罷兵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枚乘集二卷唐藝文志一卷宋史藝文志一卷

王氏攷證文選有七發文選注引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古文苑有梁王菟園賦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西京雜記初學記有枚乘柳賦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司馬相如有凡將篇見六藝小學家又有荊軻論見諸子雜家

史漢本傳相如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上讀子虛賦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嘗從上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見上好僊因奏大人賦

隋書經籍志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缺文上數李字）唐經籍志司馬相如集二卷又總集類上林賦一卷唐藝文志並同

嚴可均鐵橋漫稿司馬長卿集輯本序曰漢志長卿賦二十九篇今存子虛上林哀秦二世大人長門美人六賦徧索羣書惟得魏都賦張載注引梨賦一句北堂書鈔引魚葅賦有題無文餘二十一賦莫攷又曰三百篇後屈原爲辭賦之宗宋玉賈之長卿與宋玉在伯仲之間揚子雲云如孔氏之門用賦也相如入室此爲定論然而長卿不徒以詞賦見後世鮮有知之者蜀志秦宓與王商書云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

于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于其世如宓此言蜀地經師長卿爲鼻祖而史漢敘儒林授受不一及之以辭賦揜其名耳古之振奇人文章必從經出故授蜀志以發其端（按長卿以辭賦名家不專治經術莫詳其所授受故本傳及儒林傳不載其事）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安有內外篇見諸子雜家

本傳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

劉向別錄曰淮南王有熏籠賦

隋書經籍志漢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漢淮南王集二卷藝文志淮南王安集二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藝文類聚六十九初學記二十五太平御覽七百一並引淮南王屏風賦

按七略六藝樂家有淮南王琴頌班氏出之或在此八十二篇中楚辭中有橘頌頌亦賦之支流也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本書地理志始楚屈原作離騷諸賦後有宋玉唐勒漢興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

王逸楚辭章句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故作招隱士之賦

按王叔師當東漢中葉及見是書其言分造辭賦以類相從小雅大雅云云殆卽謂此書以大山小山分綱而又各從其類歟今可見者唯楚辭錄存一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孔臧有書十篇見諸子儒家

連叢子曰臧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唐經籍志孔臧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孔叢子連叢上篇載孔臧諫格虎賦楊柳賦鴞賦蓼蟲賦四篇（此卽所謂不在二十篇之內是也）

陽丘侯劉偃賦十九篇

本書王子侯表楊丘共侯安齊悼惠王子（按齊悼惠王肥高帝子也）孝文四年封十二年薨孝文十六年侯偃嗣十一年孝景四年坐出國界削爲司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吾丘壽王有書六篇見諸子儒家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光祿大夫吾丘壽王集二卷亡

王氏攷證藝文類聚有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而賦不傳

蔡甲賦一篇

蔡甲始末未詳

按宣帝時有蔡癸見諸子農家豈其族歟

又按自司馬相如至此凡七家皆武帝時人而列于武帝之前者當時必有其義殆奉詔以生卒先後爲次不必以尊卑論也

上所自造賦二篇

顏氏集注曰武帝也（按此據顏氏本注）

本紀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厤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漢武故事曰上好辭賦每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卽成初不留思相如造遲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也

隋書經籍志漢武帝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漢武帝集二卷藝文志同

王氏考證外戚傳有傷悼李夫人賦文選有秋風辭溝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按以爲武帝之賦可考見者唯此二章別詳予拾補）

何義門讀書記曰上所自造賦不以冠趙幽王之上而介于壽王兒寬之中此漢人所以近古也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臣工稱當代之君則曰上劉向爲成帝時人其去孝武之世遠矣竊意上所自造字必武帝時人標目劉向從而著之

兒寬賦二篇

兒寬有書九篇見諸子儒家

班固兩都賦序曰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本書劉向傳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

又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召高材劉向張子僑等待詔金馬門（劉向別錄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僑正其字）

又東平思王傳王事太后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元帝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論意（師古曰蟜字或作僑）

按張子僑仕履參考史傳乃宣帝時始與劉王等待詔金馬門後爲黃門郎元帝時爲太中大夫至光祿大夫其賦著錄三篇今無一傳

一第二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版序

陽城侯劉德賦九篇

本書恩澤侯表陽城繆侯劉德以宗正關內侯行謹重爲宗室率侯宣帝地節四年三月甲寅封十年薨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

本書楚元王傳元王子紅侯富富子宗正辟彊辟彊子德字路（宋祁曰路下疑有叔字）少脩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宗正丞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爲宗正免爲庶人召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黃金當伏法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制曰賜謚繆侯

劉向賦三十三篇

劉向有五行傳記見六藝尚書家又有所序六十七篇見諸子儒家又有老子說見道家

本書楚元王附傳向本名更生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

七略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向有合賦有麒麟角杖賦有行過江上弋雁賦行弋賦弋雌得雄賦

王逸楚辭章句曰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也

隋書經籍志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唐經籍志劉向集五卷藝文志同宋史志同

黃氏日抄曰楚元王以好學禮賢開國故戊雖以叛誅而辟彊德向皆世濟其美漢之宗英于斯爲盛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古文苑有劉向請雨華山賦文選注有雅琴賦七條圍棋賦四語楚辭有九歎又按向有麒麟角杖賦芳松枕賦合賦等篇今並亡

按七略樂家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氏出之或在此三十三篇中（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劉向七言）

王褒賦十六篇

本書列傳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令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頃之擢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詔使褒等虞侍太子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閔惜之

本書何武傳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家所謂宣布詩人之令雅也）

王逸楚辭章句曰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按敘稱史官者卽指劉中壘也）

隋書經籍志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唐經籍志王褒集五卷藝文志同宋史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楚辭有九懷文選有洞簫賦四子講德聖主得賢臣頌選注引甘泉宮賦碧雞頌

按章氏校讎通義曰漢志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又曰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今按前三種各以體分此二十種大抵皆楚騷之體師範屈宋者也故區爲第一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按此書家數篇數並不誤）

陸賈賦三篇

陸賈有楚漢春秋見六藝春秋家又有書二十三篇見諸子儒家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

枚皋賦百二十篇

劉向別錄曰有麗人歌賦（按別錄佚文有此語不知當何屬今按文章緣起云漢枚皋作麗人歌賦詩似乎爲枚皋而發也姑繫于此）

本書枚乘傳武帝聞乘名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皋奏賦以戒終皋爲賦善于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

按此似卽據劉中壘別錄之文故云百二十篇與本志合蓋中壘定著如此其他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則棄而不錄者也

朱建賦二篇

平原君朱建有書七篇見諸子儒家

按平原君文帝時卒此當在陸大夫之次皋枚之前疑轉寫之誤觀下一條注枚皋同時明是承上文而言尤可證也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

劉歆七略曰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本書嚴助傳武帝後得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忽奇等並在左右

嚴助賦三十五篇

嚴助有書四篇見諸子儒家

本傳助爲會稽太守奉三年計最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

朱買臣賦三篇

本書列傳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年五十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拜會稽太守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後以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本書地理志始楚屈原作離騷諸賦後有宋玉唐勒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按此則西京人文大都依則楚辭可知也）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本書楚元王傳元王子紅侯富富子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擇宗室可用者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數月卒

按中正劉中壘之大父也自元王以來家世魯詩故史云亦好讀詩此與前二十家賦別分部居各爲起訖不與陽城侯賦劉向賦論前後也

司馬遷賦八篇

司馬遷有太史公百三十篇見六藝春秋家

本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邱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隋書經籍志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唐經籍志司馬遷集二卷藝文志同

王氏攷證藝文類聚有司馬遷集悲士不遇賦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嬰齊有書十二篇見諸子道家班氏注云武帝時顏氏集注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臣說賦九篇

臣說有書三篇見諸子雜家班氏注云武帝時作賦顏氏集注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

臣吾賦十八篇

臣吾始末未詳

按以上三家史並失其姓氏舊本文相連屬似臣說臣吾亦官郎中蒙上省文歟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蘇季始末未詳疑是蘇武之後

蕭望之賦四篇

本書列傳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詔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數年坐弟犯法免歸爲郡吏御史大夫魏相除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拜爲謁者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至二千石爲平原太守徵入守少府復以爲左馮翊遷大鴻臚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宣帝寢疾拜爲前將軍光祿勳與周堪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後與弘恭石顯忤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又元帝本紀初元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世系蕭氏世居豐沛漢有丞相酇文終侯何二子遺則則生彪諫議大夫侍中始徙蘭陵生章公府掾章生仰仰生皓皓生望之御史大夫徙杜陵生育光祿大夫（案世系則望之爲蕭相國七代孫也）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按徐長君據班氏注則與劉中壘同時人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本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中黃門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

按霍去病傳有李息景武時人蓋別一人也

淮陽憲王賦二篇

本書諸侯王表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元康三年四月丙子立三十六年薨（案淮陽王薨本紀失載證在成帝河平元年也）

本書宣元六王傳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兒（宋祁曰兒上疑有於字）經明行高稱于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于他國贊曰淮陽憲王于時諸侯爲聰察矣

揚雄賦十二篇

揚雄有訓纂篇又有倉頡訓纂見六藝小學家又有所序太玄法言等三十八篇見諸子儒家

本傳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以爲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在賢人君子詩賦之正

也于是輟不復為又曰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

劉歆七略曰揚雄賦四篇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上（按又有河東賦永始三年三月上者七略佚文不備故闕如也）又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又曰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王氏攷證曰七略所載止四賦甘泉河東校獵長楊也按文選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引七略揚雄卒云云疑後人附著之辭非七略本文）

本志注曰入揚雄八篇（見後）

隋書經籍志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唐經籍志揚雄集五卷唐藝文志同宋藝文志六卷

嚴可均鐵橋漫稾重編揚子雲集序曰漢志著錄賦十二篇今得蜀都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覈靈太玄逐貧酒反騷十篇其廣騷畔牢愁僅見篇名蜀都賦為集中鉅製校讎再四從順且雖覈靈賦章段畸零猶存崖略

又前漢文紀曰漢志揚雄賦十二篇今蒐輯羣書得完篇九殘篇一本傳云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畔牢愁此二篇並亡僅存篇名又曰酒賦漢書題作酒箴御覽引漢書作酒賦各書亦作酒賦北堂書鈔作都酒賦都酒者酒器名也驗文當以都酒為長（按顏氏漢藝文類聚畔牢愁似即反騷之子目與文賦之言不合蓋殘文而失于刊正者今故不取）

待詔馮商賦九篇

馮商有續太史公書見六藝春秋家

本書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按如淳引班固目錄今不可攷疑即此顏師所輯注文而轉寫失之者）

劉向別錄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劉歆七略曰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按其人于劉中壘為後進而前卒者）

顏氏集注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秘書（按俗子判子敍錄亦有此語顏氏以為即此杜參也）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本書百官表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漢儀注左右車將主左右郎車

按劉中壘以父任為輦郎服虔曰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張豐殆亦以父任光祿大夫為車郎于中壘亦為後進未詳其始末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劉向別錄曰驃騎將軍史朱宇

顏師古曰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劉奉世曰其實唯脫一史字耳（按顏說謬劉說是也）

按自馮商以下四人年皆少于揚子雲而著錄其賦者或其人已卒或其賦奏御故類從于其後

又按此二十一家大抵不盡為騷體觀揚子雲諸賦略可知矣故區為第二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按此諸家數不誤當數則缺少一篇今校定當為二百七十五篇注云入揚雄八篇者七略祇四篇班氏增入八篇故五十二篇）

孫卿賦十篇

孫卿有子書三十三篇見諸子儒家

本志敘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隋書經籍志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二卷唐書經籍志趙荀況集二卷唐藝文志同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荀卿賦十篇居第三種之首當日必有取義也按荀卿之書有賦篇列于三十二篇之內不知所謂賦十篇者取其賦篇與否

嘉善謝墉序荀子曰漢志又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僅禮知雲蠶箴五篇（按此五篇劉氏別錄入荀子書之末名曰賦篇在此十篇之外者然七略既錄孔臧賦二十篇別有四篇見後逸篇乎也）

秦時雜賦九篇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秦世不文頗有雜賦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文心雕龍頌讚篇曰容告神明謂之頌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注漢藝文志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孝景皇帝頌次于第三種賦內其旨不可強為之解矣按六義流別賦為最廣比興之義皆冒賦名風詩無徵存乎諸謏則雅頌之體實與賦類同源異流者也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本書景十三王傳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

又本紀孝景中二年夏四月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孝武建元五年秋八月廣川王越薨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按長沙王吳芮傳國五世賈生為太傅在芮元孫靖王差之時至孝文後七年無子國除此長沙王列廣川王之次蓋景帝子長沙定王發廣川惠王越兄弟也傳國七世王莽時絕其羣臣姓名無可攷

魏內史賦二篇

本書百官表諸侯王國有內史治國民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

按魏內史蓋魏國之內史攷諸侯王表及傳漢初唯有魏王豹已為周苛殺于滎陽是後無封魏王者此魏內史不知在何時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

顏氏集注曰東暆縣名暆音移

王氏攷證地理志東暆縣在樂浪郡

按地理志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屬幽州應劭曰故朝鮮國也延年其人名失其姓

衞士令李忠賦二篇

本書百官表衞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衞士旅賁三令丞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按此並在李步昌之前步昌宣帝時人則此四家大抵皆武帝時奏賦者舊本連屬而書或皆是衛士令褒上省文

李步昌賦二篇

李步昌有書八篇見諸子儒家官鈎盾宂從云

侍郎謝多賦十篇

謝多始末未詳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本書外戚傳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長女爲平陽公主

本書衛青霍去病傳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壽有惡疾就國上遒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

按舍人周長孺始末未詳

雒陽錡華賦九篇

王氏攷證左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錡氏（按見定公四年傳）

鄭樵氏族略錡氏商人之七族漢書雒陽錡華

按雒陽下疑有令丞等字錡氏殷民七族之一也

眭弘賦一篇

本書列傳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上林苑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于民間卽位徵孟子爲郎

本書儒林傳董仲舒弟子東平嬴公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

黃氏日抄曰眭孟言災異至使漢帝禪天下其以妖言死宜矣

別栩陽賦五篇

王氏攷證庾信哀江南賦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蓋亭名也

顧炎武日知錄庾子山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非也

四庫提要曰庾信哀江南賦稱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實由誤記藝文志與所用桂華馮馮誤讀郊祀志者相等應麟乃因而附會以栩陽爲漢代亭名亦未免間失之嗜奇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庾信哀江南賦曰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誤以爲離別之別濤按別栩陽當是姓別而封栩陽亭侯者若以爲離別之別則當列于雜賦家而不列于賦家矣志兵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此人當卽成子之後古有別姓元和姓纂引姓苑云京兆人

按是篇著錄之例大抵當時奏進不知其官閥者則從而稱臣如下文臣昌市賦臣義賦是也其非奏御爲劉中壘所收錄者則但書其姓名如眭弘賦及此別栩陽賦是也廣韻別字注云別又姓亭林先生之言是也沈氏以爲封栩陽亭侯則漢志例無此稱似未可信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按此二家大抵皆宣帝時奏賦自署其名而不書其官及姓至成帝時劉氏校錄已無可攷遂各就其所署書之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本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黃門令丞又有中黃門

按黃門屬官又有書者黃門書者屬又有假史皆表所不具王商徐博王廣呂嘉四人始末並無攷志于黃門中雜以侍中徐博一條蓋以奏賦先後爲次敗抑轉寫亂其次第也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本書王褒傳宣帝時循武帝故事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本書蕭望之傳華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僑等待詔以行汙穢不進欲附周堪等不納故與待詔鄭明相結恭顯挾二人告望之等令朋龍上之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按佞幸石顯傳成帝初顯黨皆免官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龍始以此時徙爲漢中都尉丞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路恭始末未詳

按章氏校讎通義曰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又曰前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今按淮南王羣臣賦秦時雜賦長沙王羣臣賦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則又非別集之體劉氏編詩賦之例蓋以體分無所謂別集總集此二十五家大抵皆賦之纖小者觀孫卿禮知雲蠶箴五賦其體類從可知矣故又區爲第三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按此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按中疑忠字之寫誤）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本書王褒傳宣帝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弈遠矣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至于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

漢初詞人順流而作皋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

按此十家以大雜賦居其末則以前九家皆劉勰所謂小制之區畛可知也志無東方朔賦意卽在此十家雜賦之中

成相雜辭十一篇

荀子成相篇楊倞注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嘉善謝墉附注曰成相之義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卽後世彈詞之祖漢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託于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周書周祝解亦此體（錢氏大昕曰風俗通佚文云相附也所以輔相于樂奏樂之時先擊相）

朱子楚詞辯證曰荀卿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奸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爲流涕

王氏攷證相者助也舉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不相杵是也又曰成相助力之歌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按荀卿成相篇文凡三章楊倞注書引藝文志爲說尋繹其意似卽在此十一篇之內淮南王成相篇或亦在此書

隱書十八篇

劉向別錄曰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

新序雜事篇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士慶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寡人知之矣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態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又曰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呂覽重言篇士慶作成公賈楚世家作伍舉宜从史記）

文心雕龍諧讔篇曰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東方曼倩尤巧辭述

按新序引大鳥不蜚不鳴似卽隱書中之一則東方朔傳載朔與郭舍人互爲隱語亦似出于十八篇中

又按章氏校讎通義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爲編後世總集之體也今按此十二家大抵尤其纖小者故其大篇標曰大雜賦而成相辭隱書置之末簡其例亦從可知矣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按此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高祖歌詩二篇

本書高帝紀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

本書禮樂志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本書張良傳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已而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歌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

王氏考證大風歌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鴻鵠歌朱文公以爲乖章意象蕭索非復三侯比矣

明馮惟訥詩紀曰鴻鵠歌其旨言太子得四皓爲輔羽翼成就不可易也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本書郊祀志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後以齊人少翁言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後以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置壽宮神君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又曰宣帝時起步壽宮

三輔黃圖曰北宮在長安城中未央宮北周圍十里高帝時制度草創孝武增修之又曰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圍一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

史樂書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元冥世多有故不論（按四時歌今見本書禮樂志在郊祀歌十九章之內冥六歌子樂者是也）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按天馬歌二首亦見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中其文與樂書大異）

本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曰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又曰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云云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云云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

本書佞幸李延年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

本書郊祀志宣帝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

本書王褒傳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

按此歌詩十四篇稽之史文大抵武宣時所作爲多

宗廟歌詩五篇

本書禮樂志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按歌詩五篇目即此五章之類章）

班固兩都賦序曰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與樂府協律之事以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宗廟歌詩訟之屬也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詩歌一門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雅之屬也

按枚皋傳云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云云此出行巡狩及游之大略也又禮樂志云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晉巡狩福應之詩歌不用于郊廟者弗論次其文即此所錄十篇之類也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本書孝景紀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七年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夏四月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中二年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

本書景十三王傳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本書酷吏郅都傳都遷爲中尉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雁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于是斬都

梁庾信哀江南江楓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錢塘倪璠注漢書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本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不見上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于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兒之好得從微賤愛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吐棄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焉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顏氏集注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

王氏攷證曰樂府集陸厥擬李夫人及貴人中山王孺子妾歌臨江王節士歌庾肩吾擬未央材人歌

錢塘梁者庭立紀聞曰前漢書藝文志所載歌詩三百十四篇其數與詩經相同蓋有意倣之也高祖歌詩以下八家比大小雅之正（按此尚有遠傷詩類離不然其中有曲折爾家實數八十二篇實止于二百三十四篇也）

按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勝有子百二十餘人見于王子侯表者凡二十人並武帝時分封而王子噲不見于史蓋諸王子之未得侯者別有薪館侯未央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稱未央材人假即故薪館侯之材人以失侯故詔稱其名此四篇皆詔賜王子及孺子妾材人各一篇並是中山國內之人故劉中壘彙爲一家顏注謂材人天子內官人之此爲不類既是天子內官不應敘次反在諸侯王衆妾之下顏氏此注恐非是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本志敘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

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梁者庭立紀聞曰前雅言吳楚汝南燕代以下八家比國風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齊鄭歌詩之類風之屬也

按本志名家黃公條下注云黃公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則在左馮翊京兆尹兩家八篇中也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按以下文例之歌下當有詩字）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王氏攷證周禮旄人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

梁者庭立紀聞曰前雅言黃門倡車忠等以下八家比雅之變

章學誠校讎通曰義漢志臣工之作有黃門倡車忠等歌詩而無蘇李河梁之篇或云雜各主名歌詩十篇或有蘇李之作有

按河南周歌詩周謠歌詩此兩家皆有聲律曲折隋書王劭傳所謂曲折其聲有如歌詠是也

又按河南周歌詩指東周人而言也周謠歌詩則合東西兩周故篇數多于東周十倍有餘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梁者庭立紀聞曰前雅言諸神歌詩以下四家比頌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諸神歌詩送迎靈頌歌詩頌之屬也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又樂府篇云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

按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始皇使博士爲僊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又本書高五王傳趙幽王友作歌一章兒前趙共王恢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有愛姬后鴆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悲思六月自殺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去亦作歌一章及武帝柏梁臺詩之類皆在三百十四篇之外者歟

又按本志所載除揚雄賦新入八篇之外皆論定奏御之文其中如宋玉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淮南王孔臧吾邱壽王武帝劉向王褒枚皐司馬遷揚雄孫卿皆有別本專集詳于拾補故此一十四家與拾補詳略互見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按此計家數不誤篇數則闕少二篇今校定爲三百一十六篇除去曲折兩家八十二篇止于二百三十四篇也）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按此計家數不誤其篇數則闕少三篇今校定爲千三百二十一篇入揚雄八篇者詳見前第二篇末）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illegible]）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四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史本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于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史律書吳用孫吳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

藝文類聚政治部吳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于識人乃薦孫子吳王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

世系表孫氏又有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桓子無宇無宇子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生憑字起宗齊卿憑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爲亂奔吳爲將軍

本書人表第五等中中吳孫武梁玉繩曰孫武始見史律書及本傳字長卿本齊田完之後奔吳爲吳人亦曰孫子葬吳巫門外去縣十里宋宣和五年封滬瀆侯

隋書經籍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梁三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孫子兵法雜占四卷梁又有孫子八陣圖一卷亡孫子戰鬭六甲兵法一卷亡唐書經籍志吳孫子三十二

壘經一卷唐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孫武孫子三卷（又云朱服校定孫子三卷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孫子三十二壘經及兵法雜占）

王氏攷證隋志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周禮車僕注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

四庫提要曰武書爲百代談兵之祖葉適以其人不見于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廬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確爲武所自著非後人嫁名于武也

孫星衍校刊序曰孫子爲吳將兵功歸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就官也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證也畢以珣敘錄曰武蓋以客卿將兵也

文登畢以珣孫子敘錄曰按八十二篇圖九卷者其一爲十三篇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答若干篇即諸傳記所引樂陽鄭友賢所輯遺說是也一爲八陳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陳圖戰鬭六甲兵法三十二壘經見隋唐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于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梁玉繩瞥記曰孫武兵法十三篇而高誘注呂覽上德云兵法五千言則不獨上至經稱五千言矣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史孫武傳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于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進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爲計謀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殺龐涓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史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

史田敬仲世家齊宣王二年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

世系表孫武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畢以珣孫子敘錄同）（臏武之孫也）

呂氏春秋不二篇孫臏貴勢高誘曰孫臏楚人爲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孫臏梁玉繩曰孫臏始見史孫子傳又作臏亦曰孫子葬河間府吳橋縣東南十五里宋徽宗宣和五年追封武清伯唐孫氏表云武子明明生臏嘉明雖食采富春未久仍歸齊故史傳言臏生阿鄄之間呂覽不二篇注謂臏楚人與史漢異恐非虛謟以武臏爲衛孫氏後亦非腓刑曰臏因刑刖兩足而號之其名不傳惜哉

王氏攷證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秋孫臏貴勢司馬遷傳孫子臏腳兵法修列

公孫鞅二十七篇

公孫鞅有商君書二十九篇見諸子法家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若兵書之公孫鞅二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號雖異而實爲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也（按一在法家一在兵家家數既殊篇數亦異又何用著其是否一書耶）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史本傳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于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魯君疑之謝吳起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乃以爲西河守文侯卒起事其子武侯封起爲西河守公叔爲相害吳起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併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按吳子書）（隋書云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于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本書刑法志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

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橫轉向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彊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

本書人表第六等中下吳起梁玉繩曰吳起始見秦魏策荀子堯問衛左氏中人學于曾子（據釋文敘錄是曾申）中矢而死或云枝解或云車裂宋宣和五年封廣宗伯

隋書經籍志吳起兵法一卷魏賈詡注唐書藝文志賈詡注吳子兵法一卷宋史藝文志吳起吳子三卷（又云朱服校定吳子二卷）

晁氏讀書志曰吳子三卷魏吳起撰言兵家機權法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爲之說圖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

四庫提要曰今本并爲一卷然篇目并與晁志合惟變化作應變則未知孰誤耳起殺妻求將齧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嘗受學于曾子耳濡目染終有典型故持論頗不詭于正倘有先王節制之遺高似孫子略謂其尙禮義明敎訓或有得于司馬法者斯言允矣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吳起衛人師事曾子仕魯去之魏事魏文侯武侯爲西河守公叔害之去之楚楚悼王以爲相有兵法一卷韓非子內儲說引吳起南門令西門令攻秦亭令呂氏春秋愼小篇又引南門令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史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爲書辭句踐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齊人聞其賢以爲相既歸相印去之陶自謂陶朱公三徙成名于天下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又貨殖傳曰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近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稱陶朱公

會稽典錄曰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後與文種俱入越

本書人表第三等上下智人范蠡梁玉繩曰范蠡始見越語字少伯南陽人或云楚宛之三戶人列仙傳以爲徐人非是亦曰范子亦曰子范子亦曰范公亦曰范伯亦曰范生又自變姓名曰鴟夷子皮曰陶朱公宋徽宗宣和五年封爲遂武侯

王氏攷證甘延壽傳張晏注春秋正義文選注並引范蠡兵法東萊呂氏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左哀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三月越及吳平

史越世家句踐已平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爲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本楚南郢人荆平王時爲宛令句踐用其術滅吳種爲相國及賜種劍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自笑曰後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死句踐葬種于西山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大夫種梁玉繩曰種始見左哀元吳語越語即文種字少禽或作子禽楚南郢人亦曰文子句踐賜之劍而死葬山陰種山

李子十篇

按韓非子內儲說引李悝習射令疑是李悝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則有書三十二篇見諸子法家

又按本志法家于李悝書亦曰李子與此相同班氏以明注于前故此不復贅習射令或即是書之一則歟

娷一篇

顏氏集注曰娷音女瑞反蓋說兵法者人名也

按世本作篇云倕作鐘又云垂作規矩準繩垂作銚作耒耜作耨宋注曰垂黃帝工人張澍輯注曰玉篇云倕黃帝時巧人名帝王世紀舜命倕作鞞是垂爲工之通名非一人也又抱朴子辯問篇曰班輸倕狄機械之聖也又梁玉繩人表攷曰垂又作倕堯時巧工亦曰巧倕亦曰工倕亦曰倕氏疑即此娷戰國時依託爲是書

又按自齊孫子至此七家皆蒙上兵法二字史省文也

兵春秋三篇

唐書經籍志兵春秋一卷唐藝文志著錄同

按舊新唐志載兵春秋一卷亦不著撰人不知是否即是此書

龐煖三篇

龐煖有書二篇見諸子從橫家

兒良一篇

顏氏集注曰六國時人也

呂氏春秋不二篇王廖貴先兒良貴後高誘曰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謀也兒良作兵謀貴後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有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史記索隱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也

洪邁容齋四筆曰漢四種兵書有兒良權謀一篇兒良不知其何國人注家皆無所釋獨呂氏春秋及賈誼過秦論僅見其名然亦莫能詳也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史淮陰侯列傳信與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

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戲下成安君不用其策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及破趙斬成安君禽趙王歇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于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又有爲[illegible]陳餘畫策）

（下[illegible]一事文[illegible]不錄）

世系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次子璣秦太傅璣子牧爲趙相封武安君牧子汨秦中大夫啟事生傛左車仲車左車趙廣武君生遐漢涿郡守

韓信三篇

顏氏集注曰淮陰侯

本書高帝紀元年春正月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爲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于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于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信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又曰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史漢功臣侯表淮陰侯韓信初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爲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爲連敖典客（集解曰漢作治粟都尉蓋先爲連敖典客也）蕭何言信爲大將軍別定魏趙爲齊王徙封楚高帝六年四月坐擅發兵廢爲淮陰侯十一年信謀反關中呂后誅信夷三族國除

王氏攷證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

黃氏日抄曰淮陰侯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齊南擯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陟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襲奪齊王軍方信爲漢取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高帝平生親信無過蕭何者矣而且疑之況信耶信有必誅之勢而無人救之以蕭何避禍之策張良爲帝謀臣使其爲之齎弃後計納庶幾也而躡足之諫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其帝之疑而賈信于死者也失職怏怏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仁和杭世駿質疑曰李燮班問韓信之非漢也卒以反誅先儒惜之要未有確然明其不反者班竊惑焉然則舍人何以告變皆呂氏之所爲也呂后之所爲皆漢高之意也帝之任信非得已也急則用之緩則棄之耳未幾而奪其軍未幾而一削其職帝蓋未嘗一日不欲殺信也特力未及耳后竊知其意故遣舍人上變因而掩殺之彼固知帝之必不問也而史氏不察相沿不改亦已誤矣方楚漢之爭鋒兩主之命懸于信手誠有如徹武所云者不以此時割據爭雄迨天下已定始生異謀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信爲之耶且使信而果反必不垂手就捡捡而釋之必不復爲所給觀其臨刑之言曰悔不用徹言以及此是亦不反之明驗矣然則謂信功高震主不急引退以取禍可也謂信謀反伏誅則過矣夫以開代首功一女子竊輒詞族之至今莫辯冤哉答曰史于信之不反以蒯徹語證之而是非自見班固割徹語別爲一傳而信被誣千秋此論足以響之

按隋志兵家有大將軍一卷不著撰人列在黃石公諸書之閒自是漢人不知是否此書

又按自龍媒至此四家亦冡上兵法二字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篇圖一十三卷）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左莊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子戟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爲陳孔穎達曰楚本小國地狹民少雖時復出師未自爲法式今始言荆尸則武王初爲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荆尸使後人用之宣十二年傳稱荆尸而舉是遵行之也

左宣十二年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何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杜預曰二廣君之親兵十五乘爲一廣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孔穎達曰一廣十五

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隨武子曰荆尸而舉卒乘輯睦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杜預曰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宰令尹蔿敖孫叔敖也右轅左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慮無如軍前斥候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者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也（[illegible]）

左襄二十四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杜預曰舟師水軍又昭十九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

按楚世家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三十七年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蓋楚至武王而始大而楚之兵法據左氏傳及疏亦自武王而始具其後孫叔敖又撰次之吳起或亦修治之故有南門令等見韓非子又楚文王有僕區之法楚莊王有茅門法（見左昭七年傳及韓非外儲說）或在此書或別爲一書

蚩尤二篇見呂刑

書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注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于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

世本作篇曰蚩尤以金作兵器宋衷注蚩尤神農臣張澍輯注曰按路史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太平御覽引世本云蚩尤作兵又按太白陰經

伏羲以木爲兵神農以石爲兵蚩尤以金爲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爲之呂氏春秋蚩尤作兵非作兵也高誘注非始作之也

呂氏春秋蕩兵篇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高誘曰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善用兵爲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

史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又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

本書人表蚩尤列第九等下下梁玉繩曰蚩尤姜姓炎帝之裔逐帝榆罔而自立號炎帝黃帝殺之身體異處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又有肩髀冢在山陽鉅野縣呂刑疏引鄭云蚩尤霸天下非子盜跖釋文云神農時諸侯始造兵者蚩尤帝胄之有才者故任之以事其後倡亂則殺之

馬驌繹史曰世之言蚩尤者多怪誕不經謂銅頭鐵額八肱八趾輿雲吐霧以迷軍士天遣玄女始克制伏之彼蚩尤者姜姓之諸侯非異類也亦惟恃其強暴乘炎帝之衰阻兵稱亂如後世之竊據僭號者抑或詭異其名以恐百姓如後世之黃巾赤眉執左道以惑衆者黃帝修德撫名以仁易暴湯武之事足以徵矣奚必徵召鬼神而後克濟哉

隋書經籍志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亡（據此或卽此二篇之佚存者以其書有黃帝事故云黃帝蚩尤兵法）

孫軫五篇圖二卷

孫軫始末未詳

按世系孫氏表云孫氏又有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桓子無宇無宇子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當卽孫武之祖也史世家云陳完奔齊以陳氏爲田氏其後四世又別賜姓爲孫氏是陳田孫三姓本同族此孫軫疑卽陳軫軫見史記與公孫衍張儀合傳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亦見人表第四等梁玉繩曰陳軫歷見戰國策

繇叙二篇

太平御覽兵部李筌太白陰經云黃帝設八陣之形風后演握奇圖力牧亦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蜀諸葛亮並有陳圖以教人戰

王氏攷證古今人表繇余卽由余疑叙當作余李筌太白陰經云秦由余有陳圖

按由余別有書三篇見諸子雜家白帖五十五引七略亦作由余此繇叙或是繇余之後追求其先世爲是書故次于孫軫之後儻孫軫審爲陳軫則于時代先後尤合然皆無確證也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王孫始末未詳

按此疑卽儒家之王孫子孫下有敓文又疑爲吳王孫雄左襄十三年傳正義曰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爲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將軍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其文與國語大異國語亦不見引司馬法疑孔穎達據別本國語之說王孫雄國語作王孫雒史越世家作公孫雄（又疑王廖呂覽不二篇云王廖貴先賈生過秦論云六國之士有兒良王廖制其兵或雄爲廖字之誤又疑王子太史公自序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徐廣曰王子成甫或孫爲子字之誤然皆非確證也）

尉繚三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尉繚子兵書一卷亡宋史藝文志尉繚子五卷戰國時人

王氏考證今本二十四篇天官至兵令言刑政兵戰之事其文意有附會者首篇稱梁惠王問意者魏人歟

四庫提要曰漢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別有尉繚三十一篇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特今書止二十四篇與所謂三十一篇者數不相合則後來已有所亡佚非完本矣其書大旨主于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所言往往合于正如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皆戰國談兵者所不道晁公武讀書志有張載注尉繚子一卷則講學家亦取其說然書中兵令一篇于誅逃之法言之極詳可以想見其節制則亦非漫無經略高談仁義者矣

按秦本紀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

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梁玉繩嘗記謂與雜家之尉繚是兩人作此書者不知卽此尉繚否也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史信陵君列傳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交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長平軍進兵圍邯鄲公子旣奪晉鄙軍救邯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後四歲卒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按疑其傳其少時及謂公子無忌爲害）

劉歆七略曰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信陵君也（按此與本志云圖十卷異數下文兵形勢家凡云圖十八卷則此作七卷者是也）

本書人表魏公子無忌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無忌始見齊趙魏策封信陵君病酒而卒

都陳留郡浚儀縣案昔人稱四公子爲原嘗春陵然其品信陵最優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下表獨立平原于中上餘俱在第五失其倫矣

世系表京兆王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少子畢公高之後封魏至昭王彤生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無忌生間憂襲信陵君秦滅魏間憂子卑子逃難于太山漢高祖召爲中涓封蘭陵侯時人以其故王族也謂之王家卑子生悼悼生賢濟南太守宣帝徙豪傑居霸陵遂爲京兆人（又魏氏表云公子無忌孫無知漢高陵侯與此言卑子蘭陵侯者互異豈兩人乎尋史漢功臣表淨侯渤皆不見其得而詳矣）

黃氏日抄曰無忌用侯嬴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諫（毛公見前名家）趣駕歸魏以却強秦之鬪此四人者皆隱于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國賓從威震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爲國家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魏王受秦反間用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魏无忌魏釐十二世孫魏安釐王之弟封信陵君以矯奪晉鄙軍懼罪留趙十年還魏爲上將軍秦用反間廢之病酒而卒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十卷

按史言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則此二十一篇圖十卷者各有主名劉氏錄略必具載今不可知已

景子十三篇

按儒家有景子七十子之弟子此列在魏公子之後則非其人也

李良三篇

按史漢張耳陳餘傳有李良爲趙王武臣略常山太原已而襲邯鄲殺武臣擊陳餘餘敗之歸秦將章邯不知其所移豈即其人乎似不然也

丁子一篇

鄭樵氏族略丁氏姜姓齊太公生丁公伋支孫以丁爲氏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丁氏出自姜姓漢書藝文志有丁子著兵書

按丁子叙于項王之前則其人大抵在秦楚之際豈即楚將丁公乎

項王一篇名籍

史本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于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本書人表項羽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羽始見始皇紀即項籍字羽一字子羽下相人重瞳子楚懷王孫心封長安侯號當公破秦自立爲西楚霸王亦曰項王自刎而死葬穀城案史言羽初起時年二十四亡于漢五年則僅二十八歲也

黃氏日抄曰世謂羽與漢爭天下非也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羽見秦滅諸侯而兼有之故欲滅秦復立諸侯如戰時而身爲盟主爾故既分王即都彭城既和漢即東歸羽皆以爲按甲休兵爲天下盟主之時不知漢之心不盡得天下不止也

按自蚩尤至此十家亦蒙上兵法二字也

（俱存八卷止知其數）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按此諸家數不合凡書數則缺少十篇卷數則缺少三卷今校定當爲一百二篇圖二十一卷然七略殘類公子圖七卷則此）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史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其一曰天一正義曰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又曰天一一星天帝之神主戰鬬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太一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占以不明及移爲災也

隋書經籍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又太一兵書十一卷梁二十卷（按此太一天一之誤）唐經籍志太一兵法一卷唐藝文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太一兵法一卷

王氏攷證武經總要太一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一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饑陰陽二局存諸秘式星文之次合分野之災祥貴于先知逆爲之備用軍行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相參焉（按此圖書大抵皆參以天人之際推天文以占兵事者）

神農兵法一篇

神農有書二十篇見諸子農家

玉海兵制篇漢藝文志神農兵法一篇晁錯傳神農之教曰石城湯池亡粟弗能守（王氏云以此爲

兵法中語）

何義門讀書記曰神農兵法一篇其今之握機乎（按四庫提要握奇經一卷一作握機一作握機經舊本題風后撰漢丞相公孫宏解晉西平太守馬隆述贊）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曰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兵陰陽家又有神農兵法一篇倉頡造字在黃帝時前此未有文字神農之言皆後人追錄不過謂相傳如是豈謂神農手撰之文哉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道家有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陰陽家有黃帝太素小說家有黃帝說並見前諸子略中

史五帝本紀諸侯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正義曰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衛若轅門即其遺象

鶡冠子武靈王篇龐煖曰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宋陸佃注曰陰經黃帝之書也

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

後漢書蘇建傳建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孟康曰

黃帝李法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

隋書經籍志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新唐志作[illegible]記）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黃帝兵法雜要訣一卷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

唐獨孤及毘陵集八陳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陳圖

玉海兵法篇太平御覽引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于風后曰吾聞黃帝有負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對曰藏會稽之山禹開視之中有天下經十二卷禹得中四卷（按此似後世道家之野言不足據）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曰開元占經引黃帝兵法黃帝出軍訣黃帝用兵要法用兵要訣五行大義引黃帝兵訣案隋志黃帝兵法八種今輯李法一條兵法六條黃帝問玄女兵法十二條（按嚴氏謂隋志兵法八種者并太一蚩尤風后及許昉吳魏所失者計之也）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本書人表封胡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封胡唯見本書藝文志又曰封鉅黃帝師路史國名紀謂封鉅是封胡而表別有封胡似不得合而一之二封疑屬父子

世系表封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鉅爲黃帝師胙土命氏至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爲諸侯其地汴州封丘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至周失國子孫爲齊大夫居渤海蓨縣

王氏攷證通典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五六十事皆煩冗不便于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按李衛公兵法所言則封胡亦兼封胡子其書亦兼及技巧）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使爲當時唐房玄齡注曰謂知天時之所當也（按管子[illegible]本風后作蚩尤誤[illegible]史馬驌繹史外紀是正今從之）

史五帝本紀集解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正義曰按黃帝仰天地置列侯衆官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藝文志風侯兵法十三篇圖二卷（按本志作二卷未詳孰是）

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宋均注曰金法言能決理是非也

本書人表風后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風后姓風名后一云風后是風國之后伏羲後宋大觀三年封上谷公

後漢張衡應間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朣朦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

後漢書張衡傳注春秋內事曰黃帝師于風后風后善于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家流有風后十三篇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內分爲九州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國（按黃帝受命以下云云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引古）（引此文作因公城名錄[illegible]通志藝文略地理類有因公城名錄一卷不著[illegible]者）

隋書經籍志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秘術二卷（[illegible]此[illegible]後人依託三家之[illegible]本）

宋史藝文志風后握機一卷晉馬隆略序（按握機經係晉代假託此十三篇中之[illegible]以爲後人依托）

王氏攷證獨孤及風后八陳圖記云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李靖問對云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嚴從依風后大旨爲圖以擬方陳李筌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握奇圖復置虛實二壘武經總要曰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抱朴子云黃帝講占候則詢風后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托也

力牧有書二十二篇見諸子道家

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力墨受準斥州選舉翼佐帝德宋均注曰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

王氏攷證李筌太白陰經云風后演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抱朴子云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

鵊治子一篇圖一卷（宋祁曰治一作冶）

顏氏集注晉灼曰鵊音夾

馬驌繹史黃帝紀注曰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封胡風后力牧鵊治子鬼容區地典注俱云黃帝之臣

李鍇尙史黃帝諸臣傳漢書兵陰陽家有鬼臾區鵊治子地典注云並黃帝臣

按諸書言黃帝三公七輔六相及諸人並無鵊治子其人本志實未嘗注黃帝臣豈馬李二家所見與今本有異者歟抑以此一條在力牧鬼容區之間意爲牽附也疑此一條在後二條地典之次轉寫亂之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托

世本作篇曰臾區占星氣張澍輯注曰臾區即車區亦作鬼容區實一人也李奇曰區黃帝時諸侯占星氣謂占星之昏明流實主何瑞禎變異及雲物怪變風氣方隅時候也

史五帝本紀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正義曰封禪書云鬼臾區號大鴻黃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鴻冢是藝文志云鬼容區兵法三篇也

本書人表鬼臾區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鬼臾區見黃帝內經素問史封禪書鬼國名臾又作容又作侖又作車區又作蓲亦曰大鴻葬雍宋大觀三年封宜都公

地典六篇

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地典受州絡宋均注曰絡維絡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間曰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覩而大談章懷太子注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天老五聖爲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

按志于封胡風后力牧鬼容區並注黃帝臣此地典亦黃帝臣而獨不注則轉寫敓漏也

人表無地典

孟子一篇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爲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當別白而條著者也

按此列東父師曠之前則其人遠在孟子之先疑卽五行家之猛子

東父三十一篇

廣韻一東注云東亦姓氏族略云東氏舜七友東不訾之後望出平原鄧名世辯證云中國有東西南氏高麗有北氏必其先皆以方爲氏

按東不訾韓非子說疑篇作董不識人表第三等有董父與東不訾並列在帝舜有虞時之時董父見左昭二十九年傳以擾龍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氏封諸鬷川董氏其後也疑卽此董父因通假而爲東父猶東不訾之爲董不識歟其叙次在師曠之前于時代亦相合（世系表董氏出自己姓顓頊裔孫有國叔安生董父賜姓董氏）又按以上三條班氏未必無注似皆傳刻者失之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師曠有書六篇見諸子小說家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歆兄子龔書曰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章懷注曰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云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

萇弘十五篇周史

史封禪書及後培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神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又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萇弘

本書郊祀志周靈王時諸侯莫朝周萇弘迺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萇弘李奇曰周爲晉殺之也又曰成帝末年頗好鬼神谷永說上曰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佐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

本書人表萇弘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萇弘始見左昭十一周語下亦曰萇叔周人殺之其血三年化爲碧葬雒陽東北山

淮南子氾論篇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高誘注曰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弘以釋之

按萇弘初事周卿士劉文公爲周大夫後事靈王景王敬王爲大夫其死時當春秋魯哀公之三年也

又按自黃帝至此十一家亦蒙上兵法二字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史天官書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又曰陳雲如垣杼雲類杼軸王朔所候決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又曰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

本書西域傳下武帝輪臺詔曰興師遣貳師將軍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皆以爲吉匈奴必破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別成氏漢藝文志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今詳別成乃著書人也（按鄧氏之意云別成非姓氏乃著書人耳古今氏姓書之誤也）

按廣韻十七薛別字注云別又姓何氏姓苑云揚州人此豈姓別名成者歟史記云氣則王朔豈朔自號別成子歟朔武帝時人隋志兵家尚載其雜匈奴占一卷

又按隋志有用兵秘法雲氣占一卷氣經上部占一卷天大芒霧氣占一卷鬼谷先生占氣一卷五行候氣占災一卷乾坤氣法一卷不著撰人皆是類之書容或有此書逸篇在其間也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抱璞子仙藥篇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于不信可歎息者也又金丹篇云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其經云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

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卽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又遐覽篇云道經中有蔡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各一卷

按葛稚川所言威勝似卽此方七十篇中之大略七錄有辟兵法一卷通志藝文略兵陰陽家有兵書萬勝決太一厭禳法亦卽是一類之書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按此書家數不誤篇數則誤衍二十二篇今校定爲二百二十七篇圖十卷又併以上下篇當云兵陰陽脫兵字）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鮑氏出自姒姓夏諸侯國子孫氏焉裔孫叔牙相齊桓公名顯諸侯謚曰共曾孫牽曰鮑莊子國曰鮑文子國孫鮑牧皆齊卿牧之家臣曰苦東鮑點其族仕晉者曰鮑癸其後鮑氏居東海郯縣

按此鮑子列在伍子胥之前則爲春秋時人可知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有書八篇見諸子雜家

呂氏春秋首時篇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脩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鬬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北千里

武帝本紀注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又曰伍子胥書有下瀨船

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

隋經籍志五行家遯甲決一卷吳相伍子胥撰遯甲文一卷伍子胥撰遯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唐經籍志兵家伍子胥兵法一卷又五行家伍子胥遯甲文一卷唐藝文志同（作伍子胥）（遁書見子附唐志者唯此其遯甲三書與亦在此十篇中）

王氏攷證武經總要云伍子胥對闔廬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伍子胥有兵技巧十篇圖一篇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伍子胥水戰法又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凡三條

公勝子五篇

廣韻一東公字注公又複姓漢書藝文志有公檮子著書又有公勝生著書（公檮生見諸子陰陽家屬[illegible]子此[illegible]入螘小有斗說）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公勝氏前漢藝文志技巧家有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世系表苗氏出自芈姓楚若敖生鬬伯比鬬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誅其子賁皇奔晉晉侯與之苗邑因以爲氏河內軹縣南有苗亭卽其地也

按此敍于伍子胥之後參以世系之言則此苗子似卽苗賁皇之後人又自伍子胥至此三家亦蒙上兵法二字

逢門射法二篇

顏氏集注曰卽逢蒙

孟子離婁篇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于是殺羿趙岐注曰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

世本作篇曰逢蒙作射張澍輯注曰世本言逢蒙作射者蓋作射法也故漢書藝文志兵技巧十三家有逢門射法二篇顏師古曰卽逢蒙呂氏春秋作蠭門荀子史記皆同莊子作蓬蒙鹽鐵論作逢須惟孟子作逢蒙

史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集解曰駰案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蠭門射法也

本書人表逢門子列第八等下中梁玉繩曰逢門子卽逢蒙又作蓬蒙又作蠭門又作蠭蒙亦曰逢須亦曰逢蒙子夷羿逢門皆篡殺之賊何以一在第八一在第九當置逢門九等（陸[illegible]觀門子注引人表作逢門子豹蘇氏輿嗟引亦同今按[illegible][illegible]豹字之上有數文當以逢門子爲句豹字屬下文也）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陰通成未詳

李將軍射法三篇

顏氏集注曰李廣

史本傳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爲中郎武騎常侍孝景初爲隴西都尉騎郎將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爲上谷太守

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武帝立（[illegible]）（漢史本文）爲未央衛尉後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所失亡多當斬贖爲庶人數歲召拜爲右北平太守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沒鏃視之石也因復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遂引刀自剄

洪邁容齋隨筆曰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吳楚反時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爲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文獻經籍考射評要略一卷鼂氏曰題李廣撰凡十五篇陳氏曰依託也鄙淺無奇

魏氏射法六篇

魏氏未詳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顏氏集注曰圍郁郅人也見趙充國傳（[illegible][illegible]郡者地縣也）

本書趙充國傳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成紀李廣皆以武勇顯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也師古曰圍爲彊弩將軍見藝文志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本書李陵傳陵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鮝共一臂也劉攽曰三十弩一弦三十鮝一臂皆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

王氏攷證李廣以大黃射其裨將孟康曰太公陷堅却敵以大黃參連弩愚案周官五射參連其一也武經總要曰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本書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案武帝置太尉罷大司馬以[illegible]及軍之置將大將軍也）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案護軍之屬有射師則表所不具蓋猶今之教習也王賀始末未詳其前數家皆稱射法此獨名射書而置于連弩射法具之後則其書大抵言射具器用製作之程品爲多

蒲苴子弋法四篇

列子湯問篇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張湛注曰蒲且子古善弋射者（[illegible][illegible]引說文云繳生絲縷也）

太平御覽資產部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于百仞之上弓良也高誘注曰蒲且子楚人善弋

射（案此見賈疏又今本淮南子無下句又案[illegible]）

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閒曰弇何以沈鉤致精蒲且以飛矰逞巧章懷太子注周禮曰矰矢用弋射（案夏官司弓矢云矰矢茀矢用諸弋射）鄭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

案汲冢竹書中有繳書二篇束皙云論弋射法爲劉班所未見疑卽與此書略同

劍道三十八篇

本書司馬遷傳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案此三十八篇中當有司馬氏所傳之論）

王氏考證史記序孫吳傳云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曰者傳褚先生曰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案功臣侯表[illegible]封三代又王子侯表武帝時有曲成侯萬歲中山靖王子）

手搏六篇

本書甘延壽傳延壽爲郎試弁爲期門孟康曰弁手搏也又哀帝本紀贊時覽卞射武戲蘇林曰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案[illegible]甘延壽傳云試卞爲期門是卞與弁同也）刑法志曰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武帝本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

案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案蘇林漢末魏初人其注漢書言傳手搏論而釋之必實有所見似劍道手搏兩書皆傳自司馬氏而手搏一書又從而解釋之索隱又曰何法盛晉書及晉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並云在趙者名凱則司馬凱所作歟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案此五十七篇不知若干家七略置之于末篇合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者而一之未必專屬諸技巧也

蹴鞠二十五篇

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記云黃帝也蹴亦蹋也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皆因嬉戲而講習之今軍士無事得使蹋鞠有書二十五篇

劉歆七略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illegible]）（注殿階九級中分左右左有級人行之右則平之）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蹴鞠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又曰蹋鞠兵勢也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卒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其蹋鞠

史記霍去病傳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爲營域（[illegible]）索隱曰鞠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蹴蹋爲戲也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卽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

顏氏集注曰鞠以韋爲之實以物蹴蹋之以爲戲也蹴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也

唐封演聞見記曰打毬古之蹴鞠也漢書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音子六反鞠皆鞠六反近俗聲訛謂蹴爲毬亦從而變焉非古也

按陶宗儀說郛有打毬儀一卷蓋權輿于是書

又按兵書略前三種皆各以其時代爲次無章段之可尋唯技巧一篇則有章段凡五自鮑子至苗子四家言技巧之事爲第一段逢門至王賀七家皆言射法及弩射射具等事爲第二段弋法劍道手搏三家言弋射劍術雜藝之屬爲第三段雜家兵法不名一體者七略附之末簡爲第四段蹴鞠一家班氏從諸子中析出移入此篇爲第五段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鞠也（此所載家數缺少一家篇數缺少八篇又[illegible]凡闕之卷數今校定當爲十六家二百七篇[illegible]）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劉奉世曰此注二百七十一篇[illegible]）（[illegible]十六家八百八篇圖四十七卷）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illegible]）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泰壹家有兵法一篇見兵陰陽家

天官書太史公曰幽厲以往尙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正義曰按自古以來所見天變國皆異其所說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時應者書其文并圖籍凶吉並不可法則也

又曰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城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

按泰壹亦卽大乙或省文作太一北極星名亦曰天帝別名亦曰天神之最尊貴者古有此一家之術泰壹雜子卽泰壹家之諸子而爲星官之學者猶言黃帝雜子淮南雜子之類此大抵幽厲以後春秋戰國時人所作爲星官之書之最古者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本書天文志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黃孟康曰星表有靑氣如暈有毛塡星之精也（按塡星卽土星）

史記天官書正義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之分野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七丈見則五穀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之天文家有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攷天文志載國皇昭明五殘六賊司詭咸漢四塡地維臧光燭星歸邪天鼓天狗格澤蚩尤之旗旬始枉矢長庚景星凡十有八星蓋五星之精散爲妖祥下應人事此其變占也冠以五殘者或以塡星之精屬土統攝諸方歟其書隋唐志不載亡佚已久猶賴漢志承其略茲據補馬孟康注說諸星色狀極詳當是依原書釋之並取附各條之下訂爲一卷

按孟康注又曰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志記不盡按志所載止十八星晉書天文志引圖緯及荆州占載妖星二十一又引河圖載妖星四十又引京房風角書載妖星三十五皆五星散而爲妖者其名稱或不同此所載雜變星要不出此數家所載而孟氏謂六十四變其卽據此書言之歟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世本作篇曰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張澍輯注曰古日者占日之晷景長短也占月者占月之晦朔弦望也占星氣謂占星之昏明流貫主何瑞禎變異及雲物怪變風氣方隅時候也

續漢天文志序曰軒轅始受河圖鬭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續漢郡國志注帝王世紀曰及黃帝受命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黃帝創造之大略也

嚴可均鐵橋漫稾曰黃帝占世無傳本開元占經徵引甚多余始寫出以乾象通鑑校補疑者闕之分爲三卷而爲之敘錄曰古者以太陰紀年王莽用三統厤始以太歲紀年此書占八穀有太陰乘寅乘卯乘辰等占而又別有太歲多非後世語其占步徵有間如孔子巧如發般二語知譔書人在孔子後蓋六國時依托也漢志有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隋唐志有黃帝五星占一卷如謂此書卽一卷本則卷太大疑隋唐時有別本合雜子氣彙錄之者今故不題五星占依占經題黃帝占焉其錄曰日月五星總歲星熒惑塡星太白辰星二十八宿衆星流星客星妖星風雨虹霧濛八穀飛鳥凡二十門

按隋志天文家有天文占氣書一卷候雲氣一卷梁有雜望氣經八卷候氣占一卷皆是類之書亦或是書之殘賸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顏氏集注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

說苑敬愼篇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此說或在是書或不在是書無以詳知嵇康聖賢高士傳亦載此說予謂容傳中論舌剛柔之喩又見老萊子告傳說不一莫詳其原）

按蕭吉五行大義論五行生成數引常從數義云云又引鄭玄曰以天地相配取陰陽之理常從以支干數和合取日辰爲用兩說雖別大意還同似卽此常從其書有五行數義篇豈兼言有五行者歟抑別在五行家諸書中也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風俗通姓氏篇皇氏三皇之後因氏焉左傳鄭大夫皇頡皇辰宋有皇氏世爲上卿木皇父充石之後以字爲氏張澍輯注曰皇氏出自子姓宋戴公子充石字皇父爲宋司徒其孫南雅缺以王父氏爲皇父氏或去父稱皇氏（鄧名世古今氏姓書辯證春秋時皇氏仕宋其在宋者曰充石十世孫皇瑗爲宋司徒生皇野般）（鄭案司徒野字子仲司馬般食邑於鄭謂之鄭般又大司馬非我有歸續皇鄖父皇奄傷皇伯皇懷仕鄭者曰皇武子皇頡皇辰皇戌成子公耳）

按右天文家有此皇公一家之學亦有徒衆傳其書故曰皇公雜子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淮南王安見諸子雜家及詩賦略

本書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曰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

按淮南之有是書猶漢末劉表之有荆州占皆欲以天文休咎覬非分之望本傳言外書甚衆蓋不止二十三篇此十九卷亦外書之屬歟

秦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秦壹雜子見前

按秦壹雜子既有星占二十八卷又有雲雨占三十四卷開元占經所載雲雨占容或有出于是書者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按國章疑是人姓名國章觀又似宮觀名不可得而詳矣七錄天文家有君失政大雲雨日月占二卷即是類之書開元占經所載雲雨虹霓諸占未必不由此二書而轉輾祖述之

泰階六符一卷

顏氏集注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

史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蘇林曰能音台索隱曰即泰階三台漢書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魁北斗第一星也）

本書東方朔傳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後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恩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應劭集解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其書首言三階所主次言平則吉否則凶末言天子政失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此下當備論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與上文相應而今佚矣此書久亡別不見徵引惟就應劭注錄之而大恉猶可推識云

按此一卷蓋即東方曼倩所上或在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之外者天文家言三台星者多矣文繁不錄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本書天文志漢元年五星聚于東井以厤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illegible]）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于枳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于霸上以候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爲秦之地明效也

按此言五星客流出入者謂五星及客星流星出入于金度玉衡之間度衡假即璇璣玉衡五帝本紀正義引蔡邕曰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並縣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尺五寸而強也天文志載五星聚東井一條疑即出於是書爲漢代禎祥之首出者也客星流星皆見天文志紀之尤詳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

天官書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illegible]）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此五星彗客及流星行事占驗各八卷之大旨）

（疑史公讀本取資于是二書）

天官書又曰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又曰王朔所候決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而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周禮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故書隮作[illegible]）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也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也玄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賈公彥曰十等都是日旁之氣煇亦是日旁煇光故總以煇言之（按此及日旁氣占體之古法僅存者不盡如此）

按天官書云余觀史記考行事即此類行事占驗之書隋志天文家有五星占一卷彗星占一卷流星占一卷妖星流星形名占一卷並不著撰人皆此五星彗客及流星占驗一類之書　又有夏氏日旁氣一卷（[illegible]）魏氏日旁氣圖一卷日旁雲氣圖五卷攷本書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知夏氏非漢以後人魏氏疑即占歲之魏鮮此三書或即此日旁氣兩家十六卷之佚存者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掌天時星厤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丞一人掌候靈臺日月星氣屬太史

天官書曰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平城之圍七日乃解在高帝七年天象有若符契七重者主七日也

本書五行志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燕地也後二年燕王臧荼反誅立盧綰爲燕王後又反敗天文志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閒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所圍七日迺解（蓋漢之日食月暈以此附會之者其行事占驗若知其異本所據雖不可致要本無大異也其雜變占驗亦略見天文五行志）

按隋志天文家有日食占月暈占日月薄蝕圖日變異食占日月暈珥雲氣圖占各一卷日月食暈占四卷並不著撰人皆是類之書或本書佚出僅存者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劉昭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

王氏考證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天官書曰甘石厤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按此言考行事即前五家行事占驗之書）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

本書天文志古厤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爲有逆行夫厤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然而厤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內臣不治兵革不銷刑罰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

隋書天文志古厤五星並順行秦厤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

按隋志天文家有海中星占一卷論星一卷星圖海中占一卷並不著撰人意即上三書之佚存者歟開元占經引海中占至多其原亦出於此及後三書中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天官書曰天有列宿地有州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所從來久矣正義曰二十八舍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

王氏考證春秋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呂氏曰十二次蓋戰國言星者以當時所有之國分配之又玉海云自七國時甘石始配十二分野（按甘石之前已有此說當始于春秋戰國七國時更爲之）

按隋志天文家有二十八宿十二次一卷二十八宿分野圖一卷不著撰人皆是類之書之別見者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本書天文志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

張衡靈憲曰地有山岳以宣其氣精中爲星星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跱各有逌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備矣

續漢天文志序曰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五行大義論諸官篇唐虞之時官名已百夏殷定名爲百二十以應天地陰陽之大數也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三相參合有百二十也

按隋志天文家有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不著撰人似即此書之別見者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藝文類聚卜筮類梁元帝易洞林序曰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

顧炎武日知錄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不占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按隋志五行家有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又一部三卷並在雜占諸書中又占夢類中有海中仙人占體瞤及雜吉凶書三卷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二卷疑即從是書殘賸而鈔節附益者

圖書祕記十七篇

隋書天文志曰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

按晉書天文志雜星氣篇云圖緯舊說及荊州占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又妖星中引河圖云云其稱圖緯及河圖疑即是書續漢志晉志帝王世紀通鑑外記皆有黃帝受河圖作星官之文意者天文家取河圖洛書中所有如穰瞻鉤斂曜度之類錄爲是書續漢厤志云中興以來圖讖漏泄則當西京時猶祕而不宣故曰祕記歟

又按是篇凡分五章段自泰壹至淮南雜子星六家皆言星氣爲第一段自泰壹至泰階六符三家言雲雨虹蜺及三台星爲第二段自金度玉衡至日食月暈六家皆言漢興以來行事占驗爲第三段海中諸占六家自爲一家之學爲第四段圖書祕記亦別爲一家爲第五段殿焉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按此總家數缺少一家卷數則溢出二十六卷今校定當爲二十二家四百一十九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殆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證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按末後數語蓋有感而言因之蓋弘漢之時孟京君明說天變以殺身劉光祿亦因言災異而沈溺尤其京者者也腐書褶猜患曰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于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曰王路不修謫見于天日爲之蝕后德不修謫見于天月爲之蝕見綜宗錄飛流見伏陰見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敍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爲之則指凶爲吉謂災爲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

黃帝五家厤三十三卷

黃帝見前道家陰陽家小說家兵陰陽家

史厤書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尙矣蓋黃帝考定星厤

晉書厤志黃帝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厤

世本作篇曰容成作調厤宋衷注容成黃帝之臣張澍輯注曰容成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作調厤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歲交已酉賓黃帝之五十年也

劉向五紀論曰黃帝厤有四法又曰民間亦有黃帝諸厤不如史官記之明也

宋書厤志祖沖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緯實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厤舛雜杜預疑其非眞按五紀論黃帝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厤可疑之據一也

烏程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考黃帝術上元辛卯天正甲子朔旦冬至距共和元年庚申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一十年算上　上元積年見開元占經上元至唐開元二年甲寅二百七十六萬〇八百六十三年算外又曰五紀論言黃帝術有四法今僅傳其一法而三法不傳矣

按此言五家者並周秦漢初時厤家所託有五家并爲一帙非眞正調厤也

顓頊厤二十一卷

五帝本紀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治氣以教化索隱曰載行也言行四時以象天又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敎化萬人也

本書厤志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厤比于六厤疏闊中最爲微近

宋書厤志祖沖之曰顓頊厤元歲在乙卯而命厤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也

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考顓頊術上元乙卯人正已巳朔旦立春至周共和元年庚申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四百六十六年算上　上元積年見開元占經人正立春見蔡氏月令論及續漢書新唐書志又緯書考靈曜旃蒙之歲感精符單閼之歲皆卽此乙卯元也　秦用此術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末謂之後九月漢初承秦制用顓頊術自秦惠文王稱王初更元年丁酉至子嬰元年乙未凡一百一十九年又自漢高帝元年乙未至武帝元封七年丁丑凡一百二年四月統計丁酉至丁丑大凡行用二百二十年四月

顓頊五星厤十四卷

日月宿厤十三卷

續漢厤志賈逵論厤曰易曰君子以治厤明時言聖人必厤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又曰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

按賈氏言太史官有日月宿簿有星度課卽是類之書而此兩書其最先者天文志言古厤五星之推亡逆行古厤亦卽此二厤也脩本文相連屬日月宿厤蒙上顓頊二字

夏殷周魯厤十四卷

本書厤志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厤

續漢厤志熹平論厤曰議郎蔡邕議曰案厤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司馬彪曰黃帝造厤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

宋書厤志祖沖之曰夏厤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厤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厤以八十一爲日法若易緯非差殷厤必妄此可疑之據三也春秋書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厤非周則魯以周厤考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厤

校之又失十三二厤並乖則必有一僞此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厤課今其甚疏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可疑之據六也

隋書厤志曰漢時有古厤六家學者疑其紕繆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采以爲志（按劉向父子咸加討論者劉五紀論及三統厤也）

王氏考證書正義云古時眞厤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厤雖詳于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托爲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厤魯厤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又云劉向五紀論載殷厤之法惟有氣朔而已春秋正義釋例云今魯厤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

天厤大厤十八卷

按太史公自序遷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厤始改云云此天厤疑卽張蒼所修者大厤疑卽武帝所改太初厤

漢元殷周諜厤十七卷

史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厤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索隱曰牒者記系謚之書也稽厤譜諜謂歷代之譜諜也

按諜厤者記其世系而繫以年有終始年代之可考者也劉歆三統厤之世經亦其類也

其曰漢元殷周豈自漢代建元改厤之時以上溯殷周兩代歟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本書食貨志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又本紀五鳳四年春正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

續漢厤志賈逵論厤曰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殿本考證曰據文義日字下疑脫一字）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

按賈氏言耿壽昌狀日月行蓋卽謂此二書此作耿昌卽耿壽昌月行帛圖據賈氏說月上當有日字帛是度字之誤似前二百餘卷爲圖後二卷爲說然則月行度亦脫一日字也隋志天文家有月行黃道圖一卷梁有日月交會圖鄭玄注一卷又日月本次位圖一卷皆是類之書（又按傳二卷或其徒所作之郗萌故亦出其名）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秦州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引五星推步曰金星水星一日行一度一月行一宮一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日行一度一歲行一宮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日行一度二月行一宮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日行一度二十八月行一宮二十八年一周天

按傳周始末未詳當是宣帝時與耿壽昌相先後耿作日月行度傳作五星行度皆厤家推步所有事五星行度卽三統厤所謂五步是也文繁不錄

律厤數法三卷

本書律厤志議造漢太初厤迺選治厤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厤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厤其法以律起厤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于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

隋書律厤志曰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

按張倉傳倉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厤事本志陰陽家載張倉書十六篇餘二篇專言律厤事者疑在此書及武帝時落下閎等所作并合爲三卷又元帝時京房言六十律相生之法或亦在是書以其非一家之說故不著撰人名氏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按此五星二十八宿之紀也隋志厤數家載七曜厤五星厤至多皆其類也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欽定協紀辨方書義例篇神樞經曰太歲人君之象率領諸神統正方位斡運時序總成歲功以上元閼逢困敦之歲起建于子歲徙一位十二年一周黃帝經曰太歲所在之辰必不可犯曹震圭曰太歲者歲星也故木星十二年行一周天一年一次也

說文晷日景也廣雅云柱景也釋名晷規也如規畫也玉篇云以表度日也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

本書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

王氏攷證鄱山楊氏跋春秋公子血脈譜其傳本曰荀卿而其書秦譜乃下及平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受氏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者不能爲也（按荀卿春秋公子血脈譜亦名帝王歷紀譜或云三卷或二卷見崇文總目及直齋書錄解題）（宋藝文志王氏以楊氏時之後續撰此書亦續近前）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十二諸侯年表曰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索隱曰劉杳云桓譚新論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

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漢志厤譜家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世譜年譜卽世表年表劉杳云三代世表並效周譜可見譜與表名異而實同

按兩唐志有宋均注帝譜世本七卷宋均魏博士距漢不遠其所注爲漢代所有之書可知帝譜世本疑卽此兩書之別本

日晷書三十四卷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本書厤志武帝元封七年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厤紀廢壞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厤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

本書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

續漢百官志劉昭補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三人候晷景

按隋志天文家有黃道晷景占一卷梁有晷景記二卷似卽是書之佚存者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許商有五行傳記一篇見六藝尚書家

本書溝洫志成帝初水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屯氏河建始時河決平原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宜遣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商及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隄成鴻嘉四年勃海淸河信都河水湓溢河隄都尉許商行視圖方略（按志亦言欽言皆能商功利顧氏兩處皆推言商度也按少廣商功乃九章算術之篇目此兩人用算能爲商功之利征鮑孔淵也）

按儒林傳云商善爲算著五行論麻五行論卽尚書家著録之五行傳記麻者卽此書也

麻術並相通

杜忠算術十六卷

廣韻二十九換算字注計也數也說文曰算長六寸計麻數者也又有九章術漢許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並善之

按廣韻言則許杜兩家之算術皆九章數術之學也九章數術已見于此兩家書中故七略不復載其本書許商與劉中壘同時杜忠殆亦同時而稍後者其始末未詳

又按是篇凡分三章段自黃帝五家麻至律麻數法十一部所謂聖王必正麻數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者也是爲第一段自古五星宿紀至日轉書五家皆麻家所有事世譜年譜亦所以參稽時代者也爲第二段算術兩家則步天測景諸術法爲第三段

右麻譜十八家六百六卷（按此篇凡一十八家雜爲一家故云十八家然其中如顓頊五星麻日月宿麻或所託非一人自當別爲家數或如耿昌月行帛圖月行度明實爲一家之書別爲二家殊乖其例今姑仍其舊其卷數則溢出四十卷今校定當爲一十八家五百六十六卷）

麻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麻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illegible]日麻數者所以明天道陰陽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辯三統以知附會吉隆終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麻明時書叙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爲之則壞大爲小削遠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泰一見兵陰陽家天文家

呂氏春秋大樂篇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而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高誘曰造始也太一道也陰陽化成萬物者也（按此云云卽此書之太一）

後漢書方術傳序其流又有七政元氣章懷太子注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闓陽爲天

四庫陰陽五行家提要曰史記日者傳術數七家太乙居其一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乙而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名天神貴者太一鄭康成以爲北辰神名又或以爲木神而屈原九歌亦稱東皇太乙則自戰國有此名漢志五行家有泰一陰陽二十三卷當卽太乙家之書然已佚不傳

按隋志五行家有太一飛鳥麻一卷又二卷太一十精飛鳥麻一卷太一飛鳥立成一卷太一飛鳥雜決抽盜賊法一卷太一三合五元要決一卷梁有太一帝記法八卷太一雜用十四卷太一雜要七卷雜太一經八卷亡或卽是書之散佚別出者或後人抄節或術家依托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見前道家陰陽家小說家兵陰陽家麻譜家

五帝本紀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正義曰五氣謂五行之氣索隱曰謂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屬是五氣也又曰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正義曰言黃帝順天地陰陽四時之紀幽陰明陽也占數也言陰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也

按隋志五行家有黃帝飛麻一卷斗麻一卷黃帝九宮經一卷黃帝集靈三卷黃帝斜圖一卷黃帝龍首經二卷黃帝秘心圖一卷黃帝陰陽遁甲六卷梁有黃帝太一雜書十六卷黃帝太一度陀神術八卷黃帝四部九宮經五卷亡或本書佚存或後人附托（[illegible]）

（[illegible]）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諸子未詳

按黃帝諸子或是封鉅大填（[illegible]）大山稽力牧風后鬼臾區（[illegible]）封胡孔甲岐伯冷淪天老五聖知命規紀地典常先（[illegible]）羲和隸首容成命掛之儔依托者藉以爲重歟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未詳

按此列黃帝諸子之後似卽黃帝之諸王子五帝本紀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隱按國語胥臣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靑陽與夷鼓同己姓玄囂與蒼林爲姬姓此大抵亦依托者所爲歟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史記武帝本紀索隱曰泰元者古昔上皇創麻之號也

按本書律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云云此太元陰陽似卽本太極元氣而言又劉歆三統麻歷言太極上元以來則又似太極上元之時之言陰陽者大抵亦依托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三典未詳

按隋志五行家有陰陽風角相動法一卷陰陽遁甲十四卷陰陽婚嫁書四卷雜陰陽婚嫁書三卷嫁娶陰陽圖陰陽嫁娶圖各二卷似卽是類陰陽之書而輾轉傳錄者其言婚

嫁娶者蓋設譬之詞五行大義論支干雜篇言之詳矣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神農有書二十篇見諸子農家又有兵法一篇見兵書兵陰陽家

山海經北海之內有大幽之國郭璞注即幽民也穴居無衣揚子法言曰鷄之無間大幽之門阮籍大人先生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皇之美人抱朴子暢元篇淪大幽而下沈淩辰極而上游（按諸書言大幽之義如此又疑爲人名神農氏之臣後漢章帝本紀章和元年詔曰先聞六幽注六幽謂六合幽隱之處也宜參仁體書記軌略引唐紀六幽上下四方也字典引道藏歌云六幽遐邇幽此大幽又疑爲六幽之誤）

蕭吉五行大義序曰吉尋閱墳索研窮經典有羲農以來莫不以五行爲政治之本又曰五行幽遂安可斐然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荀悅漢紀孝成皇帝三年論曰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之節在于四時五行（按此論在劉向典校經書之後似即本之子政論）

蕭吉五行大義論四時休王曰休王之義凡有三種一五行體休王二支干休王三八卦休王五行體休王者春則木王火相水休金囚土死之類是也支干休王者春則甲乙寅卯王丙丁巳午相壬癸亥子休庚辛申酉囚戊辰戌丑未死之類是也八卦休王者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之類是也（按此言四時五行義亦從是書遞相祖述者）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猛子閭昭未詳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玉海時令篇漢志五行三十一家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李尋學天文月令陰陽尋對諸侍中尚書近臣宜通知月令之意設陛下出令有謬于時者當爭之以順時氣（按王氏以李尋對諸之言爲是書之說按尋于陰陽五行時令之學皆所通曉必親見是書）

堪輿金匱十四卷

日者列傳褚先生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本書揚雄傳注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許愼云堪天道輿地道也（按圖宅書似此書中之一篇）

論衡譏日篇堪輿厤厤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按堪輿厤亦似此書中之一篇）

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九風俗通引堪輿書云上朔會客必鬭爭按劉君陽爲南陽牧嘗上朔設盛饌了無鬭者（按上朔會客云亦此書中之一事）

周禮占夢注必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賈公彥釋曰案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又鄭答張逸問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云

周禮保章氏注九州諸國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賈公彥曰古黃帝時堪輿亡故其書亡矣後代有作堪輿者非古數也

王氏攷證唐呂才曰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後魏殷紹以黃帝四序經文撮要爲四序堪輿

四庫提要術數類案語曰相宅相墓自稱堪輿家考漢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列于五行顏師古注引許愼曰堪天道輿地道其文不甚明而史記日者列傳有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堪輿家曰不可隋志作堪餘亦皆日辰之書則堪輿占家也

孫星衍問字堂集相宅書序云漢時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淮南及鄭康成注周禮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即此書

馬國翰目耕帖曰淮南天文訓引堪輿亦以分野爲言而國名互異兼說刑德攷漢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刑德七卷此又戰國時書而淮南采之與鄭注周禮所引堪輿復不同然足以互考

按隋志五行家有二儀厤頭堪餘一卷堪餘厤二卷注厤堪餘一卷地節堪餘二卷堪餘厤注一卷堪餘四卷大小堪餘厤術一卷八會堪餘雜要堪餘各一卷梁有大小堪餘三卷堪餘天赦書七卷雜堪餘四卷亡又有五姓歲月禁忌一卷皆不著撰人與並作餘或多有是書之散佚別出者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務成子有書十一篇見諸子小說家

按隋志五行家有仙人務子傳神通黃帝登壇經一卷登壇亦術家之一端黃帝登壇經

疑即是書中之一事其稱仙人務子傳神通則後世術者所妄題轉寫又敓成字敗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十二典未詳

按十二典疑是十二諸侯時之言災異者天官書云戰國臣主共憂患其禨祥候星氣尤急又曰諸侯更彊時災異記無可錄者

又按十二典疑是十二月令所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則某事見某災至之類又或以十二州十二次十二律之屬配合五行言災異之應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續漢百官志劉昭補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七人候鍾律又律志云殿中候鍾律用玉律十二

王氏攷證隋牛弘傳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馬國翰目耕帖曰律厤志傳曰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而吹之制十二筩此竹律始于黃帝也而管子呂覽又載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則十二鍾律亦昉于黃帝

按災異皆屬五行伏生董仲舒劉向劉歆皆著書傳世班氏取以爲志此與十二典災異應務成子災異應皆其類也

又按王氏考證引後魏天象志云班氏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

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爲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按五行災異本之洪範學術不同故分爲二志七略編書亦同此例其天文家之言災異者如行事占驗彗虹雜占之類歸之天文家五行家之言災異如上二書之類則歸之五行家其事倫貫有敘學者又何所致其疑耶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日者列傳褚先生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叢辰家曰大凶

欽定協紀辨方書義例篇曰古有建除家叢辰家時師已莫識其統系總名選擇而咸統于天官又曰叢辰云者猶言衆辰吉凶各以義起者也如兵福小時之卽建吉期兵寶之卽除之類或建除家之異名見義或叢辰家之殊塗同歸已莫可攷

全祖望讀易別錄曰律厤之分爲日者漢志有鍾厤叢辰之書是日者亦本于律

按本志序言五行皆出于律厤之數故此類有鍾律黃鍾之書叢辰日苑全氏以爲卽是日者後漢方術傳注云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是卜筮之家亦稱日者故太史公叙司馬季主以爲日者傳續漢百官注引漢官太史令之屬有日時待詔四人蓋其職守論衡譏日篇言時日之書衆多非一亦卽此類之書（字典辰字注云叢辰猶今之以五行生尅擇日也）

鍾厤消息二十九卷

史厤書黃帝考定星厤建立五行起消息正義皇侃云乾者陽生爲息坤者陰死爲消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數正則音亦正矣

度數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續漢律志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葭莩出河內）案厤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黃鍾七卷

本書律志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陰陽相生自黃鍾始又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等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厤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黃鍾子之律也子數一泰極元氣含三爲一是以一數變而爲三初以子一乘丑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厤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于此矣

又厤書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鍾

呂氏春秋適音篇黃鍾之宮音之本也高誘曰本始于黃鍾十二月律

天一六卷

蕭吉五行大義論五行生成數曰天以一始生水于北方地以其六而成之使其流潤也地以二生火于南方天以七而成之使其光曜也天以三生木于東方地以其八而成之使得舒長盛大也地以四生金于西方天以九而成之使其剛利有文章也天以五合氣于中央生土地以十而成之以備天地之間所有之物也

錢大昕養新錄曰褚先生云孝武帝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天人家曰小吉按天人家不見于漢藝文志當是天一之譌漢志五行三十一家天一六卷蓋其一也

按此天一六卷似亦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兵陰陽家亦有天一似主于星象此專主五行名雖同而其術不同也錢氏所云近得其似然四庫提要陰陽五行類篇末附案引史記作天文家蓋人爲文字之誤也

泰一二十九卷

史日者列傳褚先生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太乙家曰大吉

後漢書張衡傳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于坤宮又自此而從于震宮又自此而從于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于乾宮又自此而從于兌宮又自此而從于艮宮又自此而從于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于坎宮終于離宮也

說文甲字下引太一經曰人頭宜爲甲段玉裁注曰藝文志有太一兵法一篇五行家有泰一陰陽二十三卷泰一二十九卷許稱太一經者蓋此類

吳志劉惇傳惇于諸術皆善尤明太一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又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

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

按後漢張衡傳衡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厤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于此則九宮之術爲古時所有與律厤卜筮並頂此泰一二十九卷當是言太一九宮者隋志五行家有太一九宮雜占十卷黃帝九宮經一卷又九宮經三卷鄭玄注九宮行棊經三卷鄭玄注又九宮推法九宮圖九宮變圖九宮八卦式蟠龍圖九宮郡縣錄各一卷九宮雜書十卷梁有太一九宮雜占十二卷黃帝四部九宮經五卷亡或皆本于是書而輾轉傳錄者

刑德七卷

蕭吉五行大義曰德者得也有益于物各隨所欲無悔恡故謂之德也五行書云若有一德能禳百災凡陰陽用事遇德爲吉謂之福德爲有救助萬事皆吉災宜消亡德有四德三者從支干論之一者從月氣論之又曰德不孤立對之以刑德爲陽以從乾刑爲陰以從坤亦如人之治政刑德兩施德有慶賜爵賞所以配陽刑有殺伐劓黥所以配陰故王者日蝕則脩德月蝕則脩刑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陰者天之刑然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故陽出而積于夏任德以歲事陰出而積于冬錯刑以空處也太公云人主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天應之以刑此並陰陽相對德不獨治須偶之以刑也又曰日辰支干之刑亦有三種一支自相刑二支刑在干三干刑在支

按天文志引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陰也星傳蓋黃帝五星傳也又尉繚爲天官篇梁惠

王問曰黃帝刑德可以百戰百勝有之乎本志兵陰陽家叙曰推刑德因五勝而爲助則刑德之說由來久矣其書蓋亦托之黃帝淮南子天文篇引刑德說當是此書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蕭吉五行大義論配支干曰支干之義多所配合一歲合三百六十日者六六三十六六甲之數也六甲間兩月之日者以陰奇偶備也陽者爲奇陰者爲偶萬物庶類吉凶之理以此彰矣其支干相配歲月日時並然

王應麟小學紺珠曰六甲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內則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六甲也漢志云日有六甲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顧炎武日知錄曰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

四庫陰陽五行家遁甲演義提要曰大戴禮載明堂古制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此九宮之法所自昉而易緯乾鑿度載太一行九宮尤詳遁甲之法實從此起于術數之中最有理致攷漢志所列唯風鼓六甲風后孤虛而已于奇遁尚無明文隋志載有伍子胥遁甲文世不概見

按論衡變動篇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又以風占貴賤云云卽翼奉傳所謂知下之術在于六情十二律觀性以歴觀情以律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六情風家似卽此風鼓六甲風鼓者謂風至鼓動之也亦卽風角遁甲之術隋志五行家載風角書遁甲書至多梁有六甲隱圖兵家有六甲孤虛雜決六甲孤虛兵法各一卷不著撰人或是書之佚存者

又按後漢方術傳序云其流又有風角遁甲章懷太子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按遁甲經疑卽此書（又按武經總要曰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抱朴子云黃帝講占候則詢風后則遁甲始于風后此曰風鼓鼓疑后字之譌或風后之譌別有風鼓其人）

風后孤虛二十卷

風后有兵書十三篇見兵陰陽家

史龜筴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駰案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卽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卽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案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

後漢書方術傳注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爲孤也對孤爲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王氏攷證武經總要曰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吳越春秋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孟子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正義云孤虛之法以一旬爲孤無者爲虛二甲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後漢方術傳趙彥爲宗資陳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破賊

按五行大義論配支干載孤虛算法甚詳文繁不錄隋志五行家有遁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又有孤虛圖孤虛占孤虛注各一卷不著撰人或卽是書之佚出者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淮南子時則篇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

欽定協紀辨方書義例篇考原曰六合者月建與月將相合也神樞經曰六合者日月合宿之辰也

按古之言六合者多矣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賈公彥曰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梁元帝纂要曰天地四方爲六合隋志五行家有六合婚嫁歴一卷梁有六合婚嫁書及圖各一卷此書所言大抵皆此類之事隨典亦未詳其義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論衡難歲篇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又曰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技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按王仲任言移徙法及十二神似卽此書豈附五行大義備載明著六壬所使十二神名也）

蕭吉五行大義論諸神篇諸神者靈智無方隱顯不測孔子曰陽之精氣爲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一解云神申也萬物皆有質礙屈而不伸神是清虛之氣無所擁滯故曰申也語其神也名有萬徒三才之道百靈非一並從五行難可周識九宮經云天一之行始于離宮太一之行始于坎宮合十二神遊行九宮十二位九宮十二神者天一在離宮太一在坎宮天符在中宮攝提在坤宮軒轅在震宮招搖在巽宮青龍在乾宮咸池在兌宮太陰在艮宮行于九宮一歲一移九年復位天一主豐穰太一主水旱天符主饑饉攝提主疾苦軒轅主雷雨招搖主風雲青龍主霜雹咸池主兵賊太陰主陰謀又別有青龍行十二辰卽太歲之名也古者名歲曰青龍此神主福慶太陰三歲一徙右行十二辰卽太歲之陰神也后妃之象主水雨陰私害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以其所至爲害故言害氣合爲十二神九宮之所用也又有六壬所使十二神又有十二神將

按協紀辨方書義例篇有建除十二神考原曰十二神者除危定執成開爲吉建破平收滿閉爲凶王莽傳云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師古曰于建除之次其日當定也知建除之說由來久矣蓋其說與諸家同起戰國時而並托之黃帝云又按日者傳褚先

生言武帝時聚會占家問取婦日建除家曰不吉疑此即建除家之書又術家有太歲十二神博士十二神七錄五行家有十二屬神圖一卷似即此類之書

羨門式法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

史秦始皇本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集解韋昭曰羨門古仙人正義曰高誓亦古仙人

封禪書曰自秦帝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韋昭曰皆蓋古仙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

司馬相如傳張揖注大人賦曰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

日者傳司馬季主曰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索隱案式即栻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

蕭吉五行大義論三十六禽曰禽蟲之類名數甚多今解三十六者蓋取六甲之數式經所用也（又設十二辰十二支又有三禽故三十有六禽又曰十二屬是斗星之氣散而爲人之命係于北斗是故用以爲屬春秋運斗樞云樞星散爲龍馬旋星散爲虎機星散爲狗權星散爲蛇玉衡散爲雞兔鼠開陽散爲羊牛搖光散爲猴此等皆上應天星下屬年命三十六禽各作方位爲禽蟲之長屬三十有六十十二屬皆之至三千六百蟲上應五行相貫領命）

藝文類聚卜筮類梁元帝易洞林序曰羨門五將函經玩習韓終六壬常所寶愛（按太一家亦有五將之目六壬疑亦在此二書韓終秦始皇時人終亦作衆見始皇本紀三十五年）

王氏考證周禮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唐六典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刻十二神下布十二辰

全祖望讀易別錄曰太乙九宮家遁甲三元家六壬家所謂三式之書三式之書早見春秋之世伶州鳩已言之矣

按五行大義論三十六禽數引式經本生經集靈經禽變又有引簡云者不知何書（疑上似有脫文）容或在此二書中者（抱朴子金丹篇又引羨門子丹法）

又按隋書五行家有太一龍首式經三卷黃帝式用常陽經二卷梁有雜式占五卷式經雜要決式立成各九卷式玉厤伍子胥式經章句起射覆式越相范蠡玉筍式各二卷亡亦或有是二書之散佚別出者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文解未詳

按文解疑亦古術家之一術六甲即遁甲隋志五行家有伍子胥遁甲文一卷疑在此十八卷中

五音奇賅用兵二十三卷

五音奇賅刑德二十一卷

顏氏集注如淳曰賅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賅軍中約也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小顏引許慎說當出淮南注與說文不同說文賅足大指毛也該軍中約也謂若心中滿該（此該書作晐）古字少故假賅爲該

武進莊逵吉淮南兵略校語云古字賅晐皆作該五音奇賅兵家書也故許慎以爲軍中約

王氏考證淮南子兵略訓明于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賅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注奇賅之數奇祕之數非常術（按今本淮南子注云奇賅陰陽奇祕之要與下兵所見不同不知爲高氏注許氏注也）史記倉公傳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咳與賅同抱朴子云黃帝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按見內篇極言第十三）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于東方者四時始于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又曰納音與易納甲同法

按五行大義論配聲音篇引黃帝兵決云云頗似此書隋志五行家有五音相動法二卷又一卷風角五音圖二卷又京房翼奉並有風角五音占五音圖大抵皆言納音之術皆是類之書

五行定名十五卷

論衡詰術篇曰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內外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又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

五行大義論納音數曰納音數者謂人本命所屬之音也音即宮商角徵羽也納者取此音以調姓所屬也

按論衡言五音家定姓名字及宅門似即此書樂緯言孔子吹律定姓京房傳言吹律自定爲京氏皆其術也隋志五行家有五姓歲月禁忌五姓登壇圖各一卷即是類之書

又按是篇事類繁多多不詳其門徑今約略辨析大抵自泰一陰陽至三典陰陽六家爲一段神農大幽五行至陰陽五行時令四家爲一段堪輿一家自爲一段務成子至鍾律災應三家爲一段鍾律叢辰至黃鍾三家爲一段天一太一二家爲一段刑德至轉位十二神五家爲一段（[illegible]）羨門式二家爲一段文解二家爲一段五音三家爲一段凡十章段云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illegible]）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于律厤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于世寖以相亂（[illegible]）

（日辰圖六紀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之五行也納音人之五行也）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周禮大宗伯之屬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鄭氏注曰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則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却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類也

又曰太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杜子春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鄭玄曰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頌謂繇也賈公彥曰經兆者謂龜之正經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百有二十者三代皆同百有二十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

爾雅釋魚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郭注曰易損益六五爻辭云十朋之龜先儒說焉邢皆取此文解之則此經十龜所以釋易者也）

史龜筴傳太史公曰唐虞以上不可記已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及孝惠呂后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于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

又褚先生曰臣往來長安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兎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案隱曰此稱傳曰者其卽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

本書百官表太常屬官有太史太卜令丞續漢書百官志太常屬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幷太史劉昭補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三人龜卜

四庫術數類提要曰漢書藝文志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則漢時其書猶多漢文帝大橫之兆卽其繇辭褚少孫補龜策傳所述卽其占法也

全祖望讀易別錄曰夏龜二十六卷卽周禮所謂玉兆之書掌于太卜者也南龜書二十八卷卽周禮六龜之一亦掌于太卜者

馬國翰目耕帖曰漢藝文志著龜十五家有龜書夏龜南龜書巨龜雜龜各若干卷按周禮六龜爾雅十龜及龜策傳引記曰者又八名龜當是此書及雜龜中文也

按隋志五行家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史蘇沈思經一卷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梁有史蘇龜經十卷亡宋史志史蘇五兆龜經一卷晁氏讀書志曰靈龜經一卷史蘇撰論龜兆之吉凶㮚文目三卷按史蘇春秋時人抱朴子辯問篇云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其書在梁時凡十卷當在此五種書中又梁有龜卜要決龜圖五行九親各四卷不著撰人疑亦是五書中殘賸

蓍書二十八卷

龜策傳褚先生曰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靑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卽難得也

劉向五行傳曰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又曰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按此疑是劉氏輯略論之文本志書有家京氏注內入蓍龜篇一篇是也隋志亦并入五行傳故隋志諸志別劉向書云五行傳）

全祖望讀易別錄曰自孔子作易始以幽贊神明闡蓍之德而卽大衍之策極其閫神之用蓍之顯于古也蓋自孔子始也又曰蓍學既盛龜學遂失不傳

四庫提要術數類占卜案語曰漢志隋志皆立蓍龜一門（隋志蓍龜并入五行唯宋志有之）此爲古法言之也後世非惟龜卜廢并蓍亦改爲錢卜矣

周易三十八卷

周禮大宗伯之屬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續漢百官志劉昭補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三人易筮

史大宛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集解曰駰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也（見本）

（本書張騫傳顏氏並引鄧展說也）

沈括夢溪筆談曰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之兆其頌皆千有二百今此書亡矣漢人尙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王氏考證左氏載筮辭大有之乾曰同復乎父敬如君所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復曰南國蹴射其元王中厥目其辭皆韻如焦林之類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經義考周易明堂漢志著龜家三十六卷佚

全祖望讀易別錄曰周易明堂二十六卷見漢志蓍龜家案漢儒有明堂陰陽之學禮記爲最多周易明堂亦其類也經義考三十六卷（按經義考二誤爲三也）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本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其下又有與郭舍人射寄生一事文繁不錄）

按東方朔傳所載蓋卽隨曲射匿之體也隨志五行家有易射覆二卷又一卷皆不著撰人似卽本書之佚出者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周禮大宗伯之屬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氏曰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有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

全祖望讀易別錄曰初學記引啓筮卽連山筮書太平御覽引殷筮卽歸藏筮書東方朔別蓍布卦而對是小事筮也

大次雜易三十卷

全祖望讀易別錄曰漢志蓍龜家大次雜易三十卷案春秋傳中有卜筮不引易文據所見雜占而言之者見杜預劉炫之說所謂雜易者歟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史龜策傳太史公曰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

本書郊祀志粵人以雞卜上信之雞卜自此始用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按鼠卜即此鼠序也雞卜即此卜黃也）

抱朴子對俗篇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吉凶及千里外事

唐段公路北戶錄曰邕州之南有善行禁咒者取雞卵墨畫祝而煮之剖爲二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荅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煑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悉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爲候又曰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擲骨爲卜傳古法也又曰恐又見卜之流雜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雖不法于蓍龜亦有可以稱者子路見孔子曰猪肩牛膊可以得兆何必蓍龜又有螺段卜遺

按此似載諸雜卜之法以鼠卜雞卜在前故名鼠序卜黃以統之

又按御覽方術部載諸雜卜有蠡卜鳥卜樗蒲卜十二棊卜竹卜竹卜即筳篿之術亦見後漢方術傳序十二棊卜即今所傳靈棊經是也其書頗古疑在是書中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於陵氏陳仲子齊世家辭爵灌園于於陵因氏焉漢藝文志有於陵欽

張澍輯注曰於陵欽著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本書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按儒林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不及任良其他著亦不可考）

按隋志五行家有鄭注九宮行棊經兩唐志作九旗飛變是棊亦爲旗此易旗殆亦如十二靈棊卜經之類

易卦八具

東觀漢記沛獻王輔傳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

按卦具即此易卦八具也卦林似即前周易三十八卷之書又按是篇龜書至雜龜五家爲一段蓍書一家自爲一段周易至鼠序卜黃六家爲一段於陵欽易吉凶至易卦三家爲一段凡四章段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按此諸家數不著其卷數以易卦八具爲八卷計之則缺少八十四卷今按定當爲四百八十五卷）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及至衰世解于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黃帝數見道家陰陽家小說家兵家厤譜五行家

周禮大宗伯之屬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又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注致夢夏后氏作焉觭夢殷人作焉咸陟周人作焉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按此必是本書序文皇甫氏撮以錄之）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史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本是魯人正義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按天文星占八卷不見載于本志）

本志數術總序曰六國時楚有甘公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陳餘數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按此則據[illegible]亦有甘）（公或六國時甘公之後歟抑于[illegible][illegible]一子輩甘均占候之書也明又有甘均殆是一族）

庾信齊王憲碑文曰飛風長柳月角星眉莫不吟誦在心撰成于手（按此賦北朝後周時盛行此術飛風似謂風角）

明陳士元夢占逸旨長柳篇云長柳之演載諸藝牒其詳不可得聞已

洪邁容齋續筆曰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魏晉方技猶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方技亦無一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武禁未詳

論衡譏日篇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又曰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

魏志夏侯玄傳注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仲將問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按陳羣字長文韋誕字仲將）

按王仲任言沐書裁衣書陳長文言漢有相印相笏經大抵皆是書之散佚者隋志五行

家有沐浴書一卷梁有裁衣書相手版經受版圖各一卷亡疑皆出于是書又開元占經有器服休咎怪異占亦與此書相似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隋志五行家梁有嚏書耳鳴書目瞤書各一卷亡

按西京雜記陸賈曰夫目瞤得酒食燈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故目瞤則祝之燈華則拜之乾鵲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按此十六卷以嚏占耳鳴占在前故卽舉以爲名其下諸雜占如目瞤之類者似亦在其中也觀陸大夫言則是類之書在漢初已有之矣（今俗所傳有所謂玉匣記者亦載嚏耳鳴等諸占蓋猶是漢以來之遺法歟）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開元占經地鏡曰敬事長老不失遺舊故則芝草生又曰不失民心則木連理生又曰木生枝葉向下者大吉又曰枯木冬生是謂陰陽易位不出二年國有喪小人近君子亡天鏡曰人生兩首不出三年上帝命王征四方號令天下又曰人生四頭兩目世主大哀人生多頭君主有咎民飢凶流亡又曰鬼揶人屋扣門戶如盜賊劫人不出一年民人疾病又曰鬼呼大人當之是謂喪亡不出一年天下爭地又曰牛生六畜兵且作其君不安

按隋志五行家梁有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經各一卷亡據開元占經所引天鏡地鏡假卽是書之篇目又占經篇目如竹木草菜占人及鬼神占禽占獸占牛占馬占羊犬豕古龍魚虫蛇占諸篇亦與此兩書相似類也（又抱朴子[illegible]靈[illegible]好[illegible]記白澤之辭諸君[illegible]行宗有白澤圖一卷[illegible]此兩）（中矣）

變怪誥咎十三卷

封禪書曰秦時祝官有秘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正義曰謂有災祥輒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惡于衆官及百姓也（又曰漢興二年高祖東擊項籍還入關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

孝文本紀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本書文紀十三年夏除秘祝應劭曰秘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秘也）

文心雕龍祝盟篇至于商履聖敬日躋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祝幣史職靡神不至又曰秘祝移過異乎成湯之心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抱朴子暢元篇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齊人少翁令武帝見李夫人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

梁玉繩瞥記曰漢藝文志有執不祥劾鬼物八卷則符籙不始于張陵

按後漢方術傳河南有麴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又費長房以符驅使社公劾繫鬼物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是皆劾鬼物之術也又兩漢有大儺之禮見續漢禮儀志似亦劾鬼物之一則

請官除妖祥十九卷

周禮大宗伯之屬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注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

論衡解除篇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㜪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何損又曰解除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illegible]）

按續漢百官志劉昭補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有解事二人似卽王仲任所謂解除亦豈卽此請官歟

禳祀天文十八卷

周禮天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氏注卻變異曰禳禳攘也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賈公彥疏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禬不行唯禳一禮漢日猶存其遺象故云今存也

史記天官書曰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大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二人典禳

按周禮禳爲四禮之一宋司星子韋言熒惑可移于相可移于民于歲卽禳祀天文之一事（本書假方進修所載方述死事亦假禳祀之一端）兩漢有典禳待詔隸太常爲太史令之屬則此書是其驗業歟

請禱致福十九卷

周禮大宗伯之屬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又曰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又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賈公彥疏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又曰作六辭以通上下五曰禱鄭司農云謂禱于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大祝又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又辨六號九祭九拜以享右祭祀）（下義書有所闕涉文多不錄）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集注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

唐本玉篇言部論語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誄禱篇名也

本書郊祀志谷永曰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

論衡解除篇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譏日篇云祭祀之曆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

按封禪書郊祀志所載皆周秦以來請禱致福之事此十九卷似卽祠官之職業隋志五行家有禳祀一卷又梁有六甲祀書二卷據王仲任言似是書之佚存者又續漢志注引漢官太史待詔有嘉法二人疑亦典領是事者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本書董仲舒傳仲舒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說苑辨物篇曰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于陰陰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于大水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

隋志五行家梁有董仲舒請禱圖三卷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雜占家有請雨止雨二十六卷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考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十五有求雨篇七十六有止雨篇說四時求雨爲龍以舞各按方色洒脯陳祝皆依時數蓋古有其法董氏取以明春秋雩祭之義考王充論衡順鼓篇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云云則原書當有禱祠女媧一篇又藝文類聚引神農求雨張華博物志載有祝辭皆二十六卷之佚文並據采錄集爲一卷

按王充論衡明雩篇遭虎篇商蟲篇感虛篇數言變復之家沈氏銅熨斗齋隨筆曰變復爲陰陽五行家之一術自禎祥變怪至此八家皆所謂變復之家歟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有是二十八卷雲雨三十四卷並見前天文家

史貨殖列傳子贛既學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亦作於貨文云聖體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世本作篇曰后益作占歲之法

天官書曰夫自漢之爲天數者占歲則魏鮮孟康曰魏鮮人姓名作占候者又曰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臘明日正月旦立春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孟康曰戎菽胡豆也爲成也）小雨（徐廣曰一無此雨字）趣兵北方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

按術家以子贛善貨殖爲占書以附託之而爲其術者又多所增益集爲一編故曰子贛雜子開元占經九十三引魏鮮正月朔旦八風占其文與天官書異疑卽在此兩書中

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一本作三法）

管子地數篇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伯高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桓公問于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

天官書王朔望氣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

劉向別錄曰人民蕃息益衆多則地瘠也又曰鄴山鐵石則見地痛也（按此一節見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

（論衡有云地之有人民猶人之有蟣蝨也假卽劉錄此語上文故凡下云人民蕃衍益衆多者此喻之詞并此書似錄中語歟）

金樓子志怪篇曰地鏡經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六甲地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前漢高道士多游名山尋丹砂于石壁上見有古文照見寶物之祕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藝文類聚八十三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夜中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也青者銅黑者鐵太平御覽八百二地鏡）（銅曰大實物在城郭丘墟之中皆本爲之變觀圖有質精是其候也）

按隋五行家有望氣書七卷雲氣占各一卷梁有望氣相山川寶藏秘記一卷天鏡經地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疑皆是此書佚出者

神農敎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神農有書二十篇見諸子家農又有兵法一篇見兵陰陽家又有大幽五行二十七篇見前五行

呂氏春秋六月紀是月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高誘曰無發干時之令治衆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又曰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巡行堘畝修治之功于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按此則神農亦古官名故本志農家類敘云出于農稷之官）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曰漢藝文志雜占家有神農敎田相土耕種十四卷開元占經一百十一引神農書十五條神農占十條（按占經所引二十五條並在八穀占篇中殆皆是此書佚文歟）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昭明子未詳

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曰昭明氏漢藝文志有昭明子

按人表第三等有昭明注云卨子殷本紀曰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命爲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按是書次神農之後或即此昭明術家依託稱昭明子歟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王氏攷證周禮馬質注蠶書曰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按賈思勰齊民要術栽種樹諸篇采多又引食經藏果法亦數十條其原蓋出于此鄭注周禮引蠶書似即此十三卷中之相蠶又崇文總目農家淮南王蠶經三卷劉安撰或亦當在此書中

又按是篇自黃帝長柳占夢至嚏耳鳴雜占四家爲一段禎祥變怪至請雨止雨八家爲一段秦壹子發雜子候歲兩家爲一段五法積貯至種樹臧果四家爲一段凡四章段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按此雜家數不誤篇數則遺漏一蓋今校正當爲三百一十二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illegible]）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于丘陵巢于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按劉秀即劉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時光祿勳王龔與五官中郎將房鳳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

王氏攷證太史公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知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朱文公曰山海經記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爲一定之形疑本依圖畫爲之

鎭洋畢沅山海經篇目考山海經三十四篇禹益所作劉秀表曰凡三十二篇二當爲四字之誤十三篇漢時所合藝文志形法家有山海經十三篇南山經第一西山經第二北山經第三東山經第四中山經第五海外南經第六海外西經第七海外北經第八海外東經第九海內南經第十海內西經第十一海內北經第十二海內東經第十三此山海經古本十三篇皆劉向校經時所題也向合南山經三篇以爲南山經一篇西山經四篇以爲西山經一篇北山經三篇以爲北山經一篇東山經四篇以爲東山經一篇中山經十二篇以爲中山經一篇并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凡十三篇班固藝文志取之于七略而無大荒經以下五篇也

按山海經漢時有兩本其一中祕書即此十三篇是也其一十八篇篇目下注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逸在外畢氏以爲亦劉秀所增然劉秀表止稱三十二篇（二當爲四）則其書合并實止十三篇非十八篇審矣然則十八篇之本謂爲劉秀所定者無確據也（[illegible]）

國朝七卷

本書地理志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

按本志敘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即此七卷是也蓋言西京郡國形勢以不立地理之目無可類附故次于山海經其是否即爲劉朱二人所述則不可攷矣

宮宅地形二十卷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

鄭氏注相占視也賈公彥疏使之得所也

王氏攷證范氏曰攷古卜地之法周始居豳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擇地利以便人事而已其作新邑也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之東則推其不能決而合之龜其法蓋止于此彼風水向背附著之說聖人弗之詳焉雖然甲子作于大撓倘書宣王授日以田既戊又吉庚午則枝幹固有吉凶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封域以觀妖祥則方隅固有休咎聖人弗之詳而未嘗廢其說

孫星衍問字堂集相宅書序云古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見藝文志形法家今所傳惟有黃帝宅經而其文稱文王孔子子夏淮南李淳風諸家宅經蓋宋人撰集成書非古本矣然其術有所傳不可誣也

按論衡數引圖宅術又引圖墓書又引葬曆則漢時亦有相墓之書（抱朴子極言篇云黃帝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

隋志五行家有宅吉凶論相宅圖唐志有五姓宅經崇文總目有淮南王見機八宅經及今相傳黃帝宅經大抵皆祖述于是書而相墓之術王仲任言之鑿鑿蓋亦在是書中也（又抱朴子遐覽篇云道經中有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似道流所據此書）

相人二十四卷

荀子非相篇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楊倞曰姑布子卿相趙襄子者唐舉相李兌蔡澤者

論衡骨相篇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

史通書志篇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應劭漢書周勃傳集解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又游俠傳郭解溫者相人許負外孫也（按周勃傳載許負相周亞夫事又外戚傳載其相薄太后事）

按姑布子卿有相法三卷唐舉有肉眼通神論三卷相顯骨法一卷許負有相書三卷又金歌一卷形神心鑑圖一卷並見崇文總目日本書目通志藝文略宋藝文志又隋志五行家梁有樊許唐氏武王相書一卷雜相書九卷則又有樊氏及依托武王者或皆傳自漢代按姑布唐許三家之書爲相人術之最著或不盡出于虛僞當在二十四卷中

相寶劍刀二十卷

隋志五行家梁有仙寶劍經二卷亡（按仙當是相字之誤疑是仙人相寶劍經脫人相二字）

按七錄載相寶劍經二卷似即此書之佚存者志序言舉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吉凶此書是已

相六畜三十八卷

列子說符篇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所與共有九方皐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

呂氏春秋觀表篇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脈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脣吻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又士容篇云齊有善相狗者（王氏攷證淮南子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按韓風即呂覽寒風）

日者列傳褚先生曰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俗之風何可勝言

後漢書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表上之曰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于行事輒有效驗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

魏志夏侯玄傳注相印書曰相印法出陳長文長文曰木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

洪邁容齋續筆曰今世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按隋志五行家梁有伯樂相馬經闕中銅馬法周穆王八馬圖齊侯大夫甯戚相牛經王良相牛經相鴨經相雞經相鵝經各二卷亡似即此三十八卷之散佚者

又按是篇自山海經以下三家爲一段相人以下三家爲一段凡兩章段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按是篇家數卷數不誤）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按以上六種所載都凡之數則爲一百九家二千五百三十九卷此云百九十家蓋衍十字而卷數則缺少二十九卷今校定當爲百十家二千五百五十七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按此夫字衍）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六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黃帝見前道家陰陽家小說家兵家厤譜五行雜占家

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又曰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皇甫謐鍼灸甲乙經序曰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卽內經也素問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可容易覽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選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乃撰集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至爲十二卷

太平御覽四抱朴子曰黃帝醫經有蝦蟇圖言月生始二日蝦蟇始生人亦不可鍼灸其處

隋書經籍志黃帝素問九卷黃帝鍼經九卷黃帝針灸蝦蟇忌一卷岐伯經十卷黃帝流注脈經一卷唐經籍志黃帝明堂經三卷藝文志同

宋林億等補注素問序曰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謂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歛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于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

林億等甲乙經新校正序曰晉皇甫謐取黃帝素問鍼經明堂三部之書爲鍼灸經十二卷

又曰黃帝內經十八卷鍼經三卷最出遠古皇甫士安能撰而集之

王氏攷證夏竦銅人腧穴圖序曰黃帝問岐伯盡書其言藏于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

四庫提要曰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于漢晉間矣

按皇甫氏甲乙經序云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遺事林億云鍼經三卷最出遠古似皆論外經外經之書至西晉時已非漢志三十七卷之舊隋唐志所載蝦蟇忌岐伯經明堂經之類似皆後人集外經之文別爲篇目者（又按此外經與後扁鵲外經白氏外經脈本相關其皆篇上者）（文料錯一隸遂各不相屬譯之其矣）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史列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鄚索隱曰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今按扁鵲自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鄭則鄚爲縣字不得以物）（[illegible]之罪）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按此下舊有曰字）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言能隔牆見人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又曰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扁鵲又家于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

說苑辯物扁鵲診趙太子尸厥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使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遊矯摩（按陽儀當是子陽子儀本傳云使弟子子陽厲針砥石使子豹爲五分之熨[illegible]兩脅下周禮疏引劉向云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案摩）

周禮疾醫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鄭氏注五氣五藏所出氣也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陸氏釋文案漢書音義云扁鵲魏桓侯時醫人（倉公見後方技總序）

隋書經籍志黃帝八十一難二卷扁鵲偃側鍼灸圖三卷崇文總目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秦越人撰越人采黃帝內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編次爲十三類理趣深遠非易了故名難經（晁志云唐楊元操編次爲十三類）

王氏攷證史記倉公師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王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

按王子安氏言秦越人始定章句當有所受若是則扁鵲內外經卽本黃帝內外經而引申發明之今可考見者唯難經及鍼灸圖二書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按白氏不詳何人自來醫家罕見著錄其書大抵亦本黃帝扁鵲內外經而申說之故其內經卷數倍多于前旁篇者旁通問難之屬也或統于白氏或別爲一家

又按本志雜家伯象先生一篇風俗通姓氏篇作白象先生張澍輯注曰伯與白同又集韻白音博陌切與伯同疑此白氏卽岐伯而稱伯氏者此類醫經皆黃帝扁鵲岐伯之所傳而後如秦越人倉公亦皆引申發明之

又按是篇黃帝內外經爲一段扁鵲內外經爲一段白氏內外經及旁篇爲一段凡三章段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按此止黃帝扁鵲白氏三家此云七家者或以外經及旁篇所作非一人故別爲一家今仍其舊數則溢出四十一卷今校定）（[illegible]爲七家一百七十五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

樂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爲劇以生爲死（師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齊音才詣反其下並同和音呼臥反瘉讀與愈同愈差也）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顏氏集注曰痺風溼之病音必二反

素問痺論篇黃帝問曰痺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也其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溼氣勝者爲著痺也（著痺者著而不去也）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爲骨痺春爲筋痺夏爲脈痺至陰爲肌痺秋爲皮痺帝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于其合也故骨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腎筋痺內舍于肝脈痺內舍于心肌痺內舍于脾皮痺內舍于肺所謂痺者各以其時重感于風寒溼之氣也帝曰其客于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爲其病本也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溼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注曰六府俞謂背俞也曰膽俞胃俞三焦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

史記扁鵲傳扁鵲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

說文痺溼病也曲阜桂馥義證曰倉頡篇痺手足不仁也一切經音義十八說文痺溼病也今言風痺洽痺皆是也漢藝文志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六卷（桂氏引作三十六卷者非也）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顏氏集注曰疝心腹氣病音山諫反又音刪

素問大奇論曰腎脈肝脈大急沈皆爲疝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沈搏爲肺疝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注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也太陽受寒血凝爲瘕太陰受寒氣聚爲疝方書云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男子有七疝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㿗疝

說文疝腹痛也桂氏義證曰史記倉公傳齊北宮司空命婦出于病臣意診其脈曰氣疝客于膀胱難于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又云齊郎中令循病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漢書藝文志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

顏氏集注曰癉黃病音丁韓反

史記倉公傳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難于大小溲溺赤正義曰癉音單皐也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膀胱

說文癉勞病也桂氏義證曰詩板下民卒癉傳云病癉也馥案釋詁作癉禮記緇衣章善癉惡鄭云癉病也書畢命作癉通作憚詩雲漢我心憚暑傳云憚勞也漢書藝文志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顏注癉黃病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素問風論篇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岐伯對曰風氣藏于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怢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

按帝王世紀云黃帝使岐伯造醫方以療衆疾以上四家大抵多本之岐伯歟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黃帝扁鵲見前醫經家

素問新校正案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史記扁鵲傳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抗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說苑辯物篇扁鵲過趙趙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

周禮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氏注曰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陸氏釋文岐伯榆柎皆黃帝時醫人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素問診要經絡論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環死（氣行如環之周則死也）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爲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注心肺在鬲上腎肝在鬲下脾居中故刺胸腹必避之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意志損之則五神去神去則死至故不可不愼也又曰五藏之氣同主一年鬲傷則五藏之氣互相剋伐故不過一歲必死（按漢書方術傳郭玉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卽乖神存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素問生氣通天論岐伯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注薄疾謂極虛而急數也并謂盛實也狂謂狂走或妄攀登也陽并于四支則狂陽明脈解篇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而歌熱盛于身故棄衣欲走或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脈解篇曰所謂狂巔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巔疾也

說文瘨病也桂氏義證曰聲類瘨風病也廣雅瘨狂也俗作癲八十一難經癲病始發意不樂直視僵仆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總方邪入于陽轉則爲癲又通作顛漢藝文志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

顏氏集注服虔曰音瘛引之瘛師古曰小兒病也瘛音充制反瘲音子用反

說文瘲病也瘛小兒瘲瘛病也桂氏義證曰玉篇瘛瘲小兒病廣韻曰謂小兒風驚乍掣乍縱也馥案潛夫論忠貴篇嬰兒常病傷飽也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癇顏注急就篇瘲瘛小兒之疾卽今癇病也漢藝文志金創瘲瘛方三十卷字或作瘈

按隋志醫方家梁有甘濬之甘伯齊療癰疽金創要方各若干卷徐氏范氏療少小百病

雜方療小兒藥方皆取資于是書爲多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史記扁鵲傳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

按隋志醫方家有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兪氏療小兒方四卷當亦取資于是書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素問湯液醪醴論黃帝問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

本書郊祀志王莽篡位二年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法其義未聞也

晁氏讀書志曰醫經傳于世者多矣原百病之起瘉者本乎黃帝辯百藥之味性者本乎神農湯液則稱伊尹三人皆聖人也憫世疾苦親著書以垂後

王氏攷證事物紀原湯液經出于商之伊尹皇甫謐曰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仲[illegible]成取是志論大爲十數卷也）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神農見前農家兵家五行雜占家黃帝見前醫經家

周禮醫師疏案漢書藝文志云神農黃帝食藥七卷阮氏校勘記浦鏜云禁誤藥

何義門讀書記曰藝文志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食禁周禮疏中作食藥

孫星衍問字堂集校定神農本草序曰舊說本草之名僅見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予按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譌爲食禁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宋人不攷遂疑本草非七略中書也賈公彥引中經簿又有子儀本草經一卷疑亦此也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曰漢藝文志經方家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周禮醫師疏引食禁作食藥獨本草不見見平帝紀及樓護傳蓋食禁食藥卽本草矣

按御覽八百六十七引神農食經附志引七錄有黃帝雜飲食忌二卷食經雜飲食忌卽此食禁七卷之遺其書蓋言飲食宜忌其遺文猶略可尋究自賈疏引作食藥阮氏校勘記已云禁誤藥而孫氏以爲本草又以爲宋人不攷其意在王氏攷證所補本草之書也

按深寧氏于此事亦嘗引周禮醫師注疏矣特未嘗以食禁爲食藥亦未嘗以食禁食藥爲本草蓋亦以禮疏爲誤故置不復言也要之以此書爲本草僅據禮疏食藥之駮文實未嘗別有確證而同時嚴鐵橋氏亦從而和之是亦所謂高明之過也歟（又按[illegible][illegible]此條所引志序之文如以閒爲閒以不爲此以及爲乃以射爲從以精爲植以所爲以且有數處脫字數不明何者其誤甚多不止此一端字也豈臨一一辨以正今本隋志乎）

又按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據此則本草在黃帝外經三十七卷中庶幾近似謂本草卽此食禁七卷實未之信

又按是篇前四家爲一段次五家爲一段又次二家爲一段凡三章段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按是家數不誤卷數則缺少二十一卷今校定當爲二百九十五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注引七略云解釋精反之于平安仍卽此篇叙之佚文）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容成子有書十四篇見諸子陰陽家

劉向列仙傳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于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兪樾莊子人名攷莊子則陽篇有容成氏釋文曰老子師也按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容成子十四篇房中家又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此卽老子之師也

後漢書方術傳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注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泄還精補腦也

王氏攷證後漢方術傳冷壽光者行容成公御婦人法神仙傳云甘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十卷

按列仙傳言容成公自稱黃帝師正是方術家誇誕之說黃帝時有容成氏造厤因此而附會之抱朴子遐覽篇言道書中有容成經一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務成子有書十一篇見諸子小說家又有災異應十四卷見數術五行家

抱朴子明本篇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眞人悉仕于世不便遐遁

高似孫緯略曰黃庭經極修煉吐納之妙有務成子注

按抱朴子金丹篇又引務成子丹法或在是書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嚴可均上古三代文編帝堯姓伊祁名放勳帝嚳子兄帝摯封爲唐侯以帝摯之九年受禪號陶唐氏以火德王都平陽或云以土德王在位七十年而舜攝又二十八年崩年百十七謚曰堯　帝舜姓姚名重華或云字都君諸馮人顓頊之後堯徵爲司徒尋攝政受禪號有虞氏以土德王都蒲坂在位五十年年百歲或云百十歲謚曰舜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嚴可均三代文編商湯姓子名履一名天乙契十四世孫卽位十七年克夏號曰武王王十三年崩年百歲謚曰湯一曰成湯一曰武湯

本書人表第二等仁人盤庚陽甲弟梁玉繩曰盤庚始見商書史殷紀世表盤又作般名旬殷之中興王也自奄遷亳殷在位二十八年

按術家類皆依托黃帝此兩書又依托堯舜湯及盤庚可謂惑世誣民者矣不知錄略之中復何所云也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天老受天籙宋均曰天籙天教命也

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

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注引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爲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按選注引天老養生經或此書之佚出者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天一有兵法三十五篇見兵陰陽家又有天一六卷見數術五行家

按以上六家皆言陰道列仙傳有云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云云亦陰道中一事也隋志醫方家有素女秘道經幷玄女經一卷文選思玄賦注引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皇帝時方術之女也秘道經玄女經卽此類之遺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孫星衍素女經四季方序曰素女方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其名不載漢藝文志然卽神仙家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卷之一也（按當云房中家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之一觀下文可知此脫文而失于訂正者）其書隋唐猶有傳本王燾取入外臺秘要卷十七中云出古今錄驗眞古書也書稱黃帝與素女高陽負問答述交接之禁忌敘四時之藥物以爲房中却病之術文句有韻以逆爲迎以知爲愈皆古字古義審非後人僞作房中之術古有傳書容成務成堯舜陰道俱一家之學班氏所云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誠哉斯言千金翼方卷五行房法一依素女經婦人月信斷一日爲男二日爲女三日爲男四日爲女以外無子每日午時夜半後行事吉餘時生子不吉亦此書佚文幷附識之

按太史公五帝本紀贊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此其不雅馴之尤者

黃帝三王殆卽謂黃帝三子相傳有黃帝授三子玄女經疑卽是書之佚出者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抱朴子仙藥篇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日行三百里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

按葛稚川所說兩事疑出是書此後世種子方之所由來也隋志醫方家有玉房秘決八卷徐太山房內秘要一卷或卽是書之流以上二家皆言陽道

又按是篇前六家爲一段後二家爲一段凡兩章段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按是篇家數不誤卷數缺少五卷今校定當爲一百九十一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抱朴子釋滯篇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于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閼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伐甚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于紙上者也又曰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　遐覽篇云道經中有元女經素女經彭祖經子都經容成經各一卷　又微旨篇曰得其術者則能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又曰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嚴可均全三代文編彭祖姓籛名鏗一云名翦鏗一云姓籛名鏗陸終第三子祝融之孫顓頊之玄孫封于大彭謂之彭祖歷事虞殷夏傳數十條篇述子商篇守篇史記引府八百篇不經之談也有養性經一卷見隋志醫方家文道藏臨字號籛有彭祖攝生養性論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注引彭祖云生要卽慳七百二十引彭祖答容老成下養生要訣皆道家佚說）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太昊亦作太皞姓風號伏戲氏以木德王是爲春皇一云伏羲氏一云宓戲氏一云包羲氏一云庖犧氏都陳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左傳定四年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按相傳伏羲文字止此）

王氏攷證帝王世紀宓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腑五臟五行陰陽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類推炎黃因斯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鍼莊子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

按自來神仙道家往往託始黃帝觀于此則漢時相傳且有託始神農伏羲者王氏推世紀莊子之言以解釋之其意蓋以爲依托者大抵緣是以爲之說也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按上聖者大抵謂上古聖人在伏羲氏之後者也上聖雜子猶言泰壹雜子黃帝雜子皇公雜子淮南雜子韓雜子天老雜子及後文道要雜子神農雜子之類皆所託之人也

道要雜子十八卷

按道要大抵謂至道之要無所主名者也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後漢書華陀傳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章懷太子曰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回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抱朴子對俗篇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又仙藥篇禹步法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　次舉右左過右右就左　次舉左右過左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登涉篇云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又遐覽篇云道經中有道引經十卷

王氏考證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梁簡文帝導引圖序朱少陽得其術于黃帝外書又加以元禽化禽之說乃志其耆者演而圖之抱朴子云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者體診則受雷岐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曰道藏璧字號有彭祖導引圖一篇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按隋志醫方家有引氣圖一卷道引圖三卷注云立一坐一臥一其皆原于是書歟

史扁鵲傳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索隱案言五分之熨

者謂發之令溫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韓詩外傳云扁鵲使子游按摩周禮疾醫疏引劉向說苑云使子術按摩

抱朴子遐覽篇道經中有按摩經一卷

王氏考證唐六典按摩博士一人注崔寔政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陀有五禽之戲魏文有五搥之鍛僊經云戶樞不朽流水不腐謂使骨節調利血脈宣通（按此蓋擧導引按摩合并言之）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顏氏集注曰服餌芝菌之法也菌音求隕反

太平御覽休徵部徐整長厤曰黃帝以五芝爲厤名

抱朴子仙藥篇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又曰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泉水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又遐覽篇云道經中有木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各一卷（又貞白號云大芝圖者自然而生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

王氏攷證黃氏曰神農經五芝久食輕身延年不老黃帝內傳王母授神芝圖十二卷水經注黃帝登具茨之山受神芝圖于黃蓋童子

按抱朴子仙藥篇備言菌芝之事又云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內記不可具稱也葛稚川習于神仙之術又距漢不遠或及見是書其所云云疑皆出此十八卷中也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抱朴子釋滯篇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値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云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又金丹篇有黃帝九鼎神丹經太乙招魂魄丹法

王氏考證羅氏曰泰猶以博士領其方而號其人爲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者之傳也

按隋志醫方家有養生服食禁忌一卷又有神仙服食經服食方數家道藏目錄如字號有軒轅黃帝水經藥法一卷大抵原于是兩書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抱朴子仙藥篇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天神遨游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

又對俗篇曰仙人道術則變易形兒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粭潰金爲漿入淵不沾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

按葛稚川引神農四經（御覽九百八十四引無四字）疑即此書技道者神仙家之言法術者也隋志五行家引七錄有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陶朱變化術五行變化墨子之類皆其流亞也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史封禪書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于是天子始親祠竈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

本書劉向傳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

本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擧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後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晉灼曰黃冶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按此下書之蓋擧技道黃冶合并言之）

王氏攷證龜筴傳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隋志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

按抱朴子金丹篇云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則神仙家有自名爲太乙者似即此泰壹

又引務成子丹法黃白篇又引務成子作黃金法羨門子丹法韓終丹法疑即此泰壹雜子之流又遐覽篇云道經中有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各一卷枕中黃白經五卷隋志醫方家有雜神仙黃白法十二卷陵陽子說黃金祕法一卷或皆原于是書

又按抱朴子黃白篇云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或題篇曰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似即此書至葛稚川時存二十五卷千餘首云

又按是篇前三家爲一段後七家爲一段凡兩章段前三家雜論神仙之道後七家言步引按摩芝菌者各一言服食方者各一言岐道黃冶者各一自始至終條理井然如此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按此家數不誤卷數則溢出四卷今校定爲二百一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王氏考證司馬公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擧鍊石爲金銀爲術正相戾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按此計家數不誤卷數則溢出六卷今校定當爲八百六十二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

（悉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文帝詔問其狀意對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云云按此則醫經經方兩家之書大抵皆僅自倉公爲多方技者方士之技故房中神僊兩家亦以其類附之）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按以上六略都凡之數計之則爲六百七十七家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一篇圖四十三卷共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篇卷與此總數亦不相符多非其實今核所述凡加校定實有六百二十六家內一家無篇數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一篇圖四十八卷共一萬三千二十九篇卷然與班氏七略序目所載藝文志家數篇數亦不相合其得而詳矣入三家者劉向揚雄杜林也五十篇者尚書家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家揚雄訓纂一篇倉頡訓纂一篇杜林倉頡訓纂一篇倉頡故一篇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詩賦揚雄賦八篇凡三家六篇五十一篇此云五十篇者蓋後人誤以揚雄訓纂一篇不數在內故也已詳見本條省兵十家者兵權謀省九家兵技巧省一家亦各詳本條其有樂家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家省太史公四篇蓋因重復不關家數故云不復訂此外如蹴[illegible]由鞫物入兵家兵家出司馬法入禮皆曾七略所有班氏特移易其部居無所出入故亦不錄言也）

漢書藝文志條理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目錄二	廿四	分出史部	分出爲史部
敘錄一	五	炎	焉
又	十二	便	使
又	廿二	名家博士也	名家道家博士也
又	廿三	自得則申培公	于得則申培公
又	廿四	毋	毌
又	三十	風之樂	風之以樂
二	五	士	土
又	九	秦智	泰智
又	十一	以頻分別之	以類分別之
又	廿二	卽略	卽七略
又	廿七	夫	天
又	三三	侍詔	待詔
三	十	略	衍文
又	三十	默鄒	鄒默
四	三	聃	駒
又	八	頂格	低二格
五	一	兆	婺
又	九	改入兵家	改兵家
又	又	改入縱橫家	改縱橫家
又	廿六	藝文志所用	藝文志與所用
又	三一	集	雜
又	三三	漢文	漢人
六	七	皆注云其	其衍文
又	八	考未定	考是其未定
七	十一	尙文	尙父
又	十三	具	且
又	廿二	勝	繆
又	三二	中書	中之書
八	四	學所輯錄	學者所輯錄
九	二	小載記	小戴記
又	五	薄	簿
又	三十	班立法	班氏立法
十	四	眞	直
又	十	論	讖
又	十二	無關實際編	無關實際是編
又	十三	折	析
又	又	縕八卷	綜八卷
六藝卷一上一至三二	小註	六藝卷一	六藝卷一上
一	四	岡	罔
又	十一	攝	撮
又	三四	家	象
二	三	釋	繹
又	四	則從七略	則仍從七略
又	七	頂格	低一格
又	三二	那	郡
三	十三	同子著	同子小著
又	二十	其	共
又	廿三	話	詁
四	七	此卽納辰	此卽納甲納辰
又	九	日有甲六	日有六甲
又	十一	等	筭
又	三四	古集易　集災異	古雜易　雜災異
五	一	按全氏之	按全氏以
又	二	雜異	雜災異
又	三	自雄詩宗篇兮	自雅詩宗廟篇兮
又	廿三	死時四	死時年四
又	廿七	梁邱賀傳子臨	梁邱賀傳賀傳子臨
六	一	鬱	縣
又	十二	梁臨邱	梁邱臨
又	廿二	炎	也
又	廿五	京房內	京房家內
又	廿六	章古	章句
七	一	轉寫之誤	轉寫亂之
又	二	梁邱賀傳子臨	梁邱賀傳賀傳子臨
又	廿二	由陰	由陽
又	三四	紂在上位天	紂在上位逆天
八	七	文文王爲子古	文王爲中古
又	八	篇敘與凡之數	篇敘與都凡之數
又	又	炎	焉
又	十一	所謂一篇者	所謂亡一篇者
又	二十	不淩俸	不陵俸
又	三四	廻	迴
九	二	掛繁	掛繫
又	六	得	衍文
又	八	並無譌	並無受譌

又	十	二十篇	二十五篇
又	十二	本諸子之說	本朱子之說
又	廿一	租	祖
又	三二	不相涉也	絕不相涉也
又	三三	歐陽三十二卷	歐陽經三十二卷
十	四	歐陽教千乘	歐陽生教千乘
又	十五	先祿大夫	光祿大夫
又	十七	長鄉	長卿
又	又	太子少	太子少傅
又	十八	傳	衍文
又	廿一	歐陽學	歐陽氏學
十一	十	相應	不相應
十二	六	歐陽為博士	歐陽高為博士
十三	二	文德	父德
又	六	若	著
又	十	博物洽聞	皆博物洽聞
又	十三	注曰劉向	注曰入劉向
又	廿一	着	著
又	三十	或引作家	或引作冢
十四	七	誤以為汲冢書……	從此皆誤以為汲冢書……

又	十一	也	者也
又	十五	失	夫
又	十七	淮南誘	淮南高誘
十五	一	益	蓋
又	五	王	衍文
又	十一	徵……數	徵……郊
十六	三	七百餘[illegible]	七百餘[illegible]
又	又	文并異者	文字異者
又	三一	王式免中	王式[illegible]免中
十七	廿四	異	衍文
又	又	寶	實
又	廿五	孝父	孝文
十八	六	製秦	製本
又	十七	甚	其
又	三十	貨	貢
十九	二	毛詩	毛傳
又	八	己別撰	讀已別撰
又	十七	又外傳十卷	衍文
又	二十	經故	經籍故
廿一	一	齊魯韓	魯齊韓

又	六	毛公足之	毛公足成之
又	十	為經家	為說經家
又	廿二	當為一十六家	今校當為一十六家
又	廿三	以	衍文
又	三十	算	衍文
廿二	三	亦得上之	亦得而上之
又	八	今	令
又	九	居明堂見月令	居明堂禮見月令
又	十一	子伯厚氏	王伯厚氏
又	十五	堂後也……高生	堂生後也……高堂生
又	又	博士傳其生	博士侍其生
又	十六	博	傳
又	十八	大戴禮小戴禮	大戴小戴
又	廿六	宋字誤排中央	應移右一格
又	又	特饋食	特牲饋食
又	又	卿大夫　依王氏	卿大夫禮　依王氏
又	三二	孝	考
廿三	十	不不從之也	不從之也
又	十一	北字以篆書	北字皆以篆書
又	十五	供	俱

又	十七	別錄古文記	別錄曰古文記
又	廿九	世子注曰……凡八篇	世子注曰子注……凡八篇
又	三三	此三說	此三記
又	又	別名親屬記	別名記親屬記
廿四	十七	各	名
又	三四	別錄曰史氏	別錄曰王史氏
廿五	二	惰志稱王史氏者	隋志稱王史氏者
又	廿三	因	困
又	廿九	解	辭
廿六	六	各有本	各有其本
又	十二	成	或
又	廿五	周官官周	周官周官
又	三二	六編	六篇
廿七	十二	司馬法	司馬兵法
又	廿一	司法	司馬
又	廿七	安	要
又	廿八	廻有別矣	迥然別矣
又	三一	五篇中皆……	五篇中者皆……
又	三三	蛾術篇	蛾術編
廿八	五	賤	賊

又	十一	陽	易
又	十九	夫	天
又	廿一	殿本言……	殿本考證言……
又	廿二	闕	關
廿九	十七	則有牒書	則有玉牒書
三十	十五	經十七篇	經七十篇
三一	十八	雅歌四曲	雅樂四曲
又	廿三	九十篇	九十九篇
三二	二	着	著
又	十一	最好古	最為好古
又	十五	武言以武	武言以功
又	三四	六藝卷一終	六藝卷一之上終
六藝卷一下（一至三三）	中縫	六藝卷二	六藝卷一下
二	十五	康	璣
又	廿五	修春秋而亂子賊臣	脩春秋而亂臣賊子
又	三一	似以為近理	似為近理
又	又	智之亡	智伯之亡
三	三二	時	世
四	廿七	攜	撮
又	廿九	記	衍文

五	七	亦見見	亦見
又	十一	其後將……	其後趙將……
又	十四	也不長姓氏	也不載其姓氏
又	廿三	漢興不遠	漢興未遠
又	三一	孟	最
八	五	尹結	尹更始
又	十五	明其	其明
九	一	其後諸書	其後[illegible]徵諸書
又	八	似即央通	似即史通
又	又	乾子春秋	訖子春秋
十	七	弁	弃
十一	五	兩別者	因兩別者
又	十	上書稱奏	上齊稱奏
又	十四	封祠祀辭歸梁父	封禪祀辭歸梁父
十二	三	代	伐
又	四	蓋誤字也	蓋寫誤也
又	八	作漢春秋	作楚漢春秋
又	廿八	太史紬史記	太史令紬史記
十三	八	百三十篇	百三十卷
又	三十	漢武以後	漢武太初以後

十四	十二	妖	袄
又	三四	年二十二	年二十一
十五	七	讚	贊
又	十六	文	衍文
又	廿三	者	衍文
又	三十	万	不
又	五	為	者
十六	十六	會雅	爾雅
又	七	捷	接
十七	十一	為論者	為論語者
又	十九	亦王自為也	亦王肅自為也
十九	三二	低一格	頂格
二十	六	是	衍文
廿一	廿九	讚矣大焉	讚莫大焉
又	廿九	氏	字
廿二	十七	皆上文	皆蒙上文
又	三十	凡十五人	凡十有五人
又	三二	提曰	提要曰
廿三	二	王宣之	道宣之
又	又	本問難	本使問難

廿四	十二	氐	氏
又	廿一	官	宦
廿五	十七	昔	甚
又	十八	皆	指
又	廿八	此二十三篇	此二十篇
廿七	十五	許氏	許序
又	又	此六書之說	此六枝為六書之說
又	十六	必有卷	必有篇
又	廿一	額	頟
又	廿七	二世以為……	二世立以為……
又	三二	隸書矣起	隸書矣起于
又	三三	閭里重書師	閭里書師
廿八	七	名篇放此	名放此
又	十	馬國翰本	馬國翰輯本
又	廿六	鄒	部
又	廿七	部	都
廿九	九	黃門史游	黃門令史游
又	廿九	勤	勒
三十	八	不枝……執利	不技……執利
又	廿三	篆文成文即又為	篆文成文而又為

又	三三	乃別昔之字轉	乃別昔之轉
三一	十八	是 帝以後	是宜帝以後
又	廿五	孌……由	孌……………甶
三二	四	彖	家
又	十七	幹	榦
又	廿五	字體義	字體字義
又	廿九	讀入	續入
三三	十一	偏旁多古字	偏旁倉頡多古字
又	廿二	靣	面
又	三四	六藝卷二終	六藝卷一之下終
諸子卷二上之一頁至十二頁中縫		六藝卷二	諸子卷二上
二	七	書	集
五	二	過	璐
仝	五	洋都	洋于都
六	廿七	外傳	外書
七	三一	十二	二十
九	六	周師	周史
仝	十五	嘗爲弢字	嘗爲弢字
仝	十八	大弢	大弢
十	十五	未究	究未

十一	十七至廿二行應低二格		
十三	十一	不能決	不能自決
十四	十九	失傳	失世傳
十五	十	和自	和故自
仝	廿四	每篇一奏	每奏一篇
十六	廿五	周異都	周異而都
十七	二	櫟陽山	櫟陽諸山
仝	五	田	由
仝	七	灼引	灼傳引
仝	十一	錯買措之	錯傳買措之
十八	四	本傳	本傳
仝	七	三十二	三十三
仝	十	漢書	漢爲
仝	十九	太子之宥宮	天子之宥官
十九	廿五	伊邑邪人	伊呂乃邪人
二十一	四	五十篇	五篇
仝	十七	歎	歎
二十三	五	曰謂	曰所謂
仝	十九	江盧	廬江
廿四	廿四	卽聚	卽竹聚

仝	廿七	本十卷	本皆十卷
廿五	十六	又淵氏引別錄	又按淵氏引別錄
仝	十七	瓦異不足……	瓦異之處不足……
廿六	十八	十二	十三
仝	仝	若是詳者	若是之詳者
廿七	十七	作其平原君……	所作其平原君……
仝	仝	第三斷	第三段
廿八	十七	伊	尹
仝	廿八	如此史遷	如此何史遷
廿九	十六	蜜	密
仝	十九	太	大
仝	廿五	封之呂	封之于呂
三十	二	卷	書
三十三	十二	姓李名耳	姓李氏名耳
仝	廿八	息	貫
仝	三二	經傳	經說
三四	一	駱	滿
仝	三二	志載	附志載
三五	三	鼎衍	孫鼎衍
仝	六	由後僞托	由後人僞托

仝	十九	嬛	環
四一	廿八	稱	設
四二	三一	六國相合	六國時相合
諸子卷二下之一	二十	県	儀
仝	三十	爲公生	爲公勝生
仝	三一	例寫誤例也	例寫誤也
二	三一	術騶	騶術
四	十七	徙趙相以代相封	徙趙相以代相
十	二二	胃	胄
廿二	九	以不可	以爲不可
仝	十四	而與……	而時與……
廿三	六	徒	徙
三一	二	孟氏	孟子
三三	十三	鄒	鄭
三四	三二	胥史一卷	胥史子一卷
三五	廿七	適	遁
三六	二	尹文子與宋鈃	尹文子與宋銒
仝	廿一	子	于
仝	廿九	爭	半
仝	三四	篇下脫三字	武帝時

三七	三	旋也度也恕也	旋也度也恕也
仝	十五	項兩漢	項則兩漢
仝	廿一	漢書廣初	漢書曰廣初
仝	廿九	范	苑
三八	七	詩美于詢……	詩美詢于……
仝	十六	服	股
仝	十八	官失其守以……	官失其守或以……
詩賦略卷三之一	二十	辭楚	楚辭
仝	三三	景差之徒皆……	景差之徒者皆……
二	十八	以諸呂爲后	以諸呂女爲后
仝	三一	尙號夫子	尙號曰夫子
仝	三四	屈原賈誼列傳	屈賈列傳
三	二四	等	者
四	三	儒林皆不載	儒林傳者不載
仝	十九	以類相從或稱……	以類相從故或稱……
五	一	有聚壽王吾邱	聚有吾邱壽王
十三	四	庚	庾
十五	七	通義雜賦	通義曰雜賦
仝	十六	大	太
十六	十九	誦	頌

十七	五	哀江南江	哀江南賦
十八	十六	曰義	義曰
仝	十七	蘇李之作有	蘇李之作
兵書略卷四之一	七	吳	武
二	三三	篇書云	篇有云
三	一	白	相
五	十七行與十八行之間脫一節節文如下		
	本志序曰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		
	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		
六	三三	臣張謝	臣也張謝
七	三十	求	逑
八	四	所從来尙矣	所從來尙矣
十五	十三	芋	芊
十六	三四	琇	誘
十七	十二	搏	摶
十八	十七	据	猪
術數略卷六之一	廿七	怪	恠
二	二	……紀年王莽……	……紀年至王莽……
二	廿四	其族在宋者	其族仕鄭在宋者
仝	廿六	右	古

三	二十	爲諸侯下星鄭……	爲諸侯三公下星爲鄭
三	廿四	次官平	次官三階平
四	十三	素	索
仝	二十	而	至
五	四	後晦又反	後又反
仝	十一	可名三……	可名者三……
仝	十四	象	彖
六	七	衛	衡
仝	仝	中	盅
七	十八	多至周	多至至周
十二	十九	見	臾
仝	廿四	膝	滕
十三	八	有	自
十五	六	孝武黃帝	孝武帝
仝	十七	度數正	度度數正
仝	廿四	等	算
十六	廿七	宜	宦
仝	三四	陰	刑
十八	十八	今	令
二十	七	官	宮

廿一	九	則	者
廿四	十七	今按定……	今校定……
廿六	十七	妖	訞
仝	廿五	改	故
仝	三二	醲據也	醲醲據也
廿七	十二	以享祀	以享祭祀
廿八	十二	終	始
廿九	二	家農	農家
仝	三	五行	五行家
仝	三十	其	共
仝	三一	有	而
三十	七	背	育
仝	十五	知	至
仝	廿三	班固藝文志	班固作藝文志
三一	七	不能決而……	不能決者而……
方技略卷六之二	八	辯物爲論……	辯物篇爲論
三	十一—十二	飲	飲
仝	十五	泠	冷
仝	廿八	病痹也	痹病也
四	七	搖引案杭	搖引案杭
仝	廿二	瘢	瘕
五	廿一	脛	脊
六	十三	冷	泠
八	二十	華陀傳曰	華陀傳陀曰

後漢泰山太守汝南應劭仲遠譔風俗通義三十二篇其氏族一篇久已亡散今佚文猶可見洎隋陸法言唐林寶元和姓纂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鄭樵通志氏族略諸書多稱周秦諸子如壺邱子將閭子蠻子室中周書並云漢藝文志所有而今本漢志實無之豈有所佚歟抑併合諸子書中史文簡略而未分析言之歟諸子之書大抵多亡於董卓權汜之亂唯應仲遠得見之其著錄於氏族篇中者或約略其說不復詳述其所由今殆不可攷陸法言以下諸家展轉援引要皆本諸氏族篇今一一據以錄存之

氏族篇以下諸氏姓書又有根牟子屋盧子相里子鄧陵子立如子坤年子臧子時子公行子室孫子核斯子司鴻荀書須朐氏書白鹿先生書無裹先生書凡二十餘家並云著書而皆不見於漢隋唐之志或代遠年湮流亡星散或附見諸子未有專書原其始則皆是著書立說者也其附入諸子後人爲之也今亦據以錄存之

汲塚竹書藏自周代金石錄載晉太公碑曰太康二年得竹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是暴秦所不及焚漢儒所不及見皆六國時所有之書使出於西京明盛之時劉中壘父子必著於錄略史通申左篇引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蓋歆因爭左氏傳忤執政大臣求出補吏由侍中光祿大夫徙守五原也今據束廣微所次篇目凡一十四種分著於篇

讖緯之書起於周秦六國漢時所有而七略所無按七略惟錄中祕書自溫室徙之天祿閣者乃得以論次之若夫蘭臺石室之儲故府錄藏之籍民間傳習之本博士章句之書當時不勝枚舉故皆未嘗徧及也按王莽奏讖書藏蘭臺楊彪稱讖書包石室（[illegible]本傳曰石[illegible]室[illegible]之書石[illegible]之石室也）與夫禮儀律令舊皆錄藏於理官行祠甘泉官有其注曰曲齊張倉作章程魏相奏故事民間有費高二家之易元王之詩博士有大小戴慶氏之記嚴氏之春秋斯皆在中祕書之外七略所未嘗注意者也倉頡篇云讖祕密書也以其祕密故藏於石室既爲哀平間所盛行則自不容略今據漢書附志所載及王莽符命之類并錄附於六藝之末

王莽之書如地理百官改名班孟堅嘗附著于史其大誥一篇則載之翟義傳中劉子駿之鍾律書亦爲莽作也則袪其僞辭譔爲律志蓋實事求是不惟其人惟其言當中興之世猶不以爲嫌況在千百年之後更何所容其避忌史言劉歆與文章歆子棻及甄尋崔發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皆文學士也則亦未必盡出其手其元始中所作誡八篇詔下郡國學官教授時在篡位之前六年（是書[illegible]莽之書行凡廿一年）此六年中猶是漢家功令天下吏民得與於選舉者不知凡幾是亦漢末之故事不可略也此外所作亦多與漢末相關涉故充其類并取其他書分錄各門

班氏有言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閒作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即漢志詩賦略所載是也（其中無東方朔）皆論定奏御之文其私家譔述諸篇皆未之及如枚皐辭賦已錄百二十篇矣其外又有數十篇七略錄揚雄四賦班氏續入八篇爲十二篇矣其外又有解嘲解難劇秦美新等諸雜文以是知漢志所錄多非其全隋志載六國以來西漢人詩文集凡二十九家皆合一人所作爲一集故司馬相如集載有自序劉向集載有諸子書此類非一與漢志所錄實不相同既爲別本自不容略今并補輯所未備類從於詩賦略中

通志藝文略以後諸家簿錄載三代秦漢人道家兵家術數家神仙家之書尚多皆依托不錄依托之書限以時代其實出漢人如百兩篇東方朔別傳李陵別傳黃石公紀之類亦具列之其他附見各類篇末（[illegible]）

篇卷數目各從其最舊史所無者則闕撰人始末各具端倪無可考見者則闕諸書見於釋文敘錄及隋唐宋史志者詳著之見於諸簿錄家有關考證者略述之（[illegible]）諸家輯本敘錄有資探索者節存之（[illegible]）

六藝略拾補第一

易一十三家一十四部（附見二家二部）

書八家八部（附見二家四部）

詩七家八部（附見二家二部）

禮一十六家一十九部

樂三家三部（附見一家一部）

春秋一十四家二十八部（附見四家四部）

論語一家三部

孝經五家六部（附見一家一部）

小學二家二部（附見一家一部）

附錄讖緯一十一家一十一部

凡六藝九種八十家九十一部附錄一種十一家十一部綜九十一家一百二部（附見一十三家一十五部）

諸子略拾補第二

儒家者流八家一十一部（附見四家四部）

道家者流七家九部（附見不具載）

陰陽家者流五家五部（附見一家一部）

法家者流八家十部（附見一家一部）

名家者流五家五部

墨家者流三家三部

從橫家者流一家一部

雜家者流二十家二十部（附見二家二部）

農家者流四家五部

小說家者流一十三家一十三部（附見三家六部）

凡諸子十種七十四家八十二部（附見十一家十四部）

詩賦略拾補第三

總集之屬八家八部

別集之屬三十二家三十二部（附見一家一部）

凡詩賦二種四十家四十部（附見一家一部）按詩賦略舊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賦蓋以體分四曰雜賦五曰歌詩其中頗有類乎總集亦頗有似乎別集今不可依仿故變例裁爲二目曰總集曰別集又他類恐涉重複唯取漢志所無此則根據班書具載別本凡有相涉悉采獲以棄其全斯又不得不變通其例者也

兵書略拾補第四

兵權謀二家三部

兵形勢一家一部

兵陰陽二家二部

兵技巧一家一部

凡兵書四種六家七部（附見三家十一部）按此附見之書雜糅混淆不可分屬故綜彙於篇末

數術略拾補第五

天文一十一家一十一部

厤譜一十六家一十六部（附見一家一部）

五行二家三部（附見四家七部）

蓍龜八家一十六部（附見十家十二部）

雜占五家八部（附見六家十一部）

形法二十家二十部（附見四家六部）

凡數術六種六十二家七十四部（附見二十五家三十七部）

方技略拾補第六

經方五家五部

神仙七家七部（附見十一家十一部）

凡方技二種一十二家一十二部（附見十一家十二部）按方技略舊目凡四一曰醫經二曰經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今醫經房中無所拾補故止於二種

大凡六略拾補三十三種二百七十四家三百六部附錄讖緯一種十一家十一部綜三十四種二百八十五家三百一十七部（附見六十四家九十部）按六略本三十八種今詩賦五種幷爲二方技四種又僅得其二故止於三十三又諸書卷數惟手校目見者乃能一一著於錄今所拾補多是亡書或有或無卒難齊一故但計其部數而已光緒戊子歲仲冬之月編輯甫具越四歲辛卯復以續有所得整齊排比諸所附按爲前人所已言者輒芟除釐訂一過錄爲定本自春徂夏而秋八閱月而畢漢以前之典籍藝文志之外大抵略具於斯已讎校可繕寫山陰姚振宗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一

宋禮部尙書給事中慶元王應麟伯厚撰漢書藝文志攷證補漢志所不著[illegible]山曰歸藏（今退列數術家）曰子夏易傳詩一部曰元王詩禮四部曰大戴禮曰小戴[illegible]樂二部曰樂經曰樂元語春秋一部曰冥氏春秋道家二部曰老子指歸曰[illegible]部曰漢律曰漢令從橫家一部曰鬼谷子兵書一部曰黃石公記天文六部曰夏氏日月傳曰甘氏歲星經曰石氏星經曰巫咸五星占曰周髀曰星傳（今日食五星部書）厤譜二部曰九章算術曰五紀論五行一部曰翼氏風角經方一部曰本草綜二十有七部今據拾羣書補所未盡凡三百一十七部仍班志舊例以六蓺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次其部居殿以後史四部之體多不可通比傳而已名之曰漢書藝文志拾補

易經二篇汲冢古文

晉書束晳傳晳竹書敘目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illegible]）

晉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曰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

易經十二篇田氏

史記儒林傳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

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言易者本之田何顏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也四人著易傳也（[illegible]）

晉皇甫謐高士傳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何以易授東武王同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蓺文類聚隱逸門魏隸高士傳曰田生菅床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

崇文總目易類敘曰田何之易卦彖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

秀水朱彝尊經義考晁說之曰商瞿受易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書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

按田生傳經未嘗爲傳顏氏注已分別言之經義考著錄田何易傳節去崇文目說者二字而云自爲章句一似田生實爲章句者非也朱氏又引晁說之云漢易家書蓋自王同始蓋得其實今錄其所傳之經是易家最初之本藝文志首載施孟梁邱三家經卽從此出

易經十二篇中古文

易經十二篇費氏

漢書藝文志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言中以別於外耳

隋書經籍志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

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呂氏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

按此中外經各一本藝文志但言及之不著於錄（以上新本）

易傳子夏四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索隱曰子夏箸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

劉向別錄曰易傳子夏韓氏嬰也劉歆七略曰子夏易傳漢興韓嬰傳

周易正義曰初卜商爲易傳至西漢傳之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

隋書經籍志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又曰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唐書經籍志周易二卷卜商傳唐藝文志周易卜商傳二卷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唐司馬氏曰七略有子夏傳七錄六卷或云韓嬰或云丁寬中經簿四卷

武威張澍輯本序曰胥案家語云孔子讀易至損益卦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知卜氏子好精義不讓商子木也審矣澍溯若儒先從事稡會敢怯瑣煩冀延絕學是用展甄數言省衍立意胥孟京之嚆矢亦馬王之濫觴

武進張惠言輯本序曰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則荀勗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爲韓嬰當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於子夏與商瞿之傳異耶

平湖孫堂輯本序曰子夏易傳隋志已云殘缺後人展轉依託益爲十一卷是爲今本舊本之散見者自唐人所引外惟朱氏震晁氏說之趙氏汝楳王氏應麟四家之書間取之茲特輯其與今本異者凡七十條

歷城馬國翰輯本序曰周易子夏傳漢志不著錄唐會要云開元七年三月十七日詔子夏

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司馬貞議皆以爲不可五月五日詔子夏傳逸篇令帖易者停孫坦周易析蘊以爲杜鄴趙汝楳周易輯聞以爲鄧彭祖二人皆字子夏懸空臆度迄非定論獨洪邁信之武威張太史澍輯此篇刻入張氏叢書今據校錄仍隋唐志舊目分爲二卷薛虞字里無攷大抵爲漢魏間儒生今就釋文正義二書所引得十一節次子夏傳後

按子夏易傳七略明云漢興韓嬰傳蓋傳於韓嬰之家猶春秋左氏出張倉家無足異者惟是藝文志之於七略有所出入則必於都凡之下明注出某人某書（[illegible]）此獨不注是七略但言及其書非著錄其書猶別錄言易家有教氏注藝文志言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皆而不見著於錄也或以漢志韓氏二篇卽子夏易今攷儒林傳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則自爲之說非子夏傳明矣嬰之傳易史不言其所受張氏惠言謂出於子夏與商瞿別爲一派可謂定論然則漢人傳子夏易者嬰之後有嬰孫博士商商之後有待詔韓生司隸校尉蓋寬饒而韓氏則家世傳業者也

又按經義考引宋程迥曰子夏易傳京房爲之箋未詳所據

易論公孫段二篇

晉束晳竹書紀目曰其易經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

韓非子顯學篇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公孫氏之儒

晉陶潛聖賢羣輔錄曰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經義考承師篇曰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汲冢竹書有公孫段與邵涉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易矣

陽湖洪亮吉傳經表曰易一傳孔子二傳商瞿三傳公孫段橋庇

易家候陰陽災變書

漢書儒林孟喜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郄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後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四庫提要術數占卜類附案曰陰陽災異之說始于孟喜別得書而託之田王孫焦延壽又別得書而託之孟喜其源實不出于經師

鄞縣全祖望讀易別錄曰易家陰陽災變書見漢書儒林傳孟喜所得卽[illegible][illegible]采以奏事者此書經義考失載

按此疑卽藝文志雜災異三十五篇之別本爲焦贛京房所傳說故京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蓋與孟氏學略相同也其後高相專說陰陽災異言出于丁將軍者亦卽此類之書

易說費氏二篇

漢書儒林傳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illegible]）琅邪王璜平仲能傳之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田何而大興爲施讎孟喜梁邱賀其後焦贛費直始顯而傳受皆不明由是分爲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絕而費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費氏

經義考明錢一本曰周易漢費直本畫一全卦繫以彖辭再畫本卦繫以爻辭又畫覆卦繫以用九用六之辭後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鄭康成本省去費本六爻之畫又省用九用六覆卦之畫云云

明朱睦㮮授經圖曰費直自爲易以相授受原無師傳

易章句費氏四卷

釋文叙錄七錄云費直易章句四卷殘缺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

唐書經籍志周易四卷費直章句唐藝文志周易費直章句四卷

張惠言易義別錄曰費氏古文易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無章句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蓋僞託不足信然陸德明以爲永嘉之亂鄭注行世而費氏之易無人傳者豈以僞託之章句爲費氏邪或者費氏本無訓說諸儒斟酌各家以通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隋志云梁有費直注周易四卷新舊唐志釋文叙錄並作章句與本傳所稱亡章句者不合疑爲費學者附益之今已佚亡宋吳仁傑晁說之考定古易吳錄費直易乾卦以見例晁合諸家以訂古文最爲明晰茲據輯錄

易說高氏

漢書儒林傳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隋書經籍志費直傳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後漢魏代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邱施氏高氏亡於西晉

朱睦㮮授經圖曰高相易自言出於丁將軍寬寬景帝時人相平帝時人相去甚遠或亦私淑者也

按史言高氏與費公同時隋志云云則爲費氏再傳弟子陸元朗無是說似隋志誤也

易說趙氏

漢書儒林孟喜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顏師古曰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爲說耳荄茲言其根荄方茲茂也

張澍蜀典曰按若箕子爲荄滋則文王又何解乎顏師古駁正良是

長洲宋翔鳳過庭錄曰案陸德明周易音義云箕子之明夷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訓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案此則荀氏注易遠合趙賓劉向所據亦同賓說賓之所學實爲有本傳謂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夫憑肊巧辨必有時而窮至於不能難而徒以非古法斥之豈信讖乎案賓以陰陽氣言卽是孟喜候陰陽之學讀箕子爲荄茲當據古文蜀才姓范名長生蜀人其所述當卽趙賓之易故與賓同其學實合古文

易傳彭氏

漢書列傳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爲右扶風太原太守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左將軍以關內侯歸家元壽元年召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封長平侯哀帝崩王莽爲太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策上印綬便就國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漢書儒林施讎傳讎授張禹禹授淮陽彭宣禹至丞相宣大司空皆有傳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釋文叙錄施讎傳易授張禹禹授淮陽彭宣字子佩大司空長平侯作易傳

易傳戴氏

漢書儒林施讎傳施讎授張禹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

漢書張禹傳禹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將崇入後堂飲食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釋文叙錄沛戴崇字子平少府作易傳

易注救氏

劉向別錄曰易家有救氏之注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漢有諫議大夫救仁張澍輯本附注曰按劉向別錄易家有救氏

按別錄此條見史記衡山王列傳索隱引或刊誤作救民之法今攷史文以江都人救赫漢書救作枚故索隱引別錄救氏之注以證枚赫之譌決非救民之法也

右易凡經本四家四部傳注論說等九家十部（[illegible]）

（[illegible]）

後漢書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章懷太子曰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爲章句則別爲一家之學今攷漢易家自田何而後有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楊何蔡公韓嬰及淮南道訓凡八家後又有施孟梁邱京四家而梁邱氏別有五鹿充宗京氏別有段嘉其書並見藝文志此外如儒林傳云有費氏易有高氏學其書見前又云施家有張彭之學謂張禹彭宣也彭氏書亦見前孟喜傳云有翟孟白之學（[illegible]）白謂東海白光沛翟牧也梁邱賀傳云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謂平陵士孫張沛鄧彭祖齊衡咸也而士孫氏家世傳業張禹翟牧白光士孫張鄧彭祖衡咸此六人者皆以易名家當時亦必有說經之作今皆不可攷矣又太中大夫齊郡太守京房淄川楊何弟子梁邱賀所從受易者也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善之賀傳子臨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此武帝時京房在元帝時京房之前時臨爲易其著聞當入說奉使問石渠還高材郎

十人從受王吉通五經替臨說使其子駿上疏得與十人從臨受易而皆得之於京房則此京房亦當有書并疑元帝時立京氏卽此非彼也汲冢之公孫叚前人已有所證明若別錄之敘氏注則莫詳其所由來連山歸藏漢時藏於蘭臺太卜桓君山新論嘗言之然等於卜筮之書而已不可謂之六藝今退列數術之蓍龜家

漆書古文尙書一卷

後漢書杜林傳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旣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光武徵拜侍御史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旣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後漢書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

經義考曰按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注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無一語及焉然則漆書亦止有今文二十九篇而已孔氏增多之書無之也

經義考又曰西漢之古文孔安國家獻之未列於學官者也東漢之古文杜林得之西州賈逵衛宏馬融鄭玄盡爲之作訓傳注解者也當時止有杜林漆書若孔氏增多之書終漢之世下及魏西晉莫有見之者

尙書歐陽朱氏章句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高孫地餘以中庶子授太子（按卽元帝）爲博士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濟南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授平陵平當當授九江朱普公文爲博士徒衆尤盛知名者也（釋文叙錄載記云桓榮事九江朱文剛普字今漢紀傳本作朱文剛後漢桓榮傳注云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爲博士從衆尤盛見前書則朱字文及文剛皆非也）

後漢書桓榮傳榮習歐陽尙書事博士九江朱普又桓郁傳云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案文心雕龍云三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按范書云桓榮事朱普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是普當王莽時卒於家又似棄官與榮同歸鄉里者也

尙書小夏侯張氏章句

漢書儒林傳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伏生授張生及歐陽生）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平陵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授山陽張無故子儒（按李尋傳作張孺釋文敘錄作子孺）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顏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

尙書小夏侯秦氏說

漢書儒林傳平陵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授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無故善修章句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顏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桓譚新論曰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萬餘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梁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尙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按史言秦字延君官城陽內史顏注引新論作秦近君說文解字許君自序稱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倉頡篇文字卽其人也蓋秦後仕王莽爲講學大夫或改名近字近君儒林傳附見其人但書其故官本名歟

古文尙書桑氏說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列於學官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illegible]）

曲阜桂馥說文義證曰說文水部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馥案欽字君長見漢書儒林傳唐書以水經爲欽作今水經無此文儒林傳孔安國數傳至桑欽蓋說尙書之文也

按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刪丹下班氏注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蓋少節其文知溺水古文弱水今文也又說文引桑欽云濕水出平原高唐地理志平原郡高唐下注云桑欽言漯水所出知濕水古文漯水今文也而班氏引桑欽並改從今文此亦桑欽說禹貢之文又說文引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注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則明著桑欽禹貢說矣今據桂氏擬題曰古文尙書桑氏說

又按地理志注數引禹貢說不著姓名疑亦出桑欽或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時至丞相漢志平原郡鬲縣下引平當以爲鬲津止此一語別無可以證實焉

禹貢圖

後漢書循吏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按禹貢圖前漢時所當有哀帝時丞相平當經明禹貢溝洫志曰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云云疑卽當所作

劉歆洪範五行傳記

漢書楚元王附傳劉向少子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爲侍中太中大夫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因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徙守五原轉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按王子侯表休侯富楚元王子孝景元年封三年以兄子楚王戊反免見更封紅侯事國王曹武帝元朔四年亡後絕又楚元王附傳富子辟彊辟彊子德德子向向下獄赦免之元孫封紅休侯者蓋取其先世初封休侯又封紅侯而一之）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又翟義傳居攝二年九月羲和紅休侯劉歆爲揚武將軍屯宛三年正月歸故官又王莽傳始建國元年莽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按收爲心又收歆書）與王舜平晏哀章爲四輔地皇四年七月時漢兵起王邑等已敗於昆陽衛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與歆謀共劫持莽東降南陽天子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事洩橋殺忠歆涉皆自殺（莽殺其三子者歆子棻棻弟泳始建國二年十二月以甄豐子尋事誅歆女愔爲莽太子臨妻地皇二年正月莽殺臨愔自殺並見莽傳）

漢書五行志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又曰向子歆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隋書經籍志曰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按五行志引劉歆貌傳言傳視聽傳思心傳皇極傳其不同者如云庶徵之恆寒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其說視其父爲長司馬彪續漢志亦數言劉歆傳與舊傳異

張霸百兩篇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遹黜其書（師文紀當云遹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王充論衡（佚文正說）篇曰孝成帝時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

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又自分爲二霸書即所謂百兩篇也但如後人諸所指目張霸爲書亦以意擬之耳如今文太誓已出於武宣之世在張霸前而說者并以入張霸僞書非也唯王充論衡感類篇所引百兩篇文乃是眞本以其時書猶傳世充及見之也

金谿王謨輯本序錄曰今鈔取玉海所引數條及僞太誓二條而以論衡所引百兩篇冠於其首亦以存此書目云

右書凡經本一家一部傳注圖說及僞書七家七部（隋志有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今字尚書孔傳十四卷古文尚書音一卷並僞託）

（不錄又[illegible]）尚書家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其書並著錄藝文志歐陽氏有平陳之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蓋平陵平當梁陳翁生魯孔霸霸子光長安許商平陵鄭寬中張山拊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留假倉平陵李尋十一人也而平當陳翁生家世傳業許商書見藝文志張無故秦恭書見前餘八人書無致又御史大夫千乘兒寬受業歐陽和伯孔安國武帝訓其說可觀從寬問一篇寬於尚書家當有書又騎都尉李尋著說災異班氏五行志采其說似尋於洪範亦當有書又劉子駿移書太常博士云傳聞民間有膠東庸生之遺學抑而未施後漢儒林傳云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則庸生亦當有書并疑西漢實有孔氏傳乃庸生所爲平帝時立古史尚書博士傳習必不止桑君長一家之說今並泯沒無徵焉

楚元王詩傳

漢書本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

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

世系劉氏戰國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illegible]）

經義考曰劉城曰楚元王高祖同父兄弟也秦漢間急攻戰燔墳籍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遊同受詩於浮邱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然則交固漢儒林之首也（[illegible]）

按元王詩在魯齊韓三家未分之前固與申培公同爲魯詩宗其後劉向家世魯詩傳學至西京之末皆元王一派亦云盛矣

魯詩韋君章句

漢書本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以尊立孝宣帝與謀議賜爵關內侯徙爲長信少府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罷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

漢書儒林傳申公以詩春秋授瑕邱江公及魯許生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illegible]）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魯詩有韋氏學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

經義攷曰按魯詩有韋氏學而章句不載於漢志攷執金吾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當時韋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朱倬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字[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家有魯詩[illegible]補章主盛哉）

按明區大任百越先賢志云澹臺敬伯會稽人受韋氏詩於淮陽薛漢則東漢之初薛氏澹臺氏皆傳韋氏詩不僅武氏一家也漢爲薛廣德元孫廣德以魯詩博士論石渠至御史大夫見儒林傳（按所據多古書故其言皆徵實）

魯詩許氏章句

漢書儒林傳申公以詩授魯許生及免中徐公又曰王式東平人也免中徐公及許生授山陽張長安張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琊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釋文敘錄曰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傳王扶扶授許晏陳留人爲博士

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陳留風俗傳曰許晏字偉君受魯詩於琅琊王扶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陳留風俗傳後漢圈稱撰隋志凡三卷見[illegible]書[illegible]志）

按後漢書獨行李業傳業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平帝時舉明經爲郎王莽居攝去官似即此博士許晏而譌爲晃

齊詩轅氏內傳

齊詩轅氏外傳

漢書儒林傳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又曰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拜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漢書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荀悅漢記曰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作詩外內傳（按轅固生作詩外傳[illegible]見於此藝文志所謂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者也）（[illegible]轅家外傳[illegible][illegible]則實有其書也）

釋文敘錄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

元朱倬詩疑問曰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

按藝文志言轅固爲之傳而其書不見應劭注云后蒼作齊詩按蒼爲轅固生再傳弟子齊詩自轅氏始不始於后蒼也

齊詩伏氏章句

漢書儒林傳諸齊以詩顯貴皆轅固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后始昌最明又曰后蒼東海人也事夏侯始昌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理爲高密太傅家世傳業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後漢書伏湛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遷後隊屬正又曰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

按陸璣詩疏卷末言四家詩源流云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以授嗣子恭云云與范書儒林伏恭傳所言合然則伏黯所據爲藍本者伏理章句也黯亦理之子湛之弟

韓詩薛夫子章句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爲博士論石渠至御史大夫世系曰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愿爲淮陽太守因徙居焉生方邱字夫子方邱生漢字公子後漢千乘太守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

元和惠棟後漢書補注曰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棟案唐人所引韓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薛夫子者乃方邱也故馮衍傳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傳不載漢父名字後人以章句專屬諸漢失之（按[illegible]人稱王氏[illegible]也）

番禺侯康補後漢藝文志曰按馮衍傳注之文亦見明帝本紀注而彼引作薛君據此則凡稱薛君者亦有薛夫子說矣

按儒林傳薛廣德事王式受魯詩五世至漢猶以魯詩韋君章句授澹臺敬伯見區大任百越先賢志是薛氏本世以魯詩兼習韓詩者也

呂叔玉詩說

經義攷曰按呂氏於詩不知主何家之說杜子春注周官引之其說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頗見新義惜乎其不傳

古詩凡七家八部（子[illegible]詩傳申培詩說一[illegible]明[illegible]坊[illegible]不[illegible]）七十子後言詩者有高行子孟仲子仲梁子（鄭[illegible][illegible]解云古之[illegible]者有仲梁子）其人與其遺說略見詩正義及孟子趙岐注諸書其書名則不可得而詳矣漢儒林詩家自魯齊韓三家及大小毛公外其名家者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東平王式爲博士張家又有許氏學陳留許晏也齊詩后氏受業於轅固生之弟子夏侯始昌有翼匡師伏之學東海翼奉匡衡瑯邪師丹伏理也伏氏則家世傳業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河內王吉食子公（亦曰[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姓氏書云漢有子公爲博士子公爲子）淄川長孫順皆韓太傅數傳弟子此十餘人在當時未嘗無書今得以考見者唯許氏伏氏二家而已又劉向家世魯詩王伯厚漢志攷證謂說苑新序列女傳及所上封氏事多魯詩說而說文草部蕣字下云四月秀蕣劉向云此味苦苦蕣也惠氏讀說文記曰向說當在魯詩則劉氏亦當有書

劉向校定禮經十七篇

漢書楚元王附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擢爲諫大夫以典尚方鑄作事不驗下吏繫當死得減死論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卽位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下獄免官復爲中郎又坐免爲庶人廢十餘年成帝卽位石顯

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召拜爲中郞使領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
爲中壘校尉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

四庫提要曰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一曰戴聖本一曰劉向別
錄本卽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弟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
鄭不從之也

按藝文志禮經七十篇諸家以爲十七之誤志唯載后氏戴氏而劉氏校定之本次序不
同爲鄭氏所依據者志未之及蓋當時別行之本在中秘書之外猶屈宋辭賦既錄於詩
賦略中又集爲楚辭十六卷也

喪服子夏傳一篇

晉書禮志曰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

隋書經籍志曰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

儀禮疏曰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己義儀禮見在一十七篇餘不爲傳獨
爲喪服作傳者但喪服一篇總包天子已下五服差降六術精麤變除之數旣繁出入正殤
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喪服傳子夏所爲白虎通謂之禮服傳

按喪服子夏傳本自別行其編入儀禮十七篇中者後人爲之也

戴德喪服變除一卷

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蕭
奮以授后倉倉授梁戴德延君號大戴爲信都太傅（[illegible]）

唐書經籍志喪服變除一卷戴至德撰（[illegible]）唐藝文志大戴德喪服變除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

王謨輯本叙錄曰唐志大戴德喪服變除一卷隋志不載此書今從通典鈔出十一條又禮
記注疏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大戴傳禮在小戴之前自小戴學盛而大戴浸微其記雖存鮮有肄習至
喪服變除隋志且不著目唐藝文志始以一卷著錄今佚禮記鄭注及正義引數條杜佑通
典稱引頗多摭輯猶可成帙

禮桓生說

劉歆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

漢書劉歆傳歆移書大常博士曰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
舊書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
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illegible]）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
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師古曰[illegible]）孝文時徐生以頌
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

禮大戴記八十五篇（[illegible]）

禮記正義鄭康成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
禮是也

釋文叙錄晉陳邵周禮論叙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illegible]）
（[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
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
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
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又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唐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戴德撰藝文志大戴德禮記十三卷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
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晁氏讀書志十三卷四十篇宋史藝文志大戴禮記十三卷
戴德纂

四庫提要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原書八十五篇今闕四十六篇存三十九篇書中
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
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大戴
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嘉定王鳴盛蛾術編說錄曰大戴篇目起三十九終八十一而其中又缺四篇則其缺者或
卽聖之所已載蓋當馬融盧植鄭康成諸大儒並注小戴其書盛行後人見大戴絕無傳注
而其中有與小戴複出者不須兩載遂從而刪去之存其原第故起三十九篇耳

按隋志所舉五種並見漢志禮樂論語三類中實有二百一十五篇釋文引陳邵稱二百
四篇隋志稱二百十四篇或其中篇第有所分合也

夏小正戴氏傳一卷

史夏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裴駰集解禮運稱孔子曰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

戴德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著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紹宗圖墜其微儒
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宋傅崧卿校注序曰崧卿少時讀禮記書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
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辭大抵嚴約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
而王政民事聚焉蓋夏之月令也

四庫提要曰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
德撰傅崧卿序謂隋懸重貲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有司受
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吳陸璣詩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云
蘩游胡游旁勃也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

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辨作大戴禮注始采其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戴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譌脫一字亦未可定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是亦旁證矣竊疑以爲隋代誤分似不然也

禮小戴記四十九篇

漢書儒林傳后倉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正義云聖德從子）

漢書何武傳武爲楊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釋文敘錄陳邵周禮論序云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

禮記正義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

經義考曰王肅注禮以月令爲周公所作羅璧曰梁沈約謂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學記出毛生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郝敬曰三年問荀卿所著

按釋文敘錄附注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按小戴與劉光祿同時世別錄中附著其篇目戴七略唯有古記原編（凡五編[illegible]）若大小戴慶氏諸節本皆所不著也

又按書錄解題及宋藝文志於鄭注禮記之前別有戴聖禮記二十卷豈小戴記原編至宋猶存耶似以禮記白文而即謂之小戴記不知鄭本禮記與小戴實有不同者

禮慶氏記四十九篇

漢書儒林孟卿傳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

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後漢書曹褒傳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結髮傳充業博物識古爲儒者宗作通義及演經雜論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后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爲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

經義考曰按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尚傳其學竊怪班氏志藝文獨不及之何歟

按儒林傳贊言其初禮家唯有后氏至宣帝世復立大小戴禮是漢志所謂三家立於學官者后氏及大小戴也慶氏不與焉范書儒林傳謂二戴慶氏三家皆立博士恐非是（[illegible]）

禮小戴記橋氏章句四十九篇

漢書儒林傳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illegible]）

後漢書橋玄傳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illegible]）

戴聖羣儒疑義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梁有羣儒疑義十二卷戴聖撰唐書經籍志禮義二十卷戴勝等撰（[illegible]）唐藝文志鄭玄注小戴聖禮記二十卷又禮議二十卷

按石渠禮論即石渠議奏藝文志已著於錄羣儒疑義經義考題曰禮記羣儒疑義舊唐志作禮義新志作禮議義議古通觀新志敘次似二十卷者爲鄭氏注本七錄十二卷或戴氏原編歟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晉晉灼漢書注曰楚漢春秋叔孫通名何

史記列傳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二世拜爲博士迺亡去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illegible]）通降漢漢王拜爲博士號稷嗣君（[illegible]）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漢五年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又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可試觀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按是時仍秦制以十月爲歲首）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諸弟子儒生悉以爲郎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史記禮書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

漢書禮樂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以通爲奉常遂

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又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

後漢書曹褒傳章和元年正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按張倉作章程謂之程品叔孫通制禮儀謂之儀品王充論衡謝短篇有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即謂此書而云十六篇與班氏上之廟宗者異今從范書

叔孫通禮器制度

周禮凌人疏禮器制度叔孫通前漢時作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注禮依而用之弁師疏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

王應麟漢志攷證三禮注疏所引漢禮器制度叔孫通所作也隋志已亡此書

王謨輯本叙錄曰禮器制度所陳冕服車旗彝器之類與朝儀同有關三禮正義往往云此依漢禮器制度而知或云此約漢禮器制度此書久亡故不載漢隋唐三史今從三禮注疏中鈔出十九條外鈔出尚書疏一條毛詩疏二條三禮圖注一條御覽二條又玉海三禮門以胡廣漢制度附此書下故從後漢書注文選注共鈔出六條

陽湖孫星衍輯本序目曰鄭君注周禮引漢禮器制度賈公彥釋曰叔孫通前漢時作多得古之周制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皆無此書

王制

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按事在文帝十六年漢書郊祀志文同）

劉向七略曰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白虎通引禮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今禮記王制篇蓋其略也

仁和孫志祖讀書脞錄曰禮記王制正義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序文同）案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然則文帝之王制非禮記之王制也盧植以其書名偶同而誤牽合之耳鄭康成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見正義）蓋亦不以漢文時之王制當之也

按王制疏引鄭元駁許慎五經異義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曰王制者記文襄之霸制耳此亦非漢文時王制之一證

河間獻王書五百餘篇

漢書景十三王列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illegible]）（[illegible]）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游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

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武帝紀元光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

史記五宗世家集解漢名臣奏杜業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來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史記禮書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故罷去之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可不勉歟

漢書禮志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因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

按禮志言叔孫通所定儀法未盡備而終河間獻王是書蓋欲踵其遺緒譔爲漢禮證以禮書之言則其事與後漢曹褒撰禮命意相同獻王嘗奏進雅樂矣此書殆亦奏上錄藏於理官後或亡於王莽之亂故班氏云今學者不能昭見也

甘泉鹵簿

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梁劉昭注曰蔡邕表志曰甘泉鹵簿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見

宋章如愚山堂攷索前集曰漢之甘泉自古祭天圜丘之處也本秦林光宮自文帝時郊五時武帝立泰時三歲一郊車駕必幸雍幸甘泉故有甘泉鹵簿

錢唐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甘泉鹵簿（按汪氏所輯諸書皆徵實之文義今據以爲補）

元始婚禮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春詔有司爲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服虔曰軺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顏師古曰新定此制也

漢書王莽傳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illegible]）

按莽謀以己女爲后因令劉歆等考論五經定此婚禮而兼及於四輔以下之婚禮云

元始車服制度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按王莽傳元始五年五月太皇太后臨於前殿親詔九錫文曰輔政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今按冠儀未見當在此書

又按莽傳數言制禮作樂其禮今可攷見者唯此兩書其樂則所立樂經是也皆爲漢家

所制作也至天鳳二年㝡已七年矣又云制禮作樂蓋欲自爲新室建一代之制其新樂見天鳳六年其禮治迄未有成始建國三年有云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其後亦不見言書成就事

元始南北郊羣祀

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孝武皇帝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不親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後又奏言臣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宜令墬祇稱皇墬后祇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聖漢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后稷配臣謹曰官稷至此始立之（又曰中興不立官社稷今）

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建武元年光武即位於鄗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建武三十二年二月登封泰山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臣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如元始中故事又曰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於雒陽以迎時氣又曰

安帝元初六年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劉昭曰黃圖載元始儀最悉

按元始諸儀皆劉歆等典領攷論經義審定從違至爲詳盡故中興郊祭羣祀皆采以從事揚雄劇秦美新曰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李奇曰莽奏定南郊奏定羣神之禮

元始明堂制度

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封爲列侯（歆本傳云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又恩澤侯表防鄉侯平晏紅休侯劉歆寧鄉侯孔永定鄉侯孫遷四人以治明堂宣教得萬國歡心功侯各千戶元始五年閏[illegible]月丁酉封）

漢書王莽傳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制度甚盛羣臣奏言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illegible]）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居攝元年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及光豐孫等爲侯益邯建戶

按范書張純傳純明習故事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建武中請建辟雍以平帝時議具奏之按純在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凡元始中禮儀制度皆親見之亦備有其書故得以上之朝廷爲所依據

右禮凡經本一家一部傳義及儀法十五家十八部

禮家自后倉而後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而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徐謂琅邪徐良橋謂橋仁楊謂梁人楊榮也徐良橋仁家世傳業並見儒林傳后氏經及曲臺記二戴氏經藝文志已著錄二戴記慶氏記橋氏章句見前徐楊二家書無攷又夏侯勝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著說禮服徵爲博士是大夏侯於喪服經傳亦當有書孝平之世致自莽出莽每有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而羲和劉歆爲之典領凡所作述皆采摭經典綜攬羣言該貫古今折中諸當故中興之初多用以爲程式藝文志有封禪羣祀封禪議對諸書今沿其例類從於此又秦有六國禮儀漢初有樂儀已見漢儀條下不別出焉

河間獻王樂元語（或未始東具四家）

漢書食貨志王莽下詔曰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

王謨輯本序錄曰食貨志鄧展注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注引其文漢書藝文志不言獻王著樂元語隋唐二志亦不著錄今鈔出白虎通二條前漢書注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此書漢隋志皆無其目據漢食貨志注云河間獻王所傳則古樂記佚篇之一也白虎通引其言夷狄樂制漢書注載其言五均事禮記正義引白虎通與今本互異並訂正焉

按禮樂志言叔孫通没後河間獻王采禮樂故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此似五百餘篇之僅存者又疑在王禹記二十四篇中今姑從王氏所補錄於此

又按王莽引此其所立樂經亦必引及之矣

元始樂經

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按漢儒博士亦五人也）

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爲講樂祭酒（又同一引云爲典樂大夫）及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冢（按此稱王翁謂王莽也）

王充論衡超奇篇成子長作樂經權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又對作篇云陽城子張作樂經卓絕驚耳

應劭風俗通氏姓篇漢有諫議大夫陽成公衡張澍輯注曰陽成一作陽城桓譚新論陽城子張名衡爲講學祭酒蜀人卽陽成公衡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考工記磬氏疏引樂云云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尚書大傳亦引樂曰云云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王謨輯本敘錄曰隋志樂經四卷不著撰人姓名今姑據論衡作陽城子長撰鈔出書大傳一條周禮疏二條續漢書志二條白虎通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沈約宋書云秦代滅樂樂經殘亡王莽時所立卽陽城衡所著之樂經隋

志有樂經四卷不著撰人今佚從周禮疏諸書輯錄云云（[illegible]）

按陽城衡嘗與楊雄劉歆諸少孫史孝山諸人續太史公書綴集太初已後時事見范書班彪傳注史通外篇誤作衛衡

劉歆鍾律書五篇（[illegible]）

歆序有曰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又曰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云云

漢書律厤志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厤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

續漢書律厤志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厤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爲志

晉書律厤志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龠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志之

王謨輯本叙錄曰班氏志律厤全取劉歆鍾律說卽鍾律書也其藝文志及隋唐二志並不著錄若應劭風俗通所引劉歆鍾律書文已具見本志而徐景安樂書載劉歆說五音較本志及風俗通又加詳隋書牛弘傳又別引劉歆鍾律書疑此書雖逸而其遺文必尚有流傳於世者不僅如班志所采也今姑備錄班志而以徐景安書牛弘傳二條附焉

右樂凡三家三部（[illegible]）

西京言古樂者於竹帛者自河間獻王始獻王傳內史丞王定定傳常山王禹藝文志所載樂記王禹記兩書是也七略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氏出之未詳厥旨皆已見於雅琴趙氏七篇師氏八篇龍氏九十九篇三書中以爲重複而刪之歟王莽傳天鳳六年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謂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而不言其有樂記或卽在所立樂經中又揚雄所序樂四篇班氏與太玄法言幷入儒家疑卽隋志所載之樂經四卷也

張蒼春秋左氏傳訓故

劉向別錄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史漢列傳張蒼陽武人也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沛公爲漢王以爲常山守爲代相趙相復相代燕王臧荼反從攻有功封北平侯食邑千百戶遷爲計相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又任敖傳云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爲丞相十餘年文帝後元年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年百餘歲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

荀悅漢紀漢興張蒼賈誼皆爲左氏訓

崇文總目曰漢張蒼賈誼皆爲春秋訓詁

賈誼春秋左氏傳訓故

史漢列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馮敬之屬盡害之天子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居頃之拜爲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梁王騎墮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年三十三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illegible]）

（[illegible]）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

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

釋文叙錄曰荀卿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

張敞修春秋左氏傳

漢書本傳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徙茂陵敞後隨宣帝徙杜陵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爲甘泉倉長太僕丞豫州刺史宣帝徵爲太中大夫平尙書事出爲函谷關都尉山陽太守膠東相守京兆尹免爲庶人召爲冀州刺史元帝初卽位敞爲太原太守使使者徵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右氏傳

釋文叙錄荀卿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illegible]）

劉公子修春秋左氏傳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按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此四家皆傳訓故者也諸書不言張敞劉公子有訓故故從史文題曰修春秋左氏傳劉公子史佚其名亦不詳其始末

尹咸春秋左氏傳訓故

漢書儒林傳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子長卿授淸河張禹禹授汝南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又曰咸至大司農

漢書劉歆傳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

釋文叙錄賈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子咸汝南邵陵人也

崇文總目曰漢張蒼賈誼尹咸皆爲春秋訓詁

按尹咸爲左氏傳訓故唯見崇文總目（在春秋正義類）今證以劉歆傳則所言良信咸當成帝時爲太史令哀帝時爲丞相史後至大司農史不著其字

陳欽春秋左氏傳（亦名陳氏春秋）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冬十二月遣厭難將軍陳欽等十二人伐匈奴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驅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三年苞級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于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四年二月厭難將軍陳欽言所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天鳳元年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二年二月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人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辠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爲說於匈奴也遂自殺（欽事見於王莽傳如此）

漢書儒林傳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

後漢書陳元傳元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章懷太子曰欽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許愼五經異義引本德侯陳欽春秋說

劉歆春秋左氏傳章句（歆著未見[illegible]家）

劉歆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

漢書本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漢書儒林傳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又傳贊曰平帝時立左氏春秋

桓譚新論曰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illegible]子駿兄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敎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唐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劉歆撰

嘉定錢大昕三史拾遺曰劉歆說春秋日食各占其分野之國蓋本左氏去魯地如衞地之旨而推衍之又曰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并哀十四年一食數之實三十有七（按劉歆說日食三十七見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故錢氏云爾）

馬國翰春秋左氏傳章句輯本序曰杜預集解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然則左氏之有章句自歆始也隋唐志皆不著錄（[illegible]）佚已久從正義釋文輯二十節其說多與賈逵潁容許淑並引則三家皆祖述劉氏者也

按漢書五行志引劉歆春秋說六十餘條其間或明著歆左氏說其所不著者亦皆歆說左氏之文也馬氏輯本失此志引漸多矣范書鄭興傳興著左氏大夙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卽此章句條例復使興爲之訓詁也（[illegible]）

胡毋生春秋公羊傳章句

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又曰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敎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唐本文館詞林（[illegible]）後漢李固祀胡毋先生敎曰自宣尼沒七十子亡經義乖散秦復火之然胡毋子都稟天淳和沈淪大道深演聖人之旨始爲春秋制造章句是故嚴顏有所祖述微後生得以光啓斯所謂法造於人者也故宣尼稼表之曰胡毋生知邪情誡者自藏不取有譽（[illegible]）又曰太守以不材學春秋胡毋章句每讀其書思覲其人不意千載來臨此邦是乃太守之先師又法施於人禮宜有祀

按范書李固傳永和中固以荊州刺史徙爲泰山太守此下敎祀胡毋先生其卽爲泰山太守時也李學胡毋生公羊章句可補范書之缺而胡毋生齊之泰山郡人有公羊章句亦賴以顯錢姓書之略

又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由是公羊大興藝文志公羊章句三十八篇不著撰人疑卽董氏書胡毋氏章句據李子堅言當時固書自藏弟歸敎於齊齊之學春秋者宗之至後漢猶存爲何劭公等所祖述

胡毋生春秋公羊傳條例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徐彥曰胡毋生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董仲舒春秋繁露數十篇

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下吏當死詔赦之相膠西王悉久疾免居家至卒以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illegible]）

又按十二諸侯年表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索隱曰作春秋繁露是

漢書列傳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得失聞（[illegible]）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隋書經籍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唐書經籍志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唐藝文志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同

崇文總目其書錄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晁氏讀書志曰史稱仲舒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

陳氏書錄解題曰非當時本書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

四庫提要曰繁或作蕃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

江都凌曙注本序曰繁露書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讀之識禮義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爲本正名爲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體大思精推見至隱可謂善發微言大義者矣

按漢書列傳言仲舒諸書以藝文志參考之至爲明析傳云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即志春秋家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是也傳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即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是也傳又云而說春秋事得失云云者即此書志所不載者也漢志攷證以此書歸之百二十三篇中恐非是（藝文志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雜錄諸家之說故不得舉人名氏亦非此書也）

董仲舒春秋災異占一卷

史記儒林傳仲舒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漢書本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藳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

荀悅漢紀孝武皇帝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不正者云爾時太中大夫主父偃素嫉疾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吏當死詔宥之本志以爲淮南王田蚡之戚也

王充論衡對作篇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

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異說家春秋災異董仲舒占一卷（按異說家舊讖緯家）

按日本國於唐開寶之後書廢殘佚佐世錄其見在之書有此一卷疑即主父偃奏上之書言偃奏御之後不敢復爲故止一卷漢五行志引仲舒春秋災異說凡六十餘條又引高廟高園災異對開元占經亦引董仲舒災異占又引董仲舒對災異儀亦有取於此書

張寬春秋章句（又劉注人注參本書實爲蜀郡人無可疑也）

漢書循吏文翁傳文翁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illegible]華陽國志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illegible]文翁傳其說相如之師）

晉常璩華陽國志曰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爲蜀守乃立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孝武帝徵入叔爲博士叔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刺史又蜀郡人士贊曰張寬字叔文成都人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

按漢儒林傳無張寬其學不知主何家攷景武之世京師博士業唯春秋公羊一家若左氏唯河間王國始立博士穀梁至宣帝時始立由是推尋大抵主公羊家

孔驩春秋公羊訓詁

史記孔子世家曰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曲阜孔繼汾闕里文獻考曰安國孫驩舉博士官至弘農太守精春秋三傳著公羊訓詁又著述考曰孔子十三代孫漢弘農太守驩有公羊訓詁卷佚

按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而世家敘其世系至其孫驩而止是驩與史公同時而稍後者宋孔傳東家雜記亦言孔子十三代孫驩爲博士儒林傳無其人

嚴彭祖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漢書儒林傳董仲舒弟子東平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魯眭孟又曰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又曰彭祖竟以太傅官終

隋書經籍志曰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顏氏嚴氏之學（按漢儒林傳胡毋生弟子唯有公孫弘一人嬴公乃汲仲舒弟子又嬴公授孟卿及眭孟眭孟受之孟卿與此言傳大異眭孟名弘有列傳傳蓋其自有先師董仲舒嬴公嬴爲仲舒弟子授）又曰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唐經籍志春秋公羊傳五卷公羊高撰嚴彭祖述藝文志春秋公羊傳五卷嚴彭祖述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注

馬國翰輯本序曰公羊嚴氏春秋唯孔穎達左傳正義徐彥公羊疏各引一節杜佑通典彙引馮君嚴氏春秋章句合輯並附錄本傳爲卷

按洪氏隸釋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訢蓋彭祖之後後漢安順時人別詳後漢藝文志

嚴彭祖春秋盟會地圖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亡通志藝文略春秋盟會地圖一卷漢嚴彭祖撰（無古今二字）唐經籍志春秋圖七卷嚴彭祖撰藝文志嚴彭祖春秋圖七卷

朱彝尊曝書亭集春秋地名考序曰如啟彭祖之國專紀會盟則國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

王謨輯本叙錄曰羅泌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十五引盟會圖疏八引春秋圖四內唯平邱與清二條涉盟會餘皆地名國名又多唐以後州名或即嚴氏本書而唐以後人疏之也今仍其目鈔出二十七條

疏廣春秋公羊傳（亦稱疏氏春秋）

漢書本傳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爲太子少傅數月徙爲太傅廣兄子受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宣帝拜受爲太子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父子俱移病乞骸骨歸鄉里以壽終又傳贊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

漢書儒林孟喜傳喜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倉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又顏安樂傳云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廣授琅邪筦路爲御史中丞

冥都春秋公羊傳（亦稱冥氏春秋）

漢書儒林顏安樂傳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王應麟玉海藝文曰禮秋官冥氏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疏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又漢志攷證曰按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顏氏有筦冥之樂疏謂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按疏氏冥氏爲董仲舒三四傳弟子後漢博士張玄傳冥氏學范書儒林傳云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爲顏氏博士惠氏補注曰宣氏乃冥氏之寫誤（以上公羊家）

孔驩春秋穀梁傳訓詁（[illegible]未見著）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安國孫驩精春秋三傳著公羊穀梁訓詁又著述考曰驩有公羊訓詁穀梁訓詁卷並佚

按隋志於孔衍集解之外別有春秋穀梁傳五卷注云孔君指訓殘闕梁十四卷夬漢人段肅之後晉人范甯之前疑即驩書

尹更始春秋穀梁傳章句十五卷

漢書儒林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公羊大興穀梁浸微唯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汝南尹更始翁君事千秋甘露元年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等十一人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illegible]）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illegible]）

玉海藝文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者胡常尹更始（[illegible]）

釋文叙錄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長樂戶將又曰漢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illegible]）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唐經籍志春秋

穀梁傳章句十五卷穀梁傳解尹更始注藝文志春秋穀梁傳十五卷尹更始注

馬國翰輯本序曰尹更始穀梁章句楊士勛引一節禮記正義周禮疏文選注各引一節又注疏引穀梁說五節舊說五節大戴禮注引春秋穀梁說一節案漢儒傳穀梁學者惟尹及劉向有書范注於劉說皆明標劉向陽石于宋五注引劉說疏引舊說云與劉向合明非劉氏說矣且尹在漢爲穀梁名在博士周慶丁姓之上又獨有書書則凡引穀梁說及舊說者皆尹氏章句無疑也並據合輯（[illegible]）

按漢初爲穀梁者自魯申公始申公傳瑕邱江公江公傳魯榮廣及皓星公廣傳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而江公又傳子至孫宣帝時爲博士慶姓皆宣帝時博士藝文志有穀梁章句三十三篇疑始於江公（[illegible]）而其後諸家各有所說宣帝立穀梁劉向與其議及成帝詔向領校經傳始校錄其書入中祕以其出自衆人故不著名氏尹氏此書兼取左氏非穀梁專業故知漢志所載三十三篇非尹氏書

劉向春秋穀梁傳（[illegible]）

漢書本傳宣帝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又劉歆傳云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扶（[illegible]）其穀梁義

漢書儒林傳宣帝善穀梁說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與公羊家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漢書五行志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顏師古曰傳或作傅讀曰附謂附著

馬國翰輯本叙曰劉向穀梁傳漢儒林傳不言撰作隋唐志皆不著錄惟晉書五行志引劉向春秋說范注楊疏亦並引劉向則劉氏實有書矣蒐輯一十六節其說多明災異與所記洪範五行相表裏云

按漢書五行志又云是以攬仲舒別向歆謂取仲舒之公羊說劉向之穀梁說及洪範五行傳劉歆之左氏說五行傳五書其中明引劉向穀梁說十餘條又引劉向春秋說百餘條蓋亦穀梁說也其引劉向說春秋前後事四十餘條則五行傳之文王氏漢藝遺書鈔概以爲五行傳非是馬氏沿其誤（[illegible]）故不取漢志僅從晉書注疏輯存十餘條皆由未嘗詳審漢志序文之誤也（以上[illegible]）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隋書經籍志史部譜系篇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會稽章宗源隋志攷證史通外篇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

予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此言楚漢之際所錄與劉向言古史官所紀不合且事終秦末當有燕王喜漢高祖據隋志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無撰人名又世本二卷劉向撰是自有兩本一在周代一在楚漢之際皆十五篇故同爲二卷

按隋志此書在劉向世二本卷之前是確有此別本向所校錄者見藝文志事終春秋與此不同

紀年十三篇（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敘目曰紀年十三篇紀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之二十年（按杜預謂[illegible]襄哀王二十年[illegible]哀王之誤）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曰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上去孔子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

隋志史部古史篇紀年十二卷汲冢書唐經籍志編年類紀年十四卷藝文志紀年十四卷汲冢書宋史藝文志竹書三卷荀勗和嶠編

玉海藝文曰竹書紀年崇文目不著錄中興書目止有第四第六及雜事三卷下皆標云荀氏敘錄一紀年二紀令應三雜事皆殘缺

四庫提要曰竹書紀年二卷題沈約注反覆推勘似非束晳杜預郭璞及隋時所見本又非酈道原劉知幾李善羅泌羅苹鮑彪董逌所見本豈亦明人抄合諸書爲之歟沈約注外又有小字夾行之注不知誰作約注唯五帝三王最詳而皆全抄宋書符瑞志語約不應既著於史又不易一字移而爲此本之注然則此注亦依託耳

按竹書紀年宋時僅存殘本三卷玉海引中興目及宋志所載者是也此外如晁氏志趙氏附志陳錄通考皆無其目明文淵閣書目世善堂書目亦無此書知明代并此三卷亦亡矣而獨見於范氏天一閣書目云竹書記年二卷梁沈約附注明司馬公訂刊版藏閣中司馬公者謂其遠祖范欽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即天一閣主人也乃知今本二卷稱沈約注者爲欽所輯錄其小字夾行之注亦欽所爲也欽嘗刊入二十種奇書吳琯趙標鍇紛紛傳刻世遂有此一本其後孫之騄之考定徐文靖之統箋洪頤煊之校正林春溥之補證陳詩之集注雷學淇之考訂張宗泰趙紹祖之校補韓怡之辨正陳逢衡之集證鄭環之考證遞相箋述皆未嘗以爲汲冢原書亦未嘗不取范本而勘訂之而不知即出於范氏也梁書南史隋唐志俱無沈約注紀年明文不知范何據而舉入其語蓋惟欲以奇書炫俗耳

瑣語十一篇（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敘目曰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

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又惑經篇云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又申左篇云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又自注云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按[illegible]）（[illegible]）

隋志史部雜史篇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唐經籍志古文瑣語四卷藝文志同

烏程嚴可均輯本序曰汲冢瑣語隋志四卷舊新唐志同宋以後不著錄今輯羣書引見者併複重得二十五事彙爲一篇

馬國翰輯本序曰古文瑣語見晉書束晳傳其書久佚搜緝爲卷書中記周晉齊宋佚事有足備史考者

國語三篇（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敘目曰國語三篇言楚晉事

秦紀

史秦本紀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又始皇本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按秦文公十三年當周平王之十八年[illegible]入春秋[illegible]公元年[illegible]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史六國表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紀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何必上古又曰余於是因秦紀表六國時事

按始皇本紀卷末附載班固秦紀論云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御覽六百八十引摯虞決疑錄要注晉侍中彭權稱秦紀以對武帝旒頭之問華陽國志蜀志亦云秦紀言要薨之宮然則秦紀至魏晉時猶傳

褚少孫補太史公書

史記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又龜策傳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illegible]）（按王式傳褚少孫亦來事式[illegible]子選又曰褚生[illegible]士由是魯詩有[illegible]）

史武帝本紀索隱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續太史公書

漢書司馬遷傳遷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玉海藝文曰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唯武紀終不見

殿本史記攷證尙書臣張照曰班固作史時十篇雖亡而或後人得之若河內女子獻典二十八字之類亦關事之所有至孝武本紀更與餘篇不同自敘目內並不云孝武本紀也遷死於武帝之前安得有孝武目云作今上本紀夫旣曰今上本紀則自當有目無書凡遷作本紀自黃帝以至武帝則自當無書而有其目班固云十篇缺並不載何十篇缺則固意數今上本紀與否尙未可知後人奮起補之補之而又全錄封禪書以爲孝武本紀愚陋妄謬極矣恐褚先生亦不至於此張晏所爲褚先生補者亦聽說也

嘉定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漢書所謂十篇有錄無書者今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爲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其餘皆不見所亡何篇

按今本史記固非史公原本亦非褚少孫所補之原本十篇之內有史公原文不盡出少孫所補而少孫所補有見于十篇之外者少孫之外亦有後人竄入者陽湖趙翼廿二史劄記言之詳矣

又按少孫所補今可攷見者爲武帝本紀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禮書樂書歷書陳涉世家贊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張丞相列傳田叔列傳滑稽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凡十五篇又匈奴傳末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以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二卷則褚所補且有在漢書者其篇數終不可攷也

劉歆續太史公書（[illegible]）

後漢書班彪傳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章懷太子曰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論衡須頌篇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

史通史官篇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又正史篇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衞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又辨職篇云精慤不懈若揚子雲（[illegible]）

晉葛洪西京雜記序曰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illegible]）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記其卷數先公傳云歆欲撰漢書（[illegible]）編錄漢事不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十秩秩十卷合爲百卷（[illegible]）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幷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

按劉歆傳云典儒林史卜之官則凡褚少孫以下十五家所補續至劉歆時皆典領之論衡言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史通亦謂其精慤不懈則子雲所續者特多又雄歆褒美僞新云云似班叔皮史論中語范書本傳節去其文而劉知幾述之頗詳蓋其時叔皮之集未亡也叔皮備有諸家之書合而編之謂之別錄（[illegible]）欲據以作後傳者此列傳史官相傳之國史葛稚川家所藏似劉歆史稿草具未成之本也

又按葛稚川深於三史之學有史記兩漢書抄七十四卷（[illegible]）故能融會貫通抄節班書之所無者爲西京雜記二卷（[illegible]）後人或以爲稚川僞託或謂梁吳均僞撰盧紹弓學士校刊序辨之詳矣書錄解題又以爲向歆父子不聞作史按地理志言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此向欲撰地理志之權輿也史記匈奴傳末索隱引張晏云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此向作匈奴傳之明證也向歆本傳雖未有作史明文而范書班彪傳注及史通所言章章若此非向歆父子作史之確據乎

又按西京雜記書中一條云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以爲此條直書其名是葛洪語今按此洪意乃洪纖之洪非稚川自謂卽如所云其文法亦不當如是此是歆從雄取方言時所記當以載字讀爲句

右春秋凡二十四家二十八部（[illegible]）

班書儒林傳贊曰初春秋唯有公羊至孝宣世復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按公羊家有顏嚴之學顏家有冷任之學復爲筦冥之學穀梁家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顏嚴者薛人顏安樂下邳嚴彭祖冷任者淮陽冷豐淄川任公筦冥者琅邪筦路泰山冥都尹胡申章房氏者汝南尹更始淸河胡常楚申章昌不其房鳳也顏氏書已見藝文志嚴氏冥氏書見前冷氏任氏筦氏胡氏申章氏房氏六家書無攷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言民間有趙國貫公之遺學貫公故爲河閒獻王左氏博士儒林傳云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又嚴彭祖授琅邪王中家世傳業又王吉傳云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貫氏賈氏二王氏亦當有書七略有太史公四篇班氏省之卽馮商書

孔鮒論語義疏三卷

史記孔子世家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又儒林傳云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徐廣曰孔鮒子八世孫名字甲也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illegible]）一名鮒甲字子魚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爲博士凡六旬言旣不用託目疾老於陳年五十七卒

冊府元龜學校部漢孔鮒爲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三卷

按孔鮒是書唯見冊府元龜經義考取之今亦從而錄之然闕里文獻考不載其可疑也鮒實秦人冊府元龜稱漢人亦非是

孔安國古論語傳二十一篇

史記孔子世家鮒弟子襄爲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代孫博士子貞次子少學詩於魯申公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

魏何晏論語集解序曰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

隋書經籍志曰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

馬國翰輯本序曰案孔子家語後序云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解十一篇隋唐志皆不著錄僅見何晏集解所引輯其散佚並以皇侃疏本高麗本與邢昺疏本文字異者參定以復其舊史記說文引稱皆古文亦據采入仍其篇目爲十一卷

按何晏集解首列孔安國一家則其書魏晉時尚存其云世不傳者謂世未傳習時盛行張侯論故也嘉興沈濤作論語孔注辨僞謂論語訓孝經傳識者皆疑其僞因從而掊擊之然自漢魏以來相傳未可與梅賾僞孔傳比故仍從舊文錄之

孔子古文弟子籍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然則亦是孔安國所得壁中書也鄭康成曾注之又曰弟子籍所云少孔子若干歲云云的確可信

按此孔氏相傳之本史公本之作弟子列傳者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蓋圖繪其像非此書也李石續博物志云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以爲安國所撰未詳所據又按七錄有鄭注古文論語十卷隋志有鄭注孔氏弟子目錄一卷蓋孔氏注本以論語篇目及弟子籍合爲一卷附於後故十一卷鄭氏注本亦十一卷至隋惟存最後一卷故兩唐志云論語篇目弟子此亦古書篇目在後之一證

右論語凡二家三部

陸元朗曰漢興論語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王陽名家（按王陽即王吉）古論語者孔安國爲傳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其言視漢書藝文志爲備名家凡十人見於藝文志者唯魯夏侯說王駿說安昌侯說三家又有魯傳齊說燕傳說三家不著名氏按夏侯勝受詔撰論語說王吉以論語教授並見本傳知所謂夏侯說者勝也非建也駿爲吉之子或即傳其父說此外唯孔安國書見前若龔氏韋氏父子扶卿小夏侯蕭氏六家書無攷又張禹傳云始魯扶卿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後從庸生采獲所安庸生後漢儒林傳作膠東庸譚於齊論亦嘗有書又蔡邕石經論語言盍毛包周則包咸之前有盍氏毛氏書今皆莫得而詳矣

孔安國古文孝經傳一卷（安國始末見論語類）

釋文敘錄曰孝經古文出於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又曰孔安國注孝經

唐會要左庶子劉知幾議曰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

隋書經籍志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又曰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譁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按舊新唐書志載孝經孔傳並劉炫僞本又今所行日本國相傳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亦劉炫僞本

劉向五經通義九卷（向始末見書類）

隋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不著撰人）唐書經籍志五經通義九卷劉向撰藝文志劉向五經通義九卷

王應麟玉海藝文擬序曰劉向辨章舊聞則有五經通義通義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又曰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按趙岐孟子題辭有曰訖今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曹褒傳慶氏禮亦著通義十二篇（[illegible]）觀其名可求其略矣

經義考曰五經通義唐志尚存觀王伯厚擬序宋季已無傳矣今就羣書所引者次於後餘見正義者不具錄

王謨輯本敘錄曰隋志五經通義不言何人所撰諸書俱引作劉向唐志因之經義考云見正義者不具錄實則正義中並未嘗引通義也今共鈔出後漢書注三條北史一條隋志一條文選注二條類聚十條初學記六條書鈔八條通典七條白帖二條御覽十三條事類賦注一條玉海二條說郛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朱氏經義考以前漢無緯說因取諸書引通義載緯說者屬之曹褒餘皆屬之劉向固具特識然隋唐志不言曹褒未若依唐志並入劉向書爲有據也（[illegible]）

劉向五經要義五卷（[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五經要義五卷（不著撰人）唐書經籍志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藝文志劉向五經要義五卷

王應麟玉海藝文曰文選注引五經要義北史劉芳引要義世說注隋禮儀志引要義

經義考曰按藝文類聚初學記杜氏通典太平御覽並引要義文

按通義要義似皆劉中壘撰集諸家之說隋志載五經要義五卷注云梁十七卷雷氏撰兩唐志分析其明知十七卷者雷氏書五卷者劉氏書也

王莽省定五經章句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厤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按三輔黃圖王莽[illegible]學中央爲射宮[illegible]常滿倉倉之北爲槐市列槐樹數百行爲隧[illegible]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illegible]論議槐下[illegible]博士舍[illegible]凡三百六十[illegible]三十博士[illegible]八百人主事高第侍講[illegible]二十四人學生同舍行無遠近皆隨[illegible]不[illegible]古文[illegible]元始[illegible]云[illegible]）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又[illegible]分析[illegible]事及[illegible]作也）

論衡效力篇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太平御覽[illegible]引云王莽時[illegible]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

揚雄劇秦美新曰制成六經洪業也李奇曰漢書莽奏立樂經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

按班氏儒林傳贊言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是時諸學皆立又徵天下章句之儒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雲集京師聚於槐市莽自以爲惠制作以章句繁多（如秦延君[illegible]三四十萬言[illegible]百萬言之[illegible]）於是定五經經各省爲二十萬言劉歆時爲羲和典儒林史卜之官後爲國師皆所典領也其書始事於平帝元始四年不知成於何時觀劇秦美新文則大抵訖事於居攝始建國之間（王莽傳地皇二年秋左將軍公孫祿曰國師嘉[illegible]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illegible]）

爾雅犍爲文學注三卷

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

漢書東方朔傳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又曰朔後嘗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掔梟於掌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釋文叙錄曰爾雅犍爲郡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卷隋書經籍志梁有漢犍爲文學爾雅三卷亡

經義考曰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其書雖不傳間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義可考者猶若干條見之陸氏釋文

張澍蜀典輯本序曰按犍爲文學即與東方朔同時待詔詔爲隱語被榜呼謈之郭舍人也（按見東方朔傳）西京雜記言其善投壺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當是初爲郡文學後補太守卒史

以能詼諧者投壺入爲待詔舍人也陸德明言所注爾雅闕中卷故自釋訓以下釋草以上並無一語見釋文及諸疏惟齊民要術引釋器一條水經引釋水二條賈酈二人著書在前必見全本也

王謨輯本敘錄曰今鈔出邢疏八十四條釋文四十三條毛詩釋文二條尙書疏五條毛詩疏十六條禮記疏一條左傳疏七條公羊疏一條齊民要術二條水經注三條陸璣詩疏二條文選注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七錄有犍爲文學爾雅注三卷釋文云闕中卷故自釋宮至釋水不及引舍人注而齊民要術水經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猶足捃拾成卷今仍釐爲三卷云（又甘泉[illegible]學文[illegible]古[illegible]中[illegible]本一卷）

按藝文類聚雜文部引漢武帝柏梁臺詩末二人曰郭舍人東方朔蓋亦能爲七言詩者其名字則終莫能詳（似舍人書[illegible]其名也）

爾雅劉歆注三卷（歆[illegible]未見[illegible]書家）

西京雜記劉歆曰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illegible]此書外[illegible]記外戚傳家[illegible]是[illegible]今不可攷矣）

釋文叙錄爾雅劉歆注三卷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劉歆犍爲文學爾雅注三卷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爾雅劉氏注唐志不著目佚已久惟陸氏釋文及唐徐景安樂書陸璣詩疏許慎說文各引其說輯錄爲卷釋文叙錄云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考李氏本劉爲注大指不殊其間亦不無少異（[illegible]歆之）

按孝文立爾雅博士至武帝時終軍以爾雅辨豹文鼮鼠由是犍爲文學因時尚而爲注元始中徵天下通知鍾律小學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詣京師及其至也通小學者以百數揚雄取以作訓纂篇知鍾律者亦百餘劉歆技以爲鍾律書其深於爾雅者不知若干人歆又以時尚而爲是注其事固可想見也西京雜記所錄其即注是書時所記茂陵郭威數亦知爾雅徵來者歟近刻古佚叢書有玉燭寶典大藏音義並引劉歆爾雅注

右孝經幷五經爾雅凡五家六部（[illegible]）

趙岐孟子題辭曰漢興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劉子駿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惠之世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觀子駿之言證臺卿之說有若重規疊矩信而有徵矣班氏於儒林傳所列五經名家至春秋家而止論語孝經小學則附見於藝文志

志云孝經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而釋文隋志又引伸其說曰古文孝經孔安國爲之傳長孫氏等五家書並見漢志孔氏書見前西京雜記載劉子駿述其父語云爾雅小學也乃七略附之孝經蓋以爲傳記之類云

甄豐校定六書

范書彭寵傳豐字長伯中山無極人（亦見[illegible]）

漢書王莽傳哀帝崩莽爲大司馬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平帝即位豐以左將軍光祿勳爲少傅授四輔之職封廣陽侯居攝元年爲太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始建國元年加更始將軍封廣新公爲四將二年十二月豐子尋初以有材能幸於莽時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如周召故事莽從之即拜豐爲右伯當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illegible]）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又[illegible]）（[illegible]）

許君說文序曰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段玉裁曰頗者閒見之詞於古文閒有改定如疊字下亡新以爲曡從三日大盛改爲三田是其一也（[illegible]）（[illegible]）

按漢志有八體六技不著撰人篇數或以爲六技即亡新所定六體書今攷本志注云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則七略之外班氏所新入者唯此二家六技爲七略中所有可知非亡新居攝時所定亦從可知藝文志云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王莽傳云將令正乖繆壹異說於是甄豐等乃有是作其時其事在七略奏進後數年各不相及也

又按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師試學童又以六書試之許氏說文序云以八體試之當是漢初試以八體其後重定尉律乃以六體許言其始班要其終各存其是不必牽合或謂六體書亡新時所立竊謂莽之前已有六體書故七略有六技之目班氏有六體試之之言甄豐等所校定者特因六體中舊文而有所改易耳許序言時有六書者不必定在居攝之時也其後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未必不因莽而獨除其繆如光武詔尹敏校讖書使蠲去崔發爲王莽著錄之文也

揚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五篇

漢書本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年四十餘來游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爲三公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illegible]）而桓譚以爲絕倫鉅鹿侯芭常從雄居（[illegible]）受其太玄法言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西京雜記劉歆曰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

應劭風俗通義序曰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illegible]）（[illegible]）

華陽國志曰雄以典莫正於爾雅故作方言又曰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illegible]）（[illegible]）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郭璞注唐日本國見在書目論語家方言十卷漢揚雄撰郭璞注唐經籍志別國方言十三卷（[illegible]）藝文志揚雄別國方言十三卷宋史藝文志揚雄方言十四卷

四庫提要曰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言藝文志亦無方言東漢一百九十年中

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稱雄作方言又劭注漢書亦引揚雄方言一條（[illegible]）然劭稱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萬一千九百餘字雄與劉歆往返書皆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稱三五之篇而隋唐志乃並十三卷與今本同或侯芭之流轉輾附益故字多於前後人併爲一十三卷故卷減於昔歟

按藝文志有訓纂一篇注云揚雄作或以爲即是方言非也文心雕龍練字篇云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按正讀者正倉頡篇中古字之讀纂訓者纂倉頡篇中奇字之訓奇字者六體之一說文序所謂古文之異者雄本傳云劉歆子棻從雄學奇字此其證也若方言則嚴林二家得周秦殘牘雄受之從計吏孝廉衛卒質問以次注續閱二十七年猶未治正當時即之者劉歆見之者張竦其後應劭言之塈璧又引以注漢書其別爲一否非訓纂明矣（又藝文志云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illegible]）

又按藝文志有別字十三篇或以爲即是方言亦非也別字不著撰人何由知其爲雄作後漢東平憲王蒼有別字惠棟補注續漢志曰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illegible]）藝文志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尹敏曰讖書多近鄙別字是也未知孰是按惠氏所解雖未證實然亦足以知別字爲字書之屬矣（[illegible]）若方言乃訓詁之流劉歆書云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雄還書自稱殊言十五卷其非別字十三篇明其方言本十五篇隋唐志及今本並十三卷者杭東里人盧

文昭校刊曰併合與遺脫不可知

右小學凡二家二部（[illegible]）

許君說文序曰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按京兆尹張敞敞子吉吉子竦三世傳業似皆有說倉頡篇文字之書杜業漢書作鄴杜林之父也爰禮則說文亏部平字下引其說秦近即秦恭見尙書家此三人於倉頡篇亦當有書又說文所謂博采通人而所引未詳其始末者有尹彤譚長張林黃顥官溥莊都周盛甯嚴逯安張徹歐陽喬或云喬即高張徹錢宮詹云漢人不當以武帝諱爲名疑是張敞按莊都亦明帝諱而未改爲嚴是皆後人竄改非許君本文又有引博士說者不著姓名稱復說者不著姓皆不知爲何書方言體似爾雅七略以爾雅附孝經者以其解釋六藝又所從來者遠也方言則非其倫故列於此

右六藝九種凡八十家九十二部太史公曰孔子論述六藝又曰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然則非孔子所論述概無當於六藝矣生孔子之後凡所造作而得引於六藝者大都祖述憲章範圍不過雖王莽亦講六藝文姦言故例得隨類附見若夫孔子之前之書如尙書敘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家[illegible]子夏[illegible]山書曰云云疑即[illegible]之類又疑是山海經佚篇）禮記言五帝時有惇史孟子言晉乘楚乘檮杌墨子言百國春秋汲冢瑣語稱夏殷春秋公羊傳引不脩春秋劉歆與揚雄書亦云不脩春秋又云百二十國寶書凡斯之類皆無與於六藝之列且亦荒遠難稽故概不取至若宋人之僞三墳鄭漁仲妄爲三皇太古書者更無論矣

附錄

河圖九篇

洛書六篇

隋書經籍志曰河洛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

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經義考毖緯篇引蔡邕曰洛書皆言存亡之事覽之以驗禍福也

河圖洛書三十篇

隋書經籍志曰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曰梁有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

按經義考毖緯篇輯河圖篇目之散見諸書者有括地象等凡三十二洛書篇目有甄曜度等六明孫瑴古微書輯河圖十篇洛書五篇

七經緯三十六篇

隋書經籍志曰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

後漢樊英傳注曰七經緯者易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按七經緯三十六篇章懷太子所舉止於三十五尙闕其一又范書黨錮魏朗傳注云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此乃十三篇亦彼此不相合蓋殘闕之餘約略紀載皆非漢時之舊矣經義考所載篇目凡易緯二十八種書緯九種詩緯五種禮緯八種樂緯五種春秋緯二十九種孝經緯二十七種並出章懷所舉之外或是三十六篇中篇目或後人輾轉附託無以詳知明孫瑴古微書輯七緯四十五篇　國朝趙在翰輯三十七篇馬氏玉函山房輯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六緯三十八篇　四庫館輯易緯八篇

河洛讖十篇

後漢書光武本紀王莽地皇三年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注圖河圖也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爲王者受命之徵驗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簒注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惠棟補注郊祀志曰上使梁松等案河洛讖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晳是當日河洛讖文八十一卷皆有章句故張衡云篇錄已定其餘皆不昭晰故云無所容簒也（[illegible]）

七經讖

後漢書張純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欲具奏之章懷太子曰七經讖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桓譚新論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增加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論衡實知篇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顚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又曰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

按張純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其所案七經讖爲前漢時所有可知章懷所舉有論語無孝經與七經緯不同然考白虎通開元占經並引孝經讖魏志文紀注引孝經中黃讖光武泰山刻石文引圖讖有孝經鉤命決光武本紀李通引圖讖章懷以爲易坤靈圖文然則七經讖亦有孝經而讖書中篇目亦有與緯書相同者范書儒林尹敏傳帝令敏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疑發爲莽著錄者即在河洛讖七經讖之內隋志於七緯之外別有尙書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孝經鉤命決援神

契緯讖等書又有論語讖八卷魏宋均注疑皆是河洛七經讖篇目之散佚者而經義考及諸家所輯緯書篇目亦或有讖書在其間也古微書輯存論語讖五篇馬氏玉函山房亦輯存八篇

尙書中候十八篇

書緯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王應麟[illegible]以此識）

後漢書方術傳序曰緯候之部注緯七經緯也候尙書中候也

隋書經籍志曰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幷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尙書中候又曰尙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

經義考曰按中候專言符命當是新莽時所出之書

曲阜孔廣林輯本序曰中候者緯之流也凡十八篇今亡賴詩禮正義猶得備載十八篇名而中候文及鄭君注散見羣籍亦尙可闚其大略唯是篇次先後不可復攷每篇之中文亦不能次第聊取殘文擬句彙萃錄之以宋書符瑞志參校略爲比次其文蓋宋志載堯舜禹湯文武符命皆取諸中候也其篇第則以時代序焉曰敕省圖曰握河紀曰運衡曰考河命曰題期曰立象曰義明曰苗興曰契握曰洛予命曰稷起曰我應曰雒師謀曰合符后曰擿雒戒曰勸省曰準讖哲曰覬期（孫氏古微書輯五篇馬氏玉函山房輯緯書十八篇王氏漢魏遺書鈔輯一卷）

劉向讖二卷（向書未見著錄）

隋書經籍志梁有劉向讖二卷亡

按劉中壘有洪範五行傳記十一卷見漢志尙書家隋志言讖緯諸書有五行傳疑即中壘書讖緯家趨時又改題爲劉向讖歟

甘忠可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

漢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漢書王莽傳居攝三年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藏蘭臺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

按天官曆包元太平經亦稱讖書莽言甘藏之蘭臺則莽時又重其書（後漢有太平經百七十卷見范書[illegible]）（[illegible]）

王莽符命四十二篇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illegible]）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於子孫永享無窮之祚云云五威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二年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封將爲子帥爲男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尙書大夫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

漢書諸侯王表曰王莽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唯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後漢書隗囂傳囂移檄告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注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

王況讖書十餘萬言

漢書王莽傳地皇二年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火也當爲漢輔因爲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又曰莽以王況讖言荆楚當興李氏爲輔欲厭之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爲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使將兵奮擊

按范書光武本紀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時在地皇三年即王況作讖書之後一年其引讖與況所云荆楚當興李氏爲輔之言相合豈即況書歟抑解釋讖文故彼此皆有是言而大同小異也

右緯讖凡一十一家一十一部

四庫提要曰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非惟盧生所上見史記秦本紀卽呂不韋十二月紀稱某令失則某災至伏生尚書洪範五行傳稱某事失則某徵見皆讖緯之說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尤其明證荀爽謂起自哀平據其盛行之日言之耳又曰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蓋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其後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旣不知作者爲誰因託諸孔子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詞遂與讖合而爲一今據史文錄其出於前漢及王莽時者如右七錄又有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不知是否出於前漢又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一引京房易緯似京氏有易緯注今皆不可攷（[illegible]）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二　　諸子略第二

窈窕德象女師篇

漢書外戚傳孝成班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卽是詩篇蓋失之矣

根牟子七篇

應劭風俗通義姓氏篇根牟氏魯邑名以爲氏根牟子古賢者著書宋邵思姓解風俗通曰古賢者根牟子著書七篇

吳陸璣詩疏曰卜商爲詩序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經義考承師篇曰孟仲子弟子根牟子漢書古今人表居第六等（錢氏大昕三史拾遺曰根牟子受詩於孟仲子蓋[illegible]）

（丁仲其下仲[illegible]者[illegible]在[illegible]季子河以[illegible]列[illegible]六[illegible]本之[illegible]）

張澍風俗通姓氏篇輯注曰澍按鄧名世辨證引云六國根牟子無古賢者三字姓苑云根牟子周人又按根牟曾姓子魯宣公取之左定王七年杜注琅邪陽都東之牟鄉城樂史云根牟國卽密之安丘（又[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云文[illegible]有數說）按風俗通以爲魯邑名者左氏宣九年秋取根牟杜注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東有牟鄉按牟鄉春秋時曰根牟魯取以爲邑始此根牟子蓋其後人又以國爲氏者釋文敘錄引徐整亦云根牟子傳孫卿子是爲荀卿之師六國時說詩之家然風俗通但云著書不云說詩故列之儒家廣韻姓纂諸書引風俗通不著篇數唯邵思姓解引云著書七篇

成公政事十二篇

皇甫謐高士傳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劉向孝子圖傳（向[illegible]東具六[illegible]）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苑英華許南容李令琛對策並言劉向修孝子圖法苑珠林忠孝篇引郭巨丁蘭董永大舜四事並云劉向孝子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郭巨董永二事作劉向孝子圖洪氏隸續載武梁祠畫像中有董永事

高郵茆泮林古孝子傳輯本題記曰劉向孝子傳隋唐志皆不著錄惟玉海引唐許南容策稱劉向修孝子之圖

按日本國見在書目雜傳家有孝子傳圖一卷不著撰人疑卽是書諸家孝子傳不言有圖此獨有圖與列女傳相似類也

劉向列士傳二卷

隋志史部雜傳篇曰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又曰列

士傳二卷劉向撰唐書藝文志劉向列士傳二卷

玉海藝文曰後漢書注水經注文選注引列士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後漢書申屠剛傳注文選盧子諒古詩注鄒陽獄中上書注藝文類聚天部人部服飾部木部鳥部北堂書鈔武功部衣冠部太平御覽居處部兵部人事部並引列士傳或作烈士

按論衡須頌篇有曰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又初學記職官部引蔡質漢官典職曰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畫古列士重行書贊或因此畫圖而爲之傳未可知也初學記卷二及瑚玉集亦引列士傳

劉歆列女傳頌一卷（歆論末凡六書會有家）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

隋志史部雜傳篇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同通志藝文略同

宋玉同序曰頌如詩之四言世所行向書併頌爲十五卷通題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

按漢志注云列女傳頌圖是頌亦劉向撰隋志別出劉歆頌一卷與日本國書目所載同文選思玄賦引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脩身廣觀善惡今本無此文知別爲一書已久亡矣（案任昉文章緣起云漢劉歆作列女傳頌贊頌本相屬也）

揚雄自序（揚論末凡六書小學家）

藝文類聚人部揚雄自序曰雄爲人簡易佚蕩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邀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文選運命論注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

隋書儒林劉炫傳炫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

按類聚選注所引自敘之文並見本傳傳末云雄之自敘云爾史通雜觀篇云班氏於司馬遷揚雄皆錄其自叙以爲列傳也

子雲家諜

藝文類聚冢墓門揚雄家諜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歛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史通雜述篇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之類此之謂家史者也

嚴可均全漢文編附識曰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藝文類聚四十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並引揚雄家牒案家牒不知何人何時所撰

按文選任彥昇序注引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則同時劉子駿已見及之大抵侯芭諸人所作歟漢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正合三十八篇之數知自序家諜皆在其外者也

王莽誡八篇

漢書王莽傳平帝元始三年初莽欲擅權白太后遣甄豐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辠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

後漢書荀爽傳注曰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illegible]此明顯注莽書乃他案官義之文非已說也）

王莽誥一篇

漢書王莽傳地皇四年秋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竈憚將領之

後漢書隗囂傳注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劉攽曰案本傳作五千餘人

按班氏有言曰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又曰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著其文有可觀雖班氏亦稱之所謂僞稽黃虞繆稱典文者固不失爲儒家言也無可類附故列於此

右儒家者流凡八家一十一部（孔叢子魏人附托揚雄孟子注宋人附托又文選學賦注引劉向孟子注遺權事也[illegible]許[illegible]劉向[illegible]注引[illegible]孟子注二十一[illegible]漢[illegible]略[illegible][illegible]又曰本[illegible]人見在書目有[illegible][illegible]仔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之[illegible][illegible]又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今[illegible]不[illegible]）

屋廬子

廣韻十一模廬字注孟子有屋廬子著書

唐林寶元和姓纂曰屋廬子晉賢人著書言彭聃之法（通志氏族略引孟書賢人屋廬子下並同）

經義考承師篇趙岐曰屋廬連孟子弟子宋贈奉符伯

按屋廬子既爲孟子弟子則其書當爲儒家言乃開元姓纂及氏族略並云述彭聃之法則道家之書審矣疑別是一人非孟子弟子

壺邱子五篇

世本曰狐丘氏晉大夫狐丘林之後張澍輯注曰英賢傳云出自狐丘封人之裔又按狐丘一作壺丘又作瓠丘

皇甫謐高士傳壺邱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林寶元和姓纂曰列子師壺邱子林鄭人漢書壺邱子著書五篇今下邳有壺邱氏

錢塘梁玉繩古今人表考曰壺邱子林始見呂覽下賢列子天瑞諸篇亦曰壺子亦曰壺邱

子亦曰壺子林名林鄭人也案表依呂覽以壺子爲子產之師故敘於魯昭公時而列子言列子師之皆寓言耶狐壺古通

按林寶所述疑亦得之風俗通姓氏篇其云漢書未詳所據

老子河上丈人注二卷

皇甫謐高士傳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隋志子部道家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

按史記樂毅列傳云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又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隋經籍志云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蓋河上丈人五傳而至蓋公

老子河上公章句四卷

太平御覽五百十引魏嵇康聖賢高士傳曰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邱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

釋文敘錄漢文帝竇皇后好黃老言有河上公者居河之湄結草爲菴以老子教授文帝徵之不至自詣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踊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於是作老子章句四篇以授文帝言治身治國之要又曰河上公章句四卷不詳名氏又節解二卷不詳作者或云老子所作一云河上公作

隋志子部道家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唐經籍志老子二卷河上公注藝文志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宋史藝文志河上公老子道德經注一卷

晁氏讀書志曰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文帝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詔問之即授素書道經章句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元稱其非眞殆以此歟傳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四庫提要曰老子注二卷舊本題河上公撰唐書劉子元傳稱老子無河上公注欲廢之而立王弼前此陸德明作經典釋文雖敘錄之中采葛洪神仙傳之說而所釋之本則不用此注而用王弼注二人皆一代通儒必非無據詳其詞旨不類漢人殆道流之所依託歟相傳已久所言亦頗有發明姑存以備一家可耳

老子毋邱望之章句二卷

後漢書耿弇傳注引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邱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

皇甫謐高士傳安邱望之少持老子經號曰安邱丈人成帝聞欲見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邱之學扶風耿况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illegible]）

（[illegible]）

釋文敘錄毋邱望之章句二卷字仲都京兆人漢長陵三老隋志子部道家梁有漢長陵三老毋邱望之注老子二卷亡唐經籍志老子章句二卷安邱望之撰藝文志安邱望之老子章句二卷

毋邱望之老子指趣三卷

隋志子部道家老子指趣三卷毋邱望之撰唐經籍志老子道德經指趣四卷安邱望之撰藝文志安丘望之道德經指趣三卷

老子嚴遵注二卷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illegible]）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眞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

釋文敘錄老子嚴遵注二卷字君平蜀都人漢徵士隋志子部道家梁有漢隱士嚴遵注老子二卷亡

張衡蜀典曰按君平注如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生又言爲禍匠獸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身容理其濇微

按唐岷山道士張君相集三十家老子注其首兩家曰河上公嚴遵晁氏讀書志有之張氏蜀典著作類有莊遵老子注序座右銘各一篇

嚴遵老子指歸十四卷

華陽國志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

唐殷敬順列子釋文曰嚴遵字君平作指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

釋文敘錄又作老子指歸十四卷隋志子部道家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唐經籍志老子指歸十四卷嚴遵志藝文志嚴遵指歸十四卷唐日本國見在書目老子指歸十三卷後漢嚴遵撰（[illegible]）宋史藝文志嚴遵老子指歸十三卷

晁氏讀書志老子指歸十三卷漢嚴遵撰谷神子注本理國修身清淨無爲之說又曰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十四卷又馮廓注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同而題谷神子不顯姓名疑即廓也

四庫提要曰此本僅存說德經者六卷案晁氏稱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則是書原有經文

陸游集有是書跋稱爲道德經古文指歸亦以經文爲言此本乃不載經文體例互異

海寧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曰眞經道德指歸十三卷題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卷首爲總序並元德纂疏晁氏所云十三卷谷神子注今道藏尚有之原未嘗佚闕

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

史記自敘曰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任爲郎中太史令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漢書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張守節曰字子長左馮翊人也徐廣曰龍門在馮翊夏陽縣

西京雜記曰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隋志子部五行家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議二卷亡

玉海藝文曰史記越世家注引太史公素王妙論正義云二卷七略云司馬遷撰（按此引七略[illegible]）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素王妙論見太平御覽四百四又四百七十二困學紀聞二十引凡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今從王充論衡采得太史公一節從太平御覽得素王妙論三節合錄爲卷書題素王蓋以孔子爲標往而推計貧富有取於計然范蠡諸人則亦發憤著書與作史記貨殖列傳同一微意

按是書七錄入五行家王伯厚漢志考證補入道家按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曰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素王之義蓋如此自當入之道家（又按隋書[illegible]）

（云太史公曰素王妙論則是太史公引素王妙論非太史公自撰也不可得而詳矣）

右道家者流凡七家九部（漢以後道家依託之書[illegible]素女彭祖老子尹喜鬼谷先生黃石公赤松子[illegible]河上公等書見於[illegible]道藏目錄者甚多亦多贋作）

（篇[illegible]非漢書[illegible]道也今[illegible]不[illegible]）

計然萬物錄

意林引范子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爲人有內而無外狀兒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

漢書貨殖范蠡傳注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顏師古曰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者一號計研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喜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玉海卷十八又引史記正義云萬物錄[illegible]）

梁玉繩人表考曰計然名研又作計碩又作計硯又作並研姓辛字文子亦曰辛文高似孫子略謂計然姓韋名文子通志略四謂姓宰並非也（陸氏[illegible]）

范子計然十二卷

史記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句踐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居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史記越世家集解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越絕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爲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會稽典錄云范蠡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與文種俱入越

唐經籍志子部五行家范子問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藝文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

唐馬總意林曰范子十二卷並是陰陽曆數也

宋高似孫子略曰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而動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

馬國翰輯本序曰宋鄭樵通志氏族略云越有范蠡著書曰計然又宰氏注引范蠡傳范蠡師事計然姓宰氏字文子意者辛爲宰字之誤漢志農家宰氏十七篇或即計然歟賈思勰齊民要術嘗引之越絕書載計倪內經是本書之一篇吳越春秋史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亦多引之輯爲三卷書於物之出皆用郡縣後人羼入者有之至其熟悉物情而善觀時變其眞自不可掩也

按藝文志農家宰氏十七篇班氏自注云不知何世若計然班氏著於人表不容不知馬竹吾疑計然爲宰氏非也氏族略引范蠡傳云云今覆按史漢實無計然姓宰氏之文不知所據皇覽及中經簿有計然萬物錄意林云范子十二卷兩唐志作范子計然乃十五卷今按御覽諸書所引范子其文多似萬物錄疑唐時合爲一書故多出三卷也歙縣程景沂輯計倪子一卷高郵茆泮林輯范子一卷改題計然萬物錄

大厤二篇（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敘目曰太厤二篇鄒子談天類也

按漢志數術厤譜家有天厤大厤十八卷大厤書名與此同鄒子書見漢志及史記列傳

公孫臣等土德時厤制度

史封禪書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厤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

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厤服色事又厤書云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厤服色事（又見[illegible]文紀）

漢書郊祀志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厤服色事又張蒼傳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厤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論衡知實篇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厤以處之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五運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尅周木德也木生火秦人應以火德王乃秦自以爲水德張蒼推漢爲水德是承秦而不改公孫臣謂漢當用土德是亦承秦而言之以秦人既火德故耳無如秦已誤用水矣奈何漢又用土乎又曰漢繼周不繼秦當用火德尙赤張蒼固非而公孫臣亦非（[illegible]）

（[illegible]）

寶應王懋竑白田雜著曰漢用赤帝子之祥旗幟尙赤而自有天下後仍襲秦舊故張蒼以爲水德孝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尙黃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尙黃印章以五字則用公孫臣之說也

按此作於文帝十五年明年乃使博士諸生作王制王制有服制篇而此有改服色事專封禪書郊祀志前後本末似此卽王制之所緣起非別一事此制度亦卽王制之異名非別一書然王制剌取六經其服制或言禮服似又不然故兩存之

黃帝終始傳

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曰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爲臣言豈不偉哉索隱曰黃帝終始傳蓋謂五行讖緯之說也嬰兒主謂昭帝也卻行車言霍光持政擅權逼帝令如卻行車使不前也

按此必是昭宣時方士所作而託之黃帝褚所言好觀外家傳記此卽外家傳記之一歟

右陰陽家者流凡五家五部（[illegible]）

張倉程品（[illegible]）

史記太史公自序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程如淳曰章厤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illegible]）

漢書本傳倉爲計相時緒正律厤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如淳曰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鄭樵通志校讎略曰按蕭何律令張蒼章程漢之大典也劉氏七略班固漢志全不收兵家一類任宏所編有韓信軍法三篇廣武一篇豈有韓信軍法猶在而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則無之此劉氏班氏之過也

按是書六藝之中固無可位置九流之內亦難得部居今以其典守在官將作大匠所有事漢家最初之程法也於法家爲近之玉海亦入律令門中故列於此

漢尙書故事

漢書魏相傳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曰先帝聖德仁恩之厚所以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其備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illegible]）

漢書孔光傳光爲尙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

按此言故事品式卽叔孫通儀品張蒼程品之類故事則尙書諸曹所纂錄也凡便宜章奏皆編入故事諸書引漢故事至多大抵皆中興之初伏湛侯霸諸人所蒐集漢末應劭著書稱尙書舊事者是也若夫西京故府之藏皆毀於王莽赤眉之亂掃地無餘矣（[illegible]）

漢律六十篇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又禮樂志曰律令錄藏於理官（[illegible]）

晉書刑法志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illegible]）

（[illegible]）

唐六典刑部注律法也魏文侯師李悝造法經六篇商鞅傳之改法爲律以相秦至漢蕭何加悝所造戶興廄三篇謂之九章九律至武帝時張湯趙禹增律令科條大辟四百九條宣帝時于定國又删定律令科條成帝時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大辟之罪千有餘條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律令藏於理官故志不著錄隋志曰漢律久亡

按宣帝紀注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爲律令律經是此則漢律亦稱律經又曰律本應劭稱律本章句是也

杜周律章句（亦名大杜律）

杜延年律章句（亦名小杜律）

漢書本傳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事爲中丞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大將軍霍光以延年補軍司空爲諫大夫上官桀父子與蓋王燕王

謀爲逆亂延年以聞封建平侯擢太僕右曹給事中免官後爲北地西河太守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後漢書郭躬傳躬父弘習小杜律章懷太子曰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惠棟補注曰案周所定者爲大杜律荆州從事苑鎮碑云韜律大杜是也其延年所定者爲小杜律丹陽太守郭旻碑云治律小杜是也

按晉書刑法志云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天子（稍[illegible]明令）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又曰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按此言馬杜諸儒章句則杜氏有章句可知東京律學之士多從事於大杜小杜車騎將軍馮緄碑云治律大杜亦一證也此在十餘家中之最著者應劭律本章句即此類之書

漢令三百餘篇

漢書宣帝本紀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文穎曰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爲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據宣帝引令甲文重即文帝十三年除肉刑之詔事見刑法志及史記倉公傳）

晉書刑法志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唐六典刑部注曰令教也命也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漢初蕭何定律令其後張湯趙禹于定國黃霸皆繼定律令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漢令有令甲令乙令丙秩祿令宮衛令金布令品令祠令祀令齋令公令功令廷尉挈令光祿挈令樂浪挈令廷尉板令田令水令後漢安帝紀注曰漢令今亡

京房考功課吏法

漢書本傳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宜令百官各試其功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又儒林傳云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元帝本紀建昭二年冬十一月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要斬房棄市）

晉灼曰考功課吏法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玉繩引[illegible]二字）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

潛夫論賢難篇曰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又考績篇云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成也

魏志杜恕傳太和中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晉書杜預傳預上奏曰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失於苛細以違大體故歷代莫能通

王莽法五十條

漢書王莽傳平帝元始五年莽又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法者象刑又曰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四方未有加西海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莽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羌豪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王莽六筦令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二月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天鳳四年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寖衆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地皇二年故左將軍公孫祿議曰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

後漢書隗囂傳囂移檄告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設爲六管注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王莽吏祿制度

漢書王莽傳天鳳三年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厄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次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

右法家者流凡八家十部（元和姓纂彭氏平原[illegible]縣本有彭蒙子一篇晉法家今攷此[illegible][illegible]乃與[illegible][illegible]子一篇先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已見藝文志今不錄）

彭蒙書數篇

莊子天下篇曰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成玄英疏曰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

德清俞樾莊子人名攷曰彭蒙釋文無說據下文是田駢之師意林引尹文子有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玉海藝文中興書目曰尹文子齊人劉向以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銒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

按藝文志尹文子條顏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銒俱游稷下蓋節引別錄文中興目引劉向較詳亦別錄文也尹文子公孫龍子並在名家意林引尹文述彭蒙語亦名家言知彭蒙書當屬名家

生封一篇（汲冢竹書）

東晳竹書篇目曰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按此不知言封建言封爵言封禪或是升封因音聲相近而誤歟

漢功臣列侯位次名籍

漢書高后紀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師古曰[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時所賜[illegible]也奉邑本所食邑也）

漢書功臣表曰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據漢紀作八十誤）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孟康曰高帝時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下竟師古曰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

按表又云孝宣皇帝閔廟藏覽舊籍師古曰籍謂名錄也蓋封爵必著於籍錄有司掌之班氏所紀異姓諸侯王同姓諸侯王王子侯及宰相外戚恩澤侯諸表亦各有之特以史無明文故悉從其略惟此言之最詳乃著於錄焉（先氏[illegible]實[illegible]外[illegible]外戚集得之[illegible]以作漢者）

班固百官公卿表

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壹生孺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況三子伯游穉穉生彪彪有子曰固云云

續漢書百官志序曰惟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云云

按班固爲班孟堅之高祖其人當在武宣時其表記及王莽者則大抵班氏後人所續也

王莽百官名秩

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三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

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

漢書食貨志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

右名家者流凡五家五部

相里子七篇

林寶元和姓纂曰咎繇之後爲理氏殷末理徵（或作殷）孫仲師遭難去王姓里至晉大夫里克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因爲相里氏季連玄孫相里勤見莊子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人也著書七篇（姓纂氏族略同）

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玄英疏曰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

陶淵明羣輔錄載三墨曰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

鄧陵子

莊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成玄英疏曰苦獲五侯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譎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倍異相呼爲別墨

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墨離爲三

陶淵明羣輔錄載三墨曰俱誦經而倍譎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墨

林寶元和姓纂曰鄧陵氏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鄧陵子著書見韓子（氏族略引文亦同）

纏子一卷

王充論衡福虛篇曰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

馬總意林曰纏子一卷纏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

廣韻纏字注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

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墨家纏子一卷

孫志祖讀書脞錄曰文選文賦陶淵明雜詩注答賓戲注引纏子凡三條胡元瑞經籍會通云纏子漢志不載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人著書闢墨子纏子蓋

戰國墨之徒也又齊韻注云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不知所據

馬國翰輯本序曰纏子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文選注亦引纏子搜采爲卷

按邵思姓解亦云漢書藝文志有纏子書與廣韻同而漢志實無此文故孫氏云不知所據日本書目明著纏子一卷與意林所載合則是書唐時尚存且流傳外洋今不知彼國官庫中尚有存焉否也

又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注云名無心難墨子尋其佚文蓋董子纏子相詰難儒墨二家各著爲書各尊其學至明代而纏子亡惟存董子見陳第世善堂書目

右墨家者流凡三家三部

鬼谷子三卷

史記張儀者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又曰蘇秦東事師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以爲號裴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

藝文類聚隱逸門袁淑眞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志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

隋書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唐經籍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藝文志鬼谷子三卷蘇秦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唐柳宗元辨鬼谷子曰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出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狂狙失守而易於陷墜

晁氏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誗（[illegible]）不詳所從出來鵠曰鬼谷子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猾之術六國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若自然符合也昔倉頡造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子作是書鬼復何爲耶（[illegible]）

陳氏書錄解題曰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於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始見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攷也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尹知章敘謂此書卽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一云十二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illegible]）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又曰說苑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

玉海藝文中興書目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

四庫提要曰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唐志之所本也胡應麟筆叢謂漢志有蘇秦三十篇張儀十篇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薈粹爲此而託於鬼谷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據隋志稱皇甫謐注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疑非其書然今本已佚其轉丸胠篋二篇惟存捭闔至符言十二篇劉向所引或在佚篇之內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陿差得其眞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爲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曰唐志以爲蘇秦撰莫能詳也其書爲縱橫家之祖原本十四篇今佚其二舊有樂壹等四家注今並不傳

按劉向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則漢時有其書審矣注其書者有皇甫謐樂壹陶宏景尹知章四家今惟陶注三卷在道藏江都秦恩復刻之上卷四篇曰捭闔篇第一反應篇第二內揵篇第三抵巇篇第四中卷八篇曰飛箝篇第五忤合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權篇第九謀篇第十決篇第十一符言篇第十二其轉丸十三胠篋十四兩篇亡（或曰轉丸胠篋卽下卷本經中經）下卷爲本經陰符七篇及持樞中經凡二十一篇

右從橫家者流凡一家一部

雜書十九篇（汲冢竹書）

東晳竹書敘目曰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illegible]死事編入穆天子傳[illegible]六卷）

晉衛恆四體書勢曰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illegible]）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編曰按古文周書亦汲冢所得今依文選思玄賦注赭白馬賦注引有二條或以逸周書當之非也（[illegible]）

□名三篇（汲冢竹書）

東晳竹書篇目曰□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按是書初以爲名家言及觀謝氏小學攷乃以楚晉事名標目今按晉書東晳傳楚晉事三字指上國語三篇而言非屬下文又無錫浦起龍史通通釋引東晳傳云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見[illegible]）蓋所見晉書名上敓一字今本去□遂不知上有敓文以其名書曰名故始以爲名家之書然則是書大抵言名物如釋名事始物始之流今入雜家而從浦氏所見標其目

淳于髡書

史孟荀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曰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騶奭傳曰齊王自

湻于髠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又荀卿傳曰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湻于髠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髠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湻于髠智不盡如炙輠也

史滑稽列傳湻于髠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以髠爲諸侯主客

應劭風俗通義曰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騶衍田駢湻于髠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者爲特遷易春秋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

趙岐孟子注曰湻于姓髠名也齊之辨士

按裴駰集解引劉向別錄文或爲湻于髠書或爲騶衍騶奭書無以詳知特是史記風俗通並言其著書荀卿稱其時有善言則當日必有所作今見於史記孟子者或出是書戰國策言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云云其說亦當出是書

子華子

玉海藝文曰莊子讓王篇稱子華子見韓昭候陸德明以爲魏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曰注子華子體道人也通志氏族略曰以諸國人字爲氏者有子華氏韓有子華子因以爲氏按四庫提要僞本子華子條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又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秦以前原有子華子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編曰呂氏春秋貴生篇先己篇誣徒篇知度篇審爲篇引子華子五事則子華子先秦古書也

時子

趙岐孟子注曰時子齊臣也

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曰齊大夫時子與孟子同時王嘗使留孟子

林寶元和姓纂曰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通志氏族略同又按[illegible]有時氏）

公行子

趙岐孟子注曰公行子齊大夫也

廣韵一東公字注公又複姓孟子爲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白鹿先生書

風俗通姓氏篇白鹿氏白鹿先生古賢人著書（元和姓纂氏族略引文並同）

立如子

風俗通姓氏篇立如氏古有賢人立如子著書（氏族略引文同）

廣韻二十六緝立字注立又複姓古有賢人立如子

宋邵思姓解引姓苑云古有賢人立如子（按姓苑劉宋何承天撰）

坤牟子

風俗通姓氏篇坤牟子六國時著書（元和姓纂引文同）

司鴻荀書

風俗通姓氏篇司鴻古有司鴻荀著書（古今姓氏書辯證氏族略引文並同）

戚子

林寶元和姓纂曰戚氏衛大夫食采於戚因氏焉先賢戚子著書

鄭樵氏族略曰戚氏衛大夫食采於戚因氏焉其地在衛州頓邱昔賢有戚子著書

按古今人表戚子列第六等與根牟子申子慎子殿周惠施公孫龍魏公子牟相類從皆著書傳世者

須朐書（[illegible]須朐之誤）

林寶元和姓纂曰須朐楚賢人著書

按氏族略云須句氏子爵風姓太昊之後也鄆州壽張縣西須朐城是其國子孫即以國爲氏或省句爲須氏或省須爲句氏又有須國姞姓又商有密須國其後亦爲須氏今歷州靈臺是其國也此須朐當是姓須名朐然孫氏據入複姓是爲須朐氏致須朐氏不見於氏姓諸書殆須句之譌然則著書者爲須朐氏失其名

無婁先生書

林寶元和姓纂曰無婁氏莒大夫無婁東胡之後又無婁先生著書今瑯琊有此姓（[illegible]）

鄭樵氏族略曰無婁氏嬴姓莒公子無婁之後無亦作務又無婁先生著書

將閭子

廣韵九魚閭字注閭又複姓藝文志云古有將閭子名菟好學著書

林寶元和姓纂曰將閭氏漢書藝文志云將閭子名菟著書見莊子（氏族略[illegible]）

邵思姓解曰藝文志古有將閭菟著書

按莊子天地篇作蔣閭葂俞樾莊子人名考曰蔣一作將葂亦作菟將閭複姓廣韵古有將閭子名菟即其人也今檢漢書藝文志實無是書不知諸家何以云爾

室中周書十篇

廣韵一東中字注中又複姓漢書藝文志有室中周著書十篇林寶元和姓纂曰漢書藝文志有室中周著書十篇王莽時室中公避地漢中漢功臣表清簡侯室中同氏族略云傳封四代

按邵思姓解及氏族略並云漢藝文志有室中周書張澍風俗通姓氏篇輯注云室中亦作窒中亦言藝文志有室中周書十篇而漢志實無是書

室孫子

邵思姓解曰室孫氏出姓苑古有室孫子著書

鄭樵氏族略曰室孫氏王室之孫也古有室孫子著書姓纂云今棣州有室孫氏

按室孫子著書出宋何承天姓苑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漢藝文志有宮孫子著書

或云宗孫氏宮訛爲宗據此則宗孫子卽漢志道家之宮孫子然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棣州有宗孫氏則宗孫子其先也與宮孫子別爲一人姓苑之言必有所自來疑亦本之風俗通

捷子十篇

趙岐三輔決錄曰捷子名昕著書十卷張澍輯注曰按廣韻引捷昕子三字氏族略引卷作篇又按捷子武帝時人與齊捷子是二人

按元和姓纂引三輔決錄云捷子昕著書十篇邵思姓解云三輔決錄有捷昕子惟鄭樵氏族略鄧名世辨證並引捷子名昕昕始末亦未詳

右自淳于髡書至此凡一十五家皆不知其書當何屬今倂列之雜家雜家固兼儒墨合名法者也又元和姓纂孫輯本引風俗通云邁到韓大夫著邁子三十篇似與愼到一條相亂又匠麗氏鄭穆公時匠麗寇之後著書八篇似與列禦寇一條相亂今並不取

茂陵書

史記集解序索隱曰臣瓚注漢書有引秩祿令及茂陵書彼二書亡於西晉

漢書敘例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所采衆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漢秩祿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見其先輩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

玉海藝文曰漢茂陵書高紀文紀食貨志注臣瓚引之史記索引云亡於西晉

按茂陵書今見於漢書臣瓚注所引者凡高紀文紀武紀百官公卿表禮樂志食貨志衛靑傳公孫賀傳綜十餘條裴駰史記集解中引瓚說亦間有茂陵書數條唐六典卷十九注又別出一條知今本漢書刊落臣瓚音義不少矣所言多制度地理之事亦稱茂陵中書按武帝葬茂陵王莽傳末言赤眉入長安闓陵者發掘唯霸陵杜陵完（文帝宣帝陵也）是茂陵亦遭發掘茂陵中書豈出於斯時歟秩祿令見法家漢令條

劉向七略別錄二十卷（向始末具六[illegible]）

漢書本傳成帝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又傳贊曰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

漢書藝文志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梁阮孝緒七錄敘目曰至孝成之世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illegible]七略也）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又同晉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

隋志史部簿錄篇曰古者史官旣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又曰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唐經籍志雜四部書目類同藝文志目錄類劉向七略別錄二十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輯本曰劉向有七略別錄二十卷各書所引別錄七略多同今以題劉向者俱入於別錄凡一百一條又附錄一條（馬氏玉函山房[illegible]）

劉歆七略七卷（歆[illegible]）

漢書本傳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

漢書藝文志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

阮孝緒七錄敘目曰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又曰向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又曰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旣多所以別爲一略又古今書最曰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今本藝文志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與此大異）

唐六典集賢殿書院注漢劉歆總羣書而爲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illegible]三萬三千九十卷[illegible]本志見七略所載卷數大異）

隋志史部簿錄篇七略七卷劉歆撰唐經籍志雜四部書目類同藝文志目錄類劉歆七略七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輯本曰劉歆有七略七卷今所輯凡五十三條其後四條不類七略今姑附此

按藝文志曰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隋經籍志云雜者通衆家之意蓋史官之職此兩書實史官議官所有事通衆家之意者也則列之雜家於義爲允然舉其重而言亦可入之儒家

右雜家者流凡二十家二十部（[illegible]）

陶朱公養魚法一卷（[illegible]）

文選張景陽七命注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爲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卽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本見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六引文小異）

隋志子部農家梁有陶朱公養魚法一卷亡唐經籍志養魚經一卷范蠡撰藝文志范蠡養魚經一卷宋志陶朱公養魚經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書言威王者齊威王也今惟齊民要術引之陶宗儀說郛弓第一百七有此書蓋亦從要術錄出而要術所引又有作魚池法茲據訂正賈思勰謂如朱公收利未可

一六二三 九紀伯巳厚今書多 1. 處述外

頓求然依法爲池養魚必大豐足終天靡窮斯以無貲之利也余甚韙乎其言

按世說任誕篇注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又藝文類聚四十九引習鑿齒襄陽耆舊傳習郁光武時爲侍中拜大鴻臚封襄陽侯是此書爲先漢時所有故郁得見之非後人僞託從可知矣唐段公路北戶錄亦引之

商邱子養豬法

劉向列仙傳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據御覽注引作子胥高邑人）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也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隨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册贊曰商丘幽棲韞櫝妙術渴飲寒泉飢茹蒲朮吹竽牧豕卑辭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世說新話輕詆篇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

太平御覽九百三引博物志曰商邱子有養豬法

按商邱子不知何時人今本列仙傳叙次不可憑據博物志當在卜式之前

卜式養羊法一卷養豬法一卷

漢書本傳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羊百餘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數歲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我終長者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治民拜式緱氏令遷成皐令上以式樸忠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請行上賢之下詔布告天下賜式爵關內侯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壽終

太平御覽九百三引博物志曰商邱子有養豬法卜式有養豬羊法（按今本張華博物志無此文）

隋志子部農家類有卜式養羊法養豬法各一卷亡（按本文云梁有卜式養羊法養豬法月政畜牧栽種法各一卷亡今據博物志如養豬法亦卜式著其月政畜牧栽種法疑亦非卜式撰下據）

馬國翰養羊法輯本序曰史稱式不習文章未必能著書傳世而梁七錄有卜式養羊法一卷疑出依託賈思勰齊民要術養羊篇中亦引卜式茲據以輯錄

王莽井田制度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於是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四年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旣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地皇二年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王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待見未發

按井傳地皇二三年所載則井田奴婢六筦之令底於滅亡終不復除其前下書所謂勿拘以法一切勿治者亦除而未除也六筦作於魯匡井田作於張邯孫陽

右農家者流凡四家五部

周王遊行記五篇（汲冢竹書未著本）

春秋正義王隱晉書束晳傳曰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

唐修晉書束晳傳曰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

玉海五十八拾遺記曰穆王三十二年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

按晁氏讀書志言郭璞注荀勖六卷本謂之周王遊行記與王隱所夫束晳傳同知束氏原目題此名今本晉書乃曰穆天子傳唐人所改也此本程姬死事一篇編入雜書十九篇中（見於雜家）故止於五卷

穆天子傳六卷（汲冢竹書習見本）

晉荀勖校上序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有可觀覽

隋志史部起居注篇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又曰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唐經籍志穆天子傳六卷郭璞注藝文志郭璞穆天子傳六卷宋史志別史類郭璞注穆天子傳六卷

晁氏讀書志曰穆天子傳六卷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勖和嶠等以隸字寫之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勖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訛殆不可讀

四庫提要曰按束晳傳云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按今盛姬事載穆天子傳第六卷蓋卽束晳所謂雜書之一篇也尋其文義應此傳束晳傳別出之非也此書記事有月日而無年又文多斷缺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不過西方一國君所謂縣圃者不過爲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爲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爲近實列子周穆王篇所載與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載記如後世小說野乘之類故

一萬二千　册　責參四庫全書　第　1　版文外

列禦寇得捃拾其文耳世所傳汲冢書師春之類久已亡佚逸周書又屬誤入紀年僞妄顯然其眞存於今者惟此傳矣

臨海洪頤煊校刊序曰案史記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此書所載事其甲子不過四五年間事耳雖殘篇斷簡其文字古雅信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尤足與經史相證據晁志云書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則又非晁氏所見之本矣

宋玉子一卷錄一卷

梁玉繩人表考曰宋玉見人表第五等玉始見史屈原傳郢人一云宜城人屈原弟子體兒閑麗楚襄王稱爲先生冢在唐州北陽縣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編曰宋玉郢人師事屈平爲頃襄王大夫

隋志子部小說家梁有宋玉子一卷錄一卷楚大夫宋玉撰亡

燕丹子一卷

史記燕召公世家今王喜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又荊軻列傳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

隋志子部小說家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唐經籍志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藝文志燕丹子一卷燕丹子宋史志燕丹子三卷

孫氏平津館岱南閣兩本校刊序曰燕丹子三卷世無傳本惟見永樂大典紀相國昀既錄入四庫書子部小說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燕丹子之書錄始自隋經籍志然裴駰注史記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則劉向七略有此書不可以藝文志不載而疑其後出藝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雜家有荊軻論五篇據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荊軻事則俱非燕丹子也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則此書題燕太子丹撰者舊唐書之誤亦不得以此疑其僞也其書長於敘事嫻於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閒且多古字古義國策史記取此爲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機橋發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爲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

陸賈南越行紀

史漢列傳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孝惠時呂太后用事賈自度不能爭遍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爲陳平畫呂氏數事游漢廷公卿閒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

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陸生竟以壽終

晉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緣是別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爲枳異矣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又陸賈南越行紀曰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採拾止得于上飽噉不得持下

明楊愼丹鉛總錄古書不知名者如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按陸大夫兩使南越宜有此作嵇含生於魏末距漢未遠所見當得其眞南越楊氏誤爲南中蓋率由記憶不求甚確其所作往往如此前人亦嘗言之

許博昌六博經一篇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長之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六博經一篇今世傳之

按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弈經以八箭投之意即六博經之類

上林禽獸簿

漢書張釋之傳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簿謂簿書也

按漢初即有上林設令尉等官掌其簿籍至武帝擴而大之至三百餘里

上林草木名

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鄰人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右云

云

按劉子駿所紀自梨訖楓凡若干種有云瑯邪太守王唐所獻者睢陽都尉曹龍所獻者東郡都尉于吉所獻者蓋當時上林令有簿籍典守也

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

漢武故事二卷

葛洪西京雜記序曰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爲五卷一秩庶免淪沒焉（[illegible]）

隋志史部起居注篇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又舊事篇漢武帝故事二卷唐經籍志故事類著錄同藝文志同

史通史官篇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

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為楚昭王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寔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卽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

按御覽六百六十四引漢起居注曰李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共登嵩山見使者稱太一之命召請旣覺謂左右曰少君將去數日果病死解去當卽此禁中起居注亦見抱朴子論仙篇又按漢起居注大抵皆備於漢著記百九十卷中見漢志春秋家故事則錄在御書此兩書皆當時別行之本大都小說家言為多故列於此

又按隋志所載當出葛稚川所傳兩唐志唯有故事二卷今傳漢武故事一卷題班固撰者唐張柬之洞冥記跋云出齊王儉非稚川所見明矣（[illegible]）

方士傳

史記封禪書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漢書郊祀志同）

劉向別錄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

劉歆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彗

按史記孟荀列傳云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鄒子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與七略所言方士傳語同然則方士傳當作於戰國時史公亦据以采摭歟北堂書鈔引鄒衍別傳亦當出是書

李陵別傳

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死必葬蠻夷中耳誰復能屈伸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知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離別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按李陵別傳當是前漢人作陵既不得已降匈奴漢朝人士頗有憫惜之者故為是傳志悲感焉隋志有梁任昉雜傳一百四十七卷賀蹤雜傳七十卷陸澄雜傳十九卷無名氏雜傳十一卷皆雜集先代別傳彙為一編者此傳當在其內故不別著錄陵與蘇武書見文選或以為魏晉六朝人擬作亦無確證

東方朔別傳八卷

漢書本傳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曰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顏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又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漢書東方朔傳注謂如朔別傳皆非實事悉按藝文類聚諸書引朔別傳類皆奇言諧語惟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朔對武帝刑不上大夫之言最為莊論御覽兵

部引朔上書人事部朔形容公孫丞相倪大夫等語與漢書本傳同世說規箴篇注引朔南陽步廣里人本傳所平原厭次人此可考異

按史記滑稽列傳附褚少孫語六事中有東方朔事與史傳互有同異似卽采之別傳少孫自言為郎時好讀外家傳語按外家傳語卽別傳之流然則此別傳漢時所有褚少孫所見者歟

右小說家者流凡一十三家一十三部（[illegible]）

右諸子十種凡七十四家八十二部太史公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而歸本於老氏劉中壘父子纂錄略知六家不足以盡其派別也於是益以從橫家雜家農家為九流而小說家不與焉故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十家之書亡於周秦之際者多矣韓非子儲內篇引桃左春秋顯學篇言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八儒中自七十子後有仲梁氏之儒（[illegible]）樂正氏之儒三墨中有相夫氏之墨五侯子苦獲已齒之墨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它囂陳仲史鰌韓詩外傳論十子有范雎田文尸子廣澤篇稱皇子貴衷料子貴別呂覽不二篇謂陽生貴己（[illegible]）王廖貴先此十餘家尤顯見者也而皆不見於藝文志蓋志所載諸子皆已略見及之矣然其初未必各自為書今並不可攷

楚辭十六篇

王逸楚辭章句序曰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

隋書經籍志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已離別愁思申抒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嘉其文采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按此以景差大招一篇爲屈原作故云八篇）

晁氏讀書志曰平自傷忠而被讒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頃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自沈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辨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

四庫提要曰裒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向初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歌共爲楚辭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王逸曰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洪興祖以爲非屈原作今案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數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洪說是也

淮南王安離騷傳

漢書列傳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立子長爲淮南王文帝六年以謀反廢徙蜀不食而死八年封王子安爲阜陵侯十六年立爲淮南王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初安入朝上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後謀反自殺國除爲九江郡又武帝本紀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班固離騷經章句序曰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

隋志集部楚辭篇曰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

劉向天問解（[illegible]曾東及六[illegible][illegible]家）

揚雄天問解（[illegible]曾東及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

王逸楚辭章句天問篇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解詞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皙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illegible]）

梁孝王羣臣賦

漢書文三王傳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武以孝文十二年王梁梁最親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詭官至中尉號公孫將軍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諸侯游士居數歲孝王薨相如歸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按此必劉子駿目見其書故載其事而幷錄其辭意當日所作似不止此數人或有所略歟

圖詩一篇（云或作書）

東晳竹書敘目曰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

孝武皇帝柏梁臺詩

漢書本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又本紀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

藝文類聚雜文部漢孝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材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太常曰撞鐘伐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衞尉曰周衞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請讞決嫌疑太僕曰脩飾輿馬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物主持之大司農曰陳粟萬石揚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宮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先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柱枅欂櫨相枝持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罝罘郭舍人曰齧妃女脣甘如飴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亦見古文苑藝文類聚）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孝武愛文柏梁列韵又曰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

風俗使者陳崇等詐爲郡國造歌謠

漢書平帝本紀元始四年二月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五年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爲列侯

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五年秋風俗使者

八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

漢書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惲望鄉侯閻遷南鄉侯陳崇邑鄉侯李翕事鄉侯郝黨章鄉侯謝殷粟鄉侯逯普盧鄉侯陳鳳第八人使行風俗齊同萬國功侯各千戶元始五年閏六月丁酉封

按史言詐爲郡國造歌謠者似皆此八人爲之也

右總集之屬凡八家八部

楚蘭陵令荀況集二卷（此以下卷數文并隋以來相傳之書今佚不可攷見姑據隋志補之）

史孟荀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卒索隱曰荀卿名況時人相尊而號爲卿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嚴可均曰方今收見[illegible]風俗　劉向曰孫卿有秀才善爲詩禮易春秋）

漢書藝文志孫卿賦十篇又曰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隋志集部別集篇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二卷唐經籍志趙荀況集二卷藝文志同

太平御覽文部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尙頗有古之詩義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又曰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諧隱篇云魏代以來嘲隱化爲謎語也者迴護其辭使昏迷也荀卿蠶賦已兆其體才略篇云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荀卿賦篇禮知雲蠶箴又有佹詩

嚴可均全三代文編荀卿有集二卷荀子有禮賦知賦雲賦蠶賦箴賦國策及韓詩外傳有爲書謝春申君凡六篇

楚大夫宋玉集三卷（玉[illegible]宋[illegible][illegible]子小說家）

史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漢書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又曰孫卿屈原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

隋書經籍志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唐經籍志楚宋玉集二卷藝文志同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孫卿屈原頗有古之詩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淸源於前

文心雕龍雜文篇曰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夸飾篇云文辭所被夸飾恆存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才略篇云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

陳氏書錄解題曰宋玉集一卷楚大夫宋玉撰史記屈原傳言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蓋皆原之弟子也而玉之辭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案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宋玉有集三卷案漢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篇今存者風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釣賦笛賦九辨招魂凡十一篇對楚王問高唐對不在此數如九辨爲九篇則多出漢志三篇所未審也或曰笛賦有宋意送荊卿之語非宋玉作又北堂書鈔原本三十三引宋玉集序

漢孝武皇帝集二卷

漢書本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六年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illegible]三王[illegible]　自手[illegible]文[illegible]公曰文辭爛[illegible]可觀也）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四年夏四月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河隄作瓠子之歌六月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四年四月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又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爲作詩又自爲賦傷悼之本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儒林傳太常孔臧等議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illegible]）

漢武故事帝行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辭又曰上好辭賦每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成初不留思

漢書藝文志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曰武帝也隋書經籍志漢武帝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漢武帝集二卷藝文志同

初學記職官部漢武帝集曰武帝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

藝文類聚雜文部漢武帝集曰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illegible]）

文心雕龍詔策篇[illegible]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又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詔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哀弔篇云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也

玉海藝文御集篇西都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史氏稱焉然武帝之文則以集著又曰孝武右文紀述至富褒爲鉅集乃出後代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漢武帝有集二卷凡賦辭制詔册書策書勅書璽書報書及雜文綜一

百篇編爲二卷明馮惟訥詩紀輯存瓠子歌秋風辭天馬歌李夫人歌落葉哀蟬曲柏梁詩凡六篇（[illegible]文章緣起[illegible]）

漢淮南王集一卷（淮南王安具[illegible]集中）

劉向別錄曰淮南王有熏籠賦

漢書本傳武帝方好藝文以安辯博善爲文辭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

漢書藝文志淮南王賦八十二篇隋經籍志漢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漢淮南王集二卷藝文志淮南王安集二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淮南王安有集二卷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有屏風賦嚴助傳有上書諫伐南越凡二篇馮氏詩紀輯存八公操一篇（按文章緣起載淮南王有[illegible]）

漢楚王傅韋孟詩二篇

漢書韋賢傳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孟卒於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凡五世云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

漢梁太傅賈誼集四卷錄一卷（[illegible]末具六[illegible]賦家）

史漢本傳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及爲博士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後爲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爲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諫又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又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

漢書藝文志賈誼賦七篇隋經籍志梁又有賈誼集四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前漢賈誼集二卷藝文志同

太平御覽文部魏文帝典論曰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又曰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哀弔篇云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奏啓篇云若夫賈誼之務農可謂識大體矣議對篇云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讜也體性篇云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事類篇云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才略篇云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賈長沙集輯本一卷凡賦四篇騷一篇疏六篇過秦論上中下三篇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賈誼有集四卷案賈生諸封疏散在新書者十六篇小有異同見存不錄錄其所無者曰旱雲賦虡賦鵩鳥賦惜誓上疏陳政事上疏請封建子弟上疏諫封淮南諸子說積貯諫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過秦論弔屈原文凡十一篇又曰過秦論文選分上中下三篇史記秦始皇本紀但爲一篇不分上中下而次第全異文亦小異最爲古本今據錄之又曰弔屈原文史漢本傳並以爲賦今據文選編入并錄其序蓋本集所題如此

漢御史大夫鼂錯集三卷錄一卷

史漢列傳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太子家令詔奉賢良高第遷中大夫錯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景帝即位以爲內史數請閒言事法令多所更定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袁盎請斬錯錯衣朝衣斬東市又曰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按史言其書三十篇[illegible]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錄一[illegible]於是集無與也）

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議對篇云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

隋書經籍志梁有鼂錯集三卷錄一卷亡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鼂錯有集三卷漢書本傳食貨志吳王濞傳藝文類聚諸書有賢良文學對策又上書言皇太子宜知術數又上書言兵事又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又復言募民徙塞下又說文帝令民入粟受爵又復奏勿收農民租又說景帝削吳又請誅楚王凡九篇

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一卷

漢書本傳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吳與六國反乘復說吳王由是知名景帝召拜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漢書藝文志枚乘賦九篇隋經籍志梁有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枚乘集二卷藝文志二卷宋史志一卷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古詩佳麗或稱枚叔（按謂古詩十九首也）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詮賦篇云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雜文篇云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又曰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才略篇云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

氣形於言矣章句篇云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亦各有其志也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

陳氏書錄解題曰枚叔集一卷漢宏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今本乃於漢書及文選諸書鈔出者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枚乘有集二卷案漢志枚乘賦九篇文選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注引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今亡本傳及說苑西京雜記初學記類聚文選古文苑諸書有梁王菟園賦柳賦上書諫吳王上書重諫吳王七發凡五篇（文選西京賦注謝元暉詩注引枚乘樂府詩）

漢太常孔臧集二卷

漢書功臣表蓼夷侯孔聚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籍屬韓信高帝六年正月丙午封三十年薨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爲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師古曰前元年謂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也）

文選兩都賦序注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宗乞爲太常專脩家業武帝遂用之

漢書藝文志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隋經籍志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唐經籍志孔臧集二卷藝文志同

孔叢子曰臧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孔臧孔鮒從孫文帝九年嗣父聚爵蓼侯元朔二年拜太常五年坐

事免蓮叢子有諫格虎賦楊柳賦鴞賦蓼蟲賦與侍中從弟安國書與子琳書凡六篇

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二卷（仲舒始末具六藝春秋家）

漢書本傳仲舒以賢良對策相江都膠西兩國輒事驕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仲舒對策祖述春秋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才略篇云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

隋書經籍志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董仲舒集二卷藝文志同宋史志一卷

陳氏書錄解題曰董仲舒集一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志皆二卷今惟錄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詣公孫宏記室書二篇而已其叙篇略本傳語亦載古文苑

四庫提要存目曰董子文集一卷漢董仲舒撰隋志載仲舒集一卷注云梁二卷亡舊新唐志仍載二卷宋志一卷後兩本並佚明正德己亥巡按御史盧雍行部至景州爲仲舒故里因修復廣川書院祀仲舒並裒其遺文成是集然自采錄本傳外僅益以西京雜記古文苑所載數篇（按明汪士賢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有董仲舒集一卷蓋即此本凡九篇[illegible]之序）

明張溥百三家董膠西集輯本一卷凡賦一篇策三篇章一篇書一篇對三篇頌一篇春秋陰陽一篇（凡七十[illegible]漢書五行志[illegible]蓋其說春秋之文不當編入本集）

嚴可均全漢文編董仲舒有集二卷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今亡本傳食貨志五行志匈奴傳實春秋繁露抱朴子古文苑諸書有士不遇賦舉賢良對策郊祀對設武帝使關中民種麥又言限民名田廟殿火災對雨雹對事有三仁對奏江都王求雨請雨書詣公孫宏記室書論禦匈奴山川頌救日食祝請雨祝止雨祝李少君家錄凡十七篇（[illegible]）

漢孝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二卷

史漢列傳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病免客游梁著子虛之賦上讀而善之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賦奏天子大悅又奉使諭告巴蜀民難蜀父老嘗從上至長楊獵天子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因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見上好僊因爲大人賦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又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

漢書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隋經籍志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唐經籍志司馬相如集二卷又總集類上林賦一卷藝文志並同

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返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又曰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徒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蜀志秦宓傳宓與治中同郡王商書請立司馬相如祠堂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稱有益於世者乎（[illegible]）

御覽文部李充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又曰相如巧爲形似之言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頌贊篇云相如屬筆始讚荊軻（[illegible]）哀弔篇云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檄移篇云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封禪篇云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風骨篇云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遒也才略篇云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然覈取精意理

不務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

史通序傳篇曰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又曰相如自序乃記其客游臨卭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雜說篇云馬卿爲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問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明汪士賢二十名家集輯本一卷凡賦六篇琴歌二首書二篇檄一篇難一篇附白頭吟張溥百三家集輯本一卷凡賦書檄難封禪文琴歌綜十二篇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司馬相如有集二卷案相如有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並見本傳云不采今亡史傳及諸書所載有子虛上林賦秦二世賦大人賦美人賦長門賦梨賦魚葅賦上書諫獵喩巴蜀檄報卓文君書答盛覽問難蜀父老封禪文題市門凡十五篇

附凡將篇佚文五條（近見新彫鐵橋漫稿中又有[illegible]文）

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遷始末具[illegible]下遷[illegible]）

漢書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敎以薦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遷報之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才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辨知閎達溢

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又公孫弘傳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漢書藝文志司馬遷賦八篇隋經籍志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唐經籍志司馬遷集二卷藝文志同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司馬遷有集一卷今見諸書有悲志不遇賦報任少卿書與摯伯陵書凡三篇附案王妙論二條

漢光祿大夫吾丘壽王集二卷

漢書本傳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稍遷拜爲東郡都尉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以爲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爲後坐事誅又劉向傳向使其外親上變事曰孝武帝時接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

漢書藝文志吾丘壽王賦十五篇隋經籍志梁有漢光祿大夫吾丘壽王集二卷亡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至如吾丘之駁挾弓得事要矣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吾丘壽王有集二卷今見諸書有議禁民不得挾弓弩對驃騎論功論雜文凡三篇

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

漢書本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久之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又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以諫起上林陳太階六符（見[illegible]天文家）拜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復爲中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不得大官欲求試用辭數萬言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以自慰論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illegible]）世所言他事皆非也（[illegible]）又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illegible]在七略之外者也）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皐朔以下品物畢圖雜文篇云自宋玉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諧隱篇云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詔策篇云戒者愼也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

祖之勑太子（文見古文苑）東方朔之戒子亦順命之作也

隋書經籍志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唐經籍志東方朔集二卷藝文志同

史通雜說篇曰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明呂兆禧輯本一卷凡七諫據地歌戒子詩柏梁詩應詔上書諫起上林苑諫止董偃入宣室臨終諫天子劾董偃罪狀與公孫弘書與公孫弘借車馬書與友人書侏儒對化民有道對劇武帝對劇羣臣對伯夷叔齊對詩設疑所對上天子壽上壽謝過割肉自責答客難答驃騎難皐頌非有先生論逸句綜二十六篇張溥百三家集輯本一卷凡七諫疏書序論設難頌銘詩綜十五篇

嚴可均全漢文編東方朔有集二卷今存七諫嗟伯夷上書自薦諫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對對詔臨終諫天子與公孫弘借車書與友人書非有先生論隱眞論答客難答驃騎難十洲記序皐頌寶甕銘誡子凡十七篇附東方朔占九條

漢郎中枚皐辭賦一百數十篇

漢書枚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遇罪亡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上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

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初衞皇后立皋奏賦以戒終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疾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又嚴助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又藝文志曰枚皋賦百二十篇

西京雜記曰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文心雕龍神思篇曰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亦思之速也諧讔篇云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illegible]文）

（[illegible]枚皋作[illegible]人[illegible]詩）

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

漢書李廣傳廣隴西成紀人也廣子當戶蚤死有遺腹子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拜爲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兵敗降匈奴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陵在匈奴二十餘年昭帝元平元年病死（[illegible]）

梁鍾嶸詩品曰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又曰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御覽文部顏延之庭誥曰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

史通雜說篇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

隋書經籍志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唐經籍志李陵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李陵有集二卷今存令表與蘇武書重報蘇武書四篇文選有李少卿與蘇武詩三篇馮氏詩紀輯存別蘇武歌一篇

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

漢書本傳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上徵褒詔數從褒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衞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於道病死上閔惜之（[illegible]文知其死於蜀道中）

漢書藝文志王褒賦十六篇隋經籍志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唐經籍志王褒集五卷藝文志同宋史志同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書記篇云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才略篇云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

張溥百三家王諫議集輯本一卷凡賦騷論頌移約文綜八篇嚴可均全漢文編王褒有集五卷今存洞簫賦九懷四子講德論聖主得賢臣頌甘泉宮頌碧雞頌僮約責髯奴辭凡八篇責髯奴辭古文苑以爲後漢黃香作

漢丞相魏相集二卷錄一卷

漢書本傳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下廷尉獄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徵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侯數奏便宜封事及郡國災變輒奏言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又藝文志雅琴趙氏七篇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劉向別錄曰亦魏相所奏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丞相魏相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魏相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魏相有集二卷今存賢良對策上封事薦張安世上封事奪霍氏權上書諫擊匈奴右地上書自陳條奏便宜表奏采易陰陽明堂月令凡七篇

漢左馮翊張敞集一卷錄一卷（[illegible]）

漢書本傳始敞以諫昌邑王超遷爲京兆九歲數上事有忠言本始春秋以經術自輔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

隋書經籍志梁有左馮翊張敞集一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張敞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張敞有集二卷今存告絮舜教上書諫昌邑王上書自請治膠東渤海盜賊奏書諫膠東王太后數出游獵詣公車上書請令入穀贖罪爲霍后上封事上疏諫用方術奏勃貢給條奏故昌邑王居處狀美陽鼎不宜薦見議答兩府入穀贖罪難問爲膠東相與朱邑書與嚴延年書答朱登遺盤書凡一十五篇

漢丞相韋玄成集二卷

漢書本傳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父賢病薨受扶陽侯爵宣帝以爲河南守徵爲未央衞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

司勸奏等聲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責久之召拜爲淮陽中尉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丞相韋玄成集二卷亡唐經籍志韋玄成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輯韋玄成有集二卷今存劾劉更生奏奏發陳咸朱雲事罷郡國廟議毀廟議毀廟遷主議復言罷文昭太后寢祠園議凡六篇

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八卷（向始末見六藝略書家）

漢書楚元王附傳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成帝即位更生乃復進用數奏封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異寖甚向獨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遂上封事極諫每召見數言權在外家常譏刺王氏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又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多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嗚呼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

劉向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有合賦有麒麟角杖賦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賦弋雌得雄賦七略曰劉向賦三十三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文心雕龍徵聖篇曰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體性篇云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才略篇云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又曰自卿淵以前多役才而不可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

隋書經籍志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唐經籍志劉向集五卷藝文志同宋史志同

玉海藝文曰中興書目劉向集五卷集者云晉八卷隋本六卷今所有十八篇

陳氏書錄解題曰劉中壘集五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歎見楚辭末請雨華山賦見古文苑

張溥三百家劉子政集輯本一卷凡賦疏上書封事議對頌銘序騷綜二十二篇附以洪範五行傳

嚴可均全漢文輯本五卷第一卷曰請雨華山賦雅琴賦圍棋賦九歎凡四篇第二卷曰使外親上變事條災異封事極諫用外戚封事理甘延壽陳湯疏諫營昌陵疏復上奏災異奏劾甘忠可對成帝甘泉泰畤問日食對說成帝定禮樂誡子歆書凡十一篇第三卷曰戰國策管子晏子孫卿書韓非子列子鄧析書關尹子子華子說苑敘錄高祖頌杖銘熏鑪銘五紀說五紀論凡十五篇注云關尹子子華子疑皆是宋人僞作今姑錄之第四卷別錄佚文（[illegible]）第五卷新序佚文說苑佚文

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

漢書本傳湯字子公山陽瑕邱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西至長安爲太官獻食丞數歲舉茂材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建昭三年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斬郅支單于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封關內侯拜射聲校尉後奪爵爲士伍數歲大將軍王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又免爲庶人卒王莽秉政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又劉向傳云向雅奇湯智謀與相親友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亡

嚴可均全漢文輯陳湯有集二卷今存上疏自理上封事請徙初陵各一篇

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五卷

漢書本傳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除補屬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擢爲光祿大夫安定太守病免補營軍司馬轉大司馬長史涼州刺史徵爲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爲北地太守徵入爲大司農病卒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漢書游俠樓護傳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論衡別通篇曰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又効力篇云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

隋書經籍志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唐經籍志谷永集五卷藝文志同（按本傳不言爲諫議大夫）

嚴可均全漢文輯谷永有集二卷今存舉方正對策復言災異復對又對三月雨雪對黑龍見東萊對日食對星隕對又日食對災異對門牡自亡對日蝕上書上疏訟陳湯上疏薦薛宣請賜謚鄭寬中上疏理梁王立受降議塞河議諫成帝微行說成帝距絕祭祀方術說王音謝王鳳書與王譚書與王音書戒段會宗書凡二十五篇（按文章緣起載漢大司農谷永作六言對）

漢涼州刺史杜鄴集五卷

漢書本傳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後以病去王商爲大司馬除鄴主簿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爲涼州刺史數年以病免元壽元年舉方正對策未拜病卒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涼州刺史杜鄴集二卷亡唐經籍志杜鄴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輯杜鄴有集二卷今存舉方正直言對災異對說王音說王商臨終作塞石文凡五篇

漢騎都尉李尋集二卷

漢書本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按儒林傳[illegible]山陽）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遷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後以助夏賀良事（詳見六藝附尚書類中）下吏坐誣罔不道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隋書經籍志梁有騎都尉李尋集二卷亡

嚴可均全漢文編李尋有集二卷今存對詔問災異又對問災異塞河議奏記翟方進說王根凡五篇

漢司空師丹集三卷錄一卷

漢書本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徵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領尚書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徙爲大司空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免爲庶人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王莽白太皇太后封爲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

隋書經籍志漢司空師丹集一卷梁三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師丹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師丹有集三卷今存上書言封丁傅建言限民田奴婢劾奏董宏共皇廟議凡四篇

漢光祿大夫息夫躬集五卷

漢書本傳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哀帝初即位上書召待詔上變事告東平王雲祠祭祝詛求非望擢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封宜陵侯使領護三輔都水免官遣就國以祝盜方事坐祝詛逮繫洛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謼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血從鼻耳出食頃死家屬徙合浦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隋書經籍志漢光祿大夫息夫躬集一卷唐經籍志息夫躬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息夫躬有集一卷今存上疏詆公卿大臣上言開京渠奏開匈奴烏孫建言厭應變異凡四篇

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訓纂篇見六藝小學家）

雄答劉歆書曰雄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揚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

漢書本傳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自守泊如也或嘲雄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劉歆七略曰揚雄賦四篇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上（按河東賦永始三年三月上書七略佚其文故今不具也）

漢書藝文志揚雄賦十二篇又注云入揚雄八篇漢志考證曰蓋七略所載止四賦甘泉河東校獵長揚也隋書經籍志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唐經籍志揚雄集五卷藝文志同宋史志六卷

御覽文部引崔瑗叙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按後漢書胡廣傳雄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缺此云九州似誤）

摯虞文章流別傳曰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銘箴篇云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誄碑篇云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illegible]）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哀弔篇云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沈膇雜文篇云揚雄覃思文闊業深綜述碎文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又曰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封禪篇云揚雄劇秦影寫長卿詭言遁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書記篇云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體性篇云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才略篇云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

洪邁容齋隨筆曰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又曰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于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陳氏書錄解題曰揚子雲集五卷漢黃門郎成都揚雄子雲撰大抵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

四庫提要曰隋唐志皆載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四十餘篇

仍輯爲五卷已非舊本明萬歷中遂州鄭樸又取雄所撰太玄法言方言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諸文賦合編之釐爲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illegible]）

（[illegible]）

嚴可均全漢文編輯本四卷第一卷曰蜀都賦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第二卷曰長楊賦覈靈賦太玄賦逐貧賦酒賦反離騷卜書諫勿許單于朝對詔問災異答劉歆書與桓譚書答桓譚書答茂陵郭威書爲益州刺史作箴度第三卷曰難蓋天八事解嘲解難蜀王本紀趙充國頌劇秦美新連珠第四卷曰十二州二十一官箴元后誄琴清英失題家牒綜凡六十一篇云案漢志揚雄賦十二篇今蒐輯遺書得完篇九殘篇一本傳云作廣騷畔牢愁此二篇亡僅存篇名（[illegible]）

按文章緣起載揚雄作志錄志錄不知何書

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illegible]）

漢書楚元王附傳向三子少子歆最知名少通詩書能屬文滿堉有誄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又王莽傳平帝時莽爲大司馬以劉歆典文章（[illegible]）

傅子曰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恧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文心雕龍檄移篇曰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議對篇云如吾邱之駁挾弓劉歆之辨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事類篇云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章句篇云若乃改歆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

隋書經籍志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唐經籍志劉歆集五卷藝文志同

張溥百三家劉子駿集輯本一卷凡賦書議各三篇奏說論各一篇附洪範五行傳佚文

嚴可均全漢文編輯本二卷第一卷曰遂初賦甘泉宮賦燈賦上山海經表孝武廟不毀議惠景及太上皇寢廟園議功顯君喪服議移書讓太常博士答文學與揚雄書從取方言新序論解銘凡十二篇第二卷曰三統歷說七略佚文鐘律書佚文凡三篇

王莽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

漢書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以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illegible]）天鳳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其封林爲建德侯位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

唐書世系表唐氏居沛國漢封斥邱孫侯生朝朝生賢賢生遵（[illegible]）遵生蒙中郎將生臨印令都都生倫倫生林林尚書令王莽封建德侯

論衡超奇篇曰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莽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亡

玉海六十一中興書目曰漢名臣奏二卷一卷孔光元壽二年八月奏篇凡三一卷唐林在新莽時奏篇凡十

嚴可均全漢文編唐林有集一卷今存上哀帝疏請復師丹邑爵又奏事各一篇

薛方詩賦數十篇

漢書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齊則薛方子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世祖即位徵方道病卒

班倢伃集一卷

漢書外戚傳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蛾而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其後失寵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illegible]）

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曰倢伃怨者爲漢成帝班倢伃作也倢伃徐令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爲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娣冠於後宮倢伃自知恩薄懼得罪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因爲賦及紈扇詩以自傷後人傷之爲倢伃怨及擬其詩

鍾嶸詩品曰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倢伃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又曰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按漢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隋書經籍志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班倢伃有集一卷今存自悼賦擣素賦報諸姪書凡三篇文選有怨歌行一篇

右別集之屬凡三十二家三十二部（[illegible]）

右詩賦二種凡四十家四十部漢之辭人大都師範屈宋依則賈馬詩賦多而雜體寡故七略以詩賦爲目間有不一兆體者則謂之雜賦雜歌詩或總謂之書如言董仲舒所著書武帝命取相如所著書是也至劉中壘典校經籍錄屈宋等所作爲楚辭是總集之伊始移錄東方朔所作雜詩文是別集之濫觴是時已有集之名論者謂集始於東漢蓋約略言之究無以知爲東漢何時何人也又集部通例總集以選家爲主別集以作者爲斷漢人之集即使都都出於

東漢雖有主名亦當從作者時代列之前漢況未必盡出東漢乎藝文志所載劉氏本奏御之文從而取去之班氏又略有所入其私家相傳見於班書及七錄所有隋志所載者荀爽以下凡三十二家今錄之如右西京人文當不止此如鄒陽嚴忌嚴助張子僑諸人亦必有集自魏中經晉新簿文章志流別集集林文苑論亡遂無從而知之矣

黃石公記三卷

後漢書臧宮傳光武詔報臧宮馬武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章懷太子曰卽張良于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文選關中詩注郭有道碑文注運命論注引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淵泉深不可測又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

隋志子部兵家梁有黃石公記三卷

按黃石公出一編書授張良者乃太公兵法史記留侯世家及漢書列傳言之甚明烏有所謂黃石公記者乎然光武詔書所引出於前漢人依托可知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御覽數引黃石公記或是漢以來相傳本書

又按文選魏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注引黃石公記序云有上略中略下略則黃石公記卽三略而今本三略又後人所僞託四庫提要言之詳矣

張良經一卷張氏七篇七卷

史漢世家列傳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功臣侯表曰留文成侯張良以廄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漢表作申都漢紀作司徒）下韓國入武關設策降秦王嬰解上與項羽之隙爲漢王請漢中地常爲計謀平天下高帝六年正月丙午封萬戶十六年薨高后三年侯不疑嗣孝文五年坐事贖爲城旦國除

隋志子部兵家七錄云張良經與三略往往同亡（三略或誤作三條）唐經籍志張良經一卷張良撰唐藝文志張良經一卷張氏七篇七卷注云張良

按通志藝文略兵陰陽家有出軍秘占五卷張良撰似又從此兩書轉附托者張良經見七錄或漢以來相傳舊笈張氏七篇似其別本無以詳其眞僞姑從而錄之晉書天文志言州郡躔次稱張良所云疑出是書

右兵權謀二家三部

嚴尤三將軍論三篇

漢書王莽傳天鳳六年莽欲遣嚴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又匈奴傳贊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

後漢書匈奴傳永平六年秋議郞耿秉上言曰守邊之術李牧著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文心雕龍論說篇曰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

唐經籍志子部雜家三將軍論一卷嚴尤撰唐藝文志嚴尤三將軍論一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嚴尤字伯石王莽始建國時爲討穢將軍封武建伯天鳳中代陳茂爲大司馬免後爲納言大將軍莽誅走汝南降於劉聖（[illegible]）拜大司馬與敗并死又曰三將軍論世說言語篇注引一條御覽四百三十七引一條

按范書劉玄傳更始元年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旣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尤死事如此又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史避明帝諱改爲嚴

右兵形勢一家一部

王朔雜匈奴占一卷

史記天官書曰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又曰王朔所候決於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云云（[illegible]）

隋志子部兵家雜匈奴占一卷漢武帝王朔注（[illegible]）通志略兵陰陽家雜匈奴占一卷漢王朔撰

按王朔始末未詳班書李廣傳廣與望氣王朔語蓋與廣同時世說文學篇注引東方朔傳曰漢武帝時未央宮鐘無故自鳴詔問太史待詔王朔（[illegible]）則武帝時以望氣知術數官待詔者也史與占星之唐都占歲之魏鮮並稱而天官書天文志并采其語開元占經七八兩卷日占類中引王朔曰八條其卽是書

京氏征伐軍候八卷（[illegible]）

漢書本傳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問

隋志子部兵家梁有京氏征伐軍候八卷

按七錄載是書但稱京氏不云京房今以本傳證之知爲房書其云西羌反先言其將然天子以所言屢中數召見問或其門弟子如任良段嘉姚平乘弘輩頁錄當時奏對之語及其占候涉於軍事者爲是編亦事理所有也御覽八百七十七引京房曰若出軍之日無雲而雨此天泣軍沒不還雨不沾衣名曰鬼泣其軍必敗頗似此書又開元占經引京房諸占頗及兵戎事者亦似此書（[illegible]）

右兵陰陽二家二部

繳書二篇（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序目曰繳書二篇論弋射法

江都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末有曰文選勵志詩注引汲冢書云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疑是繳書二篇之文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又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千仞之上弓良也案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說苑說叢篇蒲且修繳鳧雁哀鳴

按漢志兵技巧家有蒲且子弋法四篇與汲冢繳書略同陳氏云云或亦近似

右兵技巧一家一部

右兵書四種凡六家七部藝文志曰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蓋任氏要其成當時閣籍放失其所軼出者蓋寡故今所得止此又七略兵權謀有伊尹太公筦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兵技巧有墨子凡十家二百七十一篇班氏以重複省之又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蹴鞠二十五篇則又非任宏論次之舊矣（[illegible]）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五　　數術略第五

周髀一卷

續漢天文志注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

晉書天文志序曰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周髀者卽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三光隱映以爲晝夜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故曰周髀

宋書天文志曰三天之儀紛紛莫辨至揚雄方難蓋通渾雄難其八事鄭玄又難其二事爲蓋天之學者不能通也

隋書天文志曰其後桓譚鄭玄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逮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

禮記月令疏曰天地說有多家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

隋志子部天文家周髀一卷趙嬰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趙嬰注周髀一卷宋史志入算類

趙君卿周髀算經二卷

四庫提要曰周髀算經二卷是書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句股之鼻祖故御製數理精蘊載在卷首而詳釋之稱爲成周六藝之遺文古蓋天之學此其遺法蓋渾天如毬寫星象於外人自天外觀之蓋天如笠寫星象於內人自天內觀之笠形半圓有如張蓋故稱蓋天合地上地下兩半圓體卽天體之渾圓矣其法失傳已久故自漢以迄元明皆主渾天明萬歷中歐羅巴人入中國始別立新法號爲精密然其言地圓卽周髀所謂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卽周髀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生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是爲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及所謂春分至秋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至春分極下常無日光是爲晝夜永短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卽周髀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爲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古者九數惟九章周髀二書流傳最古匪術數家之鴻寶也

四庫簡明目錄曰是書爲相傳古本莫知誰作其算法爲句股之祖其推步卽蓋天之術歐羅巴法實從此出

儀徵阮元疇人傳曰言天者三家以蓋天爲最古劉智謂顓頊造渾天黃帝爲蓋天蓋先於渾是其證已以句股積天始見於周髀後人踵事增脩愈推愈密而乃喩古車爲椎輪毋乃旣成大輅而棄椎輪

宣夜

續漢天文志注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宣夜之學絕無師法

晉虞喜安天論曰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術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又曰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又曰宣明也夜幽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覽道養渾天記曰宣夜夏殷之

法也

晉書天文志宣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郞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形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眞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游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塡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

禮記月令疏曰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

阮元疇人傳論曰宣夜之說謂七曜不綴附天體夫旣不附天體則七曜各自有其高下可知今西人言日月五星各居一天俱在恆星天之下卽不綴附天體之謂蓋其說或出於宣夜與

渾天

續漢天文志注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

太平御覽天部渾儀篇王蕃渾天說曰渾天之作由來尙矣考之於天信而有徵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又曰渾天遭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唯渾儀常在候臺是以不廢故其揆推可得而言至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蔡邕以爲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

禮記月令疏曰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

按宣夜渾天據諸家之說則周秦時未嘗無書宋書天文志云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以宣夜爲第一禮疏以宣夜爲第三今從蔡邕表志

太初員儀

揚子法言重黎篇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李軌曰幾近也落下閎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爲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爲宣帝考象之言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宋咸曰漢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算造圓儀以考曆度

宋書天文志曰揚雄法言云或人問渾天於揚雄雄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若問天形定體渾儀疏密則雄應以渾儀答之而舉此三人以對者則知此三人制造渾儀以圖晷緯問者蓋渾儀之疏密非問渾儀之淺深也以此而推則西漢長安已有其器矣將由喪亂亡失故張衡復鑄之乎

晉書天文志儀象篇曰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綿

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覩故宣蓋沸騰暨漢太初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曆度

隋書天文志曰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閎爲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曆或其所製也又曰河間劉焯論渾天云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詳考律曆糾落下閎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逮於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閎等（衡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illegible]）

按落下閎見後曆譜鮮于妄人昭帝時爲主曆使者元鳳三年嘗奉詔詰問張壽王曆術見漢曆志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中丞善爲算習於商功分株之事五鳳中奏起常平倉賜爵關內侯見食貨志而藝文志有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疇人傳云耿昌即耿壽昌續漢志賈逵論曆曰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云云圖儀者即此圖儀壽昌用以步日月別爲彼二書也

黃帝五星傳

續漢天文志序曰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晉書天文志序曰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

隋志子部天文家黃帝五星占一卷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天文志引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又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又引月南入牽牛戒月入畢五行志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

按王氏攷證從漢志所引題曰星傳今攷晉志言黃帝星傳隋志有黃帝五星占又開元占經卷十叙日蝕條引五星傳云日者德月者刑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與班志引星傳語同知其書名黃帝五星傳稱星傳者省文也又續漢天文志注引黃帝星經黃帝經黃帝占亦即此書（又疑此亦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中[illegible]今從王氏攷證析補錄之）

夏氏日月傳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又玉海天文類曰乾象新書引夏氏占

按夏氏不知何人開元占經凡日占月占客星占妖星占皆引夏氏凡四十餘條又引夏氏日暈圖七錄有許氏撰夏氏日旁雲氣四卷蓋許氏傳述其占法知其書亦兼言五星及星氣雲氣七錄兵家又有黃帝夏氏占氣六卷通志略作夏后氏未詳

又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來秘畫珍圖有占日雲氣圖注云京兆夏氏魏氏並有畫相傳其家業著者又似即此夏氏京兆人（[illegible]）

巫咸五星占一卷

史記封禪書湯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又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殷商巫咸張守節曰巫咸殷賢臣也本吳人冢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子賢亦在此也（按古今人表巫咸在第二等[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咸有一德釋文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

張澍世本輯注曰世本巫咸作筮宋衷注巫咸不知何時人澍按古史考殷巫咸善占筮著序伊陟贊巫咸作咸乂四篇外國圖云昔殷帝太戊使巫咸禱於山河殺文巫咸初作巫王逸楚辭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又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此史記正義所本隋志有巫咸五星占一卷是其人著星曆書矣（[illegible]）

晉書天文志序曰至於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於今不朽

隋書經籍志巫咸五星占一卷

玉海天文類景祐乾象新書云巫咸中官星九座共三十一星列肆至虎賁外官星二十座共九十五星陽門至土司空紫微垣星四座共一十八星御女至鈎陳（[illegible]）

按開元占經引巫咸占至多其中外官星並有讚文似後人所作晁氏讀書志有司天考占星通元寶鏡一卷題曰巫咸氏撰即是書之異名歟

甘氏星經

史記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徐廣曰或云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張守節曰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

惠棟續漢天文志補注劉歆七略曰甘公字逢名德（[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甘氏四七法一卷梁有甘氏天文占八卷唐經籍志甘氏四七法一卷甘德撰藝文志甘氏四七法一卷注云甘德（[illegible]）

玉海天文類乾象新書曰甘德中官星五十九座共二百一星平道至調者外官星三十九座共二百九星天門至青丘紫微垣星二十座共一百一星四輔至八穀

按史記張耳陳餘傳云張耳敗走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是甘公楚漢時人或是戰國時甘公之後漢志攷證據周禮注題曰甘氏歲星經今考說文女部嫦字下引甘氏星經知星經其總名歲星經其篇目也七錄之天文星占似星經之異名今從說文（[illegible]）

石氏星經

史記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皐魏石申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張守節曰七錄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

續漢天文志序曰魏石申夫（[illegible]）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采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

晉書天文志序曰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

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

隋書天文志序曰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

隋書經籍志石氏渾天圖一卷石氏星簿經贊一卷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唐經籍志石氏星經簿讚一卷石申甫撰藝文志石氏星經簿讚一卷注云石申唐日本國見在書目石氏中官占三卷上中下石氏星經簿讚二卷星經流占二卷石氏撰

玉海天文類乾象新書云石申列舍星二十八座共一百六十六星角至軫中官星五十四座共三百一十八星招搖至郎將外官星三十八座共二百七十一星平星至長沙紫微垣星一十二座共五十四星紫微垣至文昌

漢志攷證曰史記天官書索隱曰歲星在寅正月晨見東方之名已下皆出石氏星經天文志彙載甘氏後漢郎顗傳引石氏經周禮疏月令正義引石氏星經

按御覽二百三十五引應劭漢官儀曰當春秋時魯梓慎晉卜偃宋子韋鄭裨竈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言屢中有備無害漢興甘石唐都司馬父子抑亦次焉據此則甘石二家並漢初人史記亦載張耳以甘公之言歸漢似甘石皆生於六國至漢初猶存張蒼亦生於六國並爲同時人歟此二家書開元占經引之尤夥并及其讚文今有甘石星經二卷乃唐宋人輯錄嘗編入道藏號曰通占大象曆星經

唐昧稱星經

史記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楚唐昧又曰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illegible]）

崇文總目曆數類稱星經一卷唐昧撰通志略曆數雜星曆門稱星經一卷唐昧撰

按唐昧始末未詳世系書定公五年楚滅唐子孫以國爲氏分仕晉楚史記楚世家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不知卽此唐昧否也天官書又云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或昧之後世傳其學者歟史言臯唐甘石因時務論書傳則昧有書可知此或昧書之殘賸前史不載始見於崇文目眞僞不可攷姑從而錄之晁氏志五行家宋志天文家別有稱星經三卷乃星命之術非此書也

劉歆曜曆（[illegible]）

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軒曜懷光注引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劉歆有曜曆

按淮南子此語見天文訓今本無高誘此注劉歆有曜曆當是李善語善在唐初多見古書所言當得其實因據以著錄曜曆卽七曜曆之類

又按劉向傳云向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王莽傳歆爲王涉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乃謀共劫持莽東降南陽天子歆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illegible]太白星[illegible]入太微[illegible]日太白爲兵太微爲天[illegible]入天子[illegible]出）又莽子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爲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是劉氏父子並善天文歆女亦知星蓋得之於父歆有曜曆之書於是乎益信

右天文凡一十一家一十一部

京房律術（[illegible]）

漢書本傳房好鍾律知音聲又曰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續漢書律志漢興北平侯張倉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爲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又曰截管爲律吹以考聲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粲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鮮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形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

晉書律志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絕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又曰

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

隋書律志開皇時故陳山陽太守毛爽著律譜云至於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因使韋玄成等雜試問房房自敘云學焦延壽用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乃還相爲宮之正法也於後劉歆典領條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並房所出也

玉海律曆篇曰陳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驗爽兄喜陳武帝時以十二管衍爲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隋開皇九年遣爽及太樂令蔡子元等候節氣令爽草定其法名曰律譜而牛弘論六十律不可行

按京房造律法并作律準自後漢以迄六朝律曆家並述其法續漢律志載其書而漢隋唐藝文經籍志皆不著錄今據續漢志所稱題曰律術（[illegible]）

顓頊甲寅元曆（[illegible]）

宋書曆志祖沖之曰按五紀論顓頊夏周並有二曆又曰顓頊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也

烏程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考曰顓頊甲寅元術積年無考新唐書志顓頊術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命曰顓頊其實夏術也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爲秦法更攷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朔立春爲上元按祖沖之曰顓頊曆元歲

在乙卯而命厤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則此術與殷術甲寅元並出命厤序也沖之又曰案五紀論顓頊夏周並有二術當卽指此及眞夏眞周術也

按此厤及眞夏眞周二厤並在漢志所載六厤之外

虞厤

續漢書厤志論曰黃帝造厤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作太初厤元以丁丑劉歆作三統元以庚戌

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考虞術上元戊午積年無攷按續漢志云虞用戊午是六術之外更有虞術矣然漢藝文志尹咸所校厤譜十八家中無虞術殆以大戴禮記虞夏之厤建正於孟春故於夏術之外又託爲虞術歟

眞夏厤

眞周厤

晉書厤志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厤說云仲尼邱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厤數也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厤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春秋三十七日蝕夏厤得十四蝕眞夏厤得一蝕周厤得十三蝕眞周厤得一蝕漢末宋仲子集七厤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厤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名爲眞夏眞周厤也

汪曰楨推步諸術考眞夏術眞周術並見杜氏春秋釋例眞夏術上元丙寅積年無攷按續漢志謂夏用丙寅知此術以丙寅爲元又或疑卽顓頊甲寅元術無可考矣眞周術上元積年並無攷

張蒼厤術（[illegible]末見六[illegible]）

史漢本傳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厤爲計相時緒正律厤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故漢家言律厤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厤贊曰張蒼文好律厤爲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顓頊厤何哉

漢書厤志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厤比於六厤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眞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阮元疇人傳論曰漢志云漢興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蒼言用顓頊術其術今已失傳續漢志云顓頊元用乙卯蔡邕命論（按當是月令論）曰顓頊術大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祖沖之曰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六術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然則顓頊章蔀紀元之數並與四分同也開元占經曰顓頊術上元乙卯至今開元二年甲寅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十九算外然則顓頊上元乙卯至漢元年乙未二百七十六萬一百算外也顓頊之術其大略如此

汪曰楨推步諸術攷漢初承秦制用顓頊術或云用殷術劉氏長術兩存之自漢高帝元年乙未至武帝元封七年丁丑凡行用一百二年四月（按史[illegible]志之天[illegible]姑存之）

太史官上元太初厤（本[illegible]）

汪曰楨推步諸術考史記厤書術上元丁丑天正甲子朔旦冬至至漢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積四千五百六十年算外按劉氏長術（按宋[illegible]）以此爲太初術省誤玉海云以厤書大小餘計之乃古厤非太初厤也曰楨案此術蓋首歲名與周術同惟上元積年不同耳

按厤書曰昔自在古厤建正作於孟春索隱曰案古厤者謂黃帝調厤以前有上元太初厤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也律厤志云議造漢厤迺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太初本星度新正顧募治厤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厤是漢太初厤因前厤之法以爲法亦因前厤之名以爲名厤書所載蓋卽上元泰初厤也小司馬謂有黃帝調厤以前蓋爲是厤者上推積年在黃帝之前非眞在調厤以前也

又按錢氏大昕三統術衍序曰史記所述甲子篇乃張壽王所治之殷厤非太初本法也攷漢書厤志云壽王厤乃太史官殷厤也然則此厤乃太史官相傳有此術法亦名上元太初厤與藝文志所載殷厤厤元不同蓋別是一術汪氏諸術攷云漢初承秦制或云用殷術或云用顓頊術按張蒼用顓頊厤史有明文或以爲用殷術者殆以漢志稱前厤遂謂厤書所載卽太初以前所用之厤實不然也（續漢志引五紀論云民間亦有黃帝諸厤不如史官記之明也然則史官所記卽指此厤）

漢太初厤

（又[illegible]引五[illegible]云元封中[illegible]太初厤[illegible]）

史記厤書今上卽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厤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

漢書厤志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厤紀壞廢宜改正朔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厤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厤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厤迺選治厤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厤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厤其法以律起厤與鄧平所治同迺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厤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律曆明官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厤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厤以平爲太史丞又兒寬傳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厤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厤又公孫宏卜式兒寬傳贊曰厤數則唐都洛下閎（[illegible]）

晉書厤志秦并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厤乃行夏正

阮元疇人傳論曰漢書載三統術而不著太初本法或疑太初與三統不同非也蓋太初術有三統卽得謂之三統術以三統術說春秋亦得謂之春秋術稱名或異其實則一而已遷

父子世太史公首建正朔之議可謂不尸其官矣至於運算推步造立法數則閎不之功居多焉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厤曰後八百歲此厤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拜侍中不受

汪曰楨推步諸術考漢鄧平太初術上元庚辰天正甲子朔旦冬至至太初元年丁丑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算外此四千六百一十七卽三統術一元之數司馬彪言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術而何承天以劉歆之生不逮太初議之蓋未明三統之卽太初也（[illegible]）（漢[illegible]書注）又曰自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始用此術以正月爲歲首迄孺子始初元年戊辰凡一百一十二年新王莽亦用此術自始建國元年己巳以建丑月爲正月迄地皇四年癸未凡一十五年後漢亦用此術自淮陽王更始元年癸未仍以正月爲歲首迄章帝元和二年甲申凡六十二年統計丁丑至甲申大凡行用一百八十八年（[illegible]之大厤[illegible]始[illegible]之）

四分術

錢大昕漢書攷異曰四分之術後漢始行今劉子駿三統術亦著其說則西京已有之矣淮南天文訓所述甲寅元亦與四分同（亦見三統術皆）

阮元疇人傳論曰漢書志載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illegible]見[illegible]志[illegible]下篇[illegible]中）蓋四分之率本在三統以前東京諸儒特增脩其法而用之耳

汪曰楨推步諸術攷元命苞術上元庚申天正甲子朔旦冬至乾鑿度亦有此元與元命苞同卽後漢四分術所自出也

按漢書厤志元鳳六年鮮于妄人奏張壽王妄言太初厤虧四分日之三則昭帝時已有四分厤在劉歆之前又續漢厤志明帝永平二年詔張盛等以四分法課袁餘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元和改厤之前亦有四分厤官厤署據以課疏密隋志厤數家首載四分厤三卷不著撰人在李梵四分厤三卷之前其卽漢以來相傳張壽王劉歆所見之本歟（見武帝時[illegible]太初厤[illegible]十七家[illegible]四分之[illegible]卽在十七家之內當時以爲[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也）

上林清臺課

漢書厤志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厤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黃帝調律厤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厤之過也詔下主厤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厤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厤用狀（宋[illegible]當作[illegible]校）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厤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厤壽王非漢厤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厤第一卽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厤課皆疏闊壽王候課比三年下（師古曰比頻也下下第也此似謂比及三年下第也）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已下吏故厤本之驗在於天自漢厤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

續漢書厤志順帝漢安二年尙書侍郎邊韶上言孝武皇帝攄發聖思詔司馬遷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揃密太初爲最靈帝熹平四年議郎

蔡邕議曰黃帝（疑當爲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厤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

宋書厤志元嘉二十年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曰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

按清臺候課猶史官注記之類據續漢志則邊韶蔡邕尙見其書至宋何承天僅傳其遺事而其書則云不可見矣

劉向五紀論（向始末見六藝書家）

史記宋微子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曰天錫禹鴻範九等四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漢書厤志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厤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厤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厤至孝成世劉向總六厤列是非作五紀論

續漢書厤志賈逵論厤曰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延光論厤曰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漢安論厤曰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厤不如史官記之明也

宋書厤志祖沖之曰按五紀論黃帝厤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又曰夏厤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書正義云古時眞厤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厤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又曰詩正義云劉向五紀論載殷厤之法唯有氣朔而已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五紀論見宋書天文志又見乾象通鑑十六

按開元占經日晷影篇於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引劉向言晷影尺寸當是五紀論中文

劉歆三統厤譜三卷（歆始末見六藝書家）

漢書本傳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厤著三統厤譜又贊曰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厤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漢書厤志劉向總六厤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後漢書鄭興傳興著左氏傳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厤興子衆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厤章懷太子曰三統厤謂夏殷周厤也

隋志子部厤數家梁又有三統厤法三卷劉歆撰唐經籍志三統厤一卷劉歆撰藝文志劉歆三統厤一卷

錢大昕三統術衍自序曰古術之可攷者當以三統爲首三統之術本之太初又追前世一元五星會牽牛之初以爲太極上元參之易象以窮其源徵之春秋以求其驗班孟堅以爲

推法密要服子愼章宏嗣亦取以解春秋內外傳

阮元刻錢氏三統術衍序曰推步術見於廿四史志者以漢書劉歆三統術爲最古其日法斗分並與太初術同蓋歆卽因落下閎鄧平之法而增飾者也其法以統術推氣朔日月以紀術步五星以歲術求歲星太歲綱舉目張規模大備世經一篇考驗炮犧以來有涉步算之事一一符合罔漢氏一代之故事而步術七十餘家之權輿也

阮元疇人傳論曰三代推步之書秦火而後無復遺餘及今可攷而知者自歆三統始也論其爲術之善厥有數端四分以後太歲一歲一名而三統推歲星以百四十四年行百四十五次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有超辰之法一也四分二十四氣中節與今不殊而三統則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合於夏小正正月啓蟄之文二也上世積年荒遠難稽史記託始共和最爲有徵三統世經所載自文王四十二年以後歲歲相接更在共和之前攷古者得以有所據依三也歆父子相繼領校秘書世經所稱伊訓武成等文必眞古文以有稗經學四也至於臚列尙書春秋古來有涉步算之事一一推合以明其術之有驗於古班固稱爲推法密要後世諸儒用以說經蓋誠有所取爾也惟述統母之生多傅合易卦鍾律案以算理實多未然云云

汪曰楨推步諸術考按太初厤一元有三統故名三統術以三統術說春秋卽謂之春秋術杜預言劉子駿造三正術以修春秋是又名三正也姜岌言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術劉歆所造元也是又名太極也

按杜征南長厤說云自古論春秋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諸厤此卽家術之類也或以爲王莽用三統厤非是

太史公萬歲厤一卷

史記自序司馬氏世典周史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有子曰遷仕爲郞中奉使巴蜀以南南略卭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按卽元封元年）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執遷手而泣曰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裴駰引臣瓚漢書音義曰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御覽二百三十五引[illegible]漢官儀曰太史令秩六百[illegible]）

隋志子部五行家太史公萬歲厤一卷唐經籍志太史公萬歲厤一卷司馬談撰唐藝文志（石[illegible]天[illegible]九[illegible]）太史公萬歲厤一卷注云司馬談

王莽王光上戊厤

漢書王莽傳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厤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厤號也地皇二年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厤名（按以戊[illegible]之學[illegible]天鳳元年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

（不[illegible]又云[illegible]上[illegible]王光上戊[illegible]六）後漢書隗囂傳囂移檄告郡國曰昔秦始皇毀壞諡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厤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

按太史公及王莽二厤猶今萬年厤之類

九章算術九篇

世本曰隸首作算數宋衷曰隸首黃帝史也張澍輯注曰隸首作九章算數博物志黃帝臣一云黔如卽隸首呂氏春秋云黔如爲虛首史言作算之始者也漢律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寸六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

周禮保人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鄭氏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賈公彥曰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illegible]）

（[illegible]夕[illegible]句股）

阮元疇人傳論曰劉徽稱九章爲九數之流則九數與九章自別賈公彥釋鄭氏注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非也蓋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者九數之篇名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方程句股者九章之目今有別爲一術不得以今爲指謂漢時也

晉劉徽注本序曰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

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也（[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九章算術十卷劉徽撰（[illegible]）九章算經二十九卷徐岳甄鸞等撰（[illegible]）（[illegible]）唐書藝文志徐岳九章算術九卷甄鸞九章算經九卷宋志注九章算經九卷魏劉徽唐李淳風注

晁氏讀書志曰九章算經九卷未詳撰人姓名或曰周公九章者一方田二粟米三衰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盈不足八方程九勾股魏劉徽唐李淳風嘗爲之注則此術起於漢之前矣

四庫提要曰九章算術蓋周禮保氏之遺法不知何人所傳永樂大典引古今事通曰王孝通言周公制禮有九章之名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約張蒼刪補殘闕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云云今考書內有長安上林之名知述是書者在西漢中葉後矣（[illegible]長安上林[illegible]）舊本有注題曰劉徽所作又有注釋題曰李淳風作算數莫古於九數九數莫古於是書雖新法屢更愈推愈密而窮源探本要百變不離其宗固古今算學之弁冕矣

孫子算經三卷

序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羣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羣倫之聚散攷二氣之升降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縱橫之長短采神祇之所在極成敗之符

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規矩準方圓謹法度約尺寸立權衡平輕重剖毫釐析黍絫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散之不可勝究斂之不盈掌握嚮之者富有餘背之者貧且窶心開者幼沖而卽悟意閉者皓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務量能揆已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

隋書經籍志孫子算經二卷唐經籍志孫子算經三卷甄鸞撰注藝文志李淳風注甄鸞孫子算經三卷宋史志李淳風注釋孫子算經三卷又孫子算經三卷注云不知名

四庫提要曰唐之選舉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習肄於後來諸算術中特爲近古第不知孫子何許人朱彝尊曝書亭集五曹算經跋云相傳其法出於孫武然孫子別有算經考古者存其說可爾又有孫子算經跋云首言度量所起合乎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之文次言乘除之法設爲之數十三篇中所云廓地分利委積遠輸貴賣兵役分數比之九章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輸盈不足之目往往相符而其要在得算多多算勝以是知此篇非僞託也云云合二跋觀之彝尊之意蓋以爲確出於孫武今考書內設問有云長安洛陽相去九百里又云佛書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則後漢明帝以後人語（[illegible]）孫武春秋末人安有是語乎舊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集編次仍爲三卷其甄李二家之注則不可復考是則姚廣孝等割裂刊削之過矣

阮元疇人傳論曰朱竹垞以孫子算經爲孫武作戴東原以書中有長安洛陽相去及佛書二十九章語斷爲漢明帝以後人然術數之書類多附益如卷末推孕婦所生男女鄙陋荒

誕必非孫子正文或恐傳習孫子者輾展增加失其本眞今但題作孫子不稱孫武而附於周末以志闕疑其書詳設乘除開方可以考見古人從橫布算之式下卷物不知數三三數之五五數之七七數之一則爲九章所未及宋秦道古數學九章大衍求一法蓋出於此也

右曆譜凡一十六家一十六部（[illegible]）

翼奉風角要候十一卷

漢書本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illegible]）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以奉爲中郎上復延問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漢書列傳第四十五贊曰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illegible]）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後漢書郎顗傳注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

隋志子部天文家翼氏占風一卷五行家風角要候十一卷翼奉撰風角鳥情一卷翼氏撰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翼氏撰梁十三卷翼奉撰亡唐經籍志風角要候一卷翼奉撰藝文志翼奉風角要候一卷（[illegible]）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奉本傳注引翼氏風角郊祀志注引翼氏風角蔡邕傳注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illegible]）

按文選鮑明遠雜詩注初學記人部藝文類聚政治部御覽刑法部並引翼奉風角書蕭吉五行大義數引翼奉說似卽此書大抵風角要候隋志題翼奉撰者是其本書占風鳥情雜占五音圖題翼氏者似術家編錄之別本其十三卷者似合京房書爲一帙也

京房風角要占八卷（[illegible]）

晉書天文志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云

隋志子部五行家風角要占三卷梁八卷京房撰梁有風角五音占五卷京房撰又風角雜占五音圖十三卷京房撰

按初學記卷一引京房風雨要決占候御覽卷八引京房風角要訣其文並同知爲一書又御覽七百十七引風角要占壓盜賊法又八百七十二引風角占似亦出是書又風角五音占五卷似其別本雜占五音圖十三卷則合翼氏書爲一編者

京房方正百對一卷

隋志子部五行家方正百對一卷京房撰

按元帝本紀初元三年詔舉明陰陽災異之士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以京房傳證之則房以孝廉應是舉次年授爲郎後三歲爲永光二年詔舉賢良直言之士蓋卽賢良方正又二歲詔公卿大夫對時房在朝後三年拜魏郡太守去月餘徵下獄棄市此書名方正百對者或因房舉賢良方正其門弟子裒錄奏對之語題以此名歟藝文類聚諸書多引京房別對災異嚴氏文編輯存三十二條又有律術對五條疑卽是書之篇目（[illegible]）

右五行凡二家三部（[illegible]）

連山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又曰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

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又曰連山藏於蘭臺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夏人因炎帝曰連山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

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經義考曰案連山歸藏漢志不載則其亡已久而酈道元注水經引連山易云云是元魏時

尙有其書若司馬膺所注皮卽劉炫僞本李淳風乙巳占所引是亦僞本連山之文今其書亦亡毛漸所序三墳首列山墳謂是連山之易更荒誕不足信也又曰黃佐六藝流別載連山繇辭云云不知本於何書豈有連山之易乃效王弼易傳之體乎作僞者拙且爲劉炫笑矣又曰杜子春以連山爲宓犧歸藏爲黃帝姚信以列山爲神農而班孟堅古今人表旣於聖人列宓犧神農黃帝又於仁人著列山歸藏不應複出乃爾

梁玉繩人表考曰列山氏歸藏氏先儒皆以爲炎黃別號則二氏重出矣但禮祭法疏引命厤序曰炎帝八世黃帝十世安知列山非炎帝初封黃帝爲諸侯之號其後或遷有熊或升天子而別以族姓紹封乎故鄭注祭法云或曰有烈山氏杜注昭廿九傳云烈山神農世諸侯則歸藏可例觀也（列山[illegible]之稱）

馬國翰輯本序曰桓譚新論稱連山八萬言蓋漢時此書尙存桓君山及見之而傳者甚少故漢隋志皆不著錄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水經注李淳風乙巳占皆引連山蓋晉人道元北魏人皆在劉炫前淳風所引姮娥奔月枚筮有黃與張衡靈憲同決爲古之佚文其它以韵爲爻與易林頗似縱非古經要與三墳所載山墳爲連山出於毛漸手序者迥不侔矣梁元帝亦有連山三十卷段成式謂每卦引歸藏卜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今亦亡佚或者後人稱述不能區別致茲科諸書所引並衆家論說爲一卷

按唐藝文志首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舊唐志隋志皆無之故經義考以爲隋劉炫僞本

歸藏十三卷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又曰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禮記禮運孔子曰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鄭氏注曰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

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煩而殷易簡又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

賈公彥周禮疏曰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又曰洪範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蓋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三人各占一易

隋志經部易家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又曰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尙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唐日本國見在書目歸藏四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唐經籍志歸藏十三卷殷易司馬膺撰（[illegible]）唐藝文志歸藏十三卷（不著注家名氏[illegible]）宋史志薛貞注歸藏三卷

崇文總目歸藏三卷晉太尉參軍薛正注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蓍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詳解

通志藝文略連山亡矣歸藏隋有薛貞注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蓍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辭質其義古後學訓爲不文疑而棄之獨不知後之人能爲此文乎

經義考曰按歸藏隋時尙存至宋猶有初經齊母本蓍三篇其見於傳注所引者辭皆古奧而孔氏正義謂歸藏僞妄之書亦未盡然又曰歸藏之書有本蓍篇亦有啓筮篇有齊母經亦有鄭母經見於郭景純山海經注隋志謂歸藏漢初已亡故班固藝文志不載又謂晉中經簿有之斯景純得援之以釋山經也

王謨輯本序錄曰今共鈔出周禮疏二條爾雅疏一條山海經注十條穆天子傳注一條莊子釋文一條楚辭補注一條文選注三條類聚四條初學記二條書鈔一條御覽十條路史注二條經義考五條附錄連山易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今玩其遺爻類皆韵語奇古可誦與左氏傳所載諸繇辭相類焦氏易林源出於此雖舉日奔月頗涉荒怪然龍戰於野載鬼一車大易以之取象亦無所嫌也但殷易而載武王枚占穆王筮卦蓋周太卜掌其法者推記占驗之事附入篇中其文非漢以後人所能作也今並宋時三篇亦佚朱太史經義考搜輯其辭據以爲本間有遺漏爲補綴之並附諸家論說爲一卷

嚴可均輯本序曰新論稱歸藏四千三百言是西漢末實有此書漢志本七略偶失載耳崇文總目云今但存三篇玉海引中興書目同文淵閣書目不著錄蓋三篇又亡於元明之際今蒐輯羣書得八百四十六字視桓譚所見本略存什二焉諸書引見不著篇名者凡二十五條又歸藏啓筮十五條歸藏鄭母經三條歸藏齊母經歸藏初經歸藏本蓍篇各一條附錄一條又附筮辭五條卜頌十五條

按劉歆與揚雄從取方言書云三代之書蘊藏有家顧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則劉子駿家無此二書新論言連山歸藏藏蘭臺太卜則在中秘書之外故七略未之及也

竹書易三篇（汲冢書）

束皙竹書叙目曰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

藝文類聚卷四十引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

按王隱以爲似連山歸藏束廣微云其爻辭異又云似說卦而異則其書實爲占卜之屬與漢人易林等相類

師春一篇（汲冢竹書）

束皙竹書叙目曰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

杜預春秋集解後序曰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史通申左篇自注曰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校之無一字差舛

玉海藝文編年類中興書目曰汲冢師春一卷案杜預云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今雜敘諸國世系及律呂謚法末載變卦雜事嘉祐中蘇洵編定六家謚法其表謂采汲冢師春書卽此書所載謚法云

書錄解題曰汲冢師春一卷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以攷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今此書首紀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鑑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王應麟漢志攷證注程氏春秋分記曰歲星所在傳有明文考之汲冢師春紀述爲詳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按宋[illegible]分紀九十卷見書錄解題所引疑誤晉書中又有詳太歲超辰之法）

宋史藝文志春秋家汲冢師春一卷師春純集疏左傳卜筮事（按此節中興書目所載之一書與中興目所書不合疑誤並註其一語不復詳書其後文也）

按晉書校文汲冢古文者荀勗和嶠束晳外又有衛恆傳讚考論其書者又有王接王庭堅潘滔摯虞謝衡續咸諸人當時互相詰難各是其是故編次不同傳本亦異隋唐志皆不著錄至宋中興目始著一卷或相傳別本非束氏所編

焦延壽易林十六卷

漢書京房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

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師古曰[illegible]按隱家多以異[illegible]謂爲句非也）

太平御覽職官部引陳留風俗傳曰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遺囹圄空虛詔遷貢官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貫此其風也（按此則貢爲[illegible]人賴以補史之[illegible]據風俗傳[illegible]）

隋志子部五行家易林十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唐經籍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藝文志同宋志著龜家焦贛易林傳十六卷

崇文總目焦贛以一卦轉之六十四卦各有繇言著吉凶占驗然不傳推用之法

晁氏讀書志漢天水焦贛延壽傳易於孟喜行事見儒林傳中此其所著書也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又有唐王俞序其書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爲韻語與左氏傳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絕相類豈古之卜者各有此等書耶（按晁志謂天水焦贛[illegible]本傳未嘗言天水之誤也）

陳氏書錄解題曰漢小黃令梁焦延壽贛撰又名大易通變凡四千九十六卦其辭假出於經史其意雅通於神祇蓋一卦可以變六十四也舊見沙隨程迥所記南渡諸人以易林筮國事多奇驗求之累年寶慶丁亥始得之皆韻語古雅頗類左氏所載繇辭或時援引古事間嘗筮之亦驗頗恨多脫誤亦多重複或諸卦數爻共一繇莫可攷矣

四庫提要曰易林十六卷漢焦延壽撰延壽字贛梁人昭帝時由郡吏舉小黃令京房師之故漢書附見房傳黃伯思東觀餘論以爲名贛字延壽與史不符又據後漢小黃門譙君碑稱贛之後裔疑贛爲譙姓然史傳無不作焦漢碑多假借如歐陽之作歐羊者不一而足亦未可執爲確證至舊本易林首有費直之語稱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其詞蓋出僞託鄭曉嘗辨之審矣贛嘗從孟喜問易然其學不出於孟喜漢書儒林傳記其始末甚詳蓋易於象數之外別爲占候一派者實自贛始所撰有易林十六卷又易林變占十六卷並見隋志變占久佚惟易林尙存其書以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之變共四千九十有六各繫以詞皆四言韻語崇文總目言其推用之法不傳而黃伯思記王洙占程迥記宣和紹興二占皆有奇驗則其術尙有知之者惟黃伯思謂漢書稱延壽易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乃變占法非易林法薛季宣易林序則謂易林正用直日法辨伯思之說爲謬並爲圖例以明之唐王俞序本名大易通變與諸本不同疑爲後來卜筮家所改非其舊也

焦延壽易林變占十六卷

隋書經籍志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

經義考曰李鼎祚易集解於隨卦采贛之說云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當屬變占中語又曰隋志五行家易林十六卷新舊唐書志崇文總目同七錄作三十二卷殆合變占十六卷言之

按開元占經五星占歲星占中官星占外官星占客星占諸篇引焦延壽說二十餘條皆非韻語疑亦變占中文

又按北堂書鈔地部引焦贛易林曰雷風泥塞常水不溫凌人情忘大雹爲災焦贛易林變占曰深水難涉塗泥在轂漫遠不進虎嘯我足初學記地部引焦贛易林曰江河淮海天之奧府衆利所聚可以饒有焦贛易林變占曰江河淮海天之都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兩書互引知變占亦略如易林各有繇辭據李鼎祚瞿曇悉達所引則其中亦各有解釋之文并及天文星占總之與孟喜所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同出一源而焦氏專用之京氏用之尤精

又按舊本卷首載東萊費直序曰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之所撰也按地理志千乘郡莽曰建信其屬無天水縣（[illegible]李氏[illegible]天水郡[illegible]天水郡[illegible]）馬竹吾輯費氏易林信此序眞出費直著說力辨焦費二人王莽時猶存蓋未詳考贛實梁國蒙人其爲小黃令在昭帝時也按京房死於元帝建昭二年年四十一其受業於贛當二十餘在宣帝五鳳甘露中唐王俞序謂元成之間陵夷厥政先生或出或處亦卒於官夫蓋昭帝時始補官其後或出或處至元成間乃卒卒時後京房數年其言可信俞自言讀班史列傳歷代名臣譜系諸家雜說之文以爲之說云

費直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illegible]宋及六書易家）

漢書儒林傳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又曰高相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

唐書藝文志費氏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注云費直通志略五行易占家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京房撰一云費氏（按隋志有易占十二卷題云京房撰疑唐志是牽合以爲一書也）全祖望讀易別錄漢單父長（按當作令）費直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見唐志五行家是書經義考失載

馬國翰費氏周易分野輯本序曰案羅泌路史云費直易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今其書佚唯晉書天文志引其十二次所起度數稱費直周易分野隋開元占經亦引之稱名同考隋志有易林二卷易內神筮二卷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俱費直撰悉佚不傳此未知當屬何書姑以晉志所引題分野至其配卦之例莫可稽考唐書藝文志載一行論兩戒圖及易卦或其遺法乎

按費氏有易傳又有易章句晉志所引周易分野與此兩書頗不類與所作易林等書又不相涉故馬氏謂不知當何屬今按唐志載費氏此書乃災異占候之學故可以易卦配地域而逆刺其將然由是知分野之書必在此十二卷中路史稱十二篇與唐志合羅氏在北宋猶及見其書歟儒林傳言費直長於卦筮又言高相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蓋費高二家學術略同高專以此爲說費則別有所作不盡於此也尋史文前後語意則費氏此書尤可信隋志載京氏書書名卷數並與此同而別有周易分野一卷不著撰人意卽費書之殘賸至唐而全書復出故新志明著於錄

費直周易林五卷

隋志子部五行家易林二卷費直撰梁五卷唐經籍志費氏周易林二卷費直撰藝文志同通志略五行易占家著錄同

按馬國翰輯本序云費氏有周易林二卷今佚考焦氏易林卷首載東萊費直說一節又禮記月令正義引易林一節不見焦氏易林定爲費氏易林之語按費說一節固屬僞詞正義一節不著姓名漢以來爲易林者有崔篆伏萬壽許峻張滿管輅郭璞魯洪度諸家何由知其定爲費氏乎馬氏此輯可省

費直易內神筮二卷

隋志五行家易內神筮二卷費直撰通志略五行筮占家周易內卦神筮法二卷費直撰（唐藝文志有周易內外神筮法二卷不著撰人據通志略仍卽費氏書）

按全氏讀易別錄又有費直易外神筮二卷注云見隋志五行家今按隋志實無此目通志略亦不載未詳所據

費直周易筮占林五卷

隋志五行家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費直撰亡通志略五行筮占家周易筮占林五卷費直撰

按焦費與劉中壘同時而稍在前觀儒林傳言高相與費公同時此似本別錄原文而稱爲費公則同時尊敬之詞也費一傳爲琅邪王璜璜在王莽時貴顯高一傳爲其子康康在莽居攝時被殺師徒父子相去不遠故朱睦㮮授經圖謂高相平帝時人費卒年不可攷然當成帝劉向校書之時竊意其人尙存其學雖行於民間其書則不入中祕又或例不錄生存人非揚雄四賦當時奏進者可比故焦費之書皆不著於錄略

京房周易守林三卷（[illegible]）

京房周易集林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通志略五行易占家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

按東觀漢記沛獻王輔著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尙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以問輔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按沛王所說卽本京氏易今焦氏蹇林亦有蟻封穴戶繇詞似所謂集林者集古林及其師說爲之守林未詳豈其守定此林用以卜從違者歟（[illegible]氏書）

京房周易混沌四卷

隋書經籍志周易混沌四卷京房撰唐經籍志京氏周易混沌四卷藝文志同通志略五行易占家著錄同

按靈棊經以純陰鏝卦爲混沌未明豈此所載皆純陰鏝卦歟

京房周易委化四卷

隋書經籍志周易委化四卷通志略五行易占家著錄同

京房周易律厤一卷

崇文總目卜筮類周易律厤一卷京房撰宋史藝文志五行家虞翻注京房周易律厤一卷通志略五行易占家周易律厤一卷京房撰（[illegible]）

宋王欽臣談錄曰京氏律厤一卷虞翻爲之解其書雖存學者罕究公從祕府傳其書究習遂通厤以占卦其效（[illegible]）

陳氏書錄解題曰京氏參同契律厤志一卷虞翻注專言占象而不可盡通字亦多譌未有別本校

按京氏本有律術之書見前厤譜家疑此書本與律術同爲一編故名律厤至宋王洙所見僅存其半而律術亡矣陳錄作參同契律厤志則又術者所改題非其本名也

又按京房卒年四十一時爲元帝建昭二年劉向卒年七十二卒後十三年王莽代漢以劉歆傳證之向當卒於成帝綏和元年房死時向年四十三蓋長於房二歲及後將十年領校祕書以其前卒又當元帝世立京氏易博士故七略易家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房段嘉十二篇若術數之書則亦未嘗備及也今審取易林以下純爲占卜之類者錄五種如右隋志五行家又有京房逆刺一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

占十二卷周易妖占十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又一部六卷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周易錯卦七卷（又見[illegible]隋有周易[illegible]八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及宋以來相傳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一卷易傳三卷凡一十二部重複互見茫無可稽以其名書之義推之疑皆是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之散見者故概不入錄

東方朔射覆經一卷（[illegible]）

漢書本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云云又贊曰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

通志藝文略五行覆射家東方朔射覆經一卷

按本傳又云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顏注謂他事如別傳及俗用五時行日之書皆非其實今按本傳載其射覆二事則實有其事非五行時日等比亦非奇言怪語附著於朔之比當時必有其書故班氏得著錄於史又云復使射他物連中是班氏所見尚不止此餘皆略之也隋志五行家有易射覆二卷又一部一卷不著撰人疑其一是朔書本名易射覆通志略作射覆經似臆撰者所改題射覆之術蓋亦從卜筮而得惟引伸觸類用之精者斯能患機厭中非別有異術也史又言與郭舍人往復爲隱事則熟諳隱書十八篇了之亦非有他術也

右著龜凡八家一十六部（[illegible]）

焦氏六情鳥音內祕一卷

漢書翼奉傳奉奏封曰六情更興廢張晏曰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

隋志五行家六情鳥音內祕一卷焦氏撰通志略五行鳥情家著錄同

按六情之說同時翼奉已言之非起於後世術家可知隋志載焦延壽書祇易林及變占各十六卷此題焦氏或其後人及門弟子所錄

京房占六情百鳥鳴一卷（[illegible]）

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五行家京房占六情百鳥鳴一卷京房雜占一卷

按雜占疑即宋時相傳積算法雜占條例當屬漢志所載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中故此不錄

京君明推偸盜書一卷

隋志五行家京君明推偸盜書一卷

按本傳房事梁人焦延壽延壽稱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唐王命大易通變序亦言邑中隱伏之事皆預知其情得以寵異遷秩房或推其師術以爲此書

又按房有風角要占見前五行家御覽七百十七引風角要占獸盜賊法（[illegible]）

此書雖爲術各殊疑舊與獸盜賊法俱在風角要占八卷中

京房婚書三卷

宋史藝文志五行家陳襄校定參書四卷又校定相笏經一卷校定京房婚書三卷

按宋史陳襄傳襄知河陽縣富弼入相薦爲秘閣校理是書蓋即爲秘閣校理時所審定也襄在北宋得見秘書其稱京房自是可信隋志五行家有婚嫁書凡十二家皆不著撰人意其中有京氏書在焉

京房占夢書三卷

隋志五行家占夢書三卷京房撰通志略五行占夢家著錄同

目瞤書一卷

隋志五行家梁有嚏書耳鳴書目瞤書各一卷亡通志略五行雜占家目瞤書一卷

按西京雜記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則祝之燈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云云是目瞤有祝在漢初已然目瞤之書亦漢時所有藝文志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不及目瞤

沐書一卷

論衡譏日篇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禁者不可用也

按王仲任在東漢初所見書皆漢時所有可知隋志五行家有沐浴書一卷不著撰人或漢時相傳然仲任明言洗盥浴不擇日此稱沐浴殆後世術者又推廣及之歟

裁衣書一卷

論衡譏日篇又曰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故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身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

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衞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吝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鑣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

按隋志五行家梁有裁衣書一卷亡疑卽王仲任所見者

右雜占凡五家入部（[illegible]）

山海經逸篇五篇

山海經篇目曰大荒東經第十四大荒南經第十五大荒西經第十六大荒北經第十七海內經第十八注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逸在外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山海經十三篇劉歆定十八篇多於志五篇固已不同

鎮陽畢沅新校正篇目攷山海經三十四篇禹益所作沅曰劉秀表云凡三十二篇今合五藏山經及海外海內經共三十四篇二當爲四字之譌也十三篇漢時所合沅曰劉向校經時所合凡十三篇班固作藝文志取之於七略而無大荒經以下五篇也十八篇劉秀所增沅曰藏本目錄下注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言山海經古本十三篇劉秀校進時又附五篇於後爲十八篇此郭璞注歟又按大荒經四篇似釋海外經四篇海內經一篇似釋海內經四篇又曰山海經有古圖有漢所傳圖有梁張僧繇等圖大荒經已下五篇所說之圖當是漢時所傳之圖也以其圖有成湯有王亥僕牛等知之又微與古異也据藝文志山海經在形法家本劉向七略以有圖故在形法家又郭璞注中有云圖亦作牛形又云亦在畏獸畫中又郭璞及張駿有圖讚陶潛詩亦云流觀山海圖

按藝文志載山海經十三篇蓋中祕書古本合三十四篇爲十三篇也此五篇在七略之外元刊本篇目下注云本皆逸在外蓋別有此外書非劉歆校定奏進者也諸本皆誤作進在外畢氏新校正亦作進而曲爲解釋恐未然（[illegible]）

梁丘藏一篇（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叙目曰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

按此似魏之列代冢墓志故入此門

秦地圖

漢書本紀高帝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遂西入咸陽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何本傳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長廣縣班氏注曰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池幽州藪又代郡班氏縣注云秦地圖書班氏并曰班副（[illegible]）

晉書裴秀傳秀作禹貢地域圖序曰今秘府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圖

按班氏譔地理志兩引秦地圖又引秦厲公秦惠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

文王秦宣太后秦始王又數稱故秦秦改秦曰各若干條似皆秦地圖中語也知其書東漢初尚存及魏晉時裴秀言秘府無秦圖則大抵亡於董卓傕汜之亂

漢輿地圖

史記三王世家元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臣青翟等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令史官擇吉日御史奏輿地圖丁酉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史記淮南王列傳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又匈奴傳注臣瓚曰浮苴井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

晉書裴秀傳秀作禹貢地域圖序曰今秘府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圖唯有漢時所畫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稱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

按元帝本紀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或曰單于土地山川之形書也據臣瓚裴秀所云似已備載此圖矣

張騫出關志一卷

史記衞青霍去病附傳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漢書本傳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使月氏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在西域傳又曰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

華陽國志張騫漢中成固人也爲人強大有謀能涉遠爲武帝開西域五十三國窮河源南至絕遠之國拜校尉從討匈奴有功遷衞尉封博望侯於是廣漢緣邊之地通西南之塞豐絕遠之貨令帝無求不得無思不服至今方外開通騫之功也

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又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其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

隋志史部地理類張騫出關志一卷通志略地理行役門著錄同

章宗源隋經籍志攷證崔豹古今注曰酒杯藤出西域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洪遵泉志外國品亦引騫出關志

朱贛地理書

漢書地理志漢承百王之末國土改變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宜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隋書經籍志地理記篇叙曰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贛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

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界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叙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

宋書志序曰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班固因以爲誌

史通雜述篇曰地里書者若朱贛所采浹於九州言皆雅正事無偏黨

錢大昕漢書考異曰地里志末論十二國分域蓋出於劉向

按劉向欲述地理略言域分而未成其書當在續太史公書中別見春秋家劉歆續太史公條下朱贛始末未詳其所作當是丞相府所錄藏者班氏修史因彙次而論著之

司馬相如蜀本紀（相如始末見詩賦略）

嚴君平蜀本紀（君平始末見下道家）

陽成子玄蜀本紀

華陽國志序志曰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又曰蜀紀言三皇乘祇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爲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爲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荊人鼈靈死屍化西上後爲蜀帝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爲子鵑若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爲怪異子所不言況能爲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鳥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墨當時以爲極歡後人有以爲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

按蜀在周時稱王稱帝故記其事者稱本紀陽成子玄始末未詳觀常氏序志文揚子雲之後則與陽成子長同時（[illegible]）諸書言揚子雲蜀王本紀載杜鵑荊鼈諸怪異事多以爲識今觀常道將所考則自司馬長卿以下八家皆無是說蓋出於祝元靈之書集矣於子雲非其實也元靈名龜有漢中耆舊傳鄭伯邑名廑尹彭城名貢譙常侍名周任給事名熙並後漢魏晉時人詳見余所輯後漢三國藝文志

揚雄蜀王本紀一卷（雄始末見六藝小學家）

隋志史部地理類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唐經籍志同唐藝文志揚雄蜀王本紀一卷

史通因習篇曰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考斯衆作咸是僞書（[illegible]）之又雜說篇云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且嗤子長愛奇多雜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荊屍變而爲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章宗源隋志考證曰按杜宇作帝死化子規文選蜀都賦注荊尸鼈令隨江水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爲相以德薄不及鼈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此見文選思玄賦注所記誕涉怪異然雄言荊地有一死人名鼈令非變而爲鼈也至如武都山精化爲女子朱提男子從天而下自稱望帝五丁迎秦女山崩化爲石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此類亦杜宇鼈令之流

嚴可均輯本曰揚雄有蜀王本紀一卷今輯諸書所引見者凡二十六條（[illegible]）

（[illegible]）

按常道將序志所言知揚雄書中竄有祝元靈燕胥之語後人無以別之

桑欽水經三卷（欽始末見六藝尚書家）

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唐藝文志史部地理類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

晁氏郡齋讀書志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注

陳氏直齋書錄解題水經三卷水經注四十卷桑欽撰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善長注桑欽不知何人郡齋書目以爲漢人晁公武曰成帝時人當有所據（[illegible]）

（[illegible]）

仁和趙一清水經注釋敘自曰按李林甫唐六典注云欽桑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王應麟玉海云自河水至斤江水非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illegible]）末卷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按今本經水凡百十六較唐六典少二十一篇證以本注及雜采他籍得滏洺漳沱滱滋伊㶏瀾洛豐涇汭渠獲洙滁日南鄤縣十八水而遺下雋有灃餘清濁漳大小遼原分爲二刪去無注無名之沅酉水合一百三十七水與唐六典數合也

（[illegible]）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篇目考曰山海經海內東經篇中自岷三江首至漳水入章武南多有漢郡縣名此是水經據隋書經籍志云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云水經二卷郭璞撰此水經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經末當即海內經中文也又有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乃桑氏之經杜佑不知郭注是海內東經中水經以郭璞爲注桑氏之書其誤甚矣（[illegible]）

（[illegible]）

四庫提要曰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illegible]）知兼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刪去舊題庶幾闕疑之義云爾（[illegible]）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地理志稱古文者十一汧山終南惇物在扶風外方在潁川內方陪尾在江夏嶧陽在東海震澤在會稽傅淺原在豫章豬埜澤在武威流沙在張掖皆古文尚書家說與水經所記禹貢山澤所在無不脗合相傳水經出於桑欽欽卽傳古文尚書者則水經爲欽所作信矣然東原以水經有廣魏縣斷爲魏人所作大昕謂水經郡縣間有與西漢互異者乃後人附益改竄猶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之語史記司馬遷作而有揚雄之

謂也然則志何以別有桑欽說曰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篇本古文家相傳之學而欽引以附水經之末水經則欽自出新意爲之故不可合而爲一

按今本水經注酈道元序非全文故始終不見言水經撰人李林甫等注六典於經之若干水注之若干水言之鑿鑿必得之酈氏全序也酈序至杜佑時已有所散佚故通典謂水經不知何代之書唐藝文志題桑欽似亦本六典而又因舊志稱郭璞撰故兩存其說據畢氏所攷則郭璞所注非桑氏書

又按或謂酈道元水經注引桑欽所作地理志今攷戴氏校本河水東北過高唐縣東條下引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說文水部漯字下亦引桑欽此說桂氏義證遂謂此出桑欽所作地理志然攷趙氏注釋本則云地理志桑欽曰漯水出高唐蓋即漢志引桑欽說道元轉引之非道元引桑欽地理志戴氏沿永樂大典寫誤失於校正耳酈氏於濟水濁漳水易水㴲水下引桑欽說又有四條皆出漢志亦無別引桑欽地理志之文知桂氏及提要實沿戴氏此一條之誤也

又按漢志引桑欽說者上黨郡屯留下一條平原郡高唐下一條泰山郡萊蕪下一條丹陽郡陵陽下一條張掖郡刪丹下一條敦煌郡效穀下一條（此[illegible]古[illegible]字[illegible]錢氏文篤本云乃所見本文亦小[illegible]）中山國北新成下一條說文木部引桑欽說三條與漢志所引略同金部銛字下引一條或爲欽說尚書禹貢文或爲水經文無以詳知

王莽治河議

漢書溝洫志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御史臨淮韓牧大司空掾王橫各言所宜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攷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遹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本志顏氏注桓譚新論曰關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張戎字仲功習溉灌事也韓牧字子台善水事師古曰王橫字平中琅邪人見儒林傳中讀曰仲（[illegible]儒林傳作[illegible]費氏易又從[illegible]古文尚書王莽時諸學皆[illegible]）

按桓君山所典治河議當在大司空故府所錄藏班氏附著於溝洫志又疑在新論遣策篇雜事篇然不可知矣（[illegible]）

王莽地理圖簿

漢書平帝本紀元始四年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王莽傳元始五年莽復奏曰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

王莽傳又曰始建國四年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於聖祖爲萬國主思

安黎元在於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抪徧九州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修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於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懈思稽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

又莽傳天鳳二年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四年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於茲迺今定矣

後漢書隗囂傳囂移檄告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邸塹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長安王莽曰常安船司空莽曰船利師古曰王莽篡位改漢郡縣名皆易之也下皆類此（又曰船司空本主船之官遂以爲縣）

按莽究心地里既於元始中從堯典奏改十三州爲十二州行不數年篡位之後又從禹貢改爲九州考論九年而後成其書兼及封建井田之制班制所引郡縣異名特其一端耳其郡縣之數今不可考唯莽傳天鳳元年下書有云九州之內郡百二十有五縣二千二百有三其時尙在未定之前大略之數不過如此又謂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云

青烏子三卷

風俗通姓氏篇青烏氏漢有青烏子善術數張澍輯注曰按風俗通引青烏氏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illegible]風俗通[illegible]引作青史子[illegible]）

唐經籍志子部五行家青烏子三卷藝文志同唐日本書目青烏子十三卷（[illegible]十卷）

四庫提要術數類存目曰葬經一卷題曰青烏先生葬經大金丞相兀欽仄注考青烏子名見晉書郭璞傳唐志有青烏子三卷已不知爲眞古書否此本文義淺近經與注如出一手殆又後人所依託矣郭璞葬書引經者曰若干條皆見於此本然字句頗有異同蓋作僞者獵取璞書以自證而又稍易其文以泯剽襲之迹耳未可據爲符驗也

按唐以前書郭璞傳不見言青烏子事提要云云或從他所引別本晉書歟然應劭言青

烏子遠在郭景純之前非始見於郭傳也明矣文選謝靈運冥傷詩注初學記禮部御覽七百二並引青烏子相冢書（[illegible]）

嚴助相貝經二卷

漢書本傳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或曰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武帝擢爲中大夫後拜爲會稽太守三年計最因留爲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坐與淮南王交私棄市

藝文類聚寶玉部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於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幷致此文於助云云（[illegible]）

說文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

隋志子部五行家梁有相貝經二卷亡唐經籍志農家相貝經一卷藝文志同

楊愼丹鉛總錄曰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

按隋唐志載相貝經不著撰人宋本意林第六卷有相貝經一卷題曰琴高嚴氏可均校補意林闕目有貝書十卷不著名氏陶宗儀說郛云相貝經朱仲撰汪師韓文選注引書書目錄云相貝經嚴助撰見初學記今按初學記居處部引嚴助相兒經曰堯懸貝鼓於塢宮見叢貝之爲誤貝之爲物上古三代以爲貨幣又以爲藥物爲器具珍飾其用至廣其書自周秦時有之不始於嚴助此特助所校錄亦不出於助觀初學記所引序可知矣漢武故事云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親自省校使莊助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別之則此爲助校書時所傳益信今姑從初學記題嚴助姓名其佚文選注及初學記所引率不過一二語御覽鱗介部引二條藝文類聚引凡三百餘言最爲詳悉云

相玉書

後漢王逸離騷注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照

魏志鍾繇傳注魏略曰太子與繇書曰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

按相玉書不知何人作王叔師騷注引之當出前漢藝文類聚寶玉部引呂氏春秋珠玉圖曰璣砕珠（[illegible]）珠玉圖亦不知爲何人作與此相類

相印經一卷

相笏經一卷

相靨經一卷

魏志夏侯玄傳注魏氏春秋曰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靨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按隋志五行家梁有相手板經韋氏相板印法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舊新唐志農家靨經一卷通志略五行類東方朔相笏經一卷按相印經疑即在魏韋誕程申兩家書中兩家又從而增演之而韋氏書中又兼言相笏別出一本則託之東方朔既陳韋言本出漢世則此三書漢時所有可知其相牛經相馬經疑在漢志相六畜三十八卷中故此不錄

淮南八公相鵠經二卷

史記淮南王列傳索隱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

文選舞鶴賦注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采藥得之遂傳於世

隋志五行家梁有淮南八公相鵠經浮丘公相鶴書各二卷亡唐經籍志農家相鶴經一卷浮丘公撰藝文志浮丘公相鶴經一卷宋志五行家趙浮丘公相鶴經一卷

按淮南八公相鵠經即浮丘公相鶴經隋志引七錄兩書並出實重複也初學記鳥部及御覽並引淮南八公相鶴經知鵠亦鶴字之誤選注所引當是序文宋本意林第六卷亦有浮丘公相鶴經一卷高似孫子略亦載之浮丘公王子晉崔文子並見劉向列仙傳

右形法凡二十家二十部（[illegible]）

（[illegible]）附

右數術六種凡六十二家七十四部史言數術之家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則爲古史官所有事其書或傳或不得年代緜邈不可詳究天官書曰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今唐昧甘石之書略見前天文家而尹皋之書不可攷又云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藝文志亦云漢有唐都庶得麤觕今惟王朔有兵家雜飼奴占一卷蓋非其全魏鮮歲占天官書及開元占經引之當在班志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中而唐都之書不可攷魏志言元封中修太初曆能殷尤疏遠者十七家今十七家之說不可攷汪氏推步諸術考言厤家託始黃帝而黃帝之前伏羲氏有甲寅厤神農氏有太初厤黃帝以後陶唐氏有甲子厤其殆周秦時疇人子弟所推衍今亦不可攷郭景純言京房易傳有消伏之數（[illegible]）開元占經日變色條載京房引救黃經救赤經救黑經救白經此易傳所引在房之前不知出自誰氏梁元帝洞林序云義門五將韓終六壬（[illegible]）終爲秦始皇時方術士則漢時有六壬家舊說謂六壬起於黃帝素女者妄也班志有義門式無六壬書隋所載六合隨典二十五卷即其書歟司馬季主傳宋忠賈誼言人祿命論衡命義等篇數言星位祿命三命則漢世已有元辰祿命之書今皆不可詳考論衡譏日詰術等篇又數言歲時之書時日之書工技之書斯則泛論虛擬之詞尤無從而尋按矣

神農本草經三卷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長於江水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天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隋志子部醫方家神農本草經三卷唐經籍志醫術類神農本草三卷藝文志同

顏氏家訓書證篇典籍錯亂久矣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

宋掌禹錫嘉祐補注本草敘錄曰舊說本草經三卷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焉唐李世勣等以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爲始又疑所載郡縣有後漢地名似張機華佗輩所爲皆不然也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華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爲編述本草錄是見於經錄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序曰帝王世紀云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以療衆疾乃知本草之名自黃帝始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案平帝紀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其名見於此陶宏景云疑仲景元化等所記書經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唐于志寧曰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

按嚴氏全上古文編云漢藝文志經方家有神農皇帝食禁七卷周禮醫師疏引食禁作食藥蓋食禁食藥即本草矣今按隋志引七錄別有神農藥忌一卷黃帝雜飲食忌二卷藥忌食忌似即漢志食禁七卷之遺蓋黃農兩家禁方之類非本草也今仍從王氏所補錄於此（雷識書公判傳載目之方知古禁食方多矣）

桐君采藥錄二卷

梁陶宏景名醫別錄序曰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花葉形色

隋書經籍志桐君藥錄三卷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同日本國人見在書目桐君藥錄二卷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序錄曰桐君黃帝時臣也書凡二卷紀其花葉形色今已不傳後人又有四時采藥太常采藥時月等書

按御覽八百六十七引桐君錄曰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又曰茶花狀似梔子其色稍白此不知爲本文爲後人注文

雷公藥對二卷

陶宏景名醫別錄序曰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按此似有數誤對上當有雷公二字當是桐雷二書之合本也）

唐書經籍志雷公藥對二卷

李時珍本草綱目敘錄曰雷公藥對陶氏前已有此書吳氏本草所引雷公是也蓋黃帝雷公所著北齊徐之才增飾之

按隋志唐藝文志有雷公集注神農本草四卷蓋劉宋時雷斅非此雷公

子儀本草經一卷

周禮天官疾醫注五藥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疏案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案摩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若然子義亦周末時人也

按子儀秦越人弟子也禮疏引劉向見說苑辨物篇然其文則云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與此所引異史記扁鵲傳言其治虢太子尸蹷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使子豹爲五分之熨與此亦異又索隱案傳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稱郭春秋有郭公蓋虢之太子也今

按此云趙太子與史亦異

倉公對詔

史記列傳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按[illegible]文十二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云云（據主史傳）（以上是史公所敘以下附錄其本義之部而失於刊正者與三卷並案全錄本書同也）

漢書藝文志曰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淳于意對詔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凡三十一條並史記倉公傳

按倉公所對凡二十六條又詔問對八條實三十四條刊本誤合三條故嚴氏以爲三十一其所事師則菑川唐里公孫光及陽慶所授弟子則爲齊宦者平臨菑人宋邑濟北王太醫高期王禹菑川王太倉馬長馮信高永侯家杜信齊王侍醫臨菑召里唐安凡七人自陶氏名醫別錄亡遂皆不可攷

右經方凡五家五部

鄒衍重道延命方（鄒衍案見淮子小說家方士傳）

漢書劉向傳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

按葛洪抱朴子遐覽篇載鄒生延命經一卷似卽此書或實出鄒生或方士僞託無以詳知

陵陽子明經

劉向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敎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按王逸楚辭遠游篇章句文選甘泉賦張揖注並引陵陽子明經又思玄賦江賦琴賦注張景陽七命注亦數引之其言亦近似服氣導引之術隋志醫家有陵陽子說黃金祕法一卷新唐志有明月公陵陽子祕訣一卷其卽是書之轉輾傳益者

又按抱朴子黃白篇云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名異者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則陵陽子明又似藥物之名爲神仙家之寓言莫得而詳矣

五行變化墨子五卷

抱朴子遐覽篇曰道經有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又曰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卽爲婦人蹙面卽爲老翁踞地卽爲小兒執杖卽成林木種物卽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爲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又曰余事鄭君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

隋經籍志五行家梁有五行變化墨子五卷亡

按墨家右鬼神右鬼神則必重祠祀重祠祀則必涉神異涉神異則必衆變化能變化則以爲神仙術矣漢之方士類皆以祠祀神仙爲言史漢書志言如其方如其方者屢矣隋志旣載五行變化墨子而醫方家又有墨子枕內五行紀要一卷葢一言變化一言藥物然葛雅川言變化之術用藥則又似從五卷中析出大抵皆方士學墨者之所爲未必是墨翟也三墨之徒衆多非一秦漢方士葢其末流之別爲一派者

方士陷冰丸方一卷

漢書郊祀志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冶變化堅冰淖溺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氷上氷卽消因假爲神仙道使然也

按隋志醫方家有扁鵲陷冰丸方一卷據谷疏及晉注葢卽武宣時方士所作而托之扁鵲

淮南中篇八卷（淮南王安[illegible]家[illegible]集中）

漢書本傳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每宴見談說方技

漢書劉向傳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世人莫見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

漢書郊祀志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令尙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師古曰洪大也苑秘者言秘術之苑囿也（按鴻寶苑祕書[illegible]方似即中篇八卷也）

史龜策傳褚少孫曰臣爲郞時見萬畢石朱方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按萬畢石朱似方士依託）

抱朴子論仙篇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又神仙傳漢淮南王作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按此似鴻寶萬畢術之書淮南抄入）（中篇外又別有其本）

隋志子部五行家梁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各一卷淮南中經四卷亡（按抱朴子遐覽篇云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illegible]要以爲[illegible]今[illegible]別有五行變化墨子五卷[illegible]上抄入中篇[illegible]中篇八卷[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淮南變化術之[illegible]）（不在中篇之內[illegible]）

唐經籍志淮南王萬畢術一卷劉安撰唐藝文志淮南王萬畢術一卷

按諸書所引惟萬畢術爲多高郵茆泮林輯存一卷在茆輯十種中

阮倉列仙圖一卷

今本劉向列仙傳贊曰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

論衡無形篇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虛語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

抱朴子論仙篇曰劉向撰列仙傳刪秦大夫阮倉書中出之又神仙傳序曰弟子滕升嘗問古之仙者豈有其人乎余答曰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七十一人

玉海藝文後漢東平王蒼傳帝特留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隋經籍志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唐許南容策陳留神仙阮倉述其事集賢無本（按集賢注記三[illegible]述傳）

劉向列仙傳二卷（向撰[illegible]六卷[illegible]家）

太平御覽道部仙經門劉向列仙傳敍曰列仙傳漢光祿大夫劉向所撰也成帝時向旣司典籍見上頗修神仙事遂修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博采諸家言神仙事（按晉郭元祖有列仙讚序一卷見隋）（按隋志此序郭元祖撰）

今本列仙傳總讚曰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集祈祀彌布殆必因迹託虛寄空爲實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爲王公歲星變爲寗壽公等所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著葢道不可棄距而閉之何貞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神其微旨可知矣（按此贊[illegible]文選注[illegible]元祖撰[illegible]）（周公黃錄記[illegible]中篇[illegible]）

抱朴子論仙篇曰向本不解道術至於撰列仙傳自删秦大夫阮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又曰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眞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仲尼世人終於不信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向爲漢世名儒其所記述庸可棄哉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隋志史部雜傳篇叙曰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尙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又曰列仙傳贊三卷劉向撰鬷續（[illegible]也）孫綽贊列仙傳贊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贊唐經籍志列仙傳贊二卷劉向撰藝文志道家神仙類劉向列仙傳二卷宋史藝文志三卷

玉海藝文曰史記正義七略云列仙傳二卷劉向撰崇文目同凡七十二人（[illegible]）

陳氏書錄解題曰列仙傳二卷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本書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四庫簡明目錄曰列仙傳二卷舊本題劉向撰自赤松子至元俗凡七十一人人係一贊篇末又爲總贊全如列女傳之體然漢志載劉向六十七篇無此書疑魏晉間方士所依託故葛洪神仙傳已引之其總贊引孝經援神契亦七略不載之書疑即隋志所謂郭元祖列仙傳贊也

孫志祖讀書脞錄曰李石續博物志云列仙傳七十二人書錄解題亦云七十二人每傳有贊是宋本尙不誤也今本七十人（[illegible]）末有總贊一篇亦無出佛經之語蓋後人纂集非向書之舊文選西京賦吳都賦天台賦海賦思元賦注登江中孤嶼詩注引文今本皆無之

按今本載及東方朔鉤弋夫人劉中壘必不若是之妄且既云據阮倉之圖取以爲傳而傳中有成帝時事今本必無識道流所爲亦非眞是纂集之本也

左神仙凡七家七部（[illegible]）

右方技二種凡一十二家一十二部按藝文志方技四種曰醫經曰經方曰房中曰神仙醫經之書七略已收載無遺隋志所有黃帝岐伯扁鵲諸籍皆其相傳之本唯吳普本草數引醫和甘苦寒溫之說（[illegible]）而漢志無其書意亦在醫經經方諸部中也房中之書七略之外亦罕有別出隋志載素女祕道經玄女經素女方彭祖養性鄒子說陰陽經即其散佚之僅存者陽湖孫氏得素女方刊入平津館叢書傳於今者唯此今所拾補僅經方神仙兩種經方家書如倉公對詔皆言脈法方論是最古之醫案或且未能通其說首尾完具是爲上乘至於仙神家書則率多荒誕如騶子淮南謬稱黃冶變化眩惑視聽祇益姦欺列仙圖傳粉飾尸解飛昇摩擬虛無全乖事實是皆於脩養靜攝按摩步引之道渺不相涉在彼法既爲左道於是類亦曰岐黃以六略之中無可繫屬此猶得近似故附麗之爾

漢書藝文志拾補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拾補例略之一	十九	秦	奏
二	九	乜	也
三	廿四	十一部	十二部
拾補卷一之一	三三	是易家……	是漢易家……
三	九	背面	面背
仝	二七	易家陰陽……	易家候陰陽……
八	二四	孝成帝	孝成皇帝
九	九	古史……	古文……
十	三	五經異義今輯本	五經異義今輯本
		有魯詩……	有治魯詩……
仝	七	按所據	按隋志所據
仝	九	……東平人也見中……	……東平人也事見中……
十二	四	弟	第
十五	一	爲	於
十七	九	……不傳異義……	……不傳漢異義……
十八	三十三行下沙一節文如下	漢書補注王先謙[illegible]時之	
十九	十八	故	古

頁	行	誤	正
廿一	三	東陽馮敬	東陽侯馮敬
仝	十八	右	左
廿二	六	寒	塞
仝	廿三	授常常……	常常授……
廿三	廿八	又按十二……	又十二……
廿六	十六	冥氏鄭司農…	冥氏注鄭司農…
仝	三二行玉海起另提行		
廿八	六	家	冢
仝	廿五	者	著
廿九	十九	史紀	史記
仝	二十	史紀	史記
卅	四	列傳	列朝
仝	十九	復爲莠……	復有莠……
仝	廿八	名字甲也	名辨字甲也
三二	十六	孔子	孔氏
三四	八	及經書相與…	及經書相與…
仝	三一	傳	傅
三五	廿九	注孝經云……	注孝經之……

頁	行	誤	正
三六	廿三	太傅試學童又以六書	太史試學童又以六體
三八	十八	楚乘檮杌	楚檮杌
三九	三	後漢樊英……	後漢書樊英……
拾補卷二之二	二三	觀	說
七	二九	太	大
八	十一	刺	稱
九	十六	衿	矜
十	廿八	言	年
十一	五	四	西
十四	五	青月	青日
十七	四	司馬古有……	司馬氏古有
仝	十	須觭耆	須約耆
仝	十一	胸	朐
仝	十三	湮	渥
仝	十四	駒(針四駒字)	朐
仝	十五	旬	朐
仝	十七	東	務
十八	十三	彼二青亡於西傳	彼二青亡於西傳
仝	三十	网	曰
仝	三四	日錄	目錄

頁	行	誤	正
十九	三一	于	子
仝	三二	弓	引
二十	七	也	書
仝	八	師贊曰	贊曰
仝	十	話	語
仝	十六	我	式
仝	廿一	廢	慶
仝	三二	賦	賊
仝	三三	面	回
廿三	十三	以竹爲長之…	以竹爲之長…
廿五	十五	未必各自…	未必弃各自…
拾補二之二	五	織	識
仝	二	向初……	初向……
仝	十五	異	異
仝	廿二	就	受
仝	廿三	數萬人	數萬人
二	八	得諸侯……	得與諸侯……
仝	十五	作	竹
仝	廿五	徵	徵
仝	廿八	遂	遂

頁	行	誤	正
三	一	八遐言	八人遐言
仝	三	第	等
仝	九	遠	遂
仝	廿二	……雖路也者…	……雖聽雖也者
仝	廿四	鄉	子
仝	三三	請	清
四	五	刊	出
仝	七—八	辨	辟
仝	十三	元封四年	元封元年
仝	廿二	賢	賦
五	十一	傳	傅
仝	十六	傳賢	傅賢
仝	十九	飛入入祖舍	飛入祖舍
仝	二十	詳	辭
六	二	諸封疏	諸疏
拾補四之一	十四	庶	廡
又	廿八	繫萬下寫一遍字	
三	五	注中二托字皆託之誤	
拾補四之三	一	開	閒
拾補五之一	三十	推	椎

頁	行	誤	正
五之一	十三	周鑒	周鑄
又	十三	樓倉	樓參
六	五	張倉	張蒼
一	廿九	怡	恰
四	卅三	搖徵	瑤徵
六	廿三	王海	玉海
七	廿六	候	侯
十二	十二	殿	殷
又	三二	裏	裹
九	十三	注亦見三統術	亦見三統術
又	卅	太初下寫一厤字	
十	二十	假托	假託
十一	三	日月	月日
又	廿二	印管	卬管
十二	十二	(注)無句殷	無句殷
十四	七	隨	隋
又	十二	隨	隋
又	十四	候	侯
又	十五	歷	曆
又	十八	隨	隋

頁	行	誤	正
又	廿四	小注內兩隋	均應改隋
又	廿五	候	侯
十五	四	令	今
又	十三	廼	迺
又	十四	叚	段
又	二十	曰欲	曰吾欲
又	三一	尉注參	尉參
十六	十八	藏藏有家	藏藏於家
又	廿八	目師	目曰師
又	三三	兩謚字	均應改諡
又	三四	謚	諡
十七	二	謚	諡
又	十三	廷	延
十八	廿八	建詔	建昭
十九	二	鄒氏	鄭氏
廿一	廿六	狠	狼
廿二	廿四	疑爲衍	疑爲衍字
廿四	四	伕	伏
廿五	八	未	末
又	十一	揚	楊
又	廿二	揚	楊

頁	行	誤	正
又	廿七	未	末
又	廿八	雜	難
又	三三	篹	纂
又	三四	篹	纂
廿六	一	篹	纂
又	三	篹	纂
又	四	抄	協
又	十一	書	書
又	十二	箸	著
又	十五	欽乘	乘欽
又	十八	氣盈	盈氣
又	卅一	望	堅
廿八	十九	纂	纂
又	十八	蟹家	蠻家
又	廿一	纂	纂
廿九	二	相家	相家
又	廿六	氏	氏
三十	廿五	氏	氏
又	二十	啾咪	唐咪
拾補六之一	六	氏	氏
又	十一	歧伯	岐伯
又	十九	皇	黃
二	十	盖黄之	盖郭之
又	廿四	附	拊
三	廿三	稚	穉
四	十	雀	灌
又	十三	(十)近覽	近覽
五	廿五	索	索、
又	又	遐覽	遐覽、
又	三二	仙神	神仙
六	一	岐脈	[illegible]

補後漢藝文志四卷

後漢藝文志敘錄

阮孝緒七錄敘目曰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于東觀及仁壽閣譔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祕籍

隋書經籍志敘曰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

按七錄及隋志所云則東京亦嘗依七略編集東觀仁壽閣所有書名蘭臺書部東觀新記仁壽閣新記其書亡於董卓之亂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按蔡邕傳邕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案文有律歷意禮意樂意郊祀意天文意朝會意車服意五行意僅有八意其餘二意無考蓋地理藝文也

按嚴氏謂蔡中郎十志中有藝文志其稿悉燬於董卓李傕郭汜之亂當時諱志故稱意

七錄序目又曰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又曰王儉七志條七略及二漢藝文志所闕之書

按此云二漢者謂班氏漢書藝文志袁山松後漢書藝文志也袁志亡於唐末五代之亂

劉昭注補續漢書八志序沈松因循尤鮮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采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

以學者亦無取焉

按晉祠部郎謝沈有後漢書在袁山松之前見隋唐經籍藝文志謝書中之志篇目無攷

又曰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尋本書嘗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暉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闕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簣鬱絕斯作吁可痛哉

按范書十志中必有藝文自蠘以覆車之後弁草創殘文亦不復見矣

鄭樵通志校讐略曰王儉作七志已又條劉氏七略及二漢藝文志所闕之書爲一志阮孝緒作七錄已亦條劉氏七略及班固漢志袁山松後漢志所亡之書爲一錄

按阮氏所條袁志亡書今惟見序目所載一則其書名泯沒無聞

嘉定錢師璟錢氏藝文志略曰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錢大昭字晦之號可廬撰

按錢氏是書目答問亦云二卷未刊今廣雅書局新彫本止一卷二十餘葉上及西漢下包三國類例既極草率而不免重複誤收漫無裁制（如漢記及中興以來名臣烈士傳皆在東觀漢記中而別出其目又後魏戴叔遵七曜本起三卷見隋經籍志而誤以爲曹魏）且與錢氏藝文志及書目答問所云二卷不相合似非其手訂本

番禺侯康君謨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道光庚戌南海伍崇曜栞入嶺南遺書跋云原本無卷數茲釐爲四卷校訂以付梓人

按侯氏是書略依隋經籍志四部之體至子部小說家而止而子部編目如兵家歷算五行醫方雜藝五類無一書集部與佛道二錄則皆未嘗措手焉蓋其編輯未竣之初稾非爲完書今所輯稱侯志者即是其本

新編後漢藝文志四卷因覽錢侯二志之敘略不完故別自爲編不云補者不自以爲補舊史之闕也其人物譔著悉以獻帝遜位之年爲斷其卒在是年之前則無論乃心魏

室如王粲陳琳盡事吳朝如張紘陸績皆比之諸侯王官屬不以漢之統系豫假於魏吳故亦闕入三國志所載非牽合時代漫無限斷其門類則以晉之有無爲斷如經部之五經總義史部之載記史鈔史評子部之雜藝術集部之文史皆後起之目而東都人士實有其書故立此數類以著其剏亦非雜糅古今漫無區別爲綜四部爲類四十有二附以佛道凡四十四類光緒己丑歲孟夏之月山陰姚振宗巡識

後漢藝文志卷一

姚氏學

經之類十有一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樂曰春秋曰孝經曰論語曰五經總義曰小學曰讖緯

景鸞易說

范書儒林傳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施氏易作易說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華陽國志漢伯少與廣漢鄭伯宗蜀郡任叔本武川李仲孜一渤海孟元叔游學七州遂明經術太守命爲功曹察孝廉舉有道博士徵不詣然上陳時政言經得失又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期死葬不設衣衿務在節

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武進張惠言易義別錄序曰施氏之後有彭宣戴崇作易傳景鸞作易說

右施氏易一家一部

洼丹易通論七篇

范書儒林傳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嘗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官

張惠言易義別錄序曰孟氏之後有洼丹作易通論

袁京易難記

范書袁安傳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

張惠言易義別錄序曰孟氏之後有洼丹作易通論袁氏作難記（按此作袁良與范書異似誤）

按安祖父良平帝時太子舍人習孟氏易安少傳良學京弟敞少傳易經教授京子彭少傳父業彭弟湯少傳家學並見范書袁氏世傳孟氏易自良至湯凡六人（又按唐世系表良二子昌璋昌成武令生漢司徒安）

右孟氏易二家二部

鄭衆周易注

范書鄭興附傳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通易詩知名於世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匈奴繫廷尉會赦歸家復召爲軍司馬拜中郎將遷武威太守左馮翊建初六年爲大司農八年卒官

又儒林傳曰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

釋文敘錄曰河南鄭衆字仲師大司農傳費氏易

侯志曰鄭衆易注諸家俱不著錄左傳序疏云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文辭周公所作此或是鄭衆注左傳之文無以必其爲易注至史徵口訣義觀大象震九四兌大象凡三引鄭衆說則衆於易似有成書本傳稱衆兼通易儒

林傳稱衆傳費氏易其言又相合也今附錄其書亦過而存之之意云

馬融周易傳十卷

范書本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按嚴援兄余之子）從京兆摯恂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鄧太后怒令禁錮之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閒王廐長史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

守忤梁冀旨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

又儒林傳曰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

荀悅漢紀曰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頗行於世

釋文敘錄扶風馬融爲易傳又曰馬融傳十卷七錄云九卷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按此引七錄與釋文九卷異或是經典傳各自爲帙七錄所行此一本）唐經籍志周易十卷馬融章句唐藝文志周易馬融章句十卷

歷城馬國翰輯本序曰周易馬氏傳宋元以來無傳茲就釋文正義集解三書所引并他書間見者輯錄爲三卷（又有張惠言易義別錄平湖孫堂漢魏廿一家易注輯本各一卷）

荀爽周易傳十一卷

范書荀淑傳淑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

逢舉有道不應獻帝即位董卓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後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年三十六著禮易傳（本紀獻帝初平元年夏五月司空荀爽薨）

又儒林傳曰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荀悅漢紀曰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

易者咸傳荀氏學

吳志虞翻傳注翻上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於說西南得朋東北傷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

釋文敘錄潁川荀爽為易言又曰荀爽注十卷七錄云十一卷隋書經籍志周易十一卷漢司空荀爽注唐經籍志周易十卷荀爽章句藝文志周易荀爽章句十卷

張惠言易義別錄曰荀爽亦注費氏易者其義又特異

馬國翰輯本序曰惠氏棟易漢學列荀慈明一家而佚文不具載張氏惠言輯荀氏九家佚文具載而雜入九家中今特別出為三卷鄒湛曰易箕子之明夷荀爽訓箕為荄詁子為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程迥曰荀爽於說卦添物象以足卦爻查元章謂不須添添亦不盡不知箕子之義取蹈道貨傳孟喜之說也八卦逸象費氏古文有之三家放佚耳荀傳費學參用孟氏正其篇古之深非有所失況陰陽升降洞見本學虞仲翔譏馬融解釋復不及之亦何可詆訾耶（又有孫氏漢魏易注輯本一卷荀氏添說卦物象凡三十一在九家易解中今見釋文）

鄭玄周易注十二卷

范書本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為鄉嗇夫不樂為吏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游學十餘年歸鄉里嘗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玄迺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年春夢疾時袁曹相距於官渡紹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魏志袁紹傳注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玄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閒宗之

又儒林傳曰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

傳融抄鄭玄玄作易注

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幸太學問諸儒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

釋文敍錄周易鄭玄注十卷錄一卷七錄云十二卷隋書經籍志周易九卷後漢大司農鄭玄注唐經籍志周易九卷鄭玄注唐藝文志鄭玄注周易十卷宋史藝文志鄭玄周易文言注義一卷

崇文總目曰周易一卷鄭康成注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張惠言易義別錄曰鄭易之於馬猶詩之於毛今馬傳既亡所見僅訓詁碎義就其一隅而返之大抵以乾坤十二爻論消息以人道政治議卦爻此鄭所本於馬也馬於象疏鄭合之以爻辰馬於人事雜鄭約之以周禮此鄭所以精於馬也遵義鄭珍鄭學錄曰康成自敍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著周易珍按著卽注也康成是年春已寢疾至季夏遂卒其在元城多不過四五月而九卷易注成於病中以知精力過人臨死不衰如此又年譜曰建安五年至元城注周易畢知病不起作自序

按鄭氏易今存宋王應麟輯本一卷明姚士粦補輯二十五條　國朝惠棟輯本三卷孫堂輯本一卷臧鏞堂輯本九卷丁杰張惠言輯本十二卷又按周易正義云鄭玄作易贊易論詩譜序疏曰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爲贊贊明也明己爲注之意鄭學錄曰易贊書贊止是易書注一序耳非別一種按易論論易互體或亦是易贊中一篇或編入六藝論及本集今不別出

劉表周易章句九卷錄一卷

范書本傳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鎭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釋文云南城侯）建安十三年曹操自將征

表未至表疽發背卒

魏志本傳注謝承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漢末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釋文敍錄劉表章句五卷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隋書經籍志周易五卷漢荊州牧劉表章句唐經籍志周易五卷劉表注藝文志周易劉表注五卷

張惠言易義別錄輯本序曰景升章句鈌略難攷案其義於鄭爲近大要費氏易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周易劉氏章句在隋唐時已非完帙

今更散佚無傳惟就釋文及正義李氏集解晁氏呂氏古易所引錄爲一卷（又有孫氏漢魏易注輯本一卷）

宋衷周易注十卷

陸德明曰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按五等似五業之譌）

蕭常續後漢書曰宋忠者字仲子南陽人其子與魏諷謀誅曹操不克父子俱遇害（按其時建安二十四年也蜀志先主傳注引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又尹默傳注云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嗟乎宋忠無石子先機之明老羅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何可得耶梓潼李仁尹默並從宋忠受古學王肅從宋忠讀太玄衷之事蹟略可攷見者如此）

吳志虞翻傳注翻又上奏曰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釋文敘錄宋衷注九卷七志七錄云十卷隋書經籍志梁有漢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唐經籍志周易十卷宋衷注藝文志周易宋衷注十卷

元和惠棟易漢學曰忠注見羣龍一節獨勝諸儒

張惠言易義別錄輯本序曰李鼎祚史徵皆詳引之則唐初未嘗亡者今以殘文推之仲子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虞君以爲差勝康成者或以此大要費氏易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周易宋氏注唐時尚有傳本今久亡猶幸釋文集解引有餘節輯爲一卷（又有孫氏漢魏易注輯本一卷）

右費氏易六家六部

樊英易章句

范書方術傳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使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年七十餘卒於家陳郡郗巡學傳英業

陸績周易述十三卷錄一卷

范書陸康傳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少子績仕吳爲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

吳志本傳績字公紀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

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卒

釋文敘錄後漢偏將軍鬱林太守陸績述十三卷七志云錄一卷隋書經籍志周易十五卷吳鬱林太守陸績注唐經籍志周易十三卷陸績注藝文志陸績注十三卷

四庫提要曰陸氏易解一卷吳陸績撰原本散佚明姚

士粦采釋文集解及續京氏易傳注輯爲此本凡一百五十條昔宋王應麐輯鄭氏易注爲學者所重士粦此本雖不及應麐蒐討之勤博而掇殘賸存什一於千百亦可以見陸氏易注之大略矣

張惠言易義別錄輯本序曰明姚士粦采釋文集解合以京氏易傳之注爲陸氏易解一卷今四庫本是也易傳注世有其書（按見子部五行家）又不宜入易注其所采闕謬甚多今正而補之因論其義爲一卷公紀注京氏易傳則其易京氏也余嘗以爲京氏既爲易章句又別爲易傳飛候之書以謂易合萬象不可執一隅然則積算之法殆不用之章句以易傳飛候求易者爲京氏者之末失也今觀公紀所述凡納甲六親九族四氣刑德生尅未嘗一言及之至言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即孟氏學公紀儻得之耶京氏章句既亡由公紀之說京氏之大恉庶幾見之公紀以少年與仲翔爲友觀其書亦幾欲與荀虞頡頏矣又曰余嘗善陸績治易京氏而其言純粹與干寶絕不相類（又有孫氏漢魏易注輯本一卷馬氏玉函山房輯本三卷）

陸績周易日月變例六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虞翻陸績撰亡

張惠言易義別錄曰隋經籍志云績又與虞翻同撰日月變例六卷

按陸公紀自稱有漢志士其卒時必在建安中釋文固稱爲漢人矣

右京氏易二家三部

袁太伯易章句

王充論衡案書編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玄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

馮顥易章句

華陽國志馮顥字叔宰廣漢郪人也少師事楊仲桓及

蜀郡張光超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爲謁者成都令遷越巂太守所在著稱爲梁冀所不善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修黃老恬然終日

范書西南夷傳邛都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越巂郡後順桓閒廣漢馮顥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跡云

右不知主何家二家二部

右易類凡五門綜一十三家一十四部

孝明皇帝五家要說章句

袁山松書曰明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後漢諸史今有東觀記謝承書薛瑩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袁山松書張璠書輯本幷據摭該備考訂詳實凡所采引但著姓名不復詳其所出）

范書本紀帝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又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詔曰五更桓榮授朕尚書

東觀記本紀曰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昭

又桓郁傳曰上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按永平十四年也）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

又樊準傳準上疏曰孝明皇帝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搢紳游辟雍觀化者億萬計

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

范書桓郁傳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章懷太子注曰此言五家卽謂五行之家也

侯志曰此書未知宜何屬以明帝從桓榮受尚書又尚書有鴻範五行之學故入書部

按樊準疏言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則稱爲五行傳記之書漢以來爲此學者伏生以下有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劉向劉歆諸人似刪諸家之要術以圖讖而又爲之章句歟

桓君大太常章句

桓君小太常章句

范書本傳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議郎入使授太子爲歐陽博士二十八年以爲太子少傅三十年拜爲太常顯宗卽位拜爲五更封關內侯子郁字仲恩傳父業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卒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儒林傳曰中興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按本傳榮子郁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典復傳其家業傳論曰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於當世）

又楊賜傳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牟長尚書章句

范書儒林傳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

張奐減定牟氏章句

范書本傳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以功內徙屬弘農華陰故始爲弘農人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延熹中爲度遼將軍建寧元年爲少府拜大司農轉太常宦官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

按奐傳云牟氏章句浮辭繁多章懷注云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以爲前漢之牟卿經義考遂據以著錄按牟卿習大夏侯尚書見漢儒林傳亦不言其有章句此牟長及奐並是歐陽家學范書儒林傳云俗號牟氏章句葢自桓氏大小太常刪定之後世俗別有此一家之學奐所減定者實牟長書非牟卿書章懷此注誤也

張奐尚書記難

范書本傳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按史言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者即記此徒眾問難筆之於書黨禁時作也

右歐陽尚書學五家六部

周防尚書雜記三十二篇

范書儒林傳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葢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秀水朱彝尊經義考曰東漢爲古文尚書者不一家有葢豫所傳有杜林所得初不本於孔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世儒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爲安國所傳亦疏甚矣又曰馬鄭所注實依杜林漆書古文

衞宏古文尚書訓旨

范書儒林傳衞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光武以爲議郎

又杜林傳曰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

張懷瓘書斷曰衞宏字次仲東海人官至給事中修古學善爲文作尚書訓指師於杜林後之學古文者皆祖杜林衞宏也（惠棟後漢書補注云書斷曰宏官至給事中按許沖上說文表稱給事中議郎衞宏書斷所據本此又宏作書敬仲作次仲與諸書並異）

臨海洪頤煊讀書叢錄曰說文㑥字注引衞宏說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衞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皆古文尚書說（按說文用字注亦引衞宏說）

侯志曰前漢書儒林傳注引衞宏定古文尚書序文酒誥釋文引衞賈以成王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亦此書中語

徐巡古文尚書說

范書杜林傳濟南徐巡始師事衞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顯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又儒林衞宏傳宏後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

按徐巡與衞宏同受杜林古文尚書史言宏有訓旨而不言巡有書按說文𠧪部㮚字下云㮚古文㮚从西从二𠧪徐巡說木至西方戰㮚又𨸏部云隉危也从𨸏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此二字並見尚書知當時徐氏衞氏各有其書許君左右采獲杜伯山因言衞子徐生復能傳之矣儒林傳亦兼二人以爲說古文尚書大興於世由此二人似亦巡有書之一證

賈逵古文尚書訓

范書本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梁王太傅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按儒林傳及釋文敍錄惲並作惲）逵傳父業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顯宗時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遷衞士令和帝永元三年以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兼領祕書近署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

又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

謬

按說文犧𢭏迹蹖讀𢵡稽囧䀹厄豫頌毒陘亞㠯䰟字下凡十七引賈侍中說或由面質或取是書

賈逵尚書古文同異三卷

范書本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

侯志曰尚書堯典正義曰百篇次第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又曰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詩齊風正義曰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及商頌疏引賈逵說五服五經異義引賈逵說六宗魏志高貴鄉公紀引賈逵說若稽古爲順考古道釋文引賈逵說酒誥成王若曰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故曰成大約皆此書中語也

張楷古文尚書注

范書張霸傳霸蜀郡成都人也官侍中卒葬河南梁縣因遂家焉中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之官隱居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桓帝卽位優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徵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

馬融古文尚書傳十一卷（融始末見易類）

范書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

釋文敘錄古文尚書馬融注十一卷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唐經籍志古文尚書十卷馬融注藝文志馬融傳十卷

經義考曰馬氏尚書注本於杜林漆書故多與今文異其書唐初尚存陸氏釋文采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尚書馬氏傳今佚茲從釋文正義史記集解等采輯分爲三卷正義謂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爲一篇隋志較唐志多一卷者卽書序也更別輯錄合爲四卷

侯志曰馬傳金谿王謨有輯本一卷然尚多遺漏

劉陶中文尚書

范書本傳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游太學舉孝廉除順陽長以病免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拜侍御史靈帝時封中陵鄉侯拜侍中諫

議大夫上疏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譖陶與賊通情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遂閉氣而死（本紀靈帝中平二年冬十月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

張懷瓘書斷曰後漢杜北山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爲正陶亦工古文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俗本作三百餘事北宋本作七百餘事藝文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蓋古文與今文異者本有此數故陶從而是正也

侯志曰玉海藝文引陶傳亦作七百

荀爽尚書正經（爽始末見易類）

范書本傳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

王應麟玉海藝文曰尚書正經荀爽著

盧植尚書章句

范書本傳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建寧中徵爲博士熹平四年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拜廬江太守歲餘徵爲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傳記補續漢紀轉爲侍中遷尚書中平元年拜北中郎將後復爲尚書董卓免植官遂隱於山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

司馬彪書曰植以老病去位隱於上谷軍都山

鄭玄古文尚書注九卷（玄始末見易類）

范書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釋文隋志引並同）

釋文敘錄古文尚書鄭玄注九卷隋書經籍志尚書九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古文尚書九卷鄭玄注藝文志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

鄭學錄曰唐陸元朗撰釋文孔沖遠撰正義皆以僞孔傳爲主鄭注由是寖亡宋末王應麟采輯爲一卷

侯志曰虞翻奏鄭注尚書違失四事近王鳴盛江聲孫星衍汪家禧方觀旭方廷瑚趙坦皆申鄭難虞（按虞奏見吳志本傳注引翻別傳）

又曰書堯典正義云鄭玄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按鄭所增益者乃眞古文非張霸僞書孔疏誤鄭雖增此二十四篇而作注則仍止三十四篇馬季長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即二十四篇蓋合九共九篇爲一也）故馬鄭諸儒皆不注之也

又曰王氏鄭注輯本孫頤谷疑惠定宇託名非深寧氏所輯又隋志釋文皆有鄭氏尚書音然釋文云漢人不

作音後人所託又經義考有康成書贊攷書序正義云鄭玄避序名故謂之贊則書贊非別一書書疏又引康成書論蓋皆在書注九卷之中（按書論或當在六藝論中無容別出）故皆不著錄

曲阜孔廣林輯本序曰王氏所采遺漏因用其本爲主而別取經疏史注水經注諸書蒐羅補綴依鄭氏所訂三十四篇舊第并書序爲九卷而以書贊數條別爲一卷附於後（又羅江李調元函海中亦有鄭注輯本十卷）

鄭玄尚書大傳注三卷

玉海三十七引中興書目鄭康成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也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

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錄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按此疑崇文總目舊文中興目鈔入之）

隋書經籍志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著錄同宋史藝文志伏勝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

鄭學錄曰尚書大傳注宋元間尚存至明無見之者經義攷已云佚乾隆間盧運使見曾於吳中得舊藏本凡四卷乃後人鈔撮而成非復隋唐完編書唯五行傳首末具在盧學士文弨作攷異補異各一卷行於世

右古文尚書學一十家一十二部（鄭氏尚書大傳注非在古文之列今并附之不復分析）

王粲尚書問二卷

魏志本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文選王仲宣誄云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

舊唐書元行沖傳行沖著釋疑論曰王粲稱伊雒以東

淮海以北康成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歎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二卷列於其集

按元行沖言此二卷嘗編入本集其後鄭氏弟子田瓊韓益有釋問四卷見隋唐志即爲此書而作今人

三國藝文志

右不知主何學一家一部

右書類凡三門綜一十六家一十九部（侯志有尚書義問三卷乃溷入所編今不）錄

伏黯改定齊詩章句

伏黯齊詩解說九篇

范書儒林伏恭傳恭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釋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按黯伏生九世孫也）

吳陸璣詩疏曰后蒼爲博士授諫大夫翼奉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師丹高密太傅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以授嗣子恭

伏恭減定齊詩章句

范書儒林傳恭字叔齊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舉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

修學校教授不倦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拜司空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

陸璣詩疏曰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以授嗣子恭恭刪黯章句定爲二十萬言

按伏氏世系伏生八世理九世湛湛弟黯黯子恭十世隆十三世無忌十五世完自伏生後世傳經學而齊詩章句自伏理至此凡三定其本

景鸞詩解文句（鸞始末見易類）

范書儒林傳能理齊詩作詩解文句

陸璣詩疏曰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

按文句即章句之異名隋志禮家有皇侃喪服文句義疏十卷此其證也此殆彙衆家詩解而爲之章句歟侯志據經義考題作齊詩解以文句二字屬下讀今考本傳云作易說及詩解文字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華陽國志云撰禮略河洛交集則河洛交集別爲一書此書名詩解文句審矣

右齊詩學三家四部

侯苞韓詩翼要十卷

隋書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傳唐經籍志韓詩

翼要十卷卜商撰（按此題卜商誤）藝文志韓詩翼要十卷（不著撰人）

侯志曰侯氏說見於正義者斯干詩白華詩江漢詩抑詩又隋書禮樂志云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鍾聲

馬國翰輯本序曰苞不詳何人今唯從正義及陳暘樂書輯錄四節其說衣裼弄瓦與毛傳合意其以毛通韓摘論節訓故以翼要爲名歟（又王氏漢魏遺書鈔亦輯存數條）

按王謨輯本敘錄云今本隋志作侯芭則是書或題侯苞或題侯芭自來不一考漢書楊雄傳云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爲七錄儒家有侯苞注法言六卷而文選王元長詩注引侯芭法言注按法

言注實侯芭撰而七錄作侯苞選注又以芭爲巴苞與芭形聲相近非別爲一人即楊雄弟子鉅鹿人也論衡按書篇曰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則其字鋪子唐王涯說玄又稱鉅鹿侯芭子常則又字子常由是知楊雄傳芭下奪子字其原文則云而鉅鹿侯芭子常從雄居下文王邑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此稱子常即謂侯芭非稱桓譚芭不知卒於何時或當在中興之後經義考列後漢之末又作侯包非是

薛漢韓詩章句

范書儒林傳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後坐楚事辟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隋書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此或合薛氏父子之書以爲一編）

惠棟後漢書補注唐世系曰薛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憲爲淮陽太守因徙居焉生方丘字夫子方丘生漢經籍志曰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棟按唐人所引韓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薛夫子者乃方丘也故馬融傳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傳不載漢父名字後人以章句

專屬諸侯失之（彼薛夫子章句今錄入漢志拾補中）

侯志曰馮衍傳注引薛夫子章句亦見明帝本紀注而引作薛君則凡稱薛君者亦有薛夫子說矣

馬國翰輯本序曰薛君章句久佚宋王應麟詩考輯附韓詩而尚多漏略茲更補輯別爲二卷

按唐書世系表漢爲御史大夫薛廣德元孫廣德治魯詩而漢亦傳魯詩區大任百越先賢志云澹臺敬伯受薛氏詩於淮陽薛漢薛氏詩者丞相韋賢治魯詩爲韋氏學此其證也范書但謂漢世習韓詩未爲詳盡漢蓋家世魯詩兼習韓詩者也

杜撫韓詩章句

范書儒林傳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

按此是杜氏刪定薛漢本以授其弟子者馬竹吾謂即薛君章句侯志亦不別著錄然薛氏父子既以章句著名則亦自有其書漢人能自立成一家往往有書以名其學此類是已故別出之

杜撫詩題約義通

范書儒林傳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

云（一本注作法按作法者是也）
惠棟後漢書補注華陽國志曰撫資中人治五經數應
三公徵撫侍送故公作詩通議說叅文當云其所作詩
題曰通議也
侯志曰華陽國志作詩通議說名似較順然陸璣先於
常璩其稱名已同范史矣（按陸氏詩疏云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與范書無少差異）

趙曄詩細

范書儒林傳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
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
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
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
著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
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按王充論衡亦蔡中郎至會稽所得傳之京師故其言如此）
惠棟後漢書補注會稽典錄曰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
授之撫卒曄經營葬之然後歸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類趙曄撰詩道微十一篇
按詩道微似卽詩細之異名其書凡十一篇惟見冊
府元龜其所據必有本今莫得而詳矣

趙曄韓詩譜二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韓詩譜二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

經義考曰趙氏曄詩細七錄作詩譜二卷佚
按朱氏謂詩譜卽詩細恐不然侯志亦別出之

趙曄歷神淵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
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初平末年翻爲會稽太守
王朗功曹對王府君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
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
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
歸極
惠棟後漢書補注經籍志曰梁有詩神泉一卷以歷言
詩猶詩緯之汎歷樞也

張匡韓詩章句

范書儒林趙曄傳時山陰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
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類張正習韓詩作章句（宋諱匡故曰正猶唐諱淵改爲泉）

右韓詩學五家乙部

謝曼卿毛詩訓

范書儒林衛宏傳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
從曼卿訓學
釋文敘錄毛公受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
敖授九江陳俠俠爲王莽講學大夫或云陳俠傳謝曼

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

侯志曰陸元朗稱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又賈徽衛宏後漢初人皆受學於曼卿則曼卿似前漢人而隋志稱爲後漢或曾人光武時也

衛宏毛詩序（宏始末見書類）

范書儒林傳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曰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

經義考曰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

莫不有序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

鄭衆毛詩傳（衆始末見易類）

范書儒林傳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釋文敘錄引並同）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

侯志曰范蔚宗陸璣陸德明皆但云鄭衆傳毛詩不言作傳惟隋志有作傳之文而亦不著其書疑誤也今亦未敢臆斷姑錄之其說今絕無存惟旁見周禮宰夫之職注典瑞注大司馬注與毛傳鄭箋俱異至如序官膳夫注獻人注射人注隸僕注小司寇注則固無異解也

按鄭衆本傳云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則隋志之言不爲無據其但見於序而不著於錄者則其書久亡七志七錄所不載故亦無從記述侯氏疑其誤非也

賈逵毛詩傳（逵始末見易類）

范書本傳逵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逵傳父業又儒林傳曰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

隋書經籍志曰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

侯志曰風俗通祀典篇引賈逵說靈星之義當是絲衣篇注解

賈逵詩異同

范書本傳建初中詔令撰尚書古文同異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賈逵毛詩雜義難十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毛詩雜議難十卷漢侍中賈逵撰亡

唐經籍志毛詩雜義難十卷藝文志同（並不著撰人）

按本傳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此即論難之一也

馬融毛詩傳十卷（融始末見易類）

范書儒林傳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

傳

釋文敘錄毛詩馬融注十卷無下秩隋書經籍志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按馬傳有毛詩與鄭箋同爲二十卷此無下秩故存十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毛詩馬氏傳唐志以下不復著錄唯正義及釋文引十一節酈道元水經滏水注引一節佚說之存者僅此案鄭康成受業於融箋詩應本師說正義釋文所引特著其與鄭義異者耳

荀爽詩傳（爽始末見易類）

范書本傳著禮易傳詩傳

荀悅漢紀曰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通人學者多好尙之然希得立於學官也

按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六引顏延之庭誥曰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似即詩傳中語本傳不言爽治誰家詩證以漢紀希得立於學官之語則其爲毛氏詩審矣陸元朗云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毛氏傳荀氏學慈明爲荀卿十二世孫傳毛詩即所以傳其家學也

鄭玄作毛詩箋二十卷（玄始末見易類）

范書儒林傳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釋文敘錄毛詩故訓傳二十卷鄭氏箋又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

隋書經籍志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

唐經籍志毛詩詁訓二十卷鄭玄箋藝文志鄭玄箋毛詩詁訓二十卷宋史藝文志毛詩二十卷毛萇爲詁訓傳鄭玄箋

四庫提要曰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隋志題毛萇誤也漢志毛詩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康成發明毛義自命曰箋按說文曰箋表識書也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旁如今人之籤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曲說也

鄭學錄曰釋文隋唐志二十卷唐孔冲遠撰傳箋正義分爲四十卷今列於學官

鄭玄毛詩譜一卷

序曰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

詩譜序疏曰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

釋文敘錄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大叔裘隱隋書經籍

一号 0115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文王句

志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日本國見在書目毛詩譜序一卷鄭玄撰大叔求撰唐經籍志毛詩譜二卷鄭玄撰藝文志鄭玄毛詩譜三卷宋藝文志鄭玄詩譜三卷

鄭學錄曰孔沖遠撰詩正義以譜說散置風雅頌諸題下而條疏之其旁行者無從徵以後傳本浸佚故宋崇文總目無之至慶歷間歐陽永叔於絳州得一本其文有注而不見名字又首尾殘缺國譜悉顛倒錯亂因取己所注詩圖十四篇以補譜之亡者凡補譜十五補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八百八十三而鄭譜復完今行世者皆歐陽本也（王氏漢魏遺書有輯本一卷）

劉楨毛詩義問十卷

魏志王粲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范書文苑劉梁傳梁東平寧陽人爲野王令光和中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注引魏志云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傳爲平原侯庶子今按魏志爲司空軍謀祭酒者乃徐幹非劉楨爲五官將文學及平原侯庶子者乃徐幹應瑒亦非劉楨章懷此注或非今所傳之魏志又裴松之注引文士傳云楨父名梁與范書稱孫者亦不合此則未詳孰是矣）

隋書經籍志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唐經籍志毛詩義問十卷劉楨撰藝文志劉楨義問十卷（按建）

（安二十二年文帝始立爲太子楨卒於是年卒此稱太子文學或終於是官或從後追題）

馬國翰輯本序曰劉楨毛詩義問隋唐志並十卷今從水經注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輯得十二節訓釋名物與陸璣疏相似

右毛詩學八家一十一部

右詩類凡三門綜一十六家二十三部（釋文敘錄有鄭玄詩音隋志引七錄有鄭玄王肅合注毛詩二十卷並出後人所編不錄）

杜子春周官注

范書儒林傳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荀悅漢紀曰劉歆以周官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

馬融周官傳序曰劉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跡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釋文敘錄曰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又曰鄭注周官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

馬國翰輯本序曰周禮杜子春注隋唐志皆不載佚已久從鄭康成注中所引輯爲二卷

鄭興周禮解詁

范書不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更始時拜諫議大夫涼州刺史坐免西歸隗囂建武六年東還以杜林薦徵爲大中大夫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領征南營與大司馬吳漢擊公孫述述死留屯成都坐左轉蓮勺令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

鄭玄周官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作周禮解詁

馬國翰輯本序曰周禮鄭大夫解詁佚已久今從康成注中輯錄凡十五節晁公武讀書志曰鄭興鄭衆傳授周禮康成引之以參釋異同云鄭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

衛宏周禮解詁（宏始末見詩類）

鄭玄周官序曰故議郎衛次仲作周禮解詁

范書鄭興傳興好古學尤明周官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注斟酌謂取其意旨也

鄭衆周禮解詁（衆始末見易類）

馬融周官傳序曰衆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

鄭玄周官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皆作周禮解詁又曰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

范書儒林傳中興以後鄭衆傳周官經

釋文敘錄曰鄭興父子並作周禮解詁

馬國翰輯本序曰周禮鄭司農解詁隋唐書不著錄佚已久從鄭康成注裒輯六官各爲一卷凡六卷

賈逵周禮解詁（逵始末見易類）

范書本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周官逵傳父業作周官解故

馬融周官傳序曰杜子春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杜氏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

鄭玄周官序曰侍中賈君景伯作周禮解詁

釋文敘錄曰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

馬國翰輯本序曰賈公彥疏謂賈逵作周禮解詁不言卷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茲就賈疏及諸書所引輯爲一卷說多與馬季常同引者往往並稱賈馬鄭康成於其說之不合者時已意隱破之

張衡周官訓詁

范書本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遊三輔觀太學通五經貫六藝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陽嘉中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曰宋本春秋疏二十八引張衡解詁）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胡廣漢官解詁序曰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

馬融周官傳十二卷（融始末見易類）

融自序曰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惠氏後漢書補注引殷芸小說曰融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

鄭玄周官序曰南郡太守馬季長作周禮解詁

范書儒林傳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

毛詩正義曰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

釋文敘錄敘馬融注周官十二卷隋書經籍志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唐經籍志周官十二卷馬融撰藝文志馬融周官傳十二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融爲鄭康成之師而康成注用杜子春及鄭大夫父子三家說引馬融說又往往爲鄭君所不取則馬傳未能精醇而鄭之不阿所好均可見已今輯錄一卷（又王氏漢魏遺書鈔有輯本一卷）

鄭玄周官禮注十二卷（玄始末見易類）

玄自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父子大司農仲師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括囊大典網羅衆家云云

范書本傳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又儒林傳曰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釋文敘錄鄭玄注周官十二卷隋書經籍志周官禮十二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十三卷藝文志同宋藝文志鄭玄周禮注十二卷

四庫提要曰元於三禮之學本爲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修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元矣

鄭學錄曰周官禮注唐賈公彥撰疏五十卷今列於學官

臨碩周禮難

范書孔融傳董卓以融爲北海相融到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

世說言語篇注伏滔青楚人物論曰後漢時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皆青士有才德者

鄭學錄曰臨碩字孝存臨亦作林

賈公彥序周禮曰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

鄭玄答臨孝存周禮難

范書本傳玄又著書答臨孝存周禮難

賈公彥序周禮曰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跡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

鄭學錄曰劉知幾稱鄭志目錄作答臨碩難禮此書唐後久佚十論七難今不能詳康成所答其遺文見經疏者禮記王制內二條周禮內三條毛詩內二條而已

右周禮九家十部

鄭玄儀禮注十七卷

范書儒林傳玄本習小戴禮（按此謂小戴氏禮非小戴氏記）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釋文敘錄引范書云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爲鄭氏學）

釋文敘錄鄭玄注儀禮十七卷隋書經籍志儀禮十七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鄭玄注儀禮十七卷宋藝文志鄭玄古禮注十七卷

賈疏序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

四庫提要曰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

曰戴德本一曰戴聖本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注賈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謂之古文元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其書自元以前絕無注本

鄭學錄曰儀禮注十七卷唐賈公彥撰疏五十卷今列於學官

馬融喪服經傳一卷

釋文敘錄曰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馬融注喪服

隋書經籍志曰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又曰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唐經籍志喪服記一卷馬融注藝文志馬融注喪服記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喪服經傳馬氏注一卷儀禮疏引數條杜佑通典所引最多缺者蓋無幾矣（侯志曰王謨孫馮翼俱有輯本）

一卷

鄭玄喪服經傳注一卷

隋書經籍志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喪服紀一卷鄭玄注藝文志鄭玄注喪服記一卷

馬國翰輯喪服變除序曰隋志復有喪服經傳注卽注儀禮喪服篇也晉宋諸儒好治喪禮於是鄭注喪服別

有單行之本故隋唐志亦別著於錄

鄭學錄曰釋文敘錄云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卽謂此也

按馬鄭二家書隋志作喪服經傳兩唐志作喪服記實一書而名偶異鄭學錄別出喪服紀云不知所紀何事又謂唐人經疏無一引及則無怪其然矣

又按范書馬融傳言融所注有三禮實止注喪服傳一篇儒林傳云馬以周禮傳授鄭玄陸元朗云鄭依盧馬之本定禮記是周禮禮記鄭皆受之於馬則喪服一篇當亦爲馬所授此注馬氏書別爲一本歟

鄭玄喪服變除注一卷

唐書經籍志喪服變除一卷鄭玄注唐藝文志鄭玄注儀禮十七卷喪服變除一卷注喪服紀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唐志有喪服變除一卷今佚唯杜佑通典引之作鄭玄變除又禮記檀弓雜記閒傳注中亟引變除禮文而說其義（宗按此鄭引大戴德變除禮文）孔穎達正義亦每於變除引鄭以爲依用此亦佚說可以參攷者也弁輯錄之

按大戴德有喪服變除一卷亦見新舊唐志此或鄭氏注大戴之書（觀唐藝文敘次似以喪服變除爲大戴氏注者故列於前喪服紀爲馬氏注者故列在後歟）

鄭玄喪服譜注一卷

隋書經籍志喪服譜一卷鄭玄注

馬國翰輯變除序又曰隋志復有喪服譜一卷疑卽唐志之變除蓋因大戴之書而申明之或其書中衍爲圖譜故隋志取以標目歟

按此或卽如馬說或後人從三禮圖析出別行或鄭氏之先有人撰喪服譜者鄭從而注之又按隋志云梁有戴氏喪服五家要記圖譜五卷亡此戴氏疑卽大小戴鄭或取五家中戴氏一家圖譜而注之或全注五家圖譜別爲一卷

劉表喪服後定一卷（表始末見易類）

隋書經籍志漢荊州刺史劉表新定禮一卷

烏程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表與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此卽其一通典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九引凡四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隋志有劉表新定禮一卷新定卽後定題小異耳唐志不著佚已久杜佑通典引六節或但題劉表或稱後定喪服

右儀禮三家六部

曹充慶氏禮章句四十九篇

曹充慶氏禮辨難

漢書儒林傳后倉授閭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爲東平太傅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

氏之學

范書曹褒傳褒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顯宗卽位拜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結髮傳充業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又儒林傳曰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

按傳慶氏禮者前漢有魯夏侯敬沛慶咸大鴻臚王臨中興後有犍爲董鈞及曹充父子而已董鈞教授弟子百餘人曹褒教授弟子千餘人無一名家慶氏禮遂由是絕矣

又按慶普有禮記與大小戴記並行經義攷嘗詳言之此云充作章句辨難章句者卽爲慶氏記而作自爲一書辨難者所以辨問者之難又別爲一書史文簡略類此者頗多下同此例曹褒所傳禮記四十九篇卽傳其父慶氏記章句也

馬融禮記傳四十九篇

融撰周官傳自序曰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尙書詩禮傳皆訖

范書本傳曰注詩易三禮尙書

釋文敘錄陳邵周禮論序云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隋書經籍志曰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按足是定字寫誤）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馬國翰輯本序曰融之學長於三禮其周官禮注喪服經傳注隋唐志各著錄獨無禮記東漢會要載有融禮記注賈公彥周禮廢興云禮傳均不詳卷數益本有注而久佚矣采得一十六節錄爲一卷云

按通典四十一有曰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此處似敓樂記二字）合四十九篇知隋志足字乃定字之譌言馬氏攷諸家同異又定此三篇也是爲馬氏重定本（四庫提要有曰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此類是已）

盧植禮記解詁二十卷（植始末見書類）

范書本傳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秕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材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司馬彪續漢書曰植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

釋文敘錄盧植注禮記二十卷隋書經籍志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唐經籍志禮記二十卷盧植注藝文志盧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

舊唐書元行沖傳行沖著釋疑論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

馬國翰輯本序曰禮記正義謂鄭亦依盧馬之本而爲之注本傳載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而植所自爲禮注推本師說訂改紕謬當必獨成著本故鄭氏用之也今就羣書所引輯錄一卷（又王氏漢魏遺書鈔輯本一卷）

按元行沖言則盧氏又於四十九篇中刪定二十九篇是爲盧氏重定本

荀爽禮傳（爽始末見易類）

馬國翰輯本序曰後漢書本傳稱其著禮易傳隋唐志皆不載册府元龜載其目而不言卷數則佚已久矣茲從風俗通殘本及通典文選注路史注輯得五節

按諸書所引蓋禮記傳也故列於此經籍志曰漢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云云諸家禮記咸於此二百十四篇中取去增損互有不同荀氏是書必又與大小戴馬盧諸本不同是爲荀氏重定本

鄭玄禮記注二十卷

范書儒林傳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釋文敘錄鄭玄注禮記二十卷隋書經籍志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唐經籍志小戴禮記二十卷戴聖撰鄭玄注藝文志鄭玄注小戴聖禮記二十卷宋藝文志鄭玄禮記注二十卷

鄭學錄曰禮記注二十卷唐孔沖遠撰正義七十卷今列於學官

按陸元朗云鄭依盧馬之本而注焉元行沖釋疑論曰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

誅而猶緝述忘疲闕義能從具於鄭志向有百科是鄭依盧馬之本亦有所刪存是為鄭氏三禮自定本

高誘禮記注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誘注淮南子自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誘涿郡涿人建安中曹操辟為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遷監河東

經義攷曰高氏禮注藝文類聚引之

按高誘嘗從盧子幹受學盧撰禮記解詁誘承師說而別為之注未可知也姑從經義攷錄存之

景鸞月令章句（鸞始末見易類）

范書儒林傳作月令章句（常璩梓潼人士贊著錄同）

侯志曰蔡邕月令問答稱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意傳非其本旨疑即指鸞書

按蔡中郎以前特為月令作章句可考見者唯此侯說實近似之

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

范書本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光和元年下洛陽獄髡鉗徙朔方明年赦還亡命江海中平六年董卓為司空辟為祭酒補侍御史又轉持（嚴氏補注邕集持作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嚴補注邕集云三月之中九歷三臺）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及卓被誅王允收付廷尉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邕月令問答曰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光和元年子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歷數事物制度可假以

為本敦辭託說審求歷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

隋書經籍志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中郎將蔡邕撰宋藝文志子部農家蔡邕月令章句一卷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本集說郛有月令問答明堂論月令篇名等三編皆月令章句之文

侯志曰此書有王謨輯本不及蔡雲輯本之詳（又馬氏玉函山房輯章句問答各為一卷）

景鸞禮略二卷

范書儒林傳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

侯志曰隋志有禮略二卷不著名氏以鸞傳攷之則鸞

撰也

按隋志於諸家禮記之後別以禮記鈔禮記義疏禮記評爲一類以此二卷爲是類之首殿以時代侯說近得其實

緱氏禮記要鈔十卷

周禮疏序引馬融自序曰劉歆末年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

隋書經籍志曰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又曰禮記要鈔十卷緱氏撰唐經籍志禮記要鈔六卷緱氏撰藝文志緱氏要鈔六卷

按隋志言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則河南緱氏別爲一人賈疏序刪去及字遂濛渾不可辨又隋志是書列禮略一卷之次禮略不著撰人侯君謨以爲景鸞撰其說良是景鸞東漢初人是書編列其後則亦以爲東漢初人矣攷兩漢禮家別無緱氏此緱氏其即劉歆弟子佚其名字者歟又攷氏姓諸書有陳留緱氏河南緱氏二族緱氏亦西漢縣屬河南郡或以爲河南緱氏是杜子春籍隸郡縣今攷廣韻杜字注云漢有御史大夫杜周以南陽豪族徙茂陵始居京兆是漢之杜氏其先爲南陽人其後則京兆人皆非河南人也

右禮記之屬九家十一部（按釋文有謝楨禮記音隋志作射貞疑即謝承之從父貞所作貞見吳志妃嬪謝夫人傳注）

鄭玄三禮目錄一卷

隋書經籍志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唐經籍志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注藝文志鄭玄三禮目錄一卷

鄭學錄曰唐孔沖遠撰禮記正義賈公彥撰周官禮儀禮疏並以目錄分附篇題下首疏解之世遂無單行本王謨輯本序曰范書本傳獨不及三禮目錄已別無傳本今亦僅從賈孔二家正義鈔出周禮目錄六條儀禮目錄十七條禮記目錄四十九條

按三禮目錄舊附三禮後即序錄也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玄序云云一條證以釋文亦即三禮目錄之文

鄭玄三禮圖三卷

隋書經籍志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諶等撰

日本國人見在書目周禮圖十卷鄭玄阮諶等撰（按三禮圖首周禮故亦通謂以周禮圖攷隋志三禮圖之後有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諶撰祁諶即阮諶之誤外蕃本合爲一帙故十卷疑本是一書隋志誤析之）

宋史儒林聶崇義傳史部尚書張昭等奏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三卷是隋開皇中敕禮部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曰梁氏第十後題曰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

亦題梁氏鄭氏（按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隋唐閒人鄭張昭所謂今書府本內有鄭氏圖）
竇儼序聶氏三禮圖云崇義博采舊圖凡得六本其一本是鄭圖
鄭學錄曰　四庫總目云勘驗鄭志元實未嘗爲圖書中宮室車服等圖多與鄭注違背殆習鄭學者作圖歸之鄭氏歟珍謂康成著書元不盡見鄭志目錄（宗按鄭志目錄今不可見何由知其有無）唐劉知幾據以駮孝經注已非確證因而謂鄭氏不作禮圖恐尤未然鄭圖後經阮諶夏侯伏朗梁正張鎰隋開皇迭有修改聶氏又參校六本定爲今傳之三禮圖本非盡出鄭手自然多失鄭意亦不得以

此易唐前舊說也特今聶圖中唯雞彝及舟是遵據鄭圖有明文可見其他皆無從甄別矣
按張昭竇儼所云則宋初鄭圖尚存自阮諶後皆編入諸家三禮圖其本凡三卷唐羣書四錄有明文意三禮各爲一卷鄭所圖不過如此今依以著錄

阮諶三禮圖三卷
魏志杜恕傳注阮氏譜曰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
宋史聶崇義傳梁正三禮圖題識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

後魏書禮志四阮諶禮圖弁藏秦漢以來輿服
隋書經籍志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諶等撰
按魏志注引阮氏譜不言諶爲侍中與隋志所題異諶子武魏正始中清河太守武弟炳河南尹稽其時代諶當是建安中人
又按隋志三禮圖之後有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諶撰祁當是阮之寫誤蒙上文故不書時代官位又曰梁有冠服圖一卷五宗圖一卷月令圖一卷合前九卷凡十三卷宋張昭引唐羣書四錄云三禮圖十三卷疑此皆在十三卷之內隋時有所散佚故分著於錄五宗圖疑鄭氏書吳辭綜有述鄭氏禮五

宗圖

曹褒通義十二篇
曹褒演經雜論一百二十篇
范書本傳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結髮傳父業初舉孝廉再遷圉令免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侍中和帝即位擢監羽林左騎遷射聲城門校尉將作大匠出爲河內太守坐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永元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

鄭玄禮議二十卷

唐書藝文志鄭玄注小戴聖禮記二十卷又禮議二十卷

鄭學錄曰此書隋志舊唐志皆未著錄通典六十七載康成伏后敬其父完議卷七十一又載春夏封諸侯議必皆采自此書禮議之輯成二十卷可謂詳矣

按隋志梁有羣儒疑義十二卷戴聖撰舊唐志禮義二十卷戴聖等撰（舊志聖者作勝）其云戴勝等者明非戴氏一家之書其中蓋有鄭氏議禮在焉舊志原其始故題戴勝等新志要其終乃歸之鄭氏實一書義議本相通也七錄十二卷是戴氏原編此與舊志所載皆戴鄭合編其皇后敬父伏完議當是建安四年以大司農至許都時作（又疑新唐志蒙上注字此亦注小戴氏之書而附己說於其中）

鄭玄魯禮禘祫志

詩商頌玄鳥正義引魯禮禘祫志曰儒者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詾詾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麤記注焉

鄭學錄曰魯禮禘祫志范書本傳志作義唐人稱引皆作志當得其正毛詩正義云詩箋及禮注所言禘祫數經無正文鄭以春秋上下攷校知其必然箋注皆爲定解仍恐後學致惑故又作魯禮禘祫志以明之按此書全文久佚僅見詩禮疏及通典所稱引數條然蕞而讀之於康成說禘祫志端委以盡是其書雖亡猶未亡也

王謨輯本序曰諸經正義多引鄭氏魯禮禘祫志隋志不著錄唐志別有禮議二十卷則禘祫志乃禮議中一篇目也今並鈔出詩正義四條禮記正義七條左傳正義一條通典二條（按王氏謂禘祫志在禮議中其說近是）

馬國翰輯本序曰鄭駁五經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孔氏詩禮正義及杜氏通典皆引參校同異訂爲一卷志引經傳會其通據明堂位魯用王禮臚舉春秋言禘祫者以實之

劉熙謚法注一卷

區大任百越先賢志劉熙字成國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覽多識名重一時薦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謂之徵士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著謚法三卷行於世建安末卒於交州崇山下有劉熙墓云（注云據交廣春秋文獻通考參修）

嚴可均後漢文編曰劉熙字成國北海人官位未詳今所見釋名舊刻本或題安南太守或題徵士熙久居交州陳壽言之再四蜀志許慈傳師事劉熙建安中慈自交州入蜀吳志韋曜傳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辯綜傳

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計熙在交州值獻帝初年或先士燮爲太守殆未可知然不當稱安南其爲徵士亦不見於史

陽湖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曰釋名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攷據家並云漢無安南郡今考晉書循吏傳魯芝當魏時行安南太守又吳志辥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安南郡正屬交州則舊本所言不誤

隋書經籍志梁有諡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又論語類諡法三卷劉熙撰唐經籍志經解類諡法三卷荀顗演劉熙注藝文志同

唐六典卷十四注舊有周官（按官作周書）諡法大戴禮諡法又漢劉熙注諡法一卷

玉海引沈約諡法序曰劉熙注諡法惟有七十六名又云劉熙注解時或有所發明

按沈休文言劉氏注本止七十六名唐六典注云一卷近得其實隋志兩類並出存亡互見由於刊除不盡兩唐志稱荀顗演顗爲彧之子晉書有傳蓋又據劉氏本增演之爲三卷

右三禮通禮雜禮書之屬四家八部

右禮類凡四門綜二十家三十五部（釋文敘錄有鄭玄三禮音各一卷隋唐經籍志又云周官音三卷儀禮音二卷禮記音二卷唐藝文志又有周官禮記音各三卷並後人所作不錄）

桓譚樂元起二卷

范書本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上疏陳時政所宜不省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新論曰昔者孝成帝時余爲樂府令凡所典倡優技樂蓋且千人）

唐書經籍志樂元起二卷唐藝文志桓譚樂元起二卷

孝明皇帝樂四品

隋書音樂志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太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鐃歌黃帝時岐伯所造云（亦見續漢書禮儀志注引蔡邕樂意范書曹褒傳褒父充對顯宗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又本紀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樂曰大予樂）

孝明皇帝登歌

范書章帝本紀永平十八年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作登歌正予樂

隋書音樂志漢明帝時樂有四品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又曰登歌者頌祖宗功業也

孝章皇帝歌詩四章

孝章皇帝靈臺十二門詩

續漢書禮儀志注蔡邕禮樂志曰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續漢書祭祀志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蓋作於元和二年也

孝章皇帝鞞舞辭五篇

晉書樂志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

隋書樂志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漢魏以來並施於宴饗鞞舞漢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辭

古今樂錄曰漢鞞舞曲五篇並章帝造

孝靈皇帝雲臺十二門新詩

續漢禮儀志注蔡邕禮樂志曰嘉（按當為永）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按雲臺並作靈臺）

東平憲王光武廟登歌一章

范書光武十王傳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蒼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定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五年乃許還國立四十五年建初八年正月薨

齊書樂志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二十六句

樂人歌詩四章

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曰重光月重輪星重暉海重潤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暉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其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眾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耳

白狼王唐菆等獻樂歌三章

范書西南夷傳莋都夷者武帝所開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遠夷之語辭意難正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並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

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其一曰遠夷樂德歌其二曰遠夷慕德歌其三曰遠夷懷德歌（注云東觀記載其歌并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爲華言按東觀記惜未附識曰田恭所譯）

宗廟上陵殿中食舉樂九曲

宋書樂志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故事食舉有鹿鳴承元氣二曲三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姚皇二曰六騏驎三曰竭肅雍四曰涉叶相合前六曲以爲宗廟食舉加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爲上陵食舉減承元氣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歷數二曲合九曲爲殿中食舉

享宴食舉樂十三曲

通典漢享宴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

筵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

相和十七曲

晉書樂志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一部十七曲

但歌四曲

晉書樂志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

桓譚琴操二卷

范書本傳好音律善鼓琴性嗜倡樂

唐書經籍志琴操二卷桓譚撰唐藝文志桓譚琴操二卷

侯志馬瑞辰曰唐志載桓譚琴操二卷按桓譚新論有琴道篇不聞有琴操文選注引新論雍門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北堂書鈔引作琴操是唐人誤以琴道篇爲琴操之證按馬說甚辨然唐志所有未敢輒刪

蔡邕琴操二卷（邕始末見禮類）

范書本傳妙操音律善鼓琴及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侯志馬瑞辰曰蔡邕本傳言邕所著有敘樂而無琴操而今本琴操及傳注所引皆屬蔡邕疑琴操即在敘樂中猶琴道爲新論之一篇耳北堂書鈔引蔡邕琴賦言仲尼思歸即將歸操也梁公悲吟即楚高梁子霹靂引也周公越裳即越裳操也白鶴東翔即別鶴操也樊姬遐歎即列女引也與夫鹿鳴三章楚曲明光俱與琴操合則琴操爲中郎所撰信有徵矣

侯徵阮元揅經室外集曰琴操二卷漢蔡邕撰從徵士惠棟手鈔本過錄上卷詩歌五曲一十二操九引下卷雜歌二十一章（王氏漢魏遺書鈔亦有輯本一卷）

按日本國書目琴經一卷蔡伯喈撰似即此書

蓋勳琴詩十二章

范書本傳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領太守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拜京兆尹及董卓廢少帝徵爲議郎又以爲越騎校尉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于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

袁宏後漢紀曰勳爲京兆尹時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

蔡琰胡笳引一十八章

范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又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祀爲屯田都尉

書畫譜書家傳引黃山谷集曰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

宋史藝文志蔡琰胡笳十八拍四卷

按此以書法傳隋唐時編入本集至宋始別著錄

右樂類不計家凡一十八種

鄭興春秋左氏條例訓詁（興始末見禮類）

鄭興春秋左氏章句訓詁

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范書本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又曰興好古學明左氏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按劉歆有春秋左氏傳條例及章句漢書本傳云由是章句義理備焉義理即條例左氏有條例自歆始其後諸家疏通證明以迄杜征南釋例皆本之歆此命歆訓詁其條例章句又校其所撰三統歷皆王莽天鳳中作

許淑春秋左氏傳注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孔穎達曰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

釋文敘錄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注解左氏傳

馬國翰輯本序曰春秋左傳許氏注唯經典釋文載之隋唐志皆不著錄卷亦不詳書佚已久從正義輯六節皆與劉歆賈逵同說則杜序所謂大體轉相祖述者漢人篤守師法於此益信矣

侯志釋例屢引許說杜多不從惟昭七年經暨齊平正義引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則杜氏從之

按范書范升傳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升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又續漢歷志建武八年太中大夫許淑等上書言歷不正宜當改更是亦長於歷數者與鄭少贛賈元伯同輩亦及見劉歆學術相同

賈徽春秋左氏條例二十一卷

范書賈逵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釋文敘錄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授扶風賈徽字元伯後漢潁陰令作春秋條例二十一卷

陳元春秋左氏訓詁

范書本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猒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按此即建武四年事）帝卒立左氏學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宜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

按此是陳氏春秋自爲一家與鄭賈諸儒出自劉歆者師授不同（蜀志尹默傳默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父子賈逵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此方字史衍文即謂此陳元也元方爲潁川陳紀字宋蕭常續漢書於尹默傳乃改爲陳紀一告陳紀實有左氏注說者顧爲炫惑今并附訂於此）

陳元春秋左氏同異

釋文敘錄曰范曄後漢書云京兆陳元傳賈氏易又曰元字長孫司空南閣祭酒兼傳左氏春秋又曰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按范書儒林傳易家無京兆字陸氏誤也）

按侯志以此書謂卽訓詁今考本傳訓詁乃爲其父書而作此同異蓋別爲一書攷儒林李育傳云育讀左氏傳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蓋卽指此書又似因范升辨難爲此同異以申左氏也

孔奇春秋左氏傳義詁三十一卷

范書孔奮傳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弟奇游學洛陽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注曰刪定其義也

連叢子孔通左氏傳義詁序曰先生名奇字子異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前書孔光傳光父霸字次孺元帝師號褒成君霸次子捷兄）君魚王莽末避地大河之西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論學其兄謝服焉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

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袪後學者之蔽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予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於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嚴氏全後漢文編曰孔通大師孔光族曾孫）

鄭衆春秋左氏條例章句九卷

鄭衆春秋左氏難記（衆始末見易類）

范書鄭興附傳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知名於世

荀悅漢紀論曰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爲春秋左氏傳作解注

釋文敘錄大司農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衆撰唐經籍志春秋左氏傳條例音句九卷鄭衆（音句蓋章句之譌）藝文志鄭衆牒例章句九卷（馬氏玉函山房輯諸經疏史記注爲一卷）

鄭衆春秋刪十九篇

范書鄭興附傳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鄭衆春秋左氏長義十九條

公羊序疏曰賈逵作長義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又曰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云云

按長義十九條似即春秋刪十九篇然別無確證又十九篇者即十九卷與十九條亦不合故仍分錄之

賈逵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逵始末見易類）

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唐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三十卷賈逵撰（按三當爲二）藝文志賈逵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二十卷

侯志曰南齊書陸澄傳澄與王儉書曰泰元（晉孝武帝年號）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觀此知服虔注傳不注經賈逵則兼注經傳左傳襄三十一年疏云賈逵注經今攷賈本經文有與杜異者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賈本無子字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賈無此句昭十一年齊國弱賈本作國酌是也

按侯志以此書謂即長義今攷隋唐志並以此書冠解詁之前皆曰章句其長義止四十一條安有二十卷之多其體近論難亦安得有章句之目通志略亦列此於春秋經類中實爲經注其解詁三十卷與國語同上題宗者則傳注也（馬氏玉函山房有輯本一卷彙錄本傳所載左氏大義奏傳注所引左傳公羊及徐彥疏引大義逸文二節爲一帙以大義爲長義又以長義爲長經皆非也）

賈逵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卷

范書本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爲穀梁見前書也宗按王彥前書儒林傳作王亥此五家皆）

（宣帝大議時中其說在石渠議奏三十九篇中惟尹更始劉向別有書）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在祕館

又建初元年逵上奏曰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

釋文敘錄逵又作左氏訓詁又曰賈逵左氏解詁三十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賈逵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二十卷又解詁三十卷

王謨輯本序錄曰文選通考已不著錄今鈔出釋文二條左傳疏一百三十條尚書疏一條毛詩疏五條周禮疏二條禮記疏一條史記注一百八十八條都爲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宋王應麟輯古文春秋左傳十二卷中載賈逵佚說而疏漏者尚三之一茲更補綴合舊輯爲二卷正義病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謂之以冠雙屨將絲綜麻然長經同朋標殊旨茲取三傳之同者通釋之亦何有鑿枘之不相入耶

賈逵春秋左氏大義三十事

范書本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傳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注千乘王伉宣帝子也宗按千乘貞王章帝長子也汲當）（並范見並書傳）

東觀記曰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

袁宏後漢紀曰建武初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議譏毀左氏以爲不宜立愍帝（按此是章帝之誤）即位左氏學廢乃使郎中賈逵敘明左氏大義

太平御覽六百五十引三輔決錄曰賈逵建初元年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名左氏長義（按此以左氏大義三十事誤爲左氏長義四十事）

釋文敘錄逵受詔立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善之（按此說會亦與三輔決錄同）

孔穎達左氏序疏曰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按此言春秋大義不說言明十事誤）

按是書上於建初元年其曰大義者乃承詔命以名書時章帝欲立左氏學恐諸儒蔽固者又起爭不已故命逵有是作據袁紀言逵即左氏春秋之敘論於左氏之廢興極有關繫若長義但與李育相往復與

此實別爲一書東觀記袁紀范書所言悉合決錄敘錄皆不免於傳譌

賈逵春秋左氏長義四十事

孔穎達左傳序疏曰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以抵公羊穀梁又與左氏作長義（按此言又與左氏作長義是亦以爲大義在前長義在後截然兩書也賴有此一語使後人得以尋求而侯氏志反以爲誤）

徐彥公羊序疏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按徐疏此數語最確其下云云又以大義誤爲長義矣）

按范書儒林李育傳云育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育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據此則賈氏有申左氏義四

十一事即徐疏所云又與左氏作長義徐疏所云長義四十一條言公羊理短左氏理長者是也蓋大義抵公穀二家此爲李育難義而作不及穀梁作於建初四年本傳云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此即論難之一當時或亦編入白虎議奏中

賈逵春秋釋訓一卷

賈逵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

隋書經籍志春秋釋訓一卷賈逵撰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撰

按隋志列此二書於諸家釋例之首則皆是春秋例之類（又按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云弘農董遇善左氏傳爲作朱墨別異蓋本之賈氏此列字疑別

字之譌）

孔嘉春秋左氏說

范書孔奮傳奮既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章懷太子曰說猶今之疏也

釋文敘錄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風人注解左氏傳

四庫提要有曰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

彭汪春秋左氏傳記

釋文敘錄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舊注

馬國翰輯本序曰春秋序正義云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隋唐志無彭汪著書之目正義引彭仲博一節

亦不標其書名經義考載彭氏左氏奇說佚據錄一家存漢師之遺詁焉

延篤春秋左氏傳注

謝承書曰延篤字叔固

范書本傳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少從潁川堂谿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舉孝廉爲平陽侯相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左馮翊徙京兆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卒於家篤論解經傳多所駮正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

釋文敘錄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注

注之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今左傳正義引延叔堅說當是服虔所采

劉陶春秋訓詁（陶始末見書類）

范書本傳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

按本傳此書與中文尚書同時所作在順陽長以病免官時也

劉陶春秋條例

本傳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按吳志士燮傳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

春秋知陶亦左氏學也

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

范書儒林傳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世說文學篇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惠氏後漢書補注曰棟案服氏解誼僖十五年遇歸妹之睽文十二年在師之臨皆以互體說易與鄭氏合世說所獨爲不謬矣）

釋文敘錄九江太守服虔注解左氏傳又曰服虔解誼三十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注唐日本書目同唐經籍志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卷服虔注藝文志服虔左氏解誼三十卷

王謨輯本序曰今從諸經正義史記集解鈔出七百八十餘條分爲四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今從王應麟所輯古文春秋左傳所引服說更補缺漏釐爲四卷

服虔春秋成長說九卷

隋書經籍志春秋成長說九卷服虔撰唐經籍志春秋成長說七卷服虔撰藝文志服虔春秋成長說七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服氏又有春秋成長說隋志九卷唐志七卷今唯於正義得一條附著解誼後

服虔春秋塞難三卷

隋書經籍志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服虔春秋塞難三卷

服虔春秋左氏音隱一卷

釋文敘錄服虔音一卷隋書經籍志梁有服虔杜預音三卷（按此乃後人合杜氏音爲一編）亡唐經籍志春秋左氏音隱一卷服虔撰藝文志服虔音隱一卷

王玢春秋左氏達義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掾王玢撰亡唐經籍志春秋達長義一卷王盼撰（此作盼未詳孰是）藝文志王玢達長義一卷（洪亮吉通經表云玢或作珍）

按王玢始末未詳隋志敘次在服虔孔融之閒則靈獻時人也兩唐志作達長義達通也似取鄭賈諸儒之長義而通之

荀爽春秋條例（爽始末見易類）

張璠記曰爽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

范書本傳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

按荀氏春秋史不言其主何家然其爲荀卿之後則左氏其家學觀所治易傳用古文所上奏疏引左氏公羊而著書別有公羊問益兼通二家此條例則左氏學也

鄭玄春秋左氏分野一卷（玄始末見易類）

鄭玄春秋十二公名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鄭玄撰

按錢氏大昕三史拾遺曰劉歆說春秋日食三十七各占其分野之國葢本左氏去爲地如衞地之旨而推衍之鄭氏分野似本劉歆之說以爲書十二公名似即春秋人名考之類

潁容春秋左氏條例十卷

范書儒林傳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疏曰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棄而不論也

釋文敘錄陳郡潁容字子嚴後漢公車徵不就作春秋

條例隋書經籍志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潁容撰唐經籍志春秋左氏傳例七卷（失注撰人）藝文志潁容釋例七卷

王謨輯本序曰今從左傳正義鈔出六條毛詩正義一條史記注一條水經注二條初學記一條御覽五條玉海一條（侯志曰王謨輯本杜預釋例所載蕭吉五行大義所引者尚未采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後漢儒林傳稱左氏條例隋唐志作釋例書名與杜氏同今佚輯錄二十七節其全書體例不能詳考

謝該左氏傳釋

范書儒林傳謝該字文儀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

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詔卽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魏志杜恕傳注魏略曰樂詳字文載河東人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

按魏略所言則謝氏所釋凡七十二事時獻帝遷都許蓋謝爲公車司馬令時所作名左氏謝氏釋

宋衷春秋左氏章句後定（衷始末見易類）

晉書歷志杜預春秋長歷說曰攷古今十曆中有眞夏歷眞周歷又曰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攷春秋案其夏周二歷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名爲眞夏眞周歷也（又徐彥公羊疏卷首稱宋氏注春秋說三科九旨云云似卽此宋氏）

按杜征南嘗見宋仲子集七歷攷春秋之書其書名不可攷見惟劉表傳云表使宋衷等譔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則此是五經章句之一又常璩梓潼人士贊云尹默受學宋忠專精左氏春秋以左傳授後主又李仁從宋仲子受古學左氏古學也此衷爲左氏學之證因撮以名之今杜征南言與藝文志不同者必是宋仲子所見夏周二曆與漢藝文志所記歲數不同訓是一本也

右春秋左氏學一十九家三十三部

鍾興定嚴氏春秋章句

范書儒林傳鍾興字次文汝南河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固辭不受卒於官

樊儵刪定嚴氏春秋章句

范書樊宏傳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子儵字長魚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二年徙封燕十年卒謚曰哀侯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李修夏勤皆爲三公

劉攽後漢書刊誤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鯈字鯈卽魚名可爲字也又按儵弟名鮪知作儵無疑

張霸減定嚴氏春秋章句

范書本傳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七歲通春秋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舉孝廉

光祿主事稍遷永元中爲會稽太守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後四遷爲侍中卒年七十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華陽國志云謚曰文父）

按常璩蜀郡人士贊云霸爲會稽太守立文學學徒以千數道路聞誦聲本傳亦云霸到越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此書蓋即永元中守郡時作以授文學者

馮君嚴氏春秋章句

洪适隸釋曰漢嚴訢碑云訢字少通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蓋史之闕文也（嚴訢碑宋政和中出於下邳）

經義攷曰馮君章句見於漢碑灼然可據乃班固儒林傳未之載杜佑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或問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云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按見通典四十八卷中）所云馮君章句係說公羊春秋者當即嚴訢所治之書始知儒林傳所載尚有遺漏也

陽湖洪亮吉通經表曰今按後漢書馮緄傳引謝承書緄學公羊春秋馮君或即是緄未可知也

按馮君章句八萬言魏時尚存高堂隆見之意中經部必著錄其書今不可考矣洪稚存以爲馮緄按本傳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少學春秋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御史中丞隴西遼東太守京兆尹司隸校尉太常車騎將軍將作大匠河南尹屯騎校尉三爲廷尉卒於官又車騎將軍馮緄碑云治春秋嚴韓詩倉氏兼律大杜（嚴下敓氏字倉氏下似敓遺字）卒於桓帝永康元年嚴訢碑云訢卒於桓帝和平元年是緄與訢同時而訢先緄卒十七年又按嚴氏春秋章句中興之初鍾興始奉詔刪定樊儵又刪之張霸又刪爲二十萬言至馮君乃刪爲八萬言刪之無可刪矣由是推

尋則馮當在張霸之後此馮緄彌復近是（經義考以馮君爲前漢人攷班書馮奉世學春秋涉大義奉世子野王通詩野王弟立通春秋成帝時與對王相代爲上郡守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從容賢知惠吏民此小馮君馮立在嚴彭祖之後庶幾近似又范書馮衍子豹以春秋教授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豹爲野王之曾孫一云立之曾孫則家世春秋者也此馮豹則又近似之然諸馮皆以功名顯史無明文疑不能定也）

李育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范書儒林傳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

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惠棟後漢書補注徐彥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故育亦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以申公羊下云以公羊難逵即是也（宗按先有李氏難義而後賈氏作長義故下云往返皆有理證）

戴宏解疑論

范書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注引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爲郡督郵署主簿

何休公羊解詁序曰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

馬國翰輯本序曰宏不詳何人其書史志亦不載其難左氏之說佚不可見徐彥疏引其序一則述公羊源流論二則并錄爲卷

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

范書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黨禁解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釋文敘錄何休注公羊十二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春秋公羊集詁十二卷何休學唐經籍志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何休注藝文志何休公羊解詁十三卷宋志何休公羊傳十二卷

四庫提要曰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

何休春秋公羊傳條例一卷

休解詁自序有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疏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

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撰亡唐經籍志春秋公羊條傳一卷何休注藝文志何休公羊條傳一卷（按傳似例字誤）

何休春秋公羊文謚一卷

徐彥疏引文謚例云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

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謚例一卷何休撰

馬國翰輯本序曰此書翼公羊解詁而作隋志一卷唐志不載佚已久徐彥疏引其略茲據錄補

何休春秋漢議十三卷

范書儒林傳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隋書經籍志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撰日本國見在書目春秋漢議十卷何休撰唐經籍志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何休撰鄭玄駁糜信注藝文志何休春秋漢議十一卷糜信注鄭玄駁

侯志曰通典卷八十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君稱子野卒降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當即出此書

按范書蘇不韋傳不韋掘魏郡李暠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

合古義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員似即此書中一事

何休春秋議十卷

隋書經籍志春秋議十卷何休撰

按此似即漢議之別本

荀爽公羊問

范書本傳又作公羊問

隋書經籍志梁有公羊傳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亡唐經籍志春秋公羊答問五卷荀爽問徐欽答藝文志荀爽徐欽答問五卷

右春秋公羊家學八家一十二部

段肅春秋穀梁傳注十四卷

釋文敘錄穀梁家段肅注十二卷不詳何人隋書經籍志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唐經籍志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段氏注藝文志春秋穀梁傳段肅注十三卷

惠棟九經古義曰經典敘錄不詳肅何人隋志疑漢人棟按後漢班固傳固奏記東平王云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章懷注云固集殷作段然則殷肅即段肅也

按史通外篇曰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

閒蕭益兩漢閒人當哀平王莽時嘗居史職續太史公書班氏奏記稱弘農功曹史則顯宗初所居郡職似卽農人歟

右春秋穀梁家學一家一部

賈逵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賈逵撰唐經籍志春秋三家經訓詁十二卷賈逵撰藝文志春秋三家訓詁十二卷

侯志曰公羊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疏引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昭四年大雨雹疏引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五年疏引賈氏云秦伯罃穀梁傳云秦伯假定十年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爲哀四年亳社災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蒲社皆此書中語也又定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云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爲郈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齊侯衛侯鄭遊邀會於鞍疏云左氏穀梁作安甫安甫是鞍字之爲誤賈氏不云公羊曰鞍者亦是文不備十五年齊侯衛侯次於遽篨疏云左氏作遽擧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據此數條知此書體例於左氏經文之異公穀者必釋之曰公穀作某故偶有未言徐彥卽以爲不備也

馬融春秋三傳異同說（融始末見易類）

范書本傳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馬國翰輯本序曰馬氏著三傳異同說隋唐志不載書佚已久輯二十一節如說二叔爲夏殷之叔世五典爲五行與賈鄭殊異

侯志曰據此書名似是爲三家折衷然正義所引馬融說七條王制疏水經清水注文選吳都賦注引各一條皆與公穀無涉疑此書雖以異同名而所釋者左氏爲多蓋融本欲注左氏而中止者也

何休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范書儒林傳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李育以公羊義難賈逵見前）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章懷鄭玄傳注曰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說文曰肓膈也心下爲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爲也

公羊序疏何氏作墨守以距敵長義（按距敵賈逵長義也賈作長義以答李育何休追述育意以距賈逵）爲廢疾以難穀梁爲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

隋書經籍志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唐日本國見在書目及宋史藝文志僅存膏肓十卷

崇文總目曰左氏膏肓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爲定（按此必據原書序目所云）

鄭玄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

范書本傳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釋文敍錄又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又曰休見大慚）隋書經籍志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唐經籍

志春秋公羊墨守二本何休撰鄭玄發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鄭玄箴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作鄭玄釋（張靖箴）藝文志何休公羊墨守二卷鄭玄發左氏膏肓十卷鄭玄箴穀梁廢疾三卷鄭玄釋（張靖成按成似箴之誤）

崇文總目曰左氏膏肓九卷漢何休撰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竄寄何書

四庫提要曰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漢鄭玄撰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並從諸書所引掇拾成編不知出自誰氏或題爲宋王應麟輯亦別無顯據今以諸書校勘惟詩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戰泓一條尚未收入其餘並已蒐采無遺謹爲掇拾補綴著之於錄

王謨輯本序曰此三書在宋已殘闕今四庫所載較宋時又殘闕矣茲復廣爲蒐輯凡得箴膏肓三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七條

鄭學錄曰三書至宋皆佚不知何代人輯錄　國朝內府有其本　武英殿聚珍版印行乾隆朋王大令復爲注明所采原書更加增補刊行於世

鄭玄駮何氏漢議二卷

鄭玄駮何氏漢議序一卷

隋書經籍志駮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又重出一部）駮何氏漢議序一卷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駮何氏漢議九卷

鄭玄撰唐經籍志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何休撰鄭玄駮（糜信注）藝文志何休春秋漢議十卷（糜信注）鄭玄駮（按糜信在後此誤倒其文）

鄭學錄曰按漢議卽後漢書儒林傳何休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者也康成之駮久亡唐以前書亦無一稱引者

按漢議駮二卷當是鄭氏本書日本書目及兩唐志九卷十卷十一卷者是連何氏本文又附以糜信之注鄭氏既駮其文幷駮其序是可知何氏書有自撰序錄一卷在後也

服虔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

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服虔撰唐經籍志春秋左氏膏肓釋痾三卷（失注撰人）藝文志服虔膏肓釋痾五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服氏有膏肓釋痾隋志十卷唐志五卷今散失唯於後漢續志注得一條附錄解誼後

侯志曰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上引春秋釋痾初學記二十六引春秋釋痾

服虔春秋漢議駮二卷

范書儒林傳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漢議駮二卷服虔撰亡（後又重出一條云梁有漢議駮二卷服虔撰亡）唐經籍志何氏春秋漢記十一卷服虔

注藝文志駮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七錄別自爲書故此亡二卷兩唐志合爲一編故十一卷）

北海敬王睦春秋旨義終始論

范書宗室四王傳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魯王嗣光武兄仲後徙北海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性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立十年薨

孔融春秋雜議難五卷

范書本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性好學博涉多該覽辟司徒楊賜府大將軍何進辟舉高第爲侍御史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遷虎賁中郎將忤董卓旨轉議郎爲北海相及獻帝都許徵爲將作大匠遷少府忤曹操免官歲餘復太中大夫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獻帝本紀建安十三年八月壬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雜議難五卷漢少府孔融撰唐經籍志春秋雜議難五卷（脫難字又失注撰人）藝文志雜議難五卷（亦失注撰人）

右春秋三傳總義及駮釋論難之屬七家十部

右春秋類凡四門綜二十九家五十六部（侯志有鄭眾賈逵楊終春秋外傳國語注今析入史部雜史類）

鄭眾孝經注一卷（眾始末見易類）

釋文敘錄孔安國鄭眾並注孝經隋書經籍志梁有鄭眾注孝經一卷亡

許慎孝經孔氏古文說一篇

范書儒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張懷瓘書斷曰安帝末年卒）

安帝建光元年九月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上說文解字書曰臣父慎幼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具一篇并上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許愼有孝經古文說一卷

金壇段玉裁說文序注曰許受古學於賈侍中他經古學皆得諸侍中孝經學獨得諸衛宏

按段氏注又云許學其說於宏沖傳其說於父乃撰而上之以此書爲許沖撰不詳所據

馬融古文孝經傳一卷（融始末見易類）

釋文敘錄曰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又曰馬融鄭眾並注孝經隋書經籍志梁有馬融鄭眾注孝經二卷亡

黃震日鈔曰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文

何休孝經注（休始末見春秋類）

范書儒林傳又注訓孝經

公羊昭十五年疏云何氏解孝經與鄭偁同與康成異

鄭玄孝經注一卷（玄始末見易類）

范書本傳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章懷太子注云按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

釋文敘錄曰馬融鄭眾鄭玄並注孝經又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玄按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又曰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隋書經籍志孝經一卷鄭氏注又曰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孝經一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孝經一卷鄭玄注藝文志孝經鄭玄注一卷宋志鄭氏注孝經一卷

經義攷曰太平御覽引後漢書云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南城山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按范史無其文則未知爲袁山松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歟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孝經注或言鄭小同作今據唐會要七十七引鄭玄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明非小同作也

侯志曰宋書陸澄傳釋文敘錄王制疏唐會要困學紀聞諸書多疑鄭注然劉知幾十二驗中據鄭志諸書皆不言注孝經則范史本傳亦不言其注周官唐史承節撰碑亦不言其注論語隸纂偶疏未爲典要此數事不足疑也又按王肅好發揚鄭短而無言攻擊孝經注然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孝經注社后土也之文是肅未嘗無言此一事亦不足疑也至謂與鄭他經注不類今不盡可考然康成箋詩不同注禮鄭志諸說每異羣經博雅通儒固宜有是亦無可疑也又曰此書近有日本國輯本又有臧鏞堂陳鱣洪頤煊三家輯本最可據又（有王氏漢魏遺書鈔輯本一卷）

按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孝經注后稷土也云云則康成氏孝經注王肅猶見之逮在晉穆帝集講之前不得以中經簿不載鄭志不言遂謂鄭不注孝經又范書於諸家最後網羅衆說補缺拾遺其言鄭所注有孝經必確有見地非苟焉而已焉故今直歸之康成氏也

高誘孝經解（誘始末見禮類）

誘注呂氏春秋自序云作淮南孝經解畢訖

劉熙孝經注（熙始末見禮類）

釋文敘錄曰劉邵注孝經一云劉熙

按唐玄宗御注孝經引劉邵則邵有孝經注審矣劉

熙書不可考見今姑過而存之

右孝經類凡七家七部

包咸論語章句

范書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釋文云咸字子長吳人）

何晏論語集解序曰安昌侯張禹本授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云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

馬國翰輯本序曰包氏章句久佚隋唐志皆不著猶幸何晏集解引之什存二三朙爲裒輯以皇侃邢昺二疏校定字句更從之選筆解諸書所引合輯爲二卷

周氏論語章句

釋文敘錄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周氏不詳何人又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隋書經籍志安昌侯張禹从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周氏包氏爲之章句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論語疏周氏不知何人裴松之以

爲周生烈（按見魏志王肅附傳注）　按蔡邕石經已載包周烈魏人未必如裴說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周氏名字爵里俱佚與包咸皆治張侯論語而爲其章句諸志不著錄惟見何晏集解序顧集解列名於序中而采七家說俱作周生烈無一及漢之周氏唯春秋正義引廟主云張包周石經論語殘碑於買之哉下云包周於而在於蕭牆之內下云盍毛包周此外無顯引者考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然則康成注魯論本據周氏也故凡鄭言魯論者悉爲周氏章句之遺而鄭本與今殊異不言魯古亦皆周義之可從者也茲併輯錄爲一卷

鄭衆論語傳（衆始末見易類）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門後漢鄭衆爲大司農傳毛詩及左氏條例章句又傳周官禮記論語孝經（此所云傳謂傳注之傳）

按此與禮記本傳及諸史志皆不著錄唯見於此經義考據以入錄今亦過而存之

馬融古文論語注（融始末見易類）

何晏集解序曰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釋文敘錄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何晏集解序邢昺疏並言馬融爲古文論語訓說皇侃疏謂爲爲論訓說非也隋唐志皆不載佚已久今就集解所采參證他所引述裒輯上下二卷其說爲力不同科云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說三科焉阮芸臺相國取之云此與射對言若解作釋禮文則射不主皮出於鄉射禮記乃孔子之徒所述何得孔子爲之釋歟即一端以例其餘知漢詁深得經旨實勝後人

何休論語注（休始末見春秋類）

范書儒林傳又注訓孝經論語

德清俞樾何劭公論語義錄要曰後漢書稱何劭公注論語而其書不傳武進劉氏逢祿著論語述何一卷然不過以春秋說論語而何注固無徵也余謂何氏公羊解詁引論語極多是何氏論語注雖亡而其遺說固猶見於公羊解詁中因刺取其文以存何義

按何晏集解七家不及何劭公則其書魏時已罕傳矣

鄭玄論語注十卷（玄始末見易類）

何晏集解序曰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

釋文敘錄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又曰鄭玄注十卷

隋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又曰玄以張侯論爲本參攷齊論古論而爲之注唐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

王謨輯本序錄曰鄭注論語至趙宋始不入志意五代之際其書已亡頃得元和惠定宇先生輯本二卷據盧抱經序言原本亦深寧所輯但以愚所鈔輯羣書校之猶多遺漏因就惠本更加補訂凡其鈔出三百四十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近有集鄭注論語二卷託名王應麟者所收猶未盡海寧陳氏鱣論語古訓搜采詳備茲據

錄之仍其十卷之舊云

鄭學錄曰論語注釋文隋唐志十卷後亡宋王應麟掇拾羣書輯爲一卷嘉慶初宋教授翔鳳復補輯爲二卷俞樾論語鄭義錄要曰鄭康成注論語不傳何晏集解所采外散佚多矣余讀詩箋禮注往往有及論語者始知何氏所采鄭注如解焉徵乎則非其全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則實是鄭注而不言鄭至季氏富於周公章則與今本幷有異同故一一蒐輯以存鄭學

鄭玄古文論語注十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亡

侯志曰康按諸書皆但言康成以齊古校正魯論未聞

別撰古文注且古文與魯論不同者亦不過兩子張四百餘字之異既注魯論亦無容別注古文也然七錄所有姑存疑

按馬氏注孔氏古文論語鄭或受之馬就馬本而爲之注如喪服經傳之類未可知也

鄭玄論語篇目弟子注一卷

隋書經籍志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鄭玄撰唐日本人書目論語弟子錄名一卷（失注撰人）唐經籍志論語篇目弟子一卷鄭玄注藝文志又注論語篇目弟子一卷

嘉定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仲尼弟子列傳裴駰注引鄭元注如冉季字子產鄭元曰魯人秦祖字子南鄭元曰秦人之類既非論語注鄭又不注史記家語王肅私定鄭亦不見竟不知此爲鄭何書之注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然則亦是孔安國所得爾其王壞宅壁中取出者也蓋鄭康成曾注之壁中書如逸書逸禮康成皆不注而弟子籍則有注（按王氏猶未參攷隋唐志果有弟子籍之注也）

王謨輯本序錄曰是書之亡已久故其名次無得而攷獨賴裴駰集解於列傳下時引目錄證諸弟子籍里如魯人衛人可考見者三十有八人竊意裴氏必見原書與史記大略相同故采其異者注本傳下其同者不復注也今仍依史記列傳名次采錄而以家語別出二人附載於後凡七十九人

馬國翰輯本序曰海寧陳氏鱣從史記弟子傳集解輯出附刊論語古訓後凡弟子四十人茲依陳錄不復補綴

按史記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鄭氏此注即其本也鄭既注孔氏古文論語幷注弟子籍附篇目後故史志冠以論語字又冠以論語篇目字當時實合爲一書至隋前十卷亡惟此一卷僅存故別出其目而唐志所題較順今從之

鄭玄論語釋義注十卷

唐書經籍志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唐藝文志又注論語釋義一卷

第 [illegible]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版正內

鄭學録曰論語釋義舊唐志十卷新志一卷兩志卷數差別太遠十恐一之誤此書所釋何義不可知遺文無一存者

按漢以來注釋論語者自班志著録魯傳齊說等六家外冊府元龜言陳勝博士孔鮒撰論語義疏三卷（不詳其所據）蔡中郎言盍氏毛氏（見石經殘碑）此不知何人作論語釋義鄭從而注之或即鄭注之別本本名釋義而唐志誤以爲注歟其一卷十卷或連本文或但載注文（又按此十卷疑即七録之古文論語注）

麻達論語注

廣韻麻字注麻亦姓風俗通云齊大夫麻嬰之後漢有麻達注論語

按此見應劭風俗通氏姓篇麻達不知何時人擬在西漢

右論語類凡七家十部（經義攷有沛王劉輔論語傳今攷本傳非是故不録）

詔定五經章句讖記說

范書樊儵傳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

袁宏紀曰永平初儵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及五經異義

隋書經籍志曰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按上三條蓋明帝永平初樊儵與公卿等承詔以讖記正五經而東平王典領其事也）

范書鄭范陳賈傳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劉勰文心彫龍正緯篇曰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褎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白虎議奏百餘篇

范書本紀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書下太常將

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按白虎觀會議諸儒有廣平王羨魏應淳于恭班固賈逵桓郁李育與蔡樓望成封丁鴻張酺召馴趙博其發端者長水校尉樊儵校書郎楊終也儵前卒不與其事）

陽湖莊述祖白虎通議攷引山堂羣書攷索曰白虎通大抵皆引經斷論術不識稱制臨決之語又引蔡中郎集巴郡太守謝版云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述祖按禮古經五十六卷今禮十七卷尚書章句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卷二書卷不盈百則議奏無慮百餘篇非今

之通義明矣又曰儒林傳云命史臣著爲通義卽今白虎通義也議奏隋唐時已亡佚章懷注以爲今白虎通非是（按章帝本紀作白虎議奏章懷太子注云今白虎通此注非也）

又曰袁宏後漢紀及御覽引三國典略祖珽等上言皆以白虎通爲議奏其誤又前於章懷太子又曰議奏當時已珍祕晉以來學者罕能言之（按漢志載石渠議奏凡書禮春秋幷五經雜義共一百三十七篇此總議五經莊氏以爲無慮百餘篇實近似之）

按章帝紀明云如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則議奏實有其書議奏者首列某官某某奏某某承制問次列某官某某對又次則繫以制曰某某議是其例如此章懷此注以爲白虎通白虎通乃通義之體嘗疑其

不然今得莊氏說乃知前人已早有所攷是書獻帝初年嘗以賜蔡邕其後卽有李郭之亂所謂兩京大亂埽地皆盡蔡邕亡於此時魏中經或不及載晉人袁宏祖珽等所不及見故皆以白虎通爲議奏也

白虎通義六卷

范書儒林傳序曰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章懷注曰卽白虎通義是

又班固傳曰固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袁宏紀曰建初四年秋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曰白虎通

隋書經籍志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白虎通十卷班固等撰（十卷之旁又注一五字似一本五卷也）唐經籍志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注唐藝文志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宋藝文志班固白虎通十卷

崇文總目白虎通德論十卷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義五經同異詔集其事凡四十四篇（原作十四篇蓋脫四字）

玉海藝文曰今本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

四庫提要曰其議奏統名白虎通德論至班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崇文總目稱白虎通德論失其實矣

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尙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崇尙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

莊述祖白虎通義攷曰今本四十四篇自爵號以至嫁娶皆後人編類非其本眞矣

抱經堂校定本卷首周廣業曰班固傳所稱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異名崇文目始用爲標題編攷魏晉迄唐諸史志傳又釋經集類之書援引不下數百條皆曰白虎通使實以通德爲名魏晉諸儒去漢未遠不應妄加割截竊疑通德二字本不連讀乃是白虎通之外別有

德論非一書也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皋於龍堆之表是論不見全文豈范史所指即此而脫功字歟其言不類釋經或亦四子講德之流而史誤爲連及歟白虎通德論之名自崇文後明刊本率以標題殆失之不攷

按白虎通德論似取通力度德通德度義之意周氏以爲別是一篇近得其實詳味史文此論非班固作即天子御撰崇文目欲覈實歸之班固故即用固傳所稱改題白虎通德論彼以爲即通義之異名也

熹平石經八卷

范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又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二卷又曰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相承以爲七

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岸崩遂投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附於此篇（按此稱祕府傳拓本尚少禮記一部）

唐書經籍志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注藝文志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又複出一部）

長洲顧藹吉隸辨曰若禮記則本自有碑而隋書失之

按蔡邕傳注引洛陽記云禮記十五碑悉毀壞豈當時無傳拓之本故不得列於目耶以愚論之靈帝紀儒林傳宦者傳盧植傳所稱五經者以儀禮禮記爲一經春秋公羊爲一經與周易尚書魯詩爲五經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者益以論語而爲六也唐志有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注隸釋載論語殘碑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此即邕所注者盇當時詔定者五經邕乃奏定六經益之以論語張馴與邕共奏定六經故其傳亦曰六經也然則漢碑乃有八經

沛獻王輔五經通論

范書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徙爲中山王二十年徙封沛王二十八年就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

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立四十六年薨（章帝本紀元和元年六月辛酉沛王輔薨）

文心彫龍時序篇曰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及明章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于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

程曾五經通難百餘篇

范書儒林傳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許愼五經異義十卷（愼始末見孝經類）

范書儒林傳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

隋書經籍志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愼撰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同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其書所載有易孟京說施讎說下邳傳甘容說古尙書說賈逵說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古毛詩說今詩齊魯韓說治魯詩丞相韋元成說匡衡說古春秋左氏說奉德侯陳欽說侍中騎都尉賈逵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公羊董仲舒說大鴻臚時眭說古周禮說今戴禮說今大戴禮說禮王度記盛德記明堂月令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古孝經說今魯論說粹郊禮叔孫通禮古山海經鄒書（按原引云謹按古山海經鄒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此鄒書疑騶虞之誤）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議石渠博存衆說斷以己意或從古或從今

經義考曰許氏異義唐以後無傳僅散見於初學記通典御覽諸書所引至於鄭康成駁義三禮正義而外僅存數條

王謨輯本序錄曰今鈔出書疏詩疏周禮疏儀禮疏禮記疏左傳疏公羊疏穀梁疏史記注隋志書鈔初學記通典御覽共一百五十三條分爲二卷（又補遺廿二條）

鄭玄駁許愼五經異議十卷（玄始末見易類）

范書本傳又著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

唐書經籍志五經異義十卷許愼撰鄭玄駁唐藝文志許愼五經異義十卷鄭玄駁

四庫提要曰駁五經異義一卷山西巡撫采進本從諸書采綴而成或題宋王應麟編然無確據其間有單詞隻句駁存而義闕者原本錯雜相參頗失條理今詳加釐正以義駁兩全者彙列於前其僅存駁義者則附錄以備參考又近時朱彝尊經義考內亦嘗旁引鄭駁數條而長洲惠氏所輯則蒐羅益爲廣備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采參互考證除其重複定著五十七條別爲補遺一卷附之于後

鄭學錄曰駮許愼五經異義隋唐志十卷至宋亡不知何人輯爲一卷乾隆間有王復武億莊葆琛孔廣林錢大昭諸本皆因原輯增補以意分合唯孔本仍作十卷嘉慶間陳編修壽祺取諸本參訂以類相從分爲三卷作疏證以明之雖非康成完書典禮名物大端賅舉

鄭玄六藝論一卷

范書本傳又著魯禮禘祫義六藝論

隋書經籍志六藝論一卷鄭玄撰唐日本國人書目六藝論一卷鄭玄撰方叔機注唐經籍志六藝論一卷鄭玄注（按隋志注以撰爲注）唐藝文志鄭玄六藝論一卷（經義考曰孔穎達疏引方叔機注六藝論叔機未詳何時人）

徐彥公羊序疏曰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

王謨輯本序錄曰今從諸經疏及釋文御覽路史注鈔出共二十餘條附方叔機注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從諸疏及北堂書鈔御覽路史等書輯得二十三節禮正義引方叔機注一則并附著之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其本曰六藝論今見於諸書及唐釋法琳辨正論注世說注凡三十八條

鄭志八篇

范書本傳建安五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唐會要左庶子劉知幾上議曰鄭玄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

經義考曰鄭志載於正義及通典者大抵張逸趙商冷剛田瓊炅模問而康成答之又有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精弟子互相問答之辭（按弟子自相問答者實鄭記之文）

嘉定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鄭志八篇門生相與撰鄭康成答諸弟子門五經依論語作（秦鑒汗筠齋叢書鄭志序錄引此一條注云補續漢藝文志尚未刊行今予所見者唯此）

四庫提要曰鄭志三卷兩江總督采進本鄭志至崇文總目始不著錄此本莫考其出自誰氏觀書中博采羣籍有今日所不盡見者知爲舊人所輯非近時所新編也閒有蒐采未盡如諸經正義及魏書禮志南齊書禮志續漢書郡國志注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尚有三十六條爲補遺一卷

按隋唐志載鄭志十一卷九卷者皆魏侍中鄭小同重訂刪本今錄入三國藝文志

鄭記六卷

隋書經籍志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唐經籍志鄭記六卷藝文志同（隋志不注撰人次六藝論鄭志後）

唐會要左庶子劉知幾上議又曰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

四庫提要曰通典所引鄭志皆玄與門人問答之詞所引鄭記皆其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知志之與記其別在

此曲禮正義引鄭志有崇精之問焦氏之答月令正義引鄭志有王權之問焦喬之答焦氏之問張逸之答疑本鄭記之文校刊者誤爲鄭志歟又曰鄭記一書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見者尚有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所引三條併附錄於鄭志之後

劉表五經章句後定（表始末見易類）

范書本傳初荊州人情好擾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振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蔡中郎集劉鎮南碑曰君深愍末學遠本離質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剗浮辭芟除煩重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於是古典舊籍充滿州閭（按此誤入中郎集不知何人作）

按劉景升五經章句皆宋仲子爲之撰定今可考見者惟周易喪服春秋三種

張遐五經通義

江西饒州府志張遐字子遠餘干人侍徐穉過陳蕃穉指之曰此張遐也通易理所著有太極說五經通義

餘干縣志遐試五經補博士

按經義考載是書但云張氏遐五經通義遐不著其始末餘干在兩漢曰餘汗屬揚州豫章郡

右五經總義類凡一十二家一十三部（按經義考有曹褒五經通義十二篇考本傳無五經字今入禮類三禮中）

樊光爾雅注六卷

釋文敘錄爾雅樊光注六卷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沈旋疑非光注

隋書經籍志爾雅三卷漢中散大夫樊光注唐經籍志爾雅六卷樊光注藝文志爾雅樊光注六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孔氏正義釋文邢疏所引樊光又或引作某氏臧庸拜經日記云唐人義疏引某氏爾雅注卽樊光也其言確不可易茲據合輯爲卷其引詩臧氏謂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云（又甘泉黃奭漢學堂輯本一卷）

李巡爾雅注三卷

范書宦者呂強傳宦者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釋文敘錄爾雅李巡注三卷汝南人後漢中黃門隋書經籍志梁有漢中黃門李巡爾雅三卷亡唐經籍志爾雅三卷李巡注藝文志爾雅李巡注三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爾雅李氏注隋志云亡唐志復出今佚從諸書裒輯仍釐爲三卷經典敘録于劉歆注下云與李巡正同然則巡蓋師宗劉氏者也（又黃氏漢學堂輯本一卷）

劉珍釋名三十篇

范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衞尉卒官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按（珍字秋孫章懷注云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今按續漢百官志注引胡廣漢官解詁序云越騎校尉劉千秋惠氏補注劉千秋即劉珍也今反覆互勘實是劉珍珍字千秋審矣）

四庫提要曰又後漢書劉珍傳稱珍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其書名與劉熙相同姓又相同鄭明選秕言頗以爲疑然歷代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矣

劉熙釋名二十七篇（熙始末見禮類）

熙自序曰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

區大任百越先賢志熙博覽多識乃即名物以釋義推揆事源致意精微作釋名二十七篇自爲之序

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唐日本書目同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劉熙釋名八卷宋藝文志同

崇文總目釋名八卷劉熙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目

四庫提要曰其書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中閒頗傷於穿鑿然可因以考見古音又去古未遠所釋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遺其有資考證不一而足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劉熙有釋名八卷吳志韋曜傳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文苑劉珍傳撰釋名三十篇蓋別有一書或珍創始而劉熙踵成之也

按湖廣舊志云劉珍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

號劉熙序之然考熙自序止二十七篇亦絕不言前人有是作湖廣志此說未可憑信

右訓詁之屬四家四部（注釋二家二部　撰著二家二部）

杜林倉頡訓纂一篇

杜林倉頡故一篇

范書本傳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建武六年徵拜侍御史二十二年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本紀建武二十三年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漢書杜鄴傳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從敞子吉學問得

其家書又曰初鄭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鄭學問尤長小學鄭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鄭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漢書藝文志杜林倉頡訓纂一篇杜林倉頡故一篇又曰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上并杜林訓故二篇列入藝文志）

隋書經籍志梁有倉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唐經籍志倉頡訓詁二卷杜林撰藝文志杜林倉頡訓詁二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杜伯山倉頡訓詁今惟許氏說文引其說他書亦閒有引者合輯爲帙（又孫氏星衍任氏大椿並輯入倉頡篇見岱南閣叢書及小學鉤沈中）

按說文蕈葠䔢畀構丵索𡕢耐狃渭耿娸娶嫯斷鼂幹專字下凡十九引杜林說皆出是書又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班氏自注曰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亦出是書他如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元應一切經音義所引倉頡訓詁或是魏人張揖三倉訓詁中語無以必其爲杜林說（大藏音義引杜林漢書注按林卒於建武廿三年時漢書未成安得有注蓋誤以地理志班氏引此一條爲杜林注耳）

班固續倉頡篇十三章

范書本傳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也顯宗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遷爲郎肅宗以爲玄武司馬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及憲敗固先坐免官及竇氏賓客皆逮考洛陽令种兢心銜固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按時爲永元四年）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

漢書藝文志曰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按一百三章三當爲二）

韋昭漢書音義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倉頡下篇三十四章中（按在賈魴滂喜篇中張懷瓘書斷曰固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

隋書經籍志有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亡（按有上脫梁字）

唐經籍志在昔篇一卷班固撰太甲篇一卷班固撰藝文志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

按太甲篇在昔篇似即十三章中篇目然不知此二篇是否即十三章全文也說文阜部陧字引班固說

賈魴滂熹篇一卷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郎中賈訪作滂熹篇（按訪當爲魴）

張懷瓘書斷曰揚雄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倉頡

也（按漢志揚雄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內除閭里書師所併倉頡篇五十五章則雄所續實三十四章二當爲三）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熹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侯志曰魴和帝時郎中事蹟無考法書要錄引王愔文字志中卷有魴名庾元威論書稱賈升卿或即魴之字歟（按庾元威論書表稱賈升郎或作叔郎未詳孰是）

賈魴三倉三卷

梁庾元威論書表曰李斯造倉頡七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三倉上卷

至哀帝元嘉中（按當爲元壽）揚子雲作訓纂記（按當爲訖）滂熹爲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升卿更續記（按亦當爲訖）彥均爲下卷故人稱爲三倉也（按彥均二字蓋滂熹篇篇末之文舊注云彥盤音　又按唐封演聞見記文字篇云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似即指此三倉之字數或是賈逵修理倉頡舊史之字數）

張懷瓘書斷曰和帝時賈魴撰滂熹篇以倉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熹爲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是而廣

徐鉉說文韻譜序曰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

隋書經籍志三倉三卷唐經籍志三倉三卷李斯等撰唐藝文志李斯等三倉三卷

按張徐二家言則魴既撰滂熹篇又隸寫合倉頡訓纂爲三倉三卷三倉之名自魴始孫伯淵先生輯倉頡篇序謂三倉晉張軌所合未詳所據炎人陸璣在張軌前其詩疏數引三倉說以是知三倉實始於賈魴

王育史籀篇解說九篇

朱張文墨池編唐元度論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此篇得全逮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時僅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

按王育始末無考說文爲禿女无醫字下凡五引王

育說即是書

曹壽急就篇解一卷

唐書經籍志急就章一卷史游傳曹壽解唐藝文志史游急就章一卷曹壽解

玉海藝文曰急就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撰唐志一卷曹壽解舊分三十二章今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爲章三十四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按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郡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曰高邑與先漢所改眞定常山並列此爲後漢人所續不疑

王應麟補注序曰急就雖存而曹壽劉芳豆盧氏顏之

推注解軼而不傳

按曹壽始末無考王愔文字志曰錄列之許慎崔寔之朋史通正史篇云桓帝時議郎曹壽與崔寔延篤等撰集漢記舊注云壽字世叔卽娶班彪女昭者也然考范書列女傳云世叔早卒既云早卒不應於班固卒後六十餘年尙存此議郎曹壽非曹世叔史通舊注誤也然則東漢有兩曹壽注此書者不知爲世叔爲議郎攷東觀之職皆校書是正文字亦兼修史以是推尋則議郎曹壽爲近（又按東漢人注解急就篇者惟曹壽一家篇末齊國山陽兩章或壽所續）

右注續前代字書五家七部（注三家四部續二家三部）

東平王蒼別字（蒼始末見集類）

范書光武十王列傳蒼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惠棟補注續漢志曰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按本志卷一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按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藝文志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尹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是也未知孰是

按東平王別字惠氏解凡二說大抵是小學家之書其時俗字如馬伏波奏言白下人人下羊許祭酒序言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諸說所在多有由是推尋則是書辨俗字爲多或注釋漢志所載十三篇

衞宏詔定古文官書一卷（宏始末見書類）

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衞敬仲撰唐經籍志詔定古文官書一卷衞宏撰藝文志衞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

段玉裁經韻樓集曰韓退之言李少溫子服之以科斗書衞宏官書相貽唐初元應眾經音義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三條曰㝵得同體曰枹桴同體曰圓尚同體史記正義曰衞宏官書數體然則其書體製蓋同張揖古今字詁而字體爲古文籀文唐人以爲難得至唐季其書亡矣

侯志曰段氏定當作官書洪氏讀書叢錄定當作尙書竊謂衞宏有古文尙書訓旨見於本傳而古文官書文公時尙存則作隋志者必目覩其書列之小學決非無據至如㝵得同體諸條及汗簡所引衞宏字說與集韻云馴衞宏通作駛異古國名衞宏說與杞同此明爲小學之書又如藝文類聚四十九引衞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者云云此與釋名體例頗及官制者略同而與尙書絕無涉亦斷不能系之古文尙書者也至於或稱古文奇字或稱古文字書或稱衞宏字說殆卽官書之異名歟

馬國翰輯本序曰此書辨定古文以爲官式說文引二

節集韻引一節書正義史記正義漢書注御覽引其序互有同異元應一切經音義引三節而引古文者二百餘節與所引詔定古文官書體例不異知皆引自一書省字稱古文也並據合錄

按東觀記馬援傳援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時竇融爲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其時其事頗與詔定是書相會衛敬仲從杜伯山學漆書古文本曉古文字其即伏波將軍所薦者歟故附志列是書於諸家體勢之首志序言之甚明體勢者如書勢書法雜字體之類本藝術之屬也然則是書作以備符印幡信之程式猶先漢六體中之繆篆蟲書馬竹吾云辨定古文以爲官式得之矣

賈逵修理倉頡舊史（逵始末見書類）

許沖奏上說文解字曰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史殊藝異術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段玉裁曰先帝謂孝和帝左傳君子曰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沖語本左氏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賈逵和帝時修理倉頡舊史

按逵本傳顯宗時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時人講白虎觀雲臺和帝時兼領祕書近署攷其歷官始末當在文學侍從所承詔撰述如左氏大義尙書古文同異詩毛氏異同周官解故並是古學而其校定文字之書不見於史惟許沖上表約略言之北魏江式亦具述其事沖云靡不悉集則必集而爲書時字學荒蕪如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諸野言習俗相沿莫之能革自逵修理舊文於諸殊藝異術不合古文六書者埽除一空於是而王教一耑其不詭於邪苟有可以加於國者亦靡不集而存之沖之本意或如此陶氏以爲修理倉頡舊史倉頡古文也籀史籀文也即修理古籀合爲一表未可知也其言必有所受故據以標目此亦承詔撰述之一種說文凡十七引賈侍中說儀亦取資於此不盡出古文尙書訓故許君自序亦云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其旨趣亦莫不相同

又按梁庾元威論書曰許慎穿鑿賈氏乃奏說文則說文之作取資於賈氏之書可知許沖表云博采通人攷之於逵證以庾說則所攷亦即逵修理舊文之書可知唐封演聞見記云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疑即逵所集字數許從而增之故至九千餘字

許慎說文解字十五卷（慎始末見孝經類）

范書儒林傳愼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傳於世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幷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卽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隋書經籍志說文十五卷許愼撰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說文解字十六卷許愼撰唐經籍志說文解字十五卷許愼撰藝文志許愼說文解字十五卷宋史志同（按隋志梁有演說文一卷庾儼默注亡日本書目十六卷似幷此一卷在內）

惠棟後漢書補注楊愼六書索隱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

說京房說衞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

按說文所引尙有孟子說老子說墨翟說公羊說穀梁說天老說伊尹說師曠說史籀說呂不韋說甘氏說劉向說班固說宋弘說官溥說司農說博士說又有引復說者不著其姓又對字下引漢文帝說壺字下引亡新卽甄豐說（又三國志注引魏略諸書屢稱許氏字指蓋其時有是名）

服虔通俗文一卷（虔始末見春秋類）

隋書經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通俗章一卷服虔撰唐經籍志續通俗文二卷李虔撰藝文志李虔續通俗文二卷（馬國翰曰服虔書一卷李虔續之爲二卷按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題名有府門下掾故從事下辨李虔字子行時爲靈帝建寧四年與服子愼同時李氏武都大姓下辨卽所治也又晉初有漢中太守李虔卽避爲李密改名）

顏氏家訓書證篇通俗文世閒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愼造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文反音甚會近俗阮孝緖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有服虔乎不

能明也（按蘇林張揖並在魏初林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掾太和中爲博士揖卒年無攷林年八十餘景初末卒當建安之初林年將四十矣必及見服子愼也）

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復臧鏞堂問通俗文書曰前人疑此書出李虔不過因晉中經簿所無唐志明標李虔續通俗文言續則非始自李虔可知君家先人經義雜記又以隋志次此書於沈約四聲等書後而謂其爲李虔不知隋志亦唐人所修與徐堅初學記元應一切經音義相距不遠今徐堅所引則次於說文一切經音義所引則皆在三倉釋名之上則唐人亦皆以此書爲服虔所造也至若反音不妨爲後人所補入或專系李虔續書中語與通俗文之爲服虔書無礙也

按臧玉林經義雜記云隋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敍次在梁沈約四聲李概音譜釋靜洪韻英之下則隋志亦不以爲漢之服子愼所撰此說非也隋志之例往往於一篇之中各分以類此篇於韻書之後別以通俗訓俗證俗等書爲一類而以是書爲是類之首未嘗不以爲漢之服子愼洪氏不此之察而遽證於初學記元應音失之眉睫

又按日本書目服虔通俗章一卷之後又有通俗文一卷不著撰人當是李虔所續佐世著錄皆目見其書是可證服李兩家之先後不同服書似本名通俗章然顏黃門所見題通俗文與隋志同則稱通俗章者變文也洪氏書又曰有變文言通俗篇者言服虔俗說者要皆一書也（任氏小學鉤沈馬氏玉函山房並自輯本一卷又有臧鏞堂輯本又近時新出唐本玉篇大藏音義續音義玉燭寶典亦書有通俗文及倉頡三倉聲類諸字書至多皆諸采輯本所未及）

馬日磾羣書古文

范書馬融傳融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又孔融傳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獻帝本紀初平三年五月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傕等並自爲將軍秋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

魏志袁術傳注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侯志曰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五引馬日磾集羣書古文四字卷下之二引一字

按日磾於熹平中以諫議大夫與蔡邕等正定六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其前又與盧植等典校中書所見羣書中古文集而成編亦事所恆有郭忠恕著錄可信也

郭訓雜字指一卷

隋書經籍志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

唐經籍志字旨篇一卷郭玄撰藝文志郭訓字旨篇一卷

南康謝啟昆小學攷曰唐志作郭訓隋志作郭顯卿疑訓字顯卿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郭顯卿里居不詳據隋志知仕爲太子中庶子據唐志知本名訓而以字行也汗簡引二十九條顧韻引一條作郭訓字指謂爲訓字之誤

按舊唐志誤作郭玄文選注傳寫又誤郭爲鄭以爲鄭玄字指錢塘汪師韓輯選注羣書目錄遂以鄭康成字指列目孫氏志祖以爲誤是也

郭訓古文奇字二卷

隋書經籍志古文奇字一卷郭顯卿撰唐經籍志古文奇字二卷郭訓撰藝文志郭訓字旨篇一卷古文奇字二卷

侯志曰唐釋元應道行般若經卷二音義云覽郭訓古文奇字以爲古文逝字

按隋志列是書於衛宏古文官書之次並是字學中體勢之屬

石新舊字書兼解釋之屬七家八部

孝靈皇帝皇羲篇五十章

范書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惠棟補注曰按典略熹平四年五月造

文心彫龍時序篇曰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

崔瑗飛龍篇一卷

范書崔駰傳駰涿郡安平人也中子瑗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後歸家順帝初舉茂才遷汲令漢安初遷濟北相卒年六十六（張懷瓘書斷云以順帝漢安二年卒）

隋書經籍志梁有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各一卷亡唐經籍志飛龍篆草勢合三卷崔瑗撰藝文志崔瑗飛龍篇篆草勢三卷（篆草勢今別著錄）

賈魴字屬篇一卷（魴始末見前）

隋書經籍志梁有字屬一卷賈魴撰亡唐經籍志字屬篇一卷賈魴撰藝文志賈魴字屬篇一卷

酈炎酈篇

酈炎州篇

范書文苑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後風病恍惚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爲之誄贊以昭其懿德

惠棟後漢書補注炎集炎遺令曰下邳衞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

孝廉陳留楊使君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者又遺令稱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當於是月死獄中也又云我十七而作酈篇矣二十四而州書矣注云酈篇州書皆字學之書

按酈炎遺令見古文苑惠氏所引亦即本此而云炎集攷炎集二卷自唐藝文著錄後無傳之者不知惠氏從何得此古文苑宋紹熙中章樵爲之注此所引注文即章氏說其本未見不審樵何以知其皆字學之書今姑錄于此不能無疑（又按惠氏例仿章懷注例故亦稱炎集）

蔡邕聖皇篇一卷（邕始末見禮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各一卷亡

唐經籍志聖草章一卷蔡邕撰藝文志蔡邕聖草章一卷

張懷瓘書斷曰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又引聖皇篇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

唐元度論十體書曰漢靈帝飾理鴻都門時陳留蔡邕撰聖皇篇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

蔡邕勸學篇一卷

世說紕漏篇注大戴禮勸學篇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

隋書經籍志勸學一卷蔡邕撰唐經籍志勸學篇一卷蔡邕撰藝文志蔡邕勸學篇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勸學篇皆勖學之言編爲韻語取便諷誦人無貴賤道在則尊寶篇中名言也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文選注御覽北史劉芳傳書斷墨池編諸書引勸學篇文凡十三條又爾雅釋獸釋文一切經音義引勸學篇注

右新撰字書之屬五家七部

婆羅門書一卷

隋書經籍志婆羅門書一卷又曰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傳記篇曰婆羅門是高行人

鄭樵通志七音略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又藝文略曰婆羅門書四卷注云隋志一卷

按梁釋慧皎高僧傳云朱士行潁川人以魏甘露五年西度流沙至于闐得梵書于闐諸小乘學衆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聖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齎經云云是漢魏緇流譯經皆以婆羅門書從事開元釋教錄云優婆塞支謙學婆羅門書譯出經八十八部而于闐人以爲不然荀卿所謂固其學之相非也

右音韻之屬一家一部

右小學類凡五門綜二十一家二十七部（按隋唐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不著撰人疑是服虔撰又侯志有曹喜筆論崔瑗篆草勢蔡邕篆勢張芝筆心論並析入子部雜藝術類蔡邕女師篇析入儒家鄭康成字指即郭訓字旨不別出右經八部析入五經總義類）

詔令校定圖讖

范書儒林尹敏傳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使除去崔發爲王莽著錄之文而次比之）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

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

又儒林薛漢傳漢尤善說災異讖緯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

又光武本紀中元元年是歲宣布圖讖於天下

郗萌春秋災異十五卷

隋書經籍志春秋災異十五卷郗萌撰又曰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

儀徵阮元疇人傳曰郗萌祕書郎也記先師相傳宣夜之說謂七曜不綴附天體夫既不附天體則七曜各自有其高下可知今西人言日月五星各居一天俱在恆星天之下即不綴附天體之謂意其說或出於宣夜歟劉昭注補續漢書天文志引郗萌占甚多萌蓋天文家也

按隋書天文志稱漢祕書郎郗萌記先師宣夜之說此稱漢末郎中又子部五行家稱後漢中郎攷班孟堅典引序云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是萌在明帝時與賈景伯諸人同官非漢末也開元占經引郗萌占尤多與續漢志注所引皆是書雜占篇中語隋志稱五十篇疑十五篇誤倒其文

賈逵摘讖（逵始末見書類）

范書張衡傳衡上疏言圖緯虛妄云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

隋志讖緯篇曰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

惠棟後漢書賈逵傳補注閻若璩曰隋志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與范書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者不合蓋隋志不詳攷此奏（此奏謂逵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見本傳也）而誤讀張衡疏內之文以爲逵首非讖不知逵第摘其互異處初無所非

也棟按方術傳論曰光武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與傳無附會讖之而逵傳有之閻說不誤也

荀爽辨讖（爽始末見易類）

范書本傳又作公羊問及辯讖

荀悅申鑒俗嫌篇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四庫提要曰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荀爽謂起自哀平據其盛行之日言之耳

楊統祕記家法章句

范書楊厚傳厚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閡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乃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彭城令作家法章句安帝時爲侍中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

按家法章句者猶言別自名家也

楊統內讖二卷解說

范書楊厚附傳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

廣漢人士贊楊統字仲通事華里先生炎高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圖書與鄭適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讖二卷者不得永平中與方正司徒魯恭辟掾與恭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說

經義攷益部耆舊傳曰統代以夏侯尚書相傳作內讖二卷解說

惠棟後漢書補注按巴漢志內讖者孔子內讖桓譚書所云矯稱孔丘爲讖記是也

景鸞河洛交集（鸞始末見易類）

范書儒林傳少隨師學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

冊府元龜學校部譔集門景鸞廣漢梓潼人也取河洛圖緯以類相從名爲災集

按范書及華陽國志並作交集冊府元龜作災集經義攷引益部耆舊傳又作奧集

朱倉河洛解

廣漢人士贊朱倉字雲卿什邡人也受學於蜀郡張寧著河洛解爲郡功曹每察孝廉不就州辟治中從事以瘋疢自終

翟酺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

范書本傳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拜尚書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權貴共誣酺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卒著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章懷太子曰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

廣漢人士贊酺少事段翳明天官著援神契經說

經義攷曰按益部耆舊傳謂是酺弟子緜竹杜眞孟宗所著（按廣漢人士贊杜眞字孟宗早事翟酺）

按七經緯孝經有此二篇而隋志言七緯之外又有此二篇似漢時孝經緯有兩本一在七緯中一別本單行其文或不同翟氏所解詁者或別本也

鄭玄洛書注（玄始末見易類）

隋書經籍志讖緯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

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曰宋均鄭玄並爲讖律之注

錢塘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鄭康成洛書注（汪氏此目皆從資文[illegible]刪之）

經義攷曰洛書靈準聽鄭玄注

鄭學錄曰某書引洛書靈準聽文及鄭玄注又羅苹路史注亦引靈準聽鄭玄注數語知康成注有此緯（按此乃讖非緯也）

按隋志言鄭爲讖律之注大藏音義引倉頡篇云讖祕密書也出河洛記文又曰讖書河洛也蓋讖兼河

圖洛書而言鄭既注洛書亦必注河圖今無可徵驗姑從闕如

鄭玄易緯注九卷

隋書經籍志易緯八卷鄭玄注梁有九卷唐日本國人書目易緯十卷鄭玄注宋志易類易乾鑿度三卷易緯七卷易緯稽覽圖一卷易通卦驗二卷並鄭玄注

馮椅厚齋易學曰崇文總目云周易緯九卷漢鄭康成注

玉海藝文曰易緯鄭玄注梁九卷今篇次具存李淑書目云凡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各二辨終備是類謀坤靈圖各一今三館所藏止有鄭氏注七卷

按鄭注易緯今輯本別有乾元序制記一種蓋後人於易緯中分析成編非古緯所有又范書郎顗傳顗條上便宜七事引易內傳易中孚傳章懷注又引中孚傳鄭玄注又經義攷載漢易中孚義謂何休公羊傳注所引似皆易緯中篇目也

鄭玄尚書緯注六卷

隋書經籍志尚書緯三卷鄭玄注梁六卷唐經籍志書緯三卷鄭玄注藝文志鄭玄注書緯三卷

范書方術樊英傳注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受也

鄭學錄曰經疏諸書唯引考靈耀最夥朱彝尊曰考靈

耀之文大都推步之說其言無悖於理隋燔緯書若此與括地象雖置不燔可也禮記爾雅疏引鄭注言天體特詳

侯志曰趙在翰纂七緯無運期授注今考其所引詩文王序正義一條亦出鄭注無疑

鄭玄詩緯注三卷

唐書經籍志詩緯三卷鄭玄注藝文志鄭玄注詩緯三卷

范書方術樊英傳注詩緯含神霧汎歷樞推度災也

侯志曰趙在翰纂七緯但有鄭氏汎歷樞注

按隋志七緯之外又有此三種則本不知鄭氏所注

爲何文

鄭玄禮緯注三卷

隋書經籍志禮緯三卷鄭玄注亡唐日本書目禮緯三卷鄭玄注

范書方術樊英傳注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

侯志曰趙在翰纂七緯祇載含文嘉斗威儀二注然所采詩烈祖序正義一條以正義下文攷之即鄭注稽命徵也

鄭玄禮記默房注三卷

隋書經籍志禮記默房二卷梁有三卷鄭玄注亡

按范書樊英傳注言七緯篇目止於三十五尚闕其一似即此禮記默房蓋七緯中禮緯實四種故鄭君並有注（隋志云七經緯三十六篇并此一種而三十六篇之目始具）

鄭玄樂緯注

范書方術樊英傳注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

侯志曰趙氏七緯祇載動聲儀注然所采檀弓正義稽耀嘉注亦鄭注也正義引鄭氏諸傳經注往往不名餘人則名今惟叶圖徵注無考

鄭玄春秋緯注

范書方術樊英傳注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侯志曰文選褚淵碑文注引鄭玄春秋緯注不言緯書之名其他諸書所引春秋緯注多出宋均宋衷或無注人名其明標鄭氏者惟范書李雲傳注引運斗樞一條

鄭玄孝經緯注

范書方術樊英傳注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鄭康成孝經緯注

侯志曰趙氏七緯有鄭康成孝經鉤命決注

按隋志七緯之外又有此兩緯別本不知鄭氏所注爲何本

鄭玄尚書中候注八卷

書序正義引尚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張衡謂尚書百篇而爲緯書者以此說　經義考曰按中候專言符命當是新莽時所出之書）

范書本傳凡玄所注尚書大傳中候

隋書經籍志曰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而又有尚書中候又曰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闕

孔廣林輯本序錄曰鄭注中候久亡殘文賸句散見羣籍今錄爲五卷其篇次先後不可復攷以宋書符瑞志

參校略爲比次其文蓋宋志說堯舜禹湯文武符命皆取諸中候云

鄭學錄曰劉昭注續漢志云康成自注中候織及注禮時鄭氏著書先後必有明文今以昭言推之康成注諸緯候在注羣經之先蓋其時俗尚內學非精圖緯不名通儒康成又志在囊括百家故早歲不免疲神於此

宋衷易緯注（衷始末見易類）

經義攷曰馮椅厚齋易學曰崇文總目周易緯九卷漢鄭康成注隋志有宋衷注唐四庫書目有宋均注（按隋志無宋衷易緯注馬氏此說誤）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衷易緯注

宋衷樂緯注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衷樂緯注

宋衷春秋緯注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衷春秋緯注

侯志曰趙氏七緯中有宋衷春秋緯元命苞保乾圖說題辭注

宋衷孝經緯注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衷孝經緯注

侯志曰趙氏七緯中有宋衷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注

按宋仲子或注七緯全書其書詩禮三緯無文證驗今但就其可考見錄之

郗氏說

袁氏說

隋書經籍志曰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幷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孝經鉤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按東漢有郎中郗萌與班固同時著春秋災異見前又樊英弟子袁閎字仲信陳郡夏陽人官至侍中皆深於圖緯書或即此郗氏歟袁氏不詳何人）

侯志曰今不詳郗袁所說何篇無從著錄

右讖緯類一十二家二十五部

後漢藝文志卷一

後漢藝文志卷二

姚氏學

史之類十有五曰正史曰編年曰雜史曰起居注曰載記曰史鈔曰史評曰故事曰職官曰儀制曰刑法曰雜傳記曰地理曰譜系曰簿錄

楊終刪太史公書

范書本傳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中得與於白虎觀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坐爲郡太守廉范游說徙北地貰還故郡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許愼史記注（愼始末見經部孝經類）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許愼嘗注漢書今不傳引見顏

注中者尚多

會稽陶方琦許君年表曰史記漢書注中引許君說有出於說文淮南注外者王西莊以爲許君有漢書注方琦以爲乃史記注

按許君從賈侍中受古學太史公書多古文學由是推尋則陶說爲近

延篤史記音義一卷（篤始末見經部春秋類）

司馬貞索隱序曰太史公之書古今爲注解者絶省音義亦稀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

史記音隱五卷

司馬貞索隱序曰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

會稽章宗源隋書經籍志攷證曰裴駰集解引有史記音隱小司馬未見自是亡於隋代

按服虔有春秋左氏傳音隱疑此亦服氏書或譌作章隱

班彪別錄

范書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後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光武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後辟司徒玉況府察

廉爲望都長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二子固超

章昭漢書藝文志注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

按史通正史篇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按范書班彪傳注有陽城衡蓋即陽城衡城或作成此衛衡似即陽城衡之譌歟）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又曰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雄歆襃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本傳亦云好事者綴集時事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前書是叔皮於諸家所作皆得見之故其言如此今攷

章安嗣言籌商所續皆在班彪別錄則籌以外之十四家亦當在別錄之中別錄者其卽叔皮襃錄諸家之史襃歟褚少孫所補續已編入史記或不在內（葛稚川家舊藏劉子駿漢書百卷疑卽是錄之佚存者而葛氏稱爲漢書）

班彪續史記後傳六十五篇

范書本傳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閒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其略論曰今此後篇愼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

論衡超奇篇曰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又佚文篇曰叔皮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按王充傳云充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

史通正史篇曰建武中司徒掾班彪采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

文獻經籍攷夾漈鄭氏曰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於後漢旣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紀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按彪之論贊今可見者尚有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不盡如鄭氏所指二篇）

按王充言叔皮所敘百篇以上劉子元則云六十五篇疑百篇以上者未成之書六十五篇者已成之作也孟堅敘傳但言其父作王命論而於史事不置一語蓋其父書唯紀傳自爲一家孟堅爲大漢獨立一史又別自名家故置不復論

班固漢書百篇（固蔚末見經部小學類）

後漢書曰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紀表傳志九十九篇（按此見御覽六百三與范史異文不知誰家後漢書今輯本東觀記及七家後漢書皆無之）

范書本傳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攷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中（永下敚平字）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又列女班昭傳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及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按馬援傳援兄子嚴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博觀羣籍通論語明尚書治詩善九章算術順帝時至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融自有傳云）

史通正史篇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奉詔校敘又撰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類本書

玉海藝文曰劉昭補志序云續志昭表以是推之八表其昭所補天文志其馬續所成歟（按續漢天文志有明文云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隋書經籍志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唐日本國見在書目同唐經籍志漢書一百十五卷班固又作一百二十卷顏師古注藝文志班固漢書一百一十五卷顏師古注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藝文志班固漢書一百卷顏師古注

漢書舊注

隋志曰應劭風俗通聲音篇引漢書傳注云箛吹鞭也箛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又引漢書注荻笛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按舊注不知何人作然應仲遠引之則爲東漢人無疑

胡廣漢書解詁

范書本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舉孝廉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在公臺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封育陽安樂鄉侯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謚文恭侯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胡廣漢書音義（按庫節書錄解題稱本附識曰考史注所引別有漢書解詁之名蓋即胡廣所作）

侯志曰漢書注屢引胡公似皆出廣所注漢官解詁惟史記貨殖傳索隱兩引胡廣司馬相如傳索隱九引胡廣則顯爲漢書注矣（按續漢志注亦引胡廣）

蔡邕漢書音義（邕始末見經部詩類）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蔡邕漢書音義

按史記索隱序曰班氏之書其所據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今考顏氏

序例所載諸家如張揖郭璞止解一卷兩篇者亦具列之蔡謨之前祇二十二家是其尚有所佚邕師胡廣此兩家或各有解詁而其書或早亡散或編入本集故顏氏不著於錄歟（又按後漢書應劭作漢書集解音義見於本傳夫曰集解則非舊注一家後漢時服虔一家之說可知）

服虔漢書音訓一卷（虔始末見經部春秋類）

隋書經籍志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服虔漢書音訓一卷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裴駰史記集解於左氏傳引服虔注亦兼取服虔漢書注

應劭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范書應奉傳奉汝南南頓人也子劭字仲遠（注或作仲瑗又作仲瑗）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掾中平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興平元年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建安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後卒於鄴凡所著述及集解漢書皆傳於時（風俗通佚文云余爲營陵令在事五月遷太山太守）

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唐書經籍志同藝文志應劭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顏師古序例曰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有臣瓚者總集諸家音義凡二十四卷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

題云然斯不審耳

俟志曰隋志有應劭書無臣瓚書據顏氏序例蓋誤以瓚書爲應書也然應劭亦實有漢書注又此名相沿已久故仍從隋志著錄

按顏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卷數相同顏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

劉珍等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

史通正史篇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或作冀）作世祖本紀幷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按宋志職官類首載東漢百官表一卷注云不知作者似即漢記中佚出者）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

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有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按范書蔡邕傳邕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十意即十志避桓帝諱故云意）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諸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言楊彪但述時事爲帝紀未及撰列傳永初安帝初元自劉珍李尤著述後闕續也）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闕至晉無成

四庫館輯本提要曰劉昭補注司馬書引袁山松書曰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歷記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爲禮志又引謝沈書云蔡邕因中興以來

所修者爲祭祀志隋志稱是書訖靈帝今按列傳之文閒及獻帝時事益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集諸儒注范書盛行於代此書遂微

隋書經籍志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唐經籍志東觀漢記一百二十七卷劉珍撰藝文志劉珍等東觀漢記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宋志別史類劉珍等東觀漢記八卷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曰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錄注云此書凡二本一本百廿七卷與集賢院見

在書合一本百四十一卷與見書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與兩本目錄不合眞備在唐國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今本朝見在百四十二卷隋經籍志所載數百四十三卷（按而件猶華言此件前件）

按范書文苑李尤傳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玉海藝文亦云安帝永初永寧閒劉珍劉騊駼張衡李尤等撰集爲漢記漢記之名蓋始於此隋志題劉珍等所本（史通謂桓帝元嘉時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等著作以後綜其書爲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漢記之名實定於安帝時）或謂不當題劉珍然珍之前未定書名珍之時乃奉詔有此目且安知非本書題署如此者是不得不題劉珍等也或又謂珍未嘗爲長水校尉則史文所略此亦據本書題署歟

右正史類凡一十三家一十三部（侯志有光武皇帝本紀今析入編年類又晉馬段書尋續史記今并入班彪別錄又漢書卷首載宋祁參校諸本有曹大家本不知何所自來又龍城錄謂漢末張昶有龍山史記注又謂被火焚失龍城錄宋王銍造託名柳宗元其言亦媥爍不可憑故並不錄）

光武皇帝本紀

東觀記東平王蒼傳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

范書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永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

按班固傳固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此明帝御撰合以東平王中興頌或別爲一編

何英漢德春秋十五卷

蜀郡人士贊何英字叔俊郫人也學通經緯著漢德春秋十五卷

華陽國志三洲士女目錄曰述作謁者僕射何英字叔俊郫人也著漢德春秋

經義攷曰蜀中著作紀漢何英郫人何武弟也與成都楊申（楊申當爲楊由）俱通經緯著漢德春秋十五卷

按漢書何武傳武兄弟五人惟弟顯見武傳餘三人未詳著作紀謂武弟常璩士女目錄列之後漢楊終張霸諸人之後不云武弟恐非是

荀悅漢紀三十卷

范書荀淑傳淑潁川潁陰人也子儉早卒儉子悅字仲豫年十二能說春秋初辟鎭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郞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從弟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張璠後漢紀曰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卷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漢紀目錄曰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鎭萬國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凡在漢書者大略麤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按求志似表志之誤）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篇首當言十一世十二帝通王莽二百三十年今云云者誤又自序是書成於建安五年袁宏後漢紀乃繫之建安十年亦誤）

隋書經籍志漢紀三十卷魏祕書監荀悅撰（此稱魏誤）唐經籍志漢紀三十卷荀悅撰藝文志荀悅漢紀三十卷宋志同

四庫提要曰史通六家篇以悅書爲左傳家之首二體篇又稱其歷代寶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其推之甚至故唐人試士以悅紀與史漢爲一科朱彝尊跋曰悅爲此紀固不出班書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又其中若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悅書云姓令狐其資攷證者亦不一

按晁氏讀書志云爲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與目錄稱數十餘萬言不合

應劭等注荀悅漢紀三十卷（劭始末見正史類）

唐書藝文志荀悅漢紀三十卷應劭等注荀悅漢紀三十卷通志藝文略漢紀三十卷漢獻帝令荀悅撰漢紀三十卷應劭等撰（此撰當是注之誤）

按是書隋唐經籍志不載甚可疑攷荀紀成於建安五年是歲袁紹敗於官渡應仲遠時爲紹軍謀校尉本傳云後卒於鄴魏志武紀注引郭頒世語云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卒按曹操入鄴定冀州在建安九年八月仲遠或即卒於是年計其時當及見荀氏書然袁曹爭戰鄴許隔絕恐未必以竹帛相流傳又當謂何交攻人情渙散士大夫救死不暇恐未必能操觚染翰爲此遐豫不急之事仲遠舊有集解漢書疑後人移而爲是書之注又襍取他家音義傅益之故

曰應劭等（又按劭既爲漢書作音義荀紀與漢書無多異文又何事更爲之注此劭必不爲也此出後人無疑）

劉艾漢靈獻二帝紀六卷

隋志雜史篇漢靈獻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芳撰殘闕梁有六卷（按芳是艾之譌）唐經籍志編年類漢靈獻二帝紀六卷劉艾撰藝文志劉艾漢靈獻二帝紀六卷

侯志曰艾官侍中在獻帝興平年間獻帝本紀興平元年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是也據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紀知其曾爲陝令據范書董卓傳知其曾爲卓長史據魏武紀建安元年注引張璠漢紀十九年注引獻帝起居注知其又爲宗正據廿一年注引獻帝傳知其又以宗正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又攷後漢書靈紀獻紀董卓傳注三國志武紀董卓張楊賈詡劉馬孫堅諸傳注屢引此書艾官至行御史大夫以後更不見其事蹟蓋未嘗入魏獻帝之名當是後人追加耳（按袁紀建安元年八月封彭城相劉艾等爲列侯賞有功也亦見范書董卓傳注是艾由侍中出爲彭城相封侯又入爲宗正者也）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後漢書注魏志蜀志吳志諸傳注各引數事文選登孫權故城詩注引一事又曰初學記鳥部引一事題劉艾漢帝傳太平御覽車部引獻帝傳董卓以地動問蔡邕云云一事與魏志注所引獻帝紀同（按地動事見蔡邕傳范氏所引蓋本此）

按章氏所舉初學記御覽引漢帝傳獻帝傳自是以獻爲漢以紀爲傳皆稱引偶誤者攷獻帝傳載禪代衆事又言山陽公薨（見魏志文紀明紀注）自是魏晉人作別爲一書章氏乃以獻帝傳繫之劉艾謂漢志有高祖傳孝文傳艾既爲獻作紀又更爲傳是必不然

右編年類凡五家五部

鄭衆春秋外傳國語章句（衆始末見經部易類）

韋昭國語解序曰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解釋疑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

宋庠國語補音序曰後漢大司農鄭衆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馬國翰輯本序曰鄭大司農章句久亡詩周頌昊天有成命正義引之今合以韋解中所引輯錄周語三節魯語楚語各一節

賈逵春秋外傳國語解詁二十一卷（逵始末見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逵悉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章懷注云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韋昭國語解序曰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亡

隋志經部春秋篇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賈逵撰

宋庠國語補音序曰賈景伯國語解詁二十一篇唐已亡

四庫提要曰韋昭自序稱兼采鄭衆賈逵今攷所引鄭說寥寥數條惟賈援據駁正爲多又曰國語二十一篇漢志雖載春秋後然無春秋外傳之名漢書律歷志始稱春秋外傳又曰攷國語上包周穆王下暨魯悼公與春秋時代首尾皆不相應其事亦多與春秋無關係之春秋緣爲不類附之於經庶義未允史通六家國語居一實古左史之遺今改隸稗史類焉

王謨輯本序錄曰今從韋解內鈔出八十一條又文選注九十條史記集解十二條後漢書注三條經典釋文三條類聚一條書鈔七條初學記二條又云附唐固注三十餘條（[illegible]馮氏[illegible]由所輯[illegible]二卷又汪[illegible]振綺堂三君注輯存四卷　今日本翻刻出大藏音）（黃[illegible]十卷本王謨三卷半此三[illegible]賈氏[illegible]此[illegible]輯之前可成卷）

楊終春秋外傳十二篇（終始末見正史類）

范書本傳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建初中詔諸儒於白虎觀論攷同異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即日貰出後坐徙北地貰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按本傳是書成於還蜀後中廢十五年中先帝承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矣此又以刪外傳國語二十一篇者爲十二篇（漢春秋又有劉向分國語五十篇終不會子由所刪爲何本）時鄭賈解詁已行世二十餘年終既刪本文故又改定其章句爲十五萬言以爲一家之學歟（又按史[illegible]曰刪爲[illegible]審[illegible]凡春秋時國語之數若是刪改定章句十五萬言別爲一書考終學公羊家學此所改定豈公羊章句歟然史又言外傳而言自以改定外傳章句爲近）

延篤戰國策論一卷（篤始末見經部春秋類）

隋書經籍志戰國策論一卷漢京兆尹延篤撰唐經籍志戰國策論一卷延篤撰藝文志延篤戰國策論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史記高祖紀又魯鄒列傳蘇秦列傳匈奴傳索隱文選求立太宰碑注曹公與孫權書注檄吳將校部曲注阮籍詠懷詩注並引延篤戰國策注顏氏家訓書證篇引稱延篤戰國策音義

侯志曰據諸書所引全非論體顏黃門稱戰國策音義其名似勝隋唐志

按其書卷首或有論隋唐志遂以論名之此亦鄭漁仲所謂見前不見後之類歟延叔堅有史記音義自以顏黃門所稱爲得其實

高誘戰國策注三十三卷（誘始末見經部孝類）

隋書經籍志戰國策二十一卷高誘撰注唐日本國見在書目戰國策三十三卷劉向撰高誘注唐經籍志戰國策三十二卷高誘注藝文志高誘注戰國策三十二

卷宋志子部縱橫家三十三卷

崇文總目曰又有高誘注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曾鞏校定序曰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四庫簡明目錄曰戰國策三十三卷舊本題漢高誘注今攷其書實宋姚宏因誘注殘本而補之其中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三十二三十三兩卷合十篇（此十一字原本敓漏據提要補）為誘原注餘皆宏所補注也

右注譔前代書五家五部（注釋三家譔述二家）

伏無忌古今注八卷

范書伏湛傳湛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湛以建武三年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六年徙封不其侯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卒子無忌嗣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章懷注曰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按無忌子質質子完完女為孝獻皇后完子典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時建安十九年也）

隋書經籍志古今注八卷伏無忌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子部雜家伏侯古今注三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劉昭續漢志注多引伏侯古今注後漢書注及初學記服食部鳥部御覽咨徵部器物部亦引數事

馬國翰輯本序曰伏侯古今注隋志著錄雜史類八卷唐志入雜家三卷今佚從後漢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開元占經白孔六帖太平御覽等書采輯成卷多言符瑞災異而於漢諸帝名諱山陵為詳

高郵茆泮林輯本跋曰唐志雜家伏侯注反在崔豹後蓋失攷也今裒輯諸書數見周秦以上事所見者惟孔子生一條及秦錢半兩蒲脯鹿馬二事而已

侯志曰范書紀傳諸注續漢志注所引或稱伏侯或不稱伏侯核其文義皆出伏書史記索隱屢引古今注不著名姓其不見崔豹書者當皆出此然今所行崔書亦非原帙索隱所引終難定其為崔為伏耳

蔡邕撰集漢事（邕始末見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司徒王允收邕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及邕死獄中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

按此乃所集修史雜稾也傳注引邕別傳邕上書自

陳有司臣所事師胡太傅故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麤見首尾則其中有胡廣撰集者在焉

應劭狀人紀（劭書未見正史類）

范書本傳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

續漢郡國志注引應劭漢官曰郡府聽事壁諸尹讚贊肇自建武迄於陽嘉注其清俗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述事之實後人是瞻足以勸懼雖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不避王公無以過此尤著明也

應劭中漢輯序

范書本傳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

王粲漢末英雄記十卷（粲始末見經部書類）

隋書經籍志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闕梁十卷唐經籍志漢書英雄記十卷王粲等撰藝文志王粲漢書英雄記十卷

按續漢郡國志會稽郡注引英雄交爭記言初平三年事以卽此書本名英雄交爭記後人省交爭字作漢末耳又其中不盡王粲一人之作故舊唐志題王粲等撰

右新撰四家五部

右雜史類凡二門綜九家十部（侯志有衛颯史要周長生洞歷應奉漢事侯瑾漢皇德傳）

（荀爽漢語今並析入史鈔類越絕書趙[illegible]吳越春秋今並析入載記類）

建武注記

范書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仕郡督郵援卒後嚴乃與弟敦歸安陵明德皇后既立嚴乃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襍定建武注記

又和熹鄧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安帝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惠棟補注藝文志曰漢著記百九十卷五行志曰凡漢著記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久不塞除之語荀悅有復內外注記之說云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

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按荀悅說見申鑒）

按漢志春秋家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注曰若今之起居注此西京十二朝之注記東京可考見者惟此及顯宗長樂宮靈獻五書

顯宗起居注

范書后紀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皇后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襃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駁（[illegible]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

袁宏後漢紀曰初明帝寢疾馬防爲黃門郎參侍醫藥及太后爲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

隋書經籍志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似在宮中爲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

侯志曰初學記三十引風俗通曰按明帝起居注曰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中之作辭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畫爲烏也御覽七百三十六九百廿同文選赭白馬賦注小異今風俗通佚此文

長樂宮注

東觀記曰孝安皇帝謙讓恪懃敦敦經學篤志供養委政長樂宮

范書后紀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永元七年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十四年冬立爲皇后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殤帝立尊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漢靈帝起居注

袁宏紀自序曰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紀漢靈獻起居注

侯志曰漢靈帝起居注見袁宏後漢紀序序尚有獻帝起居注其書似魏人作故不錄

漢獻帝起居注五卷

隋書經籍志漢獻帝起居注五卷又曰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唐經籍志漢獻帝起居注五卷藝文志同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魏志武紀注文紀注董卓傳注郃

原傳注蜀志先主傳注續漢禮儀祭祀五行百官輿服志注後漢書獻紀董卓傳注初學記職官部御覽職官部通典禮門注並引獻帝起居注共數十事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曰魏志文紀注引一條云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稱曹操爲太祖則此書成於魏時也

按起居注惟天子得有此制獻帝自遜位之後自不得再有起居注起居所注記自不得逮及山陽就封之後其記後事則有漢獻帝傳山陽公記諸書在爲書中稱太祖書名題獻帝則稿爲魏人手筆史通云

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意卽是彪所存彪卒於魏文帝黃初六年其改稱太祖亦或出自彪手至稱獻帝則在魏明青龍二年之後矣侯氏析入三國今仍歸之後漢（又按是類之書關涉魏事魏之文明帝皆所諱曰故魏之臣子改其文曰太祖其原書之名例必稱今上起居注是不得不有所改青龍之前亦當改稱漢帝起居注其後乃加獻字耳）

右起居類凡五家五部

越絕書十六卷

隋志襍史篇越絕記十六卷子貢撰唐經籍志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藝文志子貢越絕書十六卷宋志霸史類越絕書十五卷或云子貢作

崇文總目越絕書十五卷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一十篇者非是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越絕書十五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襍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未可曉也

四庫提要曰越絕書十五卷不著撰人名字書中吳地傳稱句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後漢初人也書末敘外傳記以庾詞隱其姓名其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

康字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是會稽人也又云文詞屬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是吳字也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則此書爲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也據崇文總目則在北宋之初已佚五篇又隋明目錄曰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隋志稱子貢作者謬也原本二十五篇今佚五篇其事與吳越春秋相出入而文章博奧偉麗則趙曄弗及也

吳君高越紐錄

王充論衡案書篇曰臨淮袁太伯會稽吳君高位雖不至公卿藝業文雅之英雄也觀太伯之易章句君高之越紐錄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四庫書錄越絕書提要曰王充論衡所謂吳君高殆卽吳平之字所謂越紐錄殆卽越絕書歟楊慎丹鉛錄胡侍珍珠船田藝衡留青日札皆有是說

佚志曰此書論者多疑卽越絕書然究無實證今仍分錄之

趙曄吳越春秋十二卷（曄始末見經部詩類）

范書儒林傳曄著吳越春秋

隋志襍史篇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趙曄吳越春秋十二卷宋志別史類趙曄吳越春秋十卷又見霸史類

文獻經籍攷中興書目吳越春秋十卷內吳外越以紀其事吳起泰伯至闔閭越起無余至句踐

晁公武讀書志曰吳起泰伯盡夫差越起無余盡句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四庫提要曰是書前有舊序云史記注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他如文選注引季札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閭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載越事數條類援據吳越春秋今本咸無其文云云攷證頗爲詳悉

又簡明目錄曰記吳越二國興亡始末中或參以小說家言隋志十二卷今佚二卷漢魏叢書併爲六卷彌失其初

張遐吳越春秋外紀（遐始末見經部五經總義類）

江西餘干縣志張遐字子遠試五經補博士撰吳春秋外紀

按隋唐三史經籍藝文志雜史類有吳越記六卷不著撰人日本國見在書目云七卷亦無撰人疑即是書

右載記類凡四家四部

按班固傳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載記之名蓋始於後漢東觀記今錄後漢藝文以越絕書等舊列於僞史霸史者別立爲此類

衛颯史要十卷

范書循吏傳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除侍御史襄城令遷桂陽太守二十五年徵還以病疾歸家卒

隋書經籍志史要十卷漢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唐經籍志正記要傳十卷衛颯撰（按正記是史記）

後漢藝文志衛颯史記要傳十卷

周樹洞歷十篇

論衡超奇篇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又曰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歟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又曰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又曰長生家於會稽

又按書篇曰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

謝承書曰周樹達於法善能解煩釋疑八辟從事又曰樹爲從事刺史孟觀有罪俾樹作章陳事序要得無罪也

唐書經籍志洞歷紀九卷周樹撰藝文志周樹洞歷紀九卷

按王仲任數言周長生洞歷推之甚至據書鈔御覽引謝氏書始知長生名樹而兩唐志猶載其書九卷似已亡其一篇矣

古歷注

吳志韋曜傳鳳皇元年曜因獄吏上辭曰因昔見世閒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囚尋按傳記作洞紀云云

按韋宏嗣言世閒有古歷注則後漢時所當有

侯瑾漢皇德傳三十卷

范書文苑傳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恆傭作爲資暮還輒爇柴以讀書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從入山中覃思著述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

隋志雜史篇漢皇德紀三十卷漢有道徵士侯諶撰（諶當爲瑾）起光武訖沖帝唐經籍志編年類漢皇德紀三十卷侯瑾撰藝文志侯瑾漢皇德紀三十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獻漢皇德傳二十五卷御覽皇王部人事部禮儀部獸部引漢皇德傳四事又資產部侯瑾字子瑜云云棋（同范書）稱漢皇德頌

應奉漢事十七卷

范書本傳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爲郡決曹史大將軍梁冀舉茂才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延熹中爲車騎將軍馮緄從事中郎緄薦爲司隸校尉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卒

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史記匈奴傳索隱通典職官門注各引應奉一條章懷雷義傳注亦引之

按章氏所舉三引但稱應奉曰不著書名恐亦是後序中語後序見子部儒家

荀爽漢語（爽始末見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又集漢事成敗可謂鑒戒者謂之漢語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史記文帝遺詔臨者無踐裴駰集解晉灼曰漢語作跣（按此亦見班書文紀）索隱曰漢語書名荀爽所作又漢書昭帝紀注丁外人字少君宣帝紀注馮英字子都霍光傳注光嫡妻東閭氏生上官安夫人昭后之母也又云東閭氏亡霍光妻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

姦也四事皆晉灼引漢語

右史鈔類凡六家六部

按隋經籍志曰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云是史鈔之學起於後漢而其書則自衞颯史要始隋志附之雜史篇而隱分其類侯瑾漢皇德紀亦是類之屬也今彙次諸家書立此一類

范升條上左氏及太史公違戾四十五事

范書本傳升字辯卿代郡人也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爲議曹史邑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

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時尚書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乃罷升退而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又陳元傳元詣闕上疏曰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班彪前史得失略論（彪始末見正史類）

范書本傳彪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其略論曰云云

文心彫龍史傳篇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辨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按范氏采入本集者多刪節其文史通正史篇云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此卽略論中語而本傳無此文以是知范氏多有刪落劉子元之所以得見全文者則以其

時本集未亡也

張衡條上司馬遷班固不合十餘事（衡始末見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衡常歎息欲終成之乃（按乃是及之誤）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章懷太子曰衡集其略曰易稱宓犧氏王天下宓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行清清卽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按張平子論史十餘事今傳及注所載惟四事耳范蔚宗爲皇后立紀似亦本其言所云并錄三皇則小司馬祖其說

蔡邕奏漢記十意（邕始末見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光和元年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按此後字似衍）會遭時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從及歸凡九月焉

續漢律歷志注蔡邕戍邊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案文云有律歷意禮意樂意郊祀意天文意朝會意車服意五行意十意中僅有八意其餘二意無攷蓋地理藝文也

按所謂前志所無欲著者三者則禮與朝會車服也

前書雖有禮樂志而禮文不備班氏自言之矣（本傳注引邕別傳云前志所無欲著者五五當是三之譌）

右史評類凡四家四部

按唐藝文以論史諸書附文史類繫總集末晁氏志從文史類摘出爲史評入史部史評之類蓋始於此今攷後漢人亦有論史事之文是史論之最古者案而次之得四家焉今立爲史評類以見是類亦權輿於後漢云

建武故事三卷

袁山松書曰伏湛建武二年拜尚書典定舊志

范書伏湛傳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

范書侯霸傳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唐書藝文志建武故事三卷

按東京立故事自伏侯兩尚書始皆收集前世遺文爲之猶西京張蒼定章程也唐志刑法類有建武律令故事三卷此與永平故事相屬與刑法類實別爲一書

馬援請鑄五銖錢奏議

范書本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爲新城大尹（莽改漢中爲新城尹改太守爲大尹）及莽敗去郡避地西州隗囂以爲綏德將軍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帝以爲待詔九年拜太中大夫十一年拜隴西太守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十七年拜伏波將軍擊交阯十九年封新息侯二十四年征五溪蠻明年病卒（時年六十三）梁松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

又曰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

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本紀建武十六年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注武帝始爲五銖錢王莽時廢今始行之）東觀記曰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

馬將軍故事

范書馬援傳建武十七年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阯十八年嶠南悉平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永平故事二卷

袁宏建初五年紀是時用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尚書決事類近於重（范書陳寵傳亦云）

范書桓帝紀永興二年二月癸卯詔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宜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唐書藝文志永平故事二卷

按新唐志載此書於建武故事之次應劭漢朝駮之前則确爲漢之永平非晉惠帝永平矣范書襄楷傳楷上書引永平舊典亦卽是書

元和故事

范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孝元皇帝策書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

申先典云云

宋書樂至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故事食舉有鹿鳴承元氣二曲三年帝自作詩四篇云云

按蔡中郎條奏引元和故事沈休文引元和宗廟樂故事尤明析似其書編年紀載而又分以事目

又按歷朝皆有故事今以其尤著明者錄建武永平元和三朝餘皆未有確證姑從闕如（李法上疏李固對策並稱永平建初故事班勇上議稱永元故事似此者不一然皆泛言非證實）

尚書舊事

范書應劭傳劭刪定律令爲漢議奏之曰臣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魏志衛覬傳注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

（以古義多所正定）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尚書舊事即尚書故事也謝承曰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按玉海五十一引謝承書曰明帝條李壽前後所上便宜爲南宮故事）惟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武帝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左雄案尚書故事乳母無爵邑之制獻帝徙南宮閣錄故事胡三省曰漢故事皆尚書主之也

按范書鄭弘傳弘建初時爲尚書令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左雄傳雄爲尚書令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然則尚書故事亦稱南宮故事又稱舊事皆制策章奏之類

據楊賜傳稱靈帝閱錄故事則凡諸臣所奏雖留中不報者亦編入之應仲遠作漢議嘗取裁焉（又按尚書故事似即建武永平元和歷朝故事之總名唐藝文所載建武故事三卷永平故事二卷似即此書之佚存本）

漢舊事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初學記禮部封諸侯受茅土引漢舊事藝文類聚禮部同書鈔封爵部作漢襍事又初學記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引作漢書舊事

按范書陳寵傳云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又王允傳云及董卓遷都長安允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似漢舊事司徒官廚所掌以次接續至漢末與尚書故事別爲一編以其非一人所作故諸書所引皆不著撰人隋唐志有漢魏吳蜀舊事八卷則又與三國舊事合爲一編（又諸書引漢雜事兼載前後漢合而爲一書鈔封爵部引漢襍事封諸侯受茅土一條初學記類聚禮部引作漢傳事又書鈔儀飾部引漢末襍事刑法部引漢襍事篇疑漢襍事即漢舊事之篇目或舊事之別名兩唐志襍史類有後漢襍事十卷不著撰人似即此舊事之佚存本）

韋氏三輔舊事一卷

唐書經籍志三輔舊事一卷韋氏撰唐藝文志韋氏三輔舊事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唐志故事類有韋氏三輔舊事一卷據後漢書韋彪傳帝數召彪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輯錄載韋孟迄爲扶風三遷之一是韋氏固三

輔聞人也

按新唐志列此書於應劭之前則固以爲漢人韋氏以爲韋彪張氏二酉堂輯本亦有是說（張澍屬地理類之三輔舊事非此書）今考范書本傳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高祖賢宣帝時丞相彪以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數遷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還拜大鴻臚永元元年卒是彪以章帝問爲是書亦事所常有又本傳云彪著書十二篇號韋卿子或嘗編入韋卿子書中故范蔚宗但述其事不復言其書

應劭漢朝駮三十卷（劭始末見正史類）

唐書藝文志應劭漢朝駁三十卷

按隋唐志刑法類有應劭漢朝議駁三十卷此似複出然攷劭本奏則其書不盡刑法自當入故事今兩出之

漢諸王奏事十卷

唐書藝文志漢諸王奏事十卷

按唐志不著編緝人姓名列漢魏之間不知何人竟錄既不得其主名則當以所錄漢之諸王爲斷從唐志錄入此類

又按通志校讐略曰漢朝駁義諸王奏事之類隋志編入刑法類者以隋人見其書也若不見其書即其名以求之安得有刑法意乎唐志見其名爲奏事直以爲故事也編入故事類是之謂見名不見書今攷隋志刑法類實無諸王奏事之目其說既爲無據又故事之體多載章奏唐志入此類未爲失當

右故事類凡九家十部

漢百官簿

司馬彪續漢百官志序曰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幷官省職費減億計又曰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麤注職分以爲百官志臣昭曰本志既久（按久疑以字之譌）是注曰百官簿

按司馬氏因世祖時百官簿以爲志及注不取胡廣

蔡質應劭諸家之書梁劉昭復取諸家書爲之補注其序有曰百官就乎故簿即爲此百官簿也

王隆漢官篇

范書文苑傳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

續漢百官志序曰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

續漢百官志注胡廣曰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

孫星衍輯本序曰漢官篇仿凡將急就四字一句故在小學中

胡廣漢官解詁三卷（廣始末見正史類）

續漢百官志注廣自序曰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爲作解詁各隨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志廣前後憤盈之念附助來哲多聞之覽焉

隋書經籍志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

唐經籍志漢官解故事三卷（失注名氏）藝文志王隆漢官解詁三卷胡廣注（按隋志云胡廣注者即謂其解詁也當以注字爲衍詁則可明矣自隋志此條後後人多以爲廣注漢官解詁傳寫引文稱王隆漢官解詁又稱胡廣注解詁實不然也）

按此即本傳所謂諸解詁若干篇之一後人編入本集御覽二百廿一引胡廣集曰給事中掌侍從左右

無員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其文即漢官解詁也（孫氏平津館叢書有輯本一卷）

應劭漢官注五卷（劭見正史類）

隋書經籍志漢官五卷應劭注唐藝文志應劭漢官五卷通志藝文略漢官五卷應劭注今存一卷

高似孫史略曰漢官不知何人作應劭所注舊五卷今存其一

侯志曰隋志於漢官稱應劭注漢官儀稱應劭撰疑漢官即王隆小學篇劭與胡廣皆有注也

按初學記十二引漢官應劭注御覽二百廿九引應劭漢官注一百六十四引應劭漢官解詁似補注胡

廣書亦稱解詁

胡廣百官箴四十八篇（廣始末見正史類）

范書本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敘曰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賢臣納之於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

文心雕龍銘箴篇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

侯志曰百官箴今載古文苑者四十一篇葢亦從諸書采輯而來不免譌脫

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

續漢律歷志注蔡邕戍邊上章曰臣邕叔父故衞尉質時爲尚書（按時當熹平二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蕃（按邕傳注質皆爲下邳相）還引輦轂（按此似即由下邳相還爲衞尉）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一旦被章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按事在光和元年明年大赦宥還本郡質以後殆不復出晉書蔡豹傳豹高祖質漢衞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

范書蔡邕傳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

其義又曰邕叔父衞尉質章懷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從弟名谷見本傳）

惠棟後漢書補注邕集與人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父叔親之猶若幼童陸則對坐食則比豆案叔父謂蔡子文也

隋書經籍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衞尉蔡質撰

唐藝文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宋志同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隋志有漢官典職儀式二卷今存一卷漢衞尉蔡質撰襍記官制及上書謁見禮式

孫星衍輯本序曰諸書所引有作蔡質漢官典職漢官典儀者皆後人省文也今錄成一卷（按范書鍾離意傳注又引蔡質漢官儀

按此二卷蓋後人從蔡氏漢儀全書中節錄成編其
曰選用明是選錄之本取其合時宜者而用之

應劭漢官儀十卷

隋書經籍志漢官儀十卷應劭撰唐日本國見在書目
漢官職十卷漢應劭撰唐經籍志漢官儀十卷應劭撰
藝文志應劭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宋志應劭漢官儀
一卷

玉海五十一漢官儀十卷中興書目云今存一卷載光
武以來三公百官名氏（按此似即續漢百官志注所引應劭漢官名帙）
侯志曰續漢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名帙輿服志注及
宋書樂志唐六典引劭漢官鹵簿圖六典又引漢官儀

鹵簿篇蓋皆此書子目又御覽二百三十七引漢官宰
尹下其文與書鈔引漢官儀略同宰尹蓋亦其篇名而
又分其上下也

孫星衍輯本序曰書錄解題有應劭漢官儀一卷李埴
補一卷俱不傳諸書引有作應劭漢官應劭漢官儀亦
有彼此互殊不可分別今併錄爲二卷

嚴可均輯本目錄曰漢官儀卷上凡二百十三條卷下
凡九十六條

按此十卷似即續漢書所謂十一種之一

漢官目錄

高似孫史略曰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目錄亦爲奇
書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漢官目錄續漢百官志注引之

孫星衍輯本序曰續漢志劉昭補注引漢官不標名應
劭者悉是目錄不知何人所撰別爲一卷

按此似東京通行之本據劉昭所引有建武十二年
事備載百司掾屬若干人秩若干石又載郡國刺史
治去洛陽若干里其體略如今之搢紳然亦疑應劭
所作

崔瑗南陽文學官志（瑗始末見經部小學類）

范書崔駰附傳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所著南陽文
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

文心雕龍頌讚篇曰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乎序
而簡約乎篇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三
十四並引崔瑗南陽文學頌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粲始末見經部書類）

藝文類聚禮部學校門魏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曰有
漢荊州牧曰劉君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
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隆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
行耆德故老綦毋闓（按當爲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
百有餘人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類聚三十八御覽六百八並引

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

按文學官志備載文學祭酒從事及學官弟子姓名爵里王粲稱三百餘人者是也劉勰稱簡約乎篇亦卽指是類聚御覽所錄皆是志序文

會稽貢舉簿

吳志后妃傳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建安七年薨裴松之曰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按會稽貢舉簿晉虞喜嘗見之蓋漢時郡國各有貢舉簿每歲舉上計掾吏亦當在貢舉簿中今可見者

惟此又續漢郡國志揚州吳郡海鹽縣下劉昭案今計偕簿亦卽是類之書

右職官類凡九家十一部

衞宏漢舊儀四篇（宏始末見經部書類）

范書儒林傳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襍事

隋書經籍志漢舊儀四卷衞敬仲撰唐經籍志漢書儀四卷衞宏撰藝文志衞宏漢舊儀四卷宋志三卷書錄解題曰漢官舊儀三卷漢議郎東海衞宏敬仲撰或云胡廣按宏本傳不名漢官今此惟三卷而又有漢官之目未知果當是時本名否

四庫簡明目錄曰漢官舊儀一卷補遺一卷漢衞宏撰

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所記皆西漢典禮本曰漢舊儀後來輾轉傳寫與應劭漢官儀混淆爲一遂妄增官字於書名中非其舊也

孫星衍輯本序曰永樂大典本作漢官舊儀今以內聚珍板二卷本爲定依宏本傳作漢舊儀以諸書所引校證於下別爲補遺二卷漢舊儀本有注魏晉唐人引漢儀注悉是此書今不別復分云

衞宏漢中興儀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衞敬仲漢中興儀一卷亡

按續漢禮儀志引譙周五經然否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云云似卽中興儀中一事

又按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此衞敬仲是書所本

馬第伯封禪儀記

續漢祭祀志注應劭漢官引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又曰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

嚴可均輯本題識曰馬第伯封禪儀記續漢祭祀志注水經汶水注舊寫本書鈔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通典御覽錦繡萬花谷共引四十九條合錄成篇明孫鑛有

補訂本采輯不全

按馬第伯爵里未詳據書中自言蓋即建武三十二年東封以郎官從事者

曹充封禪禮（充始末見經部禮類）

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曹充等議以爲漢統中絕王莽盜位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

范書曹褒傳褒父充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

按建武一朝禮儀多司空張純正定純本傳云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則此封禪禮亦純所典領也

曹充七廟三雍大射養老禮儀

范書曹褒傳褒父充定封禪禮還受詔儀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禮儀（注五帝及天地爲七廟）

又梁統傳統子松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

又光武本紀中元元年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

續漢祭祀志建武中元二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高皇后配（按本紀初立北郊祀后土高皇后薄太后也）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又禮儀志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三老李躬五更桓榮）

東平王蒼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東平王始末見經部樂類）

范書光武十王列傳顯宗即位拜爲驃騎將軍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章懷注其志今亡）

又樊鯈傳鯈爲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

又儒林董鈞傳鈞習慶氏禮永平中爲博士時草挪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犍爲八士贊云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儀禮鈞與太常定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

袁宏紀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冕佩玉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各爲靡麗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既缺時亦草挪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佩玉乘輿擬古式矣（范書本紀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佩玉絇屨以行事）

續漢輿服志注引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諸侯王以下至於士庶嫁娶被服各有

佚品

曹褒漢禮一百五十篇并章句（褒始末見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褒嘗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及拜博士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褒知帝旨乃上疏言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治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

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儀禮疏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又張純傳純子奮和帝永元十三年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譔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效定昔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

袁宏紀曰和帝永元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儀用新禮擢褒為射聲校尉尚書張敏奏褒擅制禮儀破亂聖術宜加刑除上寢其奏是後眾人不能信褒所制又會禮儀轉道遂寢而不行（按順帝紀永建四年正月丙子帝加元服惠氏補注開元禮儀鑑曰漢順帝冠用曹褒新禮四加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祖廟以禮謁見世祖者　按武弁上似脫次字）

袁紀又曰漢興撥亂日不暇給禮儀制度闕如也夫政治綱紀之禮哀樂死葬之節有異於古矣而言禮者必證於古古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禮起而治之不能紀其得失者無利之弊也曹褒父子慨然發憤可謂得其時矣然褒之所撰多參古式建

用失宜異於損益之道所以廢而不修也

胡廣漢制度（廣始末見正史類）

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或引作謝沈書）

續漢律歷志注蔡邕戍邊上章曰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纖見首尾（范書本傳云達練事體明解朝章屢有補闕之翁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南齊書百官志序曰胡廣舊儀事惟簡撮又禮志序曰太尉胡廣撰舊儀綴識時事

孫星衍輯本題識曰按漢制度之名不見於隋書經籍志今藝書所引附於胡廣漢官解詁之後

侯志曰御覽服章部引董巴輿服志中每引胡廣說應出此書

蔡質漢儀（質始末見職官類）

南齊書禮志序曰太尉胡廣撰舊儀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

按續漢志注屢引蔡質漢儀而禮儀志注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今取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以備闕云云（按靈帝后也建寧四年立）南齊書亦言質書綴識時事其體蓋亦博綜典儀與胡廣應劭兩家相同不僅官職一類隋志載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蓋即從此書析出者

蔡邕朝會志（邕始末見經部禮類）

蔡邕車服志

范書本傳邕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八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

續漢禮儀志注蔡邕曰群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惟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按此所引在朝會儀下例即蔡邕朝會志之文）

續漢輿服志注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原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化起機諸侯王以下至於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臣以爲宜集舊事儀注本奏以成志也

史通正史篇邕別有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據此則兩志成於徙朔方之前其目別有則未嘗編入東觀記）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御覽六百九十二引蔡邕輿服志又七百七十三引車服志按劉昭補志序云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則續漢輿服志即董巴及邕志也

按蔡中郎十志據本傳多散亡於傕汜之亂未嘗編入東觀記今但求其可攷見者分錄各類

蔡邕禮志

蔡邕樂志

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

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或引作謝沈蔡邕上章曰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

又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按此是蔡氏禮志之一篇）

續漢禮儀志注引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中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又制雲臺十二門新詩嘉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皆當撰錄以成樂志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本紀稱邕所著百四篇有敘樂一篇今案書鈔九十六引蔡邕敘樂即成邊上章之樂意唯多首二語耳

蔡邕郊祀志

續漢祭祀志序曰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爲祭祀志劉昭注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續漢祭祀志注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

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

又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

按劉昭注補續漢志序曰自蔡邕大玄鳴條實多紹宜協妙元卓律歷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云云是律歷禮樂郊祀車服五志皆應劭譙周董巴司馬彪諸家所依據弁朝會天文可攷見者凡七志餘三志實無攷（朝會志樂志司馬彪散入禮儀祭祀志中律歷天文二志並詳見子部中）

應劭禮義故事（劭始末見正史類）

范書本傳建安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

南齊書百官志序曰胡廣舊儀事惟節撮應劭官典殆無遺憾又禮志序曰胡廣撰舊儀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

尙方故事

崔豹古今注輿服篇大駕指南車起皇帝舊說周公所作也所以示服遠人正四方車法具在上方故事漢末傷亂其法中絕又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尙方故事有作車法

按宋書禮志云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是指南車法得具載於尙方故事者始於張平子之時大章車車法猶在其前以是證知尙方故事東漢時所有也范書宦者蔡倫傳云倫爲尙方令監作諸器械莫不精工爲後世法倫所作諸法亦當在尙方故事中

東園祕記

太平御覽八百十一引漢東園祕記曰亡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尸終不朽

范書梁竦傳注曰東園署名主知棺槨

按東園祕記葢漢時主者典守之書不欲宣示故曰祕亦凶禮中之支流也漢之王公卿士類多賜東園祕器以爲飾終之典續漢禮儀志言東園匠職司諸事甚多東園匠前漢屬將作大匠成帝省後漢以守

宮令兼其職屬少府而百官志不著

右皆朝廷典禮

鄭衆婚禮謁文（衆始末見經部易類）

馬國翰輯本序曰鄭氏婚禮後漢鄭衆撰晉書禮志云古者婚禮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杜佑通典云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因於周藝文類聚引鄭氏婚禮謁文又引謁文贊皆其篇目隋唐志不載此書佚已久茲據通典所引參以類聚書鈔御覽諸書輯爲一帙篇雖多闕而禮物贊辭略備韻語古雅固可誦也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通典五十八引鄭氏婚物贊又載禮物三十種自玄纁至陽燧僅二十九種據類聚八十九引有女貞之樹云云一贊而此無女貞豈脫此一種耶今輯存婚禮一條婚禮謁文一條婚禮謁文贊十二條附錄二條

崔駰婚禮結言

范書本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少遊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竇憲爲車騎將軍出擊匈奴辟爲主簿察高第出爲長岑長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所著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若干篇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鄭仲師有婚禮謁文駰因之作結言葢納徵問名之辭也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崔駰婚禮結言今見於類聚初學記所引凡二條

何休冠禮約制

休始末見經部春秋類

馬國翰輯本序曰冠禮約制漢何休撰隋唐志均不載惟杜佑通典引之意以古禮繁重人多憚行冠禮浸以日廢乃參酌時制約而爲此亦委曲存禮之苦衷歟

侯志曰何休冠儀約制宋書禮志一引作何楨通典五十六引作何休而冠以後漢二字則非休字誤矣

蔡邕獨斷二卷

范書本傳所著論議獨斷凡若干篇傳於世

唐日本國見在書目襍家獨斷一卷今案蔡邕纂襍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無髮益見於此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獨斷二卷漢左中郎將陳留蔡邕伯喈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

四庫簡明目錄曰獨斷二卷漢蔡邕撰皆考論舊制綜述遺文與白虎通義風俗通義俱爲講漢學者之資糧然風俗通義多說襍事不及二書之字字皆爲典據也

餘姚盧文弨校刊序目曰獨斷蔡中郎所著見後漢書本傳唐人多引用之而傳者絕少宋崇文書目云二卷采前古及漢以來典章制度品式稱謂攷證辨釋凡數百事

按獨斷今所傳者似中郎修史時隨筆劄記之文亦多見於續漢八志中其原書恐不若是頗似後人輯錄者唐以前編入本集故隋唐志皆不著其別本單行始見於日本書目崇文總目

應劭汝南君諱議二卷（原名舊君諱議）

隋書經籍志汝南諱議二卷（通志校讎略以爲謚議非也）

吳志張昭傳注曰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錢氏攷異曰漢人以郡守爲君也）

侯志曰左傳成十年疏引應劭舊君諱議今以張昭傳注覈之則所引乃張昭之言非應劭之言（按此侯氏誤會也）

按春秋經疏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君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今本作州蒲）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孔疏引應劭舊君諱議如此是議其不當諱也裴注載張昭論云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應劭以爲後生不得協皆當諱今檢風俗通無此文其言亦與孔疏所引齟齬不合風俗通所載多力辨時俗之謬此類非一蓋時人有是說而應劭辨之非是說出於應劭劭所論辨必不如此觀其他文字可知張子布弱冠著論以爲應劭有是議不亦誣乎侯志謂孔疏所引乃張昭之言今按昭論亦引穆王諱滿王孫滿之語而無晉厲公州滿之言與應劭原文不同孔疏所引實應劭舊君諱議中語非張昭論

中諸此蓋後人裒錄諸家之議隋志以其出自衆論故不著撰人

又按意林引風俗通云彭城孝廉張子矯議云若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此卽張昭論中語而意林節引其文昭字子布此云子矯亦誤然昭之論不知何以亦在風俗通中豈此二卷舊附風俗通後故裴松之馬總皆以爲風俗通歟

右皆私家記述

右儀制類凡二門綜一十四家二十二部

叔孫宣漢律章句

郭令卿漢律章句

馬融漢律章句

鄭玄漢律章句

晉書刑法志漢承秦制蕭何定律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或引作官）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按謂魏明帝時）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

侯志曰叔孫宣郭令卿不知何時人晉志敘於馬鄭之前且魏時其律章句已行則必後漢人矣

按范書陳寵傳永元中寵上奏曰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時通行者已有三家馬鄭不在其內應劭上奏稱律本章句者卽此類之書（又郭躬傳躬穎川陽翟人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受徒衆常數百人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東京律學惟郭氏最著云又有洛陽郭賀字喬卿亦能明法見蔡茂傳）

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唐六典曰編錄當時制敕永爲法則以爲故事漢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篇皆刑法制度也

隋書經籍志案梁建武律令故事二卷亡唐經籍志漢建武律令故事三卷藝文志同

廷尉板令

范書應劭傳劭上漢議奏曰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惠棟補注曰漢有尉律廷尉所用之律許慎曰令雖有尉律不課又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是也張湯傳曰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挈獄之要也板令者猶云板官板詔也

廷尉決事比二十卷

范書應劭傳劭上奏曰輒撰具廷尉板令決事比例惠棟補注鄭衆周禮注曰邦成若今時決事比也賈公彥曰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

范書陳忠傳初忠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

唐書經籍志廷尉決事二十卷唐藝文志同

按新唐志漢臣名奏二十九卷廷尉決事二十卷蒙上漢字（又按決事比始於前漢董仲舒仲舒春秋斷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是也）

廷尉駮事十一卷

廷尉雜詔書二十六卷

唐書經籍志廷尉駮事十一卷廷尉襍詔書二十六卷唐藝文志同

按新唐志此二書皆蒙上漢字並在應劭之前

陳寵司徒辭訟比七卷

范書本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即乞骸骨去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人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永元六年代郭躬爲廷尉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在位三年薨

鮑昱司徒都目八卷

司馬彪書曰鮑昱字守文

范書鮑永傳永上黨屯留人也子昱字文泉建武初爲高都長後爲沘陽長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隷校尉坐免拜

汝南太守永平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

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襍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

范書應劭傳劭上奏曰輒撰具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章懷太子曰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故有都目惠棟曰鄭衆周禮注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

按晉書刑法志曰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意都目八卷是其總最若其事類

一第914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反文句

則九百六條以一條爲一卷歟

五曹詔書

范書應劭傳劭上奏曰輒撰具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章懷太子曰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御覽五百九十三引風俗通曰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誤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而久逸

應劭漢議二百五十篇（劭始末見正史類儀志曰本傳作漢儀令據晉書刑法志）

范書本傳劭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

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

按經義攷以此書爲應劭春秋斷獄列之春秋類非也春秋斷獄與律本章句等同爲劭所引據之書耳文獻經籍攷亦以董仲舒春秋決事比爲獻帝時應劭所上似皆誤解史文撰具二字故有此失

應劭駁議三十篇

劭奏曰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瓌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是用敢露頑才廁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唯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傳載其駁議一事末云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襍也議

不純故曰駁也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又曰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

隋書經籍志漢朝議駁三十卷應劭撰唐經籍志漢朝駁義三十卷應劭撰藝文志應劭漢朝議駁三十卷

按劭以陶謙殺曹操父嵩於泰山郡界因畏操棄郡奔袁紹未嘗身至許下其作此二書及漢官禮儀故事皆在於鄴此二書則由鄴奏進於朝得拜軍謀校尉其漢官禮儀故事未必奏上史稱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云云者謂其所立之紀載耳非當時實有其事也

南臺奏事二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南臺奏事二十二卷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同

玉海藝文曰漢南臺奏事唐志刑法二十二卷隋志無漢字順帝永建元年九月辛亥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按此云隋志無漢字者蓋亦因隋唐志蒙上漢字也）

按玉海載此書繫以順帝本紀一條蓋著其朔而未明其故似有所闕略也三公尚書者續漢百官志注云漢舊儀三公曹主斷獄蔡質漢儀典天下歲盡集課事五曹尚書之一也東漢尚書曹在南宮謝承書云除在南宮鄭玄傳云著之南宮是也唐六典注後漢尚書亦稱臺閣故曰南臺此南臺奏事即三公曹奏事故入刑法是書蓋昉於順帝初年新唐志亦蒙上漢字

又按華嶠書桓焉以尚書授安帝拜太傅錄尚書復入授順帝於禁中因宴見奏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天子從之則此事自焉發之也

漢名臣奏二十九卷

唐書經籍志漢名臣奏又二十九卷唐藝文志漢名臣奏二十九卷

按舊志次陳壽書之後故曰又二十九卷新志與南臺奏事並在應劭之前又別有陳壽漢名臣奏事三十卷知此二十九卷在陳壽之前新志固以為漢人書矣

右刑法類凡一十五家一十六部（按隋志引七錄有應劭律略論五卷[illegible]劉劭撰今移入三國藝文志又志有陳忠決事比二十三卷明注廷尉決事比二十卷亦今不別出）

曹大家列女傳注十五卷

范書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凡若干篇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唐日本國見在書目同唐藝文志劉向列女傳十五卷曹大家注

曾鞏序錄曰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

侯志曰顏氏家訓卷六引大家注初學記卷十三引大家注

按本傳載所著賦頌銘誄問注此即注之一也

馬融列女傳注（融書本見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

劉熙列女傳八卷（熙始末見經部禮類）

唐書藝文志劉熙列女傳八卷

按唐志列是書於趙母注本之前又八卷與劉中壘原本八篇合疑亦注劉氏書

右注訓前代傳記

梁鴻逸民傳

范書逸民傳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

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後至吳依大家皋伯通舍卒葬於吳妻子歸扶風

史通雜述篇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此之謂別傳者也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苑英華許南容李令琛對策並言梁鴻作逸人傳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鴻所作頌今不傳唯李善文選十九卷引梁鴻安丘嚴平頌此其一也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此蓋頌安丘望之嚴君平二人也皇甫謐高士傳序云梁鴻頌逸民即此亦見雪賦注補亡詩注

侯志曰按本傳但稱爲二十四人作頌而劉知幾謂之別傳則當日每人各係以傳也

三君八俊錄

袁山松書曰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太學生三萬餘人榜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七言謠曰不畏强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云云

范書黨錮列傳曰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泰）賈偉節（彪）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廚又曰三君八

俊等三十五人

按陶淵明四八目載竇武陳蕃劉淑三君而下三十五人並云見三君八俊錄其中八及作八友又八顧中有劉儒無范滂八友中有范滂無翟超八廚中有劉翊無劉儒並與黨錮傳所載異據袁范兩書知是錄起於太學諸生或亦編入漢末名士傳海內士品錄諸書中

右總錄傳記

京兆耆舊傳

文苑英華策問京兆耆舊之篇起於何代許南容對京兆耆舊光武創其篇李令琛對京兆耆舊之篇昉於光

武

按侯志云京兆耆舊即三輔耆舊今攷郡國志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並屬司隸校尉部三輔可包京兆京兆不可以包三輔隋志稱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者與此別爲一書

沛國耆舊傳

三輔耆舊傳

魯國先賢讚

廬江先賢讚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

書由是而作又曰魯沛三輔序讚並亡

按侯志云沛魯廬江諸書隋志但渾括其名無從著錄今攷隋志有魯國先賢傳蓋後人續編之書又載諸郡國傳記以耆舊先賢名書者尤多以後況前不甚相遠隋志稱節士名德當在耆舊先賢之中今以沛三輔稱耆舊傳魯廬江稱先賢傳著於錄

趙岐三輔決錄七卷

范書本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字臺卿娶扶風馬融兄女仕州郡辟司空掾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舉理劇爲皮氏長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岐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九年應司徒胡廣之命擢拜并州刺史坐黨事免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爲賊邊章等所執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岐南說劉表以老病遂留荊州就拜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摯虞曰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融嘗至岐家與從妹宴飲）

岐自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襍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

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埶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按蜀志先主傳引孝經鉤命決錄似決錄之名本之緯書）

隋書經籍志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唐經籍志三輔決錄七卷趙岐撰摯虞注藝文志趙岐三輔決錄十卷摯虞注

侯志曰據范書隗囂傳注所引則其書似有韻語作贊魏志荀彧傳注稱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同郡嚴象則當時蓋甚自矜重今見於

諸書所引者尙夥然每與摯虞注相紊

張澍二酉堂輯本序曰諸書徵引錄與注不甚分晰余鈔撮特分別之隋唐志七卷新唐志十卷今定爲二卷

茆泮林輯本題識曰惟陶宗儀說郛輯有一卷僅得十五事而已泮林隨見輒錄摯仲治注一併輯之計決錄九十四事注三十六事而以邠卿事蹟錄冠於卷首

袁湯陳留耆舊傳

范書袁安傳安汝南汝陽人也子京京子彭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袁氏家世孟氏易詳見易類）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

袁宏紀桓帝永興元年十一月太尉袁湯致仕湯初爲陳留太守褒善敘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値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爲耆舊傳

圈稱陳留耆舊傳二卷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圈氏楚賢熊之後

隋書經籍志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

史通雜述篇曰若圈稱陳留耆舊此之謂郡書者也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元和姓纂後漢末有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廣韻注同稱字幼舉顏師古匡謬正俗書爲孟舉誤（按顏氏親見風俗傳自序其稱孟舉未可直斷其誤）

按隋志圈稱書凡五卷耆舊傳二風俗傳三分別著錄於雜傳地理兩類中兩唐志但有風俗傳三卷則此二卷唐時已亡可知章氏攷證謂隋志耆舊名疑有誤史通稱耆舊亦當云風俗是皆不然（又按此與袁湯耆舊傳時代甚相近疑卽湯使戶曹吏所作者圈稱或爲本郡戶曹後舉上計留爲郎轉爲議郎者歟袁紀所言似得之於本書序文以重在袁湯故未於戶曹吏下著圈稱姓名斯則未可知耳）

鄭廑巴蜀耆舊傳

華陽國志三州士女目錄曰述作漢中太守鄭廑字伯邑臨邛人也作耆舊傳

又後賢志陳壽傳云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按陳申伯名術三國時人）

按范書西羌傳安帝永初四年春羌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勤出戰大敗主簿段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益卽此鄭廑文選長楊賦注古今字詁曰廑今勤字也三州士女目稱臨邛人漢中人士贊又云太守河閒鄭廑則以爲河閒人

趙謙巴蜀耆舊傳

范書趙典傳典蜀郡成都人也兄子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郫侯李傕殺司徒王允後代允爲司徒數月

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

常璩後賢志陳壽傳云太尉趙彥信作巴蜀耆舊傳又蜀郡士女目錄曰侍御史常訓字孟元江原人在趙太尉公耆舊傳

王商巴蜀耆舊傳

范書王堂傳堂廣漢郪人也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廣漢人士贊王商字文表廣漢人也博學多聞州牧劉璋辟爲治中試守蜀郡太守荊州牧劉表大儒南陽宋仲子遠慕其名皆與交好許文休稱商中夏王景興等也在官一十年而卒又三州士女目曰堂長子博博子

遵並失官位商遵子也（亦見蜀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

又後賢志陳壽傳廣漢王文表作巴蜀耆舊傳

祝龜漢中耆舊傳

漢中人士贊祝龜字元靈南鄭人也年十五遊學汝潁及太學通博蕩達能屬文州牧劉焉辟之不得已行授葭萌長撰漢中耆舊傳以著述終

常璩序志曰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墨當時以爲極歡後人有以爲誡

侯志曰陵仙人唐公房碑陰有處士南鄭祝龜蕃禾授葭萌長以前之稱也

仲長統山陽先賢贊一卷

范書本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閒與交友者多異之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病不就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

唐書經籍志兗州山陽先賢贊一卷仲長統撰藝文志仲長統山陽先賢傳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據元和姓纂稱晉太宰參軍長仲穀著山陽先賢傳則唐志仲長統誤（按郡國傳記之書大抵多後人以次

注續不止一家兩唐志既明載其書未有確證不當直斷其誤）

按隋志有兗州先賢傳一卷不著撰人似即是書

右郡國傳記

趙承等李固德行一篇

范書李固傳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少好學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以順帝陽嘉二年對策拜議郎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荊州刺史太山太守將作大匠大司農沖帝即位以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及質帝遇弒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冀不從竟立蠡吾侯志是爲

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桓帝本紀建和元年十一月清河劉文反殺國相謝暠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事覺伏誅蒜坐貶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

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爲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楊孚董卓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楊孚董卓別傳見續漢志補注太平御覽後漢書注亦引之

侯志曰續漢五行志注引楊孚卓傳蓋即董卓別傳也楊孚當是撰傳之人孚又有交州異物志一書據黃佐廣州先賢傳歐大任百越先賢志則孚在章和時無由撰董卓傳然未知所本今仍題楊孚名而不敢必爲即撰異物志之人或異人同姓名也其書又見本傳注袁紹傳注禮儀志下注及御覽屢引之

梁寬龐娥傳

魏志龐淯傳注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遭疫死壽聞相慶賀至光和二年二月娥親殺壽於都亭歸罪有司會赦得免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共表上稱其義烈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按奐本酒泉人內徙弘農詳見經部書類）貴尚所履以束帛禮之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

按龐娥報讎事范書列女傳魏志龐淯傳並載之淯之母也范書云字娥魏志亦云淯母娥淯外祖父趙安（卷首目錄注云淯母娥英）與皇甫氏稱娥親趙君安並異當從正史又祿福當作福祿酒泉縣郡所治也梁寬始末未詳或當是獻帝時人

右別傳家之有撰人者

王閎本事

東觀記曰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按此從御覽九百八十四鈔出者其語未畢）

范書張步傳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又曰更始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又曰步侍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又曰建武五年帝自幸劇張步降王閎亦詣劇降又曰王閎者哀帝時爲中常侍

侯志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之云閎爲琅邪太守張步欲誅之出東武城門馬奔障車折崩閎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康按王閎范書附張步傳又見前書蕭賢傳不載此書

按王閎實乃心漢室者自建武五年歸降後不復見其事蹟御覽七百十六引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閎泣前後書不載此事當亦在本事中

桓譚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桓譚別傳見太平御覽隋唐志不著錄

按譚見經部樂類范書與馮衍傳同卷（此史傳編次之微意）

張純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張純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二百四十一引之云純字伯仁郊廟冠婚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上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一日數見康按此事范書亦載之

按純京兆杜陵人高祖父安世昭帝時封富平侯建武中更封武始侯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中元元年三月薨謚曰節侯范書與曹褒鄭玄傳同卷

鍾離意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鍾離意別傳見續漢志補注亦見太平御覽後漢書注

侯志曰本傳注郡國志注及御覽屢引之其事多本傳所不載

按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永平中由尚書僕射出爲魯相卒官范書與第五倫宋均寒朗傳同卷

賈逵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賈逵別傳見太平御覽

按逵見經部書類范書與鄭興興子眾范升陳元張霸傳同卷

樊英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樊英別傳見世說新語注亦見太

平御覽

侯志曰世說文學篇注御覽三百七十三引之此二事本傳不載蓋以其事瑣屑也餘見藝文類聚及御覽者尚多皆與本傳同

按英見經部易類范書列方術傳上篇

張衡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張衡別傳見太平御覽

按衡見經部禮類范書列傳第四十九自爲一卷而論之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

李郃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李郃別傳見藝文類聚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類聚四十六御覽二百三十二又二百三十六又二百五十二又三百六十三四七十又四百八十五又五百二十八並引之此數事本傳皆不載惟類聚卷一御覽七百七十九所引與本傳同

按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固之父也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安帝崩北鄉侯立爲司徒明年賜策免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范書列在方術傳上篇

李固別傳七卷

唐書經籍志李固別傳七卷藝文志同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李固別傳七卷見唐志御覽職官部人事部禮儀部並引固別傳

侯志曰御覽二百六十五引之云益州及司隷辟皆不就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曾受其位不能獲其號此事本傳不載餘多見本傳又四百二十八引李固外傳當郎一書

按固始末見前范書與杜喬傳同卷固弟子趙承等所集德引一篇及御覽所引外傳或皆編入此七卷中

李燮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李燮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二百五十二又六百五十二引之其事皆本傳不載續漢書及華陽國志載之（按御覽所引後一事本傳亦略及之）

按李固二子基茲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燮字德公靈帝時拜議郎遷河南尹在職二年卒時人咸其世忠正咸傷惜焉范書附見固傳末其姊文姬及其父門生王成幷著焉

梁冀傳二卷

唐書經籍志梁冀傳二卷藝文志同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梁冀傳二卷見唐志通典職官門元嘉二年加冀禮儀引梁冀別傳

侯志曰續漢五行志百官志注俱引梁冀別傳其事皆足與本傳互證御覽亦屢引事多與本傳同惟二百三十二一引二百四十二一引皆本傳所不載

按冀字伯卓安定烏氏人范書附見梁統傳統玄孫也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延熹二年八月丁丑自殺內外宗親數十人皆伏誅

馬融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馬融別傳見藝文類聚

侯志曰藝文類聚六十九卷引之其文全與傳同

按融見經部易類范書列傳第五十合蔡邕傳爲上下篇

郭泰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郭泰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後漢書注

侯志曰魏志衞臻傳注引郭林宗傳乃別傳也其事本傳不載王昶傳注亦引一條則本傳載之餘見本傳注黃憲傳注世說注類聚御覽引者甚多閒亦足補本傳之缺然皆范蔚宗所謂後之好事附益增張者也

按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建寧二年卒於家時年四

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耳范書與符融許劭傳同卷泰作太章懷太子曰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

又按御覽經世圖書綱目載郭泰別傳郭林宗別傳書中又引郭子別傳似相傳不止一本

陳寔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陳寔別傳見文選注及御覽

侯志曰御覽二百六十四四百三四百九十九引之事已見本傳

按寔字仲弓潁川許人爲太丘長後懸車不起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刻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范書與其子紀及荀淑淑子爽爽從子悅幷韓韶鍾皓傳同卷

何顒使君家傳一卷

隋書經籍志何顒使君家傳一卷唐經籍志何顒傳一卷藝文志同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何顒傳一卷不著錄見唐志御覽人事部疾病部引何顒別傳頌有人倫鑒謂張仲景將爲名醫卒如其言（按章氏謂是傳隋志不著錄非也）

侯志曰御覽四百四十四七百二十二俱引何禾別傳其事本傳不載

按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少與郭林宗賈偉節等游學洛陽顯名太學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皆深接之及黨事解辟司空府累遷北軍中候董卓通爲長史託疾不就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他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范書列在黨錮傳末亦見魏志荀攸傳及注（漢末名士錄云後荀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幷致顒尸而葬之於爽冢旁）

盧植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盧植別傳見北堂書鈔及御覽

侯志曰御覽五百五十五引之事已見本傳

按植見經部書類范書與吳祐延篤史弼趙岐傳同

卷

蔡邕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蔡邕別傳見北堂書鈔

侯志曰見本傳注

按邕見經部禮類范書合馬融傳爲上下篇今本集有外傳

王允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王允別傳見北堂書鈔

侯志曰御覽二百六十三引之其事已見本傳

按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三年夏四月辛巳結呂布誅董卓夷其三族六月甲子爲李傕所殺時年五十六范書與陳蕃傳同卷

鄭玄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鄭玄別傳見三國志注後漢書注亦引之

侯志曰本傳注引之餘見諸書引者多與本傳同惟世說文學篇注御覽五百四十一又五百八十八又八百三十九引數事皆本傳不載

按玄見經部易類范書與張純曹褒傳同卷

趙岐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趙岐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五百五十八引之其文全同本傳

按岐始末見前范書與吳祐延篤史弼盧植傳同卷

禰衡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禰衡別傳見藝文類聚

侯志曰魏志荀彧傳注引平原禰衡傳當卽別傳也餘見類聚御覽引者多與本傳同惟御覽五百九十六弔胡政文一事本傳不載又八百三十三黃祖殺衡事亦視本傳爲詳

按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有才辨而卒意傲物初以大駡曹操操送之荊州復侮慢劉表表又送之江夏太守黃祖卒以大駡黃祖被殺時年二十六當在建安六年范書列文苑傳末

孔融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孔融別傳見藝文類聚

侯志曰本傳注兩引融家傳核以御覽三百八十五所引卽別傳也餘見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九十六四百二十八其事皆見范書中與范書異者本傳稱年十歲詣河南尹李膺別傳作詣漢中李公攷融卒於建安十三年年五十六則年十歲當桓帝延熹五年是時李固誅死已久別傳誤也

按融見經部春秋類范書與鄭泰荀彧傳同卷

司馬徽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司馬徽別傳見世說注

侯志曰范書無徽傳世說言語篇注引別傳載徽事甚詳

按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此別傳所云云者蜀志龐統傳亦略及之注引襄陽記云龐德公稱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又蜀志梓潼李仁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受古學亦見華陽國志

王喬傳一卷

隋書經籍志王喬傳一卷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子部神仙家同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王喬傳一卷唐志同御覽時序部漢永和元年十二月夜王喬墓上采薪者見人衣冠曰我王喬也汝莫取我墓樹忽不見此稱蔡邕王喬錄

按王喬見范書方術傳云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有神術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史通雜記篇謂范曄謬采干寶搜神記之說以入史章氏及侯志據御覽引蔡邕王喬錄以是傳即蔡邕所撰今攷蔡中郎集有王子喬碑御覽所引即碑文中語而稱爲錄疑碑字之誤章侯兩家又欲以是傳當之去之益遠隋唐志不著撰人無以知其爲何人作也

劉根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劉根別傳見藝文類聚

侯志曰類聚御覽屢引之皆神仙家言不傳不載本傳稱潁川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收執詣郡別傳則載太守高府君從根求消除疫氣之術蓋在史祈前也

按通志略道家有劉眞人內傳一卷注云漢王珍遇劉根事似即此書根潁川人隱居嵩山中范書方術傳列之左慈前初學記二十一引劉道士傳曰劉根字君安

周義山內傳一卷

通志藝文略道家周義山內傳一卷後漢人居紫陽山白雲齋道藏目錄洞眞部紫陽眞人內傳一卷眞人姓

周名義山字季通汝陽人也

蘇耽傳一卷

通志藝文略道家蘇耽傳一卷注云漢人又有成武丁傳附

區大任百越先賢志桂陽唐珍熹平中爲司空素師事郴人成武丁得黃老養性之術（靈帝本紀熹平二年秋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潁川唐珍爲司空三年十二月司空唐珍罷）

侯志曰二人皆不見范書據水經耒水注引桂陽列仙傳耽漢末時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後仙去御覽道部六引陰君自序武丁桂陽人後漢時爲縣小吏少言大度博通經學後爲地仙又御覽三百四十五八百二十

四九百八十四引桂陽先賢畫讚亦載二人事（按唐宋藝文志道家並有周季通蘇君記一卷似即此書則是傳周義山作也）

荀采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荀采傳見藝文類聚

侯志曰御覽八百七十引之其事與范書列女傳同而文異葢別傳也

按范書列女傳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年十九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采不屈遂自縊於郭氏

蔡琰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蔡琰別傳見藝文類聚

侯志曰類聚四十四引一條（又見御覽）本傳不載章懷注引劉昭幼童傳載之亦不及別傳之詳餘見御覽引者皆不出本傳之外

按琰見經部樂類陳留蔡邕之女也范書列女傳不言其所終

右別傳家之無撰人者　侯氏志曰凡別傳多無撰人大約皆同時人作故今悉爲著錄今攷隋志載梁任昉襍傳一百四十七卷（至隋存三十六卷）賀蹤襍傳七十卷（至隋存四十卷）陸澄襍傳十九卷無名氏襍傳十一卷兩漢人別傳大抵皆萃此四家書中諸書所引大抵亦本諸此（又按別傳多是家傳何顏使君家傳其一也范書列女傳序云若梁嫕李姬各附家傳言各附梁竦李固傳後也惠氏崔駰傳補注亦云棟案駰瑗諸傳大趣本崔氏家傳）

山陽丁氏弟子籍（春秋公羊家學）

范書儒林傳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卒於官

河內張氏弟子籍（春秋公羊家學）

范書儒林傳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

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趣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後舉孝廉爲郎拜顏氏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或云宣氏以莞氏之誤）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樂安牟氏弟子籍（尚書歐陽家學）

范書儒林傳牟長少習歐陽尚書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

（牟長始末見經部尚書類）

淮陽辟氏弟子籍（韓詩學）

東觀記曰辟漢字子公（他書作公子）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照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者著爲錄范書儒林傳曰漢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辟漢始末見經部詩類）

穎川張氏弟子籍（易梁丘氏學）

范書儒林傳張興字君上穎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府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張掖屬國

都尉傳興業

任城魏氏弟子籍（魯詩學）

范書儒林傳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受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陳留樓氏弟子籍（春秋公羊家學）

范書儒林傳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仕郡功曹永平中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中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汝南蔡氏弟子籍（五經學）

范書儒林傳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右儒林弟子籍范蔚宗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

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穕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又曰廣漢楊厚以圖讖學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東觀記亦云辟漢弟子著爲錄夫曰著錄曰編牒曰上名錄則當時各有記載可知續漢書云李膺門生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實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

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則桓靈時且按籍以爲黨人而禁錮之今但就見於儒林傳者傳於此篇此外若魯恭桓榮父子賈馬鄭諸儒亦必有之史文所略不悉載焉

右雜傳記類凡六門綜五十八部（侯志有南陽風俗傳今析入地理類又應劭狀人紀今與中漢輯序依本傳次序並入雜史類）

三輔黃圖一卷

玉海地理門引三輔黃圖序曰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今覽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東都不與焉

隋書經籍志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

時等事唐經籍志三輔黃圖一卷藝文志同

孫星衍輯本序曰三輔黃圖始見於隋經籍志不著撰人如淳晉灼多引其文劉昭注郡國志引黃圖云下邽縣幷鄭桓帝西巡復之（按見司隸京兆尹）則爲漢末人其書亦名西京黃圖舊有敘不傳故臣瓚引西京黃圖序民摩錢取屑也（按見漢書食貨志注）舊書有圖特以文爲標識故其詞甚簡今書中所稱舊圖云云者標識之辭下有文複出者圖說是也漢人著書存者絕少今刺取舊文依隋志成爲一卷

長安圖

史記文紀後六年注裴駰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漢書注此條刪落徼字）

按如淳魏陳郡丞其人距漢末不遠而所注漢書引長安圖則是圖漢時所有審矣并疑西京盛時卽有是圖不始於東都也文選西征賦注及御覽地部引長安圖其文似後漢人語未必是如淳所見本

司空郡國輿地圖

周禮地官大司徒注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賈公彥曰漢蕭何收秦圖籍以知天下阨塞廣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輿地圖

范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初巴蜀旣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迺詔羣臣議大司空

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宜因盛夏吉時定位號以廣藩輔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又按建武二十七年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爲太尉故鄭注周禮稱今司空）

張衡地形圖一卷（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張平子高才過人性巧明天象善畫又曰古之祕畫珍圖固多散佚人間不得見之今麤舉領袖則有地形圖一卷張衡撰

按范書本傳言衡所著有懸圖章懷注云衡集作玄圖謂玄與懸通竊謂懸圖者衡常所懸之圖凡靈憲地形渾天地動諸儀象皆在其中而玄圖亦其中之

一後人以其圖不止一端故綜而名之曰懸圖此雖臆說或亦近似

應劭十三州記（劭始末具正史類）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水經淄水注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泗水注漆鄉邾邑也並引應劭十三州記

侯志曰水經泗水淄水注並引之夏水注引云江別入河爲夏水源

應劭地理風俗記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水經河水注濕水注御覽香部太平寰宇記河北道並引應劭地理風俗記

侯志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水經注屢引之

按應仲遠此兩書雖不傳其體制略可想見十三州記如班書地理志風俗記如班氏志郡國以後繫以分野風俗兩書當合爲一編其即續漢書所謂十一種百三十六篇之一歟水經淮水注御覽州郡部劍南道益州亦引之

右宮殿都會總志之屬

南陽風俗傳

藝文類聚居處部引東觀漢記曰光武中興都洛陽又於南陽置南都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郡國之書由是而作

圈稱陳留風俗傳三卷

隋書經籍志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唐經籍志誤作闞稱藝文志圈稱陳留風俗傳三卷

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爲司徒自圈公至稱傳世十一按班書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圈公也公當秦之時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則不爲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爲之乎且呼惠帝爲惠太子無意義孟舉之說實爲鄙野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注顏師古曰四皓更無姓名可稱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竟爲四人施安姓氏自相錯互

語又不經

盧植冀州風土記（植始末具經部書類）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寰宇記河北道盧植冀州風土記曰黃帝以前未可備聞唐虞以來冀州乃聖賢之泉藪帝王之舊地（按泉藪唐人所改也）

侯志曰御覽一百六十一引之云冀州聖賢之泉藪帝王之舊地

鄭廑蜀本紀

尹貢蜀本紀

華陽國志序志曰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

按鄭廑字伯邑有巴蜀耆舊傳見前襍傳記類常璩南中志曰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與毋斂尹珍平夷傳保號南州人士按尹珍爲許愼應奉弟子見范書西南夷傳貢與之同時則桓靈時人也

趙寧蜀郡鄉俗記

華陽國志蜀志曰太守陳留高眹亦播文教太尉趙公初爲九卿適子寧還蜀眹命文學撰鄉俗記

侯志曰范書趙典傳載典父戒及兄子謙皆爲太尉寧不知爲戒子爲謙子也隸釋有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禮殿記陳留人事在初平五年高眹蓋即高眹

巴郡圖經

華陽國志巴志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闔爲巴郡太守永興二年三月望上疏曰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云云

按桓帝時巴郡守但望上疏引巴郡圖經則圖經之名起於漢代諸郡必皆有圖經特無由攷見耳

王逸廣陵郡圖經

范書文苑傳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史通史官篇曰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則逸嘗與史事此劉子元見東觀記舊本銜題所載者）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選蕪城賦注王逸廣陵郡圖經曰郡城吳王濞所築

侯志曰王逸廣陵郡圖經文選蕪城賦注引之

右州郡之屬

楊終哀牢傳（終始末具正史類）

范書明紀永平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

論衡佚文篇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

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

史通史官篇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明帝所異徵在蘭臺蘭臺之職著述之所也

侯志曰楊終哀牢傳范史西南夷傳注引之

班超西域風土記

范書本傳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顯宗除爲蘭臺令史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使西域有功帝以超爲軍司馬建初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永元三年以超爲都護六年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還洛陽拜爲射聲校

尉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

又西域傳序曰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尉居龜茲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英作甘菟）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又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焉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

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

班勇西域風土記

范書班超傳超少子勇字宜僚少有父風安帝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延光二年復以勇爲西域長史順帝永建二年以討焉耆後期徵下獄免後卒於家（和帝永元十二年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求還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又西域傳序曰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又曰西域風土之載其後甘英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班勇有西域諸國記若干卷今全卷在范書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西域傳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目云云此以下范氏續述所聞非班勇之文也

右外紀之屬

楊孚南裔異物志一卷

區大任百越先賢志楊孚字孝元南海人章帝朝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和帝時南海屬交阯部刺史夏則巡行封部冬則還奏天府舉刺不法其後競事珍獻孚乃枚舉物性靈悟指爲異品以諷切之著爲南裔異物志自後羅浮琦瑁之屬日絕時謂能通神明後爲臨海太守又曰孚家江滸北岸

隋書經籍志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後漢書賈琮傳注馬融傳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並引楊孚異物志續漢志注文選注諸書多引異物志不著撰名又曰水經葉榆河注溫水注並

引楊氏南裔異物志

按區氏志所載證以水經注似隋志敘南裔二字南裔所包者廣合交州七郡言之似其書之總名或不止一卷

楊孚交州異物志一卷

隋書經籍志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唐經籍志同譌作文州藝文志楊孚交州異物志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藝文類聚鳥部引一條稱楊孝元交州異物志又一引稱楊孝元交趾異物志

按區氏志所云則是書似卽南裔異物志之殘帙或別有此一本交趾郡屬交州刺史部類聚一引稱交州亦卽其書之總名一引稱交趾則篇目也

楊孚臨海水土記

區大任百越先賢志曰孚後爲臨海太守復著臨海水土記世服孚高識不徒博雅

按續漢郡國志唯有勃海東海北海南海郡無臨海郡吳志孫亮傳太平二年春二月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臨海立郡始此時爲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區氏稱臨海太守豈南海之譌歟抑漢時嘗立臨海郡後復省幷史失其事歟是書名目亦恐未確今姑過而錄之

右襍記之屬

右地理類凡四門綜二十部

宋衷世本四卷（衷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世本四卷宋衷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宋衷世本四卷

史記燕召公世家索隱曰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衷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

高似孫史略曰世本凡三其一曰世本劉向所作者二卷其一亦曰世本宋衷所作者四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諸書多徵引宋衷世本注衷又作忠或稱宋仲子注

張澍二酉堂輯本序曰隋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衷撰衷

蓋注而質之也

侯志曰諸書引世本多兼引宋衷注故存者尚夥

宋衷世本別錄一卷

唐書經籍志世本四卷宋衷撰世本別錄一卷（不著撰人）

唐藝文志宋衷世本四卷世本別錄一卷

侯志曰唐志載此書文承宋衷之下未知是衷撰否姑存之

按此一卷稱別錄者似乎卽小司馬所謂補燕世系之闕新唐志之例凡一人有數書者皆類聚其閒他類常有之不特此類爲然然惟於此類此書亦正不能無疑

漢諸王世譜

續漢百官志宗正卿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劉昭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

鄧氏官譜

范書鄧禹傳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又曰鄧氏自中興以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東京莫與為比（按此傳云云似即據鄧氏官譜）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有鄧氏官譜又曰鄧氏官譜晉亂已亡

按范書列傳所載如耿氏弇竇氏融馬氏援樊氏宏陰氏識梁氏統張氏純張氏霸桓氏榮班氏彪袁氏安崔氏駰楊氏震荀氏淑李氏郃諸家與此鄧氏禹並東京世胄當時皆各有其譜牒以次注續至晉宋時范蔚宗列女傳序稱梁氏李氏家傳者卽此類之書范亦時取以參訂諸傳自鄭默荀勗李充謝靈運王儉諸簿錄散佚之後遂不可復攷今既無從著錄聊附識其大略於此

聊氏萬姓譜

廣韻三蕭聊字注聊亦姓風俗通有聊倉為漢侍中著子書（按見漢書藝文志從橫家云趙人武帝時）又有聊氏為潁川太守著萬姓譜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風俗通曰又漢有潁川太守聊謀（按此似某之譌）著萬姓譜

通志氏族略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又曰聊氏望出潁川風俗通漢侍中聊蒼著書號聊子又有潁川太守聊某著萬姓譜

右譜系類凡四家五部

蘭臺書部

東觀新記

仁壽闥新記

范書儒林傳序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

阮孝緒七錄序目曰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祕籍

隋書經籍志序曰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

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

按兩漢簿錄之書可攷見者前漢惟劉中壘父子別錄七略後漢惟此三書此三書盡亡於卓傕之亂故七志七錄及五代史志皆無由著錄其曰書部曰新記創立首目不相因襲後荀勗因中經著新簿其定名取義遞相祖述未必不由於此部與簿本相通也嚴氏全後漢文編謂蔡邕十志僅有八意可攷以爲其二是地理藝文據所云云則蔡邕有藝文志然未見明文又無別證故今亦置不復錄焉

王允條上蘭臺石室圖書（允始末具襍傳記類）

范書本傳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按條上者條列其篇目也）

又儒林傳序曰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迺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古經錄一卷

唐沙門智昇開元釋教錄曰古經錄一卷尋諸舊錄多稱爲古錄似是秦始皇釋利防等所齎經錄

四庫提要曰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第十卷載歷代佛經目錄首爲古經錄一卷謂爲秦始皇時釋利防等所齎經錄其說恍惚無徵

按高僧傳今在釋藏外別行者以梁沙門慧皎書十四卷爲最古慧皎所敘始於漢明帝時攝摩騰其前無聞焉智昇稱秦釋利防竟不知爲何許人其稱舊錄者卽舊經錄

舊經錄一卷

開元釋教錄曰舊經錄一卷似是前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卽謂古藏經錄謂孔壁所藏或秦正焚書人中所藏者

四庫提要曰開元釋教錄第十卷載歷代佛經目錄首爲古經錄一卷其說恍惚無徵次爲舊經錄一卷稱爲劉向校書天祿閣所見蓋依據列仙傳序稱七十二人已見佛經之文至稱爲孔壁所藏則無庸置辨矣

按右二錄智昇所言皆不足信　提要發之詳矣佛經始濫觴於明帝時此二錄出明帝以後緇流所記彼族流傳至唐時猶未亡耳今列之後漢於事理庶幾近之

漢時佛經目錄一卷

開元釋教錄曰漢時佛經目錄一卷似是明帝時迦葉騰創譯四十二章經因即撰

按迦葉摩騰即攝摩騰其始末具佛經錄

右簿錄類凡七部

後漢藝文志卷二

後漢藝文志卷三　姚氏學

子之類十有二曰儒家曰道家曰法家曰兵家曰農家曰雜家曰小說家曰天文家曰歷算家曰五行家曰醫家曰雜藝術家

程曾孟子章句（曾始末見經部五經總義類）

范書儒林傳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

馬國翰輯本序曰孟子程氏章句隋志不著錄佚在隋前諸書亦絕少徵引惟宋熙時子所注孟子外書第三篇引有一則（按宋時所傳殘本孟子外書四篇其中有程氏注一條似殘本所原有未必出熙時子所引）

按孟子外書自趙臺卿始闢而不取前此固未嘗有議及之者程秀升卒於建初中遠在臺卿之前今觀外書中所注知其本猶是漢志之十一篇

鄭玄孟子注七卷（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孟子七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鄭玄注孟子七卷

臨海洪頤煊讀書叢錄曰史記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索隱引鄭玄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也疑即孟子注

鄭學錄曰孟子注隋志七卷唐後亡唯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鄭玄曰一條是其遺文僅見者

馬國翰曰後漢書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而隋志有孟子七卷鄭玄注唐志亦有鄭玄注孟子七卷未知何據或爲鄭學者依託其說而成此書歟今佚傳記絕無徵引茲取玄注諸書中所引孟子及隱括孟子義者輯録以補缺遺

趙岐孟子章句十四卷（岐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岐少明經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傳于時

惠棟後漢書補注吳氏補遺曰刊誤曰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之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仁傑按古文要作𡜲與黽相近疑孟與黽通岐傳作黽子章句而訛作𡜲耳水經清漳水出大

黽谷注云大要谷類此棟案劉氏既有刊誤而萬歷廿四年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殊失古意此傳仍當作要而存劉氏刊誤乃得其實

岐題辭曰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又曰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余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眡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予困吝之下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唯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以詳矣儒家唯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唐經籍志孟子十四卷孟軻撰趙岐注藝文志趙岐注孟子十四卷注云孟軻

四庫提要曰是注郎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石家夾柱中所作（按夾柱即本傳所謂藏岐複壁中是也賓石名嵩時年二十餘及興平元年岐奉使荊州督租

糧時嵩亦寓于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北海郡屬青州刺史部也）

高誘孟子章句（誘始末具經部禮類）

誘注呂氏春秋自序曰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

侯志曰高誘正孟子章句見呂氏春秋序似是正程曾之書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誘自言正孟子章句其書久佚故歷代書志不著錄宋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引高氏誘二則此外亦無引之者焦循作孟子正義頗得于古訓以誘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尚可攷見乃詳取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三注凡涉孟子者彙集之附于序說茲就所

集次第編錄並熙時子所引合訂成卷以存漢學

俞樾孟子高氏學錄要曰漢高誘自言嘗正孟子章句而其書不傳因就高氏所注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中剌取其有涉孟子者以存高氏之學如楊子拔一毛句高本作拔骭一毛此等處亦可云一字千金矣

劉熙孟子注七卷（熙始末具經部禮類）

隋書經籍志孟子七卷劉熙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劉熙注孟子七卷

經義攷曰劉熙注孟子李善文選注凡三引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熙于後漢書無傳附見三國吳志程秉薛綜二傳中知熙嘗居交州焦循孟子正義引綜傳以為相傳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謂非南安之誤也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熙注孟子隋唐志並云七卷今佚史記漢書文選等注何有徵引而經文往往與今本不同蓋所據之本劉與趙異宋熙時子傳孟子外書四篇其第三引劉氏熙一則案熙注七卷無外書不知熙時子何據姑依錄之

按經義攷言李善三引劉熙注今按選注所引凡二十餘條其琴賦注引劉向孟子注云摸窣也一條證以重刊宋本亦劉熙注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沈誠劉向孟子注亦因此誤

又按熙時子傳外書殘本中有高誘劉熙注則此

兩家所注並是漢志之十一篇隋志但載劉注七卷或非其全

劉陶復孟子（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

惠棟後漢書補注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子之失反韓非之說而折中于孟子也

侯芭太玄經注（芭始末具經部詩類）

漢書揚雄傳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按此芭下敓子字已具詳經部詩類）

論衡案書篇曰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其朝覲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違為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

北宋刊范望注本題記曰楊氏始作之本已書方州部家四位定五行之數分七百二十九贊為天地人三玄惟宋陸注本不書首象其餘侯芭虞翻注本並書首象

唐王涯說玄立例篇曰自揚子雲研機探賾挪制玄經唯鉅鹿侯芭子常親承雄學然其精微獨得章句不傳（按章句至唐已亡故曰不傳）

太玄經釋文題識曰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于世非後人之所作也

按已上諸說則侯芭有太玄注後人又從注本中鈔

出爲釋文芭之注本則雄原定天地人三篇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凡十四篇也

鄒邠玄思

論衡案書篇曰東番周伯奇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玄思揚子雲不能過也

按陸績述玄云昔嘗見同郡鄒邠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揚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云云即論衡所謂東番鄒伯岐也與陸績同郡則會稽人然攷兩漢地理郡國志無東番縣東番疑即會稽東部然則伯奇即伯岐名邠（與趙臺卿名岐字邠卿取義同）會稽東部人今台州郡縣地也仕履未詳時吳會尚未分郡陸績稱

同郡者蓋據邠時地域言之（按晁氏讀書志引郭元亨太玄疏序云吳郡鄒伯岐求本不能得其言蓋亦據陸績述玄其云吳郡鄒伯岐者因陸績稱同郡而誤會又陸績求本不得誤以爲鄒伯岐）

張衡玄圖一卷（衡見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衡常耽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又曰所著巡誥懸圖凡若干篇章懷注曰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按巡誥即東西南北巡狩誥）

隋書經籍志天文篇玄圖一卷不著撰人

太平御覽天部引張衡玄圖曰玄者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籥元氣禀受無源又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與先（亦見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又文選吳都賦注引云梟羊喜獨先笑後悲

侯志曰康按據李賢本傳注則玄圖本在衡集中而隋志有玄圖一卷無撰人必出張衡無疑蓋後人析出別行也

按太玄十一篇中有玄圖一篇據選注御覽所引蓋即解釋此篇隋志以爲玄象編入天文類實不然也其書亦編入本集亦別本單行

張衡太玄經注

常璩蜀郡士女贊揚雄以經莫大于易故則而作太玄又曰其玄淵源懿後世大儒張衡王子雍等皆爲注解

按本傳但載與崔子玉論太玄而不言其爲太玄注常道將所云似即因玄圖而牽合其說若是則平子但有玄圖一篇之解耳今從侯志并存之

崔瑗太玄經注（瑗始末具經部小學類）

范書崔駰附傳瑗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

陸績述玄引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

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己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常道將蜀郡士女贊揚雄太玄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等皆爲注解

按本傳不載有是書常道將言之鑿鑿必非無據

宋衷太玄經注九卷（衷始末具經部易類）

陸績述玄曰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仲子以所解與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爲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夫玄

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子失其指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

隋書經籍志揚子太玄經九卷宋衷注唐日本國見在書目揚子太玄經十三卷宋衷注唐藝文志宋仲子注太玄經十二卷宋志玄測一卷漢宋衷解

經義攷曰新唐書藝文志有宋仲子太玄經注十二卷考隋書及舊唐志俱無之疑即宋仲子注書子爲字因譌乎耳

按宋注太玄今見于司馬溫公集注中者尚有七十七條輯而錄之猶可成卷宋藝文志有宋衷解太玄義經訣十卷李沂集（當是太玄經義訣爲書者誤倒其文）蓋亦輯宋仲子注而附己所云云謂之義訣

陸績太玄經注十卷（績始末具經部易類）

績述玄曰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眞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麤覺其意于是草㪍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績智慧豈能宏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爲本其合于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

耳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眞使玄不爲後世所尤而已

常璩蜀郡揚雄贊云其玄淵源懿後世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按王肅字子雍魏人）皆爲注解吳郡陸公紀尤善于玄稱雄聖人

隋書經籍志揚子太玄經十卷陸績宋衷撰（按撰當爲注）唐經籍志揚子太玄經十二卷揚雄撰陸績注藝文志陸績注揚子太玄經十二卷宋志玄測一卷漢宋衷解吳陸績釋之

按玉海藝文擬經類云揚氏本自玄首已下至玄告凡十一篇並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而正之爲述玄

並依舊本分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衝錯測擬瑩數文捝圖告十一篇晉范望始合爲十卷據此則揚氏舊第實十四卷非七錄載吳虞翻注本卷數相符宋衷注當亦十四卷陸注與宋注聯合爲編而降有述玄一篇當是十五卷惟予略所錄意林舊目卷數相符隋唐志所載九卷十卷十二卷者皆疑非宋陸原第宋陸雖不注本經而本經三卷並不棄置也

侯芭法言注六卷（侯芭即侯苞詳見經部詩類）

漢書揚雄傳鉅鹿侯芭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及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隋書經籍志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

侯志曰御覽九百二十二引揚子法言侯芭注

宋衷法言注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揚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撰（按撰當爲注）唐經籍志十卷藝文志宋衷注法言十卷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衷法言注

右注述前代書

桓譚新論二十九篇（譚詳亦見經部樂類）

新論曰余爲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又曰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illegible]言大旨二引北堂嚴氏可均輯本以爲本造篇文）

范書本傳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章懷太子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言卷大分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定賢篇曰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之論可謂得實案書篇曰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又曰君山之論難追

隋書經籍志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唐經籍志桓子新論十七卷桓譚撰藝文志同

嚴可均輯本序曰桓子新論宋時不著錄羣書治要所載十五事當是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四篇意林所載三十六事當是十三篇惟少本造述策閔友三篇各書所載又三百許事合并複重聯屬斷散凡百七十一事依治要意林次第以類相從定爲三卷諸引但舉書有篇名餘無篇名今案文分繫仍擬各篇目名取便檢閱若

山博學多通同時劉子駿七略微引其琴道篇（謂文選琴賦注引七略雅暢第十七日琴道云云是證意林所載正是發首一章故劉歆采用之也）揚子雲難窮立毀所作蓋天圖其後班孟堅漢書援用甚多王仲任論衡超奇篇佚文篇定賢篇案書篇對作篇皆極推崇至謂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早有定論惜久佚失所得見者僅此然其尊王賤霸非圖讖無仙道綜覈古今偭僂失得以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精華略具則雖謂此書未嘗佚失可也

鄒邪檢論（邪見前）

論衡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又恢國篇云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按此所引似即檢論中語）

牟子二卷（牟融撰）

范書本傳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多服其能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肅宗即位代趙憙爲太尉與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

又儒林傳曰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隋書經籍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唐日本國書目同

按兩唐志道家有牟子二卷牟融撰其書亦名理惑論乃靈獻時蒼梧人所作一云牟子博所傳與此別爲一書

韋卿子十二篇（韋彪撰彪見史部故事類）

范書本傳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于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又曰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唐子三十餘篇（唐羌撰）

范書和帝本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敕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獻龍眼荔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帝從之章報羌即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

惠棟後漢書補注羅泌曰羌本名堯後人惡其僭而改之

陳忠搢紳先生論

范書陳寵傳寵沛國洨人也子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以久次轉爲僕射遷尚書令安帝時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忠內懷懼懣

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

王子五篇（王灌撰錄王祐語）

常璩廣漢士女贊王祐字平仲郪人也少與雒高士張浮齊名不應州郡辟命司隸校尉陳紀山名知人稱祐天下高士年四十二卒弟獲（舊校云獲一作灌）志其遺言撰王子五篇東觀郎李勝文章士也作誄方之顏子列書學官

又三州士女目錄曰文學高士王祐字平仲郪人也弟灌有文才而不悉行事也

王逸正部論八卷（逸始末具史部地理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七錄儒家有正部論八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總意林載正部十卷或因庾仲容子鈔之舊目也意林引十三節類聚御覽等書亦引之或作王逸子即正部也今輯佚文爲卷書多勖學語亦每論當代著作如謂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皆確當不易云

侯志曰意林引一條云淮南浮僞而多恢云云其自負蓋出數書之上也

按范書儒林傳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蓋合併著于篇此論當在二十一篇中子鈔著錄十卷七錄八卷阮庾同時所見不致互異似仲容并其他文字二卷爲十卷文貞處士分析編類以後二卷入之別集歟書鈔引王逸折武論當即此書之一篇

王符潛夫論十卷

范書本傳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自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

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譎物情足以觀當時風政符竟不仕終于家

隋書經籍志潛夫論十卷後漢處士王符撰唐經籍志潛夫論十卷王符注（按注當爲撰）藝文志王符潛夫論十卷宋志同

晁公武讀書志後漢王符節信在安和之世隱居著書三十六篇范曄取其貴忠浮僞貢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述赦旨意甚明云

四庫提要曰今本凡三十五篇合敘錄爲三十六篇蓋

猶舊本卷首讚學一篇論厲志勤修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譜牒之源流其中卜列相列夢列三篇亦皆雜論方技不盡指陳時政范氏所云舉其著書大旨爾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爲不媿

蕭山汪繼培箋注序曰此書行于今者有明程榮本何鏜本元大德本各本脫編脫亂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依采經書爲之箋注

馮顥刺奢說（顥始末具經部易類）

常璩廣漢女士贊顥隱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說修黃老恬然終日

按顥爲梁冀所不善因而去官隱居此說大要爲冀作也

應奉後序十二卷（奉始末具史部史鈔類）

范書本傳奉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華嶠書曰奉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

隋書經籍志梁有後序十二卷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撰亡

按范史稱漢書後序章氏隋志攷證曰尋其名義假宜列諸史部今攷袁山松載漢事十七卷華嶠載後序十餘篇范史綜覈其文故合幷言之曰漢書後序書或事之譌即指漢事歟（又按漢事本鈔撮漢書稱爲漢書亦無不可）奉之書大抵以事蹟編爲漢事而以其所餘言論細碎仿劉向新序之例別爲後序故七錄入之儒家章氏以漢書後序爲一書恐非是

魏子三卷（魏朗撰）

范書黨錮列傳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按仲信名巡樊英弟子也）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辟司徒府再

遷彭城令爲九眞都尉拜議郎遷尙書被黨議免歸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四篇號魏子云

太平御覽四百三十八引虞預會稽典錄曰靈帝即位竇武陳蕃等欲誅宦官謀泄反爲所害朗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子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于丹陽牛渚自殺海內列名八俊

隋書經籍志魏子三卷後漢會稽人魏朗撰唐經籍志魏子三卷魏朗注（按當爲撰）藝文志魏子三卷注云魏朗

馬國翰輯本序曰魏子書向列儒家隋唐志並三卷馬總意林云十卷載十二節其薄冰當日與蔓蟲二條

文義不完摭類聚御覽所引補訂又從御覽文選注輯得五節合錄爲一卷

陳子數十篇（陳紀撰）

范書陳寔傳寔潁川許人也子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于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于官

古文苑邯鄲淳鴻臚陳君碑曰君旣處隱約潛弱味道足不踰閾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

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言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年七十一建安四年六月卒

魏志陳羣傳注魏書曰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

按魏志陳羣傳云太祖議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謂此也蓋卽指陳子書書中有論肉刑事

荀爽新書百餘篇（爽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幷他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闕

按七錄有後漢司空荀爽集三卷錄一卷證以本傳蓋亦從新書中析出重編者

荀悅申鑒五卷（悅始末見史部編年類）

范書本傳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辨論通見政體旣成奏之帝覽而善焉

隋書經籍志申鑒五卷荀悅撰唐經籍志申鑒五卷荀悅注（按注當爲撰）藝文志荀悅申鑒五卷

四庫提要曰其書見于隋唐志者皆五卷卷爲一篇一曰政體二曰時事皆制治大要及時所當行之務三曰俗嫌皆糾駁讖緯之說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則皆

泛論義理頗似揚雄法言後漢書取其政體篇爲政之方一章時事篇正當主之制復內外注記二章載入傳中又曰此書剖析事理深切著明蓋由其原本儒術故所言皆不詭于正

荀悅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范書本傳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

四庫著錄申鑒提要曰後漢書本傳又稱悅別有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今並不傳惟所作漢記及此書尚存于世

徐幹中論二十餘篇

魏志王粲附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好文學粲與北海徐

幹字偉長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又曰幹與陳琳應瑒劉楨建安二十二年卒（幹同時人爲中論序曰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頹　按獻帝本紀建安二十二年是歲大疫此序稱二十三年者傳寫誤二爲三也）

裴松之曰魏略曰建安二十三年太子又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

裴松之又曰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

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隋書經籍志徐氏中論六卷魏太子文學徐幹撰梁目一卷唐經籍志徐夫（此氏字刊誤）中論六卷徐幹撰藝文志徐氏中論六卷注云徐幹宋志雜家徐幹中論十卷

四庫提要曰中論二卷漢徐幹撰幹北海劇人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故相沿稱爲魏人然幹歿後三四年魏乃受禪不得遽以帝統予魏陳壽作史託始曹操稱爲太祖遂幷其僚屬均入魏志非其實也是書隋唐志皆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總目亦作六卷而晁公武陳振孫並作二卷與今本合則宋人所併矣書凡二十篇大都闡發義理原本經訓而歸之于聖賢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晁公武稱李獻民所見別本載有復三年制役二篇是其書在宋仁宗時尚未盡殘闕今所謂別本者不可復見于是二篇遂佚不存

王粲去伐論集三卷（粲始末具史部雜史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唐經籍志伐去論集三卷王粲撰藝文志王粲去伐論集三卷

馬國翰曰隋唐志載王粲去伐論集三卷今佚攻藝文類聚引去伐論一篇題晉袁宏書名同而撰人異按隋唐志均無宏撰去伐論之目以題稱去伐論集繹之當是王粲著論後賢多有擬議一併附入歟

按魏志本傳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去伐論當在其中此三卷不知集他家爲此論者凡若干篇

文檢六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文檢六卷似後漢末人作亡

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元嘉十四年河西王茂虔（或作牧犍北涼武宣王蒙遜第三子）奉表獻方物幷獻書一百五十四卷有文檢六卷

杜篤女誡

范書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仕郡文學掾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

戰歿于射姑山所著女誡及雜文若干篇（馬防傳云防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

曹大家女誡一卷（曹大家見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列女傳昭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妹第七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戒者慎也馬援以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隋志儒家曹大家女誡一卷又集部總集篇女誡一卷曹大家撰唐經籍志女誡一卷曹大家撰藝文志史部

雜傳記類曹大家女誡一卷宋志傳記類班昭女誡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女誡一卷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

荀爽女誡一篇（爽見前）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荀爽女誡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按類聚明列本題作魏荀爽魏字誤其文蓋節錄也

爽女采見范書列女傳其死也實由于爽是則其女不負斯誡而爽轉自忘其所誡矣

蔡邕女訓一篇（邕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所著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凡若干篇

隋志經部小學類梁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亡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書鈔一百九御覽五百七十七引蔡邕女訓又文選女史箴注書鈔未改本一百二十九御覽三百六十五又四百五十九又七百十四又七百十八又七百二十又八百十四引蔡邕女誡

謝啟昆小學考文字類蔡氏女史篇七錄一卷此篇當以四字或三字爲句便于女子初學成誦者首有女史句故以名篇後世女千字文所由昉也

右儒家凡注解十二家十五部譔著二十二家二十三部綜

三十三家三十八部（宋史藝文志有馬融忠經一卷僞書不錄侯志有仲長統昌言十卷今仍從隋志析入雜家）

馬融老子注（融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

想余注老子二卷

釋文序錄曰老子想余注二卷不詳何人一云張魯或云劉表魯字公旗沛國豐人漢鎮南將軍關內侯

劉陶匡老子（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惠棟補注曰陶著書匡老子之失

右注述道家書

巫光養性經

張澍風俗通姓氏篇輯注氏族略曰漢有冀州刺史巫捷又有巫都著養性經按光武時淄川巫光字子都有陰道之術即此人

按抱朴子遐覽篇有按摩經導引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各一卷觀其類從似子都經即此書

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喬始末見史部雜傳記類）

抱朴子遐覽篇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

侯志曰御覽卷九引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蓋即出此書（並侯氏以其有治身之語與書名相合故以爲出此書其實御覽未嘗稱王喬名也）

王充養性書十六篇

范書本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按脫養字）裁節嗜欲頤神自守

論衡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

牟子理惑論三十七條

自序有曰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阯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于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太守使致敬荊州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會母卒亡念世方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眞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于是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閒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又卷末云或問曰子之所解何以止著三十七條牟子曰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

唐書經籍志道家牟子二卷牟融撰藝文志道家牟子二卷注云牟融（按此以隋志儒家之牟子謂即此牟子理惑論恐非是）

臨海洪頤煊校刊序曰隋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

撰新舊唐志同梁僧祐弘明集有漢牟融理惑論三十七篇前有自序云一名牟子理惑按後漢書牟融傳融代趙憙爲太尉建初四年薨是書自序云靈帝崩後天下擾亂則相距已百餘年牟子非融作明矣弘明集題下注云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之名不見于史據自序云云則牟子避亂交州未嘗居官弘明集作蒼梧太守牟子博傳豈從其後而稱之耶抑别有其人耶

右道家凡注述三家譔注四家綜七家七部

滕撫愼子注十卷

范書本傳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

修明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撫進擊大破之拜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性方直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于家

唐書經籍志愼子十卷愼到撰滕輔注藝文志同

馬總意林曰愼子十二卷名到學本黄老滕輔注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滕撫有愼子注十卷

按兩唐志及意林皆曰滕輔注惟嚴氏以爲即此滕撫今攷初學記武部類聚軍器部御覽兵部並引後漢滕輔祭牙文後漢滕輔蓋即此滕撫撫以[illegible]中郎將督揚徐二州連進擊盜賊故有祭牙文之作（今所謂祭旗是也）轉寫譌爲輔耳然本傳畧不言其注愼子羣書治要中引愼子有注文頗似漢人語豈即是耶（又按晉有太學博士滕輔七錄載其集見隋經籍志蓋别是一人）

王充政務書（充始末具道家類）

論衡自紀篇曰充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

又對作篇曰其政務言治民之道又曰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通陳政事所當尙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

按對作篇又云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穀生起盜賊沈湎飲酒盜賊不絶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則其書有備乏禁酒二篇

李尤政事論七卷

范書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

常璩廣漢士女贊桓帝召作東觀辟衆[illegible]不就著政時論七篇常譜之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尤有政事論七篇見華陽國志文亡

崔寔政論六卷

范書崔駰傳駰涿郡平安人仲子瑗瑗子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于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确堅正也）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後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以病徵爲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歸葬行喪服竟召拜尚書寔以四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

范蔚宗曰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隋書經籍志曰正論六卷漢大尚書崔寔撰唐經籍志崔氏政論五卷崔寔撰藝文志崔氏政論六卷注云崔寔

嚴可均輯本序曰其書成于守遼東後故有僕前爲五原太守及今遼東耕犂云云本傳言桓帝初除爲郎

時未得其實其本非宋時已佚失故崇文總目不著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無之通志略載有六卷虛列書名不足據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從本傳及通典各寫出一篇凡九篇略依意林編次之刺取各書引見校補譌脫定著一卷其畸零短段三十事不能成篇者載于卷末治要專取精實而刪諸美詞芟除淨盡然于當時積弊已臚列無遺又因各書引見或作政論或作正論又作本論止是一書總凡四十一條

劉陶反韓非（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反韓非惠棟補注曰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子之失反韓非之說

右法家注解一家撰者四家總凡五家五部

沈友孫子兵法注二卷

吳志孫權傳建安九年裴松之注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僚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曰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于口每所至衆人皆默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于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

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荊州宜井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府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爲己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隋書經籍志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亡唐經籍志孫子兵法二卷沈友注藝文志沈友注孫子二卷

李恂山川屯田圖百餘卷

范書本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遷張掖太守徵拜

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遷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時歲荒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楊由兵雲圖

范書方術傳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幷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終于家

常璩蜀郡士女贊曰由學通經緯爲太守廉范文學大將軍竇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尋憲受誅其明如此

惠棟後漢書補注益部耆舊傳曰由有兵雲圖時竇憲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由寫圖以進

廻岐禦寇論四十章（此書未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延熹九年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幷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

章懷太子曰三輔決錄注曰是時綱紀不振閹宦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陳愍王寵弩射祕法

范書孝明八王列傳陳敬王羨食淮陽郡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是爲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寵弩

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中平中黃巾賊起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後爲袁術遣客詐殺陳由是破敗（獻帝本紀建安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又曰是歲袁術殺陳王寵）

華嶠書曰陳愍王寵善弩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皆同孔

右兵家凡注解一家譔著四家總凡五家五部

春秋井田記

應劭風俗通佚文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

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按風俗通引春秋井田記始見范書循吏劉寵傳注錢辛楣宮詹輯本云又見詩陳風正義初學記二十四御覽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其書不知何人作出前漢經義攷春秋類引史繩祖說列唐人之前蓋誤以爲章懷注所引而未詳攷章懷引風俗通之文也今以應仲遠所引列後漢人中

王景蠶織法

范書循吏傳王景字仲通樂浪講邯人也辟司空伏恭府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拜河隄謁者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方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官

秦彭度田條式

范書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萬石秦彭同産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候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十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章和二年卒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寔始末具法家類）

隋書經籍志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唐經籍志四人月令一卷崔寔撰藝文志崔湜四人月令一卷（按湜當爲寔）

經義攷曰按四民月令其書雖佚而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之特多合以太平御覽所載好事者尚可据摭成卷也

嚴可均輯本序曰四民月令新唐志作崔湜誤宋不著錄近人任兆麟王謨皆有輯本編次不倫且多遺漏王本又誤以齊人月令謂即四民月令而所采齊民要術有今本所無者六事其文不類未知何據余既輯崔寔政論一卷因兼及此書蒐錄遺佚得二百許事省併重複逐月分章爲十二章定著一卷有注疑即崔寔撰用者或以注爲正文今加注字間隔之而王本所采齊

民要術六事附存俟攷又附錄齊人月令四事究與相

寔背混

右農家類凡五家五部

高誘呂氏春秋注二十六卷（誘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誘自序曰誘正諸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隋書經籍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唐藝文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宋志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四庫提要曰自漢以來注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于引證類外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于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衞逐獻公立公子黚則據左傳衞世家以駁之皆不蹈注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爲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衞伯說鬼侯之女好媚已以爲不好臣而見醢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于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于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可爲異若其注五世之廟曰逸書則梅賾僞本尚未出引詩庶姜孽孽作钀钀鼉鼓逢逢作韸韸則經師之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按嚴氏全後漢文編云誘實涿郡人舊本呂氏春秋題河東高誘誤今按誘自序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似舊本衍題故去河東以上字或題河東監高誘故去監字

許愼淮南鴻烈閒詁二十一卷（愼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愼

注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淮南子廿一卷許愼注唐經籍志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失著注人商詁即閒詁之譌此即許愼注）藝文志許愼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淮南王劉安宋志許愼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宋蘇頌校上淮南子序曰是書有後漢太尉祭酒許愼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泉臣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末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是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爲上下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氏

注許于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臣頌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許注本刪其篇目下訓題）其閒奇字並載音讀許于篇下皆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惔如是非一又其詳略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考證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校此十字衍）八篇云（此各篇篇下著訓字皆于高氏注本加許注本無訓字）

袁本郡齋讀書志曰漢劉安作安書二十一篇後漢許愼注愼標其首皆曰閒詁（閒詁者詁之義）次曰淮南鴻烈自名注曰記上

嘉定錢塘溉亭述古錄曰宋時許注既佚遂以零落僅

存者羼入高注正統道藏本即宋時羼入之本校道行高注增十三洲其閒當有許注

佚志曰問經堂叢書有許叔重淮南子注一卷

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序曰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閒泰族要略此八篇今無高注亦無故曰因以題篇等字斯蓋爲許氏殘注故注獨簡質宋本題漢太尉祭酒許愼記上其繆稱篇題首有淮南鴻烈閒詁要略篇亦題閒詁二字知繆稱至要略八篇確爲許注舊本無疑開元占經所引淮南閒詁皆許氏說

按蘇魏公及晁氏志所言則許注原本標題首云淮南鴻烈閒詁太尉南閤祭酒許愼記上閒詁者閒加訓詁記上者奏記公府而上之也

又按許高二家所撰之本傳授不同故蘇魏公引崇文總目云本書文句小異佚志引洪稚存以爲誘不用許君之說恐非是誘未嘗見許君注本

馬融淮南子注（融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

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序曰攷淮南之注傳者雖許高二家惟後漢馬融傳言融嘗爲淮南子注隋志不錄書已早逸然高誘之師爲盧植植之師爲馬融即誘自序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是高誘

當親見馬氏注本所云深思先師之訓即指馬本故首訓之詳確非魏晉以後可逮

按高氏注本每篇繫以訓字或從馬本之舊其云深惟先師之訓殆即指此

高誘淮南子注二十一卷

誘自序曰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淩遲于是朝餔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

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悉備其所不逮注以未聞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唐日本國見在書目淮南子三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唐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藝文志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宋志高誘注淮南子十三卷（按日本書目作三十一卷誤二爲三也）

玉海藝文曰蘇頌去其重複其得高注十三篇

高誘淮南鴻烈音二卷

誘注書序曰然其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曰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按誘言鴻烈其本名劉向校書始稱淮南）

唐書經籍志淮南鴻烈音二卷高誘撰藝文志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鴻烈音二卷

按誘言并舉音讀或著之行間或傳之簡末無以詳知然隋志所無疑唐人析出重編而有所傳益者歟

右注釋前代書

郅惲書八篇

范書不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仰占玄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上書王莽令就臣位轉禍爲福莽大怒收繫詔獄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遊蒼梧建武三年至廬江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七年辭歸鄉里縣令禮請爲門下掾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又去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太子不自安惲乃說太子引咎退身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

周黨書上下篇

范書逸民列傳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至長安游學還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

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

梁鴻書十餘篇（鴻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逸民傳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非之（惠棟補注曰御覽及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皆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

潛閉著書十餘篇

東觀記曰鴻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又曰鴻常閉戶吟詠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

杜篤明世論十五篇（篤始末見前儒家）

范書文苑傳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杜篤展武論又魏都賦注及御覽七百八引杜篤通邊論各一條案杜篤傳又著明世論十五篇此蓋十五篇之二

王充論衡八十五篇（充始末具道家類）

范書本傳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又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章懷太子曰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隋書經籍志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日本國

見在書目三十卷唐經籍志論衡三十卷王充撰藝文志王充論衡三十卷宋志同

四庫提要曰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八十四篇攷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錄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致詳于自紀一篇所作別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存備者頗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也

四庫簡明目錄曰充生當漢季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大旨不爲不正然激而過當至于問孔刺孟無所畏忌轉至于不可以訓又務求盡意不惜繁詞其文亦冗慢而無制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

何汶世務論三十篇

常璩蜀都士女贊何英郫人也學通經緯著漢德春秋孫汶字景由亦深于學初徵上日食盜賊起有效爲謁者京師旱請雨卽澍遷犍爲屬國著世務論三十篇卒又三州士女目錄曰經治犍爲屬國何汶字景由英孫也

唐子二十八篇（唐檀撰）

范書方術列傳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

授常百餘人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極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于家

應奉洞序九卷錄一卷（奉始末具史部史鈔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洞序九卷錄一卷應奉撰亡

應劭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劭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范書本傳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錄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唐日本國見在書目三十二卷唐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卷應劭撰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宋志

十卷

四庫提要曰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則吳琯刻古今逸史又刪其半則更闕略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略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案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禮爲目九過譽爲目八十反爲目十音聲爲目二十有八窮通爲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目十五山澤爲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風俗通義言通于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理也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清辨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舊本屢經傳刻失于校讎頗有譌誤今悉爲釐正

又宋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猶存今本無之不知何時散佚永樂大典通字韻中尚載有風俗通姓氏一篇首題馬總意林字所載與廣韻注多同而不及廣韻注之詳蓋馬總節本也然今本意林無此文當又屬佚脫今采附風俗通之末存梗概焉（謹按姓氏一篇至北宋已佚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宋景文曰風俗通姓氏篇今從羣書摘出以四聲編次爲二卷以是知宋人引據此篇大抵皆從宋鄰輯本如劭思姓解鄭樵氏族略鄧名世辨證王應麟急就篇皆是也）

四庫簡明目錄曰後漢書本傳作風俗通省文也原本三十卷（謹按此下似脫今存十卷四字）卷爲一篇分子目一百三十四其姓氏一篇自宋已佚然散見永樂大典中今裒爲一

篇附錄于末其書攷論典禮類白虎通義糾正流俗類論衡不名一體故列之于雜說

盧文弨羣書拾補曰風俗通佚文若十卷外之所遺也嘉定錢詹事曉徵采集頗富仁和孫侍御詒穀復因其本重加訂補縱不能盡復舊觀然碎金斷璧終可寶愛嗜古者所不忍遺也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案風俗通義三十卷見存十卷不錄錄其佚文爲六卷篇目可見者曰音聲曰論數曰氏姓曰災異凡六百七條（又張澍二酉堂叢書有風俗通姓氏篇輯注上下卷）

司馬朗論

魏志本傳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年二十二太祖辟爲

司空掾屬歷成皋令堂陽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遷兖州刺史建安二十三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遇疾卒時年四十七（注引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潁川太守父防京兆尹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本傳又曰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于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若使數世相承太平可致注引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

按朗所論著當時必有流傳至魏文乃命祕書錄存其文遂爲中祕書之一鄭默魏中經亦必著于錄陳壽修史摘其菁華者入本傳壽亦必見其本

王粲書數十篇（粲始末具經部書類）

金樓子雜記篇曰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存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

按王仲宣在荊州以劉表降曹操遂封侯擢用及赤壁之敗粲亦隨操北歸豈其書未以自隨毀于兵火耶此事餘書不概見粲元帝必有所據今無由攷見矣（又按粲在荊州所作如文學官志登樓賦爲劉荊州諫袁譚書爲劉荊州與袁尚書之類梁時所存實不止一篇而梁元帝以爲今存一篇者則所作數十篇者子書別爲一種非詩文之類可知矣）

仲長統昌言三十四篇（統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魏志劉劭附傳劭同時東海繆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

裴松之曰襲撰統昌言表稱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啟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按二當爲三）

范書本傳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學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曰理亂篇損益篇法誡篇

太平御覽六百二引抱朴子曰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止後黃襲撰次之（按此黃似繆字之誤）

隋書經籍志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唐經籍志仲長子昌言十卷仲長統撰藝文志儒家仲長子昌言十卷注云仲長統宋志雜家仲長統昌言二卷

崇文總目曰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亡

嚴可均輯本序曰仲長子昌言崇文總目稱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其刻本僅見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損益法誡三篇歸有光諸子彙函有理亂損益二篇皆出本傳無所增多則北宋十五篇本又復佚失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九篇益以本傳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剌取各書引見補正脫譌定著二卷其遺文墜句于原次無攷依各書先後附于末本傳著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搜輯纔萬餘言亡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載又頗刪節斷續孤離殆所不免然其闡陳善道指柯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蕩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揚非過譽也

按范書本傳又云統常以爲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云云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嚴可均曰據文選閒居賦注引昌言溝池自周竹木自環二語知即三十四篇之一疑在自敘篇或當以卜居名篇胡維新本題爲樂志論而出之昌言外非也（按范史徵采諸家論說往往刪潤其文故此二語與選注所引亦微不同　馬氏玉函山房亦有是書輯本二卷失采羣書治要九篇漏略多矣）

右雜家凡注釋三家五部譔著十二家十二部錄一十五家一十七部（佚志有應劭淮南子注據文選長楊賦注所引也今攷劭方敘淮南許注異同語實應劭引許氏注非劭自爲之注又有聊子即漢藝文志從橫家待詔金馬聊倉三篇武帝時人此不當錄故今並不取）

郭氏漢武洞冥記一卷

隋志史部雜傳篇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唐日本國書目漢武洞冥記四卷郭子橫撰唐經籍志漢別國洞冥記四卷郭憲撰藝文志道家神仙類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宋志史部傳記類郭憲洞冥記四卷

晁氏讀書志漢武洞冥記五卷後漢郭憲子橫撰其序言漢武明儁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于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

陳氏書錄解題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東漢光祿大夫郭憲子橫撰題漢武別國洞冥記其別錄又于御覽中鈔出然則四卷亦非全書也（按別錄當即拾遺也）

四庫提要曰漢武洞冥記四卷舊本題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光祿勳事蹟具後漢書方術傳是書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獻通攷有拾遺一卷晁公武引憲自序今憲序與拾遺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諸書所引皆相符合蓋猶舊本考范史載憲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賜之衣逃匿海濱後以直諫忤光武帝時有關東觥觥郭子橫之語蓋亦剛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術之中其事之有無已不可定至于此書所載皆怪誕不根之談未必眞出

憲手又詞句縟豔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託爲之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儀用以入詩時稱博洽後代文人詞賦引用尤多蓋以字句妍華足供采摭至今不廢良以是耳又簡明目錄曰是猶唐以前之僞書

按范書方術傳不言郭憲有是書隋志一卷亦但稱郭氏此郭氏或東漢人故後人傳益其書爲四卷五卷者以東漢初之郭憲實之侯志著錄郭憲洞冥記四卷今從隋志錄最初之郭氏一卷

王充譏俗書十二篇（充始末具道家）

論衡自紀篇曰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

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又曰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曰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

郭林宗著書一卷（郭泰見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林宗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並遂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又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

世說政事篇注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矣

按本傳節錄凡十則末云又識張孝仲郝禮眞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與別傳所言合蓋自記其鑒識者六十餘人也南海伍崇曜校刊侯氏志跋云高齋漫錄稱郭林宗撰玉管通神有云貴賤視其眉字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此贋書范蔚宗所謂後之好事附益增張者也

許劭月旦評

范書本傳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范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後避地廣陵投揚州刺史劉繇于曲阿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惠氏補注獻帝記曰時漢興平二年也）

一第916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反正勻

抱朴子自敘篇曰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亦深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按此似興平二年後非）

陳寔異聞記（寔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抱朴子對俗篇曰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冢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于冢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冢中所棄

女骨更殯瘞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初猶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為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

明周嬰巵林曰予覽北戶錄引陳仲弓異聞記曰東城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或以鏡照之魚有影謂其有雙于是比目而去則此書唐尚存也

侯志曰胡元瑞二酉綴遺曰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段

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康按隋唐志無此書唐時未必存段公路北戶錄或從他處轉引

右小說家類凡五家五部

趙爽周髀注一卷

隋書經籍志周髀一卷趙嬰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趙嬰注周髀一卷宋志歷算類趙君卿周髀算經二卷

四庫提要曰舊本相承題云漢趙君卿注其自序稱爽以暗蔽注內屢稱爽或疑爽為君卿之名然則隋唐志之趙嬰殆即趙爽之譌歟注引靈憲乾象則其人在張衡劉洪後也

阮元疇人傳趙爽字君卿一日名嬰注周髀算經其句股方圓圖注五百餘言耳而後人數千言所不能詳者皆包蘊無遺精深簡括誠算氏之最也李籍周髀音義謂爽不知何代人今本周髀算經題云漢趙君卿注故系于漢代焉

鄭玄日月交會圖注一卷（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日月交會圖鄭玄注一卷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日月交會九道圖（不著撰人）又日月交會圖一卷鄭玄注

按日月交會圖不知何人作隋志與日食占日月薄蝕圖相類從（名畫記有日月交會九道圖鄭氏所注疑即其圖）

右注解天文家書

行事史官注

續漢書歷志賈逵曰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又曰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又曰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云云

玉海天文類曰永平中治歷者考行事史官注

按行事史官注太史日行注記之書也亦稱行事候注太史官候注蔡邕戍邊上章云請太史舊注攷校連年則又稱太史舊注隋志天文家有太史注記六卷歷數家有太史注記太史注記各六卷蓋卽其類

太史官日月宿簿

太史官星度課

續漢書歷志賈逵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千今歷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却縮退行于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續漢百官志劉昭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候風十二人候氣二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

按此二書蓋太史令所典守者日月宿簿卽日月星簿星度課卽課三百六十五度之星象賈逵以史官用赤道度弦望不合故上請考校復奏言赤道非日月道而以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以問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皆曰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云云時和帝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乃詔太史造黃道銅儀

太史黃道銅儀

續漢書歷志至永元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

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

按隋書天文志云漢孝和帝時太史揆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和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以銅儀爲賈逵造玉海天文類亦祖其說按范書賈逵傳逵卒于永和十三年安得有十五年造銅儀之事反覆詳勘得其致誤之由蓋續漢律歷下一篇司馬彪取賈

逵說以為志故以賈逵論歷標目而此一段前後又皆有賈逵之論故長孫無忌等以為賈逵造銅儀實則司馬彪接記後事以案字別之此一段首云案逵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云云至少循其事皆司馬彪之詞與賈逵無與後一段賈逵論九道術學復云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云云至十餘度亦司馬彪接記後事之文也此銅儀乃太史官所造非賈逵造而司馬彪所言則又本諸蔡邕劉洪律歷志

張衡渾天儀一卷（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

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甚詳明

晉書天文志曰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于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琁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又儀象篇曰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于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戾又轉瑞輪蓂莢于階下隨月盈虛依歷開落

宋書天文志衡所造渾儀傳之魏晉中華覆敗沈沒戎虜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御覽卷二引義熙起注居曰十四年相國表曰聞者平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土圭歷代寶器謹遣奉送歸之天府）

隋書經籍志渾天圖一卷（失注撰人）唐經籍志渾天儀一卷張衡撰藝文志張衡靈憲圖一卷又渾天儀一卷（按開元占經卷一引張衡渾儀圖注以是證知隋志渾天圖一卷即張衡書）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張衡渾天儀凡四條見續漢律歷志注北堂書鈔初學記類聚開元占經御覽事類賦注文選漏刻銘注

按隋書天文志謂張衡渾儀作于桓帝延熹七年攷范書衡作是儀在安帝時又衡卒于順帝永和四年遠在延熹之前晉志以為順帝時制則尚相近隋志

失之遠矣

陸績渾天圖一卷（績始末具經部易類）

吳志本傳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晉書天文志諸論天者雖多然精于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于事情莫密于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其後陸績亦造渾象

開元占經卷二後漢末吳人陸績字公紀于孫權時又作渾天儀說造渾天圖曾于土家居令不覺晝夜已在內推步度數擊鼓與外相應亡不失毫釐

張衡靈憲一卷

續漢書天文志注引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此張衡傳注亦引此序蓋篇首文）

隋書天文志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于地精發于天紫宮爲帝王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系于占寔系主命四布于方爲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于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

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

隋書經籍志靈憲一卷張衡撰唐經籍志靈憲圖一卷張衡撰藝文志張衡靈憲一卷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張衡靈憲見續漢天文志注開元占經一又五又六十四左傳序正義又桓公三年正義史記天官書正義隋書天文志書鈔一百四十九又一百五十又一百五十六類聚一又九十五初學記八御覽一又二又四又七又一百五十七又八百六十九廣韻二十四鹽

按白雲霽道藏目錄記傳類有太上洞神五星讚一卷張平子撰疑出是書及本集道流加以太上洞神四字開元占經六十四引韓公賓注靈憲

張衡候風地動儀

范書本傳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

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振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范書順帝本紀陽嘉元年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章懷太子曰時張衡爲太史令作之

按隋志五行家有地動圖一卷不著撰人似即此書蓋儀器必有圖故以地動圖名書玉海儀象門載隋臨孝恭著地動銅儀經一卷則師其遺法而追述之者

段恭天文書二卷

常璩廣漢士女贊段恭字節英雒人也少周流七十餘

郄求師受學經三十年八事馮胡騎吳孫泰山彥之章渤海紀叔陽遂明天文二卷後爲上計掾（按此云遂明天文二卷似有脫文若但謂其明天文則不當著卷數）

劉陶七曜論（陶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

蔡邕天文志（邕始末具經部禮類）

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以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

續漢天文志注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

度而天地之象具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宋書八志序曰班氏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辯是故蔡邕于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晉書天文志序曰及班固敘漢史馬續述天文志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續前志

阮元疇人傳論曰邕以才高被謗遠徙五原猶欲寢伏儀下撰爲篇章以續前志嗚呼其志亦足悲已

按太平御覽卷二引蔡邕天文志

鄭玄天文七政論

范書本傳又著天文七政論

世說文學篇注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

鄭珍鄭學錄曰天文七政論見范書本傳劉知幾稱鄭志目錄止作七政論隋唐志已不著錄其佚久矣

劉表荊州占二卷（表始末具經部易類）

劉叡荊州占二十卷

晉書天文志雜星氣篇漢末劉表爲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荊州占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旁氣

唐書經籍志荊州占二卷劉表撰又二十卷劉叡撰藝文志劉表荊州星占二卷劉叡荊州星占二十卷宋志劉表星經一卷荊州占三卷又五行類劉表荊州占二卷

通志藝文略荊州劉石甘巫占一卷漢荊州牧劉表命武陵太守劉意集甘石巫咸等之占今存一卷（按此避宋諱故曰意）

玉海天文類崇文目荊州劉石甘巫占一卷後漢志注

按即續漢志引荆州星經周禮疏引武陵太守星傳晉志史記索隱乾象新書並引荆州占太平御覽引荆州星經按續漢志注及周禮疏所稱引則表所作者謂之經徵所集者謂之傳隋志有荆州占二十卷宋通直郎劉嚴撰梁二十二卷無劉表劉叡書新唐舊志有二劉無劉嚴意者嚴殆合二劉經傳二十二卷以爲一編隋志誤題嚴姓名舊唐志始分析著錄卷數相符蓋即七錄之二十二卷也表在荆州二十年至于郊祀天地擬議並覆欲藉以覘時變故有此作嚴以通直郎而別爲荆州占二十二卷換以事理豈其然乎其書集天文衆占不備星占一端隋志所題與晉書

所稱合蓋其本名諸書引見甚多開元占經引之尤夥

右天文類注釋二家撰著十一家凡一十三家一十六部（宋史藝文志有張衡大象賦一卷嚴可均全後漢文編云是隋李播所作今不錄又侯志有張衡玄圖一卷今析入儒家類中）

編訢李梵等四分歷三卷

續漢書律歷志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稍後天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大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歷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待詔楊岑上言月食官歷不中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十二年詔書令盛防代岑景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爲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改行四分於是四分施行劉昭曰蔡邕議曰梵清河人

隋書經籍志梁四分歷三卷漢修歷人李梵撰

元史郭守敬授時術議四分術東漢元和二年乙酉編訢造行一百二十一年至建安丙戌後天七刻

烏程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攷曰後漢編訢四分術自

章帝元和二年乙酉始用此術迄獻帝延康元年庚子凡一百三十六年魏初亦用此術自文帝黃初元年庚子迄明帝青龍四年丙辰凡一十七年蜀漢亦用此術自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迄安樂思公炎興元年癸未凡四十三年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亦用此術一年統計乙酉至癸未凡行用一百七十九年又曰元郭守敬言此術用行年數誤

阮元疇人傳論曰漢書志載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蓋四分之率本在三統以前東京諸儒習修其法而用之耳又曰四分術或名不用超辰五星始于合伏爲術與三統異而後世皆遵用之至于

昏旦中星晝夜漏刻二至晷景長短之數黃赤宿度進退之率則皆三統所未詳始見于四分者也其論術一篇錢少詹大昕謂爲精微簡要非劉洪不能作後之步天者所宜稽也

按四分歷法續漢書歷志下篇備載之隋經籍志又有四分歷三卷不著撰人列在李梵之前似未修舊本當出前漢又有趙隱居四分歷一卷趙隱居疑即後漢人（新舊唐志四分歷一卷不著撰人或即此趙氏書）未得確證今附識于此

亶誦廢歷

馮光廢歷

陳晃廢歷

續漢歷志曰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攷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卻二日學士修之于草澤信向以爲得正此二家（按二家謂攷靈耀命歷序）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至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惠棟補注馮緄弟允字公荊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見華陽國志允光字相似或傳寫誤）沛相上計掾陳晃（按本志光和二年又劉洪同司徒掾陳晃說歷蓋以沛相上計爲司徒掾者）言歷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歷用甲寅爲元（句）而用庚申（句）圖緯無（句）以庚申爲元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惠氏補注曰有明宋志作明文）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以爲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公卿百僚參議正處竟不施行而光晃歷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攷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于攷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于圖書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歷庚申元

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知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張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按本紀陳耽袁隗許訓也）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

（非劉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宏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後妄之徒論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阮元疇人傳曰步算之道惟其有效而已光晃執圖讖之一言以疑四分邕以新元有效于今析之眞通儒之論也今術之不能上通于古猶古術之不能下通于今偉哉斯言雖聖人無以易也使不效于今卽合于古無益也苟有效于今卽不合于古無傷也

按志言學士修之于草澤又云常挾其術庶幾施行則此三家當時必有其書審矣

劉洪乾象歷五卷

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

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歷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傳于世

徐幹中論歷數篇孝章更用四分歷舊法元起庚辰（按此言舊法庚辰則漢法庚申也詳見汪氏推步諸術考）至靈帝時四分歷猶復後天半日于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于今爲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

晉書律歷志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于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爲乾象歷

隋書經籍志梁有乾象歷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等注（按此不知合何人注本而渾稱劉洪等注）唐經籍志乾象歷術三卷劉洪撰藝文志劉洪乾象歷術三卷闞澤注

元史郭守敬授時術議乾象術建安十一年丙戌劉洪造行三十一年至魏景初丁巳後天七刻

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考曰按此術孫吳始用之漢魏

未經行用元史志云行三十一年譌

按乾象歷法晉書律歷志中篇備載之

鄭玄乾象歷注（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

世說文學篇注鄭玄別傳曰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

晉書律歷志漢靈帝時會稽都尉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闊爲乾象歷于前法轉爲精密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按晉志此一篇例則錄鄭氏注書序而篇末變其文爲記述語獻帝建安元年云云是也鄭注是書當在是年鄭學錄年譜及著書目皆未采引）

（深爲惜之）

鄭珍鄭學錄曰乾象歷注見鄭志目錄及范書隋唐志不著錄時久佚矣予曰康成攷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歷皆有注備有許多精力

右正歷凡當時行用者一家不行者三家後世行用者一家注釋一家

李梵蘇統九道術

續漢書律歷志賈逵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遲疾意治歷李梵鉅鹿公乘蘇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朓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

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爲分率以其術法上攷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課試上（此言賈逵所上也）于是修九道術（按玉海引文與今本頗不同姑據以參校）又志序曰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

惠棟補注九歲一復者尚書緯攷靈曜曰萬世不失九道謀鄭玄曰河圖帝覽嬉云黄道一青道二出黄道東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黄道北

（按宋書歷志引劉向論九道其文並同而鄭氏書[illegible]以爲河圖帝覽嬉文不知劉向引緯書抑緯書引劉向也）

宗整九道術

馮恂九道術

續漢書歷志案史官舊有九道術（按此即指賈逵所上之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歷郎梁國宗整（按本志蒙公乘宗紺之孫梁國蒙人也）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爲近太史令颺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

宗紺月食術

續漢書歷志永元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歷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歷以後年正月于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歷食者十六事

劉固月食術

馮恂月食術

宗誠月食術

續漢書歷志熹平三年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作月食術固術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歷

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歷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兒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詔書下太常共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于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說等議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爲法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于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歷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耽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設欺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

王漢月食注

續漢書歷志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歷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尙書召穀城門候劉洪敕曰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已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以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

劉洪七曜術

劉洪八元術

袁山松書曰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傳于世

續漢書歷志熹平三年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日術同

劉洪延疾歷

劉洪陰陽歷

續漢歷志注宋世治歷何承天曰元和中（按當云光和）穀城

門侯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闊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歷以步月行

晉書律歷志洪又㭊制月行遲速兼攷月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日行于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于前世轉精密矣

阮元疇人傳論曰洪㭊始遲疾陰陽二術後來術家莫不遵用其爲功步算大矣蔡伯喈稱洪密于用算鄭康成論乾象以爲窮幽極微非虛譽也

右雜歷

常符漏品

續漢書歷志永元十四年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中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率九日移一刻

隋書經籍志天文漏刻篇及孝武考定星歷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閒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于甲令爲常符漏品

玉海律歷漏刻篇梁漏刻經云九日加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

霍融漏刻經一卷

續漢書歷志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于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

隋書天文志漏刻篇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歷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漏刻隨日南北爲長短乃詔用夏歷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爲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于魏晉相傳不改

隋書經籍志漏刻經一卷又曰梁有後漢待詔太史霍融何承天楊偉等撰三卷亡（按此合何楊兩家爲三卷何宋人楊晉人）

殷夔漏刻法

初學記器物部殷夔漏刻法曰爲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于方輿踟躕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躕經緯之中流于衡渠之下盖上鑄金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

執罰云云

按魏志武紀建安五年云初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有眞人起于梁沛之閒其鋒不可當蓋卽此殷夔桓帝時遼東人

初學記又于事對中兩引殷夔漏刻法

右漏刻

建初鍾律書

辟雝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甚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

范書馬援傳援四子廖防光客卿防字江平建初五年以潁陽侯特進拜光祿勳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又章帝本紀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章懷太子曰東觀記云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也

按續漢歷律志云元帝時郎中京房言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其術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云云按漢官待詔候鍾律七人嚴崇蓋亦待詔候鍾律者（史蒙上省文故止稱待詔）是書本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崇與鮑鄴馬防等共成之而殷彤當亦與其事

陽嘉鍾律書

范書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章懷太子曰子爲黃鍾律長九寸聲有輕重長短度量皆出黃鍾隨月律謂月令（故章帝本紀云始行月令迎氣樂）正月律中大簇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宮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月律中大呂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

按本紀陽嘉元年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章懷注曰時張衡爲太史令作之知是書修復如舊者亦張衡爲之按六十律以準調音之法雖待詔候鍾律嚴崇能知之自建初五年崇與馬防等成書後

後四載元和元年時崇已卒即無人曉準法故殷彤上言云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東觀記亦云元和以來音戾不調蓋至是始修復之此是張衡重修本歟

蔡邕劉洪律歷志

邕戍邊上章有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先治律歷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史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

續漢律歷志論曰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攷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

晉書律志序曰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采而續之

晉書歷志序曰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歷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劉昭注補志序云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搆則續漢律歷志即邕與劉洪書也文選新刻漏銘注引蔡邕律歷志

歷議六篇

續漢書歷志編目其一曰賈逵論歷其二曰永元論歷其三曰延光論歷其四曰漢安論歷其五曰熹平論歷其六曰論月食（按洪邕分此六篇或即依當時所存歷議之次序故據以著錄）

按東漢歷議光武時有太僕朱浮議太中大夫許淑等議明帝時有待詔楊岑張盛景防鮑鄴等議太史待詔董萌議詔下三公太常雜議章帝時有治歷編訢李梵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掾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等議和帝時有太史令玄等議偁安等議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議太史待詔張隆議（按此似即張盛）左中郎將賈逵議又按記靈帝時治歷郎宗整部太子舍人馮恂太史令單颺議此

皆議四分歷及九道術者也逵論集狀故謂之賈逵論歷　和帝時則有待詔太史霍融太史令舒承梵等議此皆議漏刻者也謂之永元論歷　安帝時則有中謁者亶誦河南梁豐尚書郎張衡周興侍中施延等議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八人議太尉劉愷等八十四人議尚書令陳忠議此皆議甲寅元厭術及太初歷者也謂之延光論歷　順帝時則有尚書侍郎邊韶議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議此議四分歷之得失者也謂之漢安論歷　靈帝時則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議詔書下三府與儒林

明道者曾司徒府議郎蔡邕大尉陳耽司徒袁隗司空許訓議此皆議光晃甲寅元廢術者也謂之熹平論歷　其論月食則和帝時冢公乘宗紺議太史令逃議靈帝時常山長史劉洪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舍人宗誠誠兄整議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右郎中陳調萬年公乘王漢等議此皆議紺固恂誠漢五家月食術及劉洪七曜八元諸雜術者也綜謂之論月食

右律歷并歷議

張衡算罔論（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衡再遷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章懷太子曰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阮元疇人傳論曰章懷太子稱衡集無算罔論蓋其論已亡失矣九章算術注云張衡算又謂立方爲質立圓爲渾其算罔論之遺文與（按九章算術注有東萊徐岳漢魏時人又有劉徽魏晉時人此二家爲最先）

劉洪九京算經

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卷六云十二京者數法名也謹按劉洪九京算經從一至萬數法之行有十五等京當第八（按當云一十八千萬）千萬億兆京（億兆京此有脫文）

按蔡中郎稱洪密于用算此九京算經當是九章算經之誤東萊徐岳受乾象術于劉洪而岳有九章算經之注意岳亦并受九章于洪而更爲之注歟則洪有九章算經注在岳之先也

王粲算術（粲始末具經部書類）

魏志本傳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

右算數

右歷算類凡五門綜二十八部

何休風角注（休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何休六日七分注

范書儒林傳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

不與守文同說

范書郎顗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

按前代翼奉有風角要候風角鳥情風角雜占五音圖京房有風角要占風角五音占用易飛候六日七分等書並見隋經籍志言風角六日七分者以此兩家爲最著何劭公所注亦大抵此兩家之書

鄭玄九宮經注三卷

鄭玄九宮行棊經注三卷

鄭玄九旗飛變一卷

范書張衡傳衡以圖緯虛妄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又曰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注引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于坤宮自此而從于震宮自此而從于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于乾宮又自此而從于兌宮又自此而從于艮宮又自此而從于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于坎宮始終于離宮也

隋書經籍志九宮經三卷鄭玄注九宮行棊經三卷鄭玄注唐經籍志九宮行棊經三卷鄭玄撰九旗飛變一卷鄭玄撰李淳風注藝文志鄭玄注九宮行棊經三卷李淳風注鄭玄九旗飛變一卷

鄭珍鄭學錄曰按九宮九旗皆風角占候家言康成少好隱術宜其緒餘有此

按隋志鄭注九宮經三卷之前有黃帝九宮經一卷鄭注九宮行棊經三卷之前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鄭氏所注或即其本漢志蓍龜家有任良易旗七十一卷此九旗飛變假即其類（又按此三書本傳不載疑後人從易緯注中析出者）

陸績注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續始末具經部易類）

通志藝文略易家易傳三卷漢京房傳吳陸績注

陳振孫書錄解題易家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吳鬱林太守陸績公紀注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于世者僅若此校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氏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

四庫子部術數類提要曰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吳陸績注其書雖以易傳爲名而絕不詮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又簡明目錄曰京氏書凡十四種今佚十三惟此書以近正得傳今世錢卜之法實出于此

按此似即隋志易家十五卷中之佚存者

右注述前代書凡三家七部

崔篆周易林六十四篇

范書崔駰傳駰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于莽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于新世後以篆爲建新大尹不得已到官三年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

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媿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范書儒林孔僖傳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僖果在縣三年卒駰篆之孫也）

唐書經籍志崔氏周易林十六卷藝文志崔氏周易林十六卷注云崔篆

李石續博物志曰後漢崔篆著易林六十四篇或曰卦林或曰象林

張滿周易林七卷

唐書經籍志周易林七卷張滿撰藝文志張滿周易林七卷

經義攷曰張滿未詳何代人唐志列于許峻之前按華陽國志公孫述劉二牧志曰述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衆世祖報曰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似即此張滿東漢初人

伏萬壽周易集林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唐藝文志伏氏周易集林一卷

經義攷曰太平御覽引集林文云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

按經義攷載此書于崔篆之前以爲西漢間人范書儒林伏恭傳恭子壽官至東郡太守疑即伏萬壽其書大抵集費直焦贛京房諸家林占之說以爲書或專集京氏一家之語故隋志以爲京房撰七錄以爲伏萬壽撰也

許峻易新林十卷

范書方術傳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占卜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

隋書經籍志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

唐經籍志周易新林一卷不著撰人藝文志同

許峻易災條二卷

隋書經籍志易災條二卷許峻撰

經義攷曰北堂書鈔引許氏易災條云母病腹脹蛇在井旁當破甑甕井沸蛇浮五色玄黃又初學記引易災條云井中有魚似蟲出流若當井沸五色玄珠蕊亦焦氏易林類也

許峻易要決三卷

隋書經籍志易決一卷許峻撰又梁有易要決三卷亡

許峻易雜占七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唐經籍志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藝文志同

周易版詞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周易版詞一卷不知名氏當是漢魏以前人所爲其閒官名皆東京制也

右林占之屬凡五家八部

景鸞興道一篇（鸞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儒林傳又鈔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又曰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

按梓潼人士贊云撰禮略河洛交集風角雜書月令章句以爲撰風角雜書似不及范書爲得其實今不從之

王景大衍玄基（景始末具農家類）

范書循吏傳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于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于事用者集于大衍玄基云

楊由其平書十餘篇（由始末具兵家類）

范書方術傳由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

張衡黃帝飛鳥歷一卷（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隋書經籍志黃帝飛鳥歷一卷張衡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張衡黃帝飛鳥歷一卷

按此或張平子敘述黃帝之說故稱黃帝飛鳥歷風角鳥情之類歟

鳥鳴書

魏志管輅傳注輅弟辰爲輅別傳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

按管辰在魏時言鳥鳴書世所共有則漢時已有之隋志注云梁有和菟鳥鳴書一卷亡和菟不知何時人豈即管公明所見者歟

王喬解鳥語經一卷（喬始末見史部雜傳記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喬解鳥語經一卷

王喬鳥情占一卷

隋書經籍志鳥情占一卷王喬撰唐經籍志鳥情占一卷不著撰人藝文志同

按范書方術傳載葉令王喬事而史通雜記篇云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所通而收流俗怪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范曄後漢書）編簡一定膠漆不宝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遂彼虛詞成

茲賓錄據此則葉令王喬者在漢時應仲遠已駁之范復取搜神記之說以入史其人有無不可知其書眞僞更無從而知之然俗說起于應仲遠之前則此等書當亦起于其時今姑過而錄之

太史百忌歷

范書蔡邕傳熹平六年七月邕上封事條宜所施行七事其一曰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淸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忌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云云（司馬彪續漢百官志注太史令一人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

按蔡中郎所言則漢時太史有禁忌之書審矣隋志有太史百忌歷圖一卷又曰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並不著撰人大抵此類之書

右雜五行書凡七家八部（歷代名畫記有王粲遊甲開山圖疑別一王粲）

瑞應圖二卷

晉崔豹古今注雜注篇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

凡一百二十種（初學記器物部亦引之）

隋書經籍志瑞應圖二卷不著撰人（歷代名畫記有古瑞應圖二卷）

按吳主孫亮在漢末未遠其取瑞應圖鏤作屏風則瑞應圖漢時所有又漢畫石刻有武氏石室祥瑞圖祥瑞圖卽瑞應圖武氏取以刻石在孫亮之前又范書賈逵傳注引東觀記云章帝時鳳凰麒麟白虎黃龍神雀白燕等見于郡國者史官不可勝紀又司馬彪續漢書云孝和時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宜瑞應圖當作于是時隋志又有瑞圖贊二卷亦不著撰人似亦出後漢與圖合爲一編（又班書何武傳云宣帝時天下和平神爵五鳳之閒婁蒙瑞應則瑞應圖前漢時亦當有之）

太史官瑞應記

太史官災異記

續漢百官志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

郗萌秦災異一卷（萌始末具經部讖緯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秦災異一卷後漢郎中郗萌撰亡

按隋志不引七錄是書之後又有後漢災異十五卷不著撰人疑亦後漢人書（此或從春秋災異析出者或秦爲奏字之誤）

應劭建武以來災異（劭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續漢五行志序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

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

按五行志劉昭注數引應劭曰風俗通曰蓋編入風俗通義中故錢氏大昕嚴氏可均輯風俗通佚文幷輯此篇附于後兩家所輯並同凡二十一條

右祥異凡五家五部

右五行家凡四類綜二十家二十八部

涪翁鍼經

涪翁診脈法

范書方術郭玉傳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閒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

之高亦隱跡不仕

郭玉經方頌說

范書方術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少師事涪翁弟子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年老卒官

常璩廣漢人士贊郭玉字通直新都人也明方術伎妙用鍼作經方頌說官至太醫丞校尉

李助經方頌說

常璩梓潼人士贊李助字翁君涪人也通方名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齊郭玉

蔡邕本草七卷（邕始末具經部禮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蔡邕本草七卷亡

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十六卷

宋林億校上傷寒論序曰名醫別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年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複定有一百一十二方（四庫提要曰當作一十三方原本誤作一十二）

湖廣舊志方伎傳張機字仲景棘陽人學醫于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何顒客游洛陽顒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著

傷寒論十卷行世華陀讀而喜曰此眞活人書也又著金匱玉函經推爲醫中亞聖又曰晉王叔和纂次仲景傷寒論爲三十六卷行于世

隋書經籍志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亡唐藝文志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十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傷寒論十卷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建安中人其文辭簡古奧雅又名傷寒卒病論凡一百一十二方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

南昌喻昌尙論篇曰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睹卽傷寒論十卷亦劫火之餘

保得之口授其篇目先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爲校正云云

四庫提要曰喻昌作尚論篇于叔和編次之外序例之謬及成無已所注林億等所校之失攻擊尤詳皆重爲考定自謂復長沙之舊本其書盛行于世然叔和爲一代名醫又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無已于斯一帙研究終身亦必深有所得未可概從屏斥盡以爲非

按喻氏言則隋唐志及陳錄所載但有傷寒論十卷其卒病論六卷梁時已無存矣卒讀如卒然之卒

張仲景金匱玉函經八卷

鼂氏讀書志曰金匱玉函經八卷漢張仲景撰晉王叔

和集設答問雜病形證脈理參以療治之方仁宗朝王洙得于館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

按此乃王洙于館閣蠹簡中得之之原本洙錄爲三卷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并療婦人名曰金匱玉函要略見陳氏書錄解題而陳錄又言今書仍其舊名云云則又非王洙所錄之舊此八卷本康熙時有重刊本日本國人經籍訪古志載之

張仲景方十五卷

隋書經籍志張仲景方十五卷注云仲景後漢人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張仲景方九卷唐經籍志張仲景藥方十五卷王叔和撰藝文志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卷

按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引皇甫謐曰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按漢志經方家有湯液經法三十二卷仲景所論定者蓋即是書舊或有伊尹姓名七略以其不類削之歟

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

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

隋書經籍志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又曰梁有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

張仲景五藏論一卷

張仲景口齒論一卷

張仲景療黃經一卷

張仲景脈經一卷

崇文總目五藏論一卷張仲景撰又曰張仲景口齒論一卷宋史藝文志張仲景療黃經一卷通志藝文略張仲景脈經一卷

按湖廣志言王叔和纂次仲景書爲三十六卷今據隋唐宋志鼂氏志通志略所載凡九種四十六卷其中重複互見不可知已

衞汎四逆三部厥經一部

衞汎婦人胎藏經一卷

衞汎小兒顱顖經方一卷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二引張仲景方序曰衛汎好醫術少師仲景有才識撰四逆三部厥經及婦人胎藏經小兒顱顖方三卷皆行于世

華陀方十卷

華陀觀形察色并三部脈經一卷

華陀枕中灸刺經一卷

華陀內事五卷

范書方術傳華陀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法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于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

若疾發結于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閒皆平復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

魏志本傳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按魏志武文世王公傳鄧哀王沖字倉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病亡則佗之被殺在是年之先）

隋書經籍志華佗方十卷吳普撰佗後漢人又曰華佗觀形察色并三部脈經一卷又曰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又曰梁有華佗內事五卷亡唐經籍志華氏藥方十卷注云華佗方吳普撰藝文志吳普集華氏藥方十卷注云華佗

華佗五禽訣一卷

范書方術傳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章懷太子曰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麤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齒牙完堅飲食無

損

宋史藝文志道家華佗老子五禽六氣訣一卷

華氏中藏經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中藏經一卷漢譙郡華佗元化撰其序稱應靈洞主少室山鄧處中自言爲華先生外孫莫可攷也

孫星衍刻書序曰華氏中藏經見鄭樵通志藝文略爲一卷書錄解題同云譙郡華佗元化撰今世傳本有八卷吳勉學刊在古今醫統中余在都見趙文敏手寫本卷上卷下失其中卷後在吳門見周氏所藏元人寫本亦稱趙書具有上中下三卷合前後二本校勘明本每

篇脫落外誤有數百字其方藥名件次序分量俱經後人改易或有刪去其方者今以趙寫兩本爲定此書文義古奧似是六朝人所撰非後世所能假託鄧處中之名不見書傳其序疑僞作

按華元化一卷書已自焚于獄中隋志所載四種及五禽訣大抵皆其弟子吳普樊阿李譜之等所撰錄中藏經則又以後人綜錄其書爲一袠者御覽八百六十七引華佗食論曰苦荼久食益意思不知在何書中

鄭玄漢宮香方注（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沈水香二十四銖誓石蜜復湯䕊（銅鐵器皆病香）以指嘗試飲甲則已（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末如密房色澤正黃可減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旨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錢）合擣如泥（沈水得雞蜜煙黃而氣鬱）投初鬻密中媒使相悅閉以黃蠟密隙陷不律地離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麝損半一鑪注如芡子藍鬱鬱略聞百步中人也（今大官加密鬱紅螺加麝外家效之以珠臍）此方魏道甫（按魏泰字道輔也）强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鈔有此注改正十餘字

四庫雜家雜說類提要曰墨莊漫錄十卷宋張邦基撰

南北宋間人也其書多記雜事亦頗及攷證如鄭玄注漢宮香方之類亦頗資博識宋人說部之可觀者也

鄭珍鄭學錄曰按方與注文詞俶奧墨莊得之洪氏復買古鈔中有之則非道輔僞造可知觀此不獨見康成有許多精力益足信其無一物不知也

右醫家類凡八家二十四部

殿閣畫贊五十卷

隋志集部總集篇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魏陳思王讚梁五十卷唐經籍志史部雜傳類畫讚五十卷漢明帝撰藝文志雜傳記類漢明帝畫讚五十卷

張彥遠名畫記敘畫之興廢曰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畫

室又敘畫之源流曰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又曰馬后女子尙願戴君于唐堯（事見藝文類聚七十四引陳思王畫贊序）又述古之祕畫珍圖曰漢明帝畫宮圖五十卷第一起庖犧五十雜畫贊漢明帝雅好畫圖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尙方畫工圖畫謂之畫贊至陳思王曹植爲贊傳

按初學記職官部引蔡質漢官典職曰尙書奏事于明光殿省中畫古烈士重行書贊蓋每圖有贊故曰畫贊班賈諸儒所作也至陳思王又繫以小傳故張彥遠云曹植爲贊傳贊後而繫以傳也隋志稱陳思王贊非是

南宮雲臺功臣列將圖

范書列傳第十二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列宿未之詳也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范書馬援傳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于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天竺釋迦立像

隋書經籍志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及釋迦立像幷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于洛陽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室而又畫像于清涼臺及顯節陵上

梁釋慧皎高僧傳蔡愔又于西域得畫釋迦像是優塡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洛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

鴻都門學圖

范書靈帝本紀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章懷太子曰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又蔡邕傳云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張彥遠名畫記敘畫之興廢曰靈帝詔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雲集又述古之祕畫珍圖曰鴻都門圖孔聖七十子又曰劉旦楊魯並光和中畫手待詔尙方畫于洪都學二人並見謝承後漢書

鴻都文學圖贊

范書酷吏陽球傳球拜尙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敕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案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

不省

益州禮殿圖

宋沈作喆寓簡曰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任預益州記文翁學堂經火災朕修復繕立圖畫聖賢古人象及禮器瑞物）

玉海五十七引益州記云成都學有周公禮殿舊記云漢獻帝時立又曰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禮殿記初平五年九月

洪适隸釋曰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殿禮記今在成都朕再作石室在文翁石室之東又東即周公禮殿規模

古質井斗與制柱皆削方上狹下廣刻記于東南之一柱亦木爾歐陽氏以爲文翁石柱記者誤也自興平甲戌至于乾道丁亥千有三年殿宇歸然如故由唐顯慶以來以孔子爲先聖今禮殿無周公像矣政和中郡守席貢有請詔封文翁爲盧江伯高朕爲陳留伯在從祀之列云

宋祁文翁祠碑云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其中後人又作高朕像偶公室

按隋志史部雜傳篇有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舊新唐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並不著撰人皆此類之書張彥遠名畫記敘畫之源流曰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亦即謂此圖也

劉褒雲漢圖

劉褒北風圖

張彥遠名畫記劉褒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見孫暢之述畫記及張華博物志

按雲漢北風皆取詩人之意而爲圖猶世之有豳風圖也故經義攷列之詩類中張氏樹蜀典故事篇謂楊由兵雲氣圖即劉褒雲漢圖非也

蔡邕赤泉侯畫贊（邕始末見經部禮類）

蔡邕講學圖

蔡邕小列女圖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邕工書畫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于省（注云喜震叔節賜彪　按叔節楊秉字謂楊喜楊震楊秉楊賜楊彪五人也）兼命爲贊及書邕書畫及贊皆擅名于代時稱三美見東觀漢記及孫暢之述畫記又曰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于代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曰古之祕畫珍圖雖不能盡見其蹟前人載之甚詳典範如毛詩圖爾雅圖其次則後漢蔡邕有講學圖

按劉向別錄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皆

之于屏風四堵此列女傳圖之大者也米芾畫史云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謂晉顧愷之也）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云云此所謂小列女圖也蓋本之蔡中郎今儀徵阮氏重刊宋本圖繪列女傳是其遺槩之彷彿者

趙岐壽藏畫贊（岐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岐京兆長陵人多才藝善畫自爲壽藏于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爲贊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見范曄東漢書

楊修西京圖

楊修嚴君平像

楊修吳季札像

范書楊震傳震弘農華陰人也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彪子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注引續漢書曰時年四十五

魏志陳思王傳注魚豢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臨菑侯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楊修有西京圖嚴君平像吳季札像並晉明帝題字傳于代

麒麟鳳凰圖像

洪适隸釋曰麒麟鳳凰碑凡二石其像高二尺餘圖寫甚有深意所題四字頗大漢代鳳凰集郡國頻有之惟麒麟不多見耳此刻亦猶李翕黃龍白鹿碑之類也又有山陽麟鳳碑二物共一石其像小于此碑像下有贊云天有奇鳥名曰鳳凰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皆不隱藏漢德巍巍分布宣揚又云天有奇獸名曰麒麟時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修身闕慾去善明明我君碑陰有記云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河內孫君新刻瑞像最後有銘辭皆篆文也

洪适隸續曰麒麟鳳凰碑各以二字題其上漢人所圖二瑞獨此最爲奇偉

孝堂山石室畫像

青浦王昶金石萃編曰石室三間在肥城縣畫象共十幅石高廣尺寸不一

阮元山左金石志陽曲申太令兆定云孝堂山畫像舊說是郭巨石室案諸家金石書載李剛魯峻武氏皆有石室畫象大都雕刻聖賢故事及其人所歷官職此畫

象中騶騎步卒大車屬車鼓車侯衛甚都雖無題識要非郭巨墓中所應有而斬馘獻俘覆車墮河二段亦非無謂而作覆車著戒固是古人用心然一車兩馬騎從如雲非泛常可比意者即爲墓中人實錄未可知也元案此論甚確前幅永建題字有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之語賢明乃感頌之辭似非爲郭巨而作後人失傳以堂近郭墓遂皆沿爲郭巨之墓耳

故從事掾武梁祠堂畫像

趙明誠金石錄武氏石室畫象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畫象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爲贊于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

喜故盡錄之以資博覽

洪适隸釋武梁祠堂畫象所畫者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爲之贊者其事則史記兩漢史列女傳諸書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標題者八十七人其十一人磨滅不可辨又有鳥獸草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眾趙德夫則云武氏石室畫像而不能辨此書爲武氏誰人冢前者予案任城有從事掾武梁碑以威宗元嘉元年立其辭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孫子僑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無斑黃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似是謂此畫也故予以武梁祠堂畫象名之

王昶金石萃編武梁祠堂畫象共三石今在嘉祥縣武宅山所畫人物衣冠車馬室屋臺殿樓閣鳥獸花木之類細筆鉤勒極工緻而又極古樸且能狀其情事神吻畢肖金石錄云五卷者以搨本分裝爲五卷也（孫星衍寰宇訪碑錄云孔子見老子畫象原在嘉祥武宅山黃小松移濟寧州學）

武氏祠左石室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畫象共十石惟第一石有題字今在嘉祥武宅山

阮元山左金石志武氏左石室畫象乾隆己酉秋李鐵橋等平治祠基時所得

武氏祠前石室畫象

武氏祠後石室畫象

武氏祠南道旁畫象

武氏祠東北墓間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武氏前石室畫象共十五石三石無字今在嘉祥縣武宅山尚有後石室畫象九石祠南道旁祠東北墓間畫象各一石皆無題字

阮元山左金石志武氏前石室畫象刻古帝王忠孝烈士奇跡皆同武梁畫象亦用分書題識其名惟不作韻語耳

武氏祠石室祥瑞圖

王昶金石萃編武氏石室祥瑞圖畫象共二石今在嘉祥武宅山第一石畫三層題字共十六榜第二石畫三層題字者二層共二十三榜

錢塘黃易跋曰武梁石室殘石三刻人物鳥獸有小人分書標題其辭句孫氏瑞應圖及宋書符瑞志所載約略相同東漢崇尚圖讖故圖刻乃爾石背若瓦脊是爲石室之頂其內題刻可以仰觀也是刻前人著錄所未及嘉祥縣志云石室內刻伏羲以來祥瑞所指即此因名之曰武氏祠祥瑞圖

王昶又曰案武氏之有碑者梁也斑也榮也其見于石闕銘者則有始公綏宗景興開明其見于梁碑者有仲章季章季立子脩東漢武氏闕閟之盛略可概見而范書中無一語及之可怪也（按梁字綏宗故從事開明吳郡丞斑字宣張敦煌長史榮字含和執金吾丞兗州刺史部濟陰郡人也）

故武都太守李翕黽池五瑞圖

曾鞏南豐集漢五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伯都西狹頌建寧四年立也稱翕嘗令黽池治崤嶔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錢大昕金石文跋尾曰李翕在武都吏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後漢書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官條奏其罪蓋後來治行或誠于前而石刻亦容有溢美也）

大興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曰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翕五瑞碑實則西狹頌磨崖畫像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刪記其黽池之事故別爲標題也

王昶金石萃編曰李翕黽池五瑞圖磨崖高六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二寸圖上方左一龍右一鹿下方左二樹交枝聚結中一禾九莖右一樹樹下一人手執物上承之象題字六處曰黃龍曰白鹿曰嘉禾曰木連理曰甘露降曰承露人圖後題字二行圖下題名三人今在成縣（按題名上祿上官正楊嗣下辨李京蓋即此三人所刻也李京與西狹頌題名之李虔李旻李遂李理同爲下辨巨族而李虔疑即續服氏通俗文者）

故荊州刺史李剛石室畫象

酈道元水經注鉅野黃水南有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有祠堂石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君臣宮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作制工麗不甚傷毀

洪适隸續曰酈氏所載古碑百餘惟李剛魯峻二墓有圖畫

故司隸校尉魯峻石室畫像

趙明誠金石錄曰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節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輦

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爭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理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爲溹爾

劉村洪福院畫像

王昶金石萃編周公輔成王畫象共三石畫三層下層題字共三榜今在嘉祥縣劉村

偃師武億授堂金石跋漢隸字源載成王周公畫象多齊魯間漢公卿墓中物近黃小松得之汶上兩城山足徵裴氏說非誣

焦城村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周王齊王畫象共二石今在嘉祥縣焦城村第一石畫三層惟上層有題字一榜第二石畫三層惟中層有題字一榜

射陽石門畫象

王昶金石萃編孔子見老子畫像共二石畫三層上層題字共三榜今在寶應縣射陽聚（又曰門人汪中來書云寶應東七十里射陽聚爲漢射陽古城多古墓曰雙墩者有石門畫像）

按漢畫石刻蜀中及山左出土爲多見于酈道元以下諸家著錄者何有三數十然多無題識亦或殘碎不成章段今但錄最著以見大凡

右畫之屬凡三十目

北海敬王睦草書尺牘十首（睦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范書宗室四王列傳睦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疾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章懷太子曰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

東觀記曰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杜度章草書

晉書衛恆傳恆作四體書勢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書畫譜引文云號杜善作蓋有所改易也）

唐張懷瓘書斷曰後漢杜度（度一作杜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爲齊相善章草雖史游始草書傳不紀其能又紀其迹創其神妙其惟杜公蔡邕勸學篇云齊相杜度美守名篇

唐竇臮述書賦草分章體肇起伯度時君重而立名自我存而作故竇蒙注云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後漢齊相章帝貴其蹟詔上章表故號章草今見草書五行（書斷云王愔曰杜度善草見稱于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事）

按法書要錄載趙壹非草書云（上計掾趙壹詳見別集類）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于希顏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楷其篇（按梁上當有手字）無怠倦焉于是後生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秘玩其曰張生者謂弘

衆張芝師杜度者也守令作篇者言守定杜度作篇傳寫臨摹也（張芝之臨杜度梁鵠二人又臨摹張芝）蔡中郎云美守名篇衛黃門云號善作篇或度所作草書勢有美守善作等篇目歟梁周興嗣千字文杜蘂鍾隸杜蘂即指此

崔瑗篆書勢（瑗始末具經部小學類）

崔瑗草書勢

范書崔駰附傳瑗所著有草書勢

唐經籍志經部小學類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崔瑗撰

藝文志小學類崔瑗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

張懷瓘書斷曰崔瑗字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師于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暢張伯英祖述之

韋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又曰子玉書遺跡絕少又妙小篆今有張平子碑又曰子玉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勢一作體晉書衛恆傳初學記二十一引草書勢兩條

蔡邕篆勢

蔡邕隸勢

范書本傳蔡邕所著有篆勢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蔡邕篆勢晉書衛恆傳藝文類聚七十四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七百四十九並引之今見本集又曰隸勢或是衛恆作本集有之姑不刪

按蔡中郎集有隸書勢張懷瓘書斷上卷亦明引蔡邕隸書勢其文與晉書衛恆傳同特有所刪節耳或以本傳不載隸勢遂以隸勢爲衛恆作疑本集誤收今攷衛恆撰四體書勢惟首一段汲蒙古文以前賢無作古文書勢者故恆自作之謂之字勢其他篆隸二體皆取蔡邕篆勢隸勢章草一體則取崔瑗草書勢故其言曰媿不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古無別名謂之字勢其下邕作篆勢曰云云又其下作隸勢曰云云作字上或敓去邕字或蒙上文省去邕字要皆邕所作非恆作也（又按衛黃門四體書勢張懷瓘書斷咸附著于篇曰衛恆古文贊曰蔡邕大小篆贊曰蔡邕隸書勢曰崔瑗草書勢其文並與晉書同此尤足證明者也）

曹喜筆論一卷

北魏江式論書表曰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

張懷瓘書斷曰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建初中爲祕書郎篆隸之工收名天下蔡邕云扶風曹喜建初稱善衛恆云喜善小篆異于李斯邯鄲淳師焉

晉書譜引虞元度十體書曰喜善懸鍼法後世行之以題五經篇目又曰喜作垂露篆以書章表奏事謂其點綴如輕露又王羲之筆勢傳曰喜見李斯筆勢悲歎不已作筆論一卷

張芝筆心論五卷

范書張奐傳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張懷瓘書斷曰張芝字伯英燉煌人父煥爲太常徙居弘農華陰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學好古經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時稱張有道實避世潔白之士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出諸杜度崔瑗龍驤豹變青出于藍又劫爲今草天縱尤異章仲將謂之草聖其章草金人銘可謂精熟至極其草書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于自然可謂變化之極其行書則二王之亞也又善隸書以獻帝初平中卒伯英章草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書譜所引書勢傳曰芝見蔡邕作筆勢遂作筆心論五篇

　右書之屬凡六家八部

蔡倫造紙法

范書宦者傳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愼數犯嚴顏匡弼得失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後爲長樂太僕以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帝敕使自致廷尉飮藥死國除（張引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則倫是桂陽耒陽人也）

初學記文部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糸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擣鈔作紙又其字從巾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帋則其字從巾之謂也一云倫擣故魚網作紙名網紙後人以生布作紙絲縱如麻名麻紙以樹皮作紙名穀紙注云見董巴記及博物志（按范書賈逵傳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簡竹簡紙卽此所謂幡紙倣是縑帛時蔡侯紙尚未出也）

按史言元興元年奏上云云者上其所造之帋并奏其意造之法欲使天下齊同其製從而用之其事固可想見也當時或彙入尚方故事中（又傳自古書契以下云云似卽據其本奏中語）

班固弈旨一篇（固始末見經部小學類）

藝文類聚巧藝部晉曹攄圍棊賦序曰昔班固造弈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班固弈旨藝文類聚七十四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三古文苑並引之

按類聚引文稍多御覽所引更略然末後三語爲類

聚所無知與古文苑所載皆非其全文也

應瑒弈勢一篇

魏志王粲附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汝南應瑒字德璉並見友善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裴松之注引華嶠司馬彪書曰瑒祖奉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應瑒弈勢藝文類聚七十四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三並引之

按類聚御覽所引亦非其全文前史有著錄隋唐書

勢者故今亦以弈旨弈勢別著于篇

梁冀彈棊經一卷（冀事見其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梁統附傳冀爲人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鬭雞

章懷太子曰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

宋史藝文志梁冀彈棊經一卷

按本傳言冀善彈棊容有是作前史或并入他人書故不顯至宋始明著于錄夫冀之爲冀後世亦未必有人肯嫁名于彼者矣

右雜藝之屬凡四家四部

馬援銅馬相法（援始末具史部故事類）

范書本傳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攷之于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于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鞙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按傳注引援銅馬相法又御覽八百九十六引馬援銅馬相法尤詳又董卓傳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則此馬毀于董卓隋志五行家梁有關中銅馬法一卷亡疑合東門氏馬氏爲一書

相鴈經

相印經

相笏經

魏志夏侯玄傳注魏氏春秋引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陳羣字長文韋誕字仲將）

按相牛經相馬經並出前漢已錄入漢志拾補此三書或當出後漢故錄于此

左慈助相規誡一卷（助字當是形字之刊誤）

范書方術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

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莫知所取焉

章懷太子曰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云云

隋蕭吉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左慈相訣云人頭員以法天足方以象地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左眉為青龍右眉為白虎鼻為句陳伏犀為朱雀玉枕為玄武又云前為朱雀後為玄武左為青龍右為白虎是曰四體頭為句陳是身之主又曰左耳後為太山右耳後為華山額為衡山頂後為恆山鼻為嵩高山

崇文總目道書類左慈真人助相規戒一卷

宋史藝文志五行家左慈助相規戒一卷

按蕭氏引左慈相訣知左慈實有其書矣至宋猶傳此一卷隋志不著錄者大抵皆彙入眾家相書四十六卷中

趙炳越方

范書方術傳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于烏傷谿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谿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

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章懷太子曰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至今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徐登傳出搜神記趙炳搜神記及水經注皆作趙昞抱朴子曰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炁耳孫汝澄曰越方即封禪書所謂越巫越祝者

也」

按隋志五行家梁有太玄禁經一卷似即此類之書

今俗所謂辰州符祝由科者亦即其類

右雜術之屬凡六家六部

右雜藝術類凡四種綜四十八目

後漢藝文志卷三

後漢藝文志卷四

姚氏學

集之類四曰楚辭曰文史曰別集曰總集附錄二種曰佛經曰道書

班固離騷經章句一卷（固始末具經部小學類）

楚辭章句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

賈逵離騷經章句一卷（逵始末具經部書類）

王逸離騷經敘曰孝武皇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缺而不說

按王叔師所言則班賈兩家皆以正淮南之失而更爲之注

馬融離騷傳一卷（融始末具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王逸楚辭章句十六卷（逸始末具史部地理類）

范書文苑傳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逸自序曰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而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唐書經籍志楚辭十六卷王逸撰藝文志王逸注楚辭十六卷

按逸自序稱臣則當時嘗進於朝其本迄劉向九歎止於十六卷其自撰九思一篇不連在內兩唐志所載似即其相傳經進本

王逸楚辭章句別本十七卷

隋書經籍志楚辭十二卷幷目錄後漢校書郎王逸注

又曰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幷敘而注之今行於世宋史藝文志楚辭十七卷後漢王逸章句

四庫提要曰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以迄向所作九歎共爲楚辭十六卷是爲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已作九思一篇與班固二敘爲十七卷而各爲之注其九思之注宋洪興祖疑其子延壽所爲逸注雖不甚詳核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故李善注文選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諸篇注中往往隔句用韻如哀憤結縎慮煩冤也哀悲太息損肺肝也中心結屈如連環也之類不一而足蓋仿周易象傳之體亦足以攷證漢人之韻而吳棫以來談古韻者皆未徵引是尤宜表而出之矣

右注解四家五部

梁竦悼騷一篇

范書梁統傳統安定烏氏人子松松弟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眞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

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建初八年諸竇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竦死漢陽獄中和帝永元九年追封諡竦爲褒親愍侯

宋洪興祖楚辭九思篇補注曰揚雄有廣騷梁竦有悼騷不知王逸奚取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梁竦悼騷賦傳注引東觀記載其文

梁竦七序

范書梁統附傳竦坐兄松事徙九眞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

見而稱之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按七序之文今不可攷見御覽載晉傅玄作七謨序歷數漢魏人所作篇目亦無七序之名劉勰文心雕龍亦未述焉袁宏紀云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豈說經之文歟而范史不云經書觀夫班氏之稱述則有似乎諷諭在位者今姑從楚辭東方朔七諫之例列之此

應奉感騷三十篇（奉始末具史部史鈔類）

范書本傳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

右撰著二家三部

右楚辭類凡二門綜六家八部

光武受命中興頌

范書東平憲王傳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

東觀記曰蒼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揚雄相如前世史岑之比

班固典引篇一卷

固序曰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卽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以身陷刑之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至於疾病而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賢遷遠矣臣固常伏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臣固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云云

范書本傳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

文心雕龍封禪篇班固典引體因紀禪又曰典引所敘

雅有懿采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

臨邑侯復漢德頌

范書宗室四王傳建武三十年封北海王興子復爲臨邑侯又曰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章懷太子曰復光武兄伯升之孫也

范書劉平傳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東萊王符等有詔皆拜議郎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著漢德頌盛稱符爲名臣云

琅邪王京頌德詩賦

范書光武十王列傳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永平五年乃就國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立三十一年薨

傅毅顯宗頌十篇

范書文苑傳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于平陵習章句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

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爲車騎將軍馬防軍司馬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卒（困學紀聞曰論衡云班孟堅頌孝明孟堅頌今亡蓋當時頌明帝者不止傅氏一家傳特其最著者）

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引文章流別傳曰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引傅毅上明帝頌張華勵志詩注引傅毅顯宗頌

王景金人論（景始末具子部農家類）

范書循吏傳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楊終封禪書（終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華陽國志蜀郡人士贊終坐事徙邊作孤憤詩後又作生民詩制封禪書皆傳於世者（按常道將所言楊子山當有詩文集行世而七錄隋志皆無其目）

楊終嘉瑞頌十五章

范書本傳終坐事徙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按事在章帝元和二年又賈逵傳逵上奏曰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章懷太子曰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

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

常璩蜀郡八士贊又上符瑞詩十五章

崔駰四巡頌（駰始末具史部儀制類）

范書本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玉海卷六十引此下有文多故不載五字）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入爲上客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崔駰四巡頌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三十七御覽三百四十又五百三十七引數條并

上表

史岑和熹鄧后頌

文選史孝山出師頌注云漢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

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引文章流別集曰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

文心雕龍頌讚篇曰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

按范書和熹鄧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上書安帝請令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帝從之此或即是聖德頌之一審如是則史岑者安帝時史官也

劉毅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

范書文苑傳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毅上此論下東觀諸儒詳定於是劉珍等四人上言稱其美其事固可相見也）

又宗室四王傳北海敬王睦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地毅爲平望侯毅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劉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

王逸漢詩百二十篇（逸始末見史部地理類）

范書文苑傳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曹朔漢頌四篇

漢書文苑蘇順傳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按扶風曹氏世大族疑即曹壽曹成曹衆之同族

右文史類凡一十二家一十三部

按隋經籍志以詩文中之解釋評論者并附見於總集篇崇文總目始於別集後立爲文史類唐藝文志又兼用隋志之例次總集末今變其例以詩賦論頌之關乎史事者類爲此篇其文皆發揚盛美潤色鴻業朝夕論思日月獻納非私家編錄可比故冠於別集類之首焉

王莽中謁者史岑集二集

范書文苑王隆傳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章懷太子注云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文選出師頌注云漢有二史岑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字子孝者仕莽末章懷此注誤爲一人）（按史岑當亦卒於建武時故范以王隆合傳）

博物志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奪董賢璽綬之功（按王宏即王閎詳見史部雜傳記類）

史通正史篇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揚雄史岑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閒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莽中謁者史岑集二卷唐經籍志史岑集二卷藝文志同

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篆始末具子部五行類范書本傳注曰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

范書崔駰傳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臨終作賦以自傷悼名慰志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亡唐經籍志崔篆集一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崔篆有集一卷今惟見崔駰傳所載慰志賦一篇

六安郡丞桓譚集二十六篇（譚始末具經部樂類）

范書本傳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文心雕龍才略篇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諭不及麗文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桓譚集五卷亡唐經籍志後漢桓譚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全後漢文編桓譚有集五卷本傳有陳時政疏抑讖事賞疏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有仙賦幷序文選注有上便宜陳便宜啟事答揚雄書凡七篇

侍中蘇竟集

范書本傳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與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光武卽位就拜代郡太守建武五年冬詣京師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云云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世年七十卒於家

隋書天文志曰漢之傳天數者光武時則有蘇伯況郎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來世（按郎顗字雅光范書有傳質安帝時人）

按是集隋志不著錄非無集也蓋久佚之耳今唯據史傳及他書所載者錄而存之下並同此例竟在先漢爲易博士與劉歆典校中祕書固兩漢閒碩儒其記誨篇似別爲一袠不知當何屬今附於此不別出隋志所云發揚善道補益當時者今亦唯本傳所載與劉孟公書略見之

新汲令王隆集二十六篇（隆始末見史部職官類）

范書文苑傳隆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隆集二卷亡唐經籍志王文山集二卷藝文志同

泰山都尉夏恭集二十卷

范書文苑傳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縱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卽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四上脫年字）諸儒共謚曰宣明君

司徒掾陳元集一卷（元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范書本傳上疏請建立左氏春秋上疏言不宜令司隸督察三公後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子堅卿有文章又儒林歐陽歙傳歙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按歙死時在建武十五年又按賢章傳云章好學有文章七錄有賢章集二卷此云堅卿有文章則堅卿亦當有集今不可攷或并附其父集後故范氏合而言之未可知也）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司徒掾陳元集一卷亡

嚴氏文編陳元有集一卷今本傳有上疏難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上疏駁江馮督察三公議各一篇

議郎衞宏集七首（宏始末具經部書類）

范書儒林傳宏作漢舊儀四篇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嚴氏文編史記鼂錯傳儒林傳正義後漢書陳蕃傳注

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按宏之遺文僅此并不在賦誄頌七首之內）

徐令班彪集九篇（彪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范書本傳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辨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又哀弔篇云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首出之作也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

隋書經籍志後漢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唐經籍志班彪集二卷藝文志班彪集三卷

嚴氏文編班彪有集五卷今諸書所引有覽海賦北征賦冀州賦悼離騷復護羌校尉疏上言宜復置烏桓校尉上言宜選東宮及諸王國官屬奏事上事奏議荅北何奴與京兆丞郭季通書與金昭卿書王命論史記論凡一十四篇

按本傳彪爲望都長卒官隋志題徐令其初入朝時所除官也或舊集原題如此又史言光武問竇融所上奏章誰與參定融對皆從事班彪所爲則融傳及袁宏紀所載上書歸誠上書請征隗囂與隗囂書並在河西時事或叔皮之辭

雲陽令朱勃集二卷

東觀記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未

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馬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嘗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范書附見馬援傳中）

隋書經籍志梁有雲陽令朱勃集二卷亡唐經籍志朱勃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朱勃有集二卷今見袁宏紀載勃詣闕上書理馬援一篇亦見援傳

司隸從事馮衍集五十篇

范書本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幼有奇才年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辟衍爲掾丹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更始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後審知更始歿乃與永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頃之以爲曲陽令後爲司隸從事又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坎壈於時居貧年老卒於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

文心雕龍才略篇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又銘箴篇云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論說篇云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

章懷太子曰衍集有與陰就書與婦弟任武達書與宣孟書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又曰衍集見有二十八篇

隋書經籍志後漢司隸從事馮衍集五卷唐經籍志馮衍集五卷藝文志同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馮敬通曲陽集輯本一卷凡賦疏奏記箋書論銘一十七篇

嚴氏文編馮衍有集五卷今見於本傳傳注及袁紀選注初學記類聚御覽有賦上疏上書說書德誥銘凡二十七篇錄爲一卷（惠棟後漢書補注云北堂書鈔九十八卷引馮敬通自序）

東平憲王集五卷（東平王見經部小學類）

范書光武十王列傳建初八年正月蒼詣闕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

隋書經籍志梁有後漢東平王蒼集五卷亡唐經籍志漢東平王集二卷藝文志東平王蒼集二卷

嚴氏文編東平王有集五卷今見於本傳吳良傳東觀記續漢志袁紀通典諸書有疏議上書上言凡九篇明馮惟訥詩紀樹存武德舞歌詩一篇

北海敬王集數十篇（北海王見經部春秋類）

范書宗室四王列傳北海敬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

車騎從事杜篤集十八篇（篤始末具子部儒家類）

范書文苑傳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又曰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崔傅之末流也又誄碑篇云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

隋書經籍志後漢車騎從事杜篤集一卷唐經籍志杜篤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杜篤有集一卷今本傳及諸書所引有祓禊賦首陽山賦論都賦書攄賦眾瑞賦眾瑞頌通邊論展武論連珠迎鍾文祓禊吳漢誄弔比干文凡一十四篇

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十八篇（毅始末見前文史類）

范書文苑傳永平中于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爲諷又曰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黃叔琳曰謂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篇也）又頌讚篇云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又誄碑篇云傅毅所製文體倫序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雜文篇云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

隋書經籍志後漢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梁五卷又總集篇神雀賦一卷後漢傅毅撰唐經籍志傅毅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傅毅有集五卷今從諸書所引有洛都賦反都賦舞賦雅琴賦扇賦與荊文姜書七激顯宗頌竇將軍北征頌西征頌扇銘明帝誄北海王誄凡一十三篇

馮氏詩紀錄存迪志詩一篇

舉孝廉夏牙集四十篇

范書文苑夏恭傳恭梁國蒙人也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臨淮袁文術箴銘

論衡案書篇曰臨淮袁太伯袁文術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按臨淮二袁大抵與王仲任同時太伯文術皆其字莫能詳其始末晉張湛有古今箴銘集十四卷文術箴銘嘗必甄錄及之然張本久亡今亦無由攷見矣

處士梁鴻集二卷（鴻始末見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逸民傳鴻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適吳將行作詩至吳依大家皐伯通潛閉著書十餘篇思友人高恢作詩

隋書經籍志梁有後漢處士梁鴻集二卷亡唐經籍志梁鴻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安丘嚴平頌一篇馮氏詩紀輯存五噫歌適吳詩思友詩三篇

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四十一篇（固始末見經部小學類）

范書本傳年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永平初固始弱冠奏記東平王蒼薦宿儒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晉馮扶風掾李育京兆督郵郭基涼州從事王雍弘農功曹史殷肅蒼納之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獨望朝廷西顧因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搆文辭終以諷諫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御覽五百八十八引文章流別傳曰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與魯頌體意相類

文心雕龍詮賦篇云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又祝盟篇云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銘箴篇云若班固燕然之勒序亦盛矣雜文篇云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

鍾嶸詩品曰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本無文又曰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

隋書經籍志後漢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唐

日本國人見在書目班固集十二卷唐經籍志班固集十卷藝文志同

張氏百三家班蘭臺集輯本一卷凡賦表奏記牋書議符命設難頌銘論哀辭連珠文詩二十九篇

嚴氏文編輯本三卷凡賦頌詩歌疏議箋奏記書論序連珠銘典引弈旨哀辭祝文凡三十二篇附班超遺文五篇班昭遺文四篇馮氏詩紀輯存詩歌七篇

長岑長崔駰集二十一篇（駰始末具史部儀制類）

范書本傳駰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賓太后

臨朝憲以重戚出納詔命駰獻書誡之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傅毅崔駰光釆比肩又銘箴篇云崔駰品物讚多戒少雜文篇云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又云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

隋書經籍志後漢長岑長崔駰集十卷唐經籍志崔駰集十卷藝文志同

張氏百三家亭伯集輯本一卷凡賦著述書箋箴銘頌議論七雜文詩三十五篇

嚴氏文編輯本一卷凡賦謚議奏記箋書達旨博徒論明帝頌四巡頌七依箴銘婚禮結言凡四十篇馮氏詩紀輯存安封侯詩

侍中賈逵集九篇（逵始末見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顯宗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隋書經籍志後漢侍中賈逵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賈逵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賈逵有集二卷今見本傳者有條奏左氏長義（按當作大義）劉愷傳有賈逵上書書鈔有永平頌文選注有連珠凡四篇（按續漢書歷志有歷論四篇嚴氏未采失之眉睫）

魏郡太守黃香集五篇

范書文苑傳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拜尚書郎數陳得失永元四年拜左丞六年累遷尚書令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後坐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箋奏書令凡五篇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黃香奏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

隋書經籍志梁有魏郡太守黃香集二卷亡唐經籍志黃香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黃香有集二卷今見本傳諸書者有九宮賦讓東郡太守疏留爲尚書令上疏樂成王萇罪議天子冠頌屏風銘凡六篇

校書郎劉騊駼集四篇

范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騊駼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亦見文苑劉珍傳藝文類聚卷十九引謝承書云劉騊駼除擔陽長吏民思而歌之云云乃劉陶事非騊駼事也）

隋書經籍志後漢校書郎劉騊駼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劉騊駼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劉騊駼有集二卷今見文選注書鈔類聚御覽後漢書注有玄根賦上事諫鑄錢事與竇季璋書與李子堅書郡太守箴凡五篇

衛尉劉珍集七篇（珍始末具經部小學類）

范書文苑傳著誄頌連珠凡七篇

文心雕龍雜文篇曰自揚雄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勖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

隋書經籍志後漢劉珍集二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劉珍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劉珍有集二卷今見袁宏紀者有上言鄧太后宜獻廟一篇見御覽者有東觀漢記光武敘章帝敘

和帝敘殤帝敘四篇

樂安相李尤集二十八篇（尤始末具子部法家類）

范書文苑傳尤少以文章顯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華陽國志曰明帝召尤（據范書當是和帝）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

御覽五百九十引文章流別傳曰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惠棟後漢書補注李尤集序云尤好爲銘贊門階戶席莫不著述）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膇垂翼不飛又銘箴篇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斗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樂安相李尤集五卷亡宋史藝文志李尤集二卷

張氏百三家蘭臺令李伯仁集輯本一卷凡賦七銘序詩九十三篇

嚴氏文編李尤有集五卷今搜輯羣書有函谷關賦辟雍賦德陽殿賦平樂觀賦東觀賦七款凡六篇又華陽國志稱尤作百二十銘今得八十六銘其餘三十四銘亡編爲一卷馮氏詩紀輯存九曲歌

東觀郎李勝集數十篇

范書文苑李尤傳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常璩廣漢人士贊李勝字茂通雒人也爲東觀郎著賦誄論頌數十篇

郎中蘇順集十六篇

范書文苑傳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迺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

御覽五百九十六引文章流別傳曰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馬雄蘇順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

文心雕龍曰誄碑篇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郎中籍順集二卷錄一卷亡（按籍當是蘇之刊誤）唐經籍志蘇順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藝文類聚有蘇順歎懷賦和帝誄文選注有陳公誄初學記有賈逵誄凡四篇

處士曹眾集四卷

范書文苑蘇順傳時三輔多士扶風曹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

章懷太子曰三輔決錄注曰眾與鄉里蘇孺文賓伯向馬季長並游宦唯眾不遇以壽終於家

惠棟後漢書補注魏文帝典論曰三輔學有俊才茂陵馬季長同郡曹伯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胡節等文冠當世也

河閒相張衡集三十二篇（衡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衡少善屬文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初光武善讖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請禁絕之及遷侍中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張衡怨篇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又曰四言平子得其雅詮賦篇云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雜文篇云張衡應閒密而兼雅又曰張衡七辯結采綿靡論說篇云張衡譏世頗似俳說

隋書經籍志後漢河閒相張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唐經籍志張衡集十卷又總集類二京賦二卷藝文志同宋史志張衡集六卷

張氏百三家張河閒集輯本二卷凡賦誥疏策表書七設雜議說銘贊誄樂府詩綜三十八篇

嚴氏文編輯本四卷凡賦東巡誥對策表奏封事疏議書應閒七辯序贊銘誄及靈憲渾天儀玄圖凡三十八篇馮氏詩紀輯存怨篇同聲歌定情歌四愁詩思玄詩凡五篇

濟北相崔瑗集五十七篇（瑗始末具經部小學類）

范書崔駰附傳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

御覽五百九十引文章流別傳曰後世以來器銘之佳

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機銘

文心雕龍哀弔篇曰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也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又書記篇曰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雜文篇云崔瑗七蘇植義純正

隋書經籍志後漢濟北相崔瑗集六卷梁五卷唐經籍志崔瑗集五卷藝文志同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小說家座右銘一卷崔子玉撰

嚴氏文編輯存上言書雜文七蘇南陽文學頌箴銘誄碑草書勢凡二十九篇

黃門郎葛龔集二十篇

范書文苑傳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隋書經籍志後漢黃門郎葛龔集六卷梁五卷一本七卷唐經籍志葛龔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賦箋書記凡九篇

按范書本傳不言官黃門郎與隋志所題異

侍中王逸集二十一篇（逸始末見史部地理類）

范書文苑傳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逸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王逸集一卷藝文志同

張氏百三家王叔師集輯本一卷凡賦序論騷詩二十二篇

嚴氏文編輯本一卷凡機婦賦荔支賦九思折武論并楚辭章句篇序合二十一篇馮氏詩紀輯存琴思楚歌一篇

處士王延壽集三卷

范書文苑王逸傳逸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章懷太子曰張華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眞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惠氏補注水經注曰子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二十一溺死於湘浦一作二十四博物志曰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汝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即爲賦吾固不及矣）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才略篇云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皃豈枚乘之遺術歟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延壽集三卷亡

嚴氏文編輯存靈光殿賦王孫賦桐柏淮源廟碑夢賦

凡四篇

廣陵太守張綱集

范書張晧傳晧字叔明（蜀志張翼傳作浩）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晧子綱字文紀少明經學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綱上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薶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廣陵賊張嬰等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綱單車之職徑造嬰壘以慰安之嬰感悟乃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蜀志張翼傳注續漢書曰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惠棟補注袁宏紀曰年四十六又晧本良九世孫傳誤爲六世）

華陽國志漢安元年以光祿大夫持節與侍中杜喬循行州郡考察風俗出宮貍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尸祿素餐不堪其職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贓汙濁亂檻車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免峻等又奏魯相寇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還梁冀恨之出爲廣陵太守（按順帝本紀漢安元年八月丁卯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又曰是歲廣陵賊張嬰等寇太守張綱降　按常璩不言其奏梁冀何也）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張綱集

嚴氏文編輯存上書諫縱宦官上書劾梁冀各一篇

按華陽國志言綱奉使時所奏劾者不止如范書梁冀梁不疑二事續漢書本傳言綱在廣陵有與張嬰親信長老書綜其生平所作章疏書記條教及張嬰上書請留詔書褒美諸文足以編成一集選注引之（汪氏編目列在馮衍桓譚班固盧植之閒）隋唐志所載皆官庫所有書民閒流傳如是集之類者自羅致不能盡也

大鴻臚竇章集二卷

范書竇融傳融扶風平陵人也玄孫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選入掖庭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擢章羽林郎將遷屯騎校尉貴人卒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於家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大鴻臚竇章集二卷亡唐經籍志竇章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移書勸葛龔一篇

司空李固集十一篇（固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後漢司空李固集十二卷梁十卷唐經籍志李固集二卷藝文志十卷

嚴氏文編輯存對策上疏上書議教奏記書敕凡十九篇（江刻古逸叢書文館詞林殘本中有恤奉高令喪事教一首祀胡毋先生教一首皆永和中爲泰山太守時作也）

徵士崔琦集十五篇

范書文苑傳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復作白鵠賦以爲風冀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得脫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首七言凡十五篇

隋書經籍志後漢徵士崔琦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崔琦志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崔琦有集一卷今搜輯羣書有七觸四皓頌外戚箴三篇琦傳有白鵠賦篇亡

按琦嘗舉孝廉爲郎除臨濟長不知隋志何以題爲徵士

侍中楊厚集二卷

范書本傳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傳子統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鄧太后除爲中郎免歸順帝徵拜議郎三遷爲侍中每有災異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固稱病求退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年八十二卒於家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華陽國志楊序字仲桓統仲子也道業侔父三司及公車連徵辟拜侍中上言四方及荆揚交州當兵起人民疫蝗洛陽大水宮殿當災三府當免近戚謀變皆效驗

唐書藝文志楊厚集二卷

嚴氏文編楊厚華陽國志作楊序今惟厚傳及天文志注引災異對一篇

按隋志吳人楊厚集二卷梁又有錄一卷唐經籍志二卷並列在吳人中惟藝文志移在漢人劉珍張衡之間今從之

司徒掾桓麟集二十一篇

范書桓榮傳榮沛郡龍亢人也玄孫彬彬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爲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贊說書凡二十一篇

章懷太子曰按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文心雕龍雜文篇曰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

隋書經籍志梁有司徒掾桓鱗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桓驎集二卷藝文志桓驎集二卷

嚴氏文編輯存七說八條大尉劉寬碑一首馮氏詩紀輯存答客詩一首

按范書附傳不言爲司徒掾或略之也隋志作鱗誤舊唐志以宋本避諱作栢而轉寫譌爲栢驎與鱗通

陳相邊韶集十五篇

范書文苑傳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桓帝時爲臨頴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陳相邊韶集一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邊韶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塞賦上言四分歷之失對嘲河激頌老子銘凡五篇

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十篇

范書朱暉傳暉南陽宛人也子頡頡子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及壯耽學鋭意講誦初舉孝廉順帝末梁冀辟之使典兵事數奏記以勸戒冀高第爲侍御史穆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永興元年擢爲冀州刺史徵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乃赦之居家數年徵拜尚書深疾宦官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公卿共表穆宜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惠氏補注朱公叔鼎銘載詔曰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益州刺史印綬）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

范書傳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

章懷太子曰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

惠棟後漢書補注張璠漢記曰邕嘗至穆家寫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謚穆曰忠文朱公叔碑作忠文公一作忠文子又朱公叔鼎銘曰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矯枉蘁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于郎中羣公並表乃遷議郎登於東觀纂業前史拔穆爲侍御史以不肯阿順免官復爲郎中及遷議郎與邊韶崔寔曹壽增修漢記范史皆不載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朱穆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鬱金賦疏奏奏記與劉伯宗絕交書崇厚論絕交論凡十一篇

南郡太守馬融集二十一篇（融始末見經部易類）

范書本傳永初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重遊蒐狩之義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安帝東巡岱宗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善鼓琴好吹笛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司馬彪續漢書曰融在東觀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頌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徵詣公車融對策於北宮端門（陽嘉以下三語據范書校補）

御覽五百八十八引文章流別傳曰頌詩之美者也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又頌讚篇云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雜文篇云馬融七厲植義純正（原作推毀上脫文有脫誤傅玄七謨序云馬融作七厲今據以是正）又曰唯七厲敘賢歸於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隋書經籍志後漢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唐經籍志馬融集五卷藝文志同

張氏百三家馬季長集輯本一卷凡賦疏頌書十二篇而繫以忠經序及經

嚴氏文編輯存琴賦長笛賦圍棊賦樗蒱賦龍虎賦陽嘉二年舉樸敦對策飛章誣李固上疏乞自效上書請赦龐參梁慬延光四年日蝕上書又上書陳星孛奏馬賢事與竇伯向書與謝伯世書書序廣成頌東巡頌竇大將軍西第頌遺令自敘凡二十篇又曰張溥本有忠經序按忠經及序皆宋人依託不錄（按鄭玄傳云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

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則馬氏有答劉瓌論古學書當在是集今不可攷）

京兆尹延篤集二十篇（篤始末見經部春秋類）

范書本傳篤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注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

隋書經籍志後漢京兆尹延篤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

唐經籍志延篤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答張奐書與張奐書與高彪書與段紀明書與劉祐書與李文德書仁孝論凡七篇

五原太守崔寔集十五篇（寔始末見子部法家類）

范書崔寔附傳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又書記篇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雜文篇云崔寔客譏整而微質

隋書經籍志梁有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錄一卷亡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崔寔集二卷

嚴氏文編輯存大赦賦答譏諫議大夫箴大醫令箴凡四篇

太傅胡廣集二十二篇（廣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

范書本傳廣舉孝廉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順帝時尚書史敞等薦廣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其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

文心雕龍章表篇曰胡廣章奏天下第一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

隋書經籍志梁有後漢太傅胡廣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胡廣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上書駁左雄察舉議諫採策立后疏王隆漢官篇解詁敘百官箴敘侍中箴邊都尉箴陵令箴印衣銘綬笥銘徵士法高卿碑弔夷齊文凡十二篇

司農卿皇甫規集二十七篇

范書本傳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爲郡功曹舉上計掾沖質之閒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梁冀誅拜太山太守延熹四年冬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明年冬徵還拜議郎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遷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於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箋記凡二十七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司農卿皇甫規集五卷亡唐經籍志皇甫規集五卷藝文志同

張澍二酉堂輯本序曰司農卿皇甫規集五卷七錄隋唐志卷數同本傳言所著凡二十七篇今輯得十一篇而趙壹報書蔡邕爲章並綴諸末

嚴氏文編輯存建康元年對策永康元年對詔求自效疏上疏言羌事上疏自訟上書薦張奐自代上言宜豫黨錮與劉司空箋與馬融書追謝趙壹書女師箴凡十一篇

按本傳規終官護羌校尉其前亦未嘗爲司農卿疑熹平三年以大司農召還范氏以其未上而略之歟

上計掾秦嘉集

唐林寶元和姓纂曰後漢上計掾綦嘉集敘下邳皮仲固撰

嚴氏文編曰綦嘉字士會隴西人桓帝時仕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於津鄉亭（按續漢郡國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當是其鄉之亭）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綦士會與婦書綦嘉與妻徐淑書重報妻書各數條

按嘉官黃門郎七錄載其妻徐淑集亦稱嘉爲黃門郎而林寶云上計掾似其本集原題如此今從之

孝廉酈炎集二卷錄一卷（炎始末見經部小學類）

范書文苑傳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有志氣作詩二篇

惠棟後漢書補注炎集炎自謂賦頌誄自少爲之又曰我二十七而作七平矣注云七平蓋七發之類廣植集載酈文勝誄曰自齔未成童著書十餘箱文體思奧爛有文章箴綴百家（按惠氏此注據古文苑章樵注及北堂書鈔）

鍾嶸評漢孝廉酈炎詩云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酈炎集二卷錄二卷唐經籍志酈炎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對事遺令書二篇馮氏詩紀輯存見志詩二首

按炎遺令自言爲郡諸曹掾督郵察孝廉爲州從事祭酒七錄不署其官今從鍾氏詩品題孝廉云

尚書郎桓彬集三篇

范書桓榮傳榮沛郡龍亢人子郁郁中子焉焉兄孫彬字彥林許令麟之子也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潔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嚴氏文編曰北堂書鈔酒食總篇飯篇膾篇肉篇引桓彬七說凡四條

太常卿張奐集二十四篇（奐始末見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太常卿張奐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張奐集二卷藝文志同

張澍二酉堂輯本序曰然明以賢良爲將率卒使羌雉伯德服乃威化屠各鮮卑失其酋豪非由學該羣籍秉立志節用能還鏃立功閉門守靜乎獨其記雜章句不傳於後非知仲威之源淵以爲歎息（按奐學尚書於太尉朱寵寵字仲威見鄧騭傳）隋唐志載太常卿集二卷本傳言所著二十四篇

令宋輯羣書都爲一卷其子伯英文舒書銘亦附於末（奐長子芝字伯英芝弟昶字文舒范書並附見奐傳末）

嚴氏文編曰張奐有扶蕖賦應詔上書言災應上言東羌事奏記謝段熲與延篤書與陰氏書與宋季文書與許季師書報崔子玉書與崔子眞書與張公超書與孟季衛書與屯留君書誡兄子書遺命諸子凡十五篇芝有書四篇昶有碑銘一篇

野王令劉梁集二卷錄一卷

范書文苑傳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媿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卒

隋書經籍志後漢野王令劉梁集三卷梁二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劉梁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有新城縣人教七舉辯和同論三篇附以劉梁碑

外黃令張升集六十篇

范書文苑傳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仕郡爲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

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文心雕龍哀弔篇曰蘇愼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注愼疑作順）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張升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張升有白鳩賦與任彥堅書友論凡三篇其友論一作反論一作反論語皆誤又或引作張叔皮論尤誤

外黃令高彪集二卷錄一卷

范書文苑傳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惠氏補注外黃令高君碑曰光和七年六月丙申卒又曰碑作外黃傳稱內黃者傳之誤宗按申屠蟠等陳留外黃人亦足證實爲外黃非內黃）

隋書經籍志梁有外黃令高彪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高彪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高彪有遺馬季長書督軍御史箴清誡凡三

篇

諫議大夫劉陶集百餘篇（陶始末見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

文心雕龍誄碑篇曰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

隋書經籍志後漢諫議大夫劉陶集三卷梁二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劉陶集二卷藝文志劉白集二卷（白是陶之刊誤）

嚴氏文編輯存上疏陳事與樂松袁貢連名上疏言張角疏陳要急八事詣闕上書訟朱穆改鑄大錢議凡五

篇

公車徵士侯瑾集數十篇（瑾始末見史部史鈔類）

范書文苑傳瑾作矯世論以譏切當時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侯瑾集二卷亡唐經籍志侯瑾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箏賦皇德頌敘各一篇

上計趙壹集十六篇

范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皃魁梧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爲窮鳥賦一篇又作刺世疾

邪賦以舒其怨憤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河南尹羊陟司徒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鍾嶸詩品曰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疏

惠棟後漢書補注文士傳曰壹肩高二尺高自抗竦爲鄉黨所擯今集中有解擯賦

隋書經籍志梁有上計趙壹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趙壹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迅風賦解擯賦刺世疾邪賦窮鳥賦報羊陟書報皇甫規書非草書凡七篇

別部司馬張超集十九篇

范書文苑傳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惠氏補注鄭當作鄚）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別部司馬張超集五卷亡唐經籍志張邵集五卷藝文志同（玉海藝文謂此即張超集而誤爲邵）宋史藝文志張超集三卷

嚴氏文編曰超有集五卷今引見諸書有誚青衣賦與

東公箋與太尉朱儁書尼父頌楊四公頌靈帝河間舊廬碑凡六篇

九江太守服虔集十餘篇（虔始末見經部春秋類）

范書儒林傳虔有雅才善著文論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司空荀爽集三卷錄一卷

隋書經籍志後漢司徒荀爽集一卷梁三卷錄一卷唐經籍志荀爽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延熹九年舉至孝對策陳便宜又奏記讓孝廉又貽李膺書又與郭叔都書又女誡凡五篇

按徐幹中論引荀爽壽夭論又范書朱穆傳注云穆子野字子遼見荀爽薦文則又有薦朱野文本傳云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袁山松書亦云蔡邕議謚朱穆爲文忠先生荀爽聞而非之則又有宜爲舉主行服宜爲妻行服不宜在親憂弔問不宜爲君父名士私謚諸論議凡斯之類皆當在是集中也

尚書盧植集六篇（植始末見經部書類）

范書本傳植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素善蔡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盧植集二卷亡唐經籍志盧植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盧植有集二卷今見諸書所引有始立太學石經上書日食上封事奏事獻書規竇武酈文勝誄凡五篇

左中郎將蔡邕集百四篇（邕始末具經部禮類）

范書本傳邕閑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自戒厲又曰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小說家言衡後身即爲蔡邕故劉勰云然）又銘箴篇曰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又誄碑篇云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衆碑莫非精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雜文篇云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

隋書經籍志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蔡邕集廿卷唐經籍

志蔡邕集二十卷藝文志同崇文總目蔡邕文集五卷宋史藝文志蔡邕集十卷通志藝文略蔡邕外文一卷晁氏讀書志蔡中郎集十卷所著文章百四篇今錄止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銘或曰神誥或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媿辭則其他可知已

陳氏書錄解題蔡中郎集十卷唐志二十卷今本缺亡之外纔六十四篇其閒有稱建安年號及爲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爲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

四庫提要曰蔡中郎集六卷此本爲雍正中陳留所刊文與詩共得九十四首證以張溥百三家集刻本多寡增損互有出入卷首歐靜序論姜伯淮劉鎮南碑斷非邕作以年月攷之其說良是張本又載薦董卓表而陳留本無之其事范書不載或疑爲後人贋作然劉克莊後村詩話已排詆此表與揚雄劇秦美新同稱則宋本實有此文後漢諸史自范袁二家以外尚有謝承等諸家今皆散佚亦難以史所未載斷其事之必無或新本刻於陳留以桑梓之情欲爲隱諱故削之以滅其蹟歟嚴可均文編序目曰蔡邕集宋時得殘本重加編次爲十卷外傳一卷一明初九行仿北宋本一明錫山重刻本一影寫蘭雪堂活字本一明徐子器六卷本一陳留六卷本又張溥輯百三家集二卷本（按嚴氏全後漢文編輯本十二卷今盛行聊城楊氏仿宋本）

太尉崔烈集四篇

范書崔寔傳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後拜太尉其子鈞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鋃鐺鐵鎖卓旣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獻帝本紀初平三年五月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並戰歿吏民死者萬餘人）

惠棟後漢書補注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騆之孫瑗之兄子自司徒遷太尉封陽平亭侯世系曰騆子盤生烈棟按博陵太守孔彪碑陰有司徒掾博陵崔烈字威攷也

江夏太守韓說集

范書方術傳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范書蔡邕傳熹平四年乃與議郎張馴韓說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又曰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

續漢書曆志光和三年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等於太常府議月食術耽以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按此稱上選侍中或以侍中選上未報許可之稱）

議郎廉品集二卷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議郎廉品集二卷亡

嚴氏文編曰廉品爲議郎有集二卷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引廉品大儺賦

按魏志杜恕傳有樂安廉昭以才能好言事官尚書郎似廉氏樂安人昭或品之子弟輩歟

尚書令士孫瑞集二卷

范書王允傳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謀共誅之乃上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爲僕射又曰士孫瑞字君榮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免傕汜稠濟陷長安殺王允之難也）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獻帝本紀興平二年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衛尉士孫瑞　裴松之注魏志獻帝紀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

魏志董卓傳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遂殺卓夷三族裴松之注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問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爲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嘗在選中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瑞子萌澹津亭侯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尚書令士孫瑞集二卷亡唐經籍志士孫瑞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理王允等事一篇日蝕行冠禮議一篇劍銘一篇（或引作博士孫瑞衍博字又或引作後漢孫瑞妄刪士字）

大司農鄭玄集二卷錄一卷（玄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鄭玄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鄭玄集二卷藝文志同

鄭珍鄭學錄曰鄭玄集唐志二卷按康成平生雜著必皆萃此集中自佚其書而注釋以外文字十不存一惜哉乾隆閒盧氏見曾刻周易鄭注後附康成集其首爲相風賦考此賦藝文類聚卷六十八所載是晉傅玄作不知何以誤歸康成或因名同一時失檢歟

嚴氏文編輯存皇后敬父母議戒子益恩書周易敘尚書大傳敘詩譜敘孝經注敘論語敘自序凡八篇附以六藝論三十八條

按范書本傳言玄答何休論古學書御覽五百八十

八引別傳有嘉禾嘉瓜表頌鄭志載兩答甄子然難禮凡斯之類皆當在是集中

太常趙岐集（岐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本傳岐逃難四方北海孫嵩賓石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及出擢拜荊州刺史撰次禦寇論及留荊州自爲壽藏讚頌多所述作

嚴氏文編輯存藍賦與友書遺令敕兄子臨終敕其子三輔決錄序孟子題辭孟子篇敘凡七篇

泰山太守應劭集四卷（劭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隋書經籍志後漢泰山太守應劭集二卷梁四卷唐經籍志應劭集四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貢藥物表奏上刪定律令駁韓卓募兵鮮卑議鮮卑胡市議追駮尙書陳忠活尹次史玉議舊名諱議營陵令到官移書申約吏民風俗通義序凡八篇

處士禰衡集二卷錄一卷（衡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文苑傳衡少有才辨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游許下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劉表及荊州士大夫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時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其文章多亡云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哀弔篇云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書記篇云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後漢處士禰衡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禰衡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鸚鵡賦書弔夫子碑顏子碑弔張衡文凡五篇

九江太守邊讓集

范書文苑傳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相如之諷也

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署令史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議郎蔡邕深敬之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爲九江太守初平中王室大亂去官歸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佚失（魏志武紀注曹瞞傳曰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

嚴氏文編惟輯存本傳所載章華臺賦幷序亦見文選曹植贈丁儀王粲詩注謝惠連詠牛女詩注

少府孔融集二十五篇（融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范書本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

書記凡二十五篇

魏志王粲傳注引文帝典論曰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又荀攸傳注引荀氏家傳云濟陰太守衍與孔融論肉刑丞相祭酒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孔融氣盛於爲筆又誄碑篇云後漢碑碣莫高蔡邕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辯給足采亦其亞也詔策篇云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論說篇云孔融孝廉但談嘲戲章表篇云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書記篇云文舉屬章半簡必錄

隋書經籍志後漢少府孔融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孔融集十卷藝文志同

四庫提要曰孔北海集一卷漢孔融撰按魏文帝典論論文稱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其集十卷宋史始不著錄此本乃明人所掇拾共三十七篇張溥百三家亦載是集而較此本少二篇大抵捃拾史傳類書多斷簡殘章首尾不具不但非隋唐之舊即蘇軾孔北海贊序稱讀其所作楊氏四公贊今本亦無之則宋人所及見者今已不具矣然人既國器文亦鴻寶雖缺佚之餘彌可珍也其六言詩見於本傳今所傳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義不出此即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間購求遺文贋託融作以頌曹操未可定爲眞本也

嚴氏文編輯本一卷凡疏議教書論碑銘三十九篇馮氏詩紀輯存詩八首

處士周不疑集四篇

魏志劉表傳注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元直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子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又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引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操受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焉

按魏志武文世王公列傳鄧哀王沖字倉舒建安十三年亡則不疑被殺在是年之後裴注及御覽所引同一書而元直文直其字互異未詳孰是

討虜長史張紘集十餘篇

吳志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策薨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

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後權以紘爲長史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時年六十著詩賦銘誄十餘篇（按吳志權徙治秣陵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在建安十六七年紘之卒當在此兩年中）

裴松之注吳書曰權初承統春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又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如復覩其人也

隋書經籍志後漢討虜長史張紘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唐書經籍志張紘集一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張紘有集二卷紘吳志有傳而隋志及類聚御覽皆列於後漢今從之諸書所引有瓌材枕賦瓌材枕箴（作銘）書鈔引爲孫會稽責袁術僭號書與孔融書臨困授子靖留箋凡五篇瓌材枕賦未知卽是柟榴枕賦否俟攷（按傳注引吳書紘又有與陳琳書今亡）

丞相倉曹屬阮瑀集數十篇

魏志王粲附傳陳留阮瑀字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以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瑀所作徙爲倉曹掾屬著文賦數十篇以建安十七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裴松之注曰按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又典略載太祖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按瑀子籍晉書有傳陳留尉氏人也）

鍾嶸詩品曰魏倉曹屬阮瑀詩平典不失古體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琳瑀以符檄擅聲又哀弔篇云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間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胡謂胡廣王爲王粲也）

隋書經籍志後漢丞相倉曹屬阮瑀集五卷梁有錄一卷亡唐經籍志阮瑀集五卷藝文志同

張氏百三家阮元瑜集輯本一卷凡賦論書箋文詩十九篇

嚴氏文編輯本有紀征賦止欲賦箏賦鸚鵡賦謝曹公箋爲曹公與孫權書爲曹公與劉備書文質論弔伯夷凡九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十篇

魏國郎中令路粹集二卷錄一卷（郎中令疑是祕書令之譌）

魏志王粲傳注典略曰路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擢拜尚書郎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祕書令從大

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驅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息及卽位特用其子爲長史（後漢書孔融傳注亦引之）

文心雕龍奏啟篇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憸士固殊心焉

隋書經籍志梁有魏國郎中令路粹集二卷錄一卷亡（按隋志此條似有脫誤魏國郎中令五字當屬下文袁渙集之首）唐經籍志路粹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枉狀奏孔融一篇爲曹公與孔融書一篇

魏國郎中令行御史大夫袁渙集五卷錄一卷

魏志本傳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郡命爲功曹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閒爲袁術所命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破渙得歸太祖拜爲沛南部都尉遷梁相以病去官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魏國初建（此處當有以字）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居官數年卒太祖爲之流涕（按魏國初建在建安十八年魏志武紀是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王粲爲侍中）

隋書經籍志梁有行御史大夫袁渙集五卷錄一卷亡（按上文魏國郎中令五字當在此集之首轉寫亂之）唐經籍志袁渙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魏志魏書袁紀選注引渙與主簿孫徵等

教說曹公與曹子建書凡三篇

魏國奉常王脩集二卷

魏志本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相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舉孝廉時天下亂遂不行復署功曹守膠東令袁譚在青州辟爲治中從事袁紹又辟脩除卽墨令紹譚死遂詣太祖乃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徙奉常病卒官

隋書經籍志梁有魏國奉常王脩集二卷亡唐經籍志王脩集三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王脩有集二卷通典引脩四孤議一篇魏略載奏記曹公陳黃白異議一篇類聚御覽引脩誡子書一篇

尚書右丞潘勗集二卷錄一卷

魏志武紀注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後漢尚書左丞又衛覬附傳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亦與覬以文章顯

裴松之注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或曰勗獻帝時爲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敕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殷洪小說曰魏國初建潘勖爲策命文自漢武以來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憲章唐虞辭義温雅與典誥同風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潘勖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又銘箴篇云潘勖符節要而失淺

隋書經籍志後漢尚書右丞潘勖集二卷梁有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潘勖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玄達賦（一作玄遠賦）冊魏公九錫文擬連珠尚書令荀彧碑凡四篇

魏國侍中王粲集六十篇（粲始末具經部書類）

魏志本傳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

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

裴松之注典論曰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雖張蔡不過也又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引文章流別傳曰後世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機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王粲硯銘見初學記二十一類聚五十八）

鍾嶸詩品曰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仲宣靡密發端必遒雜文篇云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才略篇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

隋書經籍志後漢侍中王粲集十一卷唐經籍志王粲集十卷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八卷

晁氏讀書志曰王粲集八卷粲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紀二十餘篇（按史所言篇數或以卷分或以類分晁氏以首數爲篇數非是）

張氏百三家王侍中集輯本一卷凡賦書檄七記論連珠贊銘祭文樂府詩綜五十六篇

嚴氏文編輯本二卷凡賦書檄七釋頌贊論荊州文學官志倣連珠銘弔綜四十六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十二篇

按王粲集中有尚書問二卷見唐書元行沖傳晁志稱今亡兩卷者蓋即尚書問也集中又有贈澹津亭侯士孫萌詩及萌答詩（萌瑞之子也）見魏志董卓傳注

魏太子文學徐幹集數十篇（幹始末見子部儒家類）

魏志王粲附傳著文賦數十篇

裴松之注典論曰今之文人北海徐幹如幹之玄猨漏

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

鍾嶸評魏文學徐幹詩曰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徐幹以賦論標美詮賦篇云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哀弔篇云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

隋書經籍志曰魏太子文學徐幹集五卷梁有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徐幹志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本有齊都賦西征賦序征賦哀別賦嘉夢賦冠賦團扇賦車渠椀賦七喻雜文凡十篇馮氏詩紀輯存詩五篇

丞相軍謀掾陳琳集數十篇

魏志王粲附傳廣陵陳琳字孔璋前爲何進主簿後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徙門下督著文賦數十篇建安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注又引典論曰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

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譏論與琳書深歎美之

文心雕龍檄移篇曰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釁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書記篇云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

隋書經籍志後漢丞相軍謀掾陳琳集三卷梁十卷錄一卷唐經籍志陳琳集十卷藝文志同宋藝文志同

陳氏書錄解題曰陳孔璋集十卷魏丞相軍謀掾廣陵陳琳孔璋撰魏文帝典論以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七人所謂建安七子者也今諸家詩文散見於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孔璋而已（按此稱魏丞相軍謀掾殊誤此丞相卽曹操也魏當作漢）

張氏百三家陳記室集輯本一卷凡賦上書書牋檄版文設難樂府詩二十二篇

嚴氏文編輯本一卷凡大暑賦止欲賦武庫賦神武賦神女賦大荒賦迷迭賦馬瑙勒賦柳賦鸚鵡賦諫何進召外兵答東阿王牋更公孫瓚與子書答張紘書爲曹洪與魏太子書爲袁紹檄豫州檄吳將校部曲文應譏韋端碑凡一十九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三篇

魏太子文學應瑒集數十篇（瑒始末具子部雜藝術類）

魏志王粲附傳瑒著文賦數十篇建安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吳質曰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注又引典論曰應瑒和而不壯

劉楨壯而不密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應瑒學優以得文又序志篇云詳觀近代之論文者若應瑒文論華而疏略

隋書經籍志魏太子文學應瑒集一卷梁有五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應瑒集二卷藝文志同

張氏百三家應德璉集輯本一卷凡賦書論雜文詩二十篇

嚴氏文編輯本有愁霖賦靈河賦正情賦撰征賦西征賦西狩賦馳射賦校獵賦神女賦車渠椀賦迷迭賦楊柳賦鸚鵡賦繁驥賦報龐惠恭書釋賓文質論奕勢凡一十八篇馮氏詩紀輯存詩五篇

魏太子文學劉楨集數十篇（楨始末見經部詩類）

魏志王粲附傳楨著文賦數十篇

裴松之注魏略曰建安二十三年太子又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

鍾嶸詩品曰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劉楨情高以會采書記篇云公幹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取名實則有美於爲詩矣

隋書經籍志魏太子文學劉楨集四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劉楨集二卷藝文志同

張氏百三家劉公幹集輯本一卷凡賦書碑詩十七篇

嚴氏文編輯本有大暑賦黎陽山賦魯都賦遂志賦清慮賦瓜賦與曹植書諫曹植書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處士國文甫碑凡十篇馮氏詩紀輯存詩八篇

丞相主簿繁欽集十卷錄一卷

魏志王粲附傳潁川繁欽亦有文采

裴松之注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文選繁休伯與魏文帝箋注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辨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辥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隋書經籍志後漢丞相主簿繁欽集十卷梁錄一卷亡唐經籍志繁欽集十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本有暑賦抑檢賦明■賦愁思賦（一作秋思）弭愁賦述征賦述行賦（一作遂行）避地賦征天山賦（一作撰正賦）建章鳳闕賦三胡賦桑賦柳賦與魏太子箋爲史叔良作移零陵橉川里先生訓硯頌硯讚尚書箴威儀箴嘲應

德璉文工傳碑凡二十二篇馮氏詩紀輯存詩六篇

丞相主簿楊脩集十五篇（脩始末見子部雜藝術類）

范書楊震附傳脩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

隋書經籍志後漢丞相主簿楊脩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唐經籍志楊脩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節游賦出征賦許昌宮賦神女賦孔雀賦答臨淄侯箋司空荀爽述贊凡七篇

尚書丁儀集二卷錄一卷

黃門郎丁廙集二卷錄一卷

魏志王粲附傳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皆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謂此亦七人而不在文帝所論建安七子之列例似列之寫誤七子者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也邯鄲淳荀緯兩人卒於魏世故其集編入三國藝文志）

魏志陳思王植傳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及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於是以罪誅脩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裴松之注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沖宿與太祖相善太祖嘗德之聞儀爲令尹辟爲掾與臨淄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

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奇才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馮氏詩紀引文士傳作丁廙）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

隋書經籍志後漢尚書丁儀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曰後漢黃門郎丁廙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唐經籍志丁儀集二卷丁廙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丁儀厲志賦周成漢昭論刑禮論凡三篇（魏志劉廙傳廙與丁儀共論刑禮傳於世）丁廙蔡伯喈女賦彈棊賦二篇

扶風太守傅幹集

范書傅燮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帝時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燮固守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燮呼幹小字曰別成吾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燮臨陣戰歿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章懷太子注曰幹集曰幹字彥林（靈帝本紀中平四年夏四月金城賊韓遂寇漢陽漢陽太守傅燮戰歿）

魏志武紀建安十九年注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

嚴氏文編曰九州春秋引幹諫曹公南征藝文類聚引幹肉刑議王命敘皇后箴初學記御覽引幹與張叔威書綜凡五篇

按章懷注傅燮傳引幹集云云則幹有集審矣九州春秋言終於丞相倉曹屬則卒於建安時晉書傅玄傳云父幹魏扶風太守則嘗仕於魏今從司馬彪言錄之於末附嚴鐵橋先生編後漢文亦列之漢末

曹大家集十六篇（曹大家見史部雜傳記類）

范書列女傳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又曰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隋書經籍志梁有班昭集三卷亡唐經籍志曹大家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本有東征賦鍼縷賦大雀賦蟬賦爲兄超求代疏上鄧太后疏欹器頌女誡凡八篇

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秦嘉別有集見前）

嚴氏文編曰徐淑隴西人黃門郎秦嘉妻有集一卷御覽四百四十一引杜預女記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史通云徐氏毀形不嫁哀慟傷生通典六十九晉咸平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又曰書鈔類聚御覽有徐淑答夫秦嘉書又報嘉書三條又爲誓書與兄弟

鍾嶸詩品曰漢上計秦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敍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婦人後漢黃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亡

馬芝申情賦一篇

范書列女傳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傷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蔡文姬集一卷（蔡文姬見經部樂類）

范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乃追原祀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後漢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亡

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亡

右別集類凡九十三家九十三部（張氏百三家集錄荀悅漢紀申鑒中序論爲荀侍中集一卷張氏二酉堂叢書錄范書段熲傳所載奏疏爲段太尉集一卷皆前史所無今並不錄史傳所載諸文或據名臣奏或據臺閣故事或采自家傳別傳及附傳他詩文集中未必各有其集凡此之類今並從略焉）

連珠集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引傅玄敘連珠云連珠者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同喻美辭壯文體宏麗最得其體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文而不典

按傅玄敘連珠所言則三人承詔合作而奏御者當時別有此一編可知也

永平神雀頌五篇

范書賈逵傳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玉海卷六十引東觀記云永平十四年范書本紀在十七年）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

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論衡佚文編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

鴻都篇賦

范書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邕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典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又對特詔問曰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

按范書酷吏傳陽球拜尚書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

有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云云則鴻都篇賦之文大抵皆此三十二人所作爲多蔡邕嘗承詔數於盛化門差次錄第之

曹大家幽通賦注一卷

漢書敘傳曰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劉德曰致極也陳吉凶性命遂明己之志李善文選注曰幽通謂與神遇也

唐書經籍志幽通賦一卷班固撰曹大家注藝文志曹大家注班固幽通賦一卷

嚴氏文編曰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引班固幽通賦序

漢書敘傳文選及藝文類聚二十六並載其文

按范書列女傳載大家所著十六篇中有問及注兩種今問不可攷注卽是書及列女傳之類疑此一卷是本集佚存本李善注文選似卽據其本而補益之

蔡邕典引篇注一卷

李善文選注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尙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

按蔡氏注典引今見文選第四十八卷中隋志云亡者但據七錄單行本言之

無名氏注思玄賦一卷

李善文選注張平子名衡和帝時爲侍中順和二帝之時（按此稱和帝順和二帝皆誤當云順帝及安順二帝）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又曰思玄賦舊注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曰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疏略而注又稱愚以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思玄賦舊注文章流別集以爲平子自注李氏辨其非

按此舊注遠在摯虞仲治之前或當漢時所有今姑錄之於末簡

右總集類凡六家六部

按隋經籍志以詩文家之解釋評論者附之總集篇今用其例前三家總集之屬後三家解釋之屬也若評論則未有其書故亦不具

附錄二種

四十二章經一卷（永平十年丁卯於白馬寺與法蘭共譯初出舊錄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經其本見在第一譯別錄云後漢天竺沙門迦葉摩騰共竺法蘭譯凡此所注皆開元釋教錄下並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高僧傳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游化爲任漢永平中至雒邑卽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

唐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開元釋教錄沙門迦葉摩騰或云竺葉摩騰亦云攝摩騰印度人幼而聰敏博學多聞思力精拔特明經律明帝以永平七年夢見金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光明赫奕飛在殿前明旦博問羣臣通人傅毅進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陛下所夢得毋是乎帝以爲然詔遣郎中蔡愔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往天竺尋訪佛法於大月支國與摩騰相遇遂與同來明帝甚加賞接所將佛經及畫

像駄以白馬因起伽藍名白馬寺出四十二章經初緘蘭臺石室第十四閒内卽是漢地經法之祖也舊錄云此經本是外國經鈔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孝經騰以大化初傳人未深信蘊其妙解不卽多翻且撮經要以導時俗騰後終於洛陽

隋書經籍志曰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又曰其經緘於蘭臺石室

按慧皎高僧傳云四十二章經可二千餘言也漢地

諸經惟此爲始牟子理惑論云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袁宏後漢紀云有經書數千卷法苑珠林感應錄引漢明帝内記云鈔聖教六十萬五千言以白馬駄還是其來也實有四十二部此四十二章者摩騰等以華言述其大要耳亦見文獻通攷今亦有刊入叢書者

十地斷結經八卷（或四卷亦云十住初出與竺佛念十住斷結經同本永平十三年出見朱士行漢錄及高僧傳長房錄等　別錄云後漢天竺三藏竺法蘭于白馬寺譯第一譯地之與住其義大同）

法海藏經一卷（一本無藏字初出與法海經等同本見高僧傳及長房錄等　別錄云第一譯）

佛本行經五卷（永平十一年出見高僧傳及長房錄等　別錄云小乘經單譯缺本）

佛本生經一卷（見高僧傳及長房錄等　別錄云小乘經單譯缺本　右四部一十五卷其本並缺）

慧皎高僧傳竺法蘭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旣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游化遂相隨而來旣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蘭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開元釋教錄沙門竺法蘭中印度人旣達洛陽與摩騰共譯四十二章經騰卒蘭自譯十地斷結經等四部

隋書經籍志曰永平中竺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

佛經而至者甚衆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題云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亦云般若道行品經或八卷初出與明度小品及大般若第四會同本光和二年七月八日出見敏祐二錄　別錄云後漢月支三藏支婁迦讖譯）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亦直云無量清淨經第二出與大阿彌陀及寶積無量壽會等並同本見吳錄　別錄云第二譯）

阿閦佛國經二卷（建和元年譯或一卷初出與寶積不動如來會等同本見朱士行漢錄及僧祐錄亦云阿閦佛剎諸菩薩學成品經或無國字　別錄云第一譯）

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初出與寶積普明菩薩會等同本一名古品遺日說般若一名大寶積經一名摩訶衍寶嚴經見僧祐長房二錄　別錄云第一譯）

兜沙經一卷（見僧祐錄及吳錄是華嚴名號品異譯）

般舟三昧經三卷（一名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舊錄云大般舟三昧經或一卷光和二年譯初出

（與大集賢護經等同本見聶道眞錄及吳錄　別錄云或二卷第一譯）

伅眞陀羅所問經二卷（初云伅眞陀羅所問寶如來三昧經祐錄云伅眞陀羅尼王經或三卷初出與大樹緊那羅經　同本安錄無見朱士行漢錄及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阿闍世王經二卷（初出與曾超三昧經等　同本見僧祐錄安公云出長阿含者非也　別錄云第一譯）

內藏百寶經一卷（亦云內藏百品初出與世高譯者小異安公云出方等部見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一卷（亦直云問署經見僧祐錄及吳錄安公云出方等經）

雜譬喻經一卷（凡十一事祐云失譯房云見別錄　以上十一部二十六卷見在）

大方等大集經二十七卷（初出與曇無讖等出者同本見李廓錄　別錄云第一譯）

般舟三昧經一卷（是後十品重翻祐有此一卷無三卷者見靜泰錄或加大字第三出祐錄云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別錄云第三譯）

梵般泥洹經二卷（或一卷初出與大涅槃經等同本見朱士行漢錄及僧祐錄舊云胡般新改爲梵　別錄云第一譯）

象液經一卷（初出見法上錄　別錄云第一譯）

諸法勇王經一卷（初出見法上錄　別錄云第一譯）

光明三昧經一卷（初出祐云出別錄安錄無房云亦見吳錄　別錄云第一譯）

孛本經二經（初出見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首楞嚴經二卷（中平三年二月八日出第一譯又云三卷見朱士行漢錄及僧祐錄吳錄）

大方便報恩經一卷（見吳錄）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一卷（亦云阿闍世王經初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禪經一卷（初出房云見別錄　別錄云第一譯）

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一卷（佛涅槃後一百餘年育王方出故非佛說或無經字初出

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以上一十二部四十一卷缺本）

慧皎高僧傳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游於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宏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

開元釋教錄沙門支婁迦讖亦云支讖月支國人桓靈之代游於洛陽從桓帝建和元年丁亥至靈帝中平三年景寅（唐諱丙故曰景）於洛陽譯道行等經二十三部審得本

旨曾不加飾河南清信士孟福張蓮筆受

隋書經籍志曰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

大乘方等要慧經一卷（初出與寶積彌勒問八法會同本見長房錄　別錄云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第一譯）

太子慕魂經一卷（初出出六度集中異譯見長房錄　別錄云太子慕魂經或作沐魂第一譯）

長者子制經一卷（一名制經初出與逝童子經同本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四譯按當是第一譯）

寶積三昧文殊問法身經一卷（一名遺日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初出與入法界體性經同本見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自誓三昧經一卷（題下注云獨證品第四出比丘淨行中初出與法護出者大同小異見長房錄　別

（錄云第一譯）

温室洗浴衆僧經一卷（亦直云温室經初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明度五十校計經一卷（或直云明度校計亦云五十校計元嘉元年出見朱士行漢錄）

佛印三昧經一卷（見長房錄）

八大人覺經一卷（見寶唱錄）

舍利佛悔過經一卷（亦直云悔過經初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人本欲生經一卷（元嘉二年出長阿含第十卷異譯道安注解見朱士行漢錄及僧祐錄）

尸迦羅越錄向拜經一卷（或云尸迦羅越六方禮經出長阿含第十一卷異譯見長房錄　別錄云中阿含卅卷中亦有此經）

長阿含十報法經二卷（一名多增道章經或直云十報經出長阿含第九卷異譯舊錄亦云出長阿含見僧祐錄）

一切流攝守因經一卷（出中阿含第二卷異譯舊錄云一切流攝經吳錄云流攝守因經亦云受因亦直云流攝亦云一切流攝守見朱士行及僧祐二錄）

四諦經一卷（出中阿含第七卷異譯見僧祐錄安公云出長阿含者或誤也）

本相倚致經一卷（出中阿含第十卷異譯吳錄云大相倚致與緣本致經同本或作猗字見漢錄）

是法非法經一卷（出中阿含第二十一卷異譯見士行僧祐二錄）

漏分布經一卷（出中阿含第二十七卷異譯見士行僧祐二錄安公云出長阿含者或誤也）

婆羅門子命中憂念不離經一卷（出中阿含第六十卷異譯見長房錄）

十支居士八城人經一卷（出中阿含經第六十卷異譯見長房錄　別錄云亦云十支經）

普法義經一卷（亦名普義經一名具法行經出中阿含元嘉二年出與廣義法門經同本見士行僧祐二錄　別錄云第一譯）

婆羅門避死經一卷（出增一阿含第二十三卷異譯見長房錄　別錄云出增一阿含增上品）

阿那邠邠化七子經一卷（出增一阿含第四十九卷異譯見長房錄　別錄云出非常品）

阿難同學經一卷（題云出增一阿含檢無見長房錄　別錄云出增一阿含中）

七處三觀經一卷（出雜阿含中或二卷元嘉元年出見士行僧祐二錄）

五陰譬喻經一卷（或無譬字一名水沫所漂經出雜阿含第十卷異譯見士行僧祐二錄）

轉法輪經一卷（或云法輪轉經出雜阿含第十五卷異譯與其本經後同前異見僧祐錄）

八正道經一卷（出雜阿含第二十八卷異譯見士行僧祐二錄）

摩鄧女經一卷（或云摩鄧女一名阿難爲蠱道女惑經見長房錄初出與摩鄧伽經等同本　別錄云第一譯）

鬼問目蓮經一卷（初出與餓鬼報應經等同本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卷（或云阿難問事經亦云事佛吉凶經見長房錄初出與阿難分別經等同本　別錄云第一譯）

柰女祇域因緣經一卷（初出或無因緣字亦云柰女經見長房錄　別錄作耆域云第一譯）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一卷（初出或云地獄報應經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堅意經一卷（初出一名堅心正意經亦一名堅心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大安般守意經二卷（或一卷或無守意字或直云安般經安公云小安般兼注解見士行僧祐李廓三錄）

陰持入經二卷（或一卷或云除持入誤也亦云住陰持入安公注解見士行僧祐二錄）

處處經一卷（見長房錄）

罵意經一卷（見長房錄）

分別善惡所起經一卷（見長房錄）

出家緣經一卷（一名出家因緣經見長房錄）

阿鋡正行經一卷（一名正意經見長房錄）

十八泥犁經一卷（或云十八地獄經見長房錄）

法受塵經一卷（見僧祐錄）

禪行法想經一卷（見僧祐錄寶唱錄）

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一卷（一名長者懊惱三處經亦直云三處惱經見長房錄）

犍陀國王經一卷（或無國字見長房錄）

父母恩難報經一卷（亦云難報見長房錄房云出中阿含檢無）

九橫經一卷（或云出雜阿含檢無見長房錄）

禪行三十七經一卷（或加品字見寶唱錄）

犯戒報應輕重經一卷（出目連問毘尼經亦云犯戒罪報輕重或云目連問經見長房錄）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二卷（或四卷亦云大僧威儀經房云見別錄）

道地經一卷（初出或加大字是修行經鈔元外國略本道安注解見僧祐錄羣錄並云二卷準安公序云凡有七章此之一卷文亦備矣　別錄云第二譯安法師序云沙門衆護撰述經要以爲一部二十七章世高析護所集者七章以爲漢文）

迦葉結經一卷（初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阿毘曇五法行經一卷（或無行字亦云阿毘曇苦慧經見僧祐錄　以上五十四部五十九卷見存）

無量壽經二卷（初出與寶積無量壽會等同本房云見別錄　別錄云第一譯）

如幻三昧經二卷（或一卷初出與寶積善住意會等同本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月燈三昧經一卷（出大月燈經第七異譯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別譯）

十二因緣經一卷（初出亦云閻城十二因緣經見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內藏經一卷（第二出一名內藏百品或云百寶元嘉二年十月出見朱士行漢錄　別錄云第二譯）

四不可得經一卷（初出或無可字見長房錄）

藥王藥上菩薩觀經一卷（初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空淨天感應三昧經一卷（舊錄云空淨三昧經初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卒逢賊結衣帶咒經一卷（見長房錄）

呪賊經一卷（一名辟除賊害呪見長房錄）

十四意經一卷（舊錄云菩薩十四意經見僧祐錄）

法律三昧經一卷（初出見法上錄　別錄云第一譯）

道意發行經二卷（或一卷見道安及僧祐錄房云出長阿含）

大十二門經二卷（或一卷出長阿含安公注解見寶唱及僧祐錄）

小十二門經一卷（出長阿含安公注解見寶唱及僧祐錄）

七法經一卷（舊錄云阿毘曇七法行經或直云七法行經見僧祐錄房云出長阿含）

多增道章經一卷（舊錄無道字云異出十報法見長房錄云出長阿含）

義決律經一卷（或無經字亦云義決律法行經安公云出長阿含）

雜四十四篇經二卷（或云雜經四十四篇既不題名未知何經安公云出增一阿含見僧祐錄）

百六十品經一卷（舊錄云出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經見僧祐錄）

舍頭諫經一卷（見舊錄第二出亦云舍頭諫太子明二十八宿經亦云虎耳經　別錄云第二譯）

瑠璃王經一卷（或云流離　房云出增一檢無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二譯）

太子夢經一卷（初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禪經二卷（第二出房云見別錄　別錄云第二譯）

恆水經一卷（初出亦云恆水不說戒經見法上錄寶唱錄恆水誡經　別錄云第一譯）

悔過法經一卷（見長房錄　別錄云小乘經單譯缺本）

五法經一卷（見僧祐錄　別錄云小乘經單譯缺本）

五行經一卷（見長房錄　別錄云小乘經單譯缺本）

小般泥洹經一卷（房云見別錄云或名泥洹後變記經或云泥洹後諸比丘經或云泥洹後比丘世變經或云佛般泥洹後比丘世變經　別錄云小乘經單譯本）

正齋經一卷（見長房錄　別錄云單譯本）

分明罪福經一卷（見長房錄　別錄云單譯本）

難提迦羅越經一卷（見僧祐錄　別錄云單譯本）

禪定方便次第法經一卷（見長房錄　別錄云單譯本）

禪法經一卷（見長房錄祐錄無經字　別錄云單譯本）

常來變滅經一卷（見長房錄云第二譯　別錄單譯本）

修行道地經一卷（或六卷初出或云順道行經漢永康元年譯支敏度製序見寶唱錄及別錄　別錄云第一譯）

五門禪要用法經一卷（初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思惟要略經一卷（或直云思惟經初出見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法句經四卷（初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請賓頭盧法一卷（初出見內典錄　別錄云第一出）

阿毘曇九十八結經一卷（見僧祐錄　別錄云單譯本　以上四十一部五十六卷缺本）

慧皎高僧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故儁異之聲早被西域王薨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游方宏化偏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卽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卽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倦焉

開元釋教錄世高本既王子名高外國所以西方賓旅猶呼安侯至今爲號焉天竺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蹔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惟世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讚而思焉道安錄僧祐出三藏記惠皎高僧傳等止云高譯三十九部費長房錄便載一百七十六部今以房錄所載多是別生從大部出未可以爲翻譯正數今隨次刪之（按刪去八十五部八十五卷錄中亦并具其目）高以桓帝建和二年戊子至靈帝建寧三年庚戌二十餘載譯大乘要慧等經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

隋書經籍志曰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

道行經一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見經後記朱士行漢錄僧祐錄等安公云道行品者般若鈔也外國高明者所撰安爲之序并注　別錄云後漢天竺沙門竺佛朔譯）

般舟三昧經二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見經後記高僧傳等二經同時啟袠故出日同也舊錄云大般舟三昧經或一卷第二出與大集賢護經等同本　別錄云第二譯　右二部三卷其本並缺）

慧皎高僧傳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齎道

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舟三昧云

開元釋教錄沙門竺佛朔印度人也識性明敏博綜多能以靈帝光和之初齎道行經等來洛陽轉梵爲漢月支沙門支讖傳語河南孟福字元士張蓮字少安筆受並見經後記

隋書經籍志曰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並翻佛經

法鏡經二卷（安公云出方等部初出與寶積郁伽長者會等同本或一卷沙門嚴佛調康僧會注見僧祐錄別錄云後漢安息優婆塞安玄共沙門嚴佛調譯第一譯）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卷（亦云斷十二因緣經亦直云阿含口解　別錄云單本　右二部三卷其本並在）

慧皎高僧傳時又有優婆塞安元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沈有理致博誦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游賈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元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元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

開元釋教錄玄以光和四年辛酉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等經祐云法鏡佛調出者據其共譯以說又稱阿含口解世高譯者此乃姓同相濫也（謂梁釋僧祐三寶記以法鏡經出佛調阿含口解出安世高故智昇辨之云）

成具光明定意經一卷（或云成具光明三昧經或直云成具光明經第二出見朱士行支敏度僧祐等三錄及高僧傳　別錄云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第二譯）

阿那律八念經一卷（或直云八念經一名禪行斂意經舊錄云禪行檢意出中阿含經第十八卷異譯）

馬有三相經一卷（亦云善馬有三相經出雜阿含經第三十三卷異譯房云見吳錄）

馬有八態譬人經一卷（亦直云馬有八態經一名馬有八弊惡態經出雜阿含經第三十三卷異譯房云見吳錄）

小道地經一卷（房云見吳錄以上五部五卷見存）

聞城十二因緣經一卷（第二出與世高譯十二因緣經同本房云見吳錄　別錄云第二譯）

大摩耶經一卷（或無大字或二卷初出與摩訶摩耶經同本房云見吳錄　別錄云第一譯）

賴吒和羅經一卷（出中阿含第三十一卷異譯房云見吳錄安云出方等部者或恐誤也）

小本起經二卷（或云修行本起或云宿行本起近加小字耳初出與瑞應本起經等同本見舊錄及高僧傳　別錄云第一譯）

墮落優婆塞經一卷（或云優披塞房云見吳錄　別錄云單譯本　以上五部六卷缺本）

慧皎高僧傳又有沙門支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

開元釋教錄沙門支曜西域人博通羣典妙解幽微以靈帝中平二年乙丑於洛陽譯成具光明等經十部一十一卷

問地獄事經一卷（見朱士行漢錄及高僧傳　別錄云後漢外國沙門康巨譯單譯本）

慧皎高僧傳又有沙門康巨譯問地獄事經

開元釋教錄沙門康臣或作康巨未詳孰是西域人心存游化志在弘宣以靈帝中平四年丁卯於洛陽譯問地獄經言直理詣不加潤飾

顛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一名決了諸法如幻化三昧經初出與大般若那伽室利分等同本或一卷見長房錄別錄云後漢臨淮沙門嚴佛調譯第一譯）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初出與寶積大乘方便會等同本或無菩薩字或一卷見長房錄別錄云第一譯）

古維摩詰經二卷（初出與唐譯無垢稱經等同本見古錄漢錄別錄云第一譯）

思意經一卷（亦云益意經初出見長房錄別錄云第一譯以上四部十卷本缺）

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或云內六波羅蜜經亦云內外者見長房錄此一部一卷見在）

慧皎高僧傳沙門嚴佛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謂安清）都尉（謂安玄）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

開元釋教錄沙門嚴佛調亦云浮調費長房錄稱清信士者非也臨淮郡人出家修道通譯經典見重於時以靈帝中平五年戊辰於洛陽譯顛首菩薩等經五部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嚴佛調或作浮調臨淮人官都尉（見支謙法句經序）靈帝末出家通譯佛經與安世高安玄齊名（按此與慧皎智昇稱安玄爲騎都尉異法句經序今未得見或佛調亦嘗爲騎都尉歟）

舍利佛摩訶目犍連游四衢經一卷（出增一阿含第四十一卷異譯見別錄別錄云出阿含經馬王品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

興起行經二卷（亦名嚴誡宿緣經題云出雜藏見吳錄以上二部三卷見在）

梵網經二卷（初出或三卷見吳錄別錄云第一譯）

四諦經一卷（興平元年出第二譯出中阿含第七卷異譯與世高出者小異見竺道祖漢錄）

太子本起瑞應經二卷（亦云瑞應本起第二出與過現因果經等同本別錄云第二譯）

報福經一卷（或云福報別錄云單譯本）

慧皎高僧傳又有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閒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

開元釋教錄沙門康孟詳其先康居國人以獻帝興平元年甲戌至建安四年己卯於洛陽譯游四衢等經六部安公云孟詳所翻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

修行本起經二卷（一名宿行本起第三出與瑞應本起經同本見始興錄別錄云後漢西域沙門竺大力共康孟詳譯第三譯右一部二卷其本見在）

開元釋教錄沙門竺大力西域人情好遠游無憚艱險以獻帝建安二年丁丑三月於洛陽譯修行本起經其經梵本並是曇果與康孟詳於迦維羅衛國齎來康孟詳度語

中本起經二卷（或云太子中本起經見始興錄經初題云出長阿含別錄云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右一部二卷其本見在）

慧皎高僧傳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中本起經及修行本起經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

開元釋教錄沙門曇果西域人學該內外解通眞俗於迦維羅衛國齎經梵本屆於洛陽以獻帝建安十二年

丁亥譯中本起經康孟詳度語內典錄中以曇果與孟詳共出遂與孟詳太子本起瑞應合爲一本者非也二經全異不可合之祐云中本起康孟詳出者據其共譯故耳

右後漢緇素一十二人共翻譯經律集一百五十一部二百三十七卷於中七十八部一百二卷見在七十三部一百三十五卷缺本

摩訶衍寶嚴經一卷（一名大迦葉品第二出與寶積普明菩薩會同本祐云摩訶乘寶嚴經）

後出阿彌陀佛偈經一卷（或無經字第二出）

未曾有經一卷（初出與唐譯甚希有經等同本）

作佛形像經一卷（一名優塡王作佛形像經一名作像因緣經與造立形像福報經同本）

安宅神咒經一卷（亦云安宅呪法祐云安宅呪）

受十善戒經一卷

苦陰經一卷（出中阿含經第二十五卷異譯）

魔嬈亂經一卷（一名弊魔試目連經一名魔王入目揵蘭腹經出中阿含經第三十卷異譯）

沙彌尼戒經一卷（或無經字）

優波離問佛經一卷（或云優波離律）

分別功德論四卷（或云分別功德經或三卷五卷）

禪要呵欲經一卷（題云禪要經呵欲品）

內身觀章句經一卷（或無句字）

雜譬喻經一卷（一名菩薩度人經）

六菩薩名一卷（房入藏云六菩薩名亦當誦持）

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以上一十六部二十六卷見存）

般舟三昧念佛章經一卷（是行品別翻第四出）

阿彌陀佛偈一卷（初出）

賢劫千佛名經一卷（祐云唯有佛名與曇無蘭所出四諦經千佛名異出賢劫經中異譯）

梵本經四卷（舊云胡本新改爲梵似長安中出）

泥洹後千歲變經四卷（一名千歲變經祐云泥洹後千歲中變記一卷）

諸佛經名二卷（今疑是不思議功德經）

三千佛名經一卷

稱揚百七十佛名經一卷（直亦名百七十佛名今疑出稱揚功德經）

南方佛名經一卷（舊云一名治城寺經者非也此乃題寺爲記非是經之異名）

滅罪得福佛名一卷（按滅罪是滅罪之誤）

觀世音所說行法經一卷（是呪經）

薩陀波崙菩薩求深般若圖像經一卷

受持佛名不墮惡道經一卷

五龍呪毒經一卷

取血氣神呪經一卷（舊錄血呪）

呪賊呪法一卷（房云異出本祐直云呪賊）

七佛安宅神呪經一卷

菩薩受戒法經一卷（祐錄無經字房云異出本）

受菩薩戒次第十法一卷

菩薩懺悔法一卷

初發意菩薩常晝夜六時行五事一卷

頂生王因緣經一卷（舊錄云頂生王經）

長者賢首經一卷

梵志喪女經一卷

獼狗醫王經一卷（舊錄云獼狗經）

勤苦泥犂經一卷

地獄經一卷

十一因緣章經一卷（舊錄云十一因緣經或云十二）

沙門爲十二頭陀經一卷

僧名數事行一卷

比丘諸禁律一卷

摩訶僧祇律比丘要集一卷（一名摩訶僧祇部比丘隨用要集法）

沙彌十戒經一卷（舊錄云沙彌戒）

比丘尼十戒經一卷

賢者五戒經一卷

優婆塞威儀經一卷

庾伽三摩斯經一卷（譯言修行略一名達摩多羅禪法或言達摩多羅菩薩撰禪經要集）

梵音偈本一卷（舊云胡音）

讚七佛偈一卷

怛和尼百句一卷

五言詠頌本起一卷（一百四十二首）

道行品諸經梵音解一卷（舊云胡音）

法句譬喻經一卷（祐錄云凡十七事或無喻字以上四十三部五十卷缺本）

開元釋教錄曰右五十九部七十六卷並見僧祐失譯錄按長房等錄後漢失譯總有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今以餘六十六部七十一卷子細讐校非是失譯或翻譯有憑或別生疑僞今並删也（按所删六十六部名目智昇並附載於篇其云失譯者失傳譯人姓名也）

拔陂菩薩經一卷（或爲拔波或云颰披陀安公云出方等部是般舟經第四品異譯第五出）

栴檀樹經一卷

阿鳩留經一卷

菩薩道地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

魔王入目犍蘭腹經一卷（亦云弊魔試目連經魔王入目連腹中經出中阿含第三十卷）

佛有五百比丘經一卷

凡人有三事愚癡不足經一卷

佛語諸比丘經一卷（言我以天眼視天下人生死好醜尊者卑者　安公云上三經出中阿含）

自見自知爲能盡結經一卷

有四求經一卷

佛本行經一卷

河中大聚沫經一卷（或云水沫所飄經或云聚沫譬經衆經錄出雜阿含）

便賢者阬經一卷（阬字或作坑）

所非汝所經一卷

兩比丘得割經一卷

道德舍利日經一卷

舍利日在王舍國經一卷

獨居思維自念止經一卷
問所明種經一卷
欲從本相有經一卷（或云欲從本經）
獨坐思惟意中生念經一卷
佛說如是有諸比丘經一卷
比丘所求色經一卷
道有比丘經一卷
色爲非常念經一卷
色比丘念本起經一卷
善惡意經一卷
比丘一法相經一卷

有二力本經一卷
有三力經一卷
有四力經一卷
人有五力經一卷
不聞者類相聚經一卷（舊錄云類相聚經與相應相可經同本）
天上釋爲故世在人中經一卷（或作無上誤也）
爪頭土經一卷
身爲無有反復經一卷
師子畜生王經一卷
阿須倫子披羅門經一卷
披羅門子名不侵經一卷

生聞披羅門經一卷（舊錄云生聞梵志經）
有隳竭經一卷
耆社乘披羅門經一卷
佛在拘薩國經一卷
佛在優墮國經一卷（經作優隨）
是時自梵守經一卷
有三方便經一卷（舊錄云三方便經法經錄云出七處三觀）
披羅門不信重經一卷
佛告舍曰經一卷
四意止經一卷（舊錄云四意止本行法經錄云出中阿含）
說人自說人骨不知腐經一卷（色比丘念下二十五經安公云並出雜阿含）

雜阿含三十章經一卷（法經錄云出雜阿含異本）
五十五法誡經一卷（或云五十五法行）
一切義要一卷
說善惡道經一卷
婆欲聲經一卷（一本云愛欲一聲經）
摩訶遮曷旋經一卷
天王下作豬經一卷
始造浴佛時經一卷
十二賢者經一卷
佛併父弟調達經一卷（五十五法下九經安公云出阿毘曇）
婆墮羅迦葉經一卷

四部本文經一卷（安公云上二經出長阿含一本云出阿毘曇）
讓德經一卷
有賢者法經一卷
摩訶厥彌難問經一卷（或云大厥彌經）
大本藏經一卷
說阿難持戒經一卷
阿難問何因緣持戒見世間貧亦現道貧經一卷
給孤獨四姓家問應受施經一卷
曉所諍不解經者經一卷（今疑上經字錯）
奇異道家難問住處經一卷
奇異道家難問法本經一卷

賢者手力經一卷
入法行經一卷
憂多羅經一卷（或作夏字）
栴檀調佛經一卷
惡八經一卷
難提和難經一卷（或云難提和羅經）
四姓長者難經一卷（舊錄云四姓長者經）
折佛經一卷
道地經中要語章一卷（或云小道地經今疑支曜出者是）
數練意章一卷（舊錄云數練經安公云上二經出生經祐按今生經無此章名）
開元釋教錄曰右八十二部八十三卷（初拔陂等三經見在餘者並缺）

並是僧祐錄中集安公古典經既云古典明是遠代今
者編於漢末通前舊失譯經云五十九部七十六卷總
一百四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並爲漢代失源云
釋教錄曰又後漢劉氏都洛陽從明帝永平十年丁卯
至獻帝延康元年庚子凡一十一帝一百五十四年緇
素一十二人所出經律並新舊集失譯諸經總二百九
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於中九十七部一百三十一卷
見在一百九十五部二百六十四卷缺本以爲後漢經
錄云
按法苑珠林翻譯部云後漢朝傳譯道俗一十二人
所出經律集等三百三十四部四百一十六卷失譯

經一百二十五部一百四十八卷此蓋據道宣大唐
內典錄所載之數內典錄今未得見其分別釐訂似
不及智昇開元釋教錄所次之密今故取以爲志
右翻譯之屬
支曜鈔首至問佛十四事經一卷
開元釋教錄沙門支曜傳云費長房等錄又有首至問
佛十四事經或無佛字余親見其本乃是經鈔未可以
爲翻譯正數已編別生錄內此删不載
嚴佛調鈔迦葉詰阿難經一卷
開元釋教錄沙門嚴佛調傳云及長房等錄更有迦葉
詰阿難經亦云佛調所譯余親見其本乃是誹經之鈔

有數條事旣是別生鈔經不爲翻譯正數今亦刪之

嚴佛調撰沙彌十慧經一卷

慧皎高僧傳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

開元釋教錄沙門嚴佛調傳云又有沙彌十慧經云佛調自撰幷注序旣非聖言又缺其本今並刪之

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嚴佛調沙彌十慧章句序見釋藏跡字號十又見僧祐出三藏記第十卷

右鈔錄撰著之屬

右佛經凡二門綜二百九十五部

戴孟太微黃書十餘卷

葛洪神仙傳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游名山

侯氏志曰御覽六百六十二引三洞珠囊曰戴公柏有太微黃書十餘卷壺公之師也康按據此則戴公柏郎戴孟蓋又有別名御覽六百七十三引太微黃書經

張陵道書

華陽國志漢中志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太平廣記引神仙傳云張道陵者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著作道書二十四篇）

范書劉焉傳焉爲益州牧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旣得漢中遂復殺張修而幷其衆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按漢中志作米道亦稱五斗米道）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亭傳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鎭夷中郎將領漢寧

太守通其貢獻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曹操征之魯降拜鎭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皆爲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

按通志藝文略有張道陵中山玉櫃神氣訣一卷剛子丹訣一卷神仙得道靈藥經一卷峨眉山神異記三卷白雲霽道藏目錄洞神部本文類云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降蜀臨邛授天師張道陵北斗延生經一卷又有南斗度人經東斗護命經西斗護身經中斗保命經其卽世俗道流所謂五斗金章壽生經者歟又太元部有太上三天正法經一卷亦云太上道君授天師張道陵此皆陵所作道書之散見

者其眞僞莫得而詳已

陰長生書九篇

神仙傳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三人皆悉歸去惟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眞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所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即昇天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八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

（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有赤龍金虎中鉛鍊七返丹砂訣一卷馬明生撰又有馬明君龍虎傳一卷不知是否即此馬鳴生附識於此不別出）

太平御覽六百六十四引陰君自序曰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也

又九百八十五引抱朴子曰漢末新野陰君合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陵師本末引以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據此所云則葛稚川嘗見其書矣）

陰長生修眞君五精論一卷

通志藝文略道家內丹類修眞君五精論一卷陰長生撰

陰長生修三皇經一卷

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三皇經一卷陰長生修宋史藝文志陰長生三皇經一卷

陰長生注金丹訣一卷

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注金丹訣一卷陰長生撰宋史藝文志陰眞君還丹歌一卷

白雲霽道藏目錄洞神部衆術類上清金液神丹經正一天師張道陵序上卷言金液神丹經文本上古書義不可解陰君作漢字顯出之合有五百四字言神丹中卷長生陰眞人撰鍊各丹法

樊英石壁文三卷（英始末見經部易類）

抱朴子遐覽篇曰樊英石壁文三卷

白雲霽道藏目錄洞神部衆術類太清石壁記三卷楚澤先生編言丹法及丹經祕要口訣

按英南陽魯陽人南陽屬荆州刺史部其地近楚故稱楚澤先生其即英之別號歟

太平清領書一百七十卷

范書襄楷傳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上疏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復上書云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

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云云

襄楷傳又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范書劉焉傳注引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也）

章懷太子曰神書卽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

宋史藝文志襄楷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文獻經籍攷曰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桓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爲張道陵天師永壽年閒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爲襄楷撰則非也今此經世所不見獨章懷太子所注漢書略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謂奉天地順五行者經中所言亦淺易無甚高論至所謂興國廣嗣之術則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耳楷好學博古於君昏政亂之時能詣闕上書明成瑨李雲之冤指常侍黃門之過不可謂非高明傑特之士而疏中獨再三尊信此書遂以來逆背經詭假託神靈之劾幾不免獄死惜哉然此經流傳最古卷帙最多故附見於此于吉者後爲孫策所殺按順帝至孫策據江東之時垂七十年而吉於順帝時已爲宮崇之師則必非稚齒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克晦跡山林以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衆制作符水襲黃巾米賊之爲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稱也

按太平經見白雲霽道藏目錄太平部之首外受傳訓入五字號中是其書至明代嘗編入道藏今藏中或亦有之馬氏端臨謂世所不見但就其所見聞而言非眞亡佚也

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二卷

魏伯陽周易五相類一卷

後蜀彭曉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詞通諸緯候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桓帝時傳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抱朴子對俗篇曰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也　按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見史記老子列傳非此魏伯陽也蓋因老子字伯陽神仙家遂傳訛如是　續漢五行志注引干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會稽典錄曰淳于翼字叔通除洛陽市長）

宋俞琰曰參同契文委時去害與鬼爲鄰委鬼魏字也

百世一下遨游人間百一之下爲白人乃其旁之立八合之則伯字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湯遭旱而無水易字也阨之厄際爲卩合之則陽字也此自解魏伯陽三字也

唐書經籍曰五行類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周易五相類一卷魏伯陽撰藝文志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二卷又周易五相類一卷宋藝文志道家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三卷

四庫提要曰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云云今按其書多借納甲之法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爲進退持行之候後來言鑪火者皆以是書爲鼻祖隋志不著錄唐經籍志始有易參同契二卷周易五相類一卷而入之五行家殊非其本旨至鄭樵通志藝文略始別立參同契一門載注本一十九部今亦多佚亡

徐從事注周易參同契三卷

後蜀彭曉序曰魏伯陽撰參同契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

通志藝文略道家陰陽統略周易參同契三卷徐從事注宋藝文志徐從事注周易參同契三卷

陰長生注金碧五相類參同契三卷

白雲霽道藏目錄洞神部衆術類金碧五相類參同契三卷陰長生撰言外丹法又太元部周易參同契三卷陰眞人注（按此葢卽洞神部中所錄之三卷）

通志藝文略陰眞君周易參同契三卷金碧五相類參同契一卷陰眞君撰

經義攷曰羅欽順云參同契有彭曉陳顯微儲華谷陰眞人俞琰陳致虛六家注皆能得其微旨（按此序陰眞人於宋人中豈宋別有陰眞人白雲霽誤爲陰長生歟抑此注實宋人作附託陰長生者今姑錄之於此）

魏伯陽大丹記一卷

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大丹記一卷魏伯陽撰

白雲霽道藏目錄洞神部衆術類大丹記魏伯陽撰內太素眞人口訣用藥斤兩訣火候訣眞鉛眞汞訣用藥訣鼎器訣附後訣

魏伯陽七返丹砂訣一卷

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七返靈砂歌一卷後漢魏伯陽撰黃君注

白雲霽道藏目錄洞仙部衆術類魏伯陽七返丹砂歌黃童君注解內歌十首言丹砂藥物

魏伯陽內經一卷

抱朴子遐覽篇曰魏伯陽內經一卷

魏伯陽大丹九轉歌訣一卷

魏伯陽火鑑周天圖一卷

魏伯陽龍虎丹訣一卷

魏伯陽感應訣一卷

魏伯陽蓬萊山東西竈還丹歌一卷

　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大丹九轉歌訣一卷魏伯陽撰火鑑周天圖一卷魏伯陽撰龍虎丹訣一卷魏伯陽撰魏伯陽感應訣一卷蓬萊山東西竈還丹歌一卷魏伯陽撰（又有魏眞人還丹歌訣一卷宋志有魏伯陽還丹訣一卷）

魏伯陽百章集一卷

魏伯陽注太上金碧經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神仙家百章集一卷稱魏伯陽太上金碧經一卷題魏伯陽注

　按以上魏伯陽書十部其眞僞及重複互見皆不可攷

甘始容成陰道十卷

　范書方術傳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皆爲曹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

　魏志華陀傳注引文帝典論曰潁川郤儉甘陵甘始廬江左慈並爲軍吏又引東阿王辨道論曰（陳思王植魏明帝太和三年徙封東阿）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能引氣導引號三百歲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

辭繁寡實頗有怪言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容成陰道二十六卷神仙傳曰甘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爲十卷

右道書凡八家二十三部

四庫提要有曰漢志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兩途黃冠者流惡清淨之不足聳聽於是以丹方符籙炫燿其神怪名爲道家實皆神仙家也黃老之學漢代並稱然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異者稱黃帝名爲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誕妄爲儒者所不道又曰隋書載王儉七志以道佛附見合爲七門阮孝緒七錄則以佛錄第六道錄第七共爲七門隋志則以四部之末附載道經佛經之總數而不列其目唐志以下頗載經目云云今從隋志附佛經道經書於四部之後兼用唐志以下之例備錄其書

後漢藝文志卷四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

三國藝文志敘例

三國自魏黃初辛丑以迄吳天紀庚子之歲首尾凡六十年其閒爭戰紛紜人文蜚出蕁繹舊史亦有可觀者焉凡所撰著陳承祚皆附見於本志而記注弗詳證以五代史志及諸傳記其所遺漏者多矣當承祚時魏中經已具有成編晉新簿則始完汗簡以爲此之所略可取證於彼至裴氏注書詳述事蹟而於此亦從其略有云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而不舉書名者（見魏志王肅傳及注）初不意此二書後將散佚而無從取證也今可攷見者惟經典敘錄隋唐志數書番禺侯康君謨嘗撰補三國藝文志南海伍氏鐫爲四卷刊入嶺南遺書其書至子部小說家而止而農家歷算

五行醫方雜藝五類有錄無書（農家本無書故今亦不具）集部則未嘗措手攷略甚多蓋亦如所輯後漢志並草刱未就之藁非完書也余既輯後漢志訖事因續加采獲幷成是志爰舉其例約有數端侯氏隸書皆先以蜀人次魏人次吳人此本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尙宋紫陽綱目爭正閏之說也彼以時際偏安故各寓微意以示尊大今但錄存遺籍於當時之是非曲直初無容論其短長亦奚事過爲軒輊故悉仍陳志原編舊第以魏蜀吳爲先後閒有書宜在前者則不拘此例（如易類以吳虞翻爲首詩類以蜀杜瓊爲首春秋類以吳士燮爲首之類是也）又侯氏志以人類書今依隋志之例以書類人蓋傳記之體以人爲重簿錄之體自當以書爲重也魏人以卒於黃初改元之後咸熙禪晉之前爲斷

蜀人以卒於章武之後炎興之前爲斷吳人以卒於黃武之後天紀之前爲斷其前當歸後漢其後則宜入晉代然如王粲張紘並卒於獻帝遜位之前而粲之樂歌紘之紀頌皆爲魏吳兩朝之故實故錄其他書入後漢而此數表不能不錄之於此（見經部樂類史部雜史類）又如鄭默楊偉皆身入晉代實爲晉臣而默之魏中經偉之景初歷則爲魏一代典章亦不能不列之於此（見史部簿錄子部歷算兩類中）至如蜀之譙周郤正吳之薛瑩皆入晉未久而卒而陳志爲立傳并載其書則自不容略又如劉徽入晉卒年不可攷而相承稱爲魏人吳之遺老若范望閔鴻楊泉諸人亦不容遐棄是皆變通其例不可以人代拘牽焉是歲孟冬之月姚振宗又記

三國藝文志卷一

姚氏學

經之類十有一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樂曰春秋曰孝經曰論語曰五經總義曰小學曰讖緯

虞翻周易注十卷

吳志本傳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太守王朗及孫策並命爲功曹出爲富春長策薨後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曹公爲司空辟皆不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後得釋又以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按傳注引翻別傳孫權稱尊號翻上書言全宥九載則被放在魏文帝黃初二年又言臣年耳順至年七十當卒於吳赤烏二年在南凡十九年也）

裴松之注引翻別傳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

臣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按此奏稱聖人天子蓋上之漢朝而幷示孔融考孔融被殺在獻帝建安十三年則奏上此書及奏論荀諝馬融鄭玄宋忠易注得失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及玄注五經違義諸章奏皆在建安十三年之前）

釋文敘錄周易虞翻注十卷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後漢侍御史隋書經籍志周易九卷吳侍御史虞翻注唐經籍志周易九卷虞翻注藝文志周易虞翻注九卷（按隋志稱吳侍御史本傳不載爲是官詳見集部本集條下）

平湖孫堂輯本序曰三國志本傳載其五世傳易獻帝時作易注奏上之其書久佚集解所錄以經文準之殆不能半然虞之大義至今未泯者不可謂非李氏之功今以集解爲主而更采他書附益之釐爲十卷

武進張惠言周易虞氏義序曰虞氏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缺爲虞氏義九卷

姚信周易注十二卷

釋文敘錄周易姚信注十卷字德祐七錄云十二卷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吳太常姚信注唐經籍志周易十卷姚信注藝文志姚信注十卷

秀水朱彝尊經義考曰阮孝緒云姚信字元直陸德明云信字德祐按吳志陸績傳注引姚信集有表請賜績女鬱生以義姑之號又陸遜傳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又孫和傳寶鼎二年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又晉書范平傳平研覽墳索徧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又南史姚察傳察讓選部書曰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云云（按陸遜傳云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似與二顧並爲遜之外生孫權時嘗爲太子和官屬孫晧即位諡父和爲文皇帝改葬明陵時信以太常奉使迎神云）

張惠言易義別錄輯本序曰吳興志有德祐文集輯易注一卷明人爲之甚疏略今補而正之其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則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元直豈仲翔之徒與抑孟氏之傳在吳元直亦得有舊聞歟

歷城馬國翰輯本序曰其說易與荀虞相似故九家集解有之今佚釋文正義及李氏集解引四十餘節輯爲一卷（又平湖孫氏漢魏廿一家易注亦輯存一卷）

右孟氏易二家二部

王朗易傳

魏志本傳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錢大昕廿二史攷異曰郡當爲郯）師太尉楊賜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漢帝在長安拜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與戰敗績乃詣策太祖表徵之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既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及踐祚改爲司空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轉爲司徒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朗著易傳傳於世（注引魏略曰朗本名嚴）

魏志齊王紀正始六年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魏志王肅傳肅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列於學官

侯氏志曰齊王芳紀詔王朗易傳學者得以課試則當時甚重其書又北魏書闞駰傳稱駰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則其學幷行於數百年後矣

按朗之原本與所作春秋孝經周官傳當時或合爲一衮其後肅取以重訂遂別出一本而歸之肅隋唐志所載是也闞駰所注或猶是朗之原書

董遇周易章句十卷

魏志王肅附傳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按此稱董遇等者裴注引魏略儒宗傳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凡七人又附見嚴苞一人而賈洪薛夏亦不言其著書此亦陳志與裴注紀載弗詳之一證也）

裴注引魏略儒宗傳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建安初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爲冗散（按本志武紀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注引山陽公載紀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云云魏略稱被錄詣鄴者似即指此事蓋二十三年非二十二年也）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

釋文敘錄董遇章句十二卷字季直弘農華陰人魏侍中大司農七志七錄並云十卷隋書經籍志梁有魏大司農卿董遇注周易十卷亡唐經籍志周易十卷董遇注藝文志董遇注十卷

張惠言易義別錄輯本序曰攷集解不引董遇則遇書

亡於唐初蓋可知遇著書在王肅前故無與肅合者其於鄭荀則多同義雖不可攷要之爲費氏易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七志七錄並十卷陸德明序錄云十二卷後之卷數反增於前以篇有分合故也今其章句佚矣正義引二節釋文引二十餘節輯爲一卷（又孫氏漢魏廿一家易注輯本一卷）

王弼周易注六卷

魏志鍾會附傳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裴松之曰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少爲裴徽傳嘏所知於時曹爽專朝政何晏爲吏部尚書正始中黃門

侍郎累缺晏議用弼而爽用王黎王沈以弼補臺郎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通儁不治名高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其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易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後恨黎奪其黃門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裴注引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以女妻凱凱生業業卽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據此則弼爲粲之族孫其父嘗得蔡邕家書者）

裴注引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釋文敘錄王弼注易上下經六卷其繫辭以下不注相承以韓康伯注續之隋書經籍志魏尙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宋史藝文志周易上下經六卷（失注撰人又釋文敘錄引七志云注易十卷幷略例及韓康伯繫辭注爲一袠者）

四庫提要曰弼之說易源出費直直易今不可見然荀爽易卽費氏學李鼎祚書尙頗載其遺說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辯卦德之剛柔已與弼注略近但弼全廢象數又變本加厲耳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深爲有功祖尙虛無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亦不能無過瑕瑜不掩是其定評諸儒偏好偏惡皆門戶之見不足據也又曰易本卜筮之書末派寖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

王肅周易注十卷

魏志王朗附傳肅字子雍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領祕書監崇文館祭酒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徵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徙河南尹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釋文敘錄周易王肅注十卷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魏衛將軍王肅注唐經籍志周易十卷王肅注藝文志王肅注十卷宋史藝文志王肅傳十一卷（經義攷胡一桂曰王肅注周易十卷崇文總目乃十一卷題王肅傳云後人纂陸德明釋文所取者附益之非肅本書　按此所云則後人輯肅所作周易音一卷附於書後故十一卷也）

張惠言易義別錄輯本序曰肅著書務排鄭氏其託於賈馬以抑鄭而已故於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

鄭同則井背馬然其訓詁大義則出於馬鄭者十七易注本其父朗所爲肅更撰定疑其出於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掊擊馬鄭者肅之學也自馬鄭注行而費氏易與諸家皆廢荀宋雖費氏而宗之者不及馬鄭以馬鄭主於人事而不及易家動變之說也王朗父子竊取馬鄭而棄其言禮言卦氣爻辰之精切者

馬國翰輯本序曰肅注在魏立學頗著盛名文字解說雖與康成殊異要皆有據朱子本義每稱王肅本益深有所取也今就正義釋文集解文選注御覽諸書所引輯爲二卷

李譔古文易注解

蜀志本傳譔字欽仲（釋文敘錄春秋家作仲欽）梓潼涪人也父仁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

常璩梓潼人士贊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仁子譔少受父業著古文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注解

右費氏易凡五家五部

鍾繇周易訓

魏志本傳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舉孝廉除尚書郎爲陽陵令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太祖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踐祚爲廷尉遷太尉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遷太傅太和三年薨諡曰成侯

魏志鍾會傳注會爲其母傳曰夫人明於教訓會雖童

稚親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十一誦易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按易記疑記爲說訓注等字之譌）

世說言語篇注引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

侯志曰世說注引魏志曰繇爲周易老子訓今魏志無此文當是魏書或魏略之訛

何晏周易說

世說言語篇注引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曰何苗孫也爲司馬宣王所誅（按晏父咸）

魏志曹爽附傳南陽何晏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腹心以晏爲尚

書典選舉正始十年太傅司馬宣王收爽晏等皆伏誅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尙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魏志武文世王公傳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曹爽傳注晏尙金鄉公主沛王太妃杜夫人出也魏本傳以晏同母姊非也）

魏志曹爽附傳注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幷收養晏而晏黄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尙書又前以尙主得賜爵爲列侯（按論語集解上奏署尙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葢終於是官也）

世說規箴篇注引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舉輅秀才謂曰何尙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愼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至洛陽果爲何尙書問九事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曰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說易生義美而多僞僞則神虛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侯志曰南齊書張緒傳緒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梁書儒林傳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王應麟曰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朶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七事九事傳說不一當從魏志及世說注）

馬國翰輯本序曰其易不傳書名及卷數並未詳冊府元龜有何晏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疏十三卷乃何安之譌隋志傳寫偶誤沿習不覺（按經義考亦沿此誤）茲從孔穎達正義李鼎祚集解房審權義海輯錄四節題曰周易何氏解取以備魏易一家之數且以著漢學之變自王弼者晏實爲之倡也

管輅易傳一卷

魏志本傳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冀州刺史裴徽辟爲文學掾遷治中別駕正始九年舉秀才正元二年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裴注引輅別傳曰輅父爲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

又引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又曰輅與列人令鮑子春論易又與安平太守王基尙書何晏魏郡太守鍾毓平原太守劉邠等論難易義

玉海藝文引中興書目曰管輅易傳一卷訓解名義不盡流於卜筮

宋史藝文志蓍龜類管輅易傳一卷（蓋卽中興書目所載之本也）

劉邠易注

魏志管輅傳平原太守劉邠使輅筮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又曰邠依易繫辭諸篇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又曰邠自說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又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

裴注引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爲邠位至太子僕

按邠沛國相人劉寔長曾祖也寔長名悏晉書有傳

荀煇周易注十卷

魏志荀彧傳注引荀氏家傳曰彧第四兄諶諶子閎閎從孫惲（按當作煇）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經義考引魏志煇官至虎賁中郎將乃彧子惲非此煇也）

釋文敘錄張璠集解序云荀煇字景文潁川潁陰人晉太子中庶子爲易義七志云注易十卷隋書經籍志梁有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唐經籍志周易十卷荀𬅃注藝文志周易荀煇注十卷

侯志曰釋文敘錄引張璠集解序稱煇爲晉太子中庶子而隋志稱魏散騎常侍豈注易在仕魏時耶故今仍從隋志著錄

按劉邠荀煇兩人其卒年皆不可攷經義攷並列之魏代侯志從而著錄今姑仍之

右不知家數凡五家五部

鍾毓難管輅易義二十餘事

魏志鍾繇附傳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郞遷黃門侍郞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尚書又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又鍾會傳云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辿等下獄當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特原峻辿兄弟官爵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啟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

魏志管輅傳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爲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謝焉

荀融論易義

魏志荀彧傳注引荀氏家傳曰彧第三兄衍字休若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爲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按此云易老義者周易義老子義也）

魏志鍾會傳注引王弼別傳云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爲書以戲之（又曰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後恨黎與）

一第914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版反片

（融亦不終）

王肅周易音

釋文敘錄爲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

張惠言易義別錄曰釋文云王肅易注十卷又于作易音而無卷數隋經籍志有易注而無易音或音與注合爲十卷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釋文既敘其注又敘其音陸氏所見定爲兩書茲就釋文所引別輯一卷附肅注之後

虞翻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與後漢藝文志互見）

隋書經籍志梁有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虞翻陸績撰亡

張惠言易義別錄曰隋經籍志陸績又與虞翻同撰日月變例六卷亡

按釋文卷首虞翻注參同契云易字從日下月當是虞注引參同契文謂易字從日從月也陸所引疑出是書

孫炎周易例

魏志王肅附傳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作周易春秋例

經義攷曰按訪碑錄載淄川長山縣西南三十里長白山東有孫炎碑碑陰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年立惜今不可得見矣

吳縣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曰宋史二百六十七張泊對狀引孫炎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

王弼易略例一卷

唐邢璹注書序曰略例者舉釋綱目之名統明文理之稱略不具也例舉並也輔嗣以先儒注二十餘家雖小有異同而迭相雜述推比所見特殊故作略例以辨諸家之惑錯綜文理略錄之也

釋文敘錄王弼注七卷字輔嗣山陽高平人魏尚書郎年二十四卒注易上下經六卷作易略例一卷

隋書經籍志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又撰易略例一卷唐經籍周易七卷王弼注藝文志王弼注七卷（按此皆合上下經易注六卷言之）宋史藝文志王弼略例一卷

王弼周易大衍論三卷

魏志鍾會傳注引弼別傳云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

唐書經籍志周易大演論一卷王弼撰唐藝文志王弼注周易七卷又大衍論三卷

王弼周易窮微論一卷

王弼易辯一卷

通志藝文略周易窮微論一卷王弼撰

宋史藝文志王弼易辯一卷

經義攷國史志曰王弼論易一卷大類略例而不及

陳振孫書錄解題周易窮微一卷稱王輔嗣凡爲論五

篇館閣書目有王弼易辯一卷其論彖論象亦類略例意卽此書也又言弼著此書已亡至晉得之王羲之承詔錄藏於祕府世莫得見未知何所據而云

按宋志有宋咸劉牧王弼易辯二卷蓋劉牧辯王弼之辯宋咸又從而辯之也陳志意易辯卽窮微論然亦未有確證今仍別出之（冊府元龜有周易義一卷似卽易辯）

阮籍通易論一卷

魏志王粲附傳陳留阮瑀字元瑜爲丞相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晉書本傳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志氣宏放任性不羈太尉蔣濟辟之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宣帝爲太傅命爲從事中郎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少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

宋世藝文志阮嗣宗通易論一卷

侯志曰胡一桂曰阮嗣宗易通論一卷凡五篇按百三家阮步兵集載此論僅一篇幾三千言未知爲後人合幷爲闕佚矣

嵇康周易言不盡意論一篇

魏志王粲附傳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晉書本傳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通與魏宗室婚（魏志沛穆王林傳注引嵇氏譜云嵇康妻林子之女也）拜中散大夫東平呂安服康高致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初康居貧常與向秀共鍛以自贍給潁川鍾會往造焉康不爲之禮會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宜因釁除之帝旣昵聽信會遂幷害之康將刑東市太

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曰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旣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此鍾會潛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所由來因已遭時忌矣又魏晉世語曰毌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有此一事卽不爲會所譖亦必不能免矣呂安死事詳見別集類本集）

玉海藝文曰嵇康作言不盡意論侯志曰嵇康周易言不盡意論一篇

鍾會周易盡神論一卷

鍾會易無互體論三卷

魏志本傳會字士季（或爲作秀）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

續書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司馬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遷司隸校尉文王欲大舉圖蜀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及蜀平五年正月十八日以謀反爲胡烈等所殺時年四十會嘗論易無互體云（晉書荀顗傳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　冊府元龜作玄體亦甚有義似論王輔嗣之易也然多作互體不能定）

釋文敘錄張璠集解序云鍾會字士季潁川人魏鎮西將軍爲易無互體論

隋書經籍志周易盡神論一卷魏司空鍾會撰梁有周易無互體論三卷鍾會撰亡唐經籍志周易四卷鍾會撰藝文志鍾會周易論四卷

右雜義音例并雜論凡九家一十三部

右易類凡四門綜二十一家二十五部（侯志有何晏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疏十三卷乃隋何妥書馬竹吾輯書言之詳矣今本隋志又訛作何晏今不錄又有吳程秉周易摘今并入五經類中）

田瓊韓益尚書釋問四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撰唐經籍志尚書釋問四卷鄭玄注王粲問田瓊（按此有敚文）藝文志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按原文云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又注釋問四卷稱又注者非也故節去之）

侯志曰按王粲尚書問二篇載粲集中後田瓊韓益答其義因成釋問四卷隋志但稱王粲撰似未合田瓊者康成弟子見鄭志韓益魏大長秋見隋志春秋類

爲程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田瓊鄭康成弟子建安黃初間爲博士通典六十九至一百一引瓊四孤議一篇答劉德問六篇皇后降服一篇公子降服一篇大夫子降服一篇諸侯大夫妻及大夫士女降服一篇貴不降服一篇（按此所引並是瓊言禮之文不知出何書）又曰韓盎建安末博士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六引韓盎奏議臨菑侯求祭先王一篇（按韓盎乃韓益之誤據御覽載曹植求祭先王表知其時在延康元年之秋獻帝猶未遜位也故嚴氏以爲建安末又按鄭學錄韓益亦鄭氏弟子）

王肅尚書傳十一卷（肅始末見易類）

魏志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肅義爲長錢大昕考異曰按肅卒於是年而其說已爲博士所習進講人主之前蓋肅兼通諸經强辯求勝又以三公之子早登顯要易爲人所信從也

釋文敘錄肅又注尚書又曰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又曰尚書王肅注十卷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今文尚書十卷王肅注唐經籍志古文尚

書十卷王肅注藝文志王肅注十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肅之學專與鄭爲難鄭贊謂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尚書尚者上也肅序謂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開卷已自立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王注之存於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及僞孔合僞孔之出於肅乃情事之所有者今輯錄二卷所注亦今文二十九篇亦馬鄭本同百篇之序亦有注別輯一篇附後

侯志曰陸德明云王肅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惠棟江聲皆疑僞孔傳卽王肅撰

王肅尚書駁議五卷

隋書經籍志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唐經籍志尚書釋駁五卷王肅撰藝文志尚書王肅注十卷又釋駁五卷

王肅尚書答問三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亡唐經籍志尚書答問三卷王肅注藝文志王肅孔安國問答三卷

侯志曰唐志又有王肅孔安國問答三卷經義考謂當卽隋志義問是也蓋孔晁誤爲孔安國耳

按是書以隋唐志所載參攷之似王肅答孔晁問鄭義之書舊唐志題尚書答問近得其實今從之

李譔尚書注（譔始末見易類）

蜀志本傳譔著古文易尚書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

王氏意歸多同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類李譔爲中散大夫右中郎將著古文易尚書

范順尚書王氏傳問二卷

劉毅尚書義答二卷

吳志孫登傳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登爲皇太子以范愼爲賓客吳錄曰愼字孝敬廣陵人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孫皓移都武昌以爲太尉鳳凰三年卒（劉毅不知何許人晉書有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仕魏入晉官至尚書左僕射光祿大夫太康時卒豈卽其人乎）

隋書經籍志梁有尚書王氏傳問二卷尚書義二卷范順問吳太尉劉毅答亡

侯志曰隋志當云吳太尉范順問劉毅答吳志孫皓傳有太尉范愼又見孫登傳注卽其人也順愼古通

按冊府元龜云劉毅爲太尉譔尚書答蓋亦據隋志之誤以太尉屬劉毅也然則隋志此誤自宋初已然矣

右書類凡五家七部（按侯志有程秉尚書駮今并入五經總義類）

杜瓊韓詩章句

蜀志本傳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王肅毛詩注二十卷（肅始末見易類）

釋文敘錄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又曰王肅注二十卷隋書經籍志毛詩二十卷王肅注梁有毛詩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亡唐經籍志毛詩二十卷王肅注藝文志王肅注二十卷

侯志曰釋文敘錄云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按肅雖述毛然亦有不得毛旨者如正義摘出召南采蘋邶風擊鼓諸條亦有改毛以濟其私者如經義雜記摘出以慰我心古之人無斁維此文王每懷靡及諸條是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隋志云梁有毛詩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蓋魏晉人取肅注次鄭箋後以便觀覽非肅別有注也今輯錄四卷其說申述毛旨往往與鄭不同

王肅毛詩義駁八卷

隋書經籍志毛詩義駁八卷王肅撰唐經籍志毛詩雜義駁八卷王肅撰藝文志王肅雜義駁八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肅注毛詩以鄭箋有不合於毛者因復爲此書曰義駁者駁鄭氏義也今輯錄凡十二節鄭氏訓義僾洽未易撼撲自有此駁而王基孫毓陳統之徒反覆辯難門戶各爭則景侯爲之倡也

王肅毛詩奏事一卷

隋書經籍志毛詩奏事一卷王肅撰

馬國翰輯本序曰肅既撰毛詩義駁專攻鄭氏此則取鄭氏之違失條奏於朝故題奏事也今從正義輯得四節康成大儒先通魯韓二家後箋毛詩其與毛不盡同者意在兩存其是肅必欲盡廢鄭說駁之不已復陳諸奏何見疾之深乎

王肅毛詩問難二卷

隋書經籍志有毛詩問難二卷（按上脫梁字）有王肅撰亡唐經籍志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藝文志王肅問難二卷

四庫提要曰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

馬國翰輯本序曰肅於毛詩注外有義駁有奏事皆攻擊鄭氏此之問難大抵亦申毛以難鄭也隋志云梁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二卷今佚從正義輯錄七節與注及駁奏相比次王氏一家之學萃於茲矣

王基毛詩駁五卷

後漢鄭玄傳其門人東萊王基著名於世章懷太子曰基字伯輿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

魏志本傳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年十七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青州別駕後召爲祕書郎擢中書侍郎明帝時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歷安平太守大將

軍曹爽從事中郎安豐太守尚書荊州刺史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領許昌軍欽等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轉征東征南將軍都督揚州荊州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贈司空諡曰景侯（按基字伯輿伯興未詳孰是）

釋文敘錄鄭玄作毛詩箋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按基爲荊州刺史在正始中）隋書經籍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唐經籍志毛詩駁五卷王伯輿撰藝文志王基毛詩駁五卷

四庫提要曰王肅作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王基

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

馬國翰輯本序曰基以策敵立功掌統方任而善爲撰述常據持鄭義與王肅抗衡其書唐初尚有完帙今佚從正義釋文輯錄十五節其說依鄭駁王具有根柢

侯志曰按基說之載於孔疏者如采采芣苢一條駁王肅出於西戎之說充耳以素一條駁王肅玄紞無五色之說侵鎬及方一條駁王肅鎬京之說不自爲政一條駁王肅人臣不顯諫之說皆極精當惜全書久佚可攷見者無多也

孫炎毛詩注（炎始末見易類）

魏志王肅附傳樂安孫叔然作周易春秋例毛詩諸注

侯志曰叔然注今絕無傳其旁見爾雅注者多與毛傳合蓋毛公本以雅訓釋詩者也

劉璠毛詩義四卷

劉璠毛詩箋傳是非二卷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並魏祕書郎劉璠撰亡

李譔毛詩注（譔始末見易類）

蜀志本傳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

常璩梓潼人士贊譔著古文周易尚書毛詩注解

韋昭朱育等毛詩答雜問七卷

吳志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少好學

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即位爲太史令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鳳皇二年收付獄誅（華覈上疏救曜云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則死時年七十也）

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遂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按育字嗣卿見兩唐志小學類推刺占射者善推逆刺占候及射覆之術也）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毛詩答雜問七卷吳侍中韋昭侍中朱育等撰亡唐書經籍藝文志毛詩雜答問五卷（並不

（著撰人蓋即是書之殘本）
馬國翰輯本序曰茲從正義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錄十三節內有御覽引韋輝光毛詩問一節正義引辪綜答韋昭一節
侯志曰御覽八百十六引韋輝光毛詩問一條攷韋昭字弘嗣不字輝光然輝光與昭字義合書名又同或宏嗣有兩字乎

徐整毛詩譜三卷

釋文敘錄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又曰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隋書經籍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

金谿王謨漢魏遺書鈔敘錄曰吳射慈喪服變除圖今見於通典所載者凡三十餘條其中徐整與慈問答者十二整自爲立論者一整蓋亦爲禮服之學者而隋志但載整詩譜二卷孝經一卷不知其於禮服有論著也故表而出之
馬國翰玉函山房敘錄曰吳射慈喪服變除圖與徐整答問爲多整當是慈之門人
侯志曰釋文敘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辪倉子辪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卽此書中語也敘錄又謂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太叔裘不知何時人隋志經義攷俱系於徐整下今未敢必爲三國時故不著錄

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釋文敘錄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機撰唐經籍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陸機撰（失載卷數又璣並誤爲機）藝文志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宋史藝文志同
四庫提要曰陸璣疏二卷原本久佚此不知何人所輯末附四家詩源流四篇而毛詩特詳蟲魚草木今昔異名年代迢遞傳疑彌甚璣去古未遠所言猶不甚失眞

詩正義全用其說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其較正諸家亦多以璣說爲據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爲最古焉
按書中引魏博士濟陰周元明說不知何人何書

王肅毛詩音

釋文敘錄爲詩音者九人鄭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
按隋經籍志云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亡王肅詩音當在此十六卷中

右詩類凡韓詩一家毛詩八家綜一十四部（侯志有魏劉楨毛詩義問十卷今改入後漢藝文志）

王朗周官傳（朗始末具易類）

魏志本傳朗著易周官傳咸傳於世

按本傳朗上疏有云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八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此亦略見其治經之緒餘矣

王肅周官禮注十二卷

釋文敘錄王肅注周官十二卷隋書經籍志周官禮十二卷王肅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王肅注周官十二卷

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曰通典五十五引王肅注二條

按本傳肅上疏陳政本曰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此肅引記以釋經亦其遺說之一節也

右周禮二家二部（古經解鉤沈有孫炎周禮注引陳祥道禮書鑄大鐘一條爲據）

（按前史皆不言炎注周禮陳祥道宋人所引或炎他書中語單文孤證未便指實故不錄）

王肅儀禮注十七卷

隋書經籍志儀禮十七卷王肅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王肅注儀禮十七卷（侯氏謂唐志但有肅喪服注無儀禮注者殊不然也）

按本傳言肅注三禮隋唐三志亦各有肅儀禮注十七卷而釋文敘錄云自馬融以下如王肅等九人云並注喪服不言肅注儀禮與隋唐志異豈陸氏未見其本耶抑肅實止注喪服隋唐志誤列其目耶（又余氏輯古經解鉤沈罔羅古注大抵略具其儀禮卷中除喪服篇而外無一條爲肅他篇之注者何其泯沒無徵歟疑不能明也）

王肅喪服經傳注一卷

晉書禮志曰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又省略必待注解事義迺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

釋文敘錄曰肅又注禮容服又曰馬融王肅並注喪服

隋書經籍志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唐藝文志王肅注喪服紀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肅有儀禮注隋志別出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唐志作注喪服紀今久佚從賈公彥疏陸德明釋文杜佑通典所引輯錄一卷賈疏于馬鄭所不言者依王義以釋經

按釋文敘錄曰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隋經籍志云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按子夏喪服傳亦云禮服傳自漢以來有馬南郡鄭司農二家之注王氏又從而注之或以爲即喪服變除者似不然也

王肅喪服變除

晉書禮志太康初尚書郎摯虞表請增損新禮曰至於

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先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以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臣以爲今宜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按王肅傳注引世語曰肅女適司馬文王卽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謚以帝之外王父故虞稱其謚而不名）

按喪服變除始於大戴氏其後鄭氏亦有是作詳見後漢藝文志前史與喪服經傳皆分別著錄或以爲此卽經傳注之異名似不然

王肅喪服要記一卷

隋書經籍志喪服要記一卷王肅注唐經籍志喪服要記一卷王肅注藝文志王肅喪服要記一卷

經義攷曰王氏喪服要記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多引之其魯哀公葬父一篇酈善長水經謂肅此證近於誣

侯志曰水經汾水注引一條頗譏其誣今據經義攷所輯魯哀公葬父一篇語多誕妄道玄之譏可云有識矣馬國翰輯本序曰肅注喪服經傳又引伸喪服之義作要記隋唐志並以一卷著錄今佚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皆引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以設表門

孫盧等繹史刪合爲一節又通典引十三節合錄一袠

按此於繹傳注變除而外又雜記喪服如外傳之類別爲是編本傳有云其所論駮朝廷典制以及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此一卷卽百餘篇中之一類歟

蔣琬喪服要記一卷

蜀志本傳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免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後主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爲東曹掾舉茂才遷爲參軍長史加撫軍將軍亮卒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開府加爲大司馬延熙九年卒謚曰恭

隋書經籍志喪服要記一卷蜀丞相蔣琬撰（冊府元龜作要義）

譙周喪服圖

蜀志本傳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耽古篤學誦讀典籍研精六經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亮卒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爲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徙中散大夫遷光祿大夫景耀六年冬魏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後主從周策降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

許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時年七十一續漢五行志注引蜀志云蜀亡魏徵不至蓋周以魏亡前年之後始至洛陽也又按晉武帝泰始六年吳歸命侯皓建衡二年也後十年吳乃亡）

侯志曰御覽五百四十引譙周喪服圖又通典八十一引譙周縗服圖蓋即一書喪服其大名縗服則其中之一也通典凶禮門中屢引譙周又九十四卷引譙周喪服集圖必皆出此書矣（按亦似在周作五經然否論中）

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敘錄曰晉譙周喪服集圖通典引之馬國翰玉函山房敘錄曰周經說長於禮服

射慈喪服圖

射慈喪服變除

吳志吳主孫休傳休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受學又齊王孫奮傳及諸葛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坐廢爲庶人裴松之曰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廣韻四十禡射字注云射又姓三輔決錄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故吳志或稱射慈或稱謝慈）

隋書經籍志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吳齊王傅射慈撰亡唐經籍志喪服天子諸侯圖二卷謝慈撰藝文志射慈喪服天子諸侯圖一卷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射慈字孝宗彭城人一作謝慈爲中書郎領齊王奮傳以諫被殺有喪服圖及變除五

卷又曰喪服變除今見於通典者凡二十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裴松之注云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蓋二書也七錄合之云喪服變除圖五卷唐藝文志有喪服天子諸侯圖一卷已非梁時之舊本今佚從杜佑通典采得二十七節又從御覽南史禮記正義各采一節合而錄之與徐整答問爲多整當是慈之門人其書體例亦鄭志之類

右儀禮之屬凡四家八部（按冊府元龜學校部有孫炎儀禮注二十九卷乃禮記注之誤今不錄又侯志別出射慈喪服天子諸侯圖一卷蓋即慈喪服圖今不復出）

王肅禮記注三十卷

釋文敘錄王肅注禮記三十卷隋書經籍志禮記三十卷王肅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王肅注小戴禮記三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禮記廿卷魏衛軍王肅注

經義攷曰朱子謂王肅議禮必反鄭玄按肅注禮以月令爲周公所作

馬國翰輯本序曰肅說詩好與鄭異注禮亦然而其所用之禮本又往往與鄭本不同不知所據何本隋唐志並三十卷今輯爲二卷

孫炎禮記注三十卷（炎始末具易類）

魏志王肅附傳樂安孫叔然作周易例毛詩禮記諸注

釋文敘錄孫炎注禮記二十九卷隋書經籍志禮記三十卷魏祕書監孫炎注唐經籍志禮記三十卷孫炎注

藝文志孫炎注禮記三十卷

舊唐書元行沖傳尚書左丞相張說奏曰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又行沖撰釋疑曰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挾玄義乃易前編

經義攷曰按唐張燕公駮魏鄭公類禮云禮記傳習已向千載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則炎所注禮記不用小戴原本可知

馬國翰輯本序曰禮記孫氏注佚說寥寥僅從釋文正義大戴禮注史記樂書集解索隱通典諸書采得三十

餘節錄爲一卷

按小戴記四十九篇本在劉中壘所錄二百十四篇中故馬盧鄭諸家注本各有去取互異之處王子雍之三十卷今雖無由攷見亦未必與諸家同至孫氏以類編次不復拘定四十九篇之舊第是又異之異者然其文終不越二百十四篇之外同爲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既大小戴可以刪存則後儒無不可以取裁各行其是何足相非張燕公駮類禮幷詆孫叔然之書非通論也宜元行沖作釋疑以自解焉

鄭小同禮義四卷

後漢書鄭玄傳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屛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卿無負我遂酖之

魏志高貴鄉公紀注魏文帝以小同爲郎中長假在家年踰三十太尉華歆表薦之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以侍中講尚書終受賜甘露三年以關內侯爲五更又玄別傳曰小同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隋書經籍志梁有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亡唐經籍志禮記義記四卷鄭小同撰藝文志鄭小同禮記義

記四卷

杜寬刪集禮記

魏志杜畿傳畿京兆杜陵人也子恕幽州刺史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駮皆草刱未就惟刪集禮記今存於世（按世系畿三子恕理寬寬字務叔孝廉郎中又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寬實爲恕之弟杜氏新書當云畿小子寬此所引有敚文）

射慈禮記音一卷

釋文敘錄射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王傅禮

記音一卷隋書經籍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又曰梁有鄭玄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音各一卷亡唐經籍志禮記音二卷謝慈撰藝文志射慈小戴禮記音二卷通志藝文略禮記音義隱二卷謝慈撰

侯志曰謝氏音義隱困學紀聞引作射氏通志略及經義攷皆以音義隱爲慈書其果爲一書與否則無以證之矣

王謨輯本序曰經典序錄禮記音十三家內有射慈禮記音無義隱字隋志有謝氏禮記音義隱一卷又有射慈音一卷則謝氏與射慈當爲二人其爲禮記音與音義隱亦當爲二書也經義攷竟作射慈音義隱今從之而以正義釋文所引隱義並鈔入焉凡二十八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唐時射音尙在故正義及引之然引稱謝玆謝玆卽射慈其所說下室之饋音兼乎義此又謝氏卽射慈之一證也唐志二卷之音卽隋志一卷之音義隱唐志標題書目多與隋志不合幸存射慈之名猶可尋繹而參攷之也今從釋文正義輯錄爲卷

辟綜五宗圖一卷

吳志本傳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還都守謁者僕射出爲建昌侯慮長史入守賊曹尙書遷尙書僕射徙選曹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赤烏六年春卒凡所著數萬言又定五宗圖皆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梁有五宗圖一卷（不著撰人疑卽是書）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通典卷七十三引辟綜述鄭氏禮五宗圖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敘錄曰辟綜述鄭氏禮五宗圖通典引之

右禮記之屬凡六家六部

李譔三禮注（譔始末具易類）

蜀志本傳著古文易尙書毛詩三禮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意歸多同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文李譔爲中散大夫右中郎將

著古文易尙書毛詩三禮

王肅三禮音三卷

釋文敘錄曰王肅三禮音各一卷七錄惟云撰儀禮音（按七錄有王肅儀禮音隋志未見蓋隋志之於七錄亦有不盡載者或佚攷在鄭玄音二卷之後歟）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肅禮記音一卷亡（合鄭玄射慈射貞孫毓繆炳六家音云各一卷）唐經籍志儀禮音二卷（蒙上文王肅撰）藝文志王肅注儀禮十七卷音二卷

右三禮總義之屬二家二部

右禮類凡四門綜一十八部（侯志有王肅明堂議蔣濟郊丘議繆襲祭儀今析入子部儀制類）

杜夔鐘律法

魏志本傳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荆州後劉琮降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夔善鐘律聰思過人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變令玉鑄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武紀注引傅子曰桓譚蔡邕善音樂而太祖與之埒）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遂黜免以卒

世說術解篇注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閒諸儒修而治之（按劉歆典領鐘律有鐘律書）至後漢末復喪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攷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

宋書律志荀勖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夔依爲律呂故致失韻

按晉書律志云今攷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以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於篇則夔之律法已檃括於其中

杜夔雅樂記

魏志本傳夔以世亂奔荆州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刱制雅樂夔善鐘律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晉書律志曰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

晉書樂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按漢書藝文志樂家載雅歌詩四篇疑此即是也）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宋書樂志云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後改曰於赫二曰騶虞後改曰巍巍三曰伐檀後省除四曰文王後改曰洋洋騶虞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今謂之行禮曲按鹿鳴本以宴樂爲體無當於朝享往時之失也又杜夔傳云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按左延年似即左願改名）

何晏等樂懸一卷（晏始末詳易類）

隋書經籍志樂懸一卷何晏等撰議

通志藝文略樂類鐘磬門樂懸一卷注云隋藝文志（按以

（經籍志爲藝文志又不從隋志注何晏等撰議字未詳其旨晏此書無由攷見疑是隋何安）

劉邵樂論十四篇

魏志本傳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辟御史大夫府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明帝即位出爲陳留太守徵拜騎都尉遷散騎常侍邵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卒（宋庠人物志跋曰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从力他本或从邑晉邑之名按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召旁从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　四庫提要曰庠所辨精核今从之）

玉海音樂類劉邵樂論二十四篇文選注太平御覽並

引之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邵有樂論十四篇見魏志本傳今亡

右樂律樂論之屬凡三家四部

魏三調歌辭

晉書樂志曰凡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宋書樂志清商三調歌詩曰平調曰清調曰瑟調

隋書何妥傳妥上表曰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

文心雕龍樂府篇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

魏相和歌曲十三篇

晉書樂志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宋書樂志云魏晉之世有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宋識善擊節倡和列和善吹笛）

宋書樂志相和十三曲曰氣出倡（武帝詞）曰精列（武帝詞）曰江南（古辭）曰度關山（武帝詞）曰東光平（古辭）曰十五（文帝詞）曰薤露（武帝詞）曰蒿里行（武帝詞）曰對酒（武帝詞）曰雞鳴（古辭）曰烏生（古辭）曰平陵（古辭）曰陌上桑（文帝詞　楚辭鈔武帝詞）

按唐藝文志有三調相和歌辭五卷唐經籍志總三卷蓋後人集錄漢魏列朝曲辭爲之也

魏鼙舞歌五篇

宋書樂志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又曰魏鼙舞歌五篇一明明魏皇帝二太和有聖帝三魏歷長四天生烝民五爲君既不易

王粲魏國登歌（粲始末已具後漢藝文志書類）

王粲魏國安世歌

宋書樂志太和初侍中繆襲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歌非往時之文則宜變改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鑒享之意宜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又曰王粲所撰安世詩今亡

王粲魏國渝兒舞歌四篇

晉書樂志漢巴渝舞之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刱其辭粲問巴渝帥李管种王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攷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

宋書樂志魏俞兒舞歌四篇魏國初建所用後於太祖廟並作之王粲造又曰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及安世巴渝詩

按魏志武紀漢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王粲杜襲衞覬和洽爲侍中粲改作登歌安世巴渝詩皆作於是年（巴渝詩或二十年從征巴漢時作）

繆襲鼓吹鐃歌曲十二篇

魏志劉邵傳邵同時東海繆襲官至尚書光祿勳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

晉書樂志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

宋書樂志魏鼓吹曲十二篇繆襲造第一曲初之平言魏也第二曲戰滎陽言曹公也第三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生禽呂布也第四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第五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士卒死亡也第六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第七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第八曲平南荊言曹公南平荊州也第九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第十曲應帝期言曹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第十一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第十二曲太和言魏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

文心雕龍樂府篇軒岐鼓吹並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

王肅宗廟詩頌十二篇（肅始末見易類）

宋書樂志散騎常侍王肅議高皇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鈞之舞有司奏宜如肅議奏可肅私造宗廟詩頌十二篇不被歌

玉海音樂樂舞篇齊志云魏王肅作宗廟詩頌十二篇

不入於樂

陳思王植鼙舞歌五篇

魏志本傳陳思王植字子建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文帝即王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甄城侯三年立爲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三年徙封東阿六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明紀太和六年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薨）

宋書樂志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故事（按故事晉志引作鼓吹此似音聲之誤）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有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

宋志又曰魏陳思王鞞舞歌五篇曰聖皇篇靈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孟冬篇

吳韋昭鼓吹鐃歌曲十二篇（昭始末見詩類）

晉書樂志是時吳亦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

宋書樂志韋昭於孫休世上鼓吹鐃歌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

宋志又曰鼓吹曲十二篇韋昭造曰炎精缺者言漢室衰武烈皇帝（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跡始乎此也

曰漢之季者武烈皇帝悼漢之微痛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曰攄武師者言大皇帝（權）卒武烈之業而奮征也曰烏林者言曹操既破荊州從流東下大皇帝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曰秋風者言大皇帝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也曰克皖城者言曹操志圖兼并令朱光爲廬江太守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曰關背德者言蜀將關雲長背棄吳德心懷不軌大皇帝引師浮江而禽之也曰通荊門者言大皇帝與蜀交好齊盟終復初好也曰章洪德者言大皇帝章其大德遠方來附也曰從歷數者言大皇帝從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曰承天命者言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德盛也曰玄化者言上修文訓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

按唐藝文志有漢魏吳晉鼓吹曲四卷唐經籍志入總集類蓋後人合四朝鼓吹辭爲一帙者

吳拂舞歌詩五篇

宋書樂志江左初又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也楊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宋志又曰拂舞歌詩五篇曰白鳩篇濟濟篇獨祿篇碣石篇淮南王篇

吳白紵舞歌詩三篇

宋書樂志又有白紵舞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

所出宜是吳舞也

宋志又曰白紵舞歌詩三篇

右樂府歌曲之屬凡十家十二部

右樂類凡二門綜一十六部（宋中興書目有諸葛亮琴經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託名諸葛亮淺俚之甚今不錄）

士燮春秋左氏經注十三卷

吳志本傳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劉陶字子奇有中文尚書春秋訓詁條例已錄入後漢藝文志）察孝廉補尚書郎免官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變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

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左氏春秋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上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漢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以燮不廢職貢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遷衞將軍封龍編侯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

釋文敘錄士燮字彥威蒼梧人吳衞將軍龍編侯注春秋經十一卷隋書經籍志春秋經十三卷吳衞將軍士燮注唐經籍志春秋經十一卷士燮撰藝文志士燮注春秋經十一卷

按文獻經籍攷引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春秋經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爲之注隋氏載焉又曰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今按隋志實十三卷蓋古經十二卷錄一卷釋文及唐志作十一卷者或有所合併而釋文列之左氏學家則甚分明也不知李氏何以云爾（似因漢志古經十二篇與公穀二家經十一卷合爲一條而誤會也）經義攷誤作春秋傳注亦云隋志十一卷侯志疑不能明亦以爲隋志十一卷輒轉沿誤殆不可解

周生烈春秋左氏傳注

魏志王肅附傳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大司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裴松之曰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按姓苑引晉武中經簿云姓周生名烈爲博士也）（意林引周生子自序云六蔵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

釋文敘錄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又曰魏徵士燉煌周生烈注解左氏傳

侯志引葛洪曰周生烈學精而不仕

王朗春秋左氏傳注十二卷（朗始末見易類）

魏志本傳朗著易周官春秋傳咸傳於世

釋文敘錄魏司徒王朗字景興肅之父注解左氏傳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十二卷魏司徒王朗撰唐經籍志春秋傳十卷王朗撰藝文志王朗注左氏十卷

王朗春秋左氏釋駁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左氏釋駁一卷王朗撰亡

按自漢以來駁左氏者如范升李育何休不一家王氏此釋不知誰家駁義

董遇春秋左氏傳章句三十卷（遇始末具易類）

釋文敘錄魏大司農董遇注解左氏傳又曰董遇章句三十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董遇章句唐經籍志春秋左氏經傳章句三十卷董遇注藝文志董遇左氏經傳章句三十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魏董遇章句隋唐志並三十卷今佚從正義釋文輯得十節其本字多與杜異而同於賈服王肅

董遇春秋左氏傳朱墨別異

魏志王肅附傳注魏略儒宗傳曰初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偏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按隋志有賈逵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遇此作益本之賈氏

王肅春秋左氏傳注三十卷（肅始末詳見易類）

釋文敘錄左氏王肅注三十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王肅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王肅注三十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肅注春秋左氏經傳隋唐志並三十卷今佚輯錄正義史記集解諸書爲一卷其本字往往與杜氏殊異

王基春秋左氏傳注（基始末具詩類）

釋文敘錄魏荊州刺史王基注解左氏傳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門王基字伯輿東萊人爲荊州刺史撰毛詩駁一卷又注解左氏傳

杜寬春秋左氏傳解（寬始末見禮類）

魏志杜恕傳注杜氏新書曰寬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傳解今存於世

張昭春秋左氏傳解

吳志本傳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漢末大亂昭南渡江孫策命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後劉備表孫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權稱尊號更拜輔吳將軍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諡曰文侯

李譔春秋左氏傳指歸（譔始末見易類）

蜀志本傳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

華陽國志譔父仁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譔少受父業又講問尹默（默亦受學司馬徽宋忠專精左氏春秋）著古文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注解

釋文敘錄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

樂詳左氏問七十二事

魏志杜恕傳注魏略儒宗傳曰樂詳字文載河東人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太和中轉拜騎都尉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魏志杜恕傳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戸

按樂詳至魏末尚存猶上書爲故君訟而元凱受封元凱左氏學或亦嘗從問焉其左氏問七十二事作於建安初時年三十餘謝氏之釋當亦錄入此書

糜信春秋左氏傳說要十卷

釋文敘錄糜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

隋書經籍志春秋說要十卷魏樂平太守糜信撰唐經籍志春秋左氏傳說要十卷糜信撰藝文志糜信左氏傳說要十卷

按糜信不見於史意即糜竺糜芳之同族竺東海朐人冊府元龜云康信撰春秋要一卷並寫誤也

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三卷

魏志本紀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嘉平六年十月庚寅即皇帝位改元正元正元三年夏六月丙午改元甘露甘露五年夏五月己丑卒年二十

裴注引漢晉春秋晉紀魏氏春秋魏末傳諸書略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自出討司馬昭賈充逆帝戰於南闕下令成濟成倅抽戈犯蹕刃出於背帝倒車下崩

釋文敘錄魏高貴鄉公曹髦字士彥魏廢帝左氏音三卷隋書經籍志梁有魏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三卷亡唐經籍志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高貴鄉公撰藝文志高貴鄉公左氏音三卷

嵇康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康始末見易類）

釋文敘錄嵇康字叔夜譙國人晉中散大夫（按稱晉非也）左氏音三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30　版反內

馬國翰輯本序曰嵇氏音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陸德明釋文引五節史記索隱引一節並據采輯比於廣陵散云

右春秋左氏學凡一十三家一十五部

唐固春秋公羊傳注

吳志闞澤附傳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裴松之曰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按冊府元龜云固字世正或音聲之誤或唐人避諱改爲子正）

唐書宰相世系表唐雎七世至漢中郎將蒙蒙生臨邛令都都孫尚書令林王莽時封建德侯林六世至翔爲丹陽太守因家焉翔二子固滂固吳尚書僕射（按固弟滂著子書見子部道家）

徐欽春秋公羊答問五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公羊傳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亡唐經籍志春秋公羊答問五卷荀爽問徐欽答藝文志荀爽徐欽答問五卷

按荀爽公羊問編入新書見後漢書本傳徐欽始末未詳蓋深於公羊者其及見荀慈明相往復乎抑從後取荀氏書而答之也（冊府元龜作徐凱未詳孰是又以庾翼王愆期問答之二卷爲徐氏書則誤讀隋志上下文之失也）

糜信注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信見前）

唐書經籍志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何休撰鄭玄駁糜信注藝文志何休春秋漢議十卷糜信注鄭玄駁

按唐經籍志似糜信取何氏之議鄭氏之駁而并爲之注據唐藝文志則又似糜信但注何氏議而附以鄭玄駁

糜信理何氏漢議二卷

隋書經籍志糜信理何氏漢議二卷魏人撰

按隋志有鄭玄駁何氏漢議二卷此似魏人據糜信說以申理何氏之議而附以己說蓋從何鄭糜三家書中析出別爲是編又或是兩唐志之糜氏注

右春秋公羊家學凡三家四部

唐固春秋穀梁傳注十三卷（固見前）

釋文敘錄唐固穀梁注十二卷吳尚書僕射隋書經籍志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吳僕射唐固注唐經籍志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唐固注藝文志唐固注穀梁十二卷

糜信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

釋文敘錄糜信穀梁注十二卷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隋書經籍志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魏樂平太守糜信注唐經籍志春秋穀梁傳十二卷糜信注藝文志糜信注穀梁十二卷

王謨輯本序曰糜信於禮記並無注解而月令正義於

反舌無聲句下引糜信說太平御覽又引作糜信難曰文亦互異不知其何所據也今並無攷唯從穀梁傳疏鈔出糜氏注本二十二條釋文七條史記注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楊士勛疏引或作麋信禮記正義引其說反舌事又作糜信冊府元龜糜信外復出康信太平御覽引穀梁注作庾信並誤也信注穀梁十二卷今佚從楊疏釋文及御覽輯錄爲一卷

侯志曰按穀梁疏于范注之略者每引糜注補之其文當較范爲詳故晉泰元立穀梁博士用糜注至齊猶然見南齊書陸澄傳

余蕭客古經解鉤沈序錄曰釋文引糜信穀梁音（按此音陸氏不明著於錄似附入本注不別爲編故今亦置不復出）

右春秋穀梁家學凡二家二部

孫炎春秋例（炎始末具易類）

孫炎春秋三傳注

魏志王肅附傳樂安孫叔然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諸注（冊府元龜引此文皆以爲王肅所撰殊爲舛誤）

韓益春秋三傳論十卷（益始末見易類）

隋書經籍志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撰唐經籍志春秋三傳十卷韓益撰藝文志韓益三傳論十卷

右春秋三傳凡二家三部

右春秋類凡四門綜二十四部（侯志有王肅孫炎虞翻唐固韋昭國語注今析入史部雜史類顧啟期春秋世族譜析入譜系類丁正等平正春秋決事析入子部法家類）

王朗孝經傳（朗始末見易類）

魏志本傳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咸傳於世

宋均孝經皇義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讖緯篇曰宋均魏博士

唐會要開元七年左庶子劉知幾議曰宋均於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門宋均撰孝經皇義一卷後爲河內太守（按後漢顯宗時南陽宋均爲河內太守范書有傳非此宋均冊府誤也又南陽宋均之宋貫宗字之誤）

按此孝經皇義舊在孝經緯中經義攷亦互見於緯

緯類

鄭偁孝經注

魏志文紀漢延康元年五月封王子叡爲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偁爲武德侯傅令曰偁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武德侯即明帝也）

公羊昭十五年注引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徐彥疏云何氏之意以資爲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以此言之則何氏解孝經與鄭偁同與康成異矣

儀徵阮元校勘記丁杰云孝經鄭注據此處疏文非康

成亦非小同當是鄭偁孫志祖云徐彦疏云與鄭偁同與康成異則偁與康成爲二家明矣（按此孫氏說是也）

按鄭偁魏初爲侍中武德侯傳僅見魏略所云又續漢輿服志注有侍中鄭偁答魏武帝問金輅一事其注孝經亦惟徐氏公羊疏一言爲據別無他證

蘇林孝經注一卷

魏志劉邵傳注魏略儒宗傳曰林字孝友陳留人博學多通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文帝紀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考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魏志高唐隆傳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科試之法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蘇林字孝友一云彦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衞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釋文敘錄蘇林魏散騎常侍注孝經隋書經籍志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注孝經一卷亡唐經籍志孝經一卷蘇林注藝文志孝經蘇林注一卷

劉邵孝經注一卷（邵始末見樂類）

釋文敘錄劉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注孝經一云、劉熙隋書經籍志梁有光祿大夫劉邵注孝經一卷亡唐經籍志古文孝經一卷劉邵注藝文志古文孝經劉邵注一卷（按邵注古文孝經惟兩唐志別出之）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門劉邵爲光祿大夫注孝經二卷

衞覬孝經固

魏志本傳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治書侍御史魏國旣建拜侍中文帝卽王位爲尚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文帝踐祚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閿鄉侯三百戶薨謚曰敬侯

古文苑閻人牟準敬侯碑陰文曰敬侯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章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有孝經固宋章樵注曰漢儒注釋詩書有故此注釋孝經之名恐字誤

何晏孝經注一卷（晏始末見易類）

釋文敘錄何晏字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注孝經隋書經籍志梁有魏吏部尚書何晏注孝經一卷亡

王肅孝經解一卷（肅始末見易類）

唐會要開元七年左庶子劉知幾議曰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

長

釋文敘錄孔安國馬融鄭眾鄭玄王肅並注孝經隋書經籍志孝經一卷王肅解唐經籍志孝經一卷王肅注藝文志孝經王肅注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王肅注孝經一卷今佚從注疏釋文史記集解通鑑注輯錄二十二節子雍好攻鄭氏學此解不見有駁難之處蓋唐明皇帝作注時悉汰去之

虞翻孝經注（翻始末見易類）

唐元宗御注孝經序曰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

經義攷王應麟曰唐元宗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隋唐志皆不載（按困學紀聞無末句蓋朱氏足之也全氏箋云劉謂劉炫非是）

嚴畯孝經傳

吳志本傳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權爲吳王及稱尊號畯嘗爲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後爲尚書卒畯著孝經傳傳於世吳書曰畯卒時年七十八

侯志曰張昭傳云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否畯因誦孝經仲尼居則畯所習者今文也又據邢疏則三國時王肅蘇林何晏劉邵韋昭徐整諸家所注亦皆今文也

韋昭孝經解讚一卷（昭始末見詩類）

釋文敘錄韋昭字弘嗣吳郡人吳侍中領左國史高陵亭侯爲晉諱改爲曜注孝經隋書經籍志孝經解讚一卷韋昭解唐經籍志孝經一卷韋昭注藝文志孝經韋昭注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韋氏解讚隋唐志皆著錄今佚從注疏所引得十節又儀禮經傳通解引一節正義脫文也並隸輯錄其說衣美不安食旨不甘訓義切實與鄭康成箋詩相似至郊祀后稷以配天全用鄭義然則書名解讚或讚鄭解也歟

徐整孝經默注一卷（整始末見詩類）

釋文敘錄王肅蘇林何晏劉邵韋昭徐整並注孝經隋書經籍志孝經默注一卷徐整注唐經籍志孝經默注二卷徐整注藝文志徐整默注二卷

孫熙孝經注一卷

釋文敘錄孫氏不詳何人注孝經隋書經籍志梁有孫氏注孝經一卷亡唐經籍志孝經一卷孫熙注藝文志孝經孫熙注一卷

經義攷曰按七錄有孫氏注孝經一卷釋文敘錄云不詳何人當即熙也

侯志孫氏朝代不可攷隋志列於蘇林何晏劉邵之後

唐志列於韋昭之後蘇林之前則當爲三國時人按吳志孫堅季弟靜靜子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瑜子熙史但言歷列位不著其何官擬即此孫熙蓋吳之宗室大帝從子也然亦無確證不能定

右孝經類凡一十三家一十三部（侯志有鄭小同一家然攷困學紀聞以鄭氏注爲小同者亦非碻證今既錄鄭玄鄭偁二家不當再出小同故不錄）

周生烈論語注（烈始末見春秋類）

魏志王肅附傳注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晏集解序曰近故司空陳羣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邢昺曰此二人皆爲論語作注而說其義故云義說

馬國翰輯本序曰周生烈義說隋唐志皆不著錄惟何晏集解采之凡十有四節皇侃疏明標周生烈而邢疏並作周曰其說冉子退朝爲爲君之朝與鄭玄解季氏私朝不合說鄉原爲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更迂曲戾於孟子然其他解悉純正朱子集注用之惜無從得其全書以甄合是非爲可憾爾

陳羣論語義說

魏志本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並有盛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爲司空西曹掾屬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文帝踐阼爲尚書令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爲司空錄尚書事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錢塘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陳羣論語義說

馬國翰輯本序曰陳氏此注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何晏集解取陳說僅三節其說季路問事鬼神與世說新語注引馬融正同蓋羣之爲說多述前人何氏已引包孔馬鄭不復再標陳曰也

王肅論語注十卷（肅始末見易類）

釋文敘錄論語王肅注十卷隋書經籍志梁有王肅注論語十卷亡唐經籍志論語十卷王肅注藝文志王肅注論語十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王肅論語注今佚不可見惟何晏集解引凡三十九節皇侃義疏邢昺疏韓愈筆解引肅說而非何氏所采者又得七節裒輯一卷肅好攻駁康成往往强詞求勝前儒多非之然其說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以爲君臣之義未正實有特識又皇疏引王朗說四節攷魏志本傳不言朗著論語七錄隋唐志亦均不載或者肅傳父業如續易傳之類朗說見肅書侃及見而稱之歟

王肅論語釋駁三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論語釋駁三卷王肅撰亡

按馬氏注古文論語鄭亦有古文論語注用其本而爲之注也鄭又別有論語釋義之注（疑即古文論語注之異名）並見釋文隋唐志此或據馬以駮鄭之釋義又或當時有駮肅論語義者肅從而釋之爲是書

何晏論語集解十卷（晏始末見易類）

序曰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晉書鄭沖傳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

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

釋文敘錄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十卷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唐經籍志論語十卷何晏集解藝文志何晏集解十卷宋史藝文志論語十卷何晏等集解

四庫提要曰皇侃義疏書前有奏進論語集解序題孫邕等五人之名晉書亦兼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晏者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晏何進之孫何咸之子也

光緒十年日本使者遵義黎庶昌刻古逸叢書敘目曰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此書根源隋唐舊鈔字句與今行本異同甚夥往往合於陸氏釋文字畫亦奇古卷末題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正平甲辰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其云重新鏤梓則以前有刻本可知然時代無攷矣

王弼論語釋疑三卷（弼始末具易類）

釋文敘錄論語王弼釋疑三卷隋書經籍志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唐經籍志論語釋疑二卷王弼撰藝文志王弼釋疑二卷

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敘錄曰釋文引王弼論語音

馬國翰輯本序曰王弼釋疑今間見於釋文正義茲更

從皇侃義疏采輯共得四十節合爲一卷

虞翻論語注十卷（翻始末具易類）

吳志本傳翻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釋文敘錄論語虞翻注十卷隋書經籍志梁有虞翻注論語十卷亡

張昭論語注（昭始末具春秋類）

吳志本傳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

譙周論語注十卷（周始末見禮類）

釋文敘錄譙周字允南巴西人晉散騎常侍不拜陽城

亭侯論語注十卷隋書經籍志梁有譙周注論語十卷

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七錄有譙周論語注十卷唐志不著錄而釋文敘錄有之今佚惟釋文引一節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一節

右論語類凡八家九部（侯志有程秉論語弼今并入五經總義類又有韋昭魯論解據羅願爾雅翼引一條爲證古經解鉤沈亦著於錄今攷諸書皆不言昭有論語注羅願所引似昭國語句中之魯語解轉寫之誤也今不錄）

黃初一字石經二部

隋書經籍志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毛詩二卷

亡

唐書經籍志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今字石經毛詩三卷藝文志同

侯志曰唐志所云今字者皆一字蓋指隸書一體也一字本漢時所建而毛詩鄭氏尚書後漢不立學官必無刊石之理全祖望謂是黃初時邯鄲淳補修引魚豢魏略儒宗傳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王乃始埽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云云（按見王肅傳注）爲證謂是時淳方以博士給事中是補正熹平隸字舊刻者淳爲且謂隋志以正始石經爲一字其誤卽原於此今從之（又云全氏并欲以隋志之魯詩儀禮春秋石經盡歸之邯鄲淳則未敢從蓋漢碑本有八種也）

又曰全氏之意以熹平黃初所立石經皆一字正始所立乃是三字諸家但知有熹平正始二刻全氏細繹史注乃知復有黃初補刻也

正始三字石經二部

隋書經籍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唐書經籍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藝文志同

晉書衛恆傳恆作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太平御覽碑部引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

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

經義攷曰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經爲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恆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觀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

陽湖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攷序曰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於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

八百一十九爲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蘇氏又以尚書春秋左氏錯雜成文命爲左傳不加分別蒙就隸續所載理而董之

高貴鄉公太學講義（公詳見春秋類）

魏志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夏連三殷歸藏周周易之故易博士淳于俊對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博士庾峻對復命講禮記博士馬照對

晉書庾峻傳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

按是日所講見於本紀者尚千數百言此必承祚從公本集中或當時注記所有采以入紀恐節錄非全文其時政歸司馬氏猶山陽公在位之日命荀悅作漢紀之時也

魏禧諸經解

魏志王肅傳注略儒宗傳禧字子牙京兆人也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太祖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魚豢常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

鄭小同鄭志十一卷（小同始末具禮類）

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唐經籍志鄭志九卷（失注撰人）藝文志同

四庫簡明目錄曰鄭志三卷魏鄭小同撰鄭玄之孫也玄沒之後門人述其問答爲八篇小同編次爲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從諸書輯綴以存鄭學之崖略也

遵義鄭珍鄭學錄曰鄭志本傳八篇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後亡　國朝祕府有一本分上中下三卷不知何人輯錄武英殿聚珍版印行乾隆間王復武億爲注明原書出處更加訂正又輯補遺一卷按本傳云門人相

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則此書明是鄭門弟子所記而隋志獨云魏侍中鄭小同撰者攷康成卒時小同僅四五歲安能記述祖時師弟問答必是康成歿未久諸弟子即各出所記分五經類而萃之爲志八卷後來小同更有所得增編爲十一卷自題己名故隋志歸之小同撰耳

王肅聖證論十二卷（肅始末見易類）

魏志本傳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又集聖證論以譏短玄

釋文敘錄曰肅又作聖證論難鄭玄隋書經籍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日本國見在書目同唐經籍志聖證

論十一卷（佚注唐人）藝文志王肅聖證論十一卷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爲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樂先儒疑之聖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

侯志曰王肅經解平易近人故晉宋以下多從之近世崇尚鄭學攻肅者幾於身無完膚平心而論肅經解豈無一得其立異於鄭猶鄭之立異於賈馬此得彼失本可並存特其事事掊擊且僞造家語以自實其言此則誠不免爲小人儒耳

馬昭聖證論駁

張融聖證論評

舊唐書元行沖傳行沖著釋疑論曰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按經論詰融等（登或作）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又曰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玄注泉深（[illegible]）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慮之失也

嘉定錢大昕三國志攷異曰高貴鄉公紀有博士馬照按毛詩正義往往載馬昭說即其人也昭說經主鄭氏與王肅多異

侯志曰諸經引聖證論者往往兼引馬昭張融說高貴鄉公紀有博士馬照錢氏攷異謂即馬昭也張融亦魏博士見隋志論語類

馬國翰輯本序曰聖證論一卷魏王肅撰馬昭駮孔晁答張融評舊唐書元行沖傳云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今以諸引馬昭張融多參孔晁說而纂于王則晁固王學輩之首選也隋志十二卷唐志十一卷今佚采輯四十餘條依經編次爲卷（王氏漢魏遺書鈔亦輯錄一卷）

按誦本書篇卷無攷隋唐志作十二卷十一卷者皆附馬張等諸家之說在內乃後人重編也

孫炎聖證論駁（炎始末見易類）

魏志王肅傳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虞翻奏上鄭注五經違失事因（翻始末見易類因或作目未詳孰是似當爲目）

吳志傳注引翻別傳翻又奏鄭注尚書違失事因曰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冃既不覺定復訓爲柸謂之酒柸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丣字當讀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柸天子

頫面謂之辭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葢缺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

程秉周易摘尚書駮論語弼

吳志本傳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

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既還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駮（或作商書）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譙周五經然否論五卷（周始末見禮類）

蜀志本傳周諳讀典籍研精六經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凡所著述撰定五經論

蜀志秦宓傳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按春秋然否論卽五經然否論之篇目）

隋書經籍志五經然否論五卷晉散騎常侍譙周撰唐經籍志五經然否論五卷譙周撰藝文志譙周五經然否論五卷

王謨輯本序曰周書已久亡羣書稱引絕少御覽亦不載其目經義攷鈔出後漢書注通典三條今從穀梁傳注鈔出一條詩正義一條禮記正義二條其他引譙周說俱當爲五經然否論悉附錄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此書隋唐志皆五卷今佚穀梁傳疏引一節通典引二十餘節內有明標五經然否論者三節參以後漢補志注劉恕通鑑外紀所引並同又引譙周禮記集志二節緦服圖集圖各一節說祭禮喪服似是論之篇目餘只標蜀譙周省文也合輯一帙以明言書名者列前其標集志集圖及止稱名者附後周經說

長於禮服宜陳壽以潛識內敏稱之也

右五經總義類凡一十二家一十四部

孫炎爾雅注六卷（炎始末見易類）

魏志王肅附傳樂安孫叔然作毛詩禮記春秋三傳爾雅諸注

釋文敘錄爾雅孫炎注三卷隋書經籍志爾雅七卷孫炎注唐經籍志爾雅六卷孫炎注藝文志孫炎注六卷（按隋志七卷者并音一卷在內也）

邢昺疏序曰其爲注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其爲義疏者則俗閒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

馬國翰輯本序曰孫炎注隋志七卷唐志六卷釋文敘錄三卷今佚輯爲上中下三卷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其訓義之優洽可知郭景純注多用孫氏其改舊說者往往遜之亦以所取法者上也邢疏序於郭孫炎外又云俗閒有孫炎義疏則宋志稱孫炎疏十卷者是也蓋唐宋閒人與叔然同名今別輯不使相混云（甘泉黃奭漢學堂亦輯有一卷）

孫炎爾雅音一卷

顏氏家訓音辭篇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

釋文敘錄曰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

又曰爾雅孫炎注三卷音一卷隋書經籍志梁有爾雅音二卷孫炎郭璞撰亡

玉海藝文小學類曰世謂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同爲椎輪之始

馬國翰輯本序曰炎既注爾雅又爲之音隋志有音二卷孫炎郭璞撰亡唐志有郭氏音一卷孫音不著錄佚已久茲就輯錄孫注訓釋其音爲卷

劉邵爾雅注（邵當本見樂傳）

初學記歲時部引爾雅曰蟋蟀蛬劉邵注云謂蛚蜻也孫炎云梁國謂之蛬

按魏志本傳稱邵所撰述凡百餘篇不言有爾雅注釋文及隋唐志亦俱不載而初學記此條首引爾雅本文次引劉邵注又次引孫炎郭璞注甚是分明無可疑者攷郭景純序言注者十有餘家邢疏舉郭璞之前注家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又五經正義所援引某氏謝氏顧氏凡八家餘亦未知誰氏（汪師韓文選注引書目錄僅有孫林包氏）然則劉邵之注當在郭氏所采十餘家中初學記所引亦必見其本書

張揖廣雅三卷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張揖字稚讓淸河人一云河閒人魏太和中爲博士

揖進表曰博士臣揖言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撢羣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於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爲上中下以類方徠俊哲洪秀賁彥之倫扣其兩端摘其過謬令得用諝亦所企想也

隋書經籍志廣雅三卷魏博士張揖撰梁有四卷日本國人見在書目廣雅三卷張揖撰唐經籍志廣雅四卷張揖撰藝文志張揖廣雅四卷宋史藝文志張揖廣雅音三卷

四庫提要曰廣雅十卷魏張揖撰其書因爾雅舊目博采漢儒箋注及三倉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於楊雄方言

亦備載無遺揖進表稱分上中下隋志三卷與表所言合七錄作四卷者由後來傳寫析其篇目後人又析爲十卷隋祕書學士曹憲爲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

曹侯彥字義訓音六卷

魏志曹眞傳眞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時至大司馬進封邵陵侯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眞功詔悉封眞五子羲訓則彥皚皆爲列侯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又齊王本紀嘉平元年春正月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彥事蹟見於魏志者僅此）

隋書經籍志梁有字義訓音六卷曹侯彥撰亡

南康謝啟昆小學攷曰按字義訓音七錄稱曹侯彥撰蓋以彥嘗爲列侯也

按曹侯彥別有古今字苑一書（見後）法書要錄載梁庾元威論稱爲曹產蓋彥字之誤是亦足以證曹侯彥實爲曹彥矣小學攷所言是也當曹爽被誅時曹羲曹訓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張當凡八族十家咸及於難見齊王紀及爽傳獨不及則彥皚三人御覽刑法部引三十國春秋則謂爽與羲訓彥並斬夷三族則亦同時被害者也太平御覽六百四十八引曹彥議復肉刑一篇固能文之士也

韋昭辯釋名一卷（昭始末具詩類）

吳志本傳鳳皇二年曜因獄吏上辭曰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維懼悚赧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吶喫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

隋書經籍志辯釋名一卷韋昭撰唐藝文志韋昭辯釋名一卷（官職訓一卷別見史部職官類中）

鎮陽畢沅辯釋名補遺序曰韋昭官職訓及辯釋名據昭自言各一卷則捋然成帙今雖亡失其引見唐宋人書者當不止於是而予之所見僅此而已

馬國翰輯本序曰韋昭辯釋名今輯錄二十五節其二十三節皆論辯官制先列釋名原文後加辯曰以別之其無者引文脫也今釋名內無釋官篇當是後人緣昭辯而刪之而劉熙之說亦借此以存其缺佚（興化任大椿小學鉤沈中亦輯錄一卷）

右訓詁之屬凡五家六部

張揖埤倉二卷（揖見前）

隋書經籍志埤蒼三卷張揖撰唐經籍志埤蒼三卷張揖撰唐藝文志張揖埤蒼三卷

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埤蒼二卷張揖撰冊府元龜學校部小學門張揖撰埤蒼二卷通志藝文略埤蒼三卷張揖撰又注云隋志二卷玉海藝文類引隋志埤蒼二卷小學攷張氏揖埤倉隋志二卷

按日本書目云埤蒼二卷（佐世當寬平人奉敕撰錄官庫書實見其本故所載卷數尤可憑信）冊府元龜通志略玉海小學攷引隋志亦云二卷今本隋志作三卷者乃宋以後人據兩唐志所改也其譌二卷爲三卷則自舊唐志始馬氏玉函山房任氏小學鉤沈並有輯本小學攷有陳仲魚（鱣）輯本二卷未見陶孝邈學使在時從唐本玉篇大藏音義諸書所輯三百餘條未寫清本予爲編次成帙亦二卷未刊

又按唐本玉篇言部誽字下引曰埤倉頡大藏音義五十三礓石字下亦引云埤倉頡諸書引埤倉遺文今可攷見者凡六百餘條皆訓詁之言無一條引埤倉本文者（如倉頡篇之考妣延年漢兼天下云云者皆本文也）而其中所詁之字同倉頡急就篇者百十有餘（急就篇中之字皆倉頡篇本文）同三倉者二十有餘（三倉中倉頡篇）推尋端緒皆不離倉頡三倉兩書漢藝文志有杜林倉頡故倉頡訓纂各一篇

隋志梁有倉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稚讓此書其即埤補杜伯山之注故唐人稱引作埤倉頡歟（又大藏音義元應一切經音義文選注後漢書注諸書或引作埤倉篇或變其字作輫又作鼙琕禆並與埤通倉蒼古今字漢碑多作倉六朝人亦多書作倉）

張揖三倉訓詁三卷

唐書經籍志三蒼訓詁二卷張揖撰唐藝文志張揖三蒼訓詁三卷

玉海藝文小學類引隋志曰三倉訓詁三卷魏博士張揖撰（按今本隋志無三倉訓詁而玉海引隋志有之又冊府元龜引隋志亦有張揖三倉訓詁三卷知今本隋志此一條有脫誤）

孫星衍倉頡篇輯本序曰三倉訓詁三卷者魏張揖晉郭璞所撰唐人引三倉多雜反語實出郭璞爲多或亦名張揖

謝啟昆小學攷曰張揖三倉訓詁郭璞三倉解詁原書已亡其見於傳注字部類書內典所引者近孫氏星衍輯爲一書凡三卷所采張揖郭璞皆存其名惜無可別者尚多

按稚讓既作埤倉以埤補杜伯山倉頡篇注本之缺又取郎中賈魴所合三倉（詳見後漢藝文志中）而訓詁之其後郭景純又有三倉解詁故諸書所引多郭注其明引張揖訓詁者僅史記索隱文選注兩三條見孫氏倉頡篇輯本及任氏輯本

張揖古今字詁三卷

太平御覽六百五引王隱晉書曰魏太和六年河閒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曰紙今帋也其字从巾云云（據此言其書有巾部大抵與說文部分略相同）

魏書江式傳式上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有名於揖

隋書經籍志古今字詁三卷張揖撰唐經籍志古文字詁二卷張揖撰藝文志張揖古文字訓二卷

侯志曰古今字詁見於釋文兩漢書注史記索隱文選注一切經音義者甚多任大椿小學鉤沈備載之

按漢藝文志孝經類有古今字一卷稚讓或取其書而詁之故曰古今字詁亦或益以後出孳生之字依準許篇爲部分未可知也任輯外又有馬氏玉函山房輯本小學攷又有海甯陳鱣輯本各一卷

張揖雜字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難字一卷張揖撰亡唐藝文志張揖雜字一卷

冊府元龜學校部小學門張揖撰埤倉二卷古今字詁三卷又云揖撰三倉難字一卷詁訓一卷（按此所引皆據隋志三倉二字當在詁訓之上疑冊府轉寫亂之難字當爲雜字則沿隋志之寫誤也詳見後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隋志作難字唐志云雜字今佚陸德明釋文引張揖雜字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亦引張揖雜字或止標張揖司馬貞索隱亦引張揖說皆此書佚文並據輯錄其中如詁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字云訓者謂字有意義也皆非難識則唐志題雜字爲是也其以雜字名者雜采成編不復類次要是補所作諸書之缺遺也

按稚讓之前有郭訓雜字指疑此亦補注郭氏書然馬說近得其實也任氏小學鉤沈亦輯存七條

張揖錯誤字一卷（疑本名錯誤字諟）

隋書經籍志梁有難字一卷錯誤字一卷並張揖撰亡

冊府元龜學校部小學門張揖撰諟字一卷（按當爲字諟）

按廣韻引字諟凡四條任氏小學鉤沈錄之證以冊府元龜所載益即張揖字諟也冊府此條亦據隋志有字諟無錯誤字按廣韻諟正也與是通陳書姚察傳諟正文字作此諟此書因錯誤字而諟正之其名當是錯誤字諟廣韻省文作字諟今本隋志脫諟字冊府元龜譌敓作諟字

附隋經籍志校文一卷（此條脫誤最甚宋王欽若等所見不如是也今以冊府元龜廣韻參訂之）

古文字詁三卷（張揖撰梁有雜字一卷三倉訓詁三卷錯誤字諟一卷並張揖撰）

張揖集古文

通志藝文略小學古文類集古文張揖撰

按張揖集古文郭忠恕汗簡凡九引之侯君謨以爲卽古今字詁或然然通志略著錄宋時或別有其本今仍別出之其書不分卷故亦無卷數

又按稚讓之書今雖不可概見然就其名書之意而尋繹之則猶有可言者廣雅廣爾雅之遺埤倉埤倉頡之訓以賈叔郎隸寫之三倉或未盡其說及前漢相傳之古今字或無所發明也於是又從而訓詁之又爲雜字以補所缺遺爲字諟以揭其謬誤若集古文則甚似古今字詁之別編殆後人所錄洪稚存曉讀書齋四錄云六書至漢末揖實集其大成非呂忱呂靜等所能及不其然歟揖與蘇林同爲魏初博士並及見服子愼子愼著通俗文序稱之而魏志於蘇林則附見劉劭傳惟揖則志與注皆不之及

周氏雜字解詁四卷

隋書經籍志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

侯志曰康按史記高祖功臣表索隱引周成雜字解詁此外諸書有但稱周成雜字者有但稱雜字解詁者有稱雜字稱周成稱周成難字者（御覽卷八引一條稱雜字詁訓九百廿一引一條稱周氏不稱周成廣韻引一條作新字解詁）皆卽一書而或少省其文或小易其名雜字之爲難字正與張揖書同未知本有二名抑後人傳寫之誤但必非兩書明矣小學鉤沈分錄之殆非

馬國翰輯本序曰類聚御覽諸書並題周成雜字解詁或作周成雜字則周氏卽周成明矣元應一切經音義引作周成雜字難字或雜字之譌抑或篇中有難字之目今輯二十餘節凡引作難字詳注於下

按史記索隱引周成雜字解詁則隋志引七錄作周氏者氏蓋成之寫誤故下文蒙上稱周成而不書其官

周成解文字七卷（疑本名解字文）

隋書經籍志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按氏當爲成）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亡唐經籍志解字文七卷周成撰藝文志周成解文字七卷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周成雜字或稱解字文

按雜字解詁似卽解字文之篇目隋時僅存四卷至唐而全書復出故兩唐志著錄解字文七卷不復重出雜字解詁四卷也選注引解字文與舊唐志合疑是本名隋志新唐志誤倒其文（又按解字文或因許氏說文解字而作許書十四篇此合兩篇爲一卷故七卷審如是則與雜字解詁無涉又按雜字解詁疑卽爲張揖書而作）

曹侯彥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彥見前）

隋書經籍志梁有字義訓音六卷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彥撰亡

法書要錄引梁庾元威論書曰許愼穿鑿賈氏乃奏說文曹產開拓許侯爰成字苑說文則形聲具舉字苑則品類周悉（按下文有云且書文一反草木相從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即曰世中所行十分裁一而今點畫失體深成怪也此數語不知是否即指此書）

按曹侯彥小學攷以爲郎是曹彥庾氏論書又作曹產似彥字之誤或實有曹產字侯彥其人無以詳知其書廣說文之字故云開拓許侯其後葛稚川作要用字苑似即從此書而節其要者

朱育異字苑二卷（育始末具詩類）

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詳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隋書經籍志梁有異字二卷朱育撰亡（據廣韻玉篇引當有苑字）

馬國翰輯本序曰郭忠恕汗簡引朱育集字朱育集古字朱育集奇字朱育字略凡二十一條玉篇廣韻引異字苑七條異字音二要是一書而引者意爲標題故互有參差也今並輯各依所引錄之

魏人黃初篇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黃初篇亡唐經籍志黃初章一卷藝文志黃初篇一卷

小學攷文字類無名氏黃初篇七錄一卷按篇首有黃初句作者當在魏時

朱育幼學篇二卷

隋書經籍志又有幼學二卷朱育撰亡唐經籍志初學篇一卷朱嗣卿撰藝文志朱嗣卿幼學篇一卷

小學攷曰隋志云朱育唐志云朱嗣卿嗣卿葢育字也

項峻始學篇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又有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亡唐經籍志始學篇十二卷項峻撰藝文志項峻始學篇十二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峻於吳志無傳僅見薛綜傳華覈疏大皇赤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述不足紀錄此外無可攷見今從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得六節

侯志曰初學記卷九藝文類聚卷十一引顏峻始學篇按顏當作項御覽七十八引文相同正作項又御覽三百八十八引項氏始學篇注其爲項氏自注爲他人注則不可攷矣

右字書之屬凡六家一十三部（末二部爲幼儀之書當入子部儒家今姑從舊史入此類）

李登聲類十卷

隋書經籍志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日本國見在書目聲類十卷李登撰唐經籍志同唐藝文志李登聲類十卷

隋書潘徽傳徽撰韻纂序曰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

清濁緩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

封氏聞見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侯志曰魏書江式傳云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宮商龣徵羽各爲一篇據此則聲類亦分五音故潘徽傳云然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登字里未詳官左校令見北史江式傳其書發明聲韻配合宮商呂靜韻集本之隋唐志並十卷今佚輯錄二百餘條隱依今韻排次按音韻之學萌芽漢代鄭康成注六經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至

魏孫炎爲鄭學之徒注爾雅用反切音益加詳而未有專書登與炎同時作爲此編其韻書之權輿乎

右韻書之屬一家一部

右小學類凡三門綜二十部（侯志有曹植飛龍篇乃其樂府中之一首非字書之流今不錄又鍾繇隸書勢實非鍾繇撰與張宏飛白序勢並詳見子部雜藝術類一字石經三字石經並析入五經總義類一字石經典論析入子部儒家）

宋均河圖注（均始末見孝經類）

隋書經籍志曰宋均鄭玄並爲讖律之注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均河圖注

經義攷毖緯篇曰河圖握矩起宋均有注

侯志曰初學記御覽數引宋均河圖注其可攷見篇名者惟河圖矩起注一條古微書引宋注河圖握矩記即河圖矩起以御覽攷之則亦但稱河圖注耳

宋均洛書注

侯志曰古微書有宋均洛書摘六辟注

宋均論語讖注八卷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論語讖八卷宋均注亡唐經籍志論語緯十卷宋均注藝文志宋均注論語緯十卷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論語比攷讖論語撰攷讖論語陰嬉讖論語糺滑讖論語摘輔像讖論語素王受命讖論語崇爵讖論語摘衰聖承進讖

凡八種

侯志曰宋注論語讖有摘輔象摘衰聖比攷讖陰嬉讖撰攷讖五種古微書並載之

宋均雜讖注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均雜讖注

按宋注雜讖見選注所引隋志有曰河洛七經緯之外又有尚書中候孝經句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又曰梁有雜讖書二十九卷宋所注其即此書

右讖書注

宋均易緯注九卷

唐書經籍志易緯九卷宋均注藝文志宋均注易緯九卷

侯志曰玉海云易緯宋注不傳康按宋注今可攷見者祇有初學記御覽引通卦驗古微書引坤靈圖

宋均書緯注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均書緯注

經義攷曰尙書帝命驗有宋均注

侯志曰按書緯五篇今宋注可攷者四璇璣鈐攷靈耀帝命驗運期授備載趙在翰七緯中而刑德放注佚矣

宋均詩緯注十卷

隋書經籍志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詩緯十卷魏博士宋均注唐經籍志詩緯十卷宋均注藝文志宋均注詩緯十卷

侯志曰趙在翰七緯中有宋注詩緯推度災汎歷樞含神霧三種

宋均禮緯注三卷

唐日本國人見在書目禮緯三卷宋均注唐書經籍志同藝文志宋均注禮緯三卷

侯志曰趙在翰七緯中有宋注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三種

宋均樂緯注三卷

隋書經籍志樂緯三卷宋均注日本國見在書目同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宋均樂緯注三卷

侯志曰趙在翰七緯中有宋均注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三種

宋均春秋緯注三十八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緯三十卷宋均注亡日本國見在書目四十卷唐經籍志春秋緯三十八卷宋均注藝文志宋均注春秋緯三十八卷

侯志曰趙在翰七緯中有宋注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潛潭巴說題辭

侯志又曰康按後漢書樊英傳注載春秋緯十三篇有握誠圖而無命歷序宋注可攷見者亦適十三篇有命歷序而無握誠圖朱彝尊疑握誠圖卽合誠圖然則正宜以命歷序補其缺趙氏七緯無命歷序今按蕭吉五行大義論諸神篇後漢書楊厚傳注初學記卷九御覽七十八並引宋均命歷序注確有明文

按孫瑴古微書謂宋均有春秋內事注則又在十三篇之外者然亦疑春秋內事是讖書在雜讖二十九卷中非七經緯所有也

宋均孝經緯注十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孝經雜緯十卷宋均注亡唐經籍志

六經緯五卷宋均注（按六是孝字之誤）藝文志宋均孝經緯注五卷

右七經緯注

宋均尚書中候注

注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宋均尚書中候注

經義攷曰尚書中候宋均注曰堯得圖書舜禪後演以爲攷河命題期立象三篇

侯志曰宋注中候文選長楊賦注引之

宋均禮記默房注二卷

隋書經籍志禮記默房二卷宋均注

按此疑在七經緯禮記中詳見後漢藝文志

宋均孝經句命決注六卷

宋均孝經援神契注七卷

隋書經籍志孝經句命決六卷宋均注孝經援神契七卷宋均注日本國見在書目同

宋均孝經內事注一卷

隋書經籍志孝經內事一卷（此下脫宋均注三字）

孫瑴古微書曰春秋孝經各有內事俱有宋均注

侯志曰御覽八百七十二引宋均孝經內事注

右雜緯候注

右讖緯類一家凡三門綜一十六部

三國藝文志卷一

三國藝文志卷二

姚氏學

史之類十有三曰正史曰編年曰雜史曰史鈔曰史評曰故事曰職官曰儀制曰刑法曰雜傳記曰地理曰譜系曰簿錄

伏儼漢書音義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伏儼漢書音義

孫星衍建立伏博士始末伏氏世系曰始祖勝秦博士史漢儒林並有傳九世湛光武時大司徒陽都侯十五世完嗣爵女爲獻帝皇后完誅後國除十六世典十七世嚴注云當作儼注漢書（按此世系嘉慶時鄒平貢生王啟運所敘也考范書伏湛傳建武三年封陽都侯六年徙封不其侯又伏皇后紀后琅邪東武人父完襲爵不其侯爲侍中后既立遷執金吾建安元年拜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興嗣初后與父完書言曹操殘偪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偪帝廢后下暴室以幽崩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蓋自湛開國至興凡八世興爲曹操所殺國除世系稱陽都侯稱完誅後國除皆非也與典字形相近未詳孰是）

按世系則儼乃伏完之孫孝獻皇后之姪與顏監稱琅邪人相符其人當在魏世或非本支或幸而得全其徙涿郡之十九人似皆婦女儼未必在內今史記漢書注中亦別有伏儼說

劉德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劉德北海人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劉德漢書注

按通典凶禮喪制篇凡六引劉德問田瓊荅一條稱後漢劉德餘多稱魏劉德鄭珍鄭學錄謂劉德是鄭門弟子錢東垣校刊鄭志跋謂劉德是鄭氏門人蓋以爲田瓊弟子也顏監云北海人則謂鄭氏弟子鄭氏門人者實近似之

鄭氏漢書音義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宋祁校語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氏舊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爲鄭德今書但稱鄭氏（按臣瓚引鄭德而爲顏氏所采者皆改曰鄭故今本亦但見有鄭氏注）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鄭德漢書音義（此李善采臣瓚集解可知）

侯志曰洪頤煊讀書叢錄云漢書集注有鄭氏臣瓚以爲鄭德非本史記索隱以爲鄭玄誤康按鄭氏既在康成後又在晉灼前（晉灼晉尚書郎）幷用黃初改置郡縣名則爲魏人無疑至康成之無漢書注本無可疑洪亮吉據史記集解引鄭玄注數處謂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此晉灼臣瓚所未及言者後人能臆斷之乎十七

史商推云常熟毛氏索隱跋謂宋刻鄭德誤作鄭玄則裴駰集解亦宋人妄改其說近是

按晉灼臣瓚並在西晉灼不知鄭氏何名而瓚知之見聞不同事所恆有且瓚多見古書如漢茂陵書漢祿秩令爲江左所不傳者瓚皆見之其言鄭德必有所自又其書進之於朝必不致妄說以惑視聽特以注家姓名非本書宏旨故略而不詳顏監偏信晉灼其實瓚說可從也

李斐漢書音義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李斐漢書音義

李奇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李奇南陽人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李奇漢書注

鄧展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魏志文紀注典論自敘有曰嘗與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云云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鄧展漢書注（又有鄧展子不知是否卽此鄧展附識於此不別出）

文穎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建安中爲甘陵府丞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文穎漢書注

按侯氏志云建安非魏年號顏氏敘例稱魏建安中者蓋是時魏國已建鄧展文穎二人實爲魏臣非漢臣雖當建安時不得繫以漢也按漢魏之際凡記前代時事或曰漢或曰建安從無建安之上加以魏字者（文選東方畫贊序稱魏建安中李善已斥其誤）此或宋之魏書魏略魏武本紀等見書中有初平興平建安紀年遂誤以爲魏顏氏錄舊文不加更正是其一失亦何至如侯氏之曲說乎

張揖漢書注一卷（揖始末見經部小學類）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張揖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宋高似孫史略曰司馬相如一傳最難注張揖嘗作博雅通於名物所以止注此傳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張揖漢書注又曰文選舊注中有張揖子虛賦注上林賦注

蘇林漢書注（林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魏志劉邵傳注魏略儒宗傳曰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服應鬷說疏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蘇林漢書注

按魏略言諸書傳危疑林皆釋之則所注釋者必多今惟此及孝經二種自魏晉中經簿錄亡而後漢三國人之書遂堙沒不可見

張晏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張晏漢書注

洪亮吉曉讀書齋雜錄曰張晏漢書注於地理最詳

如淳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如淳漢書注

孟康漢書音義九卷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

魏志杜恕傳注魏略曰黃初中康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於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駮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代杜恕爲弘農太守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吏民稱歌焉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書孟康音義九卷亡唐經籍志漢書音義九卷孟康撰藝文志孟康漢書音義九卷

項昭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按顏氏敘例具列諸家注釋皆以時代爲先後自伏儼至此凡一十三家在應劭之後韋昭之前則皆爲三國時人侯志於伏儼劉德李斐李奇張晏項昭六家置不入錄蓋以顏氏不言魏人之故未免不充其類歟

韋昭漢書音義七卷（昭始末見經部詩類）

隋書經籍志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唐經籍志漢書音義七卷韓章撰（此作韓章寫誤也）藝文志韋昭漢書音義七卷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孟康韋昭漢書注（惟項昭一家選注引未見）

諸葛亮漢書音一卷

蜀志本傳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豐漢書有列傳）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時先主屯新野潁川徐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於是情好日密及曹公敗於赤壁先主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成都平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即帝位策爲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後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開府治事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十二年八月卒於軍時年五十四遺命葬漢中定軍山謚忠武侯

唐書藝文志諸葛亮論前漢事一卷又音一卷通志藝文略漢書音一卷諸葛亮撰高似孫史略漢書諸葛亮音一卷

按張澍輯諸葛集目錄云澍按隋書經籍志漢書音一卷蜀丞相諸葛亮撰亦見唐志又故事制作篇亦云然今檢隋志實無此文（疑合論前漢事爲一編而隋志遺之）

張休漢書章條

吳志孫登傳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是歲立登爲太子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吳志張昭傳昭少子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注引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登甚愛之常在左右（休後至揚武將軍坐事徙交州又以譖賜死時年四十一）

按吳書言並有章條則非徒憑口說其必筆之於書可知顏師古漢書敘例載晉劉寶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即此之類亦略如後世講義（凡歷朝臣工進講皆別具講義知此制自魏晉已然矣）而張子布父子漢書有師法亦於此見之

右注釋凡一十六家

東觀漢記先賢表

史通正史篇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永初漢安帝元）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闕至晉無成

按此表作於黃初時其後明帝時有海內先賢傳四卷（詳見後雜傳記類）似即因此表而爲傳章氏攷證謂所載多後漢名賢亦欲以彌縫漢記之闕略以其不出於史館故別本單行

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三卷又錄一卷

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漢尚書郎徐令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

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

隋書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唐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謝承撰藝文志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三卷又錄一卷

史通書志篇曰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煩省篇云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雜說篇云謝承漢書偏黨吳越又云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

錢塘姚之駰輯本序曰謝偉平之書東漢第一良史也凡所載忠義名卿及通賢逸士其芳言懿矩半爲范書所遺惟六朝詞人多誦說之故其軼事時見他書輒采掇彙鈔分爲四卷（今有黟縣汪文臺南士補輯本八卷）

會稽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史無帝紀惟聞此書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承書有風教傳亦創見也史通論贊篇謝承曰詮愚按文選顏延年北使洛詩注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阮嗣宗勸進表注後漢二十八將論注張景陽七命注引承書俱稱序曰蓋其敘傳中語（按隋志云無帝紀似謂其亡佚唐志多出三卷似即帝紀之佚存者）

侯志曰匡謬正俗卷五謂承書失實洪亮吉亦云承書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紕謬非一端云云於謝書力加譏彈然遷固著史尚多舛誤不能摘其一二事遂毀全書況謝書久亡他書轉引不免魯魚之譌尤未可以是

定謝范二家優劣也姚之駰謂謝書極博蔚宗過爲刪除其說甚當蓋謝之勝范在此而其不及范之精嚴亦即在此矣

薛瑩後漢記一百卷

吳志薛綜傳綜沛郡竹邑人也子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爲散騎中常侍孫皓初爲左執法選曹尚書領太子少傅武昌左部督還爲左國史光祿勳天紀四年入晉爲散騎常侍太康三年卒

隋書經籍志後漢記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薛瑩撰唐經籍志後漢記一百卷薛（敓一字）

作藝文志薛瑩後漢記一百卷

姚之駰輯本序曰瑩所著漢書當是私作故吳志本傳不載（此史文偶爾疏漏不關公私）余靖表云瑩作漢後記百卷今他本直云後漢書也瑩書大半弗存未經拂耳瞽目然讀世祖顯宗二論波屬雲委灝瀚蒼鬱洵良史手他稱是矣袁彥伯竟未采及何耶（黟縣汪氏輯本亦止十餘條）

譙周後漢記（周始末具經部禮類）

晉書司馬彪傳彪以爲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號曰續漢書（此據司馬紹統續漢書敘文也其言譙周刪定東觀漢記稿有明文）

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序曰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

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此司馬紹統取譙周書以爲志雖別其名曰災異而實周所刪補漢記中之五行志以應劭書名災異故承上文不復分別言之耳）

續漢禮儀志劉昭注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此據謝偉平志序之文也言譙周改定禮儀志卽改定漢記中之禮儀志也）

續漢天文志劉昭注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以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此亦似據謝行思後漢書志序之文言譙周接繼天文志知譙周於東觀漢記之書不特刪除且有補續以勒成一史自爲一家）

晉書天文志序曰及班固敘漢史馬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按續漢天文志所載獻帝建安時事卽本譙允南漢記之文）

按譙允南刪補東觀漢記見於晉書及續漢志者凡五驗如右碻有明證蜀志本傳但槩括其詞曰所著述撰定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其云撰定則有此書在內也其書殆亡於永嘉之亂不至江左故梁七錄亦不著（又魏董巴有大漢輿服志中官傳及建武以來災異亦有引董巴漢書而其文同輿服志者疑董巴亦有後漢書而未成故但分錄各門不入此類）

魚豢魏略三十八卷

侯康曰魚豢京兆人魏郎中

唐書經籍志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注藝文志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按隋志雜史篇有魚豢典略八十九卷魏略卽在其中舊唐志始分析著錄曰典略五十卷魏略三十八卷視隋志惟少一卷耳新唐志作魏略五十卷殆以舊志例典略之數今從唐經籍志）

史通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又題目篇曰魚豢著魏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牓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又稱謂篇曰魚豢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

錢大昕三國志攷異曰魚豢魏略今已不存其諸傳標目多與它異如東里袞見游說傳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爲儒宗傳常林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脂習王修龐淯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爲純固傳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四人爲勇俠傳王思諸人爲苛吏傳（並見裴氏注）田疇管寧徐庶胡昭諸人爲知足傳（見梁書）是也王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合傳焦先扈累寒貧諸人合傳當亦有目今不可攷矣若秦朗孔桂之爲佞幸傳則沿遷固之舊目也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愚按魏略有紀志列傳自是正史之體文選景福殿賦注引魏略文紀初學記天部引五行志裴松之魏志注言魏略有佞倖傳游說傳儒宗傳純固傳苛吏傳清介傳勇俠傳列士傳西戎傳梁書文言有止足傳世說文學篇注通典邊防門注亦引魏略西戎傳御覽人事部及寰宇記引作西域傳豢之論贊質稱曰議裴注多引其詞而西戎傳議尤可攷見

侯志曰裴注及御覽引此書甚多史記索隱前後漢書注皆屢引之輯之尚可裒然成帙

王沈魏書四十八卷

魏志王昶傳昶太原晉陽人也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

晉書本傳沈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治書侍御史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沈後入晉至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封博陵縣公泰始二年卒謚曰元追贈司空郡公）

御覽二百三十三引王隱晉書曰王沈爲祕書監著魏書多爲時諱而善敘事

御覽七百四十七引三輔決錄曰韋誕字仲將除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郡轉侍中典作魏書號散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此謂仲將典作魏書又手寫爲五十篇耶抑別爲各體書字爲五十篇也其言號散騎書似并此魏書無以知之）

魏志劉劭傳注文章敘錄曰任城孫該字公達彊志好學著魏書

史通正史篇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衞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祕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

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又載文篇曰歷選眾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又直書篇曰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又曲筆篇曰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

宋書五行志序王沈魏書志篇闕如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又律歷志序曰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

隋書經籍志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唐經籍志魏書四十四卷王沈撰藝文志王沈魏書四十七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水經渠水還水淮水注並引魏書國志潁水注復引魏書郡國志疑沈書固有志篇特闕五行律歷也裴松之魏志武紀注所引多述操令若庚申庚戌丙戌丁亥令皆以日紀又有襃賞令載祀橋玄文裴注不言魏書以類推之當亦是耳又后妃傳注引六事御覽皇親部引卞后甄后毛后郭后各一事

侯志曰王沈名列晉史而魏書則撰於魏世故今著錄三國時。

按王沈入晉僅一年而卒時爲吳孫皓寶鼎元年是三國之吳猶在焉且同撰者皆魏人宜入之魏代初學記帝王部引皇甫謐云自黃初元年至禪晉之歲凡五帝四十五年

王崇蜀書

華陽國志後賢志王化字伯遠廣漢郪人也兄弟四人少弟崇字幼遠學業淵博雅性洪粹蜀時東觀郎著蜀

書及詩賦之屬數十篇其書與陳壽頗不同（按崇祖父商撰巴蜀耆舊傳已錄入後漢藝文志崇後入晉官至上庸蜀郡太守）

史通史官篇至若偏隅僭國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按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蕬掌禮儀（按許蕬許慈之誤）又郤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

史通曲筆篇曰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髠故加茲謗議者也（按蜀志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此陳氏已自言有史官矣何云不置史官耶壽父爲武侯所髠見晉書壽傳）

按王氏蜀書殆草創於爲東觀郎時華陽國志引蜀郡太守王崇論後主及姜維各一篇則蜀亡後之辭蓋續有修纂者史通但證實蜀有史官有記注未及詳攷陳壽之前果有王崇蜀書也蜀志楊戲傳云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則王書嘗取資於輔臣贊而陳志亦取資於蜀書今並與王沈魏書一例錄之於此初學記帝王部云劉備於蜀稱帝號章武元年立三年而崩子禪嗣位凡二主四十三年爲魏所滅

韋昭吳書五十五卷（昭始末見經部詩類）

吳志本傳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

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皓即位以侍中常領左國史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鳳皇二年皓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以儒學得與史官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皓不許遂誅曜

吳志薛瑩傳皓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塡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

吳志步騭傳潁川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

隋書經籍志吳書二十五卷韋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

今殘闕唐經籍志編年類吳書五十五卷韋昭撰藝文志正史類韋昭吳書五十五卷

史通正史篇吳大帝之季年始命丁孚項峻撰吳書少帝時更敕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爲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爲五十五卷（按此知華覈疏救凡兩次本傳合並載之故曰連上疏其初次罪得覈疏救而解者遂又曜得以續成前書其事當在鳳皇二年之前至是年收付獄覈又疏救以吳書未就故覈爲言而事不可解矣則是曜吳書敍次終未底於成焉）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昭書名吳自以吳爲主裴松之注所引稱魏爲帝堅策權皓稱名文選注後漢書注皆然惟通典禮門注稱權爲上藝文類聚服飾部太平御覽服章部布帛部人事部皆稱吳主爲上竊疑稱名非昭原本舊唐志誤入編年類

按侯志云齊書禮志序吳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是丁氏吳書有禮志也韋昭因之亦當有志此說非也禮志前拾遺漢事者指丁孚漢儀之書詳見下儀制類初學記帝王部云孫權稱吳王於武昌號黃武元年後稱帝立二十一年而崩子亮嗣位自權至皓凡四主五十九年爲晉所滅

右撰著凡八家

右正史類凡二門統二十三部（侯志有諸葛亮論前漢事一卷今析入史評類）

漢獻帝傳

錢大昕三國志攷異曰裴松之注所引書有獻帝起居注獻帝傳並不詳撰人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魏志武紀文紀明紀注袁紹傳注續漢禮儀志注水經渭水注後漢書董卓傳注藝文類聚服飾部太平御覽車部並引獻帝傳無撰人名

按魏志文紀延康元年注引獻帝傳載禪代衆事凡八千數百言又明紀青龍二年注引獻帝傳載追謚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事則是書當成於是年之後

袁暐獻帝春秋十卷

吳志陸瑁傳廣陵袁迪單貧有志就瑁遊處裴松之曰迪孫暐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

隋書經籍志獻帝春秋十卷袁暐撰唐經籍志漢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藝文志袁曄漢獻帝春秋十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續漢五行志注百官志注水經濁漳水注文選西征賦注與陳伯之書注三國志注後漢書注太平御覽共引數十事

侯志曰裴松之注作袁暐所引凡二十餘條深不滿其書如袁紹傳注云樂資袁暐之徒竟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馬超傳注云袁暐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殆不可勝言

也及荀彧傳注斥其虛罔張紘傳注譏其虛錯胥毁詆之辭

按曄祖廸與張紘過江其時當在獻帝初年下至吳亡凡九十餘年曄生長於吳末至中國故所作多傳聞異詞其人或未嘗入晉

魏武本紀幷年歷五卷

隋書經籍志雜史類魏武本紀四卷梁幷歷五卷唐經籍志編年類魏武本紀三卷又雜史類魏武本紀年歷五卷藝文志編年類魏武本紀四卷又雜史類魏武本紀年歷五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儉率茵縟取溫無有緣飾太平御覽學部吾讀介推之避晉封申包胥之逃楚賞未嘗不廢書而歎二事並引魏武本紀唐志雜史編年兩類重出然紀並歷爲五卷與梁七錄合

按此必是魏人撰

右編年類凡三家三部

王肅春秋外傳章句二十一卷（肅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春秋類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梁二十一卷唐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二十二卷王肅注藝文志王肅注國語章句二十二卷

宋庠國語補音序曰王肅國語章句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

孫炎春秋外傳國語注（炎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王肅附傳樂安孫叔然作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

按韋宏嗣注書但述鄭賈虞唐四家則當時王子雍孫叔然二家之注不行於江表

虞翻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翻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注唐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撰（按撰當爲注）藝文志虞翻注國語二十一卷

侯志曰按韋昭解內時稱賈唐二君或稱三君則兼虞仲翔也

按錢塘汪遠孫有國語三君注輯存四卷馬氏玉函山房輯虞氏注一卷

唐固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固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唐固注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唐固注國語二十一卷

韋昭國語注序曰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

經義攷曰固注國語初學記引之餘見韋注者多

侯志曰史記集解亦屢引唐注

王謨賈氏解詁輯本序錄曰內附唐注三十餘條（又馬氏玉函山房輯存唐氏注一卷）

韋昭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二卷（昭始末具經部詩類）

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唐經籍志二十一卷藝文志韋昭注二十一卷

崇文總目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五家爲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按自序云三百七事）

宋庠國語補音序曰先儒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並治其章句申之以注釋今惟韋氏所解傳於世韋氏以鄭賈虞唐爲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禮可謂一家之名學

黃震日鈔曰國語文宏衍精潔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

四庫提要曰昭自序稱凡所發正三百七事今攷注文之中昭自立義者不過六十七事合以所正譌字衍文錯簡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數其傳寫有誤以六十爲三百歟崇文總目作三百十事又七事轉譌也自鄭衆解詁以下諸書並亡國語注存於今者惟昭爲最古黃震日鈔嘗稱其簡潔而先儒舊訓亦往往散見其中

右注釋凡五家

魏武自作家傳

魏志蔣濟傳注臣松之按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

廣韻六豪曹字注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周武王封母弟振鐸於曹後以國爲氏出譙國彭城高平鉅鹿四望

按家傳非記一人一事故入之此類

被山曹瞞傳一卷

裴松之魏志武紀注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又曰吳人作曹瞞傳

唐書經籍志雜傳類曹瞞傳一卷吳人作藝文志雜傳記類曹瞞傳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按傳名曹瞞又係吳人所作其言操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又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及遺華歆入宮收伏后事語皆質直不爲魏諱故世說注文選注所引皆稱操名類聚御覽所引亦或稱操惟魏志注多稱太祖自係裴松之所改非吳人原本他書亦有稱曹公稱太祖然不盡改其舊

侯志曰魏志武帝紀注袁紹呂布荀彧傳注俱引之（世說假譎篇注水經渭水注後漢書獻紀袁紹呂布傳注亦引之不出裴注之外）書出敵人之口故於曹操姦惡備載無遺世所傳操爲夏侯氏子及破壁收后等事皆出此書其中築沙城以渡渭一事司馬建公舉操爲北部尉一事裴松之頗有疑辭而終不敢斥爲非蓋其書紀事多實也藝文御覽又屢引曹操別

傳所稱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一條（御覽卷四百九十六）與此書合發梁孝王冢一條（藝文卷八十三）文選檄豫州注正作曹瞞傳則一書而異名耳御覽又引魏武別傳（卷四百三十一）稱操爲武皇帝並載操子中山王袞事或亦本一書而後人易其稱乎

按藝文類聚百穀部引被山曹瞞傳則作是傳者姓被名山吳人也邵思姓解云古今人表有被衣爲堯師被音披又有被雍左傳有鄭大夫被瞻漢有牂牁太守被條吳有被離此被山之所自出歟書雖名傳實與魏人所作魏武本紀相類書中亦兼及衆人事與別傳記一人事蹟者不同故與家傳並入雜史

張紘孫破虜將軍紀頌

張紘孫討逆將軍紀頌

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

按紀頌者紀其事而系以頌破虜將軍者堅也討逆將軍者策也吳書郎韋昭等所作此所引稱權似非其舊

右撰述凡三家

右雜史類凡二門綜八家九部（侯志所録書十部今分析皆併入正史史鈔史評及子部五行四類中）

魚豢典略八十九卷（豢始末具正史類）

隋書經籍志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唐經籍志典略五十卷魚豢撰（按新志有魏略五十卷卷數與舊志典略同疑新志魏略是典略之誤）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魚豢魏略祇記曹魏故以魏名若典略所載惟裴松之國志注章懷後漢書注專引漢末及三國事至史記蘇秦傳索隱言蘇氏兄弟有蘇辟蘇鵠初學記地部湯東觀洛黃魚躍於壇文部端木賜對齊景公曰師仲尼獸部神馬河之精代馬陰之精藝文類聚禮部孔子習禮樹下桓魋使人拔其樹職官部契爲司徒百姓親和夔主賓客遠人畢至雜文部張儀爲

檄告楚相曰吾不盜汝璧我且盜汝城鳥部鸞鳥者神靈之精北堂書鈔帝王部子陵俱臥耳又帝堯爲白馬政術部西門豹治鄴董安于治晉陽設官部禹爲司空定九州文選魏都賦注涙井者弗鑿而成別賦注衞夫人南子在錦帷中太平御覽地部蘇秦下在窟中說鬼谷泣下兵部蘇秦說韓王曰韓強弓勁弩皆射六百步外人事部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禮儀部建武二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朕七十二代編錄又秦襄王毋別葬杜東漢有天下宣帝於旁起陵邑樂部百里奚妻鼓琴爲臨伏雞之歌服章部項羽與沛公飲范增舉佩玉示羽工藝部荊軻與魯句踐博爭道布帛部孔子

至衛見南子資產部荆軻與高漸離爲友獸部兔者明月之精藥部白丹者山陵之精此類記載既廣體裁亦雜與魏略斷代爲書者一爲正史一爲雜史隋志闕著魏略新唐志闕著典略惟舊唐志兼載之杭大宗諸史然疑乃誤以魏典略爲一書

按魏略有紀志列傳自是正史體裁典略隋志列之雜史鈔一類中明是別爲一書（隋志自衞颯史要十卷以下二十餘家別爲史鈔附之雜史志序言之甚明）杭氏以御覽引魏典略遂謂一書不知御覽稱魏典略者所以別於唐人之三國典略（見通攷或典略分代紀載有周秦漢魏等目）且裴氏奉詔注書慎重其事凡所稱引例歸畫一必不使一書兩稱自貽詰問此又

顯見者也

張溫三史略二十九卷

吳志張溫本傳字惠恕吳郡人也徵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下令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將軍駱統表理溫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

隋書經籍志雜史類三史略二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唐經籍志雜史類三史要略三十卷張溫撰藝文志雜史類張溫三史要略三十卷

按三史者史記漢書東觀記也蜀孟光尤銳意三史三史之學盛行於時

徐整三五歷記二卷（整始末具經部詩類）

唐書經籍志三五歷記二卷徐整撰藝文志徐整三五歷記二卷

侯志曰蕭吉五行大義卷五引之藝文類聚卷一卷十一卷九十二亦並引之餘見太平御覽引者甚多

馬國翰輯本序曰歷稱三五者蓋紀三皇五帝事也亦名長歷今佚已久陶宗儀說郛卷六十輯長歷一種凡七節尚有疏漏茲復蒐采補訂合得十四節錄爲一卷

徐整通歷二卷

徐整雜歷五卷

唐書經籍志通歷二卷徐整撰雜歷五卷徐整撰藝文志徐整通歷二卷雜歷五卷

侯志曰御覽屢引徐整長歷又卷八百七十三九百十五引徐整正歷疑即此二書之異名

韋昭洞紀四卷（昭始末具經部詩類）

吳志本傳鳳皇二年曜因獄吏上辭曰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按此似既字之僞）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爲一卷事尚未成

一万0二七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2　反文句

隋書經籍志洞紀四卷韋昭撰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按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元年是年十月魏受禪是爲黃初元年黃初三年之九十月閒吳改年黃武黃武未改之前吳仍稱建安之號故止於二十七年也）唐經籍志洞紀九卷韋昭撰藝文志韋昭洞紀四卷

史通表歷篇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非國史之流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陸德明莊子說劍篇釋文初學記樂部北堂書鈔樂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並引韋昭洞紀又作洞歷記開元占經引十八事皆紀周漢日蝕星變事

右史鈔類凡四家六部（舊唐志有後魏尚書十四卷張溫撰章氏攷證改爲後漢尚書今校以新唐志實晉孔晁書故不錄）

按隋志于典略三史略洞紀三書別人鈔撮舊史類中附之雜史今與徐整歷紀並析爲史鈔類

曹冏六代成敗論一篇

魏志武文世王公傳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於此注引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言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胄心無衞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云云冏中常侍兄叔輿之後（按兄上敓騰字）一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文選注曹元首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爲弘農太守

晉書曹志傳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孼子也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對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

諸葛亮論前漢事一卷（亮始末具正史類）

隋書經籍志正史類論前漢事一卷蜀丞相諸葛亮撰

唐藝文志正史類諸葛亮論前漢事一卷

張澍輯諸葛集目錄曰澍按陳壽進集表有云刪除複重以類相從凡二十四篇者乃是總目其詔表疏議書教戒令論記碑箋各以事類相附不以文體次比也梁甫吟論前漢事等文宜在雜言篇又曰論前漢事隋志一卷亦見唐志今存論光武一篇

按本傳出師表有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此數語似即此一書之大旨其殆與昭烈所論者歟

譙周古史考二十五卷（周始末具經部讖緯類）

蜀志本傳凡所著述撰定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晉書司馬彪傳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云

隋書經籍志正史類古史考二十五卷晉義陽亭侯譙周撰日本國見在書目同唐經籍志雜史類古史考二十五卷譙周撰藝文志雜史類譙周古史考二十五卷

史通正史篇譙周作古史考二十五篇今與史記並行於代又摸擬篇曰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高似孫史略曰古書有周考七十六篇顏師古曰考周事也（按見漢志小說家此是班氏自注非顏師古說）譙之名書蓋取此攷中載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其所紀往往如此

章宗源輯本序曰史通外篇稱古史考與史記並行於代觀知幾所言雖與史記並論證以史考之名檢其遺篇體例實異正史唐志列於雜史者是也文選王元長詩注引公孫述竊位蜀人任永記目盲一事蔚宗書亦載之是又兼及後漢事不獨糾遷書矣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詞意多主辨駁體裁實異正史唐志列諸雜史類得之

按隋唐人以此爲考史之書故附史記以行隋志亦從而錄於諸家注義之後史通所言蓋即指此猶漢書之後系以劉寶駁議姚察定疑三國志之後系以何常侍之論徐爰之評一例其書實史評之屬列之雜史亦未盡當今與曹元首及武侯論並析爲史評

類日本見在書目古史考之前有太史公史記問一卷疑亦譙允南書

右史評類凡三家三部

魏故事

魏志衛覬傳文帝即王位覬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注引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北堂書鈔衣冠部引魏舊事太平御覽職官部引魏故事初學記中宮符御覽兵部及晉書禮志並引漢魏故事

按晉書禮志亦引魏氏故事魏故事御覽經史圖書

綱目有魏舊事魏文雜事隋志總集類引七錄有魏雜事七卷次魏名臣奏之後

吳故事

吳志吳主孫亮傳注引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耶

按吳歷所言則吳國故事皆中書掌之此但言大帝其後三少帝亦必有故事亦可稱吳中書故事

蜀故事

隋書經籍志漢魏吳蜀舊事八卷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同並不著撰人

按蜀志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秋羣臣百二十人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曰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先主乃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二十五年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命請即天子位又劉巴傳云先主稱尊號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凡此皆故事中之大者隋唐志所載不知何人裒錄此四朝舊事以爲一編亦或據其殘賸合而爲一原其始則三國各有故事可知

魏武故事

錢大昕三國志攷異曰裴松之注所引書有魏武故事不詳撰人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魏武故事卷亡不著錄魏志武紀建安十年注引十二月己亥令曰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又二十三年注令曰領長史王必統事如故（御覽職官部亦引之）劉表傳注令曰青州刺史琮有履求還州秩祿未優今表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袁祇傳注令曰陳留太守棗祇破黃巾定許興立屯田不幸早歿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陳思王傳注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吏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並引魏武故事藝文類聚人部引魏武雜事

按魏武故事必是黃初後魏之臣子所編錄以爲臺閣掌故其後文明三少帝五朝亦必各有故事則諸書所引魏故事魏舊事是也

魏王奏事

隋書經籍志刑法篇魏王奏事十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並引魏王奏事史記韓信盧綰傳集解引魏武帝奏事後漢書獻帝紀注後漢書光武紀西羌傳注文選闕

中詩注並引之侯志曰史記陳豨傳漢書高祖紀十年後漢書光武紀更始二年西羌傳論諸注俱引魏武奏事御覽一百八十一引魏公奏事

按此在當時欲以別於漢名臣奏故有此編錄未必皆屬刑法故今入之此類

謁者灌均等上事一卷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三曹植說灌均上事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誡也

魏志陳思王傳注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於是貶爵安鄉侯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以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

按史言灌均希旨則所謂三臺九府所奏無一不希旨矣若無卞后必遭殺害陳思令寫置一通殆欲以知情僞而弭禍患當時情事可想見矣

魏名臣奏議

魏志陳羣傳注引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

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文心雕龍奏啟篇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王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

錢大昕三國志攷異曰裴松之注所引書有魏名臣奏不詳撰人

按隋志刑法類有陳壽撰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又總集類云梁有魏名臣奏三十卷陳長壽撰亡唐藝文志故事類有魏名臣奏事三十卷不著撰人蓋亦是陳壽之本自陳壽編次之後而正始詔撰之本遂不可攷（吳志孫權傳注引魏略載魏三公奏奏權見罪十五條文多不錄云云當在此書中）

高堂隆魏臺雜訪議三卷

魏志本傳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唐生後也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相黃初中爲堂陽長選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遷陳留太守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遷侍中領太史令遷光祿勳卒

隋書經籍志刑法類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堂隆撰唐經籍志儀注類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崇撰（按高崇即高堂隆之譌）唐藝文志故事類魏臺訪議三卷又儀注類高堂隆魏臺

雜訪議三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宋書禮志文選謝惠連擣衣詩注後漢書牟長傳注藝文類聚歲時部初學記歲時部服食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並引魏臺訪議唐志儀注故事兩類重出

侯志曰宋書禮志隋書禮儀志及唐宋人諸類書皆引之

諸葛故事

蜀志本傳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云云

華陽國志後賢志陳壽傳中書令張華表令次定諸葛亮故事集爲二十四篇時壽良亦集故頗不同（按陳壽表言奏使定諸葛故事者乃荀勖和嶠二人常道將以爲張華似是傳聞之誤）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藝文類聚軍器部引諸葛故事曰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云云

按陳壽壽良未集之前已有諸葛故事故壽表亦稱定諸葛亮故事武威張澍輯諸葛集序曰陳壽所集二十四篇非獨裒其文並其言與事而亦載之是其爲故事之體由來已久陳壽兩家但有所去取耳未嘗改其體裁也今錄其最初原編於此其篇數及編輯人皆不可攷

諸葛武侯上事九卷

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雜家諸葛武侯上事九卷

按此不知何人所編唐代流入外洋其書似皆表奏疏議之屬張介侯輯本有上事表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上先帝書請宣大行皇帝遺詔表前出師表後出師表公文上尚書彈李平表薦呂凱表彈廖立表又彈廖立表祁山表耽文山表舉蔣琬密表街亭自貶疏正議絕盟好議臨終遺表凡十九篇皆上事之屬也

辥瑩條列吳事（瑩始末具正史類）

吳志辥綜附傳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

問處當皆有條理注引干寶晉紀曰武帝嘗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初學記職官部引辥瑩條列吳事曰胡沖意性調美心趣解暢有刀筆閒於時事爲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世說規箴篇注引條列吳事曰孫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按吳志第二十評曰辥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

通僕玄淸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此數語疑即宋之是書

右故事類凡一十一家一十一部（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何晏白起故事初學記器物部引王朗秦故事章氏隋志攷證並補列其目今按何晏有白起論見史記白起傳集解選注稱白起故事似即白起論之譌王朗秦故事據宋書禮志秦朗奏字之誤皆非實有其書故今並不錄）

丁孚漢官儀式選用一卷

吳志薛瑩傳華覈疏曰大皇帝末年太史令丁孚與郎中項峻同撰吳書

唐書藝文志丁孚漢官儀式選用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漢官儀式選用一卷丁孚撰漢書

宣紀注引丁孚漢官後漢書章紀注引丁孚漢儀式續漢禮儀志注初學記禮部引丁孚漢官儀

按丁孚有漢儀詳後儀制類此漢儀中之一類後人析出別行與蔡質漢官儀式選用同故皆稱選用

韋昭官職訓一卷（昭始末具經部詩類）

吳志本傳鳳皇二年曜因獄吏上辭曰又見劉熙所作釋名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韋昭官儀職訓一卷亡

劉劭等魏國爵制（劭始末具經部樂類）

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秋九月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注引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關內侯十六級五大夫十五級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錢大昕攷異曰初置名號侯者按黃初元年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二年封孔羨爲宗聖侯皆名號侯也

續漢百官志注引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爲政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一爵曰公士至二十爵爲列侯云云

按魏國初建於建安十八年五月此爵制蓋以太紀當作於是年劉昭所引似其序論之首一段尚未及本文藝文類聚五十一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王粲爵論言其事甚悉粲本傳云魏國制度粲恆典之則是制劉劭綜其事王粲典領之也

荀攸等魏官儀一卷

魏志本傳攸字公達彧從子也（彧潁川潁陰人）何進徵拜黃門侍郎與何顒等謀刺董卓事遂就而覺收顒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郎又以爲軍師冀州平表封陵樹亭侯轉爲中軍師魏國初

建爲尙書令從征孫權道薨（注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年五十八）正始中追謚曰敬侯

隋書經籍志梁有荀攸魏官儀一卷亡唐經籍志魏官儀一卷荀攸撰藝文志荀攸等魏官儀一卷

衞覬魏官儀（覬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魏志本傳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南齊書百官志云今有衞氏官儀初學記文部太平御覽服章部並引魏官儀（按玉海引南齊書百官志作魏氏官儀）

按衞敬侯卒於明帝時荀敬侯卒於建安中荀書作於魏國初建此書似作於文明之世當視荀書爲備

陳羣九品官人法（羣始末具經部論語類）

魏志本傳文帝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淸介傳云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

通典選舉門延康元年吏部尙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

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五傅子曰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次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都而總其議

御覽又引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代賢智以九品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

玉海藝文譜牒類引晉陽秋曰初陳羣爲吏部尙書制九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

按隋志有吏部用人格一卷證以晉陽秋之言似卽此書

劉邵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說略一篇

魏志本傳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邵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

玉海選舉門曰明帝疾浮華之士景初元年詔吏部尙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可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今考績法廢而以毀譽進退故眞僞混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

百官議崔林杜恕傅嘏等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晉書杜預傳預守河南尹受詔爲黜陟之課預奏曰魏
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失於苛細以遺大體故歷代莫
能通

王昶百官考課事

魏志本傳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文帝在東宮昶爲
太子文學中庶子及踐阼徙散騎侍郎洛陽典農兗州
刺史明帝卽位加揚烈將軍正始中轉任徐州遷征南
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嘉平初司馬宣王旣誅曹爽乃
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二欲用考試考試
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

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
爵詔書褒美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
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
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
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
而知也其大指如此遷征南大將軍封京陵侯以司空
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

太平御覽職官部引王昶考課事曰尙書侍中考課一
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
進觀惟允以考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
法以考典刑（卷首圖書綱目作王昶考課事謀是課之爲誤）

按此百官考課今見於御覽所引者惟尙書侍中兩
官耳

裴潛奏正尙書分職斷事一百五十餘條

魏志本傳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避亂荊州南適長
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歷三縣令倉曹屬代
郡太守丞相理曹掾沛國相兗州刺史文帝踐阼爲散
騎常侍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荊州刺史明帝卽位爲
尙書河南尹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淸陽亭侯入爲尙書
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
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諡曰貞侯

按晉書職官志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

曹尙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又曰魏尙書郎有殿中
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
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
別兵考功定課都官騎兵凡二十五郎裴潛爲尙書
奏正分職料簡名實者蓋卽分此五曹屬其書亦考
課之流也

魚豢中外官名（豢始末具正史類）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南齊書百官志云今有衞氏官儀
魚豢中外官魚氏書未見著錄

侯志曰齊書百官志序今有魚豢中外官康按御覽職
官部引魏略多有敘百官品秩者中外官當卽魏略中

志名蓋易百官爲中外

按玉海一百十九引齊志作魚豢中外官名則又似在魏略之外者

魏百官名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初學記武部北堂書鈔武功部太平御覽兵部服章部並引魏百官名又曰魏志鍾會傳注引咸熙百官名唐六典注宋百官春秋云常道鄉公咸熙百官名有著作佐郎三人

按隋志有魏晉百官名五卷不著撰人蓋合此及晉爲一書鍾會傳注按百官名諸葛緒入晉爲太常云云則魏晉百官名也又云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百官名而繫以年則又似今之爵帙（又按咸熙元年百官名似因是年開建五等而作審是則別爲一書）

魏官品令一卷

唐書藝文志魏官品令一卷通志藝文略魏官品令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魏官品令一卷不著錄見唐志

按唐六典刑部注晉令梁令列官品令第四隋令唐令列官品令第一疑是書乃魏令二百餘篇之別行者晉刑法志文選注引魏晉官品令則又有合晉代以爲一編

太學博士員錄

魏志王肅傳注引魚豢魏略儒宗傳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

又杜恕傳注引魏略儒宗傳曰河東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

魏太子賓客爵里刺

魏志武紀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

魏志夏侯淵傳注引夏侯湛序曰淵第五子榮字幼權幼聰惠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徧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

按此亦吳太子賓友目之類也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云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釋名曰又有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御覽六百六引魏名臣奏曰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條疏行狀此蓋古策名委質之義在當時必聯合成編故榮得見而識之其時文帝爲魏國太子湛稱文帝者從後之詞也

吳太子賓友目

吳志孫登傳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是歲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愼刁玄羊衜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注引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羊衜乃私駮綜所言皆有指趣吳人謂衜之言有徵云

按傳注引賓友目文數語非其全也登以赤烏四年卒年三十三權摧慼隕涕諡登曰宣太子

右職官類凡一十五家一十五部（侯志有何晏官族傳今析入譜系類）

董巴大漢輿服志一卷

魏志文紀注獻帝傳載禪代眾事有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董巴建安黃初間爲博士有大漢輿服志一卷

劉昭注續漢志序云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卽依董蔡所立（謂續漢輿服志卽取蔡邕董巴所作也）

隋書經籍志大漢輿服志一卷魏博士董巴撰唐經籍志輿服志一卷董巴撰藝文志董巴大漢輿服志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左傳桓公正義文選射雉賦秋興賦思玄賦注左太沖詠史詩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後漢書光武紀明帝紀注臧宮傳宦者傳注並引董巴輿服志初學記服食部御覽儀飾部服章部引巴志佩綬采組之制最爲詳悉有注文徵引漢官儀巴以魏人及見胡廣應劭之書故秦御史服楚冠一事巴稱太傅胡公說知注文乃巴自撰也

侯志曰隋書禮儀志後漢書光武紀明帝紀臧宮傳論宦者傳序諸注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初學記器用服食兩部北堂書鈔衣冠儀飾兩部藝文類聚禮部雜文部御覽服章部車部俱引此書其宦者傳注及索隱所引

其事皆與輿服無涉蓋又有所旁及也

丁孚漢儀（孚始末具職官部）

齊書禮志序曰吳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

章宗源隋志攷證續漢禮儀志注引酎金律（通典禮門同）皇后出桑於蠶宮儀又拜諸侯王公儀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通典同）元初六年夏勤策文永平七年陰太后晏駕詔祭祀志注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百官志注引中宮藏府令比御府令給事中宮侍郎比尙書郎衞尉丞六百石三事又太僕太中大夫襄言乘輿綬諸王綬公主綬璽綬黃綬式（通典同）並引丁孚漢儀

孫星衍輯本序曰丁孚漢儀隋志不載唐志丁孚漢官

儀式選用一卷與蔡質書同名不知實本一書或後人誤合爲一今錄成一卷題曰吳太史令者見三國志薛綜傳

按據齊書禮志所云則是書似名漢儀拾遺摭拾漢祭質應劭兩家之遺也

魏制度

魏志王粲傳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注引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

魏志衛覬傳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又傳評曰粲虞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覬亦以多識典故相

尙主之式

魏志文紀延康元年秋七月庚辰令曰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魏志韓暨傳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

宋書禮志序曰自漢末剝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

晉書禮志曰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

按章氏隋志攷證曰魏武制度卷亡不著錄太平御覽居處部引魏武制度奏曰三公列侯門施外內塾方三十畝按魏武制度當在此書然亦竊疑魏武制度奏奏之漢獻帝者也當在魏王奏事中

蜀制度

蜀志孟光傳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獻帝遷都長安光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

蜀志許慈傳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建安中與許靖等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

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

宋書禮志序曰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

通典禮典序曰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

魏朝儀

晉書禮志序曰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尙書衛覬草創朝儀

通典禮典序曰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

魏志王基傳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

魏志王肅傳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按肅論定朝儀即在此百餘篇之內）

按魏朝儀初亦爲王粲衛覬等所立其後王肅王基互有論定

蜀朝儀

蜀志先主傳建安二十五年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緯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四方歸心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按此稱建立禮儀者即朝儀也魏吳皆有朝儀是可類推陳壽於蜀志最略裴松之嘗以宗廟制度無從攷見爲恨

吳朝儀

吳主赤烏二年傳注引文士傳曰鄭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劭共定朝儀

吳志張昭傳注引吳錄曰昭與孫劭滕胤鄭禮等采周漢撰定朝儀

按文士傳作周札札似禮之誤當從吳錄

魏甲辰儀五卷

隋書經籍志甲辰儀五卷江左撰唐經籍志甲辰儀注五卷藝文志同

侯志職官類附著曰又按唐六典卷五引魏甲辰令輔國將軍第三品游騎將軍第四品卷十引魏甲辰儀祕

書令史品第八其次序皆在晉官品以前則曹魏時書也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藝文類聚儲宮部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住車相揖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皇親部語同並引甲辰儀唐志作甲辰儀注唐六典注引魏甲辰儀又引魏甲辰令

按此書疑即魏故事中佚本或首篇有甲辰字遂以甲辰儀名書舊唐志次董巴輿服志之後蓋亦以爲曹魏時書江左不知何人兩唐志皆無撰人

何晏魏明帝謚議二卷（晏始末具經部易類）

唐書經籍志魏明帝謚議二卷何晏撰藝文志何晏魏

明帝諡議二卷

按隋志有魏晉諡議十三卷何晏撰蓋誤合晉諡議八卷晉簡文諡議四卷爲一書兩唐志始分別著錄

時曹爽爲大將軍何晏爲尚書典選舉專政

闞澤二宮出入見賓儀

吳志本傳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追師論講究覽羣籍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每朝

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六年冬卒

吳志孫和傳注引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又是儀傳云南魯二宮初立儀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言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

按孫和傳云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爲太傅澤是書蓋作於是時其後和廢而霸亦賜死又據澤傳則尚有刊約禮文之書大抵是禮記之屬今不可攷

蔣濟郊丘議三卷

魏志本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建安中仕郡計吏州別駕太祖拜爲丹陽太守辟丞相主簿西曹屬文帝即王位轉相國長史及踐阼爲散騎常侍再出爲東中郎將徵爲尚書明帝即位再遷護軍將軍齊王時徙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濟後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是歲薨諡曰景侯（晉書禮志曰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圜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沮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哉）裴松之注曰景初中明帝

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以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

隋書經籍志經部禮類梁有郊丘議三卷魏太尉蔣濟撰亡唐經籍志史部儀注類魏氏郊丘三卷藝文志二卷

侯志曰本傳注又引濟難鄭康成祭法注似出此書又齊書禮志云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此即濟難隆之語也

王肅明堂議三卷（肅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經部禮類梁有明堂議三卷王肅撰亡

侯志曰肅議明堂不以祖宗爲配食之祭不以上帝爲五精帝皆與鄭殊

王肅祭法五卷

隋書經籍志經部禮類梁有祭法五卷又明堂議三卷王肅撰亡

按本傳云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百餘篇此祭法及明堂議當皆在其中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有王肅議禮似即此書肅注家語序有曰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撰經禮申明其義者謂所注三禮其後云云者亦即指是類

之書

繆襲祭儀（襲始末具經部樂類）

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有繆襲祭儀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繆襲祭儀凡二條其一見御覽八百六十其二見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一又九百七十七又九百七十九

按通典五十五引陳留范宣曰魏明帝大修禴祭儀疑是書作於此時

譙周禮祭集志（周始末具經部禮類）

宋書禮志明帝泰豫元年七月禮官議曰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爲吉祭緦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爲神不饗也

通典五十二景龍二年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時祭無月祭又曰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又四十八四十九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各一條

按唐人從禮論引譙周祭志其文與四十九卷引禮祭集志相同則稱祭志者省文也疑在三經然否論中

右儀制類凡一十四家一十五部（侯志有譙周禮儀志今並入正史類又有高堂隆魏臺雜訪議今析入故事類）

魏科亦名甲子科

魏志何夔傳建安中夔爲長廣太守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夔上言曰所下新科皆以明罰飭法齊一大化也云云

魏志曹仁傳仁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魏志司馬芝傳芝黃初中爲河南尹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

晉書刑法志曰魏武帝下令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奉常王修不同其議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鈦左右趾

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唐六典刑部注魏武爲相造甲子科條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

又陳羣劉邵等上律令序曰科有持質事科有登門道辭事科有考事報讞事科有使者驗賂事科有擅作修舍事科有平庸坐贓事又曰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六年二月詔曰劉整鄭像如部曲將死事科）

蜀科

蜀志列傳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先主爲漢中王拜尚書令護軍將軍卒又曰劉巴字子初零陵蒸陽人也代法正爲尚書令章武二年卒又曰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後改名平以驃騎將軍爲中都護罪廢爲民徙梓潼郡建興十二年聞亮卒發病死又曰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先主定益州爲從事中郎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陳壽重編諸葛故事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表上之曰亮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按此但取其文之涉於科令者裒爲上下兩卷耳若五人合撰之科條則典守在官自不得編入本集）

吳科

吳志吳主孫權傳黃武五年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

施德緩刑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當重諸謀務從其可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又嘉禾五年設盜鑄之科六年定長吏奔喪科文

吳志孫登傳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赤烏四年卒臨終上疏言法令繁滋刑辟重切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以順民望陸遜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煩苛

吳志闞澤傳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

魏令一百八十餘篇

唐六典刑部注魏命陳羣等撰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晉書刑法志陳羣劉邵等上律令序有曰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顏師古匡謬正俗問曰今官曹文案於紙縫上署記謂之款縫者何也答曰此語言元出魏晉律令太平御覽時序部引魏武明罰令兵部引魏武船戰令步戰令軍策令內戒令職官部引魏武選舉令又時序部引有祠令車部引鹵簿令皆不著明魏晉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通典九十九引魏令又八十八引喪葬令

按唐藝文志職官類有魏官品令一卷疑即此書之殘本

魏律十八篇

魏志劉卲傳明帝即位出爲陳留太守徵拜騎都尉與

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

晉書刑法志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卲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按律例以名例冠首者蓋始於此時即李悝法經第六篇之具律是也）餘分諸律令科條以爲刦略律詐律毀亡律告劾律繫訊斷獄律請賕律擅興律留警事律償贓律免坐律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

唐六典刑部注魏命陳羣等采漢律爲魏律十八篇增漢蕭何律劫掠詐僞毀亡告劾繫訊斷獄請賕驚事償贓等九篇也

按侯志題作魏法制新律蓋誤讀晉書刑法志之文志云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當以定爲魏法讀爲句不當連屬下文衞覬傳明帝即位覬奏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此卲等撰新律之緣起

劉卲律略論五卷（卲始末具儀注部樂類）

魏志本傳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

隋書經籍志梁有應劭律略論五卷亡（按應劭蓋劉劭之誤）唐經籍志律略論五卷劉劭撰藝文志劉劭律略論五卷

太平御覽刑法部引劉劭律略曰刪舊科采漢律爲魏律懸之象魏（按此殆序中語）

魏廷尉決事十卷

隋書經籍志魏廷尉決事十卷唐藝文志故事類魏廷尉決事十卷

魏志鍾毓傳毓爲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

侯志曰御覽七百六十三引廷尉決事曰廷尉高文惠上氏傳晦詣民籍牛場上盜黍爲牛所覺以斧擲折晦腳物故依律牛應棄市監張超議晦既夜盜牛本無殺意宜減所死一等必出此書也文惠高柔字也黃初四年爲廷尉又六百四十六亦引廷尉決事然無以定其爲魏

魏南臺奏事九卷

唐書藝文志故事類魏廷尉決事十卷南臺奏事九卷

按唐志載是書於魏廷尉決事之次明是一類之書蒙上文故不書魏字其下皆晉人書知此九卷實魏代所編錄也

右刑法類凡八家八部（侯志有魏主奏事十卷今析入故事類）

趙母列女傳注七卷

世說賢媛篇注引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七卷趙母注唐藝文志趙母列女傳七卷

繆襲列女傳讚一卷（襲始末具經部樂類）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讚一卷繆襲撰

曹植列女傳頌一卷（植始末具經部樂類）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唐藝文志曹植列女傳頌一卷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陳王植有列女傳頌一卷文選石闕銘注引之初學記卷十引母儀頌賢明頌

曹植畫讚傳五卷

隋書經籍志集部總集篇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魏陳思王讚梁五十卷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曰漢明帝畫宮圖五十卷第一起庖犧五十雜畫贊漢明帝雅好畫圖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向方畫工圖畫謂之畫讚至陳思王曹植爲贊傳（按爲贊傳者贊後而繫以小傳如華陽國志諸郡士女贊之體）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藝文類聚七十四太平御覽卷一又七百五十又七百五十一及歷代名畫記引曹植畫贊序又初學記類聚御覽引曹植畫贊文自庖犧以迄班婕妤凡三十一條

右注述前代傳記凡三家四部

魏文帝海內士品錄三卷

隋書經籍志海內士品一卷不著撰人唐經籍志海內士品錄二卷魏文帝撰藝文志魏文帝海內士品錄三卷

章志源隋志攷證曰海內士品一卷無撰名唐志魏文

帝三卷藝文類聚服飾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服用部並引之

魏明帝甄表狀

聖賢羣輔錄曰魏文帝初爲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又曰潁川陳寔寔子紀紀弟諶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又曰北海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明帝甄表狀

侯志曰康按魏文帝所旌表二十四賢備在羣輔錄無公沙穆陳寔父子而甄表狀有之蓋又有所推廣矣二十四賢中之徵士樂安冉璆後漢書陳蕃傳作周璆未

詳孰是

海內先賢傳四卷

隋書經籍志海內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時撰唐經籍志海內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撰藝文志海內先賢傳五卷魏明帝時撰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世說德行篇注北堂書鈔政術部並引海內先賢傳其書所紀多東海先賢御覽職官部引魏明帝先賢傳省海內二字

侯志曰世說注後漢書注藝文御覽俱引之其中記申屠蟠事許劭事足補史傳之闕記王允死難事與史不同記李膺宗陳稱叔荀淑鍾皓三君嘗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比史傳多稱叔一人皆足以備參攷者也

董巴漢中官傳（巴始末具儀制類）

太平御覽職官部守宮令條引董巴漢中宮傳曰守宮禁內署令秩千石在省內用中人省外士人

按初學記二十一云蔡倫擣故魚網作紙注云見董巴記蔡倫後漢和帝時中常侍此所引董巴記倫造紙事似即此書中語中宮疑中官之譌御覽圖書綱目亦云董巴漢中官傳（又按宋書百官志卷下引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初學記職官部引此文亦曰董巴漢書續漢百官志引此文稱董巴曰後漢書宦者傳序注引此文則稱董巴輿服志御覽二百廿一引此文則曰輿服志不標董巴姓名或稱漢書或稱輿

服志號巴有後漢書此中官傳與輿服志皆其書之佚存者　又續漢志言董巴撰建武以來災異按災異即五行志之異名似亦所作後漢書之佚存者）

嵇康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康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王粲附傳注引康兄喜爲康傳曰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晉書本傳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

隋書經籍志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唐經籍志高士傳三卷嵇康撰藝文志嵇康聖賢高士傳

八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宋書周續之傳續之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南史同

史通采撰篇曰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又雜說篇云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詞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又云嵇康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又浮詞篇品藻篇亦論此書與皇甫謐書並深致不滿）

嚴可均輯本序曰唐志以傳屬嵇康以贊屬周續之據康兄喜爲康傳云集爲傳贊是傳與贊皆康撰唐志誤也（按兩唐志並有周續之上古以來高士傳贊三卷）宋代不著錄今檢羣書得五十二傳五贊凡六十一人定著一卷附康集之末（按馬氏玉函山房亦輯存一卷不及嚴輯本爲備）

諸葛亮貞潔記一卷（亮始末具正史類）

唐書藝文志諸葛亮貞潔記一卷

按張介侯輯諸葛集目錄云澍按隋書經籍志女訓有諸葛武侯貞潔記一卷今按隋志實無此文唐經籍志亦不著惟藝文志始於傳記類後別爲女訓之目張說誤也

楊戲季漢輔臣贊

蜀志本傳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知名丞相亮深識之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府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領建寧太守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是以記之於左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華陽國志楊義（校云當作戲）字文然武陽人也輔漢將軍張裔薦爲丞相主簿大司馬蔣琬辟東曹掾歷二郡太守爲射聲校尉性簡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酒後言笑多慢詞失大將軍姜維意爲維所廢延熙十八年作季漢輔臣贊在蜀書

陸凱吳先賢傳四卷

吳志本傳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拜建武都尉赤烏中除儋耳太守建武校尉五鳳二年拜巴丘督偏將軍武昌右部督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寶鼎元年爲左丞相建衡元年卒時年七十二

隋書經籍志吳先賢傳四卷吳左丞相陸凱撰唐藝文志陸凱吳國先賢傳五卷（唐經籍志有吳國先賢傳贊三卷不著撰人疑即此書）

嚴可均三國文編曰陸凱有吳先賢傳四卷初學記十七引傳贊凡三條

侯志曰初學記十七引吳先賢傳故揚州別駕從事戴矯贊奮武將軍顧承贊上虞令史胄贊知是書每傳必有贊也

右傳記類總錄之屬凡七家七部魏四家蜀二家吳一家

蘇林陳留耆舊傳一卷（林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隋書經籍志陳留耆舊傳一卷魏散騎常侍蘇林撰唐經籍志陳留耆舊傳三卷蘇林撰藝文志蘇林陳留耆舊傳三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魏志高柔傳注後漢書吳祐傳注初學記居處部並引陳留耆舊傳不著蘇林名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蘇林廣舊傳廣舊當是耆舊之誤而不著陳留地名

侯志曰康按漢圏稱亦有此書後人引陳留耆舊傳者甚多未知爲圏書爲蘇書矣惟御覽二百六十九引蘇林廣舊傳蓋廣圏稱之書玉海藝文亦云魏蘇林廣舊傳一卷省陳留二字

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

隋書經籍志汝南先賢傳五卷魏周斐撰唐經籍志汝南先賢傳三卷周裴撰（裴乃斐之誤）藝文志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

史通雜述篇曰若圏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此之謂郡書者也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史通外篇注作汝南先賢行狀世說注諸書所引皆稱傳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胡定在喪雪覆其屋事作行狀

侯志曰諸書引者甚多如周乘之器識（世說賞譽篇注）闞敞之貞廉（藝文卷六十六）黃浮李宣之公正（御覽二百六十八九）陳華王恢之義烈（御覽二百六十八四百二十一）李鴻李先殷燀之孝友（御覽四百十四）許嘉之志節（御覽三百四十三六百四十九）郭亮之幼慧（御覽三百八十五）辟勤之知人（御覽四百四十四）史傳皆佚其事且有不知姓名者胥賴此書以傳惟載及侯瑾（藝文八十）葛玄（藝文九十六）胡定（御覽四百二十六）劉巴（御覽四百五十七）諸人事皆非汝南人疑引書者輾轉傳譌也

王基東萊耆舊傳一卷（基始末具經部詩類）

隋書經籍志東萊耆舊傳一卷王基撰唐藝文志王基東萊耆舊傳一卷

陳術益部耆舊傳二卷

蜀志李譔附傳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華陽國志漢中人士贊陳術字申伯作耆舊傳者也失其行事歷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太守（按此三郡自延康元年七月孟達降魏後遂爲魏地屬荊州則陳申伯爲太守在漢獻帝時矣）

華陽國志三州人士目錄陳術字申伯歷二郡太守見蜀書撰益部耆舊傳者

侯志曰康按隋志有續益部耆舊傳二卷唐志有益州耆舊雜傳記二卷皆無撰人考蜀志李譔傳及華陽國志則此書陳術傳也楊戲傳稱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劉焉先主楊洪楊戲諸傳注皆引益部耆舊雜記或稱耆舊傳雜記雖不系以陳術大約皆術書則此書又名雜記唐志之名本於此也史記歷書巴

落下閎逢算轉歷注引陳術云徵士巴郡落下閎也亦出此書

按范書獨行李業傳云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并附傳之王皓王嘉任永馮信此五人當出此益部耆舊傳

又按史稱術著益部耆舊傳及志則所作尚有益州志今不可攷

謝承會稽先賢傳七卷（承始末具正史類）

隋書經籍志會稽先賢傳七卷謝承撰唐經籍志會稽先賢傳五卷謝承撰藝文志謝承會稽先賢傳七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初學記人事部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人事部服用部並引會稽先賢傳

侯志曰初學記御覽屢引之所記凡闞澤沈勳茅開淳于長陳業董昆嚴遵諸人事多史傳之佚文嚴遵二條足補後漢書本傳之闕陳業二條足以證吳志虞翻傳注吉光片羽皆可寶也

徐整豫章列士傳三卷（整始末具經部詩類）

隋書經籍志豫章烈士傳三卷徐整撰唐藝文志徐整豫章烈士傳三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初學記人事部北堂書鈔政術部設官部太平御覽資產部並引豫章烈士傳

侯志曰御覽凡五引之無徐整名所載周騰孔恂華茂

施陽羊茂事皆史傳佚文又曰孔恂羊茂謝承後漢書有之又初學記十七載施陽事引徐整豫章列士傳

按隋唐志皆作烈士今從初學記所引

張勝桂陽先賢畫贊一卷

隋書經籍志桂陽先賢書贊一卷（書贊是畫贊之誤）吳左中郎張勝撰唐經籍志桂陽先賢畫贊五卷張勝撰藝文志張勝桂陽先賢畫贊五卷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吳張勝爲左中郎有桂陽先賢畫贊一卷御覽四百二十一引羅陵畫贊類聚八十五引成武丁畫贊凡二條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水經汝水注北堂書鈔酒食部藝

文類聚百穀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藥部並引桂陽先賢傳

侯志曰水經汝水注引一條記張熹自焚求雨事御覽引成武丁維陵胡滕蘇耽成子程曾諸人事中惟胡滕一條見後漢書竇武傳餘多未見程曾非後漢儒林傳之程曾蓋別一人御覽或引作先賢傳核其文義蓋卽一書也

士燮交州人物志（燮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史通雜說篇交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昞裁

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按士燮是書劉子玄言之鑿鑿其必實有所見明矣攷隋志舊事篇有交州雜事九卷記士燮及陶璜事又別集有士燮集五卷疑編入此二書中今不可攷因節取史通文題曰交州人物志錄之於此隋唐志有晉范瑗交州先賢傳三卷似卽因士燮而續之者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有交州名士傳不著撰人亦或近似

陸胤廣州先賢傳一卷

吳志陸凱附傳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郞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後爲衙陽督軍都尉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加安南將軍在州十餘年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轉左虎林卒

唐書經籍志廣州先賢傳七卷（此七卷似合劉芳與一編）陸胤撰藝文志陸胤志廣州先賢傳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初學記人事部引羅威事稱陸徵廣州先賢傳徵與胤相似易譌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尹牙徐徵二事稱陸胤廣州先賢傳他所引多不著名

侯志曰續漢五行志注引之載養奮對策初學記藝文御覽屢引之載丁密猗頓丁茂黃豪鄧盛徐徵董正羅

威尹牙疏源中朔唐頌諸人

右傳記類郡書之屬凡九家魏三家蜀一家吳五家

邊讓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邊讓別傳見北堂書鈔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卷六百九十一二引之云孔融見讓於武帝其事范書本傳不載稱曹操爲武帝亦非漢人撰也

按邊讓見范書儒林傳建安中爲曹操所殺有集已錄入後漢藝文志別集類中

華佗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華佗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

御覽

侯志曰華佗別傳陳范兩書本傳注俱引之

按華佗見范書方術傳魏志與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輅傳同卷建安中亦爲曹操所殺有方書已錄入後漢藝文志醫家類中

荀彧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荀彧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荀彧別傳見本傳注書中稱曹操爲太祖司馬懿爲宣王則非漢晉人作明矣

按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父淑父緄叔爽並見范書列傳彧爲漢尚書令封萬歲亭侯建安十七年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留壽春以憂卒年五十謚曰敬范書與鄭泰孔融傳同卷魏志與荀攸賈詡傳同卷

邴原別傳

注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邴原別傳

侯志曰本傳注引之甚詳而世說賞譽篇注御覽二百九及五百三十二所引有出本傳注之外者藝文八十三引別傳敍事亦小異

按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爲曹操司空掾丞相徵事五官將長史操伐吳從行卒時當建安十七八年

魏志與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修管甯傳同卷

潘勖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潘勖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潘勖別傳御覽四百三引之

按勖卒於建安二十年魏志與王粲附見衛覬傳勖有集已錄入後漢藝文志別集類

劉廙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劉廙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劉廙別傳見本傳注

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曹操辟爲丞相掾屬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魏志與王粲衛覬劉劭傅嘏傳同卷注引廙別傳云卒時年四十二

桓階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桓階別傳見初學記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二百廿一及四百八十五又二百六十二及四百三十一又八百廿二及八百四十引數事皆不見魏志本傳

按階字伯緒（嚴氏文編曰孫夫人碑作伯序）長沙臨湘人爲劉表從事祭酒曹操定荆州辟爲丞相掾主簿趙郡太守魏

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魏受禪爲尚書令侍中封安樂鄉侯拜太常卒謚曰貞侯魏志與陳羣陳矯徐宣衞臻盧毓傳同卷

任城王舊事三卷

梁蕭綺錄王嘉拾遺記曰任城王彰武帝之子也國史撰舊事三卷晉初藏於祕閣

世說尤悔篇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注引魏略曰任城王卞后第二子也

侯志曰任城王舊事三卷見拾遺記卷七當時國史所撰也

按彰字子文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以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征烏桓黃初二年晉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卒謚曰威魏志與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傳同卷

楊彪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楊彪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四百九十一引之云魏文帝令彪著布單衣待以賓客之禮稱曹丕爲文帝則亦魏人撰也

按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爲漢司徒司空太常魏受禪以爲光祿大夫黃初六年卒於家范書附見楊震傳

任嘏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任嘏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

范書鄭玄傳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皆如其言注嘏字昭先魏黃門侍郎也

魏志王昶傳注引嘏別傳曰嘏字昭先樂安博昌人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爲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

按王昶傳注則此傳似其故吏程威劉固上官崇等所撰也

吳質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吳質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王粲傳注引之藝文類聚六十八又引一條則出傳注之外

按質字季重濟陰人爲朝歌長元城令魏受禪拜北中郎將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太和四年入爲侍中其年夏卒魏志附見王粲傳注引別傳曰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

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曰威侯（按郝經續後漢書質答太子牋云今質已四十二矣時為漢建安二十三年至魏太和四年卒年五十四）

曹植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曹植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之其事已見本傳

按植卒於明帝太和六年有鼙舞歌已錄入經部樂類魏志與任城威王蕭懷王傳同卷

傅巽別傳

侯志曰御覽三百二十二引之云衛臻領選舉舉傅巽為冀州刺史文帝曰巽吾腹心臣也不妨與其籌算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授以遠任康按巽名見傅嘏傳嘏伯父也

按巽字公悌北地泥陽人在漢辟公府為尚書郎後客荊州為劉表東曹掾以說劉琮歸降賜爵關內侯黃初中為侍中尚書太和中卒魏志附見劉表傳嘏傳此別傳疑出傅玄

管寧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管寧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管寧別傳御覽引之無甚異也

按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屢辟徵命正始二年卒年八十四魏志與胡昭王烈張臻焦先四人同傳傳注屢引傅子此別傳疑傅玄作

曹肇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曹肇曹毘傳見藝文類聚又曰曹肇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三百八十六引之云肇之弟纂字德思力舉千鈞明帝寵之寢止恆同嘗與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取而出之康按肇纂皆曹休子此事休傳不載魏志曹休傳休太祖族子也以功封安陽鄉侯子肇嗣肇字長思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

何晏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何晏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初學記卷十九引之御覽三百八十又三百八十五三百九十三亦數引之

按晏附見魏志曹爽傳正始十年正月晏與大將軍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及黃門張當尚書丁謐鄧颺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並為司馬懿所殺夷其三族晏有易說詳見經部易類

孫資別傳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孫資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孫資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

御覽

侯志曰孫資別傳見本傳及賈逵傳注裴松之稱資之別傳出自其家今攷所載多諛詞而於資誤國之非絕不言及誠未可據爲定論也

按資字彥龍太原人建安中歷縣令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爲祕書郎黃初時爲中書令加給事中與劉放掌機密太和中加散騎常侍侍中光祿大夫景初中封中都侯齊王卽位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衛將軍驃騎將軍嘉平三年卒謚曰貞侯魏志附見劉放傳

毋丘儉記三卷

隋書經籍志毋丘儉記三卷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同

侯志曰魏志明帝紀注引毋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爲宣王副也宣王時伐遼東當卽出此書未知爲儉記事之作抑他人記儉事也

按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襲父高陽鄉侯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時爲尚書郎羽林監洛陽典農荊州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桓校尉佐司馬懿討公孫淵定遼東進封安邑侯遷左將軍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鎭南鎭東將軍都督揚州正元二年矯太后詔討司馬師兵敗射死夷三族魏志與王淩諸葛誕鄧艾鍾會傳同卷

程曉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程曉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程曉別傳見本傳注

按曉字季明東郡東阿人祖父昱文帝時爲衛尉封安鄉侯復將邑分封曉爲列侯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汝南太守年四十餘卒魏志附見程昱傳

王朗王肅家傳一卷

隋書經籍志王朗王肅家傳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魏志王朗傳注朗除會稽奏始皇舊祀又朗與沛國名士劉陽交二事引朗家傳

按二王並見經部易類魏志與鍾繇華歆傳同卷

鍾會母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鍾會爲其母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鍾會母傳鍾會撰見會傳注

按會母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妾有賢行黃初六年生會甘露二年卒天子手詔厚加賵贈議者以爲宜崇典禮稱成侯命婦云隋志攷證又載有生母傳蓋誤以傳注所引兩節爲二傳此兩節實一篇也

諸葛亮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諸葛亮別傳見太平御覽

張澍輯諸葛故事曰蒲元傳云元於斜谷爲諸葛亮造刀三千口云云與諸葛別傳同

蒲元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蒲元傳見藝文類聚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蒲元爲丞相亮西曹掾北堂書鈔六十八引蒲元別傳藝文類聚六十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作蒲元傳文亦小異此傳不知何人何時所撰

趙雲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趙雲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趙雲別傳本傳注屢引之

按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初爲公孫瓚後從先主爲主騎遷牙門將軍成都既定爲翊軍將軍後主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鎭東將軍七年卒追諡曰順平侯蜀志與關張馬超黃忠傳同卷

費禕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費禕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費禕別傳本傳注屢引之御覽九百四十六引一條事見本傳故注反不載也

按禕字文偉江夏鄳人先主立太子禕爲舍人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昭信校尉侍中丞相亮北住漢中爲參軍中護軍亮卒爲後軍師代蔣琬爲尚書令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封成鄉侯領益州刺史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爲魏降人郭循手刃所害諡曰敬侯蜀志與蔣琬姜維傳同卷（魏志齊王紀嘉平五年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修此作循似誤）

董正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董正別傳見藝文類聚

侯志曰正名不見於史惟廣州先賢傳載其字伯和番禺人見御覽四百九則在陸允以前御覽八百二十二

引別傳一條不載正事而載劉廙事殊不可曉

按區大任百越先賢志云熹平末張角袁術起難天下亂正每觀天象知漢曆之不長輒掩涕太息建安中卒葬番禺之東眾爲刻碑表曰有漢徵士董君之墓則正卒於漢建安中是傳當作於漢吳之閒

陸績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陸績別傳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陸績別傳御覽二百六十四引之云太守王朗命爲功曹風化肅穆郡內大治其事本傳不載又四百五引一條則本傳載之直稱孫策之名非吳人撰也

按績卒時當在漢建安中詳見後漢藝文志經部易

類

虞翻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虞翻別傳見三國志注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虞翻別傳見本傳注書中直稱孫策孫權名則非吳人撰然亦當三國時人也

按翻有易注詳見經部易類吳志與陸績張温駱統陸瑁吾粲朱據傳同卷

胡綜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胡綜別傳見藝文類聚（刊本作故綜寫誤也）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藝文類聚卷七十及八十三引綜別傳云云其事本傳不載

按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爲金曹從事鄂縣長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並典軍國密事領解煩右部督加建武中郎將黃武中爲侍中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赤烏六年卒吳志與是儀傳同卷

諸葛恪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諸葛恪別傳見藝文類聚亦見太平御覽

按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侍太

子登爲賓友從左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拜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加威北將軍後代陸遜爲大將軍領荆州事孫亮卽位爲太傅封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建興二年冬十月大饗殿中爲孫峻伏兵所殺吳志與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傳同卷

孟宗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孟宗別傳見初學記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二百六十一引之云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又八百五十引云宗爲光祿勳大會醉吐麥飯按孟宗吳志無傳孫皓傳建衡三年司空孟仁卒卽宗更名也注載宗事甚詳而獨無別傳此二事

按宗字恭武江夏人避皓字改名仁（按孫皓字元宗）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除鹽池司馬遷吳令累遷光祿勳右御史大夫至司空見孫皓傳注引吳錄及楚國先賢傳

樓承先別傳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婁承先別傳見藝文類聚亦見太平御覽

侯志曰御覽一百八十引之又七百五十五亦引之其事皆不見本傳

按承先名玄沛郡蘄人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皓郎

位爲散騎常侍會稽太守大司農宮下鎭禁中侯主殿中事以應對切直數迕皓意送付廣州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敕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敕書還便自殺吳志與王蕃賀卲韋曜華覈傳同卷

右別傳凡三十二家魏廿一家蜀四家吳七家

右雜傳記類凡四門綜五十三家五十四部（侯志有何晏白起故事似即白起論之異名附見別集類何晏本集又徐整豫章舊志今析入地理類又吳人撰列女傳當在韋昭吳書今不錄又劉曄傳蓋據汪師韓文選注引羣書目錄采入汪氏注云裴松之注魏書引之今按裴注所引實無是傳當是劉廙之譌今亦不錄）

魏圖籍

魏志武紀建安十八年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又文紀黃初元年郡國縣邑多所改易十二月初營洛陽宮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爲中都之地令天下賦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又齊王嘉平五年紀自帝即位至於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又王觀傳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外劇當任子於役條有降差

通典州郡門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三司隸荊河（按當爲豫）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有郡國六十八（按此不知何據郡國實不止六十八也）東自廣陵壽春合肥沔口西陽襄陽重兵以備吳西自隴西南安祁山漢陽陳倉重兵以備蜀又食貨門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魏氏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三有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陽湖洪亮吉魏疆域志曰司州治河南統郡六河南尹領縣十三滎陽郡領縣九河東郡領縣十平陽郡領縣十二河內郡領縣十宏農郡領縣七

豫州治汝南安成統郡十二潁川郡領縣八襄城郡領縣七汝南郡領縣十三汝陰郡領縣十八陽安郡領縣二弋陽郡領縣五梁郡領縣六陳郡領縣五沛國統縣五譙郡領縣五魯郡領縣六安豐郡領縣五

兗州治廩丘統郡八陳留郡領縣十四東郡領縣八濟陰郡領縣九山陽郡領縣七任城國統縣三東平國統縣七濟北國統縣五泰山郡領縣十一

青州治臨菑統郡七齊郡領縣十濟南郡領縣七樂安郡領縣八北海國統縣四城陽郡領縣十二東萊郡領縣六長廣郡領縣六

徐州治彭城統郡六彭城國統縣六下邳郡領縣十五東海國統縣十一琅邪郡領縣八東莞郡領縣七廣陵郡領縣九

涼州治武威統郡十金城郡領縣五西平郡領縣四安定郡領縣五北地郡領縣二武威郡領縣七張掖郡領

縣三西郡領縣二酒泉郡領縣九敦煌郡領縣十二西海郡領縣一

秦州治上邽統郡四隴西郡領縣七南安郡領縣三漢陽郡領縣七廣魏郡領縣三

冀州治鄴徙治信都統郡十六魏郡領縣十廣平郡領縣十五陽平郡領縣八朝歌郡領縣六鉅鹿郡領縣二趙國統縣九常山郡領縣八中山國統縣九安平郡領縣八平原郡領縣八樂陵國統縣五博陵郡領縣四勃海郡領縣十章武郡領縣四河間郡領縣十清河郡領縣七

幽州治涿統郡十一范陽郡領縣八燕國統縣十北平

郡領縣四上谷郡領縣六代郡領縣三遼西郡領縣三昌黎郡領縣二遼東郡領縣八樂浪郡領縣六元菟郡領縣三帶方郡領縣七

并州治晉陽統郡六太原郡領縣十四上黨郡領縣十二樂平郡領縣四西河郡領縣四雁門郡領縣四新興郡領縣六

雍州治長安統郡五京兆郡領縣十一馮翊郡領縣八扶風郡領縣七漢興郡領縣五新平郡領縣二

荆州治宛統郡八南陽郡領縣二十二南鄉郡領縣八義陽郡領縣八江夏郡領縣三襄陽郡領縣七魏興郡領縣四新城郡領縣四上庸郡領縣五

揚州治壽春統郡二淮南郡領縣十廬江郡領縣九

按洪氏所攷凡州一十三郡國一百一縣七百二十九

蜀圖籍

蜀志後主傳注王隱蜀記曰禪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通典州郡門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興勢白帝並爲重鎭（按蜀末嘗置梁州通典此條誤）

洪亮吉蜀漢疆域志曰漢建安十九年先主定益州二

十四年進定漢中後主建興七年復得涼州之武都郡改益州郡爲建寧郡遙領交州凡得漢舊郡十一漢末及蜀漢增置郡十一共領郡二十二治成都又設庲降都督統南中七郡治肥縣

益州蜀郡領縣七犍爲郡領縣五江陽郡領縣三汶山郡領縣八漢嘉郡領縣四朱提郡領縣五越嶲郡領縣六牂牁郡領縣七建寧郡領縣十五興古郡領縣十永昌郡領縣八雲南郡領縣八漢中郡領縣八廣漢郡領縣九梓潼郡領縣五巴郡領縣五巴西郡領縣五巴東郡領縣四涪陵郡領縣六宕渠郡領縣三武都郡領縣五陰平郡領縣二

按洪氏所攷凡州一郡二十二縣一百三十八

吳圖籍

吳志孫皓傳天紀四年三月壬申晉龍驤將軍王濬受皓之降注引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通典州郡門吳主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荊郢揚五州有郡四十三以建平西陵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猪圻濡須隖並爲重鎮其後得沔口邾城廣陵

洪亮吉吳疆域志曰揚州治建業統郡部共十六丹陽郡領縣十六新都郡領縣六蘄春郡領縣二會稽郡領縣十臨海郡領縣七建安郡領縣九東陽郡領縣九吳郡領縣十毗陵典農校尉領縣三吳興郡領縣九豫章郡領縣十七廬陵郡領縣十鄱陽郡領縣九臨川郡領縣十安城郡領縣六廬陵南部都尉領縣六

荊州治南郡統郡十六南郡領縣九宜都郡領縣三建平郡領縣四江夏郡領縣三武昌郡領縣五武陵郡領縣十一天門郡領縣三長沙郡領縣十衡陽郡領縣十湘東郡領縣六零陵郡領縣十始安郡領縣七邵陵郡領縣五桂陽郡領縣六始興郡領縣七臨賀郡領縣六

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徙治番禺又徙治龍編統郡八合浦郡領縣五交阯郡領縣十四新興郡領縣四武平郡領縣七九眞郡領縣六九德郡領縣六日南郡領縣五珠崖郡領縣二

廣州治番禺統郡部共七南海郡領縣六蒼梧郡領縣十一鬱林郡領縣九桂林郡領縣六高涼郡領縣三高興郡領縣五合浦北部都尉領縣三

按洪氏所攷凡州四郡都尉部共四十七縣三百三十六

右三國版圖戸籍之屬

張晏地理記（晏始末具正史類）

爾雅釋鳥郭璞注鳥鼠同穴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酈道元注張晏言不相爲牝牡故因以名山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曰張晏漢書注於地理最詳郭璞注爾雅引張氏地理記云云水經注即作張晏是張晏所著又有地理記惜不傳（疑即漢書地理志注姑從洪說錄之）

譙周蜀本紀（周始末具經部禮類）

華陽國志序志曰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雲陽城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

侯志曰蜀志秦宓傳注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先主傳注亦引之其文與揚雄蜀王本紀同則無以定其必爲譙書也

按蜀本紀之書據常道將言則司馬長卿倡爲之諸家遞有增益鄭伯邑名廑尹彭城名貢並詳見後漢藝文志地理類任給事名熙入晉不仕見後賢志自司馬氏以迄任氏爲蜀本紀者凡八家

譙周三巴記一卷

隋書經籍志三巴記一卷譙周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譙周三巴記一卷

華陽國志巴志漢獻帝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

穎建議分巴爲二郡穎欲得巴舊名故白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南龐羲爲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巴遂分矣建安六年魚復蹇允白璋爭巴名璋乃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羲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玉篇巴部通典州郡門御覽地部州郡部人事部禮儀部藝文類聚樂部並引譙周三巴記

侯志曰譙周三巴記續漢書郡國志巴郡下屢引之

按宋書州郡志益州巴西郡下亦兩引譙周巴記

譙周益州志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譙周益州志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選蜀都賦注引譙周益州志曰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

來敏本蜀論

蜀志本傳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初爲劉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踐阼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卒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

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後以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年九十七景耀中卒

侯志曰水經注二十七又三十三並引來敏本蜀論據此兩條則是地記之書也太平寰宇記益州條下亦引之

韋昭三吳郡國志（昭始末具經部詩類）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寰宇記江南東道引韋昭三吳郡國志曰孔姥墩昔有孔氏婦少寡有子八人訓以義方漢哀平間俱爲郡守因名之亦曰八子墩輿地碑記目曰吳興錄韋昭作（吾友陶俊甫云今本湖州府志亦云吳韋昭有吳興錄出宋談鑰吳興志）

郡府引圖經云漢分會稽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

按吳興立郡始於孫皓寶鼎二年見皓傳輿地碑記目所載吳興錄似即是書之子目故章氏攷證不别出附見於此（兩唐志有分吳會丹陽三郡記三卷不著撰人疑即此書）

朱育會稽記四卷（育始末具經部詩類）

隋書經籍志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撰唐經籍志雜傳類會稽記四卷朱育撰藝文志雜傳記類朱育會稽記四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世說言語篇注引會稽土地志不著朱育名又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會稽舊記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會稽十城地志皆不著撰人

按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孫亮太平三年育爲郡門下書佐對太守濮陽興訪本郡人物及吳會分郡始末凡千數百言似即此書之緣起隋志土地記一卷兩唐志似合人物土地爲一書故四卷又以其書人物爲多故入傳記類

徐整豫章舊志八卷（整始末具經部詩類）

唐書經籍志雜傳類豫章舊志八卷徐整撰藝文志雜傳記類徐整豫章舊志八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豫章舊志三卷晉會稽太守熊默撰唐志有徐整撰八卷無熊默續漢郡國志注世說規箴篇注水經廬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藝文類聚祥瑞部鳥部並引豫章舊志

侯志曰世說規箴篇注水經廬江水注俱引此書而不系人名此書隋志作晉熊默撰三卷唐志作徐整撰八卷今從唐志書似宜入地理類而隋唐志俱入雜傳

按新唐志雜傳記類徐整豫章舊志八卷又豫章烈士傳三卷諸書所引舊志是否爲徐整本文雖不盡可辨而所載有縣邑官守諸事不皆爲人物傳記之文實爲地理之屬今以列士傳別入傳記類而以此志分析於此

楊元鳳桂陽記

梁書文學劉杳傳杳在任昉坐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

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摖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南史四十九劉懷珍附傳同）

按續漢郡國志云荊州桂陽郡高帝置攷三國之初是郡屬劉表及曹操赤壁敗回爲先主所得後與孫權連和分以與吳自是遂爲吳地楊元鳳始末未詳當是吳魏間人隋經籍志云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爲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此云時即檢楊記殆即在昉所集八十四家中

阮籍宜陽記（籍始末具經部易類）

太平御覽地部七金門山條引阮籍宜陽記曰金山之竹堪爲笙管

續漢郡國志司隸弘農郡宜陽縣劉昭注曰有金門山竹爲律管

洪亮吉魏疆域志曰司州弘農郡宜陽漢舊縣

按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又有阮籍秦記附識於此不別出

顧啟期婁地記一卷

隋書經籍志婁地記一卷吳顧啟期撰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選謝靈運游赤石詩注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地部並引顧啟期婁地記（按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作顧啟期婁地說）

洪亮吉吳疆域志曰揚州吳郡婁漢舊縣吳侯國

按啟期始末未詳但據隋志所題知爲吳人耳吳之顧氏世大族自丞相雍而下不少知名之士啟期又似其字非其名

右總志郡縣志之屬凡總志一家一部郡志六家八部縣志二家二部

蔣濟三州論（濟始末具儀制類）

魏志本傳黃初中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嚴可均三國文編曰蔣濟三州論水經淮水注引之

趙一清水經淮水注釋曰一清按蔣子通作三州論本詩人淮有三洲之義言水淺也

鄧艾濟河論

魏志本傳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太祖破荆州徙汝南爲農民爲都尉學士稻田守叢草吏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宣王善之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

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艾後以征西將軍平蜀爲鍾會所搆父子皆死於緜竹

虞翻川瀆記（翻始末具經部易類）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虞仲翔川瀆記曰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霅谿水西通義興荆谿水北通晉陵滆湖水東連嘉興韭谿水凡五通謂之五湖

按李氏兆洛地理今釋晉陵郡縣始於南宋非吳時所當有又吳大帝以立太子和改禾興爲嘉興事在赤烏五年時翻已前卒亦非翻所及知此或爲樂史

改稱或別有虞仲翔其人今姑過而存之

嚴畯潮水論（畯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吳志本傳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

右河渠之屬凡四家四部

西南夷夷經

華陽國志南中志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爲主議論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

按夷經緣起當在三國以前至晉世始聞其言論稱說蓋西南夷自相記述之書

諸葛亮哀牢國譜（亮始末具正史類）

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八後沈木化爲龍其小子名元隆長大才武九兄共推以爲王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亮爲其國譜也

又曰南人輕爲禍變徵巫鬼好詛盟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

安卹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

康泰吳時外國傳

梁書諸夷列傳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南史海南諸國列傳同）

太平御覽圖書綱目有康泰扶南土俗傳又七百八十七云吳時康泰爲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所引凡十二條）又三百五十九引康泰吳時外國傳史記秦本紀正義引吳人外國圖大宛傳正義引康氏外國傳

侯志曰康按水經卷一卷三十六及御覽屢引康泰扶南傳又引康泰扶南土俗藝文類聚及御覽屢引吳時外國傳竊意康泰徧歷百數十國必不至專記扶南一方其大名當是吳時外國傳而扶南傳則其中之一種扶南土俗又扶南傳之別名也

按隋志有交州已南外國傳一卷兩唐志南作來並不著撰人似即此書之殘本據梁書南史則康泰及

朱應所記幷及西域天竺土俗

朱應扶南異物志一卷

隋書經籍志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米應扶南異物志一卷（此作米應寫誤也）

侯志曰康按南史稱朱應官吳宣化從事與中郎康泰經過傳聞百數十國因立記傳而隋志獨載此書者意他卷盡亡而此卷尚存也又梁書劉杳傳稱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疑即此書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唐志作米應通典邊防門注引大宛馬大月氏牛二事史記大宛傳正義引大秦國二事並稱宋膺異物志省扶南二字朱應作宋膺未知孰是

按梁書南史則朱應康泰並有外國傳此書或外國傳佚本或別自爲書攷梁書扶南國傳云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南方號曰長頸王云云此即據朱建安所傳與劉杳所言合然則杳稱朱建安扶南以南記其即此書無疑矣所記蓋不止扶南一國亦不應扶南異物一端其爲殘佚本又可知矣朱應字建安賴是以傳

萬震南州異物志一卷

隋書經籍志南州異物志一卷吳丹陽太守萬震撰唐經籍志南州異物志一卷萬震撰藝文志萬震南州異物志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世說汰侈篇注珊瑚生大秦國左傳定公正義象身倍數牛漢書武紀注能言鳥有三種文選江賦注鸚鵡螺狀如覆杯並引萬震南州異物志史記大宛傳正義引大月氏天竺車離稱萬震南州志侯志曰藝文類聚御覽屢引之其中有用四字韻語者意此書體例每物各爲一贊語而別以散文詳釋其形狀如戴凱之竹譜之類諸書或引散文則無韻或引讚語則有韻御覽引扶南海隅一條有小注蓋即取其散文附注各韻之下也

按御覽七百八十七斯條國一條引南州異物志又

接引萬震南方異物志似萬氏書亦曰南方其篇目也又汪師韓文選注引羣書目錄有巴蜀異物志注云萬震撰今按鵩鳥賦注所引不云萬震今附識於此不別出

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

吳志孫皓傳注襄陽記曰晉來伐吳皓使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衆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小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

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不從遂渡江戰吳軍大敗

又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眾濟江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因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大敗於版橋獲悌震瑩等

吳志孫皓傳天紀四年春晉安東將軍王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按沈瑩事蹟見於吳志傳注者惟此三條蓋身殉難者也其字里未詳）

隋書經籍志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唐經籍志臨

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沈瑩撰藝文志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後漢書東南夷傳注廣韻駿字蠳字注文選江賦思玄賦江文通雜體詩注初學記藝文類聚歲時部太平御覽地部時序部四夷部鱗介部寰宇記江南東道一切經音義多引之或稱臨海水土志或稱臨海水土記臨海風土記臨海異物志臨海水土物志臨海記

按通志略地理方物類以是書爲隋沈瑩撰今攷隋唐志沈瑩是書並與萬震朱應相類從似非隋人疑通志略隋下敓志字

又吳有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孫權時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至少府瑩與珩名皆從玉疑出一家

薛珝異物志

吳志薛綜傳綜子珝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注引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珝爲五官中郎將奉使至蜀求馬（吳主孫皓傳建衡元年十一月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就合浦擊交阯三年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珝卒當在建衡三年瑩之兄也）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一切經音義鐇鮨鉅鮨引薛珝異物志

薛瑩荊揚已南異物志（瑩始末具正史類）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選吳都賦注太平御覽果部並

引薛瑩荊揚已南異物志

按汪師韓文選注引羣書目作薛瑩荊揚巴南異物志巴似已字之誤

譙周異物志（周始末具經部禮類）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選蜀都賦注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俗名曰靈叉又曰滇池水乍深廣乍淺狹有如倒池故俗云滇池

按文選鵬鳥賦注史記周勃世家集解屈賈列傳索隱漢書周勃賈誼傳注並引巴蜀異物志不著撰人疑卽譙氏此書

城家記一卷

宋史藝文志珹冢記一卷按序魏文帝三年劉裕得此記

按魏文帝三年卽黃初三年也時皇覽將成或鈔其記冢墓者一篇劉裕得而傳之猶皇覽冢墓記之類歟集韻珹乳勇切音宂劉裕不詳何人（諸書引皇覽冢墓記疑卽從此出）

右外紀雜記之屬凡十家十部

右地理類凡四門綜二十六家二十八部（侯志有水經已錄入漢藝文志拾遺或謂三國時人撰終無顯證今不錄又萬震巴蜀異物志因汪師韓文選注引羣書目錄之誤已詳萬氏南州異物志條下今并刪除）

宋均注帝譜世本七卷（均史末具經部孝經類）

唐書經籍志帝譜世本七卷宋均注藝文志宋均注帝譜世本七卷

高似孫史略曰世本凡三其一曰帝譜世本宋均所作者七卷按世本敘歷代君臣世系是書不復見猶有傳者劉向宋衷宋均三家而已予閱諸經疏惟春秋左氏傳疏所引世本者不一因采掇彙次爲一書題曰古世本

章宗源隋志攷證曰文選西京賦注隸首黃帝史也史記五帝紀索隱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爲五帝始皇紀索隱言如魚之爛自內而出太平御覽服章部皇帝作旃冕通帛爲旃冕魯昭公作弁制素弁也並引宋均世本注

侯志曰諸書引世本宋衷注者多宋均注者少今據王謨輯本引出者凡五條云女媧黃帝臣也（原注見北堂書鈔文選注下同）祝融顓頊臣爲高辛氏火正（初學記）婁武飾也（莊子釋文）暴辛平王時諸侯作熏有三孔（文選注）蘇臣公平王時諸侯（北堂書鈔）

按隋志漢氏帝王譜三卷之下注云梁有宋譜四卷亡宋譜疑卽此書合漢氏帝王譜三卷正七卷也

顧啟期春秋大夫譜十三卷（啟期始末具地理類）

隋志經部春秋類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著撰人通志藝文略云顧啟期）唐經籍志春秋類春秋大夫譜十一卷顧啟期撰藝文志春秋類顧啟期大夫譜十一卷

崇文總目曰春秋世譜七卷不著撰人名氏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啟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啟期所撰云

侯志曰隋志有此書十三卷無撰人唐志有顧啟期大夫譜十一卷書名卷數皆與隋志小異而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合爲一書今從之

何晏官族傳十四卷（晏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經籍志職官篇官族傳十四卷何晏撰唐藝文志譜

牒類官族傳十五卷不著撰人

韋宗源隋志攷證曰官族傳十四卷何晏撰唐志十五卷入譜牒類

按通志氏族略序曰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唐書柳沖傳宋劉湛爲選曹譔百家譜二卷以助銓序魏志曹爽傳云爽以何晏爲尚書典選舉注引魏略曰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晏在正始中爲吏部尚書凡十年此書似卽作於其時爲劉湛之先聲云又按隋志是書之前有吏部用人格一卷不著撰人唐志似幷合此一卷故云十五卷

管寗氏姓論（寗始末具雜傳記類）

魏志本傳注傅子曰寗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

侯志曰管寗氏姓論見本傳注引傅子論字作敍字疑誤今據玉海訂正（按明北監本三國志及汲古閣十七史本亦皆作論字非敍字）

右譜系類凡四家四部

魏皇覽簿

魏志文紀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志楊俊傳注魏略曰王象爲常侍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隋書經籍志序曰祕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其三曰丙部有皇覽簿

按皇覽必有部目魏略稱四十餘部其總要也部分數十篇凡千餘篇則其子目荀氏取其門類部分編入新簿之丙曰皇覽簿蓋卽魏之舊名隨志雜家梁有皇覽目四卷則又從殘佚之餘鈔合其目也

鄭默魏中經簿

魏志鄭渾傳渾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儒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注引晉陽秋曰泰子袤初爲臨菑侯文學至光祿大夫袤子默字思元晉諸公贊曰位至太常

初學記職官部引王隱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祕書郎删省舊文除其浮穢著魏中經簿中書令虞松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梁阮孝緒七錄序曰曰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祕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

隋書經籍志序曰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

按晉書鄭袤附傳默起家爲祕書郎至大司農光祿勳太康元年卒年六十八謚曰成漢大中大夫鄭興八世孫其書名中經簿自荀勖新簿出而此書遂微

皇覽簿當在此書中

韋昭校定衆書（昭始末具經部詩類）

吳志韋曜傳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胡綜傳綜自鄂縣長還爲書部）

吳志第二十評曰辥瑩稱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

按吳主孫休傳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答張布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按休在位七年初即位即命韋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而昭以史職兼領是事七年之久必有成書史文簡略但著其始不言其終後入晉又爲荀勖中經新簿所掩遂湮沒不傳

陳思王自撰目錄

晉書曹志傳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案還奏曰案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

按魏志陳思王傳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此自撰目錄蓋即所作詩文雜著之錄自爲一編當時或編入集後者（又按魏志王粲傳注引嵇康集目錄曰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云云知當時撰著繁富者皆各自爲目錄）

朱士行漢錄一卷

梁沙門慧皎高僧傳朱士行潁川人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送本還歸時竺叔蘭等譯爲漢文稱放光般若經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之歛骨起塔焉

隋書經籍志曰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

唐沙門智昇開元釋教錄曰朱士行漢錄一卷曹魏時潁川沙門朱士行於洛陽講道行經因撰其錄後往西域求經於彼而卒

按智昇錄中屢引朱士行漢錄是釋藏中實有其書士行卒於于闐未嘗入晉故錄入魏代

右簿錄類凡五家五部

三國藝文志卷二

三國藝文志卷三　　姚氏學

子之類十有二曰儒家曰道家曰法家曰名家曰墨家曰兵家曰雜家曰小說家曰天文家曰歷算家曰五行家曰醫家曰雜藝術家

王肅孔子家語解二十一卷（肅始末具經部易類）

肅自序曰鄭氏學行五十載矣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

禮樂記疏引馬昭說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

釋文敘錄曰肅又注尙書禮容服論語孔子家語隋志經部論語篇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唐日本國見在書目孔子家語廿一卷王肅撰唐經籍志孔子家語十卷王肅撰藝文志王肅注孔子家語十卷宋藝文志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

朱王柏家語攷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爲也

經義攷曰孔安國家語後序疑亦後人僞撰

四庫簡明目錄曰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家語雖名

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卽王肅所依託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已論之詳矣

張融當家語二卷

隋志經部論語篇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亡

按王肅撰聖證論張融嘗奉詔按經論詰分別推處見舊唐書元行沖傳此當家語似亦爲王肅家語而作故隋志依七錄類從於家語之次日本國見在書目有家語鈔一卷不著撰人次王肅家語之後疑卽是書或融鈔輯古本家語以別之也

王肅太玄解七卷

魏志王朗附傳肅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華陽國志蜀郡士女贊其玄後世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爲注解

隋書經籍志梁有揚子太玄七經王肅注亡

李譔太玄指歸（譔始末具經部易類）

蜀志本傳譔父仁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與王氏意歸多同

按梓潼人士贊作太玄指冊府元龜作指歸與蜀志同知贊文敚歸字

虞翻太玄注十四卷（翻始末具經部易類）

吳志本傳注引翻別傳曰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按法似注之訛誤）幷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

隋書經籍志梁有揚子太玄經十四卷虞翻注亡唐經籍志揚子太玄經十四卷虞翻注藝文志虞翻注太玄經十四卷

按書錄解題曰雄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衡錯測摛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蓋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然則十四卷者雄本書原第也

陸凱太玄注十三卷（凱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吳志本傳凱雖領兵統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

隋書經籍志梁有揚子太玄經十三卷陸凱注亡

范望太玄經義注

望自序曰建安年中故五業主事章陵宋衷鬱林太守吳郡陸績各以淵通之才窮核道眞爲十篇解釋足以校其祕奧無遺滯者已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尚婉妙並宜訓解且此書也淹廢歷久傳寫文字或有脫謬宋君刪之於前鬱林釋之於後二注幷集或相錯雜或相理致文字猥重頗爲繁多於教者勞於誦者劬望以闇陋學不博識昔在吳朝校書臺觀後轉爲郎儲講歷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爲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觀閣亡其本末云云

范望太玄經注十卷

望自序又曰今更通率爲注因陸君爲本錄宋所長捐除其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理其義以測爲據合爲十卷十餘萬言

唐書經籍志揚子太玄經十二卷范望注藝文志范望注太玄經十二卷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太玄經解十卷吳范望叔明注以首分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績序以子雲爲聖人云

按自序之首題晉范望字叔明晁志稱吳范望叔明釋文敘錄有范望州老子注訓二卷注云字叔文會稽人吳尚書郎州字疑衍明文二字聲近未詳孰是望在吳爲郎時因宋陸二注合併煩重於是刪除爲義注四萬餘言其後入晉亡失又作十卷十餘萬言之注既釋文及晁志稱爲吳人因亦錄存其書蓋吳之遺老入晉未嘗仕宦者歟

任氏中論注六卷

唐馬總意林曰中論六卷徐偉長作任氏注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中論序元刊本有之案此序徐幹同時人作舊無名氏意林中論六卷任氏注任嘏與幹同時多著述疑此序及注皆任嘏作無以定之

按中論舊序末云故追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此數語有似乎爲之注者

右注述前代書凡七家九部

孔叢子七卷

隋志經部論語篇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又曰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并附於此篇唐經籍志孔叢七卷孔鮒撰（鮒似鮒之刊誤）藝文志孔叢七卷不著撰人宋史藝文志子部儒家孔叢子七卷漢孔鮒撰朱熹曰僞書也（又經部小學類別出孔鮒小爾雅一卷）

書錄解題曰孔叢子七卷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按孔光傳夫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以爲鮒撰耶

四庫提要曰孔叢子舊題孔鮒撰所載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順之言行凡二十一篇又以孔臧所著賦與書上下二篇附綴於末別名曰連叢臧高祖功臣孔聚之子嗣爵蓼侯武帝時官太常朱子語類謂孔叢子文氣輭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

今按其書說舜典六宗與僞孔傳僞家語並同是亦晚出之明證也朱子所疑蓋非無見

仁和孫志祖讀書脞錄曰臧玉林經義雜記云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王肅作祖迎孔叢子書論篇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正同孔叢子亦僞書朱子云似東漢人語琳疑并非東漢人當出於魏晉閒故解納於大麓禋於六宗皆與僞孔傳及王肅注合志祖嘗疑孔子家語孔安國書傳孔叢子皆出於肅手鄭以相近爲禳祈以爲聲誤肅改作祖迎以爲形似之誤恐後人不信其說故著之於孔叢子肅之詭計苦心往往若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恐急索解人不得也

按臧氏攷出王肅注祭法及大麓六宗三事並與孔叢同則是書始行於魏代從可知矣今錄於此其小爾雅據王煦所攷實爲漢志所載之一篇宋志稱孔鮒固未確而錄入此書則亦孔氏先世所遺未可知也

魏文帝典論五卷

魏志文紀初帝好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注引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又引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魏志明紀太和四年春二月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又齊王紀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注引搜神記曰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閒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御覽碑部載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侯氏志曰所謂刊滅者第芟去火浣布一條）

隋志經部小學類一字石經典論一卷子部儒家典論五卷魏文帝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魏文帝典論五卷嚴可均輯本序曰魏文典論亡友灤陽孫馮翼字鳳卿嘗有輯本罣漏甚多又以典略當典論今覆檢各書寫出數十百事有篇名者十三聚其複重會其離散依意林次第之定著一卷其遺文墜句無所繫屬者附於後

周生子十三卷（周生烈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馬總意林曰周生烈子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閒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楨仲尼作師誡

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元嘉十四年河西王茂虔奉表獻

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亡唐經籍志周生烈子五卷周生子志藝文志周生烈子五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崔鴻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遣使如宋表獻方物并獻書一百五十四卷有周生子十三卷七錄一卷唐志五卷皆非茂虔所獻之原帙矣意林載十節序一節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白六帖太平御覽諸書亦引之合輯二十二節別出序於卷首其語皆議論法言自序謂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抗志高睎言雖大而非夸也

按高似孫子略載意林篇目周生烈子不著卷數今本意林作五卷者乃後人依唐志所加非馬元會著錄五卷也北涼所獻十三卷當是原書七錄要論并錄各一卷似後人節本兩唐志五卷則又別本殘帙也

張茂要言

魏志明紀青龍三年注魏略曰太子舍人張茂上書諫末云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冒昧以聞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曹羲書三篇

魏志曹眞傳眞字子丹太祖族子也（魏略曰眞本姓秦養曹氏）明帝時爲大將軍封邵陵侯子爽嗣又詔封眞五子羲訓則彥皚皆爲列侯齊王即位以爽爲大將軍加侍中輔少主弟羲爲中領軍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後與爽訓晏等皆誅夷

北堂書鈔六十四引傅子曰安鄉亭侯曹羲爲領軍將軍慕周公之下士賓客盈坐

侯志曰晉書王接傳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恭即其中之一篇論載藝文類聚卷二十二

杜恕體論八篇

魏志杜畿傳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文帝時爲尚書封豐樂亭侯子恕嗣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在朝八年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河東太守淮北都督護軍拜御史中丞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桓校尉下廷尉當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

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隳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嘉平四年卒於徙所陳壽曰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裴松之曰杜氏新書曰恕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隋書經籍志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唐經籍志杜氏體論四卷恕撰藝文志同

嚴可均輯本序曰恕嘗征南將軍預之父也著體論八篇一曰君二曰臣三曰言四曰行五曰政六曰法七聽察八用兵四卷者卷凡二篇其書蓋亡於唐末羣書治要載有六千餘言不著篇名審觀知是君臣行政法聽察六篇其餘言篇用兵篇略見御覽六帖而意林以自敘終焉今錄出校定爲一卷（馬氏玉函山房亦輯一卷失采羣書治要未爲詳備）

王子正論十卷（王肅見前）

隋書經籍志王子正論十卷王肅撰唐藝文志王肅政論十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晉書禮志引王景侯之論三國志肅本傳載其對帝及司馬宣王語當從本書采取又通典

引王肅議及諸答問太平御覽引王肅議禮雖不顯標書目要是佚說之散見者並據輯錄其說於禮制加詳多所駁糾蓋在當日欲與鄭氏角勝拔幟自成一隊抗顏高論亦足名家矣

王昶治論二十餘篇（昶始末具史部職官類）

魏志本傳文帝時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青龍中奏之

王基新書五卷（基始末具經部詩類）

魏志本傳基爲大將軍曹爽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時曹爽專柄風化淩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

隋書經籍志梁有新書五卷王基撰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王氏新書唐志不著錄散佚已久攷魏志基本傳載其諫明帝答司馬景王以及料敵策戰之言凡七節又裴注引司馬彪戰略載有論胡烈表降一節雖多談兵事而具有儒術知皆從本書采取也並據補錄篇序體格無由盡循其舊而史稱學行堅白可於此想見之矣

按本傳稱著時要論當亦在新書中特其文無出攷見耳

諸葛武侯集誡二卷（武侯見史部正史類）

蜀志本傳注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陳壽重定諸葛故事集目錄云訓厲第六

文心雕龍詔策篇戒者慎也教者效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理得而辭中教之善者也

隋書經籍志諸葛武侯集解二卷又集部總集篇諸葛武侯誡一卷唐經籍志集誡二卷諸葛亮撰藝文志諸葛亮集誡二卷

張澍輯諸葛忠武侯文集目錄曰澍按梁書武侯儒家集誡二卷當即隋志總集武侯誡一卷也（按此當是隋志儒家武侯集誡二卷當即總集武侯誡一卷而失於校刊者）十六國春秋李玄盛嘗寫諸葛誡訓以示其子弟今存誡子誡外生三篇

譙子法訓八卷（譙周見經部禮類）

蜀志本傳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攷書之屬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同

馬國翰輯本序曰此書稱法訓者擬於古之格言亦如揚子雲書稱法言之類隋唐志並八卷原書散佚陶宗儀說郛輯錄十節其棁歌一節文句不全又雜入譙周喪服圖一條頗爲疏略茲更蒐采得十三節合訂一卷

嚴可均全晉文編曰譙子法訓御覽四百六引齊交篇其他如齊民要術自序北堂書鈔文選注初學記御覽所引無篇名者凡二十條

按宋刻全本意林有譙子法訓五條馬嚴二家輯本皆未采入張介侯蜀典著作類輯存二十二條亦不及意林

譙子五教志五卷

高似孫子略曰意林目錄云譙周五教五卷並是禮記語

隋書經籍志梁有譙子五教志五卷亡唐經籍志譙子五教五卷譙周撰藝文志譙子法訓八卷又五教五卷注云譙周

按尙書敬敷五教注五常之教是書命名以此

顧譚新言二十篇

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長子邵早卒邵子譚字子默（按宋本意林云字默造）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加奉車都尉爲選曹尚書拜太常平尚書事爲全琮父子所構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隋書經籍志顧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唐經籍志顧子新語五卷顧譚撰藝文志顧子新論五卷注云

顧譚

馬國翰輯本序曰吳志本傳云著新言二十篇隋志作新語唐志作新論皆非原目今惟太平御覽引數節又本傳載疏一篇隋志無譚集疏當在新言中如賈誼治安疏在新書董仲舒天人策在春秋繁露之類合訂爲卷

侯志曰御覽四百六十七八百六十一俱引顧子當出新言惟七百五十五引顧子義訓未知是一書否（按隋志梁有顧子十卷晉揚州主簿顧夷撰兩唐志顧子義訓十卷顧夷撰然則御覽稱顧子及義訓者未必輒是此書侯氏失於攷訂耳）

按宋刻全本意林有新言一條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顧譚顧子

周子新論九卷（周昭撰）

吳志步騭傳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隋書經籍志梁有周子九卷吳中書郎周昭撰亡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周昭有周子新論九卷御覽二百四十一引周紹新論卽昭之誤又四百六引周昭新撰亦新論之誤今存四篇一贈孫奇詩序二論步騭嚴畯等三論薛瑩等四立交並見御覽及步騭傳

馬國翰輯本序曰七錄儒家有周子九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御覽引論交一節稱周昭新撰白六帖引二語而已吳志載其論步騭嚴畯等猶爲完篇茲據合輯其論平情準理不爲低昂則在當時臧否人物當具有特識遇暴主不以善終惜哉

侯志曰昭一作招抱璞子正郭篇引中書郎周恭遠論郭林宗當出此書

陸景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

吳志陸遜傳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子抗字幼節抗子晏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景字士仁尙公主拜騎都尉封毘陵侯旣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唐經籍志典訓十卷陸景撰藝文志陸景典訓十卷

史通自敘篇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

嚴可均輯本序曰陸景有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舊唐志有典語無典語別新唐志作典訓皆十卷其書宋不著錄而民間僅或流傳三年前聞紹興王君理堂游幕

山左攜有宋寫殘本二卷余未獲見之僅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益以各書所載爲一卷凡十七條他日理堂獲吾書合訂之以廣其傳豈非美事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二月

馬國翰輯本序曰徐堅初學記卷九引陸景典語太平御覽卷七十八作陸景典略又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三引吳陸景誠盈疑是典語中之一篇合輯爲卷凡十一條

按宋本意林有陸景典語二條嚴馬二家皆未采又馬氏諸輯本皆不及羣書治要故此所輯止十一條

殷禮通語數十篇

吳志顧邵傳初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拔而友之爲立聲譽至零陵太守裴松之曰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爲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又張溫傳權罪溫幽之有司下令曰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用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趙達傳云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

唐書經籍志通語十卷文禮撰殷興續藝文志文禮通語十卷殷興續（隋志梁有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按撰當爲續）

侯志曰康按七錄有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唐志則作文禮通語十卷殷興續是必先有其書而興續之蓋即續殷基之書而二書遂合爲一故七錄直以爲興撰也裴松之注費禕傳顧邵傳朱據傳孫和傳俱引殷基通語意林載通語八卷不著名疑亦引殷基書御覽六百十四引殷典通語此典字必興字之誤

馬國翰輯本序曰興或基字之譌或晉代別有殷興就基書修而續之今據裴松之三國志注改題吳殷基撰

按嚴氏全晉文編曰殷興一作殷基雲陽人吳零陵太守殷禮子仕吳爲無難督入晉遷尚書左丞有春秋釋滯十卷通語十卷按嚴氏之說蓋據隋志春秋儒家兩類又證以裴注所稱引定殷興卽殷基信如

所言則兩唐志稱殷興續者卽殷基續續其父禮書也蜀志費禕傳注引殷基通語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云云禮與張溫使蜀故得見禕此論箄之通語中又抱樸子正郭篇云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載其論郭林宗一則是亦禮撰通語之一證舊唐志文禮撰文或殷字之刊誤禮亦字伯緒賴抱樸子以傳

楊子太玄經十四卷（楊泉撰）

北堂書鈔六十三引晉錄曰會稽相朱則上書言楊泉清操自然徵聘終不就詔拜泉郎中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楊泉字德淵梁國人（見意林）吳處

士入晉徵爲郎中不就（見書鈔）有太玄經十四卷物理論十六卷集二卷

梁元帝金樓子雜記篇曰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談者多誤動形言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楊子太玄經十四卷晉徵士楊泉撰亡唐經籍志太玄經十四卷楊泉撰劉緝注藝文志楊泉太玄經十四卷劉緝注

馬國翰輯本序曰此書倣揚子雲太玄爲之亦擬易之類也馬總意林載六節攷太平御覽亦有引太玄經而

不見子雲書中者皆此書之佚文也併輯爲卷其古法卦名均不可見文辭清麗亦可讀玩

海甯錢保塘物理論輯本序曰藝文類聚有楊泉五湖賦賛善賦蠶賦織賦草書賦或稱吳或稱晉初學引五湖賦又稱西晉泉綜山炭歷晉晉初徵拜郎中終不應命故隋志稱曰徵士又曰處士

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

隋書經籍志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楊泉撰亡唐經籍志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藝文志楊泉物理論十六卷

平津館輯本桐城馬瑞辰序之曰楊子物理論不見宋藝文志則其書自宋已佚之矣章逢之孝廉曾有輯本今淵如觀察重加校正補所未備其分卷之舊已不可攷謹以事類次第編錄自天文地理以迄古今帝王用人行政之要靡不囊括盖博采秦漢諸子之說爲之而引傅子爲尤多其不言傅子者亦多出於傅子傅子一百四十卷今僅從永樂大典錄出一卷楊子是晉正足與傅子相表裏已楊泉字德淵隋志稱徵士亦稱處士曰爲楊子列入儒家盖晉之隱君子閉戶著書者（按今本意林所載物理論祇前十二條是本文其下六十八條皆是傅子嚴鐵橋先生嘗校而正之馬序謂引傅子尤多者盖沿意林顛倒譌越之誤錢氏輯本已釐剔矣）

錢保塘輯本序曰周氏廣業嚴氏可均謂意林所載傅

子物理論互有錯簡因取孫氏輯本校之去其誤收傅子數十條以齊民要術五行大義天中記所引略加補正而以意林錯簡入傅子者八條錄附焉第周氏言物理論見引他書搜輯遺文去其重複得文段完整者百數十條四千餘字而諸賦不與焉此卷祇得三千餘字知尙有遺佚惜未得周氏輯本一勘之也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物理子疑卽楊泉物理論

杜恕家誡（恕見前）

魏志邴原附傳永甯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

地閒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自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按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杜恕家事戒文與此略相同疑此在篤論中或亦在其後人所編杜氏新書中然在當日則自爲一書貽其子孫也

王昶家誡（昶見前）

魏志本傳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侯志曰王昶家誡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又本傳載其戒兄子及子書其文與類聚所引不同要皆是家誡中語也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王昶家誡見本傳又略見郭嘉傳注藝文類聚

王肅家誡（肅見前）

稽康家誡（康始末具經部易類）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王肅家誡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稽康家誡見本集又略見類聚

諸葛武侯女誡一卷（武侯見前）

隋志集部總集篇諸葛武侯誡一卷女誡一卷

侯志曰康按女誡疑即集誡中之一卷然隋志總集內別出之故今亦分錄

按女誡疑即唐藝文志傳記女訓中之貞潔記一卷

程曉女典篇（曉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程曉女典篇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右撰著凡一十八家二十五部

右儒家類凡二門綜二十五家三十四部（侯志有徐幹中論王粲去伐論陸績太玄經注已錄入後漢藝文志杜恕興性論依嚴氏可均攷定即篤論之首一篇今并入雜家類篤論條下不別出）

鍾繇老子訓（繇始末具經部易類）

世說言語篇注魏志曰繇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

侯志曰鍾繇老子訓見世說注引魏志今無此文當是魏書之訛

董遇老子訓（遇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王肅附傳注魏略儒宗傳曰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

張揖老子注（揖始末具經部小學類）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張揖老子注

侯志曰張揖老子注見文選注

何晏老子講疏四卷（晏始末具經部易類）

何晏老子道德論二卷

魏志曹爽附傳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

世說文學篇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又曰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世說文學篇注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文心雕龍論說篇曰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

隋書經籍志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唐經籍志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唐藝文志何晏講疏四卷又道德問二卷高似孫子略何晏疏四卷何晏老子指略論二卷（按隨志藝文略有道德問無指略論高似孫抄列其目則反是知道德問即指略論亦即道德論也）

按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曰何平叔說老莊則巧而多華又裴徽曰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則何晏尙有莊子說今無攷

王弼老子道德經注二卷（弼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鍾會附傳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辨注易及老子

釋文敘錄弼又注老子又曰其後談論者莫不宗尙玄言唯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又曰老子王弼注二卷隋書經籍志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唐經籍志玄言新記道德二卷王弼注藝文志王弼注新記玄言道德二卷宋藝文志王弼老子注二卷

明白雲霽道藏目錄曰道德眞經四卷山陽王弼注言陰陽道理

四庫簡明目錄曰老子注二卷魏王弼撰弼以老莊說易論者互有異同至於解老則用其所長故是注詞義簡遠妙得微契老子注本此爲最古

王弼老子指例略二卷（或作指略例）

魏志鍾會附傳注何劭爲弼傳曰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

釋文敘錄弼又作老子指略一卷唐書經籍志老子指例略二卷不著撰人藝文志王弼老子指例略二卷宋藝文志王弼道德略歸一卷

何王等注老子雜論一卷

魏志鍾會附傳注何劭爲王弼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鍾會每服弼之高致

晉書王衍傳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衍甚重之

世說文學篇曰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否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按此似即此書緣起）

世說文學篇注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隋書經籍志梁有老子雜論一卷何王等注亡

按鍾會傳注引弼別傳云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道略論似即此書又玉海五十三云魏王弼老子略論亦似此書又疑是指略例無以定之

夏侯玄道德論

魏志夏侯尚傳尚字伯仁淵從子也封昌陵鄉侯子玄嗣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累遷常侍中護軍出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曹爽誅後徵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宂從僕射劉賢等欲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事露皆夷三族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齊王紀嘉平六年二月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

阮籍道德論（籍始末具經部易類）

世說文學篇注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

按嚴氏全三國文編曰御覽卷一卷七十七引阮籍通老論凡三條通老論似即道德論

王肅玄言新記道德二卷（肅始末具經部易類）

唐書藝文志王肅玄言新記道德二卷通志藝文略元言新記道德二卷王肅撰高似孫子略王肅元言道德新記二卷

四庫提要曰隋書經籍志載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舊唐書經籍志作元言新記道德二卷亦稱弼注名已不同新唐書藝文志又以元言新記道德爲王肅撰而弼所注者別名新記元言道德益爲舛互疑一書而誤分爲二又顛錯其文也

鍾會老子道德經注二卷（會始末具經部易類）

釋文敘錄老子鍾會注二卷隋書經籍志老子道德經二卷鍾會注唐經籍志老子二卷鍾會注藝文志鍾會注二卷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鍾會老子注

按會父成侯有易說有老子訓會爲其母傳曰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則會於易老固家學也

孟子注老子二卷

釋文敘錄曰老子孟子注二卷或云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中書監廣陵亭侯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孟康有老子注二卷

按隋志梁有老子二卷孟氏注亡似即此書唐張君相三十家集解中有大孟小孟二家小孟或是孟智周大孟當即此孟康康有漢書音義見史部正史類中

荀融老子義（融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荀彧傳注荀氏家傳曰融與王弼鍾會俱知名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

侯志曰荀融論老子義見荀彧傳注引荀氏家傳

虞翻老子注二卷（翻始末具經部易類）

吳志本傳翻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釋文敘錄老子虞翻注二卷隋書經籍志梁有虞翻注老子二卷亡

范望老子注訓二卷（望始末具儒家類）

釋文敘錄老子范望州注訓二卷字叔文會稽人吳尚書郎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門吳范望州字淑文爲尚書郎作老子注訓三卷

按范望有太玄解其自序稱名曰望不曰望州此州字似衍其訓注老子隋唐諸志皆不載惟陸元朗著於錄

葛玄老子序次一卷

晉書葛洪傳洪丹陽句容人也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

隋書經籍志梁有老子序次一卷葛仙公撰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葛玄字孝先大帝時方士有道德經序見老子河上公注本又略見太平御覽六百六十

侯志曰玉海藝文引葛玄序老子西游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史記老子傳索隱引葛玄曰李氏女所生因母

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爲姓焉又初學記卷廿三御覽六百六十七並引道德經序訣

按宋史藝文志有葛玄老子道德經節解二卷似即此書

任子道論十卷（任嘏撰嘏始末見史部雜傳記類）

魏志王昶傳注嘏別傳曰嘏爲人淳粹愷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

隋書經籍志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唐經

籍志任子道論十卷任嘏撰藝文志道家神仙類任子道論十卷任嘏（按任嘏二字是注文誤寫作大字通志略道家遂誤連下文云任嘏願道士論三卷殊爲炫惑并附訂之）

侯志曰王昶傳注稱其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當即此書也初學記卷十七引任嘏道德論

馬國翰輯本序曰馬總意林載任子十卷注云名奕攷諸史志無任奕著書之目奕蓋嘏之僞意林載十七節又從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九節參互攷訂並附別傳爲卷初學記引作任嘏道德論他皆引作任子茲依隋唐志題任子道論既訂名奕之譌因改題魏任嘏焉

按嚴氏全三國文編以意林稱任子名奕不采其文別從諸類書輯存十一條

桓威渾輿經一卷

魏志王粲附傳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

隋書經籍志梁有渾輿經一卷魏安成令柏威撰唐經籍志渾輿經一卷姬威撰藝文志道家神仙類姮威渾輿經一卷（宋本隋志因避諱書作桓而傳寫誤作柏兩唐志又轉寫誤作姬姮）

嵇康養生論三卷（康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王粲附傳康兄喜爲康傳曰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亡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嵇康養生論見本集文選及藝文類聚七十五又本集有答向子期難養生論

唐子十卷（唐滂撰）

馬總意林曰唐子十卷名滂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

隋書經籍志唐子十卷吳唐滂撰唐經籍志唐子十卷唐滂撰藝文志唐子十卷注云唐滂

馬國翰輯本序曰滂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見意林注據本書言大晉應期一舉席卷云云則撰述之成定在吳亡入晉之後也意林載十九節又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采輯除已見意林者得佚說八節合訂一卷其書論政談兵不盡述道家之言

侯志曰意林引唐子有大晉應期一舉席卷之語則滂已入晉又稱滂生於太元二年下距吳亡時年僅三十其入晉宜也而隋志仍系之吳豈其入晉不仕猶當爲吳人耶

按唐書世系表丹陽太守翔二子固滂固吳尚書僕射是滂爲固之弟固見吳志闞澤附傳云黃武四年

卒注引吳錄云時年七十餘則固卒於是年審矣後
二十七年始爲太元二年兄弟年紀相距幾及百歲
殊非事理意林稱生於太元二年者生當爲卒凡後
人記事多詳其卒年滂後其兄二十七年乃卒庶得
其實歟

又按嚴氏可均意林校文云今本意林中論傅子物
理論三家文皆舛越以物理論爲傅子以傅子爲中
論以傅子中論爲物理論有數十條皆錯者有半句
在此半句在彼者蓋由所據本破爛零落隨手黏聯
勻分五卷云云是意林多錯簡前人已言之矣又今
本意林卷五第十二葉所載傅子十二條據昭文張
氏本皆爲唐子是傅子唐子又有所羼越大晉應期
云云疑是傅子非唐子本文

右道家類凡一十八家二十一部（侯志有孟子注莊子十八卷以爲亦是孟康別無碻據今不錄又虞翻注參同契據釋文卷首言虞翻注參同契云易字從日下月今覆勘乃虞氏易注引參同契非虞氏注參同契也今刪除又鍾會四本論今析入集部總集類　又學津討原刻本子略云隋經籍志有何晏老子序決一卷葛仙公纘論一卷何王等私記十卷又云通志藝文略有王弼節解二卷又章門一卷今勘驗本書皆傳爲類外不足爲據）

丁季黃復平正春秋決事比十卷

唐書藝文志董仲舒春秋決獄十卷黃氏正

崇文總目曰春秋決事比十卷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
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
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

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
今頗殘缺止有七十八事

按崇文目稱吳汝南此吳字疑衍或吳時亦僑置汝
南郡又吳有太史令吳範或脫一範字皆未可知丁
季似丁孚之誤孚爲太史令與郎中項峻撰吳書見
史部正史類黃復始末未詳

劉廙政論五卷（廙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魏志本傳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
世

隋書經籍志梁有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亡唐經籍
志劉氏政論五卷劉廙撰藝文志劉氏政論五卷注云
劉廙

嚴可均輯本序曰劉廙有政論五卷隋志法家云亡舊
新唐志著於錄至宋復亡今所見僅羣書治要載有八
篇題爲劉廙別傳前目錄作政論據裴松之所引別傳
似與政論各爲一書則目錄作政論者是也各書都未
引見治要有此彌復可貴因錄出以廣其傳其目曰正
名曰愼愛曰審愛曰欲失曰疑賢曰任臣曰下視（馬氏玉函
山房輯本但錄存傳注引別傳廙表論治道一篇）

侯志曰廙有先刑後禮論見陸遜傳當出此書即本傳
所謂與丁儀共論刑禮傳於世者也李善注三都賦序
引劉廙荅丁儀刑禮書

按政論似全載別傳中故治要標曰別傳刑禮論有與丁儀諸人論難之文似亦別行吳志陸遜傳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則所謂先刑後禮者亦從可知矣

劉邵法論十卷（邵始末具經部樂類）

魏志本傳散騎侍郎夏侯惠薦邵曰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又曰凡所撰述法論人

物志之類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法論十卷劉邵撰唐經籍志劉氏法言十卷劉邵撰藝文志劉氏法論十卷注云劉邵

桓範世要論二十卷

魏志曹爽附傳注魏略曰範字元則沛國人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免還復爲兗州刺史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嘗鈔撮漢書中諸要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能（範後與曹爽何晏等同爲司馬懿所殺）

隋書經籍志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唐經籍志桓氏代要論十卷桓範撰藝文志桓氏世要論十二卷注云桓範

嚴可均輯本序曰各書徵引或稱政要論或稱桓範新書或稱桓範世論或稱桓公世論或稱桓子或稱魏桓範或稱桓範論或稱桓範要集互證之知是一書宋時不著錄羣書治要載有政論十四篇據各書徵引補改缺譌定爲一卷曰爲君難曰臣不易（此下篇名缺治要連屬上篇審觀之

別是一篇也篇名當是治本）曰政務曰節欲曰詳刑曰兵要（此下篇名缺御覽二百七十三引凡五條篇名當是擇將）曰簡騎曰辨能曰尊嫡曰諫諍曰決壅曰讚象曰銘誄曰序作餘無篇名者又一十四條馬國翰輯本序曰桓範世要論北堂書鈔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引之或作新論或作要集或作世論皆此一書輯錄二十五節附攷事蹟爲一卷

按宋刻全本意林有世要論四條嚴馬二家輯本皆未采

阮子正論十八篇（阮武撰）

魏志杜恕傳注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按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

武字文業闕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杜恕傳云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

世說賞譽篇注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陳留志曰武魏末清河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按此稱杜篤新書者似因杜氏新書而誤）

隋書經籍志梁有阮子正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唐經籍志阮子政論五卷阮武撰藝文志同

馬國翰輯本序曰馬總意林載阮子四卷錄存五節而已復搜輯御覽文選注得數節合錄一卷（嚴氏全三國文編輯存六條而失采意林所載五節）

鍾會道論二十篇（會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本傳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

按此疑即鍾會芻蕘論五卷別見雜家

陳子要言十四卷（陳融撰）

吳志陸瑁傳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陳子要言十四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亡唐經籍志陳子要言十四卷陳融撰藝文志同

馬國翰輯本序曰融陳國人附見吳志陸瑁傳僅識里居隋志題吳豫章太守此官爵之可見者七錄法家載陳子要言十四卷隋志云亡唐志復著錄今惟御覽引二節附攷爲卷

按宋刻全本意林有陳子要言一條馬氏輯本失采

右法家類凡七家七部

魏文帝士操一卷

隋書經籍志士操一卷魏文帝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魏文帝士操一卷

按魏武諱操而魏文著書不諱操未喻其故

劉卲人物志三卷（卲始末具經部樂類）

隋書經籍志人物志三卷劉卲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劉卲人物志三卷宋史藝文志卽邵人物志二卷（此劉卲誤爲卽邵三卷誤爲二卷）

晁氏讀書志曰人物志三卷魏邯鄲劉卲孔才撰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卲郤慮所薦慮譖殺孔融者不知在卲書爲何等而卲受其知也

玉海五十七中興書目劉卲人物志二卷述人性品有上下材質有邪正欲攷諸行事而約之中庸十二篇九證體別流業才理才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七繆效難釋爭

四庫提要曰卲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

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附志以下皆符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

盧毓九州人士論一卷

魏志本傳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裴注植有四子毓最小）毓十歲而孤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丞相法曹西曹議令史魏國旣建爲吏部郎文帝踐祚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左遷睢陽典農校尉安平廣平太守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吏部尚書齊王卽位爲廷尉光祿勳復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轉僕射光祿大夫加

侍中正元三年爲司空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

隋書經籍志梁有九州人士論一卷魏司空盧毓撰亡

唐經籍志九州人士論一卷盧毓撰藝文志盧毓九州人士論一卷

姚信士緯新書十卷（信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亡唐經籍志士緯十卷姚信撰藝文志姚信士緯十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士緯新書十卷吳姚信撰今佚從意林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輯錄如以吳季札讓國謂開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謂揚雄智似蘧瑗而高不及謂周勃之勳不如霍光說皆覈確書中推尊孟子亦識仁義爲中正之途而其論淸高之士則以老莊爲上君平子貢爲下擬非其倫此所以不能醇乎儒術乎

姚氏新書二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

右名家類凡四家五部

魏武帝太公陰謀解三卷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通志藝文略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注

魏武帝司馬法注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曹操司馬法注

侯志曰魏武帝司馬法注見文選注

魏武帝孫子略解三卷

魏武自序有曰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魏志武紀注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注孫武十三篇傳於世

唐杜牧著書序曰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

解十不釋一

隋書經籍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日本見在書目孫子兵書三卷魏武解孫子兵書一卷魏祖略解唐經籍志孫子兵法十三卷孫武撰魏武帝注藝文志魏武帝注孫子三卷宋史藝文志同晁氏讀書志曰魏武注孫子一卷按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今魏武所注止十三篇杜牧以爲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盛筆其精粹成此書云又曰唐李荃注孫子以魏武所解多誤陳皥注孫子以曹公注隱微

陳氏書錄解題曰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前其繁冗定爲十三篇

孫星衍刻書序曰宋雕本孫子三卷魏武帝注見漢藝文志者孫子篇卷不止此然史記已稱十三篇則此爲完書篇多者反由漢人輯錄阮孝緒作七錄時孫子爲上中下三卷見史記正義此本每篇有卷上中下題識

孫星衍校刊孫子十家注序曰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稱爲兵經比於六藝而或祕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觕略也

魏武王淩集解孫子兵法一卷

魏志本傳淩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時皆年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爲發干長中山太守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文帝踐祚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轉青州徙揚豫州刺史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淩爲太尉假節鉞淩與外甥兗州刺史令狐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欲迎立楚王彪都許昌嘉平三年宣王將中軍討淩淩勢窮出迎送還京都至項飲藥死

隋書經籍志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淩集解

孫星衍校刊孫子十家注序曰書中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杜佑實未嘗注孫子其文即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淩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即淩也

賈詡鈔孫子兵法一卷

魏志本傳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察孝廉爲郎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閒行歸鄉里詡說傕汜等西攻長安（臣松之以爲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者）長安陷詡爲左馮翊拜尚書典選舉後去傕託段煨又去從張繡說繡歸太祖太祖表詡爲執金吾遷冀州牧徙爲太中大夫文帝即位以爲太

尉進爵魏壽鄉侯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

隋書經籍志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日本國見在書目孫子兵書一卷臣詡撰

賈詡注吳起兵法一卷

隋書經籍志吳起兵法一卷賈詡注隋書藝文志賈詡注吳子兵法一卷注云吳起通志藝文略吳起兵法一卷魏將吳起撰賈詡注

右注鈔前代兵家書凡三家六部

魏武子續孫子兵法二卷

隋書經籍志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日本國見在書目同唐書藝文志魏武帝續孫子兵法二卷

按此疑取孫子十三篇外之文以爲是編

魏武帝兵書接要十卷

魏志武紀注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博覽羣書特好兵法鈔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兵書接要十卷魏武帝撰唐經籍志兵書接要七卷魏武帝撰藝文志魏武帝兵書捷要七卷

汪師韓文選注引魏書目錄曰兵書接要魏武帝鈔集

孫志祖曰按舊唐志兵法捷要七卷魏武帝撰（按隋唐志作兵書接要）捷要即節要也魏諱節改耳（按接捷古通漢書藝文志道家捷子二篇史記孟荀列傳作接子此其證也）

侯志曰本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及文選魏都賦注引皆作接要與隋志同唐志作捷要御覽卷八引其文又作輯要又卷十一引凡三條

按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又有魏武兵書輯略亦即節要之謂也

魏武帝兵書接要別本五卷

魏武帝兵書要論七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兵書接要別本五卷又有兵書要論七卷亡日本國見在書目兵書論要一卷魏武帝撰

按隋志引七錄此二書並在魏武兵書接要十卷之次知皆爲魏武書疑皆是別本其要論七卷似即唐志捷要七卷之異名

魏武帝兵書十三卷（亦稱新書）

魏志武紀注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九引）（益部耆舊傳曰張松識達精果有材幹劉璋乃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飲讌之間一看即便闇誦）

杜牧注孫子序曰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

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魏武帝兵書十三卷

魏武帝兵書略要九卷

隋書經籍志兵書略要九卷魏武帝撰通志藝文略同

日本國見在書目兵書要略魏武帝撰不著卷數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魏武兵書要略御覽三百五十七引之

按此似新書別本隋志是書之下又云梁有兵要二卷次在魏武諸書中疑亦魏人鈔錄武帝書

魏武帝兵法接要三卷

隋書經籍志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撰日本國見在書目兵書接要三卷魏武帝撰

按此兩唐志不載或自爲一書或後人鈔兵書接要及新書爲是帙隋志有太公三宮兵法一卷而是書之下又有三宮用兵法一卷敘次在魏武諸書中疑亦魏武鈔撰太公書而失注撰人者

魏武帝兵法一卷

隋書經籍志魏武帝兵法一卷

按此兩唐志不載似亦當時鈔節之別本

魏文帝兵書要略十卷

唐書經籍志兵書要略十卷魏文帝撰藝文志魏文帝兵書要略十卷

侯志曰御覽三百五十七引魏文帝兵書要略曰銜枚毋讙譁惟令之從（按此條嚴氏可均所見本作魏武帝）

按此疑亦是武帝書即隋志兵書略要九卷是也或黃初時臣下編輯文帝行軍方略爲是書亦未可知

魏羣臣表伐吳策一卷諸州策四卷軍令八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魏時羣臣表伐吳策一卷諸州策四卷軍令八卷

侯志曰此隋志在亡書內三書相承未知下兩部亦是魏人書否然通典一百四十九引魏武軍令船戰令步戰令御覽兵部亦引之又有魏書曹公令疑即所謂軍令八卷者也

按魏志傅嘏傳云時論者議欲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注引司馬彪戰略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云云七錄所載羣臣表伐吳策一卷似即其事唐六典刑部注魏命陳羣等撰州郡令尚書官令軍中令合若干篇此軍令八卷似即從魏令中析出別行者其諸州策及軍令皆蒙上魏時二字似無可疑

王昶兵書十餘篇（昶始末具史部職官類）

魏志本傳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

諸葛亮兵法五卷（亮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諸葛亮兵法五卷崇文總目諸葛亮兵機法五卷宋史藝文志諸葛亮行兵法五卷

張澍輯諸葛集目錄曰澍按隋書經籍志諸葛亮兵法

五卷崇文總目兵機法五卷附志之兵法卽總目之兵機法也故其卷數同今存四條

侯志曰通典一百五十六引諸葛亮兵法一百五十七引諸葛亮兵要御覽兵部亦屢引諸葛亮兵法兵要大約卽一書而異名耳御覽復引諸葛亮軍令當亦出此書通志藝文略又載武侯十六策將苑平朝陰府二十四機六軍鏡心訣及後世所傳新書皆出依託今不取

按武侯兵法陳壽重編故亦集盡收載之南征北出兵要軍令上中下等篇皆其類也此七錄所載殆相傳別行之本宋志又有用兵法一卷行軍指掌二卷占風雲氣圖一卷兵書七卷兵書手訣一卷文武奇編一卷（此卽十六策之異名）及侯氏所舉五種並後世依託今概不錄

諸葛亮木牛流馬法

諸葛亮八陣圖一卷

蜀志本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裴注引魏氏春秋曰亮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

水經江水注江水又東逕魚復縣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閒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

高似孫子略曰蜀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八陣圖其一圖在沔陽高平故壘酈道元水經以爲傾而難識矣其一圖在新都八陣鄉峙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其一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塡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卻月縱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敵其雄也徒華變滄不足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舂知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愛神所敬者歟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作木牛流馬法當在傳運篇中其文見亮傳注又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九十九

通志藝文略武侯八陣圖一卷宋史藝文志同

吳有道占出軍決勝負事二卷

吳志列傳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破祖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其占驗明審類如此權以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黃武五年病卒（注引）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魏志陶謙傳注引謝承書有揚州從事會稽吳範當即此吳範也）

隋書經籍志吳有道占出軍決勝負事一卷梁二卷通志藝文略兵陰陽家著錄一卷

按吳範與有道見本傳傳載其占出軍決勝負事尤顯著者數條大抵皆采自此書知隋志稱吳有道者即吳範吳人錄其占驗者彙之於書其下引七錄稱太史令全範者全乃吳字之誤又隋志列此書在黃帝老子諸書之後皆兵陰陽一類之書以時代言之則又近似緣是證知此書及下二書皆出吳範無復可疑

吳範風氣占軍決勝戰二卷

吳志本傳範知風氣權討黃祖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備卒得蜀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

隋書經籍志梁有風氣占軍決勝戰二卷太史令全範撰通志藝文略兵陰陽家著錄同

按隋志載此書於吳有道占決之下而此書之下又有吳氏對敵權變一書以是證知此書即吳太史令

吳範撰刊本誤爲全範耳範領太史令多年史又稱其善風氣歷舉軍戰決勝占事其出吳範似無可疑

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有吳帆占候風氣祕訣蓋即此書而範誤爲帆（隋志引七錄此書之前又有黃帝出軍雜用訣十二卷疑亦是吳範所裒錄者）

吳氏對敵權變一卷

隋書經籍志對敵權變一卷吳氏撰通志藝文略兵陰陽家著錄同

按隋志稱吳氏者即蒙上文指吳有道其人也自吳有道至此凡四書皆出吳範其敘次略可尋按其黃帝出軍雜用訣別無確證故不錄

吳緣江戍圖

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五引吳時緣江戍圖曰每刺姦屯有五兵賊曹一人皆作烽火有急以光傳之

吳志孫皓傳注干寶晉紀曰紀陟奉使如魏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

右兵家類凡九家二十六部（侯志有沈友注孫子兵法二卷按友死在漢獻帝建安九年是漢人非吳人故獨入後漢藝文志中）

續尸子九篇

隋書經籍志尸子二十卷目一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

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

孫星衍尸子輯本序曰尸子著書於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

按尸子二十篇亡其九篇則所存止十一篇今見於羣書治要所錄者尚十三篇其必有魏人所續者在其中矣特無以别之

魏文帝皇覽千餘篇

魏志文紀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志劉邵傳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

類相從作皇覽（部有樂論見經部樂類）

魏志曹爽傳注魏略曰桓範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範有世要論見前法家）

魏志楊俊傳注魏略曰王象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有集見集部別集類）

太平御覽六百一引三國典略曰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別（誕有筆墨法見後雜藝術類）

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十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鈔二十卷梁特進蕭琛鈔亡唐經籍志類事類皇覽一百二十二卷何承天撰又八十四卷徐爰幷合藝文志類書類何承天幷合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幷合皇覽八十四卷（按皇覽當是千餘卷至梁存六百八十卷至隋存一百二十卷至唐惟有何徐兩家鈔合本而魏時原本亡至宋幷鈔合本亦亡繆十一作繆卜蓋郎繆襲劉邵附傳云襲有才學多所述敍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云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襲有鼓吹曲見經部樂類）

玉海藝文曰類事之書始於皇覽韋誕諸人撰建雲臺者非一枝成珍裘者非一腋言集之者眾也

侯志曰史記索隱卷一云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此司馬貞爲裴駰引皇覽而發）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康按御覽禮儀部

三十九引皇覽冢墓記二十餘條水經注引皇覽十三條言冢墓者十之九冢墓蓋即四十餘部中之一御覽卷五百九十又引皇覽記陰謀疑亦書中篇名也（覆按陰謀上有太公二字蓋即錄太公陰謀）論語三省章釋文稱皇覽引魯讀六字則兼及經義此文紀所謂撰集經傳隨類相從者

按御覽數引皇覽逸禮即漢志所謂禮古經多三十九篇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稱逸禮三十九是也王莽時立博士漢末尚未亡故皇覽亦具載之又陳思王傳注臣松之按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不載是皇覽中有魯連子又說郛中有繆襲尤射一篇亦似皇覽逸文其所收集者多矣

孫炎著書十餘篇（炎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王肅附傳炎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夏侯子（夏侯玄撰玄始末具道家類）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夏侯玄有夏侯子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七又九百四十五引凡三條

蔣濟萬機論十卷（濟始末具史部儀制類）

魏志本傳文帝踐祚出爲東中郎將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隋書經籍志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唐經籍志萬機論八卷蔣濟注（按注當爲撰）藝文志蔣子萬機論十卷注云

蔣濟宋史藝文志蔣子萬機論十卷魏蔣濟撰

玉海六十二引館閣書目曰蔣子萬機論十卷凡五十五篇雜論立政用人兵家之說及攷論前賢故事雜問（按問當爲閒）

書錄解題曰蔣子萬機論二卷魏太尉平阿蔣濟子通撰按館閣書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恐非全書也

侯志曰蜀志許靖龐統兩傳注世說品藻篇注俱引之通典引一條駮禮記嫂叔無服之誤何晏夏侯泰初難之濟復申其說蓋亦援經據典之書餘見御覽引者尤多

嚴可均輯本序曰隋志雜家蔣子萬機論八卷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書錄解題作二卷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國史經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二卷入雜家虛列書名又誤分爲兩種不足據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三篇益以各書所徵引定著一卷凡政略刑論用奇三篇又缺篇名者二十二條（馬氏玉函山房輯本止十六條又失采羣書治要多所遺漏）

按魏志鍾會傳云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此論當在此書又宋刻全本意林有萬機論一條嚴輯本未采

杜恕篤論四卷（恕始末具儒家類）

魏志杜畿附傳恕在章武徙所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

於爲己也又曰恕奏議論駮皆可觀

隋書經籍志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亡唐經籍志篤論四卷張儼撰（按此作張儼誤）藝文志杜恕篤論四卷

嚴可均輯本序曰隋志雜家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舊新唐志著於錄至宋復亡魏志本傳稱恕所著有體論興性論無篤論據意林引篤論水性勝火人性勝志攷質性行二事證知興性論即篤論之首篇據意林及御覽證知裴松之所引杜氏新書即篤論之末篇其書前數卷出恕手後述敘家世歷官引及魏書并引及王隱晉書證知東晉時編附故稱新書猶今之全書而篤論其總名也故七錄唐志有篤論無新書余既校輯體論

因幷采錄篇論依意林次第編定之凡一十九條（又云篇論即杜氏新書本傳三疏皆當在篇論中類聚八十七引杜恕篇邊論蓋篇論之言邊事者邊亦是篇名）

馬國翰輯本序曰傳稱恕奏議論駁皆可觀而隋志無恕集知所謂奏議論駁統在篇論傳又稱其議論亢直此篇論之所繇名也意林引凡五節其第二三節並見魏志本傳據以補錄末二節乃後人敘述之詞別爲附錄又采得御覽數節合錄爲卷（按所輯僅七節附錄二節不及嚴氏本遠矣）

袁亮譏何鄧等論

魏志袁渙傳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從弟霸魏初爲大司農霸子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鍾會芻蕘論五卷（會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芻蕘論五卷鍾會撰亡唐經籍志芻蕘論五卷鍾會撰藝文志鍾會芻蕘論五卷通志藝文略諸子儒術類芻蕘諸論五卷鍾會撰

侯志曰文選魏都賦注御覽一百九十一又四百二又四百六又八百十三八百七十一俱引之中載東方朔與公孫宏書後人編入朔集者即從此采出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鍾會有芻蕘論五卷今見於初學記文選注白孔六帖御覽者凡七條

按采刻全本意林有芻蕘論二條嚴輯本未采

呂雅格論十五篇

蜀志呂乂傳乂字季陽南陽人也代董允爲尚書令延熙十四年卒次子雅爲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

按蜀志霍峻傳注引襄陽記羅憲於泰始中薦高陽呂雅高陽實南陽之譌則雅當爲晉人今姑從蜀志錄其書

陳術釋問七篇（術始末具史部傳記類）

蜀志李譔附傳漢中陳術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

諸葛子五卷（諸葛恪撰恪始末具史部傳記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諸葛子五卷吳太傅諸葛恪撰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諸葛子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北堂書

鈔太平御覽引三節攷恪傳載其與陸遜及弟公安督融二書又諸大臣諫伐魏著論諭眾意一篇恪無文集當皆采自本書中並據輯錄爲一卷夫恪抱才氣而以驕矜致敗陳壽評云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蓋惜其人未嘗不取其言也

按采刻全本意林有諸葛子一條馬氏未采又抱璞子正郭篇引故太傅諸葛元遜論郭林宗一條當亦采自本書

張儼默記三卷

吳志孫皓傳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注引吳錄曰儼字

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按隋經籍志集部有吳侍中張儼集蓋即此張儼而書其官曰侍中）

蜀志諸葛亮傳注曰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云云又曰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云云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按武侯後出師表賴默記以存默記亡佚賴裴注引文以傳）

隋書經籍志默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唐經籍志默記三卷張儼撰藝文志張儼默記三卷

史通直書篇張儼發憤私存默記之文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北堂書鈔卷十三引張儼默記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默記述佐篇又見御覽四百四十五

馬國翰輯本序曰張儼默記今惟蜀志諸葛傳注載其述佐篇及武侯後出師表一篇初學記亦引一節裒錄爲帙

按宋刻全本意林有默記一條嚴馬二家輯本未采

張儼誓論三十卷

唐書經籍志誓論三十卷張儼撰藝文志張儼默記三卷又誓論三十卷

裴玄新言五卷

吳志嚴畯傳畯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

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荅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按孫登傳登遺表云裴欽博記翰采）足用

隋書經籍志裴氏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玄撰（按此下始云梁有某書此書與默記例皆大字隋時所有轉寫誤入注文）唐經籍志新言五卷裴玄撰藝文志裴玄新言五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裴氏新言五卷隋志以爲梁有今亡唐志復著錄今佚輯錄八節中一條論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吳志嚴畯傳所謂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者佚說勵存至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反覆各有文理則泯絕不可見矣

侯志曰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注引裴氏新語藝文類聚卷四引裴玄新語御覽八百十四引裴玄新言據此三條皆攷證故事其體例與風俗通古今注略同亦有用書也餘見御覽引者尚多或稱新語或稱新言或稱新書

按宋刻全本意林有裴玄新言二條馬輯本未采

劉廞新義十八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新義十八卷吳太子中庶子劉廞撰亡唐經籍志新義十八卷劉廞撰藝文志劉廞新義十八卷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劉廞一作欽爲太子中庶子有新義十八卷又曰御覽四百六引新議凡三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七錄雜家有劉廞新義十八卷吳志無廞傳字里皆無攷據隋志知爲吳太子中庶子而已唐志復著錄題作劉欣（按此所見唐志不知何本）今其書佚從書鈔類聚御覽所引得四節或作劉歆或作劉欽或同唐志作劉欣皆誤也

秦子三卷（秦菁撰）

隋書經籍志梁有秦子三卷吳秦菁撰亡唐經籍志秦子三卷秦菁撰藝文志秦子三卷注曰秦菁

侯志曰意林載秦子二卷所引數條中有顧彥先難語

彥先者顧榮之字榮仕吳爲黃門郎後及事晉元帝秦菁與之同時亦吳末人也藝文御覽屢引此書多意林所無

馬國翰輯本序曰菁於史傳無攷楊慎丹鉛總錄引二條與苻子同列云二子之姓名人罕知況見其書乎爲總意林亦不載云云按意林載其書五節升庵言不載者疏也茲即據意林爲本復從書鈔類聚御覽諸書輯得十餘節佚說略備矣

范慎矯非論二十篇（慎始末具經部書類）

吳志孫登傳注吳錄曰慎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

薛瑩新議八篇（瑩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吳志薛綜附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旣至洛陽特先見敘答問處當皆有條理著書八篇名曰新議注引干寶晉紀武帝從容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右雜家類凡一十七家一十八部（侯志有王粲書數十篇已錄入後漢藝文志又任嘏書三十八篇即任子道論已見道家此重出今並不錄）

魏文帝列異傳三卷

隋志史部雜傳家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又曰魏文帝作列異以敘鬼物奇怪之事相繼而作者甚眾

侯志曰裴氏注三國志凡兩引此書華歆傳引一條記歆自當爲公蔣濟傳引一條記濟亡兒爲泰山錄事惟

濟於齊王時始徙領軍將軍而書中已有濟爲領軍之語則非出自文帝又御覽七百七引一條景初時事八百八十四引一條甘露時事皆在文帝後豈後人又有增益耶又史記封禪書索隱引一條記秦穆公獲陳寶水經渭水注後漢書光武紀注引一條記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則所載不獨時事也

按唐經籍志雜傳家有列異傳三家張華撰唐藝文志小說家有張華列異傳一卷意張華續文帝書而後人合之御覽所引文帝後事當出張華初學記果木部引魏文帝列異傳言袁本初時事則實出文帝

高貴鄉公謎語

文心雕龍諧讔篇曰讔者隱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自魏代以來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然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云

按劉勰言則文帝陳王高貴鄉公集中皆有謎語至公博舉品物尤多於前云

邯鄲淳笑林三卷

魏志王粲傳注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按藝文類聚七十四引魏略邯鄲淳字叔似脫一子字法書要錄作子淑似子叔爲子淑之誤）潁川人博學有才章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爲臨菑侯植官屬黃初初爲博士給事中

北史江式傳式上論書表曰陳留邯鄲淳與張揖同時博聞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

隋書經籍志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日本國見在書目同唐經籍志笑林三卷邯鄲淳撰藝文志邯鄲淳笑林三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此書皆記可笑之事隋唐志並三卷今從類聚御覽太平廣記賓寀筍譜諸書輯錄爲卷凡二十六條

按文心雕龍諧讔篇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笑書疑即是編淳奉詔所撰或淳因笑書別爲笑林亦未可知

右小說家凡三家三部

王蕃渾天象注一卷

吳志本傳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還爲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爲常侍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能大會羣臣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年三十九

晉書天文志吳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攷度又歷志曰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

隋書天文志蕃以古製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復傷大難可轉移蕃今所作以三分爲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長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減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

開元占經二吳時廬江王蕃字興元爲中常侍善歷數之學嘗造渾儀及渾天象說

隋書經籍志渾天象注一卷吳散騎常侍王蕃撰唐經

籍志渾天象注一卷王蕃撰藝文志王蕃渾天象注一卷

阮元疇人傳論曰蕃立論攷度通達平正可謂言天家之圭臬矣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王蕃渾天象說晉書宋書隋書天文志北堂書鈔一百三十開元占經一太平御覽二並引之

葛衡渾天儀注

吳志趙達傳注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姚信昕天論一卷（信始末具經部易類）

禮記月令疏昕天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

隋書經籍志梁有昕天論一卷姚信撰唐經籍志昕天論一卷姚信撰藝文志姚信昕天論一卷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姚信昕天論晉書宋書隋書天文志太平御覽二並引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此論主蓋天爲說茲據晉書天文志及太平御覽所引輯錄成編

侯志曰晉宋天文志俱引昕天論沈約謂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者所未詳也不知昕軒聲相近故可通用御覽卷二引此論有出晉宋三志之外者

按通志藝文略昕天論一卷梁姚信撰似梁下脫七錄二字

宋均妖瑞星圖一卷（均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崇文總目天文占書類妖瑞星圖一卷宋均撰通志藝文略天文雜星占類妖瑞星圖一卷宋均撰

按此不知是否卽此宋均今姑過而存之

右天文類凡四家四部（侯志有陸績渾天圖一卷已錄入後漢藝文志又有陳卓天文集占十卷四方宿占四卷五星占一卷石氏星經七卷天官星占十卷按隋書天文志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之說謂著書在吳時故系三國時然攷晉書天文志載此條稱武帝時太史令陳卓前陳卓至東晉時尚存晉書藝術戴洋傳載太史令陳卓奏元帝登祚吉日是卓仕晉歷五朝數十年固不得謂之吳人而其著書之時在吳在晉史文亦互異未有確證今概置不錄）

魏韓翊黃初歷

晉書律歷志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詳議歷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劉洪乾象歷已錄入後漢藝文志）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爲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改歷明時韓翊首建黃初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盡典禮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

奏可後太史令許芝董巴徐岳郎中李恩楊偉等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

魏志杜恕傳注魏略曰河東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五業竝授詳學既精恐又善推步三五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歷

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攷魏韓翊黃初術見晉宋二書志開元占經

魏太史太和歷

魏志高堂隆傳注魏略曰先是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歷明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

共相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

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攷魏高堂隆太和術見三國志本傳注引魏略按三國志魏明帝紀云景初元年改太和術曰景初術疑此即楊偉景初術也

按此是太和中太史所上者行用數年即改用景初歷參攷魏略及楊偉上景初歷表知是歷亦仍用後漢四分歷別更推步改名太和歷汪謝城先生以爲高堂隆撰非是又疑此即景初歷亦不然

魏甲子元三統歷一卷

隋書經籍志魏甲子元三統歷一卷通志藝文略歷數正歷類魏甲子元三統歷三卷

按此是當時廢歷隋志不著撰人攷高堂隆傳注引魏略有曰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三統歷舊歷也（劉歆重修太初歷爲三統歷以說春秋）隆豈用三統法別以甲子爲歷元歟

魏楊偉景初歷三卷

魏志曹爽傳注世語曰楊偉字世英馮翊人

嚴可均全晉文編曰楊偉仕魏文帝明帝爲尚書郎後參大將軍曹爽軍事入晉爲征南軍師有景初歷三卷桑丘先生書二卷時務論十二卷（下兩書當入晉代不具錄）

魏志明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注引魏書曰甲子詔曰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又齊王紀景初三年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隋書經籍志景初歷三卷晉楊偉撰唐經籍志魏景初歷三卷楊偉撰藝文志楊偉魏景初歷三卷

元史郭守敬授時術議景初術魏景初元年丁巳楊偉造行二百六年至宋元嘉癸未先天五十刻（汪曰楨曰按此言行用年數爲）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攷魏楊偉景初術自明帝景初元年丁巳始用此術迄元帝延熙二年乙酉凡二十九年晉仍用此術更名泰始術自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迄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凡一百五十六年宋初仍用此術更名永初術自武帝永初元年庚申迄文帝元嘉二十一年甲申凡二十五年北魏初亦用此術自道武帝天興元年戊戌迄太武帝正平元年辛卯凡五十四年大凡行用二百一十五年

按景初歷法晉書宋書歷志竝載之

楊偉景初歷術二卷

楊偉景初歷法三卷

楊偉景初厤法五卷

晉書宋書歷志楊偉表曰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術施而行之至於今日攷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攷天路稽之前典驗之食朔詳而精之更兼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又曰臣之所建景初術法數則約

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攷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數術之極者皆未如臣如此之妙也

阮元疇人傳論曰乾象術推合朔用日法推遲疾用周日法推陰陽用日周各異其法而不相通後術通數會通周並以滿日法而一爲日用算皆約此李淳風總法之所祖壬辰元首有交會遲疾差數此又楊忠輔諸家郭守敬諸應之所自出至其推交會月蝕以去交度十五爲法論虧之多少以先會後交先交後會論虧起角之東西南北皆密於前術足以爲後世法者也

按通志藝文略歷數類以正歷歷術分目魏景初歷三卷正歷也此歷術歷法幷別本五卷皆歷術也七録又有略要二卷或非楊偉自作故不復録

吳闞澤乾象歷注五卷（澤始末具史部儀制類）

吳闞澤乾象歷三卷

吳志本傳澤究覽羣籍兼通歷數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

吳志孫權傳黃武二年春正月改四分用乾象歷

晉書宋書歷志曰劉氏在蜀不見改歷當是仍用漢四分法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孫氏用乾象歷至於吳亡

北周甄鸞數術記遺注曰漢會稽太守劉洪付乾象歷於東萊徐岳（按此稱會稽太守當是會稽都尉之偶誤）岳授吳中書闞澤澤甚重焉爲注解

隋書經籍志乾象歷三卷吳太子太傅闞澤撰梁有乾象歷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等注又有闞澤注五卷亡唐經籍志乾象歷三卷闞澤注闞澤撰（按此當是劉洪撰闞澤注轉寫亂之）藝文志劉洪乾象歷術三卷闞澤注

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攷後漢劉洪乾象術自吳大帝黃武二年癸卯始用此術迄歸命侯天紀四年庚子凡行用五十八年

吳吳範歷術一卷（範始末具兵家類）

隋書經籍志歷術一卷吳太史令吳範撰通志藝文略歷數歷術類著錄同

汪曰楨古今推步諸術攷吳吳範術上元積年並無攷見隋經籍志

魏楊偉漏刻經一卷（偉始末見前）

隋書經籍志梁有後漢待詔太史霍融何承天楊偉等撰漏刻經三卷亡

按七錄所載偉是書已并入霍何二家爲一帙

右歷術凡六家一十一部

徐岳九章算經注九卷

宋書律歷志曰吳中書令闞澤受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和

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四魏王朗塞勢曰余所與游處唯東萊徐先生素習九章能爲計數

四庫提要曰或稱漢徐岳據晉書律歷志所載魏黃初中岳與太史丞韓翊論難日月食五事則岳已仕於魏不得繫之於漢矣（按晉志載徐岳議次太史令許芝及徐欽董巴之後時欽巴皆爲博士疑岳亦爲博士也）

隋書經籍志九章算經二卷徐岳注又九章算術二卷徐岳甄鸞重述又九章算經二十九卷徐岳甄鸞等撰唐經籍志九章算經一卷徐岳撰藝文志徐岳九章算術九卷

按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卷六引劉洪九京算經蓋即九章算經傳寫誤爲京岳自言受業於劉會稽則是書與乾象法岳皆受之於洪也

徐岳算經要用百法一卷

唐書經籍志算經要用百法一卷徐岳撰唐藝文志徐岳算經要用百法一卷

徐岳數術記遺一卷

唐書經籍志數術記遺一卷徐岳撰甄鸞注唐藝文志徐岳數術記遺一卷甄鸞注宋史藝文志徐岳數術記遺一卷

四庫提要曰數術記遺一卷舊題漢徐岳撰北周甄鸞

注隋志無此書至唐藝文志始著於錄書中稱於泰山見劉會稽余因受業時問曰數有窮乎會稽曰吾嘗游天目山中見有隱者云云大抵言其傳授之神祕至天門金虎等語乃道家詭誕之說尤爲隱僻不經注所言算式數位按之正文多不相蒙唐代選舉之制算學九章五曹之外兼習此書此必當時購求古算好事者因託爲之而嫁名於岳耳

劉徽九章算術注九卷

晉書律志曰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

徽自序曰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

散壞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下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爲之作注

隋書經籍志九章算術十卷（按此十卷首有重差圖一卷在內也）劉徽撰

日本國見在書目九章九卷劉徽注宋史藝文志注九章算經九卷魏劉徽唐李淳風注

四庫提要曰九章算術蓋周禮保氏之遺法舊本有注題曰劉徽所作攷晉書稱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然注中所云晉武庫銅斛則徽入晉之後又有增損矣

劉徽九章重差圖一卷

徽注九章算術序又曰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凡望極高測極深而兼知其遠近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輒造重差并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

隋書經籍志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唐經籍志同又曰海島算經一卷劉徽撰唐藝文志劉徽海島算經一卷又九章重差圖一卷

四庫簡明目錄曰徽書本名重差皆測望之術唐代乃

改稱海島算經蓋因第一條以海島立表設問遂以卷首之字名之耳

四庫提要曰徽是書但附於句股之下不別爲編故隋志九章算術增爲十卷蓋以九章九卷合此而十也其書亦另本單行故隋唐志皆別著於錄而一書兩出兩唐志兼列劉向九章重差一卷譌劉徽爲劉向而一書三出矣

按劉徽入晉始末不可攷見疇人傳列之魏代今從之

闞澤九章（澤始末見前）

初學記器物部引闞澤九章曰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

飯五十糶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

按此似澤所答九章諸術中之細草

右算數凡三家六部

右歷算類凡二門綜九家一十七部

虞翻京氏易律歷注一卷（翻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易律歷一卷虞翻撰唐經籍志易律歷一卷（失著撰人）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虞翻注京房周易律歷一卷

宋王欽臣談錄曰京氏律歷一卷虞翻爲之解其書雖存學者罕究公從祕府傳其書究習遂通屢以占卦甚效（按欽臣稱公者謂其父洙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京氏參同契律歷志一卷虞翻注專言占象而不可盡通字亦多誤未有別本校

虞翻周易集林律歷一卷

吳志本傳注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

隋書經籍志周易集林律歷一卷虞翻撰唐藝文志虞翻周易集林律歷一卷通志藝文略五行易占家著錄同

按此似卽所注京氏易律歷然攷隋志分別著錄而

書名各異證以別傳所云依易設象占吉凶之言似仲翔氏別有自撰之書

管輅周易林四卷（輅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本傳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注引輅別傳曰輅始就利漕郭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於是分著布卦用思精妙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

唐書經籍志周易林四卷管輅撰藝文志管輅周易林四卷通志藝文略五行易占家著錄同

管輅周易通靈決二卷

管輅周易通靈要決一卷

隋書經籍志周易通靈決二卷魏少府丞管輅撰周易通靈要決一卷管輅撰通志藝文略五行易占家著錄同

管公明算占書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管公明算占書一卷

管公明隔山照一卷

崇文總目卜筮類管公明隔山照一卷通志藝文略五行易占家著錄同

管輅破躁經一卷

通志藝文略五行雜占家破躁經一卷管輅撰

管輅鳥情逆占一卷

魏志本傳注輅別傳曰郭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又荅安德令勃海劉長仁難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攷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夫鳥鳴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

唐書經籍志鳥情逆占一卷管輅撰藝文志管輅鳥情逆占一卷通志藝文略五行鳥情家著錄同（隋志有鳥情逆占一卷不著撰人今證以通志略所載前後次序知即管輅書）

按魏志本傳但載輅風角鳥情射覆諸占驗輅又自言能相人術大抵皆據輅弟辰所作別傳而不言其有書此類之書莫詳其眞僞

兵範黃帝四神歷一卷（範始末具兵家類）

隋書經籍志黃帝四神歷一卷兵範撰通志藝文略五行風角家著錄同

劉惇著書百餘篇

吳志本傳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焉

高堂隆雜忌歷二卷（隆始末具史部故事類）

隋書經籍志雜忌歷二卷魏光祿勳高堂隆撰通志藝文略五行陰陽家雜忌歷二卷魏高堂隆撰

按范書蔡邕傳邕上七事表曰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論衡譏日詰術等篇亦屢言時俗禁忌之妄此部禁忌之書也漢以來皆太史所有事隆爲太史令故有此作

高堂隆張掖郡玄石圖一卷

魏志明紀青龍三年注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尺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前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云云

魏志管寧附張珔傳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西嶷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珔珔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

隋書經籍志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隆撰唐經籍志雜家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撰（按脫隆字）一　藝文志雜家高堂隆張掖郡玄石圖一卷

按通典五十五載魏尚書辯悌奏涼州刺史所上靈命瑞圖下洛陽留臺使太尉醮告太祖廟即此事也亦稱靈命瑞圖隋志又有張掖郡玄石圖一卷孟衆撰疑即涼州刺史所上之本

董巴建武以來災異（巴始末具史部儀制類）

續漢書五行志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

按此疑即巴所作後漢書中之五行志猶大漢輿服志之類也以別無確證故與所作輿服志中皆傳分別著錄譙周建武以來災異即所纂後漢記中之一篇已并入正史類中此不復出

譙周讖記（周始末具經部禮類）

蜀志杜瓊傳瓊問譙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

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按周所言其別有神思獨至之異者在歟）

華陽國志李特雄期壽勢志譔曰長老傳譙周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先識預覩何異古人乎又大同志曰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已沒三十年後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三年云

按蜀志華陽國志並述譙周讖記之文則周有讖記

之書審矣蜀志本傳又云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過見周周語次因書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矣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此亦似陳承祚采讖文以入史者

右五行類凡七家一十五部

魏武四時食制

魏志武紀注傅子曰太祖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左慈華佗甘始郄儉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魏武四時食制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魏武四時食制文選海賦注初學記卷三十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六七八九至四十引見凡十四條

按隋志有四時御食經一卷又食經十四卷又引七錄有食經二卷又一部十九卷又太官食經五卷太官食法二十卷並不著撰人蓋合諸家食經爲一編魏武四時食制當在此數書中

呂博玉匱鍼經一卷

呂博衆難經注一卷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四玉匱鍼經序曰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爲太醫令撰玉匱鍼經及注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代

隋書經籍志玉匱鍼經一卷（失著撰人）又曰梁有黃帝衆難經一卷呂博望注亡崇文總目金縢玉匱鍼經三卷呂博撰

按隋志玉匱鍼經之下又有赤烏神鍼經一卷不著撰人兩唐志並云張子存撰子存不知何代人呂博七錄稱呂博望或其字歟

李譡之藥錄三卷

本草綱目序例引韓保昇蜀本草曰李氏藥錄魏李當之撰當之華佗弟子修神農本草三卷而世少行李時珍曰其書散見吳氏陶氏本草中頗有發明

隋書經籍志梁有李譡之本草經一卷亡又曰梁有李譡之藥錄六卷亡唐經籍志李氏本草三卷（失著撰人）藝文志同

按李氏本草即李氏藥錄七錄一卷六卷據韓保昇言皆非其原第吳普本草多引李氏今略見於御覽百穀部菜部藥中

吳普本草六卷

魏志華佗傳廣陵吳普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謂以五禽之戲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全（范書方術傳同）

本草綱目序例引韓保昇曰吳氏本草魏吳普撰廣陵

人華佗弟子凡一卷李時珍曰其書分記神農黃帝岐伯桐君雷公扁鵲華佗李氏所說性味甚詳今亦失傳隋書經籍志梁有華陀弟子吳普本草六卷亡唐經籍志吳氏本草因六卷吳普撰藝文志同

按御覽引吳氏本草凡數十條其中言諸藥氣味有引醫和者在李時珍所舉諸家之外兩唐志作本草因豈其本名歟

李謫之藥方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李謫之藥方一卷亡

阮炳藥方十六卷

魏志杜恕傳注杜氏新書曰阮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

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

隋書經籍志梁文有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撰亡

唐經籍志阮河南方十六卷阮炳撰藝文志同

右醫家類凡五家七部

魏文帝皇博經一卷

魏志文紀注典論自敘曰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

唐書經籍志皇博經一卷魏文帝撰藝文志魏文帝皇博經一卷

按隋志兵家有皇博法一卷不著撰人似即此書

邯鄲淳藝經（淳始末具小說家）

注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邯鄲淳藝經

馬國翰輯本序曰邯鄲淳藝經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甄鸞數術記遺注廣韻書字注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曹子建白馬篇魏文帝與吳質書韋宏嗣博奕論注後漢書梁冀傳注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五並引之輯錄爲卷其目可見者曰捎閼曰三不比兩曰四維曰馬射曰彈棊曰棊局曰投壺曰擊壤曰夾食曰皷子曰擲磚凡十一事

高貴鄉公祖二疏圖

高貴鄉公盜跖圖

高貴鄉公黃河流勢圖

高貴鄉公新豐放雞犬圖

高貴鄉公於陵子黔婁夫妻圖

高貴鄉公卞莊子刺虎圖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魏少帝曹髦字士彥東海定王霖之子幼好學善書畫初封高貴鄉公後即帝位甘露二年卒年二十魏志有傳曹髦之迹獨高魏代有祖二疏圖盜跖圖黃河流勢新豐放雞犬圖傳於代又有於陵子黔婁夫妻圖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古之祕畫珍圖雖不能盡見其蹟前人載之甚詳與範則後漢蔡邕有講學圖壯氣則魏曹髦有卞莊刺虎圖

按名畫記載魏帝所撰雜畫圖一卷不云魏之何帝疑即此諸畫圖裝爲一卷者又有魏順應圖四十卷大駕鹵簿圖三卷明帝太學圖三卷似皆魏代人作

嵇康獅子擊象圖（康始末具經部易類）

嵇康巢父許由圖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工書畫有獅子擊象圖巢由圖傳於代

曹不興赤龍圖（又雜紙畫四種）

曹不興兵符圖

吳志趙達傳注吳錄曰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唐朱景玄名畫錄吳赤烏元年冬十月帝游青谿見一赤龍自天而下淩波而行遂命弗興圖之帝爲之贊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曹不興吳興人謝赫云不興之迹代不復見祕閣內一龍頭而已觀其風骨擅名不虛在第一品又曰不興有雜紙畫龍虎圖紙畫青谿龍赤盤龍南海監牧十種馬夾子蠻獸樣龍頭樣四並傳於前代

宣和畫譜曰曹弗興嘗畫兵符圖極工然不見諸傳記者豈非一時祕而不出故得以傳遠不坐豐狐文豹之尼也今御府所藏

鍾繇筆勢圖（繇始末具經部易類）

張彥遠法書要錄王右軍題衞夫人筆陳圖後曰宋翼是鍾繇弟子翼先來書惡晉太康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眞書及行書皆依此法

按侯志小學類有鍾繇隸書勢云初學記二十一凡三引鍾氏隸書勢其文同衞恆傳則隸書勢出鍾氏無疑也乃蔡中郎集又以爲蔡作今攷初學記所引三條皆在蔡邕隸書勢中見張懷瓘書斷引實爲蔡

作初學記偶誤會衞恆四體書勢之文遂以爲鍾氏鍾氏實未嘗作隸書勢也

張宏飛白序勢

張懷瓘書斷吳處士張宏字敬禮吳郡人篤學不仕恆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絕當時飄若雲遊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有類焉自作飛白序勢備說其美爲歐陽詢曰飛白張烏巾冠世

韋誕筆墨法一卷

魏志劉劭附傳注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建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王粲傳注魚豢曰王粲阮陳路諸人余又）

（爲怪共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則誕嘗官鴻臚卿又齊王紀注引魏書司馬景王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有云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則誕嘗封侯）

張懷瓘書斷曰誕服膺於張芝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尤精題署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成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曰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勢方寸千言嘉平五年卒

宋本意林韋仲將筆墨法一卷（引一條）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齊民要術九引韋誕筆方初學

記二十一引墨方

按舊新唐志經部小學類並有筆墨法一卷不著撰人似即此書御覽六百五亦引韋仲將筆墨法二條

周宣占夢書一卷

魏志本傳宣字孔和樂安人爲郡吏太守楊沛東平劉楨數使占夢文帝亦數問之以爲中郎屬太史宣之敘夢十中八九世以比朱建平之相明帝末年卒

隋志五行家占夢書一卷周宣等撰唐經籍志占夢書三卷周宣撰藝文志周宣占夢書三卷

按本傳宣爲楊沛劉楨占各一事爲文帝占三事爲或人占芻狗三事末云宣之敘夢凡此類其餘效不

次列大抵據是書爲之傳御覽九百二十四引周宣夢書占鸚鵡一事則在本傳之外

朱建平相書

魏志本傳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賓無不加言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建平又善相馬黃初中卒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朱建平相書

按本傳載建平相文帝夏侯威應璩曹彪荀攸鍾繇

王肅凡七事又相馬一事而云粗記數事不能具詳蓋亦據是書爲傳文選辨命論注引一條在本傳之外朱或引作宋刊誤也隋志有相書四十六卷又引七錄有雜相書九卷相書圖七卷皆亡合爲一編者建平之書當在其中

韋氏相印法一卷（韋誕撰誕始末見前）

程氏相印法一卷（程喜撰）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程喜字申伯青龍中青州刺史齊王時爲征北將軍

魏志夏侯玄傳注魏氏春秋云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

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又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

隋書經籍志梁有韋氏相板印法指略鈔魏征東將軍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通志藝文略五行相印家韋氏相板印法一卷魏程申伯相印法一卷

按魏氏春秋引相印書云云似其序文陳羣字長文韋誕字仲將許允字士宗魏氏春秋言允善相印程喜字申伯魏志杜恕傳言喜爲征北將軍七錄作征東或其轉官歟陳長文許士宗楊利宗養四家亦當

有相印法今不可攷七錄稱韋氏相板印法指略鈔則其書兼言相手版者

高堂隆相牛經二卷（隆始末具史部故事類）

世說汰侈篇注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牂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

隋志五行家梁有高堂隆相牛經二卷亡

按世說注引相牛經亦似其序文中之言據所云云則是書特爲高堂生所傳未必是高堂生所撰然七錄與甯戚王良二家書分別著錄則高堂生別有其本可知矣

右雜藝術類凡一十二家二十部

三國藝文志卷三

三國藝文志卷四　姚氏學

集之類二一曰別集曰總集附錄二種曰佛經曰道書

魏武帝集三十卷錄一卷

魏武帝逸集十卷

魏武帝集新撰十卷

魏志本紀注魏書曰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魏志文紀注典論自敘曰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袁遺字伯業汝南人袁紹從兄見武紀初平元年裴氏注）

鍾嶸詩品曰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

隋書經籍志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錄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又曰魏武帝集新撰十卷唐經籍志魏武帝集三十卷藝文志同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魏武帝集輯本一卷凡令教表奏事策書尺牘序祭文樂府歌辭綜一百四十五篇嚴可均全三國文編輯本三卷凡賦策表奏上書上事教令書序家傳雜文綜一百五十篇明馮惟訥詩紀輯存樂府十四篇二十一首

魏文帝集二十三卷

魏志本紀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魏志本紀注魏書曰帝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鍾嶸詩品曰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

則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辨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又銘箴篇云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序志篇云近代論文若魏文述典密而不周

隋書經籍志魏文帝集十卷梁二十三卷唐經籍志魏

文帝集十卷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魏文帝集一卷

玉海二十八中興書目魏文帝集六卷賦詩各二書表詔一雜文一

張氏百三家魏文帝集輯本二卷凡賦詔令策教表書序論議連珠銘文哀策誄制樂府詩綜一百九十餘篇

嚴氏文編輯本四卷凡賦詔策令教上書議書敘論連珠銘誄雜文綜一百六十九篇繫以典論一卷馮氏詩紀輯存樂府詩三十五篇四十二首附甄后樂府一首

魏明帝集九卷錄一卷

魏志本紀注魏書曰帝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

鍾嶸詩品曰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文心雕龍時序篇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館何劉羣才迭相照耀

隋書經籍志魏明帝集七卷梁五卷或九卷錄一卷唐經籍志魏明帝集十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本二卷凡賦詔璽書露布論雜文綜九十篇馮氏詩紀輯存樂府十卷

魏高貴鄉公集四卷

魏志本紀評曰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

本紀注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司馬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

本紀注帝集載自敘始生禎祥一篇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文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高貴鄉公集四卷亡唐經籍志魏高貴鄉公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本凡賦詔論敘綜二十四篇

魏陳思王曹植撰定前錄七十八篇（植始末具經部樂類）

藝文類聚五十三魏陳王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删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

按傳注引典略植與楊修書曰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修答書曰猥受顧賜教使刊定云云與此錄自序所言相印合其即此錄嘗以屬楊修點定者建安十九年徙封臨菑之後事也

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

魏陳思王曹植集二十卷

魏志本傳景初中詔曰陳思王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鍾嶸詩品曰魏陳思王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怨雅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又曰古詩如曹植劉楨王粲阮籍等十二人皆上品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四言五言兼善則子建仲宣章表篇云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旨顯應物制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頌讚篇云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雜文篇云陳思七啟致美於宏壯又曰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誄碑篇云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論說篇云曹植辨道體同書鈔封禪篇云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勣寡飆炎缺焉序志篇云詳觀近代之論文者若陳思序書辨而無當

隋書經籍志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魏曹植集三十卷唐經籍志魏陳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藝文志同通志略陳思王集三十卷又二十卷

宋藝文志曹植集十卷

晁氏郡齋讀書志曰按魏志景初中撰錄植所著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佚者而詩文二百篇返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陳氏書錄解題曰陳思王集二十卷卷數與唐志合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者意皆後人附益然則亦非當時全書矣

四庫提要曰曹子建集十卷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寧宗時本翻彫蓋即通考所載也（按通考所載十卷本與晁志同）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合二百十篇殘篇斷句錯出其閒棄婦篇見玉臺新詠鏡銘八字反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迴文之祖見藝文類聚皆未收入亦不免有所舛漏

嚴氏文編敘目曰曹植集十卷明郭萬程刻本又二卷明張溥百三家集本今輯本七卷凡賦五十六篇令章表疏書序頌畫贊論說銘誄雜文百四十三篇馮氏詩紀樂府詩五十六篇

按陳思王文章有前後錄景初詔撰稱前後所著百餘篇亦似指前錄後錄而言除前錄自定七十八篇後錄當二十餘疑前錄三十卷後錄二十卷隋時但有前錄唐代乃兼後錄並出通志略以三十卷在前二十卷列後似亦以爲前錄後錄所以別於唐志之

顛倒歟然是否卽景初原本不可知已

魏中山恭王曹袞集

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武皇帝二十五男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二十二年徙封東鄉其年又改封贊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青龍三年秋袞得疾病其年薨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明紀青龍三年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袞薨）

嚴氏文編輯存本傳所載敕令官屬敕世子各一篇皆疾困時作也

魏侍中劉廙集二卷（廙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本傳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吳志孫皓傳注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劉廙謝恩喻切以至箋之爲善者也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劉廙集二卷亡唐經籍志劉廙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表疏上言奏議箋答難戒凡十二篇合以政論爲一卷

魏散騎常侍王象集一卷

魏志楊俊傳俊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魏略曰象字義伯既爲俊所知拔果有才智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常侍封列侯領祕書監象既性氣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後文帝殺俊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魏志衞覬傳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散騎常侍王象集一卷亡

嚴氏文編錄存薦楊俊一篇

魏越騎校尉荀緯集

魏志王粲附傳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按七人謂建安七子也）

裴注荀勖文章敘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按魏志此一卷所敘凡三十一人皆文學士各自著書傳世者荀緯有文采次建安七子與王粲同爲魏

太子所禮又見於文章敘錄必有所作其集蓋久亡故七錄隋志不及著錄

魏給事中邯鄲淳集二卷錄一卷（淳始末具子部小說家）

魏志王粲附傳注魏略曰淳博學有才章黃初初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按千字似誤）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又封禪篇云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

隋書經籍志魏給事中邯鄲淳集二卷梁有錄一卷唐經籍志邯鄲淳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投壺賦受命述及上表漢鴻臚陳紀碑孝女曹娥碑凡五篇馮氏詩紀輯存四言詩一篇

魏中書令劉階集二卷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中書令劉階集二卷亡

按劉階始末未詳疑是桓階之誤魏志列傳以傅嘏桓階相先後隋志引七錄亦以劉階傅嘏相連屬由是推尋其出於桓階爲多階文帝時爲尚書令侍中別見史部雜傳記類七錄云中書令中亦疑尚字之譌嚴氏文編從裴注宋書禮志通典輯存其奏議六篇

魏西平太守嚴苞集

魏志王肅傳注魏略儒宗傳曰建安初賈洪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苞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官

按苞數奏文賦則當時有集可知

魏新城太守孟達集三卷

蜀志劉封傳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迎先主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北攻房陵進攻上庸遣封下統達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發兵自助封達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郡以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封破走還成都達字子敬改字子度

魏志文紀延康元年秋七月蜀將孟達率眾降明帝紀太和元年十二月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按達反事詳見蜀劉封傳中又略見蜀劉封傳）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新城太守孟達集三卷亡唐經籍志孟達集三卷藝文志同（兩唐志皆誤作孟達）

嚴氏文編錄存達辭先主表在魏奏薦王雄在魏與劉封書與諸葛亮書兵到又告諸葛亮凡五篇

魏司徒王朗集三十四卷（朗始末具經部易類）

本傳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書曰朗高才博雅

文心雕龍奏啟篇曰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王朗節省亦盡節而知治矣又才略篇云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于序銘銘箴篇云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隋書經籍志魏司徒王朗集三十四卷注云梁三十卷

唐經籍志王朗集三十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表疏上事奏議書論雜箴貧窶語塞勢凡三十二篇（按御覽八百三十引王朗新奏議似其集分奏議爲兩篇入魏之後曰新奏議未可知也）

魏侍中吳質集五卷（質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魏志王粲附傳質以文才爲文帝所善魏略曰質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質別傳曰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侍中吳質集五卷亡唐經籍志吳質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賦箋書論凡七篇馮氏詩紀錄詩一篇

魏司徒華歆集二卷

本傳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靈帝時舉孝廉除郎中後爲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歆乃幅巾迎策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爲尚書令魏國既建爲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及踐阼改爲司徒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轉拜太尉太和五年薨謚曰敬侯魏書云時年七十五

隋書經籍志梁有司徒華歆集二卷亡唐經籍志魏華歆集二十卷藝文志華歆集三十卷（按兩唐志卷數與七錄懸殊必有一誤）

嚴氏文編錄存請敘鄭小同表諫伐蜀疏請受禪上言奏討孫吳凡四篇

魏尚書傅巽集二卷錄一卷（巽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魏志劉表傳注傅子曰巽瓌偉博達有知人鑒

隋書經籍志梁有尚書傅巽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傅巽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槐樹賦蚊賦七誨奢儉論筆銘凡五篇

魏司徒陳羣集五卷（羣始末具經部論語類）

本傳羣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司徒陳羣集五卷亡書經籍志羣集三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疏諫奏議書及汝潁人物論凡一十三篇

魏尚書衛覬集數十篇（覬始末具經部孝經類）

本傳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儀爲文誥之詔又曰覬歷漢魏時獻忠言受詔典著作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河南潘勖河內王象與覬並以文章顯

古文苑聞人牟準衛敬侯碑陰文曰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固而倉頡篆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般叔時碑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覬並金針八分書也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駮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誡子等散在門人及碑石可見

文心雕龍詔策篇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勖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已

嚴氏文編輯本一卷凡詔冊表疏奏議書碑十七篇附聞人牟準衛敬侯碑陰文一篇嚴氏曰牟準不見于傳記據碑陰言故吏門生則去覬未遠也又言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甚多皆已失墜攷覬仕漢入魏卒於明帝時子瓘仕魏入晉至惠帝永平初家世烜赫何至失墜此必賈后矯詔殺瓘後之言也又曰獻帝諸禪詔皆覬作

按衛敬侯所撰今可攷見者唯孝經固魏官儀兩書其集亦不見於隋唐志蓋皆亡於賈后殺瓘及恆之時嚴氏極意蒐萃猶存一卷可珍也

魏光祿勳高堂隆集十卷錄一卷（隆始末具史部故事類）

本傳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于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本傳注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

隋書經籍志魏光祿勳高堂隆集六卷梁十卷錄一卷

唐經籍志高堂隆集十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本一卷凡對詔表疏上言奏議對問綜二十九篇

魏徵士管寧集三卷錄一卷（寧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本傳寧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

附隋書經籍志梁又有魏徵士管寧集三卷錄一卷唐經籍志管寧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存辭疾上書辭徵命上疏辭辟別駕文答桓範書凡四篇

魏散騎常侍繆襲集五卷錄一卷（襲始末具經部樂類）

魏志劉劭附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鍾嶸詩品曰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附隋書經籍志魏散騎常侍繆襲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唐經籍志繆襲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賦表奏對奏議贊及祭儀凡一十四篇

馮氏詩紀錄存鼓吹曲挽歌凡十三篇

魏光祿勳劉劭集二卷錄一卷（劭始末具經部樂類）

本傳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興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詔書博求衆賢散騎常侍夏侯惠薦劭曰伏見散騎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也）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

附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光祿勳劉劭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劉劭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趙都賦嘉瑞賦龍瑞賦疏議序七華飛白序勢諫凡一十三篇（按飛白序勢嚴氏從藝文類聚七十四卷中錄出今攷張懷瓘書斷乃晉劉紹撰非此劉劭也）

魏散騎常侍糜元集五卷

附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散騎常侍糜元集五卷亡唐經籍

志糜元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糜元爲散騎常侍有集五卷藝文類聚三十六引魏糜元譏許由一篇又三十七及御覽五百九十六引元弔夷齊文一篇

按糜元始末無可考魏有糜信蜀有糜竺糜芳並東海朐人殆其族歟類聚弔夷齊文有王粲阮瑀糜元三人粲之辭曰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覽首陽於東隅瑀之辭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元之辭曰少承洪烈從戎於王側聞先生處於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尋其文則元與王阮從魏武西征馬超韓遂時作建安十

六年也大抵初亦爲丞相掾屬歷官散騎常侍侍御覽同卷又有麋元弔比干文

魏游擊將軍卞蘭集二卷錄一卷

魏志武宣卞皇后附傳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后弟秉以功進封開陽侯爲昭烈將軍秉薨子蘭嗣蘭少有才學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游擊將軍卞蘭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卞蘭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贊述太子賦許昌宮賦七牧座右銘凡四篇

魏隰陽侯李康集二卷錄一卷

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六引魏書曰李康字肅遠性介立不和俗爲鄉里所嫉故官不進嘗作游九疑詩明帝異其文問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家爲隰陽長卒

文選運命論注引宋劉義慶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著游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文心雕龍論說篇曰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

隋書經籍志梁有隰陽侯李康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李康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髑髏賦游山九吟序運命論凡三篇

按魏書康字肅遠選注引集林作蕭遠未詳孰是隰陽長選注作尋陽長似非是隋志引七錄作隰陽侯當爲長

魏大司農桓範集二卷（範始末具子部法家）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桓範集二卷亡唐經籍志桓範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表書五篇并世要論逸文爲一卷

魏中領軍曹羲集五卷錄一卷（羲始末具子部儒家）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中領軍曹羲集五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曹羲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爲兄爽表司馬懿爲太傅大司馬申蔣

濟叔嫂服議九品議至公論肉刑論凡五篇

魏尚書何晏集十卷錄一卷（晏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曹爽附傳晏以才秀知名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世說規箴篇曰何晏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否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晏曰知幾其神乎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注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鍾嶸詩品曰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矣宜居中品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

卒多浮淺又才略篇云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

隋書經籍志魏尚書何晏集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唐經籍志何晏集十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賦奏議論敘頌銘凡十四篇馮氏詩紀五言詩二首

魏尚書郎王弼集五卷錄一卷（弼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王弼集五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王弼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弼戲答荀融書一篇難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論一篇

魏衞尉卿應璩集十卷錄一卷

魏志王粲附傳汝南應瑒瑒弟璩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

魏志附傳注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衞尉

文選注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

文選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

文選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

文選注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鍾嶸詩品曰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又才略篇云休璉風情則百一標其志

隋書經籍志魏衞尉卿應璩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總集篇梁又有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亡唐經籍志總集類百一詩八卷應璩撰藝文志總集類應璩百一詩八卷

張氏百三家應休璉集輯本一卷凡牋書詩四十餘篇

嚴氏文編錄存牋四篇書二十九篇馮氏詩紀存詩七首

按百一詩隋唐志編入總集者以應貞注本故也兩唐志不著應貞注字疏矣通志藝文略詩總集類云百一詩八卷應璩集以爲璩集他人詩攷選注引七

志云應璩集謂之新詩則是詩已編入本集後其子貞爲之注析爲八卷別行豈鄭漁仲以應璩集讀爲何而誤會謨集之集耶貞字吉甫入晉官散騎常侍泰始五年卒

應瑗集十卷

唐書經籍志應瑗集十卷藝文志同

馮惟訥詩紀曰唐藝文志有應瑗集十卷初學記有瑗雜詩云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耕自不得粟采彼北山葛簞瓢恆自在無用相呵喝

張溥應休璉集輯本遺句云有酒流如川有肴積如岑此二句一作應瑗侍公宴詩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應瑗仕履未詳有集十卷文選七命注引瑗與桓元則書曰敢不策勵敬尋後塵

按隋志無應瑗集兩唐志無應璩集證以通志略似唐志之應瑗集十卷卽隋志應璩集十卷嚴氏所見應瑗與桓元則書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作應璩并疑馮氏張氏所見引應瑗詩者亦卽應璩之譌或應璩集中有應瑗詩文亦未可知今無確證姑兩存之

魏光祿大夫韋誕集三卷錄一卷（誕始末具子部藝術類）

魏志劉邵附傳邵同時光祿大夫京兆韋誕亦著文賦傳於世

世說巧藝篇注文章敘錄曰誕有文學善屬辭翰恆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牓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光祿大夫韋誕集三卷錄一卷亡

唐經籍志韋誕集三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賦奏駮頌誄及墨方筆方凡八篇

魏太常夏侯玄集三卷（玄始末具子部道家）

本傳注魏氏春秋曰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魏太常夏侯玄集三卷唐經籍志夏侯玄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皇胤賦時事議答司馬宣王書肉刑論答李勝難肉刑論樂毅論凡辨樂論凡七篇繫以夏侯子佚文三條

魏樂安太守夏侯惠集二卷錄一卷

魏志夏侯淵傳淵字妙才沛國譙人建安二十四年戰死漢中黃初中賜淵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弟威威弟惠樂安太守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駮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樂安太守夏侯惠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夏侯惠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景福殿賦薦劉邵表各一篇

魏汝南太守程曉集二卷錄一卷（曉始末具史部傳記類）

魏志程昱附傳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文心雕龍議對篇若乃程曉之駁校事事覈允當可謂達議體矣

隋書經籍志魏汝南太守程曉集二卷梁錄一卷唐經籍志程曉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請罷校事官疏與傅玄書女典篇凡三篇馮氏詩紀錄存贈傅休奕詩嘲熱客詩凡三首

魏樂安太守劉修集六篇

魏志陳思王傳注典略曰臨菑侯植與楊修書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按魏無東安郡文選楊德祖答臨菑侯牋注引魏志作樂安太守今從之）

按范書劉表傳表二子琦琮琦出代黃祖爲江夏太守操敗於赤壁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魏志劉表傳琮舉州降太祖以爲青州刺史封列侯注引魏武故事令曰青州刺史琮比有牋求還州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表二子始末如此文章志言修爲劉表子或表之眾子史略之歟修卒時無可攷今姑列於齊王末年（又按鍾會爲其母傳齊王嘉平初有中書令劉表豈此劉表乎然時代殊不相及）

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二卷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殷氏世傳曰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之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子弟恥訟爭

隋書經籍志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殷褒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殷褒字元祚爲章武太守有集二卷藝文類聚五十三有殷褒薦朱倫表又二十三有誡子書

魏太常卿傅嘏集二卷錄一卷

本傳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弱冠知名

司空陳羣辟爲掾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免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遷尚書正元二年春毌丘儉文欽作亂嘏及王肅勸司馬景王自行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以功進封陽鄉侯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太常卿傅嘏集二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傅嘏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對詔訪征吳三計請立貴嬪爲皇后表諸葛恪揚聲欲向青徐表難劉邵考課法皇初頌凡五篇

魏鎮東將軍毌丘儉集二卷錄一卷（儉始末具史部傳記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毌丘儉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毌丘儉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賦表疏上言書銘凡九篇馮氏詩紀錄存答杜摯詩一篇

魏征東軍司馬江奉集二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征東軍司馬江奉集二卷亡唐經籍志江奉集二卷藝文志同

按江奉始末未詳

魏衛將軍王肅集五卷錄一卷（肅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王朗附傳其所論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魏衛將軍王肅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唐經籍志王肅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輯本一卷凡賦表疏議答難答問教書序頌贊正儀納徵辭家誡綜三十五篇

魏司空王昶集五卷錄一卷（昶始末具史部職官類）

本傳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蓄帛反民於樸（按昶有治論二十餘篇見子部儒家類中此治略一篇嘉平初所奏當編入本集）

隋書經籍志魏司空王昶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唐經籍志王昶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表疏奏牋檄械論凡九篇

魏校書郎杜摯集二卷

魏志劉邵附傳邵同時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文章敘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毌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摯竟不得遷卒於祕書

隋書經籍志魏校書郎杜摯集二卷唐經籍志杜摯集一卷藝文志二卷

嚴氏文編錄存笳賦一篇馮氏詩紀錄存贈毌丘儉詩一篇

魏陳郡太守孫該集二卷錄一卷

魏志劉邵附傳邵同時陳郡太守任城孫該著文賦傳於世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隋書經籍志梁有陳郡太守孫該集二卷錄一卷亡唐

經籍志孫該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三公山下神祠賦琵琶賦各一篇

魏車騎將軍鍾毓集五卷錄一卷（毓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車騎將軍鍾毓集五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鍾毓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賦疏奏書凡四篇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五卷錄一卷（康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王粲附傳注魏氏春秋曰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

晉書本傳康有奇才遠邁不羣著養生論又爲君子無私論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東平呂安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愼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康善談理又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又魏志邴原傳注引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嵇康文集錄注）

鍾嶸詩品曰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嵇志清峻又曰四言五言叔夜含其潤才略篇云嵇康師心以遣論書記篇云嵇康絕交

實志高而文偉

隋書經籍志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嵇康集十五卷藝文志同崇文總目嵇康集十卷宋史藝文志同

晁氏讀書志曰嵇康集十卷康美詞氣有丰儀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莊老屬文元遠景元初鍾會譖於晉文帝遇害

陳氏書錄解題曰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四庫簡明目錄曰嵇中散集十卷魏嵇康撰晉書爲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者謬也其集散佚至宋僅存十卷此本爲明黃省曾所編雖卷數與宋本同然考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十八首此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張氏百三家嵇中散集輯本一卷凡賦書設難論贊箴誡二十二篇樂府詩五十四篇

嚴氏文編輯本六卷凡賦卜疑書贊論箴銘家誡目錄二十一篇聚以聖賢高士傳贊一卷馮氏詩紀存詩五十三篇（嚴氏文編又云康有嵇荀錄亡嵇荀錄未詳何書）

魏徵士呂安集二卷錄一卷

魏志王粲附傳注魏氏春秋曰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

及巽并安覩善會巽淫安妻徐氏（其事亦見嵇康集康與呂長悌絕交書中長悌巽字也）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魏志杜恕傳注世語曰昭長子巽字長悌爲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

晉書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魏徵士呂安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呂安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呂安字仲悌東平人徵士景元中坐事與嵇康俱誅有集二卷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引安髑髏賦凡二條

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三卷錄一卷（籍始末具經部易類）

晉書本傳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

宋顏延年注詠懷詩序曰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麤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鍾嶸詩品曰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注解怯言其志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嵇志清峻阮旨遙深又才略篇云阮籍使氣以命詩

隋書經籍志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錄一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唐經籍志阮籍集五卷藝文志同崇文總目阮步兵集十卷宋史藝文志阮林集十卷（按林是籍之刊誤）

晁氏讀書志曰阮籍集十卷籍志氣宏放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屬文不留思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

形體雖不拘禮數而發言玄遠

陳氏書錄解題別集類阮步兵集十卷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嗣宗撰籍瑀之子也又詩集類阮步兵集四卷其題皆曰詠懷首卷四言十三篇餘皆五言八十篇通爲九十三篇文選所收十七篇而已

馮惟訥詩紀曰京師曹氏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書與世所傳多異孔宗翰亦有本與此多同

張氏百三家阮步兵集輯本一卷凡賦牋奏記書論傳贊誄文帖二十篇詠懷詩三首又八十二首歌二首（按馮氏詩紀所輯詩歌八十七首與此同）

嚴氏文編序目曰阮籍集十卷明黃省曾刻本又一卷

張溥百三家集本今輯本二卷凡賦箋奏記書贊論傳帖誄弔綜二十篇

魏司徒鍾會集十卷錄一卷（會始末具經部易類）

本傳初以鄧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

文心雕龍檄移篇鍾會檄蜀徵驗甚明壯筆也

隋書經籍志魏司徒鍾會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唐經籍志鍾會集十卷藝文志同

張氏百三家鍾司徒集輯本一卷凡賦檄奏書記傳十一篇繫以芻蕘論一條

嚴氏文編錄存賦上言書檄論傳凡十三篇繫以芻蕘論七條

右魏人文凡四十九家五十三部

蜀司徒許靖集二卷錄一卷

本傳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郡舉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董卓秉政靖奔豫州揚州史部會稽孫策東渡江走交州後劉璋使使招靖入蜀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建安十六年轉蜀郡十九年先主克蜀以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尊號策爲司徒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譚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蜀司徒許靖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蜀許靖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與孔伷自表因眾瑞上言與曹公書凡三篇

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亮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本傳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又奏上諸葛氏集曰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下第七第八雜言上下第九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下第十八十九科令上下第二十二十一軍令上中

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文心雕龍詔策篇諸葛孔明之詳約教之善也又章表

篇云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表之英也

隋書經籍志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梁二十四卷唐經籍志諸葛亮集二十四卷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諸葛亮集十四卷

玉海五十五中興書目曰亮集十四卷後二卷錄傳及碑記其前十二篇章句頗多字數乃少

張氏百三家諸葛丞相集輯本一卷凡詔表奏疏公文教書牋議法論記碑令詩綜七十五首

武威張澍輯本序曰明王士祺集武侯全書二十卷楊時偉以王書無累更撰諸葛忠武全書十卷亦無財擇本朝朱璘輯諸葛武侯集二十卷遂寧張鵬翮之忠武誌全襲之庸俗詩文盈汗篇牘侯之著作反多遺漏澍按采散佚較諸本增益倍蓰編文集四卷附錄二卷別撰諸葛故事五卷都爲十一卷（按諸葛集張氏所舉四本之外又有明崇禎時武侯三十六世孫義輯本二十三卷道藏輯要中刻之）

嚴氏文編輯本二卷凡教軍令表疏上書上言公文箋書誡論議算計兵要兵法木牛流馬法記序贊銘雜文五十五篇綜九十一首

蜀征北將軍夏侯霸集二卷

魏志夏侯淵附傳黃初中賜淵中子霸爵關內侯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魏略

曰霸字仲權奔蜀南趨陰平失道糧盡足破臥巖石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爲張飛所得遂以爲妻産息女爲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閒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蜀志後主傳延熙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

華陽國志劉後主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夏侯霸來降淵子也拜車騎將軍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蜀征北將軍夏侯霸集二卷亡唐經籍志魏夏侯霸集二卷藝文志同

按夏侯霸爲征北將軍自當在車騎將軍之後尋蜀志未見舊唐志誤以爲魏人新志失於刊正今從七錄

蜀祕書令郤正集垂百篇

本傳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父揖留蜀爲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澹于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

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不爲皓所愛爵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景耀六年後主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後主東遷洛陽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陳壽評曰譙周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楊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於篇

隋書經籍志晉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唐經籍志晉郤正集一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爲後主作降書姜維論釋譏凡三篇

按史言郤令先著述垂百篇隋唐志著錄乃祇一卷所佚多矣令先卒於晉武帝卽位十四年時爲吳孫皓天紀二年尙在太康運一之前列入三國之末未嘗不可也

右蜀人文凡四家四部

吳衞將軍士燮集五卷（燮始末具經部春秋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士燮集五卷亡唐經籍志士燮集五卷藝文志同

吳偏將軍駱統集十卷錄一卷

本傳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出爲建忠郎將遷偏將軍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隋書經籍志吳偏將軍駱統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唐經籍志駱統集十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駱統有集十卷本傳有民戶損耗上疏一篇張溫傳有表理張溫一篇北堂書鈔未改本有陳諸將舟船飾嚴箋

吳選曹尙書暨豔集三卷錄一卷

吳志張溫附傳豔字子休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

曹郎至尙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

隋書經籍志吳選曹尙書暨豔集二卷梁三卷錄一卷

唐經籍志暨豔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八引暨豔集雜移一條（按雜移雜文移之屬集中篇目也）

吳輔義中郎將張溫集六卷（溫始末具史部史鈔類）

本傳將軍駱統表理溫曰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煒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權終不納

隋書經籍志吳輔義中郎將張溫集六卷唐經籍志吳張溫集五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張溫有集六卷本傳有奉使至蜀諸闕拜章一篇文選注類聚御覽有表二條自理一條

後漢侍御史虞翻集三卷錄一卷（翻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後漢侍御史虞翻集二卷梁三卷錄一卷

唐經籍志後漢虞翻集三卷藝文志吳虞翻集三卷

嚴氏文編曰隋志以翻屬後漢今攷翻卒在權稱尊號之後宜編入吳傳注及御覽諸書引翻上吳主書又奏上易注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追與客書與丁固同僚書與徐陵書與士仁書與所親書與某書與弟書又與弟書凡十二篇

按隋志易家稱吳侍御史與此稱後漢者異本傳云漢召爲侍御史不就孫權以爲騎都尉徙交州卒是翻仕吳至騎都尉未嘗爲侍御史然攷釋文敘錄稱後漢侍御史又傳注引會稽典錄孫亮時太守濮陽興與書佐朱育問答興稱翻爲御史育亦稱翻爲侍御史又韋昭注國語亦稱爲故侍御史此從後追述之詞類皆以漢所授官爲稱號今仍從隋志題稱漢侍御史其稱吳者非其實也

吳太子少傅薛綜集三卷錄一卷（綜始末具經部禮類）

本傳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傳於世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吳錄曰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太子少傅薛綜集三卷錄一卷亡

唐經籍志薛綜集二卷藝文志三卷

嚴氏文編錄存表疏文移頌凡十一篇述鄭氏禮五宗圖一篇

吳侍中胡綜集二卷錄一卷（綜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本傳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

隋書經籍志吳侍中胡綜集二卷梁有錄一卷唐經籍志胡綜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黃龍大牙賦中分天下盟文請立諸王表議奔喪僞爲吳質作降文三條太子賓友目凡六篇

吳太常卿姚信集二卷錄一卷（信始末具經部易類）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姚信集二卷錄一卷今亡唐經籍

志姚信集十卷藝文志同

武進張惠言易義別錄曰吳興志有德祐文集輯易注一卷明人爲之

嚴氏文編曰信有集二卷陸績傳注引姚信集表請褒績女鬱生晉宋隋書天文志及御覽引姚信昕天論藝文類聚二十三引姚信誡子

吳武陵太守謝承集四卷（承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謝承集四卷今亡唐經籍志謝承集四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謝承有集四卷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有謝承賀靈龜表上丹砂表與步子山書三夫人箴凡四篇

吳人楊厚集二卷錄一卷

隋書經籍志吳人楊厚集二卷梁又有錄一卷唐經籍志楊厚集二卷

通志藝文略吳楊文厚集二卷

按唐藝文志列是集於後漢人中自是漢順帝時侍中楊厚之集然隋志明著吳人楊厚又引七錄有錄一卷自非舛誤通志略又以爲楊文厚鄭漁仲所據隋志爲多豈今本隋志敓文字歟其人爵里始末並未詳

吳侍中張儼集二卷錄一卷（儼始末具子部雜家）

隋書經籍志吳侍中張儼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張儼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張儼有默記三卷集一卷朱桓傳注引張儼賦犬藝文類聚文選注引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諸葛亮傳注北堂書鈔引默記各一篇

吳丞相陸凱集五卷錄一卷（凱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本傳凱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又曰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陳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於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於凱傳左云

隋書經籍志吳丞相陸凱集五卷梁有錄一卷唐藝文志陸凱集五卷（唐藝文志別本作陸覬刊誤也）

嚴氏文編錄存表疏奏凡八篇繫以吳先賢傳贊三條

吳侍中韋昭集二卷錄一卷（昭始末具經部詩類）

本傳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又華覈傳云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韋昭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韋昭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錄存雲陽賦上鼓吹鐃歌十二曲表因獄吏

上辭國語解敘博弈論凡五篇馮氏詩紀錄存鼓吹鐃歌十二曲

吳中夏督陸景集一卷（景始末具子部儒家）

陸抗附傳景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陸景集一卷亡

嚴氏文編曰陸景有集一卷北堂書鈔一百三引陸景書藝文類聚二十一引景與兄書又與兄書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景誡盈

吳東觀令華覈集五卷錄一卷

本傳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後爲東觀令領右國史

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又評曰胡沖以爲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東觀令華覈集五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華覈集三卷藝文志五卷

嚴氏文編錄存車賦奏薦陸胤表薦陸禕聞蜀亡詣宮門上表諫盛夏興工疏上農務禁侈疏乞赦樓玄疏上疏請召還薛瑩上疏救韋曜奉赦草對凡十一篇

吳中書令紀隲集三卷錄一卷

吳志孫皓傳甘露元年三月皓遣光祿大夫紀陟如魏報書吳錄曰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爲中書郎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出爲豫章太守（按隲陟並通范書鄧隲章懷太子注云東觀記作陟是也）

隋書經籍志吳中書令紀隲集三卷梁有錄一卷唐經籍志紀隲集三卷藝文志二卷

嚴氏文編曰紀隲有集三卷太平御覽有上吳主皓表

吳光祿勳薛瑩集三卷（瑩始末具史部正史類）

薛綜附傳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一篇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

隋書經籍志晉散騎常侍薛瑩集三卷唐經籍志晉薛

瑩集二卷藝文志吳薛瑩集三卷

嚴氏文編錄存爲吳主皓請降書後漢光武明帝章帝安帝桓帝靈帝贊條列吳事凡八篇馮氏詩紀錄存獻四言詩一篇

吳尚書閔鴻集三卷

隋書經籍志晉徵士閔鴻集三卷唐經籍志晉徵士閔鴻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吳閔鴻廣陵人仕吳爲尚書入晉徵不就有集三卷初學記諸書引鴻親蠶賦琴賦羽扇賦芙蓉賦與劉子雅書凡五篇（按藝文類聚八十二引芙蓉賦稱後漢閔鴻者非也）

吳處士楊泉集二卷錄一卷（泉始末具子部儒家）

隋書經籍志晉處士楊泉集二卷錄一卷唐經籍志晉楊泉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氏文編曰吳楊泉有集二卷書鈔類聚御覽文選注所載有五湖賦贊善賦養性賦蠶賦織機賦草書賦請辭凡七篇

右吳人文凡一十九家一十九部

右別集類凡七十二家七十六部

魏文帝建安七子集

魏志王粲附傳注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文選逸氣作齊氣無非字）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猨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又魏略曰建安二十二年太子又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按後漢書獻帝本紀建安二十二年是歲大疫續漢五行志注引陳思王說疫氣云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勝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妙絶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此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元郝經續後漢書文藝王粲傳議曰初曹丕及弟植皆好文學與粲及孔融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相友善丕植咸有逸才奇氣彩等更酬迭和遒章華詠竦動一世號稱建安七子二漢質文於是一變儒學蔑爲詩文矣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序目曰劉楨王粲陳琳阮瑀徐幹集各一卷又建安七子集三冊明楊德明輯本

高貴鄉公夏少康漢高祖優劣論

本紀注魏氏春秋曰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次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少康高祖功德誰先顗等對以高祖爲優帝曰宜高夏康而下漢祖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以爲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於是羣臣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錢大昕三國志攷異曰按少康之論意常在司馬氏也聰明太露終爲權臣所忌失韜貞自晦之義能處此者其後周武帝乎

嚴氏文編曰太極東堂夏少康漢高祖論見高貴鄉公紀注引魏氏春秋亦見藝文類聚十二太平御覽八十二又四百四十五

荀閎等甲乙疑論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荀閎字仲茂潁川潁陰人漢尚書令彧之兄子爲太子文學掾終黃門侍郎

魏志荀彧傳注荀氏家傳曰彧第四兄諶諶子閎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爲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

按蜀志費禕傳注引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與此相類然費所論祗一人相反覆此四人相反覆爲不同耳

應璩書林十卷　（璩始末具別集類）

魏志高堂隆附傳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裴松之注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休璉好事留意詞翰

隋書經籍志書林十卷又曰梁有應璩書林八卷夏赤松撰唐經籍志書林六卷夏赤松撰藝文志夏赤松書林六卷通志略文部書類應璩書林八卷夏赤松集

按裴注引應璩書林則書林爲應璩所集審矣葢集

錄諸家書記之文以爲一編稜彥皇卽其中之一也隋志書林十卷不著撰人是其原編又引七錄八卷是夏赤松重編唐時佚其二卷惟存六卷通志略從隋志鈔入不關存佚

鍾會等四本論（會始末具經部易類）

魏志鍾會傳會嘗論才性同異傳嘏傳亦云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裴松之注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

世說賢媛篇注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

世說文學篇注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嘏始末具別集類李豐字安國嘉平六年爲司馬師所殺見夏侯玄傳王廣附見王淩傳）

鍾會等聖人無情論

魏志鍾會傳注何劭爲王弼傳曰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按中庸章句喜怒哀樂情也此聖人無喜怒哀樂論卽聖人無情論也隋志道家云梁有聖人無情六卷不著撰人似卽此書大抵始於何晏而鍾會等述之王弼非之其後或亦有所傅益故多至六卷七錄以出自衆人非一家言故不著撰人

韋昭等博弈論八篇（昭始末具經部詩類）

吳志孫和傳和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僚侍宴言及博弈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

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閒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尤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閒何必博弈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斅焉故以此諷之

按孫和傳所載知博弈論有八篇傳所云云似卽韋昭論次之文八篇之敘言歟文選所錄止韋昭一家時闞澤薛綜張純封俌嚴維吾粲顧譚等皆爲和侍從意此數人皆有所作

辯綜二京賦解二卷（綜始末具經部禮類）

吳志本傳綜又述二京解傳於世

文心雕龍指瑕篇曰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辯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辯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亡唐經籍志二京賦音二卷辯綜撰藝文志辯綜二京賦音二卷通志藝文略張衡二京賦二卷辯綜注并音

傳巽二京賦注二卷（巽始末具史部雜傳記類）

隋書經籍志梁有武巽注二京賦二卷亡通志藝文略張衡二京賦二卷傳巽注

按隋志引七錄作武巽通志略作傳巽疑武巽音聲之誤姑從通志錄之

三國詔誥十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三國詔誥十卷亡

魏朝雜詔二卷

隋書經籍志魏朝雜詔二卷通志略文類制詔門著錄同

魏武帝露布文九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亡通志略文類軍書門著錄同

唐封演聞見記曰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

魏雜祖餞讌會詩集

隋書經籍志梁有魏晉宋雜祖餞讌會詩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亡今略其數

按七錄載魏晉宋三朝是類之詩至二十一部隋志略其部分不知魏朝得幾部幾卷

吳朝士文集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吳朝士文集十卷梁十三卷通志略文類總集門吳朝文士集十三卷

按隋志引七錄作朝士文集通志略作文士集各有

所是莫能詳

吳朝文二十四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吳朝文二十四卷亡

右自三國詔誥以下六家前史皆不著編輯人姓名大都魏吳兩晉人所集既不得其主名自當以所錄魏吳人文爲斷并附著於是類之末

右總集類凡一十四家一十五部

附錄佛經道書

僧祇戒本一卷（見竺道祖魏世錄本闕　別錄云曹魏天竺沙門曇柯迦羅譯第一譯　凡此所注皆開元釋教錄下並同）

梁沙門慧皎高僧傳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

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己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過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於是請一比丘略為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游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雒陽於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眾僧未稟歸戒止以翦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按曲制似典制之譌）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

唐沙門智昇開元釋教錄曰沙門曇柯迦羅魏云法時中印度人以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來至洛陽遂以齊王芳嘉平二年庚午於洛陽白馬寺出僧祇戒心且備朝夕於是更集梵僧立羯磨受戒東夏戒律始自乎此

隋書經籍志曰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

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或二卷第三譯一名郁伽羅越問菩薩行經嘉平四年出見竺道祖魏錄今編入寶積即第十九會是別錄云曹魏三藏康僧鎧譯）

無量壽經二卷（第四譯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及寶唱錄與世高出者小異又與寶積無量壽會等同本）

四分雜羯磨一卷（題云曇無德律部雜羯磨以結戒場為首新附　以上三部四卷其本並在）

慧皎高僧傳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雒陽譯者郁迦長者等四部經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沙門康僧鎧印度人也廣學群經義暢幽旨以嘉平四年壬申於洛陽白馬寺譯郁迦長者經等三部高僧傳云譯四部不具顯名竺道祖魏晉錄僧祐寶唱梁代錄等及長房道宣靖邁三錄並云二部餘二部既不顯名校閱未見今更得一部（按即四分雜羯磨法新附者是也）餘欠一經檢亦未獲

曇無德羯磨一卷（題云羯磨一卷出曇無德律以結大界為首見竺道祖魏錄其本見在　別錄云曹魏安息沙門曇諦譯或二卷）

慧皎高僧傳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游雒陽譯出曇無德羯磨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沙門曇無諦亦云曇諦魏云法實安息國人善學律藏妙達幽微以高貴鄉公正元元年甲戌屆於洛汭於白馬寺譯曇無德羯磨一部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與漢世支讖等所出及寶積無量壽會並本同文異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及僧祐錄　別錄云曹魏西域三藏白延譯第五譯）

叉須賴經一卷（一本無叉字祐錄作又見竺道祖及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菩薩修行經一卷（一名長者威施所問菩薩修行經一名長者修行經見始與寶唱二錄　別錄云第二譯）

除災患經一卷（與除恐災患經同本見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首楞嚴經二卷（與漢世支讖等所出本同文異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及僧祐錄　別錄云第五譯　右五

部七卷其本並闕）

慧皎高僧傳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沙門白延西域人也才明蓋世深解論倫以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戊寅游化洛陽止白馬寺出無量清淨等經五部長房等錄又有平等覺經一卷亦云白延所出今以此經即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但名有廣略故不復存也

羅摩伽經三卷（見竺道祖寶唱法上靈裕等西錄是華嚴經入法界品少分　別錄云曹魏西域三藏安法賢譯第一譯）

大般涅槃經二卷（略大本前數品爲此二卷見竺道祖魏錄　別錄云第二譯　右二部五卷其本並闕）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沙門安法賢西域人藝業克深慧解尤峻振錫游邦自遠而至譯羅摩伽等經二部羣錄並云魏世不辨何帝之年今依編於魏末

右魏　開元釋教錄曰魏自文帝黃初元年庚子至元帝咸熙二年乙酉凡經五帝四十六年沙門五人所出經戒羯磨總一十二部合一十八卷於中四部五卷見在八部一十三卷闕本（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傳記翻譯部云前魏朝傳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一十三部二十四卷蓋據唐釋道宣大唐內典錄所載之數其本未見故仍從開元錄錄之道宣所敘不及智昇其第十卷言之詳矣）

法句經二卷（初出亦云法句集尊者法救撰與律炎支謙共出見僧祐錄吳錄云五卷未詳　別錄云吳沙門維祇難等譯第二譯二譯一闕）

阿差末菩薩經四卷（初出與西晉法護阿差末及無盡意經等並同本見吳別二錄）

慧皎高僧傳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既而覩沙門神力勝已即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尚受學三藏妙善四含（按四含者法苑珠林翻譯部引道安翻四含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毘舍如此士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土皁隸）游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齎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樸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沙門維祇難吳云障礙本印度人與同伴竺律炎發自西域因到江左以孫權黃武三年甲辰於武昌郡共竺律炎出阿差末等經二部而祇難及炎既未善方音翻梵之際頗有不盡

摩登伽經三卷（見法上錄與支謙共出與舍頭諫經等同本或一卷四譯　別錄云吳天竺沙門竺律炎共支謙譯或二卷第三譯）

三摩竭經一卷（見始興錄與分恕檀王經同本異出一名須摩提女經一名難國王經一名恕恕檀王經　別錄云一名恕和檀王經第一譯兩譯一闕）

佛醫經一卷（與支越共出非是全典從大經略出或云佛醫王經見寶唱錄　別錄云吳竺律炎共支越譯）

（章太）

梵志經一卷（見始興錄　右四部前三部五卷見王宗錄一部一卷闕本）

晉昇開元釋教錄曰沙門竺律炎印度人也解行清厲內外博通與維祇難同游吳境維祇卒後以孫權黃龍二年庚戌於揚都譯摩登伽等經四部其名羣錄不同或云將炎或云持炎或云律炎未詳孰是

大明度無極經四卷（或六卷亦直云大明度經與道行小品等同本見竺道祖魏吳錄及僧祐等錄）（別錄云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第二譯）

阿彌陀經二卷（內題云佛說諸佛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亦名無量壽見竺道祖僧祐）（二錄與世高等譯小異　別錄云第三譯）

菩薩本業經一卷（亦直名本業經亦名淨行品經是華嚴淨行品異譯見僧祐長房二錄）

維摩詰經二卷（維摩詰說不思議法門之稱一名佛法普入道門三昧經或三卷見竺道祖僧祐二錄與）（漢佛調等譯少異　別錄云第二譯）

慧印三昧經一卷（亦直云慧行經一名寶田慧印三昧經與如來智印經同本見道祖僧祐二錄　別）（錄云第一譯）

九色鹿經一卷（出六度集異譯見法上錄　別錄云出六度經第六卷精進度中）

老女人經一卷（安公云出阿毘曇吳錄直云老女經或云老母經見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懶子經一卷（見法上錄與孔光佛經等同本　別錄云第一譯）

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見長房錄與唐譯緣起聖道經等同本第三出　別）（錄云第二譯）

了本生死經一卷（安公云出生經祐案五卷生經無此名見僧祐錄與稻稈經同本異出　別錄云謙）（自注解三譯二闕）

龍施女經一卷（初出與龍施菩薩本起經同本祐云別錄所載安錄無　別錄云或無女字第二譯）

八吉祥神咒經一卷（或無神字或云八吉祥經與八陽神咒經等同本房云見古錄　別錄云第一）譯

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亦直云微密持經一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經與出生無量門持經同本）（見僧祐二秦錄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華積陀羅尼神咒經一卷（見寶唱錄或無神字與華聚陀羅尼等同本）

持句神咒經一卷（見長房錄與陀鄰尼鉢經等同本亦云陀羅尼句　別錄云第一譯）

私訶三昧經一卷（第二出或云私訶末一名菩薩道樹亦名道樹亦名道樹三昧見道安支敏度僧）（祐三錄祐云此經即是菩薩道樹　別錄云第一譯二譯一闕）

菩薩生地經一卷（一名差摩竭經見竺道祖吳錄及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前後兩譯一本闕）

孛經一卷（一名孛經鈔祐云今孛經一卷即此是見僧祐錄及別錄　別錄云第二譯前後三譯兩本闕）

月明菩薩經一卷（或加三昧字一名月明童子經一名月明童男經見僧祐錄　別錄云單譯本）

三品弟子經一卷（一名弟子學有三輩經見長房錄）

法律三昧經一卷（亦直云法律經第三出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二譯一闕）

梵志阿颰經一卷（一名阿颰摩納經安錄直云阿颰經亦名佛開解梵志阿颰經出長阿含第十三卷）（異譯見長房錄　別錄云與第三分阿摩晝經同本異譯）

梵綱六十二見經一卷（一名梵綱經房云見別錄出長阿含第十四卷異譯　別錄云與第三分）（梵動經同本異譯）

七知經一卷（或作七智見長房錄出中阿含第一卷異譯　別錄云與初善法經同本異譯）

釋摩男本經一卷（祐錄無本字一名五陰因事經安錄云出中阿含第二十五異譯見竺道祖吳錄及）（僧祐錄　別錄云與苦陰因事經同本）

諸法本經一卷（出中阿含第二十八異譯見長房錄　別錄云與諸法本經同本異譯）

弊魔試目連經一卷（一名魔嬈亂經房云見舊錄出中阿含第三十卷異譯　別錄云與降魔經同本）

賴吒和羅經一卷（或云羅漢賴吒和羅經與後漢支曜出者少異出中阿含第三十一異譯祐云別錄所載安錄中無）

梵摩喻經一卷（或作渝字見道祖僧祐二錄出中阿含第四十一異譯　別錄云與梵摩經同本異譯比於本經此稍略耳）

齋經一卷（一名持齋經見別錄及僧祐錄出中阿含第五十五異譯　別錄云與持齋經同本）

須摩提女經一卷（出增一阿含第二十二異譯見長房錄　別錄云與增一阿含須陀品同本異譯比於本經此稍文略）

不自守意經一卷（或無意字或云自守亦不自守經出雜阿含與十二卷異譯見長房錄）

五母子經一卷（見長房錄與沙彌羅經同本　別錄云第一譯）

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黃武年譯第四出亦云太子本起瑞應亦直云瑞應本起與孟詳出者小異陳郡謝鏘吳郡張詵等筆受魏河東王植詳定見始興僧祐二錄　按河東王植似東阿王植之譌）

龍王兄弟經一卷（一名難龍王經或無王字一名降龍王經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兩譯一闕）

長者音悅經一卷（一云長者音悅不蘭迦葉經亦直云音悅經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二譯一闕）

七女經一卷（亦云七女本經安公云出阿毘曇見僧祐錄　別錄作七如經第一譯三譯二闕）

八師經一卷（見竺道祖吳錄及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三譯二闕）

萍沙王五願經一卷（或作蓱字一名弗沙迦王經見長房錄安公云出中阿含檢無　別錄云第一譯三譯二闕）

義足經二卷（見竺道祖吳錄及僧祐寶唱二錄有十六經　別錄云第一譯二譯一闕）

須摩提長者經一卷（一名會諸佛前亦名如來所說示現衆生見長房錄）

阿難四事經一卷（見僧祐錄及別錄）

未生怨經一卷（見長房錄）

四願經一卷（見竺道祖吳錄及僧祐錄）

黑氏梵志經一卷（房云見別錄）

猘狗經一卷（見長房錄）

孫多耶致經一卷（或云梵志孫多耶致經見長房錄安公云出中阿含檢無）

戒銷災經一卷（亦云戒銷伏災經見舊錄　別錄云或名戒伏銷災經單本）

撰集百緣經十卷（見內典錄　別錄云單本）

菩薩本緣經三卷（亦云菩薩本緣集經或二卷或四卷天竺沙門僧迦斯那撰見長房錄　別錄云單本）

惟日雜難經一卷（見長房錄　別錄云單本以上見存以下闕）

摩訶般若波羅蜜呪經一卷（或無摩訶字見寶唱錄）

法鏡經二卷（或一卷祐云見別錄安錄中無又長房等錄更有郁伽長者經二卷亦云謙譯即是此經不合重載　別錄云第二譯）

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一卷（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阿差末菩薩經四卷（見吳錄與維祇難所譯本同文異　別錄云第二譯）

小阿差末經二卷（見別錄及僧祐錄既加小字與次前經應非同本）

大般泥洹經二卷（第三出此略大本序分哀歎品爲一卷後三紙小異耳見竺道祖吳錄安公云出長阿含祐今按長阿含與此異　別錄云謙譯序品哀歎品爲二卷第二譯）

佛以三車喚經一卷（見長房錄云出法華應出第二卷譬喻品）

不莊校女經一卷（見寶唱錄　別錄云第一譯）

須賴經一卷（或云須賴菩薩經第三出與白延等出者同本見竺道祖吳錄及僧祐錄　別錄云第二譯）

菩薩修行經一卷（見寶唱錄　別錄云第一譯）

演道俗業經一卷（見舊錄或無業字　別錄云第一譯）

方等首楞嚴經二卷（黃武年譯與後漢支讖等出者同本見竺道祖吳錄安錄中無祐云無方等字云見別錄　別錄云第二譯）

惟明二十偈經一卷（或無經字見僧祐錄　別錄云第一譯）

法滅盡經一卷（或云法沒盡或云空寂菩薩所問經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七佛神呪經一卷（一本無經字見長房錄）

摩訶精進經一卷（亦云大精進經見長房錄）

十二門大方等經一卷（安錄無祐云見別錄）

佛從上所行三十偈經一卷（或無經字見僧祐錄）

四十二章經一卷（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別錄　別錄云第二譯）

禪祕要經四卷（或無經字見吳別二錄　別錄云第一譯）

堅意經一卷（或云堅心經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二譯）

勸進學道經一卷（一本無勸字見長房錄　別錄云第一譯）

恆水戒經一卷（或無戒字見舊錄　別錄云第二譯）

七漏經一卷（房云見別錄　別錄云安公古典錄中有亦名七漏鈔云出阿含）

悔過法經一卷（或無法字一名序十方禮拜悔過文見僧祐錄）

賢者德經一卷（見僧祐錄）

梵志結淨經一卷（見長房錄）

阿質國王經一卷（見長房錄　別錄云祐錄無國字）

惟婁王師子湩譬喻經一卷（一本無譬喻字見長房錄）

蓮王經一卷（一云目連功德經亦云目連因緣功德經見吳錄）

喻經一卷（見長房錄）

五陰事經一卷（見長房錄）

魔化作比丘經一卷（見長房錄）

優多羅母經一卷（一本無母字見僧祐錄）

人民求願經一卷（見長房錄）

修行方便經二卷（亦云修行方便禪經見吳錄　別錄云單本）

法句經二卷（亦云法句集見別錄及僧祐錄　別錄云第二譯）

（右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惟日雜難經　上五十一部六十九卷見在　摩訶般若呪　若呪下三十七部四十九卷闕本）

慧皎高僧傳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國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徧學異書通六國語漢獻末亂避地於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並行於世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越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時越年七歲至十歲學漢書十三學婆羅門書並得精妙獻帝之末漢室大亂與鄉人數十共奔於吳吳主孫權問經中深隱之義越應機釋難無疑不析權大悅甚見寵秩越以經多梵文莫有

解者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衆本譯爲吳言從權黃武一年癸卯至亮建興二年癸酉三十餘載譯大明度等經八十八部後遂隱於穹隆山不交世務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凡所游從皆沙門而已後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吳主孫亮與衆僧書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業履沖素始終可高爲之惻愴不能已已其爲時所惜如此謙所出經部卷多少諸說不定僧祐三藏記唯載三十六部祐錄謙傳云出三十七經慧皎高僧傳乃有四十九經長房錄中便載一百二十九部今以房錄所載鹿子經等四部大慈無減經等三十八部或非支謙所出或從諸經鈔出不合足爲翻譯之數今存實錄故並刪之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世居中國獻帝末奔吳吳主權以爲博士使侍太子登登卒去隱穹隆山至廢帝釋藏跡字所字號有支謙合

微密持經記法句經序

六度集經八卷（或九卷或云六度無極經或云度無極集或云雜無極經見竺道祖吳錄及僧祐錄　別錄云吳天竺三藏康僧會譯重單合譯）

舊雜譬喻經二卷（內典有舊字房錄中無亦云雜譬喻集經或無集字見高僧傳及長房錄）

吳品經五卷（祐錄無經字云凡有十品房云卽是小品般若見僧祐錄　別錄云第三譯）

菩薩淨行經二卷（是大集寶髻品異譯或直云淨律經云赤烏年出見竺道祖吳錄　別錄云別品刪譯前後兩譯一存一闕）

權方便經一卷（與順權方便經等同本初出見吳錄及別錄）

菩薩二百五十法經一卷（或二卷以此替大僧二百五十戒示孫皓者見高僧傳及長房錄）

坐禪經一卷（見長房錄　右七部二十卷六度等二部十卷見在吳品等五部十卷闕本）

慧皎高僧傳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爲人宏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游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孫權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孫皓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二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卽就會受五戒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敬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凶麤不及妙義唯敘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孫皓於會所住更加修飾號天子

寺會以權太元元年辛未於所創建初寺譯六度等經七部又長房等錄更有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皇經並出六度集中不合爲正譯之數今並刪之

隋書經籍志曰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康僧會天竺人幼隨父居交阯年十餘出家其先康居人因謂之康僧漢末入吳吳主權以爲博士赤烏中居建初寺造舍利塔中國有寺塔自此始天紀四年吳平尋卒

法華三昧經六卷（一本行正字與法護正法華等同本見竺道祖魏錄亦見始興錄　別錄云吳外國三藏支彊良接譯出翻經圖第一譯）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沙門支彊良接吳云正無畏西域人以孫亮五鳳二年乙亥於交州譯法華三昧經沙門竺道馨筆受長房內典二錄編於曹魏之代今依交州及始興地割入吳錄

右吳　開元釋教錄曰吳孫權黃武元年壬寅至孫皓天紀四年庚子凡經四主五十九年緇素五人所出經律集凡一百二部一百五十六卷於中五十七部八十六卷見在四十五部七十卷闕本（道世法苑珠林傳記篇翻譯部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傳等一百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五卷此據大唐內典錄所載之數今從智昇釐定者錄之）

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二卷（出衆經或云不思議功德經或直云功德經　別錄云或四卷曹魏代譯失三藏名）

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舊錄云七佛姓字經出增一阿含第四十五異譯　別錄云與增一阿含不善品同本異譯）

雜阿含經一卷（見舊錄出雜阿含中　別錄云在吳魏錄）

阿毘曇甘露味論二卷（或無論字或云甘露味經亦云甘露味阿毘曇尊者瞿沙造　別錄云單本）

蜀普曜經八卷（似是蜀土所出第一譯）

長者子誓經一卷（見舊錄第二出）

無端底持經一卷（舊錄云無端底總持經第二出　別錄云第三譯）

蜀首楞嚴經二卷（舊錄似蜀土所出第三譯）

後出首楞嚴經二卷（見舊錄云有十偈第四出）

阿惟越致轉經十八卷（見舊錄）

摩訶乘經十四卷（或云摩訶衍）

摩訶衍優波提舍經五卷（祐云摩訶乘）

三昧王經五卷

梵王請問經五卷

佛從兜率降中陰經四卷（出王宗錄）

四天王經四卷（疑一部四本）

魔王請問經四卷

釋提桓因所問經三卷

大梵天王請轉法輪經三卷

法華光瑞菩薩現壽經三卷（今疑鈔正法華）

普賢菩薩答難二千經三卷（祐錄云今疑鈔度世品）

梵天王請佛十首經二卷（或大梵王經似此）

菩薩常行經一卷（見舊錄）

焚火六度經一卷（舊錄有明度經一卷云一名焚火明度經）

內禪波羅密經一卷（見舊錄）

大總持神呪經一卷（見舊錄亦云總持呪經）

阿惟越致菩薩戒經一卷（舊錄無菩薩字）

雜數經二十卷（見舊錄）

那先譬喻經四卷（見舊錄）

太子試藝本起經二卷

深斷連經二卷

摩訶目犍連與佛捔能經一卷（見舊錄）

阿難得道經一卷（見舊錄）

阿難般泥洹經一卷（見舊錄）

阿那律念復生經一卷（見舊錄）

沙門分衛見怪異經一卷（見舊錄）

弟子本行經一卷（見舊錄高僧傳云白延所譯）

爲壽盡天子說法經一卷（舊錄云命盡天子經）

魔試佛經一卷（見舊錄）

阿須倫問八事經一卷（舊錄云阿須倫所問八事經）

摩竭王經一卷（舊錄云摩竭國王經）

薩波達王經一卷（見舊錄祐錄云薩和達王經）

年少王經一卷（見舊錄）

是光太子經一卷（見舊錄）

長者難提經一卷（見舊錄）

女利行經一卷（見舊錄）

四婦因緣經一卷（見舊錄）

須多羅經一卷（舊錄云須多羅入胎經）

墮迦經一卷（見舊錄首言堅强說曰晉言合編晉錄或作墮字）

盤達龍王經一卷（見舊錄）

牛米自供養經一卷（舊錄無養字）

行牧食牛經一卷（見舊錄或作放字）

墮釋迦牧牛經一卷（見舊錄或作隨字）

法嚴經一卷（見舊錄疑即是等大法嚴經）

壁四經一卷（見舊錄後別錄作辟四經）

止寺中經一卷（見舊錄）

安般行道經一卷（見舊錄）

解慧微妙經一卷（見舊錄）

失道得道經一卷（見舊錄）

心情心識經一卷（見舊錄云有注）

檢意向正經一卷（見舊錄）

道德果證經一卷（見舊錄）

父子因緣經一卷（見舊錄）

小觀世樓炭經一卷（見舊錄）

大四諦經一卷（見舊錄）

五方便經一卷（見舊錄）

五惟越羅名解說經一卷（見舊錄）

五陰經一卷（見舊錄）

中五濁世經一卷（見舊錄）

大七車經一卷（見舊錄）

八正邪經一卷（見舊錄祐云八正八邪經）

八總持經一卷（見舊錄）

八輩經一卷（見舊錄）

大十二因緣經一卷（見舊錄）

十八難經一卷（見舊錄）

五十二章經一卷（見舊錄別有孝明四十二章經）

百八愛經一卷（見舊錄似鈔五蓋疑結經）

小安般舟三昧經一卷（見舊錄）

禪數經一卷（見舊錄）

羣生偈經一卷（見舊錄）

大戒經一卷（見舊錄）

衣服制經一卷（見舊錄）

沙彌離威儀一卷（見舊錄按離字似雜字之譌）

道木五戒經一卷（見舊錄）

威儀經一卷（見舊錄法經錄中無經字）

雜譬喻經八十卷（見舊錄）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右魏吳失譯凡八十七部二百六十一卷僧祐失譯錄並載之不思議等四部六卷見在蜀普曜等八十三部二百五十五卷闕本又長房等錄載魏吳失譯總有一百一十部二百九十一卷云並是古舊二錄失譯諸經今以餘二十三部三十卷或翻譯有源或別名異號或大部流出或疑僞非眞今並刪除庶免繁雜云

右翻譯之屬

支謙無量壽經贊一卷

支謙中本起經贊一卷

支謙了本生死經注一卷

慧皎高僧傳支謙又從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又依無量壽中本起經製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

康僧會法鏡經注二卷

康僧會道樹經注一卷

康僧會安般經注一卷

慧皎高僧傳會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

智昇開元釋教錄曰會復有法鏡經注解二卷道樹經注解一卷安般經注解一卷此三經會並製序

嚴可均全三國文編曰釋藏服字跡字號有康僧會法鏡經序又敬字帮字號有安般守意經序

右贊注之屬

右魏吳佛經凡翻譯一十家一百一十二部失譯八十七部贊注二家六部

三皇內文天文三卷（抱朴子地眞篇云昔黄帝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靈　又遐覽篇云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涉江海卻蛟龍止風波　明白雲齋道藏目錄三皇內祕文三卷凡天皇文九章地皇人皇文各十章）

元文上中下三卷

混成經二卷（宋史藝文志神仙家務元子混成經一卷道藏闕經目錄有務光子混成論）

元錄二卷（通志藝文略上清太上元錄一卷）

九生經一卷（道藏目錄有九天生神玉章經一卷）

含影圖一卷

守形圖一卷

九變經一卷

十二化經一卷

二十四生經一卷

呼身神治百病經一卷

內視經一卷（抱朴子地眞篇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卻惡防身者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

九仙經一卷（道藏目錄有南嶽九仙人傳　又闕經目錄有洞元靈寶太上九仙經　又見晁氏志）

靈卜仙經一卷

老君玉歷眞經一卷

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遐覽篇云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　隋經籍志五行家云梁有五行變化墨子五卷）

溫寶經一卷

息民經一卷

自然經一卷（道藏闕經目錄有自然經五卷）

陰陽經一卷

養生書一百五卷

太平經五十卷（御覽道部引太平經文）

九敬經一卷（原注一作九都）

甲乙經一百七十卷（按此即後漢于吉太平清領書詳見後漢藝文志道書中）

青龍經一卷

中黃經一卷（藝文略道家吐納篇中黃經一卷九仙君撰陳氏書錄解題云亦名胎藏論）

太清經一卷

通明經一卷

按摩經一卷（漢書藝文志神仙家有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藝文略宋史志按摩要法一卷）

道引經十卷（漢志神仙家有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隋志醫方家道引圖三卷）

元陽子經一卷

元女經一卷

素女經一卷（抱朴子極言篇黃帝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隋志

（陰方家素女祕道經幷玄女經一卷）

彭祖經一卷（僞言篇彭祖經云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劉向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　隋志有彭祖養性經一卷道藏目錄有攝生養性論又有道引圖）

陳赦經一卷

子都經一卷

容成經一卷（抱朴子釋滯篇房中之法十餘家元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皆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　漢志房中家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入山經一卷（注云山當作內）

內寶經一卷

明鏡經一卷

日月臨鏡經一卷

四規經一卷（抱朴子登涉篇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眞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又雜應篇云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云云　隋志五行家梁有日月鏡四規鏡經各一卷亡）

五言經一卷

柱中經一卷

靈寶皇子心經一卷

正機經一卷

平衡經一卷

飛龜振經一卷（抱朴子辨問篇云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

龍蹻經一卷

鹿盧蹻經一卷（雜應篇云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

蹈形記一卷

坐亡圖一卷（抱朴子對俗篇道術有變易形皃吞刀吐火坐在立亡）

導引圖一卷

觀天圖一卷

木芝圖一卷

菌芝圖一卷

肉芝圖一卷

石芝圖一卷

大魄雜芝圖一卷（抱朴子仙藥篇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又曰五芝者有石

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二十種皆有圖也　漢志神仙家有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五嶽經五卷（遐覽篇云道書之重者莫過三皇文及五嶽眞形圖也）

隱守記一卷

東井圖一卷（道藏闕經目錄有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沐浴東井經）

虛元記一卷

牽牛中經一卷

王彌記一卷（藏本作王獮）

臘成記一卷

六安記一卷

鶴鳴記一卷（華陽國志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

平都記一卷

定心記一卷

龜文經一卷（雜應篇云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云云又黃白篇亦引龜甲文　道藏闕經目錄有河圖上篇三五龜文符圖一卷）

山陽記一卷

玉策記一卷（對俗篇引玉策記及昌宇經仙藥篇引玉策記及開明經登涉篇云或佩老子玉策符亦託之老子昌宇經開明經或亦道書又黃白篇引玉牒記）

八史圖一卷（雜應篇云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或召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

入室經一卷（唐書藝文志神仙家老子入室經一卷）

左右契一卷（登涉篇言老子左契）

玉歷經一卷

昇天儀一卷

九奇經一卷

更生經一卷（道藏闕經目錄有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反胎更生經）

四衿經十卷

食日月精經一卷（宋志神仙家有回耀飛光日月精氣上經一卷）

食六氣經一卷

丹一經一卷

胎息經一卷（對俗篇云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皆至道要言也　藝文略元君胎息經一卷）

行氣治病經一卷

勝中經十卷

百守攝提經一卷

丹壺經一卷（原注一作丹臺）

岷山經一卷（金丹篇云道士張蓋蹹精思於岷山石室又登涉篇云昔張蓋蹹及偶高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台山石室）

魏伯陽內經一卷（魏伯陽有參同契諸書詳見後漢藝文志道書中）

日月廚食經一卷

步三罡六紀經一卷（藝文略有太微帝君步天綱行地紀金簡玉字上經一卷）

入軍經一卷

六陰玉女經一卷（雜應篇或問將來吉凶去就曰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成可役使）

四君要用經一卷

金鴈經一卷

三十六水經一卷（宋志神仙家三十六水法一卷白雲霽曰煮諸石三十六種法）

白虎七變經一卷（隋志五行家梁有白獸七變經一卷　遐覽篇云白虎七變法可以移形易兒飛沈任意）

道家地行仙經一卷（論仙篇仙經云上士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於名山謂之地仙　仙藥篇云白銀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

黃白要經一卷（黃白篇云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　漢志神仙家有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隋志醫方家有雜神仙黃白法十二卷）

八公黃白經一卷（仙藥篇云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　宋史志有八公紫府河車歌一卷）

枕中黃白經五卷（黃白篇云余昔從鄭君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試作皆成也）

白子變化經一卷（原注白一作帛　按此似卽謂帛仲理名和大抵漢魏時人至葛稚川時又有假託白和者見袪惑篇）

天師神器經一卷（原注器一作氣　按天師卽謂張陵也詳見後漢藝文志通志略有張道陵中山玉櫃神氣訣一卷）

移災經一卷

厭禍經一卷

中黃經一卷（按此已見前似重出然藝文略吐納家有中黃經辟穀家又有太上老君中黃妙經）

文人經一卷

涓子天地人經一卷（劉向列仙傳云涓子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其琴心三篇有條理）

崔文子肘後經一卷（劉向列仙傳云崔文子太山人也）

神光占方來經一卷（道藏目錄有天老神光經）

水仙經一卷

尸解經一卷（論仙篇曰中士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

中遁經一卷

李君包天經一卷

包元經一卷

黃庭經一卷（唐藝文志老子黃庭經一卷）

淵體經一卷

太素經一卷

華蓋經一卷（唐志神仙家老子華蓋觀天訣一卷）

行廚經一卷

徼言三卷

文始先生經一卷（通志略文始先生說道經一卷　按此似卽關尹子見漢志道家）

歷藏延年經一卷

南闕記一卷（原注闕一作關）

協龍子記七卷

九宮五卷（御覽道部引祕要經太清九宮皆有僚屬）

三五中經一卷（藝文略有三五思神圖一卷又太上三五禁氣步罡法一卷）

宣常經一卷

節解經一卷

鄒陽子經一卷（不知是否卽是漢鄒陽）

元洞經十卷

元示經十卷（御覽道部引元示經）

箕山經十卷（仙藥篇云石硫黃芝五嶽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

鹿臺經一卷

小僮經一卷

河洛內記七卷

舉形道成經五卷（原注道一作通）

道機經五卷（金丹篇云流俗道士無一人不有道機經以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

見鬼記一卷（論仙篇云神仙集中有使人見鬼之術）

無極經一卷

宮氏經一卷

眞人玉胎經一卷

道根經一卷

候命圖一卷

反胎胞經一卷

枕中清記一卷

幻化經一卷（對俗篇幻化之事九百有餘）

詢化經一卷

金華山經一卷（御覽道部云金華山有五宮太一所處又葛洪神仙傳曰金華山有石室丹谿人皇初平之隱處也）

鳳綱經一卷（明李梴醫學入門姓氏曰鳳綱漢陽人采百草花水漬百日煎膏爲丸有卒死者以此藥納口中水下之卽生）

召命經一卷

保神記一卷

鬼谷經一卷（道藏目錄有鬼谷子天髓靈文二卷注云法術）

陵霄子安神記一卷

夫丌子一卷

黃山公記一卷（御覽道部引劉向列仙傳曰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彭祖去乃追論其言爲經極言篇引黃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

王子五行要眞經一卷（王藏本作玉）

小餌經一卷（金丹篇言諸小餌丹方甚多又言有小餌黃金法）

鴻寶經一卷

鄒生延命經一卷（漢書劉向傳言淮南有鄒衍重道延命方）

安魂記一卷（論仙篇有云魂魄分去則人病術家有拘錄之法）

皇道經一卷

九陰經一卷

雜集書錄（此以下或皆是雜集書錄者也）

銀函玉匱記一卷

金板經一卷

黃老仙錄一卷

原都經一卷

元元經一卷

日精經一卷

渾成經一卷

三尸集一卷（微旨篇云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游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過失　道藏鈌經目錄有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三尸經　按此謂易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皆有是言大似張陵等鬼道之說）

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極言篇云山神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谿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

入五毒中記一卷

休糧經三卷（對俗篇有云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　通志略宋史志有休糧諸方一卷）

采神藥治作祕法三卷

登名山渡江海敕地神法三卷

趙太白囊中要五卷

入溫氣疫病大禁七卷（雜應篇引仙人入瘟疫祕禁法）

收治百鬼召五嶽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論仙篇云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按漢志雜占家亦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按漢志形法家亦有宮宅地形二十卷）

斷虎狼禁山林記一卷（至理篇云吳越有禁咒之法多炁耳入山林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

召百里蟲蛇記一卷

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隋志五行家梁有淮南萬畢術一卷高丘先生或即彭祖弟子青丘子見前黃山公記）

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或曰王喬古仙人亦見後漢書方術傳）

服食禁忌經一卷

立功益算經一卷（微旨篇云覽諸道戒欲求長生者必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

道士奪算律三卷（微旨篇云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

移門子記一卷（仙藥篇云移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

鬼兵法一卷

立亡術一卷（對俗篇後漢書載魏尚能坐在立亡）

練形記五卷

郄公道要一卷

甪里先生長生集一卷（商山四皓之一也見漢書張良傳所當爲甪頁如祿）

少君道意十卷（殆即謂李少君也見封禪書郊祀志）

樊英石壁文三卷（樊英見後漢書方術傳詳見後漢藝文志）

思靈經三卷

龍首經一卷（道藏目錄黃帝龍首經二卷注云七十二六壬占法）

荊山記一卷（微旨篇云黃帝於荊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乘龍登天也）

孔安仙淵一卷（按至理篇引孔安國祕記言張良得仙事疑即此書此致國字歟）

赤斧子大覽七卷（列仙傳云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手掌中有赤斧焉）

黃君地仙卻老要記一卷（按論仙篇引董仲舒李少君家錄疑即此書）

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

玉女隱微一卷（遐覽篇云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

抱朴子遐覽篇或曰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祕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昔者幸遇明師鄭君語余曰雜道書中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麤而擇所施行耳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又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得二百許卷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又曰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

自來符一卷

金光符一卷

太元符三卷

通天符一卷

五精符一卷

石室符一卷

玉策符一卷
枕中符一卷
小童符一卷
九靈符一卷
六君符一卷
元都符一卷
黃帝符一卷
少千三十六將軍符一卷（辨問篇云少千誅百鬼長房縮地脈蓋人名也）
延命神符一卷
天水神符一卷
四十九眞符一卷

天水符一卷
青龍符一卷
白虎符一卷
朱雀符一卷
元武符一卷
朱胎符一卷
七機符一卷
九天發兵符一卷
九天符一卷
老經符一卷
七符一卷

大桿厄符一卷
元子符一卷
武孝經一卷
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
包元符一卷
沈羲符一卷
禹蹻符一卷
消災符一卷
八卦符一卷
監乾符一卷
雷電符一卷

萬畢符一卷
八威五勝符一卷
威喜符一卷
巨勝符一卷
采女符一卷
元精符一卷
玉歷符一卷
北臺符一卷
陰陽大鎮符一卷
枕中符一卷
治百病符十卷

厭怪符十卷

壺公符二十卷

九臺符九卷

六甲通靈符十卷

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

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

抱朴子遐覽篇道經有三皇內文等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至玉斧符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曰凡爲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劍可以御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介象見吳志方術傳注）

太清丹經三卷（金丹篇云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無足傳常沈之三泉之下其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又曰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

九鼎丹經一卷（金丹篇按黃帝九鼎神丹經云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黃帝以傳元子又云合時又當祭祭時自有圖法一卷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第二名曰神丹第三亦曰神丹四曰還丹五曰餌丹六曰鍊丹七曰柔丹八曰伏丹九曰寒丹）

金液丹經一卷（金丹篇云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於元君云　道藏目錄金液神丹經上卷本文五百四字）

五靈丹經一卷（金丹篇云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

岷山丹法（金丹篇云道士張蓋蹹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

務成子丹法（漢志小說家五行家房中家並有務成子書詳見漢志條理）

羨門子丹法（漢志五行家有羨門式法詳見漢志條理）

立成丹（金丹篇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

赤松子丹法（劉向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

石先生丹法

康風子丹法

崔文子丹法（崔文子見前　道藏目錄有崔公入藥鏡一卷凡八十二句言簡而意盡貫諸丹經之骨髓也）

劉元丹法

樂子長丹法（御覽道部三洞珠囊曰樂子長齊人）

李文丹法

尹子丹法

太乙招魂魄丹法（極言篇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

采女丹法

稷丘子丹法（劉向列仙傳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人黃白篇云角里先生從稷丘子受黃金法）

墨子丹法

張子和丹法

綺里丹法（綺里季商山四皓之一也此脫季字）

玉柱丹法

肘後丹法

李公丹法

劉生丹法

王君丹法

陳生丹法

韓終丹法（韓終秦始皇時方士　仙藥篇云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

抱朴子金丹篇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江東先無

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又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

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自韓終丹法以往尚數十法不可具論又諸小餌丹方甚多有神丹方小丹法小餌黃金法兩儀子餌消黃金法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

右道書凡三門綜二百九十一部自秦皇漢武崇祠祀求長生而神仙方士之術於是乎大起封禪書郊祀志所載實繁有徒至後漢之季沛人張陵張魯以鬼道惑眾而其徒益熾其書亦浸淫汗漫不可究詰逮至魏晉流風未熄抱朴子金丹篇云余周旋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閒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道意篇云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吳大帝時李家道無為為小差然每供福食無有限劑未為清省皆宜在禁絕之列又曰李寬弟子布滿江表動有千許勤求篇云世間自有姦偽圖錢之子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而祛惑篇所載古強蔡誕項曼都白和四人偽託古神誑惑多端其識之以為戲笑然此輩但飾詐欺愚未必能著書垂世也釋滯篇云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勤求篇又云後之知道者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多教誡之言

按葛稚川生於晉初其所見道書皆本其師鄭君鄭君者名景世亦曰思遠師其從祖葛仙公名玄者皆魏吳時人然則遐覽篇金丹篇所載皆三國時所有之書余譔集後漢三國藝文志既取開元釋教錄為佛經之目因取此所臚舉者為道書錄其中有可以攷見者略附數語不求甚詳其他篇所引尚有易內戒河圖記命符赤松子經中黃子服食節度神藝經銅柱經昌宇記閉明經九天祕記太一遁甲遁甲中經玉鈐經玉牒記玉經金簡記百鬼錄白澤圖九鼎記周公城名錄董仲舒李少君家錄孔安國祕記亦多是道書或小說家書隋志醫方家又有葛仙公狐剛子萬金訣二卷并識於此不別出焉

三國藝文志卷四

補後漢藝文志四卷三國藝文志四卷姚振宗撰振宗字海槎山陰人諸生所居山深水複卽放翁快閣故阯也隱居讀書不與人事望之如神仙中人尤同光閒罕覩者博極羣書於目錄之學實能貫通今古越中向推章實齋章逢之二家振宗生百有餘年之後實足紹二家之傳著漢藝文志隋經籍志考證又訂逢之之失無不實事求是後漢志未成三國無志補後漢者嘉定錢大昭可廬二卷脫漏甚多似非完書番禺侯康君謨四卷考證尚精門類不備江寗顧櫰三秋碧十二卷又與輯書不分三家均未爲完璧三國只君謨一種亦與後漢同病海槎之書局面博大考證細密於斷代尤爲謹嚴後附釋道二家之書亦有確據海槎歿子三人寶持遺書借讀不吝亦佳子弟也謹刊兩書以惠學者藉以慰海槎好古敏求之盛心矣歲在柔兆執徐八月吳興張鈞衡跋

補晉書藝文志三卷附錄一卷

可寶署於吳下寓齋

史之有志所以存一代典章制度其體與紀傳相表裏而尤要於紀傳治乙部者不精研諸志未足與語史學也藝文特史志中一體而上自帝王公卿儒林文學下及山林隱逸釋道士女畢生精神所寄胥在此數卷中然則徵羅羣籍萃之一編非作史者當務之急哉唐以前史志具藝文者首班史次隋史餘俱闕如此史家之大失不能無待後人補苴者也中國吳郡常熟丁先生秉衡銳意爲晉書注以其暇補藝文志四卷軌轍一準隋志別出坿錄一卷以受不入錄諸書謹嚴匝備洵無閒然往於友人處見侯康補後漢及三國藝文二種驚爲盛業今又獲覩是稿中國史學之盛彬彬莫與京矣侯康之書皆大字自注蓋懼於無徵不信然裁以史法猶留遺憾先生是志注皆出其令子手詳簡精要家學之美令人歎羨觀其徵引各書如甄正論原本北堂書鈔靈佑宮道藏目錄皆希世秘笈體例之善援宋之博軼侯康二志殆有謂韶謂武之判必傳於後無疑也余夙矢禹域之游斯願果遂當首訪先生喬梓親炙言論訂異地之交先生其不我遐棄乎輙贅數言以當息壤[redacted]

牧序

例畧

四部分目權輿中經唐修隋志變通盡善後賢譏彈雖多莫能外也晉書之成與隋書相先後故斯志軌轍一準隋志代柯取則無事求遠劉畧班志非所敢知

斷代著錄首嚴棄取茲志於三國諸人凡及太始初者皆加微采義熙一朝作者雖衆苟易代猶存即無預斯錄至嵇康阮籍（二人卒於魏末）陶潛徐廣（二人卒於宋初）諸著述一例擬列似失限斷則以本書各有專傳故也

釋道二家隋志退厠卷末遠祖七志允稱無閒茲於其徒撰著標目錄列至傳譯經戒卷目灝汗（以大唐內典目錄校之凡四百五十部七百七十七卷）

一不攔人小異繩墨無傷大同

撰著各家身入宋魏者既不入錄矣然有成書尚在晉時者劉禹諸人是也有譌書流布濫入各史志各家書錄者郭璞諸人書是也至於書名撰人缺譌舛複疑不能證明者尤難指數凡斯之類區以存疑辨僞二目退列附錄用備稽攷

是志所錄資隋唐志者十之六（凡一千七十餘種）藝文十之四（凡六百八十餘種）在若采獲既懵昧所從出更訂歧譌以意進退尤非言詮那明兒子開坐時助搜討爰命條注所出畧及攷證羅氏路史資有滋猷道軌未湮不嫌唐突

補晉書藝文志卷一

常熟丁國鈞撰子辰注

甲部經錄

歸藏注十三卷（太尉參軍薛貞）謹按見隋書經籍志（下皆省稱隋志）

周易注十卷（散騎常侍干寶）謹按見隋志本書寶傳無卷數

周易文義一卷（干寶）謹按見隋志是書新唐書藝文志舊唐書經籍志（下省稱新舊唐志或兩唐志不一律）咸佚不載而中興書目尤氏遂初堂書目有之並宣和四年蔡攸同寶周易注上於朝（本元胡一桂學易啓蒙翼傳說）故得據以著錄也

周易問難二卷（干寶）謹按見七錄舊誤題王氏撰攷具下條（七錄

不可見然隋志所云梁有者皆阮氏書也今更正標目下倣此）

周易玄品二卷（干寶）謹按見隋志舊脫撰人名家大人曰冊府元龜言干寶領著作撰周易問難二卷周易玄品二卷周易爻義一卷則是書實寶所著隋志既誤以問難屬之王氏于此書又遺其姓氏疎舛殊甚今補寶名列此

周易宗塗四卷（干寶）謹按見七錄

京氏易注（郭琦）謹按見本書琦傳傳言琦注穀梁京氏易一百卷所云卷數當并指穀梁言宋氏彝尊經義攷以百卷專屬之易注疑不足據崇文總目著錄作三卷

周易注十卷（儒林從事黃穎）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四卷兩唐志

仍十卷

周易注十卷（驃騎將軍王廙）謹按見七錄隋志存三卷兩唐志仍十卷經典釋文敘錄（下皆省稱釋文敘錄）作十二卷疑有錄二卷并計之也

周易注十卷（著作郎張璠）謹按見七錄是書采集古來說易者至二十八家故釋文敘錄兩唐志均作張璠集解隋志作注義似未當唐志著錄是書仍十卷（隋志存八卷）釋文敘錄則多二卷疑亦有錄二卷并計之也璠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著作陸德明云

周易注十卷（太子中庶子荀煇）謹按見隋志舊題魏散騎常侍

荀煇此家大人據張璠集解序改題荀氏家傳（魏志荀彧傳注引）亦作太子中庶子也（意煇在魏曾官常侍易亦注於彼時故署銜云然）舊唐志煇作暉新志又作輝要皆形近致誤（煇字景文家傳誤煇爲惲攷惲字長倩煇之族祖也不得混爲一人朱氏經義攷不知惲爲煇之譌遂謂煇又字長倩殊誤）

周易注十卷（蜀才）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引蜀李書曰范長生一名賢自號蜀才

周易繫辭注二卷（桓元）謹按見隋志

周易繫辭注二卷（西中郎將謝萬等）謹按見隋志朱氏經義攷云雙湖胡氏易啟蒙翼傳載傳注有謝平繫辭注二卷疑卽萬書字偶誤也按謝平易注宋以前絕未引及其爲萬字傳

寫無疑

周易繫辭注二卷（太常韓伯）謹按見隋志舊題作韓康伯蓋著其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下皆省稱讀書志）均載康伯易注三卷卽是書至繫辭正義以康伯爲王弼門人晁公武亦沿其說不知弼魏末人康伯東晉人時代迥遠不相及也誤不足據

周易繫辭注（袁悅之）謹按見釋文敘錄悅之本書有傳據王恭傳及天文志（見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條）世說新語（下皆省稱世說）袁氏譜知袁本名悅晉人單名多加之字故本傳亦作悅之也

周易音六篇（李充）謹按見本書充傳朱氏經義攷誤作周易音

周易傳（袁準）謹按見袁氏世紀（魏志袁渙傳注引）

周易卦象數旨六卷（樂安亭侯李顒）謹按見七錄通志藝文畧著錄一卷

周易象論三卷（尚書郎欒肇）謹按見隋志史記正義（仲尼弟子列傳）言肇字永初高平人釋文敘錄則云字太初太山人不審孰誤（舊唐志亦作永初）

周易統畧五卷（少府卿鄒湛）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周易統畧論三卷通志藝文畧亦有論字

周易論二卷（馮翊太守阮渾）謹按見隋志兩唐志有周易論二卷云阮長成難阮仲容答卽是書張氏集解引阮渾阮咸兩

家易義渾爲長成名咸爲仲容名意即唐志所謂長成難仲容答者通志藝文略作二阮答難論（陸德明曰渾籍子爲易義）

周易訓注（劉兆）謹按見本書兆傳

周易論四卷（范宣）謹按見隋志舊但題范氏撰家大人曰本書范宣傳言宣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此書隋志既次在晉代其爲宣撰無疑

周易說八卷（范宣）謹按見七錄舊但題范氏撰次干寶書上蓋亦宣書也

周易卦序論一卷（司徒右長史楊乂）謹按見隋志張氏集解序作左長史云乂字玄舒汝南人

周易論一卷（荆州刺史宋岱）謹按見隋志舊唐志有易論一卷云宋岱撰新志作通易論屬之宋處宗即是書處宗岱字睿則處之訛也通志藝文略亦作通易論

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揚州刺史顧夷等）謹按見七錄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顧悅之）謹按見宋書關康之傳（在隱逸傳）家大人曰關傳言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攷悅之字君叔曾爲揚州別駕（見世說言語篇注）顧愷之父也所難各條疑即上所載七錄之一卷本揚州刺史顧夷當爲揚州別駕顧悅之之譌又苦無確據可證用兩列之（四庫提要以悅之爲顧夷子未審所出攷顧夷字君齊吳郡人辟本州主簿不就見世說文學篇注不言爲揚州刺史）

周易略論一卷（張璠）謹按見舊唐志

周易譜一卷（袁宏）謹按見兩唐志隋志脫撰人名（新唐志作譜略）

周易論一卷（應貞）謹按見舊唐志新志釋文敘錄均作明易論

易論（裴秀）謹按見文章敘錄（魏志裴潛傳注引）

周易注（向秀）謹按是書七錄以下皆不載家大人據世說注所引竹林名士傳著錄秀注即張璠集解之本也

周易張氏義（張軌）謹按張璠集解引（見釋文敘錄）

周易庾氏義（庾運）謹按張璠集解引（見釋文敘錄）陸德明云運字玄度新野人官至尚書

周易張氏義（張輝）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陸德明曰輝字義元梁國人晉侍中平陵亭侯

周易王氏義（王宏）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

周易王氏義（王濟）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

周易衛氏義（衛瓘）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

周易杜氏義（杜育）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陸德明曰育字方叔襄城人國子祭酒

周易楊氏義（楊瓚）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陸德明曰瓚司徒右長史

周易邢氏義（邢融）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

周易裴氏義（裴藻）　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

周易許氏義（許適）　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

周易楊氏義（楊藻）　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

通知來藏往論（宣舒）　謹按張氏集解引（見釋文敘錄）　陸德明曰舒字幼驥陳郡人宜城令是書兩唐志名通易象論而新志作宣聘撰舊志則作宣駛蓋駛爲騁之譌騁又舒之譌也

易象妙于見形論（孫盛）　謹按見本書盛傳玉海列晉易論有盛是書經義攷著錄一篇

周易音一卷（太子前率徐邈）　謹按見隋志

周易音一卷（尚書郎李軌）　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云軌字宏範

江夏人祠部郎中都亭侯

周易音（袁悅之）　謹按悅之傳不言有此書家大人據冊府元龜所載著錄

周易解（皇甫謐）　謹按見周易正義

通易論一卷（阮籍）　謹按見宋史藝文志元胡一桂曰嗣宗通易論一卷凡五篇（明張溥輯阮步兵集載此論一篇幾三千言）

周易言不盡意論（嵇康）　謹按見玉海

周易象不盡意論（殷融）　謹按見晉中興書（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右易類存四十八家五十五部

尚書注（李充）　謹按見本書充傳

尚書注十五卷（祠部郎謝沈）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存十三卷

尚書集解十一卷（李顒）　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作十卷疑李書本有錄一卷隋志并數之故云十一卷上謝氏注十五卷據陸氏敘錄亦有錄一卷也

尚書注十卷（范甯）　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作集解

古文尚書舜典注一卷（豫章太守范甯）　謹按見隋志

尚書新釋二卷（李顒）　謹按見隋志

尚書要略二卷（李顒）　謹按見兩唐志是書隋志不載唐志並新釋並著錄知非一書

尚書義二卷（吳太尉范順問劉毅荅）　謹按見七錄本作范順問

吳太尉劉毅荅近人侯氏康三國藝文志補謂吳太尉三字當屬上孫皓傳有太尉范慎又見孫登傳注即其人也順慎字古通家大人謂侯氏所攷致確故據以更正著錄

尚書義疏四卷（樂安王友伊說）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釋義

尚書逸篇注二卷（徐邈）　謹按見新唐志

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孔晁撰）　謹按見七錄

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等撰）　謹按見七錄陸德明謂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是孔鄭二家或亦晉人作僞如僞孔傳類未可知也

古文尚書音一卷（徐邈）　謹按見隋志

右書類存九家十三部

毛詩注二十卷（謝沈）謹按見七錄

毛詩注二十卷（兗州別駕江熙）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言熙字太和濟陽人

毛詩釋義十卷（謝沈）謹按見七錄

毛詩義疏十卷（謝沈）謹按見七錄

毛詩譜鈔一卷（謝沈）謹按見隋志舊題謝氏蓋亦沈書

袁氏詩傳（袁準）謹按見袁氏世紀（魏志袁渙傳注引）

袁氏詩注（袁喬）謹按見本書喬傳

毛詩異同評十卷（長沙太守孫毓）謹按見七錄長沙太守隋志集部作汝南太守釋文敘錄作豫州刺史標題互異陸德明謂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意林則云毓字仲（下疑脫一字）亦不相合此書所評爲毛鄭王肅三家而朋於王故有陳統之難

難孫氏毛詩評四卷（徐州從事陳統）謹按見隋志是書難王申鄭兩唐志均著錄陸德明曰統字元方

毛詩表隱二卷（陳統）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毛詩拾遺一卷（郭璞）謹按見隋志（是書下舊注云梁又有毛詩畧四卷蓋謂七錄有此書非指郭氏也馬氏國翰輯是書序以毛詩畧亦屬之璞誤甚）

毛詩辨異三卷（給事中楊乂）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毛詩辨無異字

毛詩異義二卷（楊乂）謹按見隋志

毛詩雜義五卷（楊乂）謹按見七錄

毛詩釋畧（虞喜）謹按見本書喜傳册府元龜作說毛詩畧殆聲同而誤隋志於毛詩拾遺下注云梁有毛詩畧四卷不標撰人疑即喜是書

毛詩雜義四卷（江州刺史殷仲堪）謹按見七錄

毛詩背隱義二卷（徐廣）謹按見七錄

毛詩音二卷（徐邈）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隋志又言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蓋集各家詩音而徐爲首故有等字實則邈所著即此二卷也不再複列

毛詩音隱一卷（干寶）謹按見七錄舊但題干氏撰家大人曰釋文敘錄言爲詩音者九人干寶其一知即此書今補寶名著錄

毛詩音（江淳）謹按見釋文叙錄

毛詩音（阮侃）謹按見釋文敘錄陸德明曰侃字德恕陳留人河內太守

右詩類存十五家二十一部

周官禮注十二卷（伊說）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十卷

周官禮注十二卷（干寶）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作十三卷

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司空長史陳邵）謹按見隋志兩唐志有

周官論評十二卷云陳邵駁傅玄評卽是書（本書邵傳作周禮評）

周官禮駁難四卷（孫畧）謹按見隋志

周官駁難三卷（孫琦問干寶駁虞喜撰）謹按見七錄是書兩唐志著錄五卷云孫畧問干寶答頗疑隋志琦字爲畧之譌上四卷本亦作孫畧也

周官寗朔新書八卷（燕王師王懋約撰）謹按見七錄舊唐志作司馬伷序王懋約注（新志亦作注）七錄撰字疑有譌不足据（本書琅邪武王伷字子將起家爲寗朔將軍此書疑伷仿周官爲之故日新書新唐志直目爲司馬伷周官寗朔新書當自有据）

周官傳（袁準）謹按見袁氏世紀（魏志袁渙傳注）

喪服經傳注一卷（給事中袁準）謹按見隋志本書準傳但言注

喪服經無傳字舊唐志作喪服紀新志則作儀禮注蓋誤以所注喪服爲全書注也通志藝文畧於儀禮全書注及喪服注兩列準書尤爲複誤

集注喪服經傳注一卷（廬陵太守孔倫）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是書蓋集衆家注舊唐志作喪服紀注新唐志誤作儀禮注通志藝文畧於儀禮注喪服注兩列其名複誤同上

喪服經傳注一卷（陳銓）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云銓不詳何人攷通典（禮一）引晉明禮諸人次銓于賀循任愷下孔倫劉逵摯虞上則銓當爲西晉人是書舊唐志省作喪服注新志則誤爲儀禮注通志藝文畧于儀禮注喪服注兩列之複誤同上

喪服要集二卷（杜預）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喪服要集議三卷原本北堂書鈔（以下或省稱書鈔）葬類引作喪服要記與下劉逵書同名疑譌不足据（据本書禮志此書蓋預命博士段暢所撰集）

喪服儀一卷（衛瓘）謹按見隋志

喪服要記二卷（侍中劉逵）謹按見七錄

喪服要六卷（賀循）謹按見七錄朱氏經義攷云舊唐志十卷蓋誤以庾蔚之注之喪服要記十卷當之也不足据

喪服要記十卷（賀循）謹按見隋志兩唐志載循喪服要記凡二一五卷爲謝微所注一十卷爲庾蔚之所注（新志亦作五卷疑有亡佚）此云十卷頗疑卽庾氏注本然隋志於循是書下又言梁有喪服要記宋庾蔚之注則此十卷者非庾氏注明矣疑此係謝微所注本續有散佚故兩唐志祇存五卷耳至禮記正義序言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据隋志所列賀書並無義疏之目知卽是書孔氏漫稱爲義疏也

喪服譜一卷（賀循）謹按見隋志

喪服譜一卷（蔡謨）謹按見隋志

喪服要畧一卷（太子博士環濟）謹按見隋志濟有帝王要畧十二卷（見隋志史部）舊注云記帝王及天官地理喪服然則此書本在濟書十二卷內後人錄出別行故隋志亦著於錄也

喪服變除一卷（葛洪）謹按見隋志

喪服釋疑論（劉智）謹按見本書智傳七錄有喪服釋疑二十卷孔智撰　國朝余蕭客古經解鉤沉謂孔爲劉之譌所攷致確卽是書也

喪紀禮式（杜襲）謹按見華陽國志襲本傳

喪服圖（譙周）謹按御覽卷五百四十引通典（八十一）又引周繐服圖應是一書喪服其大名繐服則喪服中之一端也（又九十九）引周集圖亦當卽此書

喪服雜記二十卷（伊說）謹按見七錄舊題伊氏家大人謂卽注周官之伊說用補說名著於錄

喪服圖一卷（崔游）謹按見兩唐志亦見本書遊傳隋志誤游爲遊不可據

凶禮一卷（孔衍）謹按見隋志通志藝文畧誤作孔傳

禮記寍朔新書注二十卷（王懋約）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八卷兩唐志仍二十卷

禮論答問九卷（范甯）謹按見舊唐志

禮雜問十卷（范甯）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禮問云九卷

禮難十二卷（晉壽令吳商）謹按見七錄

雜議十二卷（晉壽令吳商）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雜禮義十一卷舊志云吳商等撰（隋志於是書下云又有禮議雜記故事十三卷雜事二十卷又字係指七錄言嚴可均全晉文目錄及馬國翰輯此書序皆以二書亦爲商作蓋誤會又字承此書言也失之不攷）

問禮俗十卷（董勛）謹按見隋志勛魏人入晉爲議郎隋志題魏人誤

雜祭法六卷（司空中郎盧諶）謹按見七錄唐志入儀制類通典藝文畧有雜儀注六卷當卽此書御覽屢引是書無雜字（書鈔百三十三薦享類引諶此書亦無雜字）

祭典三卷（范汪）謹按見七錄唐志入史部儀注類諸書有引汪祠法者（見御覽引書目）有引汪祠制者（書鈔百五十春類）有引汪祀禮者蓋此書之篇目也

後養議五卷（干寶）謹按見七錄（隋志注於是書上云又七廟議一卷又字指七錄言馬氏國翰輯此書序以七廟議亦爲寶書誤甚）

雜鄉射等議三卷（庾亮）謹按見七錄通典晉咸康五年征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有洙泗之風是書當成於彼時

禮論難（范宣）謹按見本書宣傳

禮論答問八卷（徐廣）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禮論問答朱氏竹垞引阮孝緒言曰廣撰禮答問五十卷今以此書連下二書計之凡三十六卷知亡佚多矣（宋書廣傳言廣答禮問百餘條用於今條字疑有譌）

禮論答問十三卷（徐廣）謹按見隋志

禮答問四卷（徐廣）謹按見七錄

禮答問十一卷（徐廣）謹按見七錄隋志存二卷

五禮駁（孫毓）謹按通典五十八禮類（十八引）

葬禮（賀循）謹按原本書鈔通典御覽均引

約禮記十篇（王文長）謹按見華陽國志文長傳

理通論（董景道）謹按見本書景道傳

三禮吉凶宗紀（范隆）謹按見本書隆傳

夏小正注（郭璞）謹按見葛洪神仙傳

周禮音一卷（徐邈）謹按見釋文敍錄

禮音三卷（劉昌宗）謹按見隋志釋文敍錄作周禮音一卷

周禮音一卷（李軌）謹按見釋文敍錄

周禮音一卷（聶熊）謹按見釋文敍錄家大人曰舊題聶氏不詳何人近馬氏國翰輯存一卷謂即晉書之聶熊其說致確據以著錄

儀禮音一卷（袁準）謹按見舊唐志

儀禮音一卷（劉昌宗）謹按見七錄釋文敍錄亦著錄

儀禮音一卷（李軌）謹按見七錄釋文敍錄亦著錄

禮記音二卷（蔡謨）謹按見七錄釋文敍錄亦著錄

禮記音二卷（安北諮議參軍曹耽）謹按見七錄釋文敍錄云耽字羲道東晉譙國人會官博士（見通典五十八卷）又爲尚書郎（見通典九十卷）

禮記音二卷（國子助教尹毅）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仍著錄二卷釋文敍錄作十卷云毅東晉天水人

禮記音二卷（李軌）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仍著錄二卷釋文敍錄則作三卷

禮記音二卷（范宣）謹按見七錄釋文敍錄亦著錄

禮記音三卷（徐邈）謹按見七錄兩唐志釋文敍錄均著錄

禮記音一卷（孫毓）謹按見七錄釋文敍錄亦著錄

禮記音一卷（繆炳）謹按見七錄釋文敍錄亦著錄

禮記音一卷（謝楨）謹按見釋文敍錄家大人曰七錄有射貞禮記音一卷即此謝楨轉錄傳譌脫漏偏旁耳（又按射即謝字之改見廣韻四

十禡射字注）

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謝氏即上之謝楨盧氏抱經云然今据以著錄

禮記音五卷（劉昌宗）謹按見七錄

右禮類存四十二家六十四部

琴操三卷（孔衍）謹按見隋志新唐志作一卷

樂論（阮籍）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漢書五行志注亦引

樂論（裴秀）謹按見文章敍錄（魏志裴潛傳注）

聲無哀樂論（嵇康）謹按見本書康傳

右樂類存四家四部

春秋條例二十卷（劉寔）謹按見本書寔傳隋志著錄十一卷兩
唐志十卷（新唐志又有寔左氏牒例二十卷當是複誤詳刪錄內）
春秋經例十二卷（方範）謹按見七錄
春秋釋難三卷（護軍范堅）謹按見七錄
春秋旨通十卷（王述之）謹按見隋志
春秋序論二卷（干寶）謹按見隋志新唐志作一卷（册府元龜作三卷）
春秋釋疑（氾毓）謹按見本書毓傳
春秋墨說（郭瑀）謹按見本書瑀傳
春秋經傳注（虞溥）謹按見本書溥傳（册府元龜謂作注春秋經傳序）
春秋釋滯十卷（尚書左丞殷興）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通志

藝文略作左氏釋滯
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本書預傳言預
又作會盟圖春秋長歷通志藝文略并載預地名譜一卷小
公子譜六卷（即春秋世譜）實皆是書中之篇目也今存三十篇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杜預）謹按見隋志
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杜預）謹按見隋志
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卷（孫毓）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三十卷
釋文敘錄作二十八卷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謹按見隋志
春秋左氏經傳通解四卷（王述之）謹按見隋志

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干寶）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春秋義
函傳新唐志作春秋函傳並十六卷本書寶傳言寶有春秋
左氏義外傳即是書
集解春秋序一卷（劉寔等）謹按見隋志
春秋土地名三卷（裴秀客京相璠等撰）謹按見隋志璠爵里無
攷水經注云京相璠與裴司空修晉輿地作春秋地名隋志
云璠等撰蓋非出一人之手以之爲主故題璠名唐志直題
京相璠刪去等字殊誤
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杜預）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是書亦
作古今春秋盟會圖七錄複出均不載撰人名實即杜氏書

也本在釋例中（名古今書春秋盟會圖）蓋當時別出單行者觀預傳言
又作盟會圖云云知是篇孤行久矣今補預名著錄
姓族左傳鈔（巴西黃容）謹按見華陽國志容傳
春秋公羊經傳注十三卷（散騎常侍王愆期）謹按見隋志
春秋公羊傳注十二卷（河南太守高龍）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
云龍字文（缺一字）東晉范陽人兩唐志傳注作傳記龍作襲
春秋公羊傳集解十四卷（孔衍）謹按見七錄
公羊春秋注（王接）謹按見本書接傳
春秋公羊論二卷（庾翼問王愆期荅）謹按見七錄新唐志作公
羊難荅論

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劉寔）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違義云劉寔
撰劉晏注（是書舊唐志複出）
穀梁傳注十卷（堂邑太守張靖）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集解凡
十一卷靖于太始時曾官尚書博士見通典卷八十二
春秋穀梁傳注十三卷（給事中徐乾）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云
乾字文祚東晉莞人兩唐志皆著錄通志十二卷
春秋穀梁傳集解十卷（胡訥）謹按見七錄冊府元龜（六百五）言荀
訥撰左氏音四卷集解穀梁十卷不作胡訥以釋文敘錄攷
之知荀訥僅有左氏音此集解實胡氏書也二人同名冊府
元龜誤并爲之荀訥耳不足据（通典禮類多載荀訥議蓋深於禮者惜其著述不傳）

春秋穀梁傳十六卷（程闡撰）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經傳集注
隋志撰字顯誤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撰）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訓注均十
三卷此撰字誤題
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徐邈）謹按見本書邈傳隋唐志亦著錄
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十二卷
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范甯）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兩唐志
均作集注
答春秋穀梁義三卷（徐邈）謹按見隋志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范甯）謹按見隋志

春秋穀梁傳鄭氏說一卷（鄭嗣）謹按嗣說隋唐志皆不載亦不
詳嗣爲何人以范甯穀梁集解攷之當是甯父汪門生故吏
當時亦有撰著而名不及江徐故志佚之也馬氏國翰所攷
如是馬有輯本家大人据以著錄
春秋穀梁廢疾箋三卷（張靖）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張靖成箴
成箴二字皆箋字之譌（新志作張靖成亦箋字之譌）
穀梁注（聶熊）謹按見本書石虎載記熊官至中書監後臣慕容
儁官祕書監清河人也附載記韓恒傳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君指訓）謹按見七錄隋志存五卷家大
人曰孔君不詳何人余蕭客古經解鉤沉二十引孔晁指訓

言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地動云出春秋
本疑義是則孔君爲晁無疑
穀梁傳注（郭琦）謹按見本書琦傳
穀梁傳注（劉瑤）謹按見穀梁義疏楊士勛曰魏晉以來注穀梁
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徐仙民程闡劉瑤胡訥故
知瑤亦東晉人也
問穀梁義四卷（薄叔元）謹按見七錄隋志存二卷叔元未詳何
人蓋與甯同時治穀梁之學者
春秋三傳十二篇（王長文）謹按見華陽國志長文傳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江熙）謹按見隋志舊脫撰人家大

人据兩唐志補

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博士劉兆）　謹按見隋志本書兆傳言著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隋志惟著錄是書蓋合全綜爲一也舊唐志載兆春秋公羊穀梁左氏集解十一卷新志載兆三家集解十一卷卽此書而較隋志又少一卷

春秋三傳集解（孔衍）　謹按見本書衍傳

春秋集三傳師難三卷（胡訥）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春秋集三傳經解十卷（胡訥）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十一卷

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　謹按見隋志

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卷（孔晁）　謹按見隋志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杜預）　謹按見七錄舊題作服虔杜預音三卷虔下蓋奪一卷二字服音一卷杜音三卷釋文敘錄舊唐志均著錄可證（册府元龜作一卷）

春秋左氏傳音（曹耽）　謹按見七錄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嵇康）　謹按見隋志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李軌）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李洪範（亦作宏範）軌之字也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徐邈）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誤作孫邈

春秋公羊音一卷（李軌）　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亦著錄

春秋公羊音一卷（徵士江淳）　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亦著錄

穀梁音一卷（徐邈）　謹按見兩唐志七錄脫撰人名

春秋左氏音四卷（尚書佐人郎胡訥等）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亦著錄而胡訥作荀訥釋文敘錄同皆無等字

春秋穀梁傳四卷（張程孫劉四家集解）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殘缺朱氏經義攷謂四家當是張靖程闡孫毓劉瑤所攷致確蓋皆東晉人也

右春秋類存四十家六十二部

孝經注（虞喜）　謹按見本書喜傳

集解孝經一卷（謝萬）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謝萬注

孝經注（庾氏）　謹按見釋文敘錄陸氏云未詳何人

集議孝經一卷（東陽太守袁宏）　謹按見隋志舊題袁敬仲家大人曰袁宏爲東陽太守見本傳釋文敘錄載此書亦作袁宏宏字彥伯而隋志作敬仲者袁名與衛宏同遂誤以衛字被之也隋志於正始名士傳下亦云袁敬仲撰誤與此同茲爲更正著於錄（朱氏經義考既據隋志列袁敬仲孝經注又據釋文敘錄列袁宏孝經注殊爲複誤）

孝經注一卷（給事中楊泓）　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云泓東晉天水人

孝經注一卷（處士虞槃佐）　謹按見七錄舊唐志亦著錄釋文敘錄云槃佐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邢氏孝經疏序述注家

列禦佐於西晉時蓋誤（疏作禦佑蓋佐字之譌）

孝經注一卷（孫氏）　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邢疏述注孝經諸人列孫氏於東晉與七錄同陸德明謂孫氏不詳何人知名佚已久朱竹垞以唐志孫熙孝經當此孫氏攷熙魏人七錄別有魏時孫氏孝經一卷乃熙書此孫氏係晉人時代遙隔不能比而同之也至崇文總目有孫昶孝經集解一書係荀昶之譌（攷其附錄中集議孝經條）或據誤文謂即此孫氏亦攷之未審

孝經注一卷（東陽太守殷仲文）　謹按見七錄舊唐志著錄

孝經注一卷（晉陵太守殷叔道）　謹按見七錄舊唐志著錄冊府元龜云叔道爲東陽太守注孝經一卷

孝經注一卷（丹陽尹車胤）　謹按見七錄

孝經講義四卷（車胤等撰）　謹按見舊唐志新志無等字攷本書胤傳孝武帝嘗講孝經謝安侍坐陸納侍講卞耽執讀謝石袁宏執經胤與王混摘句此四卷本當撰於彼時非胤一手所成舊志等字自不可刪與上胤所注一卷本亦復各別也

孝經注（謝安）　謹按見孝經正義本書言孝武帝講孝經安與袁宏諸人同預其事意此注當成于彼時

孝經注（王獻之）　謹按見孝經正義

元帝孝經傳　謹按是書宋氏經義攷著錄載帝序文四十餘字

穆帝時孝經一卷　謹按見七錄

孝武帝總章館孝經講義一卷　謹按見七錄

孝經錯緯（郭瑀）　謹按見本書瑀傳互見讖緯類

右孝經類存十二家失名五家十七部

論語注六卷（衛瓘）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晉八卷

論語注十卷（譙周）　謹按見七錄

論語集解（鄭冲）　謹按見本書冲傳是書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等共集

論語旨序三卷（衛尉繆播）　謹按見隋志唐志存二卷

論語繆氏說（繆協）　謹按是書七錄隋唐志釋文敘錄皆不載家大人據皇侃論語義疏所引著錄

論語體畧二卷（太傅主簿郭象）　謹按見隋志

論語隱一卷（郭象）　謹按見七錄

論語集義十卷（尚書中兵郎崔豹）　謹按見七錄隋志八卷釋文敘錄云豹字正熊燕國人兩唐志作論語大義解

論語注十卷（著作郎李充）　謹按見隋志史記索隱仲尼弟子列傳引作論語解

論語讚九卷（虞喜）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皆十卷（冊府元龜作注論語九卷）

新書對張論十卷（虞喜）　謹按見七錄

集解論語十卷（廷尉孫綽）　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稱集注

論語注十卷（盈氏）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作論語集義家大人曰盈氏名字雖無攷然隋唐志均次在晉代諸人中則其爲晉人無疑

集解論語十卷（兗州別駕江熙）謹按見隋志是書集取衛瓘等說凡十三家釋文敘錄作十二卷疑有錄二卷并記之也

論語注（范甯）謹按江氏集解引（見皇侃論語義疏序）家大人曰是書隋志不著錄而別有范廙論語別義十卷晁氏讀書後志謂范廙或范甯之譌其言頗可据信今廙書不再列入

論語注（王珉）謹按江熙集解引（見皇侃論語義疏序）

論語注（江淳）謹按江熙集解引（見皇侃論語義疏序）中興書目作江厚蓋避宋光宗諱改

論語注（周懷）謹按江熙集解引（見皇侃論語義疏序）

論語注（蔡謨）謹按江熙集解引（見皇侃論語義疏序）

論語注（袁宏）謹按皇侃義疏序稱江熙集論語十三家有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馬氏國翰謂宏不字叔度亦未爲江夏守必袁喬之誤家大人曰馬說似可信然喬字彥叔亦不字叔度則仍未能吻合也疑此字叔度者當時別有其人非本書列傳之袁宏俟更詳之

論語注十卷（國子博士梁覬）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亦著錄釋文敘錄云覬東晉大水人

論語注十卷（孟釐）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存九卷家大人曰孟釐釋文敘錄作孟整云一作孟陋（册府元龜學校部所載同）攷本書孟陋傳言陋博學多通注論語行於世然則此注實出陋手釐殆陋之別名如李充之一名虔也至七錄釐字當爲整字形近傳譌

論語注十卷（益州刺史袁喬）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論語注十卷（尹毅）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論語注十卷（司徒左長史張憑）謹按見七錄新唐志有張氏論語注十卷列尹毅名下即此書

論語注十卷（楊惠明）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俱作論語義注十卷楊唐志作暢或又作陽

論語釋一卷（張憑）謹按見隋志

論語釋疑十卷（尚書郎欒肇）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亦作釋疑史記正義則引作論語疑釋兩唐志并無疑字

論語駮序二卷（欒肇）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無序字史記正義（仲尼弟子列傳）所引同

論語藏集解一卷（應琛）謹按見七錄

論語釋一卷（曹毗）謹按見七錄

論語君子無所爭一卷（庾亮）謹按見七錄

論語釋一卷（李充）謹按見七錄

論語釋一卷（庾翼）　謹按見七錄

論語釋一卷（王濛）　謹按見七錄

論語釋一卷（蔡系）　謹按見七錄

論語釋一卷（張憑）　謹按見七錄

論語通鄭一卷（郄原）　謹按見七錄

論語注（宋纖）　謹按見本書纖傳冊府元龜纖爲張祚太子太傅明究經緯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

論語解（殷仲文）　謹按見皇侃論語義疏

論語音二卷（徐邈等撰）　謹按見七錄

古論語義注譜一卷（徐氏）　謹按見七錄舊無撰人名家大人曰舊唐志次是書于徐邈論語音下新唐志次在晉代諸人中蓋徐氏即邈也

爾雅注五卷（郭璞）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存三卷新志存一卷

爾雅音義一卷（郭璞）　謹按見兩唐志七錄作爾雅音二卷蓋連孫炎一卷計之釋文敘錄亦作一卷通志則作爾雅音畧二卷譌不足據

爾雅圖十卷（郭璞）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一卷隋志十字疑有譌誤

爾雅圖讚二卷（郭璞）　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亦著錄（兩唐志有江灌爾雅讚一卷爾雅音一卷乃隋時人非本書列傳之江灌也經義攷次在晉代誤）

小爾雅畧解一卷（李軌）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誤作李軌撰

方言注十三卷（郭璞）　謹按見隋志

五經音十卷（徐邈）　謹按見隋志本書邈傳作五經音訓

五經然否論五卷（散騎常侍譙周）　謹按見隋志蜀志秦宓傳引周春秋然否論蓋即是書中之一經

五經鉤沉十卷（高涼太守楊方）　謹按見隋志是書據方自序（見中興書目）蓋撰於太寧元年初學記（廿九）引作五經鉤淵白帖（九十六）引作五經鉤深（舊唐志同）崇文總目存五卷而誤方爲芳

五經大義三卷（戴逵）　謹按見隋志原本書鈔地部曾引戴逵難義即是書

五經通論（束晳）　謹按見本書晳傳是書隋唐志不載冊府元龜依本傳列其目卷數未詳

五經異同評（徐苗）　謹按見本書苗傳

謚法三卷（荀顗演劉熙注）　謹按見兩唐志隋志作劉熙撰當有脫誤本書禮志載太尉荀顗上謚法事當即此書

謚法二卷（張靖）　謹按見唐六典太常博士注

右論語類存四十五家失名一家五十六部

王子年歌一卷（王嘉）　謹按見七錄（南齊書祥瑞記引）

金雄記一卷（郭文）　謹按見七錄（南齊書祥瑞記引）

孝經錯緯（郭瑀）　謹按見本書瑀傳（互見孝經類）

右讖緯類存三家三部

三蒼注三卷（郭璞）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俱作郭璞解文選注作三倉解詁馬氏國翰輯此書敘謂隋志有璞三倉解詁三卷蓋誤以文選注爲隋志（舊唐書言李軌等撰郭璞解李軌蓋李斯之誤）

吳章二卷（陸機）　謹按見隋志

小學篇一卷（下邳內史王義）　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小學章兩唐志不載義書而別出王羲之小學篇一卷蓋誤義爲羲之也郭忠恕佩觿序云卑陳爲陳始於少逸則又承唐志之誤今羲之書不入錄

文字要記三卷（王義）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有文字要說一卷王

氏注即此書而佚去二卷通志藝文畧分爲二蓋誤

少學九卷（楊方）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小學集十卷

發蒙記一卷（著作郎束皙）　謹按見隋志玉燭寶典引此記腐木爲熒火句下注云熒火生爛木是此記有注其爲皙所自爲與後人所爲皆無可攷

啟蒙記三卷（散騎常侍顧愷之）　謹按見隋志

啟疑記三卷（顧愷之）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冊府元龜均無記字）

字指二卷（朝議大夫李彤）　謹按見隋志

單行字四卷（李彤）　謹按見七錄

字偶五卷（李彤）　謹按見冊府元龜學校部（七錄亦載不云彤書）

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　謹按見七錄

韻集六卷（安復令呂靜）　謹按見隋志魏書江式傳云靜爲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然則其書五卷隋志云六卷或有錄一卷并計之也兩唐志亦作五卷

文字音七卷（蕩昌長王延）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雜文字音七卷

翻真語一卷（王延）　謹按見隋志

四體書勢一卷（長水校尉衛恒）　謹按見隋志

要用字苑一卷（葛洪）　謹按見兩唐志是書隋志不著錄然顏氏家訓並引之則其盛行於北方可知隋志蓋承阮氏七錄偶

失載也

字林七卷（弦令呂忱）　謹按見隋志魏書江式傳作六卷（墨池編引式表誤作九卷）云忱任城人爲義陽王典祠令不作弦令張瓊書斷云忱字伯雍博識文字撰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字墨池編載林罕小說序及陳氏書錄解題同作五卷李燾五音韻譜序謂今呂書五卷具在初無缺文不應五卷外更有一卷而以隋唐志作七卷者爲誤其言致確至書錄解題及玉海引各書目有作三卷一卷者要非完書

續通俗文二卷（李虔）　謹按見兩唐志家大人曰隋志著錄一卷誤題服虔撰近人臧氏鏞堂馬氏國翰据顏氏家訓辨之甚

詳謂當是服虔作一卷李虔續之爲二卷本書孝友傳李密一名虔此書蓋卽密作所攷致覈今據以著錄

草書狀（索靖）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太上章（慕容皝）謹按見本書載記

隸勢（成公綏）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月儀書（索靖）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月儀書（王羲之）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右小學類存十九家二十三部

凡六藝經緯存二百四十家失名六家三百二十三部

補晉書藝文志卷一終

弟國鈞校字

補晉書藝文志卷二

常熟丁國鈞撰子辰注

乙部史錄

類

古史攷二十五卷（蜀陽亭侯譙周）謹按見隋志舊唐志入雜史類

續漢書八十三卷（祕書監司馬彪）謹按見隋志本書彪傳作八十篇新唐志較隋志多錄一卷（裴松之魏志注引彪序傳卽出此書）

後漢書十七卷（少府卿華嶠）謹按見隋志本書嶠傳是書本九十七卷經永嘉之亂僅存五十餘卷此作十七卷則又佚太半（兩唐志均著錄三十一卷）

後漢書八十五卷（祠部郎謝沈）謹按見隋志舊注是書本一百二十二卷舊唐志作一百三十三卷新唐志則作一百二卷今攷沈傳實祇百卷隋志注及舊唐志疑均有譌新志較沈傳多二卷或係是書之錄也

後漢書九十五卷（祕書監袁山松）謹按見隋志舊注云本一百卷舊唐志作一百二卷新志百一卷又錄一卷（新唐志作袁崧藝文類聚白帖所引亦有作袁崧者皆山松二字之譌）

後漢記一百卷（散騎常侍薛瑩）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六十五卷兩唐志仍百卷

後漢南記四十五卷（江州從事張瑩）謹按見隋志舊注云本五

十五卷今殘鈌兩唐志著錄則作五十八卷均無後字

魏書四十八卷（司空王沈）謹按見隋志舊唐志著錄四十四卷新志四十七卷史通外篇作四十卷

魏書（傳玄）謹按見本書玄傳

吳書（周處）謹按見本書處傳

魏書（夏侯湛）謹按見裴松之三國志注（據本書陳壽傳是書實未成）

吳紀九卷（太學博士環濟）謹按見隋志舊唐志十卷入編年類

三國志六十五卷（太子中庶子陳壽）謹按見本書壽傳隋志多敘錄一卷（舊唐志分魏志入正史吳蜀志入編年殊傷割裂）

吳錄三十卷（張勃）謹按見七錄唐志入雜史類

晉書九十三卷（著作郎王隱）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八十六卷兩唐志較隋多三卷通志仍九十三卷蓋鄭樵据七錄列入非實見是書也御覽引書綱目有隱書處士傳唐劉賡稽瑞引隱書瑞異記原本書鈔（七十九）引隱書石瑞記（疑即瑞異記）史通引隱書十七寒僞皆其篇名（書鈔設官部引王隱吳郡顧錄係何法盛書之誤不足据信）

晉書四十四卷（散騎常侍虞預）謹按見七錄隋志二十六卷云訖明帝兩唐志則云五十八卷攷本書預傳作四十餘卷與七錄大數合不應唐時卷數轉增疑有誤文不足据

晉書十四卷（中書郎朱鳳）謹按見七錄隋志作十卷云訖元帝兩唐志仍十四卷（書未成之稿見本書鳳傳）

晉書三十餘卷（謝沈）謹按見本書沈傳

晉書帝紀十卷（束皙）謹按見本書皙傳（傳言此書亡於永嘉之亂）

史記音義十二卷（中散大夫徐廣）謹按見隋志史記索隱序作十一卷史記正義作十三卷兩唐志同（隋志舊題徐野民撰）

漢書駁議二卷（安北將軍劉寶）謹按見隋志（議唐志作義）

漢書集注十三卷（晉灼）謹按見隋志顏氏漢書敘例云灼河南人尚書郎作十四卷兩唐志同

班固漢書集解（蔡謨）謹按見本書謨傳

漢書音義（徐廣）謹按水經注文選注均引

漢書音義十七卷（晉灼）謹按見新唐志高氏史畧存七卷

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臣瓚）謹按見顏氏漢書敘例臣瓚或作傅瓚或作薛瓚或作于瓚具詳宋景文筆記中言人人殊迄無主名家大人曰近洪頤煊謂賈充傳有著作郎王瓚當即臣瓚其言似可据惟諸家攷辨既不能定爲誰氏則亦難以孤文單證遽屬之王瓚今仍從顏氏敘例著錄

漢書注（齊恭）謹按見元和姓纂卷三

漢書注（郭璞）謹按見顏氏漢書敘例（書注云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漢書音義（郭璞）謹按見李善文選注

漢書音義（司馬彪）謹按見李善文選注

漢書音義（呂忱）謹按見水經注（文選注亦引）

三國志序評三卷（著作佐郎王濤）　謹按見七錄唐志入雜史類

論三國志九卷（何琦）　謹按見隋志舊題何常侍琦所歷官也本書琦傳作三國論評

右正史類存二十九家三十三部

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　謹按見隋志本書盛傳無卷數兩唐志作魏武春秋武字譌

漢魏春秋九卷（孔衍）　謹按見隋志舊題孔舒元並著其字

漢晉陽秋四十七卷（習鑿齒）　謹按見隋志本書鑿齒傳作五十四卷（兩唐志同）此多三卷不審孰譌（此書起漢光武迄晉愍帝）

晉陽秋三十二卷（孫盛）　謹按見隋志新唐志作二十二卷

晉陽秋三十二卷（鄧粲）　謹按見兩唐志舊志誤衍春字家大人曰本書粲傳不言著陽秋七錄隋志亦均不著錄疑即孫盛書誤屬之粲複出而不悟也無確證糾其謬故過而存之

後漢紀三十卷（張璠）　謹按見隋志

後漢紀三十卷（袁宏）　謹按見隋志舊題袁彥伯撰宏之字也

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陰澹）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譌魏澹不可据（陰澹王隱晉書有傳見原本書鈔設官部治中類引）

晉紀四卷（陸機）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晉帝紀

晉紀三十卷（干寶）　謹按見本書寶傳隋志存二十三卷兩唐志二十二卷家大人曰新志編年類既列此書正史類又有寶晉書二十二卷蓋誤紀爲書遂衍複出

晉紀十卷（前將軍諮議曹嘉之）　謹按見隋志据王隱晉書（原本書鈔設官部引）嘉之官東莞太守員外散騎侍郎

晉紀十一卷（荊州別駕鄧粲）　謹按見隋志本書粲傳作元明紀十篇舊注云是書訖明帝攷世說賞譽篇注引此紀有咸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輿爲達卞壺欲奏治之語咸和爲成帝年號隋志所言殊未覈或後人有增益歟

晉紀四十六卷（徐廣）　謹按見本書廣傳傳隋志作四十五（兩唐志同）

蜀本紀（譙周）　謹按見蜀志秦宓傳注原本書鈔（一百六）歐類引作蜀王本紀王字誤衍

中興記　謹按本書徐廣傳引無撰人名

崇安記二卷（周祇）　謹按見兩唐志家大人曰崇當据世說注作隆蓋安帝年號唐諱隆故志改作崇也新志入雜史類今從舊志列入編年

右編年類存十三家失名一家十六部

汲冢周書古文釋一卷（續咸）　謹按見本書咸傳

周書注八卷（孔晁）　謹按見兩唐志

吳越春秋削繁五卷（楊方）　謹按見隋志

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記漢末事兩唐志均九卷宋志霸史類亦九卷別史類則作十卷自是重出而

十卷本與隋志合高氏史畧云又有九州春秋抄一卷劉孝
標注疑即彪此書之節抄本（白帖二十九引劉表攻西鄂事題魏九州春秋魏字衍文）
魏尚書十卷（孔衍）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八卷新唐志作後魏尚
書十四卷（舊唐志誤作張溫撰）家大人曰史通內篇言衍删漢魏事纂
成一家言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凡二十六卷今以是
書合衍所著兩書計之（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均見下）正合史通二十六
卷之數知新志所云後魏尚書十四卷者後四兩字均誤衍
也（通志亦入卷無後字）
魏晉世語十卷（襄陽令郭頒）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代語新唐
志作代說代字避太宗諱改說則語之譌也

晉諸公讚二十一卷（秘書監傅暢）謹按見隋志本書暢傳作晉
諸公敘讚左傳莊公正義作晉諸公讚語字誤衍唐志著
錄二十二卷（冊府元龜亦作二十二卷）
晉後畧記五卷（下邳太守荀綽）謹按見隋志荀勗傳綽撰晉後
書十五篇傳于世即此記新唐志作晉後畧宋志史鈔類作
晉畧云九卷羣書治要（二十九）則引作畧記
史漢要集二卷（祠部郎王蔑）謹按見隋志舊注云鈔史記入春
秋者不錄
史記正傳九卷（張瑩）謹按見隋志
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謹按見隋志舊記云起三皇訖漢魏王

海書目謂訖漢獻帝蓋誤初學記帝皇部引其載魏文帝受
禪事御覽又引其載成濟弑逆陳留王就國治鄴事其非止
獻帝明矣宋志作九卷入編年（日本現在書目有此書作三十卷疑譌不足據）
帝王要畧十二卷（環濟）謹按見隋志舊注云紀帝王及天官地
理喪服
周載三十卷（臨賀太守孟儀）謹按見七錄舊注云畧記前代下
至秦隋志存八卷兩唐志仍三十卷（書係儀撰唐志作儀注殆譌）
史記鈔十四卷（葛洪）謹按見新唐志
漢書鈔三十卷（散騎常侍葛洪）謹按見隋志新唐志亦著錄
後漢書鈔三十卷（葛洪）謹按見兩唐志

拾遺記十卷（王嘉）謹按見隋志舊題蕭綺撰（撰當從唐志作錄）綺序云
本十九卷皆後殘缺因刪集爲十卷
拾遺錄二卷（王嘉）謹按見隋志舊題僞秦方士王子年撰子年
嘉字也（兩唐志著錄三卷）
漢尚書十卷（孔衍）謹按見兩唐志
漢春秋十卷（孔衍）謹按見兩唐志
後漢尚書六卷（孔衍）謹按見兩唐志
後漢春秋六卷（孔衍）謹按見兩唐志
後魏春秋九卷（孔衍）謹按見兩唐志
春秋時國語十卷（孔衍）謹按見新唐志

春秋後國語十卷（孔衍）謹按見新唐志史通六家篇云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後語各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存後語据此知唐志著錄皆鈔舊史原文非實見其書也（朱氏經義攷引楊宗吾言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是此書宋時尚有傳本）

古史攷二十五卷（譙周）謹按見舊唐志古書有周攷七十六篇顏師古曰攷周事此書取義本此司馬彪傳言彪以周書未盡善條古史攷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据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其書七錄隋志皆不載知佚久矣（蜀志周傳作古史攷書）

删補蜀記七卷（王隱）謹按見兩唐志裴松之蜀志注屢引是書此云删補疑後人有增益非隱之原本也

吳歷六卷（胡沖）謹按見兩唐志沖爲吳胡綜子入晉官尚書郎吳郡太守（是書裴松之三國志注多引之）

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胡沖）謹按見兩唐志

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虞尚）謹按見兩唐志（尚舊志作向）

國歷志五卷（孔衍）謹按見兩唐志

晉歷二卷　謹按見兩唐志

年歷六卷（皇甫謐）謹按見兩唐志

三國評三卷（徐衆）謹按見兩唐志

古國志五十篇（陳壽）謹按見本書壽傳

七代通記（束晳）謹按見本書晳傳

蜀後記（杜龔）謹按見華陽國志龔傳

蜀後志（常寬）謹按見華陽國志寬傳隋志有蜀志一卷云東京武平太守常寬著即此書（寬爲蜀郡江源人卒於晉元帝時隋志東京二字似誤）

魏晉傳記（華暢）謹按見本書暢傳

蜀書（王崇）謹按見華陽國志崇傳

三國異同評（孫盛）謹按見魏志武帝紀注又稱異同雜語（魏志武帝紀注）孫盛雜語（見夏侯玄呂虔姜維等傳注）疑皆一書也（御覽兵部引作三國異同傳）

江表傳五卷（虞溥）謹按見兩唐志（本書溥傳亦載）

晉紀（阮籍）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漢書外傳（謝沈）謹按見本書沈傳兩唐志著錄十卷列正史類

山陽公載記十卷（樂資）謹按見隋志新唐志入編年類舊唐志譌爲山陽義記

汲冢書釋（束晳）謹按見本書晳傳（初學記引晳汲冢書鈔或即此）

難束晳汲冢書釋（王庭堅）謹按見本書王接傳（釋字本束晳傳）

汲冢書釋難（束晳）謹按見本書王接傳

詳正王束二家汲冢書難釋得失（王接）謹按見本書王接傳

春秋後傳三十一卷（著作郎樂資）謹按見隋志史通兩唐志均三十卷此多一卷殆連錄在內

天文志（譙周）謹按謝沈後漢書（續漢書天文志注引）言蔡邕撰建武以後星驗著明者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本書天文志序亦云

班固敘漢史馬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是皆周爲天文志之證

災異志（譙周）謹按見續漢書五行志

右雜史類存三十二家四十九部

華陽國志十二卷（常璩）謹按見隋志新唐志作十三卷舊志存三卷疑奪十字

漢之書十卷（常璩）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新唐志於是書外又載璩蜀李書九卷攷顏氏家訓書證篇蜀李書一名漢之書史通外篇亦曰璩撰漢之書十卷後入晉祕閣改爲蜀李書然則二書實一也新志誤複今不再著錄（高氏史畧鄭氏通志皆踵新志之誤）

趙書十卷（僞燕太傅長史田融）謹按見隋志舊注一曰二石集兩唐志無此書別有趙石記二石記（記疑當作集）各二十卷家大人曰通志霸史類田融趙書二十卷下注云一曰趙石記一曰二石集据其言知趙石記二石集本是二書卷數各十隋志此書當即趙石記而遺去二石集一種唐志兩錄之足補隋志之佚惟誤爲各二十卷則有不可盡信者今姑仍列於下而疏明其誤於此

趙石記二十卷（田融）謹按見兩唐志

二石記二十卷（田融）謹按見兩唐志

漢趙記十卷（和苞）謹按見隋志史通正史篇云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本書曜載記有侍中和苞上書事即撰此書者新唐志作十四卷四字疑衍

二石傳二卷（北中郎參軍王度）謹按見隋志

二石僞治時事二卷（王度）謹按見隋志御覽引作二石僞事省治時二字（唐志亦載作僞事）原本書鈔儀飾部引作二石遺事皆即是書本書季龍載記有制作郎王度苻生載記又有晉將王度當是撰此書之人蓋本仕僞趙後入晉故題爲二石且有僞治之目也

燕書二十卷（僞燕尚書范亨）謹按見隋志舊注云記慕容儁事舊唐志入編年類誤

南燕錄五卷（僞燕尚書郎張詮）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作南燕書新志十卷舊志仍五卷詮作銓

南燕錄六卷（僞燕中書郎王景暉）謹按見隋志舊注記慕容德事史通外篇言景暉趙郡人嘗事德超撰二燕起居注超亡事馮氏官至中書令乃撰南燕錄舊唐志誤作王景暄

涼記八卷（僞燕右僕射張諮）謹按見隋志舊注記張軌事兩唐志均十卷（舊志誤張諮爲張諸）

西河記二卷（侍御史喻歸）謹按見隋志舊注云記張重華事喻歸本書重華傳作俞歸廣韻諭字下又引作諭歸不詳孰誤

涼記十卷（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謹按見隋志舊注云記呂光

事

秦史（馬僧虔）　謹按僧虔後秦扶風人是書姚氏之滅已多殘缺見史通外篇

秦史（衛景瑩）　謹按景瑩後秦河東人與馬僧虔並著秦史事具史通外篇

趙高祖本紀及功臣傳（公師彧）　謹按見史通外篇劉子玄言師彧劉聰時領左國史改本書　劉載記有太中大夫公師彧當即其人

涼春秋五十卷（索綏）　謹按見前涼錄（御覽百二十四引）　綏字士艾燉煌人記室祭酒史通外篇引此作涼國春秋

符命傳（索綏）　謹按見前涼錄

二石書十卷（王度隋闕）　謹按見兩唐志隋志有王度二石傳二卷已見前此云十卷疑八卷為趙書合度書二卷為一故云然也

二石偽事六卷（王度隋闕）　謹按見兩唐志隋有王度二石偽治時事二卷應即此書云六卷者殆四卷為隨氏書也

涼記十二卷（張重華護軍將軍劉慶）　謹按見史通正史篇慶於張駿時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國書事具史通史官篇

涼書（建康太守索暉）　謹按見史通正史篇

燕書（申秀）　謹按見史通正史篇家大人曰劉子玄謂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為燕記後燕董統草創後燕書三十卷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據其言則申范二家均有燕書明矣七錄以下皆不載其書今為補著於錄

燕記（杜輔）　謹按見史通正史篇

後燕書三十卷（董統）　謹按見史通正史篇直書篇云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則其書亦非信史

符朝雜記（田融）　謹按見新唐志

上黨國記（石勒記室佐明楷程機等撰）　謹按見本書石勒載記史通正史篇後趙石勒命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後又命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子元敘撰記諸人與載記不合

大單于志（石勒參軍石泰等撰）　謹按見本書石勒載記

秦書三卷（秦馮翊車頻）　謹按見隋志據史通外篇是書實秦秘書郎趙整稿頻蓋續成之也

段業傳一卷　謹按見七錄

平蜀記十卷　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是書及下四種雖不能確定為晉人所撰（隋志無撰人名）然固皆東晉時事過而存之無悖斷代著錄之例故類次於下外如舊事類之晉諸雜故事晉雜議晉要事職官類之晉百官名百官表儀注類之晉雜儀注雜議刑法類之晉彈事駁事雜注各種其著錄之例視此

一高〇三　卄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1　反文卜

（此書當是記桓溫平李勢事）

蜀漢僞官故事一卷　謹按見七錄

翟遼書二卷　謹按見七錄

諸國略記二卷　謹按見七錄

永嘉後纂年記二卷　謹按見七錄

右霸史類存三十一家失名六家三十六部

穆天子傳注六卷（郭璞）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誤作郭璞撰

泰始起居注二十卷（李軌）　謹按見隋志原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及御覽皇親部均引武帝起居注當在是書及下數種內

咸寧起居注十卷（李軌）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不著錄新志作二十二卷

太康起居注二十一卷（李軌）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二十二卷

元康起居注一卷　謹按見隋志

元康起居注一卷　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與前一卷似複出然莫能臆決故並著於錄

惠帝起居注（陸機）　謹按見三國志注七錄有惠帝起居注二卷當即機所撰者

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六卷　謹按見七錄

永平起居注八卷（李軌）　謹按見兩唐志

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卷　謹按見七錄

愍帝起居注三十卷（李軌）　謹按見舊唐志

建武太興永昌起居注九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二十卷兩唐志二十二卷

咸和起居注十六卷（李軌）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十八卷

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李軌）　謹按見舊唐志隋志脫撰人名

建元起居注四卷　謹按見隋志原本書鈔設官部御覽職官部均引康帝起居注當即此書

永和起居注十七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二十四卷兩唐志同

升平起居注十卷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升平誤永平

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　謹按見隋志

咸安起居注三卷　謹按見隋志

泰和起居注十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六卷（兩唐志同）

寧康起居注六卷　謹按見隋志藝文類聚儲宮部御覽皇親部均引孝武起居注當即此書及下一書

太元起居注五十四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二十五卷兩唐志五十二卷

隆安起居注十卷　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兩唐志不載是書而別有崇寧起居注十卷晉無此紀年蓋即隆安之譌故卷數與是書並同也唐避玄宗諱往往書隆爲崇（開藏隆安記作崇安記可）證又訛安爲寧耳今不再著錄

元興起居注九卷　謹按見隋志

義熙起居注三十四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十七卷兩唐志仍三十四卷

元熙起居注二卷　謹按見隋志

南燕起居注一卷　謹按見隋志史通外篇南燕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燕起居注此書當即王所撰

大將軍起居注（石勒中大夫傅彪等撰）　謹按見本書載記傅彪史通正史篇作傅暢

前燕起居注　謹按見史通外篇

桓玄起居注　謹按見本書玄傳

右起居注類存四家失名二十六家三十部

晉太始太康故事五卷　謹按見兩唐志

永平故事一卷　謹按見隋志

晉建武故事一卷　謹按見隋志

晉建武以來故事三卷　謹按見隋志新唐志亦著錄而省以來二字

咸和咸康故事四卷（孔愉）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建武咸和咸康故事（是書册府元龜作孔愉撰又云愉一名喩皆衍文也）

修復山陵故事五卷（車灌）　謹按見隋志

交州雜事九卷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記士燮及陶璜事兩唐志作交州雜故事脫夾注

四王起事四卷（廷尉盧綝）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誤四王起居）

八王故事十卷（盧綝）　謹按見兩唐志隋志亦著錄而脫撰人名（册府元龜作十二卷）

東關故事　謹按見本書禮志

大司馬陶公故事三卷　謹按見隋志

郗太尉爲尚書令故事三卷　謹按見隋志

桓玄僞事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有桓公僞事二卷云應德詹撰當即是書

晉東宮舊事十卷（張敞）　謹按見兩唐志張敞晉侍中尚書吳國內史見宋書張茂度傳本書姚泓載記有左常侍張敞文是一人是書隋志亦著錄而脫撰人名（後漢劉彭子傳引晉東宮故事當即此書）

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汪）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二十一卷

救襄陽上都督府事一卷（王愆期）　謹按見兩唐志

沔南故事三卷（應詹）　謹按見隋志舊題應思遠撰詹之字也兩唐志作江南故事（册府元龜學校部載詹東宮舊事三卷殆即是書之譌見附錄）

咸寧故事　謹按見本書禮志

隆安故事　謹按見沈約宋書自序

晉故事三十卷　謹按見本書刑法志隋唐志著錄均作四十三卷（隋志有晉朝雜事一種乃梁陳說撰不列入）

晉諸雜故事二十二卷　謹按見兩唐志

晉雜議十卷　謹按見兩唐志

晉要事三卷　謹按見隋志

右晉事類存七家失名十五家二十四部

晉新定儀注十四卷　謹按見隋志

晉官品一卷（徐瑜宣）謹按見七錄通典八十四兩引瑜宣所議旂旛制當即在此書中瑜宣官博士亦見通典九十八

百官表注十六卷（荀綽）謹按見七錄

司徒儀一卷（干寶）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司徒儀注舊志入儀注類南齊書百官志言王導爲司徒左長史干寶撰立官府

職儀已具應即是書

晉百官儀服錄五卷　謹按見七錄

晉官屬名四卷　謹按見隋志

晉惠帝百官三卷（陸機）謹按見兩唐志

晉過江士人目一卷　謹按見兩唐志

晉永嘉流士十三卷（衛禹）謹按見舊唐志新志作二卷

官師論七篇（陳壽）謹按見華陽國志壽傳

懷帝永嘉官名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晉百官表　謹按見裴松之魏志注原本北堂書鈔亦引

晉武帝百官名　謹按裴氏魏志注引松之曰（臧霸傳注）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皆有題目

晉百官名志　謹按見魏志司馬朗傳注

晉百官名三十卷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四十卷新志作十四卷（魏志蘇則傳注世說排調篇注均引）

晉東宮官名　謹按見世說任誕篇注排調篇注又引晉東宮百官名當即一書

大興二年定官品事五卷　謹按見七錄

晉武帝太始官名　謹按見御覽職官部

元康百官名　謹按見通典職官類（唐六典亦引）

晉官品令　謹按是書魏書禮志初學記（十一）原本書鈔（五十八）唐

六典均引

公卿故事九卷（傅暢）謹按見本書暢傳隋唐志均作公卿禮秩故事（魏志傅嘏傳注同）宋書禮志及御覽引書綱目則作傅暢故事（御覽引書目尙有暢晉故事一種即是書而誤複）續漢書輿服志注李氏文選注原本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則又引作晉公卿禮秩

晉百官公卿表　謹按見唐六典

明帝東宮僚屬名　謹按見世說雅量篇注（互見雜傳類）

征西僚屬名　謹按見世說言語排調兩篇注（互見雜傳類）

庾亮僚屬名　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互見雜傳類）

庾亮參佐名　謹按見世說雅量篇注（互見雜傳類）

齊王官屬名　謹按見世說方正篇注齊王謂武帝子冏本書有傳（互見雜傳類）

齊王功臣格　謹按見本書顧榮傳

大司馬僚屬名（伏滔）　謹按見世說賞譽篇注大司馬謂桓溫（互見雜傳類）

己亥格　謹按見本書陳頵傳（此格制於三王起義討趙王倫時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

甲午制　謹按見本書王戎傳

右職官類存七家失名二十四家三十一部

晉新禮百六十卷（荀顗等撰）　謹按見本書禮志（冊府元龜作二十卷）

晉新定儀注四十卷（安成太守傅瑗）　謹按見隋志（冊府元龜掌禮部載是書作某撰蓋傳錄傳譌王國琦遂注云史失其名誤甚）

晉雜儀注十一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二十一卷

晉尚書儀十卷　謹按見隋志

甲辰儀五卷（江左撰）　謹按見隋志此書當即本書禮志所謂江左時刁協荀崧荀顗所蹱修者

辛未令書　謹按見隋志是令頒於建武元年九月

決疑注要一卷（摯虞）　謹按見隋志通典（九十五）引虞理疑云云當即決疑之訛

車服雜注一卷（徐廣）　謹按見隋志御覽引書綱目作車服儀注原本書鈔（角類）初學記（十一）廣韻（角字十）春秋正義所引與御覽同本書廣傳亦作車服儀注文選注（東京賦下）宋書禮志則皆引作車服志宋書廣傳又作軍服儀注

晉尚書儀曹新定儀注四十一卷（徐廣）　謹按見兩唐志

晉尚書儀曹事九卷　謹按見新唐志

晉尚書儀曹吉禮注三卷　謹按見兩唐志

晉儀注三十九卷　謹按見兩唐志

古今注一卷（崔豹）　謹按見新唐志

晉謚議八卷　謹按見兩唐志

晉簡文謚議四卷　謹按見兩唐志

晉明堂郊社議三卷（孔晁等撰）　謹按見兩唐志

晉七廟議三卷（蔡謨）　謹按見兩唐志通典禮類（八十一）屢引謨答劉氏問禮各條當出此書（冊府元龜誤作七廟錄十卷）

晉雜議十卷（荀顗等）　謹按見兩唐志（隋志刑法類有晉雜議十卷脫撰人名疑即此書）

雜議五卷（干寶）　謹按見兩唐志

晉雜儀注二十一卷　謹按見兩唐志

雜府州郡儀十卷（范汪）　謹按見兩唐志

祭典三卷（范汪）　謹按見新唐志（互見經部禮類）

雜祭法六卷（盧諶）　謹按見新唐志（互見經部禮類）

雜禮議（摯虞）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五禮議（傅玄）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成寧注　謹按見本書禮志

內外書儀四卷（謝玄）　謹按見隋志

吉凶儀（徐乾）　謹按御覽卷（九十九又六百九十七）　均引冊府元龜（六百五）云

乾字文祚晉給事中

藉田儀（賀循）　謹按見後漢書禮儀志注

晉先蠶儀注　謹按宋書禮志魏書禮志通典御覽均引本書

禮志云太康六年華嶠奏今蠶禮尚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

乃詔侍中成粲定其儀當即此書玉海以先蠶禮及先蠶儀

注分列爲二似誤

晉元康儀　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玉海均引

晉鹵簿圖一卷　謹按見隋志

鹵簿儀二卷　謹按隋志列此書於晉鹵簿下王伯厚困學記

聞雜識類目爲晉儀家大人据以著錄

北涼朝堂制（僞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　謹按見冊府元龜

僭僞部

三正東耕儀（裴憲）　謹按原本書鈔（百一十九）補禮類引趙書載此文

續類（百二十七）引趙書則作正東耕儀攷御覽（八百二十二）載趙書東

耕儀頗詳當即憲所撰者此三正字疑衍文

冠禮（裴頠）　謹按見魏書禮志

祭志（譙周）　謹按見宋書禮志卷四通典禮類（四十八又四十九）兩引周

禮祭集志當即一書

降禘祠儀（王彪之）　謹按見御覽樂類

荀氏祠制　謹按通典（九十二）引晉安昌公荀氏祠制卷四十八

祓禊議亦及之

禮儀志（譙周）　謹按續漢志（禮儀志）注引謝承書云太傅胡廣博綜

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爲禮儀志

元日冬至進見儀（劉臻妻陳氏）　謹按見本書列女傳

右儀制類存二十一家失名十五家四十部

律本二十一卷（杜預撰）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刑法律本攷晉

文帝令賈充定法律而令杜預等典其事事具本書刑法志

舊唐志作賈充等撰乃實錄隋志專屬之預殊未覈（本書刑法志云二十篇隋書刑法志所引同疑本有錄一卷隋志併計之故二十一卷也）

漢晉律序注一卷（僮長張斐）　謹按見隋志本書刑法志作明法

掾張斐

雜律七卷（杜預）　謹按見七錄

雜律解二十一卷（張斐）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著錄無雜字）

晉令四十卷（賈充等）　謹按見隋志本書刑法志言凡律令合六

十卷蓋二十卷爲律四十卷爲令也通典引晉喪葬令唐六

典封爵類引晉令式當即在此書中

晉雜議十卷　謹按見隋志

晉彈事十卷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九卷）

漢名臣奏事三十卷（陳壽）　謹按見兩唐志隋志脫撰人名（文選注亦引作陳壽所集）

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陳壽）　謹按見隋志（此與上一種互見總集類）

晉駁事四卷　謹按見隋志

晉雜制六十卷　謹按見隋志

晉刺史六條制一卷　謹按見隋志

辛亥制度　謹按本書石勒載記命法曹令史賈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用十餘年乃用律令

庚戌制　謹按本書哀帝紀興寧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閱戶人令所在土斷嚴其法禁稱庚戌制（玉海載此目亦見本書彭城王子紘傳）

右刑法類存六家失名七家十四部

三輔決錄注七卷（摯虞）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亦著錄）

交州先賢傳三卷（范瑗）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作四卷）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　謹按見隋志此書爲陳壽撰長字當衍（壽本傳作益部耆舊篇十卷）

續益部耆舊傳二卷（常寬）　謹按見隋志舊脫撰人名家大人曰華陽國志言常寬續陳壽耆舊傳作益梁篇即此書今爲補名列入新唐志有益州耆舊雜傳記二卷亦此書也

魯國先賢傳二卷（大司農白褒）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十四卷

（傳舊志作志）

楚國先賢傳讚十二卷（張方）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無讚字新志傳作志張方作楊方

陳留志十五卷（東晉剡令江敞）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陳留人物志新志江敞譌江徵

襄陽耆舊記五卷（習鑿齒）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耆舊傳傳字譌攷見郘亭讀書記）

東陽朝堂像讚一卷（南平太守留叔先）　謹按見隋志新唐志像讚作畫讚

列女圖（顧凱之）　謹按見通志藝文畧

豫章舊志三卷（會稽太守熊默）　謹按見隋志

聖賢高士傳讚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　謹按見隋志攷傳讚皆康所撰唐志以傳屬康以讚屬續之誤（新唐志載是書作八卷亦疑誤）

高士傳六卷（皇甫謐）　謹按見隋志新唐志及崇文總目通志均作十卷（舊唐志七卷）　御覽引書目既列皇甫謐高士傳又列皇甫士安高士傳複誤

逸士傳一卷（皇甫謐）　謹按見隋志唐劉賡稽瑞曾引此書

逸民傳七卷（張顯）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存三卷逸民作逸人蓋避太宗諱

高士傳二卷（虞盤佐）　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云盤佐字弘猷東晉處士新唐志著錄作一卷（御覽所列引書目作盧槃佐形近而誤）

長沙舊傳讚三卷（臨川王郎中劉彧）謹按見隋志新唐志作長沙舊邦傳讚四卷疑此有脫文

至人高士傳讚二卷（廷尉卿孫綽）謹按見隋志

孝子傳十五卷（輔國將軍蕭廣濟）謹按見隋志

竹林七賢論二卷（戴逵）謹按見隋志御覽引書目誤作戴勝

文士傳五十卷（張隱）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隱爲廬江太守張夔子見本書陶侃傳御覽引書目既列隱是書又列張鄢文士傳張隲文士傳實即一書鄢隲皆隱之譌文（唐志亦譌張隲）

玄晏春秋三卷（皇甫謐）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作二卷

曹氏家傳一卷（曹毗）謹按見隋志

紀氏家紀一卷（紀友）謹按見隋志友爲紀瞻孫官至廷尉本書瞻傳

江氏家傳七卷（江祚等撰）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江統撰新唐志作江饒饒爵里未詳祚統則皆晉人也

范氏世傳一卷（范汪）謹按見隋志

明氏家訓一卷（僞燕衛尉明岌）謹按見隋志

列女傳六卷（皇甫謐）謹按見隋志藝文類聚（三十五）引作列女後傳

女記十卷（杜預）謹按見隋志本書預傳作女記讚文選註皆引杜預女史即此記也（新唐志作列女記閒[illegible]羣輔錄引作女戒亦譌）

列女傳七卷（綦毋邃）謹按見隋志邃江左時人官至邵陽太守見元和姓纂

列仙傳讚三卷（鬷續孫綽讚）謹按見隋志

列仙傳讚二卷（郭元祖讚）謹按見隋志

列仙讚序一卷（郭元祖）謹按見隋志

神仙傳十卷（葛洪）謹按見本書洪傳隋志亦著錄

仙人許遠遊傳一卷　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本書許邁傳言王羲之爲邁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究新唐志有羲之許先生傳當即此書又崇文總目宋書藝文志有許邁傳一卷亦此書也不別出

南嶽夫人內傳一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范邈撰据傳言夫人爲魏舒之女

甄異傳三卷（西戎主簿戴祚）謹按見隋志此書及下四種互見子部小說家

搜神記三十卷（干寶）謹按見本書寶傳隋唐志均著錄

搜神後記十卷（陶潛）謹按見隋志

志怪二卷（祖台之）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云四卷

靈鬼志三卷（荀氏）謹按見隋志攷具小說家

逸人高士傳八卷（習鑿齒）謹按見兩唐志

孝子傳一卷（虞槃佐）謹按見兩唐志

一集 [illegible] 4 [illegible]

名士傳三卷（袁宏）謹按見兩唐志宏是傳以夏侯太初等三人
為正始名士阮嗣宗等七人為竹林名士裴叔則等八人為
中朝名士蓋分類為卷（見世說文學篇注）本書宏傳作竹林名士傳
三卷隋志作正始名士傳三卷皆為偏舉（隋志誤作袁敬仲通志承其誤）

孝子傳三卷（徐廣）謹按見兩唐志

管輅傳三卷（管辰撰）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二卷辰為輅弟仕
至州主簿從事卒于太康初見魏志輅傳注

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預）謹按見隋志本書作二十篇

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卷（弟子存華）謹按見隋志存華即南嶽
魏夫人名此傳今尚存道藏（兩唐志脫撰人名）

韋氏家傳三卷（皇甫謐）謹按見兩唐志（冊府元龜作韋氏傳奪家字）

三魏士人傳（束晳）謹按見本書晳傳史言是書亡于永嘉之亂

列女後傳（王接）謹按見本書接傳此傳凡七十二人永嘉之亂
喪失

列女後傳（王愆期）謹按見本書王接傳

諸虞傳十二篇（虞預）謹按見本書預傳

阮籍序讚（江逌）謹按見本書逌傳

蜀後賢傳（常寬）謹按見華陽國志寬傳

裴氏家記（傅暢）謹按見蜀志孟光傳注

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郭沖）謹按見兩唐志沖金城人官至代
郡太守此五事扶風王駿鎮關中時所條上

袁氏世範　謹按見魏志袁渙傳注

良吏傳十卷（葛洪）謹按見本書洪傳

隱逸傳十卷（葛洪）謹按見本書洪傳

集異傳十卷（葛洪）謹按見本書洪傳

山陽先賢傳（仲長穀）謹按見元和姓纂五

太始先賢狀　謹按見元和姓纂一

王丞相德音記　謹按見世說汰侈篇注

石崇本事　謹按藝文類聚服飾部引御覽（七百三）服用部則作
石季倫本事

外國事（僧支載）謹按見水經河水篇注家大人曰道元引此書
有云據者晉言十里也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是支
載為晉時人無疑

庾亮參佐名　謹按見世說雅量篇注

大司馬僚屬名（伏滔）謹按見世說賞譽篇注大司馬謂桓溫

齊王官屬名　謹按見世說方正篇注

明帝東宮僚屬名　謹按見世說雅量篇注

晉東宮官名　謹按見世說任誕排調兩篇注

庾亮僚屬名　謹按見世說言語排調兩篇注

征西僚屬名　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

江左名士傳　謹按見世說賞譽篇注
趙吳郡行狀　謹按見世說賞譽篇注趙吳郡謂趙穆
永嘉流人名　謹按世說注屢引
志節沙門傳（釋法安）謹按見慧皎高僧傳序
高逸沙門傳一卷（釋法濟）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東山僧傳（郄超）謹按見慧皎高僧傳序
王祥世家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陶氏序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徐江州本事　謹按見世說賞譽篇注本書徐寧傳遷吏部郎
左將軍江州刺史

陶侃故事　謹按見原本北堂書鈔酒食部
逸民傳（孫盛）謹按見初學記人事部御覽引書綱目作逸人傳
即此書
顧譚傳（陸機）謹按見裴氏吳志注
王弼傳（何邵）謹按見本書邵傳（亦見魏志鍾會傳注）
吳猛別傳　謹按原本北堂書鈔石類引
曹志別傳　謹按見魏志陳思王植傳注
孫惠別傳　謹按見吳志孫賁傳注
夏侯稱夏侯榮序（夏侯湛）謹按見魏志夏侯淵傳注
荀粲傳（何劭）謹按見本書劭傳（亦見魏志荀勗傳注）

王粲傳（何劭）謹按見本書劭傳
辛憲英傳（夏侯湛）謹按見魏志辛毗傳注
潘岳別傳　謹按見世說容止篇注（魏志王粲傳注亦引）
盧諶別傳　謹按見魏志盧毓傳注
嵇康別傳　謹按見文選注家大人曰別傳類出當時所撰作
者非一人則流傳亦不止一篇文選御覽諸書所引一人或
其數傳職由于斯華陽國志言何隨卒杜崱文何與仁皆爲
作傳又言二州先達及華下之士多爲陳壽作傳即其證矣
有疑蒙著錄各傳涉于複譌者故坿辨于此（世說容止棲逸兩篇注亦引）
嵇康傳（嵇喜）謹按見魏志王粲傳注（文選注亦引）

嵇中散傳（孫綽）謹按見文選注
佛圖澄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藝文類聚（八十一）引作浮圖
澄傳
佛圖澄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桓靈寶傳　謹按見李氏文選注
桓玄別傳　謹按見世說德行任誕兩篇注（舊唐志有桓玄傳二卷據宋書知爲荀伯子撰不列入）
阮光祿別傳　謹按見世說德行篇注本書阮裕傳官金紫光
祿大夫
阮裕別傳　謹按見世說棲逸篇注

夏統別傳　謹按見御覽此傳有注不知何人所作卷八百五
十一曾引
夏仲御別傳　謹按見御覽仲御夏統字
夏仲舒別傳　謹按見御覽家大人曰原本書鈔俳優類兩引
仲舒別傳載女巫章丹陳珠吞刀吐火事以晉書攷之即夏
統事也是仲舒實仲御之譌或非出一手所撰故過而存之
王敦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王處仲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支法師傳　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高僧傳四言支遁以太和
元年卒郄超爲之序傳疑此傳即超所撰

支遁別傳　謹按見世說賞譽品藻傷逝三篇注
支遁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安法師傳　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法師謂釋道安
安和尚傳　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
釋道安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王瑕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王廙別傳　謹按見世說仇隙篇注（御覽亦引）
石虎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雷煥別傳　謹按見原本北堂書鈔劍類（御覽亦引）
孫登別傳（孫綽）謹按見水經溫水篇注（御覽亦引）

孫若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江祚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許邁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衛玠別傳　謹按見世說注（御覽亦引）
荀勗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孫施別傳　謹按御覽卷七百七十引
曹攄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王濛別傳　謹按見世說注（御覽亦引）
王長史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長史謂王濛
王蘊別傳　謹按見原本書鈔設官部（御覽亦引）

王珉別傳　謹按見世說政事篇注（御覽亦引）
謝安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徐邈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祖逖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杜祭酒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本書杜夷傳元帝爲丞
相以夷爲祭酒後又除國子祭酒
山濤別傳（袁宏）謹按御覽卷四百九引
陳武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桓彝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羅含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羅府君別傳　謹按見世說方正篇注家大人曰箴規篇注又引羅含別傳不作府君知非一篇故兩列之

周處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孫放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排調兩篇注（御覽亦引）

江虨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羊祜別傳　謹按原本書鈔（六十四）設官部引（御覽亦引）

許肅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許遜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陶侃別傳　謹按見世說方正鑒識賢媛三篇注（元和姓纂御覽均引）

潘京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桓石秀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庾亮別傳　謹按原本書鈔（六十九）設官部引

陸機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御覽亦引）

傅宣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庾珉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顏含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郭翻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裴楷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江偉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趙至別家　謹按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

潘尼別傳　謹按見三國志注

會稽孝支王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顧悅傳（稱世之）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高坐道人別傳　謹按見世說賞譽言語兩篇注西域僧帛尸黎密多羅言吉友時人稱爲高坐上人事具高僧傳

陸雲別傳　謹按吳志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云云機別傳已列前

郄鑒別傳　謹按見世說德行篇注

劉尹別傳　謹按見世說德行賞譽品藻篇注本書劉惔傳歷侍中丹陽尹

范宣別傳　謹按見世說德行篇注

王恭別傳　謹按見世說德行篇注

顧和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王含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庾翼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桓溫別傳　謹按見世說政事文學品藻三篇注

郄超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王司徒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本書王珣傳隆安四年卒追贈車騎將軍桓玄輔政改贈司徒

王丞相別傳　謹按見世說德行篇注本書王導傳成帝時進

位太傅又拜丞相
王中郎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本書王坦之傳累遷參
軍從事中郎
孟嘉別傳　謹按見世說鑒識篇注（書鈔御覽均引）
王祥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王敦別傳　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御覽亦引）
謝車騎家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本書謝玄傳卒于官追
贈車騎將軍
蔡司徒別傳　謹按見世說方正篇注本書蔡謨傳康帝卽位
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

王汝南別傳　謹按見世說賢媛篇注本書王湛傳爲汝南內
史
王堪傳（謝朗）謹按世說賞譽篇引原作謝胡兒撰
庾異行別傳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本書庾袞傳察孝廉舉
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爲庾異行
敘趙至（嵇紹）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杜蘭香別傳　謹按見藝文類聚家大人曰本書曹毗傳言桂
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以詩二篇嘲之幷續蘭香歌
詩十篇甚有文彩此傳當卽毗所撰
神女傳（張敏）謹按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八引（卽太平廣記所載之成公智瓊）

傳也攷見洪氏容齋隨筆
紫陽眞人周君傳一卷（華嶠）謹按見冊府元龜國史部（新唐志亦著錄）
王胡之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賞譽品藻三篇注
諸葛恢別傳　謹按見世說方正篇注
王彪之別傳　謹按見世說方正篇注
顧愷之別傳　謹按見世說方正篇注
鍾雅別傳　謹按見世說政事篇注
陸玩別傳　謹按見世說政事箴規二篇注
殷羨言行　謹按見世說政事品藻篇注
殷浩別傳　謹按見世說政事文學篇注

謝鯤別傳　謹按見世說文學箴規篇注
王述別傳　謹按見世說文學任誕篇注
左思別傳　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
郭璞別傳　謹按見世說術解篇注
周顗別傳　謹按見世說方正棲逸兩篇注
王雅別傳　謹按見世說讒險篇注
虞光祿傳　謹按見世說品藻篇注本書虞騃傳歷吳興太守
金紫光祿大夫
向秀別傳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于法蘭別傳　謹按見高僧傳中法蘭傳

孔愉別傳　謹按見世說方正篇注

祖約別傳　謹按見世說雅量篇注

阮孚別傳　謹按見世說雅量任誕兩篇注

羊曼別傳　謹按見世說雅量篇注

王劭別傳　謹按見世說雅量篇注

王薈別傳　謹按見世說雅量篇注

王彬別傳　謹按見世說鑒識篇注

王澄別傳　謹按見世說賞譽篇注

王邃別傳　謹按見世說賞譽篇注

卞壼別傳　謹按見世說賞譽任誕二篇注

陳逵別傳　謹按見世說品藻篇注

郄愔別傳　謹按見世說品藻篇注

賀循別傳　謹按見世說箴規篇注

桓沖別傳　謹按見世說箴規篇注

桓豁別傳　謹按見世說豪爽篇注

郄曇別傳　謹按見世說賢媛篇注

范汪別傳　謹按見世說排調篇注

賈充別傳　謹按見世說惑溺賢媛二篇注

司馬晞傳　謹按見世說黜免篇注

司馬無忌別傳　謹按見世說仇隙篇注

趙暾傳、謹按見宋書氐胡傳

石勒傳　謹按見世說鑒識篇注（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

石勒別傳　謹按原本北堂書鈔石類引

王舒傳　謹按見世說鑒識篇注

郭文舉別傳　謹按原本北堂書鈔石類引

葛洪別傳　謹按原本北堂書鈔好學類引

傅咸別傳　謹按原本北堂書鈔欵賞類引

曹肇傳（曹毗）謹按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卷引（藝文類聚亦引）

道人善道開傳一卷（康泓）謹按見隋志本書藝術傳作單道開（御覽七百五十九引袁彥伯羅山疏亦作善道開）高僧傳卷九有道開傳較本書爲

詳泓爲開作傳事具載其中

竺法曠傳（顧愷之）謹按見高僧傳五竺法曠傳

龍樹菩薩傳一卷（鳩摩羅什譯撰）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

馬鳴菩薩傳一卷（鳩摩羅什譯撰）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

提婆菩薩傳一卷（鳩摩羅什譯撰）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

右雜傳類存六十七家失名一百四十九家一百三十六
部

畿服經一百七十卷（摯虞）謹按見隋志

洛陽記一卷（陸機）謹按見隋志

洛陽圖一卷（懷州刺史楊佺期）謹按見隋志新唐志作洛城圖

又名洛陽宮圖狀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通志藝文畧作楊佺期唐洛陽京城圖唐係晉之譌御覽屢引楊龍驤洛城記藝文類聚亦屢見即此書也（楊佺期爲龍驤將軍見本書孝武太安十九年紀）

風土記三卷（周處）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十卷嚴可均曰以史能之咸湻毗陵志攷之知在晉後有續補本或舊志誤據兩新志沿之故卷數增多也

吳郡記一卷（顧夷）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是書隋志凡兩見前作一卷後作二卷當係複譌今二卷本不再列入

會稽記一卷（賀循）謹按見隋志

三巴記一卷（譙周）謹按見隋志續漢書郡國志注（巴郡下）屢引周

巴漢志即此書

朱崖傳一卷（僞燕聘晉使蓋泓）謹按見隋志

鄴中記二卷（國子助教陸翽）謹按見隋志

春秋土地名三卷（裴秀客京相璠等撰）謹按見隋志人名下書無等字家大人據經部春秋類增

發蒙記一卷（束晳）謹按見隋志舊注云載物産之異知非小學類之一卷本也

三輔故事二卷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晉世撰唐志地理類有三輔舊事三卷（無撰人）故事類又有韋氏三輔舊事一卷頗疑即是此書

元康三年地記六卷　謹按見隋志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元康地道記藝文類聚地部引元康地記皆即此書

山海經圖讚二卷（郭璞注）謹按見隋志注當爲撰之譌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山海經圖六又鈔圖一大荒經圖二十六

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沈瑩）謹按見隋志舊脫異字家大人据兩唐志增

元康六年戶口簿記三卷　謹按見隋志

江圖（僧道安）謹按見通志圖譜類

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釋道安）謹按見隋志

關中記一卷（潘岳）謹按見兩唐志

州郡縣名五卷　謹按見舊唐志舊注云太康三年撰新志作太康州郡縣名

太康土地記十卷　謹按見新唐志是書史記正義引作晉太康地記索隱引作太康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引作太康地志

山海經注二十三卷（郭璞）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云十八卷蓋据劉秀校定之十八篇篇爲一卷也（新唐志仍二十三卷）

山海經音二卷（郭璞）謹按見隋志舊脫撰人家大人据兩唐志補

水經注三卷（郭璞）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郭璞撰撰字誤通典謂璞注解水經疏畧多迂怪今不存近畢氏沅山海經注謂

此書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經末當即海內中經文所攷致

確足袪羣疑

禹貢地域圖十八篇（裴秀）謹按見本書秀傳

梁州巴記（黄容）謹按見華陽國志容傳

夏禹治水圖（顧愷之）謹按見宣和畫譜

山海經圖讚（張駿）謹按初學記御覽均引

遠遊志十卷（續咸）謹按見本書咸傳

異物志十卷（續咸）謹按見本書咸傳

異物志十卷（譙周）謹按見文選蜀都賦注

湘中山水記三卷（羅含）謹按是書水經注白帖御覽均引作湘

中記此家大人據崇文總目著錄（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蓋後人有所附益通志誤作湘川記）

宜都山川記（袁山松）謹按是書原本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均引或省作宜都記蓋山松曾守宜都（本傳失載）此其在郡時所著藝文類聚嘯類載桓玄與袁宜都書即山松

荆州記（范汪）謹按是書史記正義藝文類聚書鈔御覽均引

宜陽記（阮籍）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秦記（阮籍）謹按御覽卷四百七十四引

兖州記（荀綽）謹按是書世說注原本書鈔藝文類聚御覽均引

西域志一卷（釋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是書藝文類聚太

平御覽屢引

北征記（伏滔）謹按是書續漢書郡國志文選注御覽均引水經注則引作伏韜

勾將山記（袁山松）謹按是記御覽（地部）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均引

神異經注一卷（張華）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二卷（新志入釋氏）

交廣記（王隱）謹按見三國志注

晉地記　謹按見宋書州郡志家大人曰凡太康地志宋志往往稱太康地記其稱晉地記者凡四見蓋又是一書非太康志亦非王隱晉書中地道記也故別著於錄

南方草木狀一卷（襄陽太守嵇含）謹按見文獻通攷（宋本題永興元年十

一月振威將軍襄陽太守嵇含撰）家大人曰本書含傳永興初除中庶子道阻未應召拜振威將軍襄城太守是則舊題襄陽實襄城之誤（含拜廣州刺史未發被害七錄雖有廣州太守之目實則含未蒞方也）

冀州記（裴秀）謹按見史記索隱（封禪書）原本北堂書鈔亦引

聖賢冢墓記一卷（李彤）謹按見隋志

荆揚以南異物志（薛瑩）謹按見文選吳都賦注

伏滔地記　謹按是書藝文類聚（百八十五）原本書鈔（百十六十）均引

交廣二州記一卷（王範）謹按見新唐志裴松之吳志注引作交廣二州春秋（孫策傳注）後漢郡國志注水經注均引作交廣春秋御覽設官部屢引黃義仲交廣二州記義仲疑即範字（又設官部）

（屢引黃恭交州記不知恭爲何人或卽此書誤範爲恭也）

齊記（伏琛）謹按見水經沭水篇注（御覽地部屢引之）

吳地記一卷（張勃）謹按見兩唐志家大人曰通志此書外又載勃吳都記一卷蓋本一書譌地爲都也不復列

吳興山墟名（張玄之）謹按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元之字希祖見本書謝元傳寰宇記引作京之近人隋志攷證引作充之嚴可均以爲作前溪曲之沈充皆誤詳繆氏荃孫輯本序

廬山記畧一卷（釋慧遠）謹按見唐志原本書鈔（百五十一）雨類兩引是記無畧字（白帖卷五兩引是記亦無畧字）

羅浮山記（袁宏）謹按元和郡縣志嶺南道引御覽引作羅山疏

蓋誤以竺法眞書當之也

登羅山疏（竺法眞）謹按御覽地部香部獸部豸部竹部均引白帖（卷五）山類引作袁彥伯羅浮山疏蓋誤竺書爲袁書

西征記一卷（戴祚）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隋志又有西征記二卷云戴延之撰延之祚字實一書也不復列

洛陽記一卷（戴延之）謹按見兩唐志延之卽著西征記之戴祚晉末江東人

冀州記（荀綽）謹按見世說注（文選注亦引）

齊地記二卷（晏謨）謹按見新唐志謨青州人慕容德時尚書郎見本書載記御覽（四十二）引作晏謀誤太平寰宇記引此或作

三齊記或作齊記實一書也

九州記（樂資）謹按見水經注

外國圖　謹按見水經河水篇注家大人曰道元引此書有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語爲晉時所撰無疑

交州記（劉欣期）謹按是書原本北堂書鈔屢引

益州志（譙周）謹按見文選蜀都賦注

永寧地志　謹按見宋書州郡志永寧惠帝年號

蜀志一卷（東京武平太守常寬）謹按見隋志

十四州記（黃恭）謹按見藝文類聚家大人曰恭不知何時人長海于晉地道記下坿此蓋以爲晉人也今据以著錄

皇甫謐地書　謹按見隋書崔頤傳

畫雲龍山記（顧愷之）謹按見歷代名畫記

右地理類存四十四家失名八家六十七部

族姓昭穆十卷（摯虞）謹按見本書虞傳隋志作族姓昭穆記史通作族姓記

魏世譜（孫盛）謹按見裴氏三國志注

蜀世譜（孫盛）謹按見裴氏三國志注

華嶠譜序　謹按見裴氏三國志注

庾氏譜　謹按見魏志管寧傳注家大人曰据譜有文康公亮司空公冰皆遁之曾孫昔逮至今語則譜爲晉時撰無疑

晉諸譜　謹按見世說言語政事兩篇注

摯氏世本　謹按見世說言語篇注

司馬氏系本（譙王司馬無忌）謹按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正義

複姓錄（徐顧）謹按見元和姓纂二

潘氏家譜（潘岳）謹按見元和姓纂四

晉姓氏簿狀（賈弼）謹按見玉海通典言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畧無遺漏（新唐書柳沖傳作七百一十二篇蓋每卷一篇）

右譜系類存七家失名三家凡十一部

魏中經（鄭默）謹按見王隱晉書（御覽二百三十四引）隋志敘云魏秘書郎鄭默始著中經

晉中經十四卷（荀勗）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中經簿新唐志作中書簿

晉義熙已來新集目錄三卷　謹按見隋志

雜撰文章家集敘十卷（荀勗）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新撰文章家集五卷

文章志四卷　謹按見隋志

晉元帝書目　謹按見七錄（見宏明集所載并隋志注也下一書同）

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謹按見七錄

王朝目錄　謹按見世說品藻篇注

晉文章紀（顧愷之）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

大秦衆經目錄（姚秦釋僧叡）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綜理衆經目錄一卷（釋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道安傳（高僧傳卷五）言自漢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卽此書也

傳譯經錄（沙門支敏度）謹按見高僧傳卷四康僧淵傳

諸經目錄（釋道祖）謹按見高僧傳中道祖傳

衆經目一卷（竺法護）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

論畫篇（顧愷之）謹按見歷代名畫記

右簿錄類存十家失名四家十五部

凡史之所記存二百七十家失名二百五十九家六百一部

補晉書藝文志卷二終　　弟國鉠校字

補晉書藝文志卷三

常熟丁國鈞撰子辰注

丙部子錄

孟子注九卷（綦毋邃）　謹按見七錄孟子本有外書四篇在今所傳七篇外諸家注孟俱七卷此並及外書故多二卷唐志作七卷者非七字衍文則外書注二卷彼時已佚也（國朝吳騫會輯邃外書注一卷）邃江左時人官邵陽太守見元和姓纂（漢志孟子十一篇並外書在內）

通語十卷（尙書左丞殷興）　謹按見七錄興一作基雲陽人吳零陵太守殷禮子舊唐志載此書云文禮撰殷興續新志則作文禮通語云殷興續馬國翰曰唐志以文禮通語標目其誤顯然興父名禮興不得以父名爲字謂文禮即殷禮而通語實非禮作（通語爲禮子基作詳吳志顧邵傳注）蓋因興書載父禮事遂訛父爲文耳按馬說致覈足正兩唐志之譌

譙子法訓八卷（譙周）　謹按見隋志御覽屢引是書卷四百六引一條稱譙子齊交蓋是書篇名

譙子五教志五卷（譙周）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無志字

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二十卷殆有錄一卷并計之也

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　謹按見七錄蜀志諸葛亮傳注會引袁子即準此書

通玄經四卷（王長文）　謹按見本書長文傳七錄有通經二卷云丞相從事中郎王長元撰即是書而亡佚二卷長元則長文之譌也

新論十卷（散騎常侍夏侯湛）　謹按見隋志本書湛傳言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即此書

楊子物理論十六篇（徵士楊泉）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楊子太玄經十四卷（徵士楊泉）　謹按見七錄此書有劉緝注見唐志通志藝文畧刪去經字但作太元誤

新論十卷（金紫光祿大夫華譚）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梅子新論一卷（梅陶）　謹按見七錄是書隋志無撰人名家大人據意林曾人撰之文知爲陶書補題著錄御覽卷九百六十二及九百六十七均引梅子又卷三十三引梅陶書卷六百四十九又引梅陶自序按梅陶書即梅子其自序當亦在是書中（陶字叔貞見世說方正篇注）

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古今通論二卷（松滋令王嬰）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三卷前亡後存卷數增多非唐人得其遺篇別爲分第則後人有坿益也通志藝文畧作二十卷十字衍文

蔡氏清化經十卷（蔡洪）　謹按見七錄世說言語篇注引洪集錄云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辨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

秀才王隱晉書曰洪書稱經蓋擬易而作御覽引書綱目作
清化論說（兩唐志著錄）

志林新書三十卷（虞喜）謹按見隋志本書喜傳作三十篇無新書字兩唐志著錄均二十卷（此書有注見御覽卷六十浙江水條下引）

廣林二十四卷（虞喜）謹按見七錄

後林十卷（虞喜）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後林新書

鄒子一卷（鄒湛）謹按見意林此書隋唐志不載馬國翰謂意林次此於蔡洪清化經孫毓成敗志之間蔡孫晉人則鄒因亦同時人蓋鄒湛之書也湛傳言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此湛有撰述之證又與蔡洪孫毓同在晉初蓋可無疑家大人謂馬氏所攷致確故補湛名列此（御覽引鄒子朱買臣孜孜）（修學云云卽湛是書錢大昕養新錄疑爲漢時之鄒伯奇攷之未審）

干子十八卷（干寶）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唐志著錄寶書作正言十卷立言十卷當卽此十八卷之本今不再著錄（荊楚歲時記曾引寶變化論當在此書內）

閎論二卷（江州從事蔡韶）謹按見七錄新唐志著錄

顧子十卷（揚州主簿顧夷）謹按見七錄兩唐志皆作顧子義訓

要覽十卷（郡儒林祭酒呂竦）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五卷

楊子法言注十五卷解一卷（李軌）謹按見隋志舊唐志存十卷新志僅三卷頗疑其脊十字（李賢文選注二十二引作李宏範蓋軌之字）

辨道三十卷（華譚）謹按見本書譚傳

典林二十三卷（韋謏）謹按見本書謏傳

典言五篇（常寬）謹按見本書寬傳

二九神經（祈嘉）謹按見本書嘉傳此書擬孝經而作

善文（華廙）謹按見本書廙傳此書集經書要事而成

無名子十二篇（王長文）謹按見華陽國志長文傳

言道（陸喜）謹按見本書喜傳

黃氏家訓（黃容）謹按見華陽國志容傳

典式八篇（賈充妻李婉）謹按見婦人集（世說賢媛篇注引）御覽卷三十五燭寶典均引作典誡本書賈充傳言李氏著女訓行於世卽此書也

太玄經注十二卷（范望）謹按見兩唐志望字叔明文獻通攷作十卷

述理篇十篇（李密）謹按見華陽國志密傳

典誡十五篇（慕容皝）謹按見本書載記

家令（慕容廆）謹按見本書載記

去伐論（袁宏）謹按見藝文類聚二十二此論隋唐志不著錄攷七錄有王粲去伐論三卷入儒家家大人命依其例列入

祖台之道論　謹按見初學記

虞溥厲學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右儒家類存四十三家三十九部

老子道德經解釋二卷（太傅羊祜）謹按見隋志釋文敘錄作四卷新唐志通志同

老子注二卷（羊祜）謹按見兩唐志與解釋四卷各著錄知非一書（祜傳作老子傳不作注）

老子經注二卷（江州刺史王尚述）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云尚述字君胄瑯邪人東晉江州刺史封杜忠侯通志藝文畧作王尚楚兩唐志則作王尚疑互有譌奪不足据

老子集解二卷（郎中程韶）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云韶鉅鹿人東晉郎中關內侯（兩唐志作集注）

老子道德經注二卷音一卷（尚書郎孫登）謹按見隋志登爲孫統子附見孫楚傳釋文敘錄云登字仲山通志藝文畧既載此書又列登注老子一卷複誤

老子道德經注二卷（西中郎將袁眞）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云眞字彥仁陳郡人東晉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兩唐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葛洪）謹按見兩唐志

老子道德經注二卷（張憑）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老子注二卷（鳩羅摩什）謹按見兩唐志

老子道德經注二卷（蜀才）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老子玄譜一卷（柴桑令劉遺民）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劉道人（中興書目劉驎之一字遺民本書有驎之傳）

老子注（郭象）謹按見本書象傳

老子注（劉黃老）謹按見本書劉波傳

老子音一卷（李軌）謹按見隋志

老子音一卷（散騎常侍戴逵）謹按見七錄

莊子注二十卷（散騎常侍向秀）謹按見隋志向注本二十卷二是三之譌李頤注本亦三十卷也本書秀傳言爲莊子隱解卽是書（釋文敘錄兩唐志均二十卷）

莊子注十卷（議郎崔譔）謹按見七錄釋文敘錄云譔清河人（兩唐志皆著錄）

莊子注二十一卷（司馬彪）謹按見七錄隋志云本二十一卷今闕（釋文敘錄兩唐志俱二十一卷）

莊子注三十卷目一卷（太傅主簿郭象）謹按見隋志七錄三十三卷（釋文敘錄兩唐志均十卷）

莊子十七卷（葛洪修撰）謹按見釋法琳辨正論卷九引是書疑采擇諸家注所成故曰修撰然他書絕未引及

莊子注三十卷（丞相參軍李頤）謹按見七錄兩唐志皆作李頤集解二十卷釋文敘錄同云頤字景真穎川襄城人自號玄道子

莊子注（盧諶）謹按見本書諶傳

釋莊論二卷（李充）謹按見兩唐志通志作莊子論二卷

莊子音三卷（郭象）謹按見隋志

莊子音一卷（李軌）謹按見隋志

莊子集音三卷（徐邈）謹按見隋志

莊子音一卷（向秀）謹按見七錄

莊子音三卷（徐邈）謹按見隋志（冊府元龜作一卷）

莊子注音一卷（司馬彪等撰）謹按見七錄

列子注八卷（光祿勳張湛）謹按見隋志湛字處度高平人仕至中書郎見世說任誕篇注

列子音義一卷（張湛）謹按見宋書藝文志是書七錄以下均不載今攷湛列子注中間附有音義乃湛所爲非殷敬順釋文也疑當時音義本單行故宋志得據以入錄

蘇子七卷（北中郎參軍蘇彥）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宣子二卷（宜城令宣聘）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陸子十卷（陸雲）謹按見七錄本書雲傳言撰新書十篇即此書（兩唐志著錄）

唐子十卷（唐滂）謹按見隋志舊題吳人據意林載是書有大晉應期一擧席捲語則書實成於晉時意林注云滂字惠潤生於吳太元二年是吳亡時滂年甫三十其入晉宜矣

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杜夷）謹按見隋志本書夷傳言爲幽求

子三十篇即此書唐志著錄三十卷

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謹按見隋志洪自序謂內篇二十卷舊唐志同新志存十卷當非完帙（今世所行本仍二十卷）

顧道士新書論經三卷（方士顧谷）謹按見七錄此書玉燭寶典曾載一條餘書鮮有引者舊唐志作顧道士論凡二卷

孫子十二卷（孫綽）謹按見隋志御覽諸書所引亦稱孫綽子蓋以別兵家之孫子高僧傳四（朱士行傳）引綽正像論宏明集卷三載綽喻道論數千言當皆在此書中（兩唐志均著錄陳氏書錄解題謂唐志不載誤）

苻子二十卷（員外郎苻朗）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三十卷（御覽資產部引苻子方外篇其篇名）

養生論三卷（嵇康）謹按見七錄

攝生論二卷（河內太守阮侃）謹按見七錄

簡文談疏六卷（簡文帝撰）謹按見隋志

玄微論（徐苗）謹按見本書苗傳

通老論（阮籍）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右道家類存三十五家四十五部

愼子注十卷（滕輔）謹按見兩唐志

蔡司徒難論五卷（三公令史黃命）謹按見七錄

肉刑論（孔融）謹按見本書融傳

愼子注（劉黃老）謹按見本書劉波傳

右法家存四家四部

文子注（張湛）謹按見文選注

右名家存一家一部

墨辯注六篇（魯勝）謹按見本書勝傳

右墨家存一家一部

鬼谷子注三卷（皇甫謐）謹按見隋志

右縱橫家存一家一部

傅子百二十卷（司隸校尉傅玄）謹按見隋志（通志藝文略存五卷）

析言論二十卷（議郎張顯）謹按見七錄

桑邱先生書二卷（征南軍司楊偉）謹按見七錄

時務論十二卷（楊偉）謹按見隋志

孔氏說林二卷（孔衍）謹按見七錄兩唐志皆著錄五卷（通典卷九十八引衍非離論當在此書中）

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謹按見隋志原注梁有五十一卷據葛氏自序知外篇本五十卷舊唐志宋志同新唐志作二十卷晁氏讀書志作十卷蓋非完帙今行世本仍五十卷道藏舊笈也（日本現在書目亦作五十卷）

博物志十卷（張華）謹按見隋志本傳作十篇攷北史常景傳有刪正博物志語是世所傳本已非張氏之舊段公路北戶錄及文選注（西京賦閒居賦七命）所引各條多出今本之外疑據其未刪之舊笈也（兩唐志入小說家）

張公雜記一卷（張華）謹按見隋志舊注云梁有五卷與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

雜記十一卷（張華）謹按見隋志

古今訓十一卷（張顯）謹按見隋志

子林二十卷（孟儀）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古今注三卷（崔豹）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五卷原本北堂書鈔歌類引作古今雜記

論集八十六卷（殷仲堪）謹按見隋志七錄九十六卷

感應傳八卷（尚書郎王延秀）謹按見隋志

時務論五篇（何攀）謹按見華陽國志攀傳

索子二十卷（索靖）謹按見本書靖傳

訪論（陸喜）謹按見本書喜傳

西州清論（陸喜）謹按見本書喜傳

審機（陸喜）謹按見本書喜傳

雜記（孫盛）謹按見裴氏三國志注

新議八篇（薛瑩）謹按見吳志

廣志二卷（郭義恭）謹按見隋志

要覽三卷（陸機）謹按見兩唐志玉海載機自序云省直之暇乃集要覽之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實述

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捜同辨異也篇目大旨已具斯數語

中

獨斷注（司馬彪）　謹按見李善文選注

雜記（徐廣）　謹按見戴凱之竹譜

異同志（李軌）　謹按見玉燭寶典二月下引

默語（周處）　謹按見本書處傳

人物論（庾法暢）　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

八賢論（謝萬）　謹按見世說文學篇注（亦見本書萬傳）

錢神論一卷（魯褒）　謹按見崇文總目褒傳亦載是論以御覽資產部所引校之知非全文

錢神論（成公綏）　謹按見御覽資產部引

李嵩行事記　謹按見通典九十五禮類

右雜家類存二十五家三十二部

語林十卷（處士裴啟）　謹按見七錄據裴氏家傳則書爲裴榮作榮或啟之別名也詳見世說文學篇注

郭子三卷（東晉從事中郎郭澄之）　謹按見隋志舊脫中郎字家大人據本書澄之傳補此書有賈泉注見通志藝文畧

陸氏異林　謹按魏志鍾繇傳注引此書有叔父清河太守語裴氏謂清河陸雲也知書爲士龍之姪所作惜名無可攷

列異傳一卷（張華）　謹按見新唐志

羣英論一卷（郭頒）　謹按見七錄

博物志十卷（張華）　謹按見隋志（互見雜傳類）

搜神記三十卷（干寶）　謹按見本書寶傳（互見雜傳類）

搜神後記十卷（陶潛）　謹按見隋志（互見雜傳類）

志怪二卷（祖台之）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四卷互見雜傳類（御覽引書目作志怪集）

孔氏志怪四卷　謹按見新唐志世說方正篇盧志條注引此書有皺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語知係晉人所作文苑英華載顧况廣異記序稱孔愼言志怪疑即此書（互見雜傳類）

魯史欹器圖注一卷（儀同劉徽）　謹按見隋志

神異記（王浮）　謹按見御覽八百六十七飲食部

甄異記（戴祚）　謹按見新唐志（互見雜傳類）

曹毗志怪　謹按初學記地部御覽地部均引

右小說類存十家失名二家十四部

兵林六卷（江都相孔衍）　謹按見隋志

兵記八卷（司馬彪）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一本作二十卷（兩唐志十二卷）

兵法孤虛月時祕要法一卷（葛洪）　謹按見新唐志

握奇經述讚（馬隆）　謹按見高似孫子畧宋志有風后握機經一卷云馬隆畧序即此書陳振孫曰奇馬隆本作機

圍棋九品序錄五卷（范汪等撰）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棊品五卷）

圍棊勢二十九卷（趙王倫舍人馬朗等撰）謹按見七錄

投壺變一卷（左光祿大夫虞潭）謹按見七錄是書有注不知何人所作御覽曾引之兩唐志有投壺經一卷云郝冲虞譚法撰攷七錄於虞書外尙有郝冲投壺道一卷唐志所云疑合兩人書而一之且誤衍一法字

棊九品序錄一卷（范汪等注）謹按見隋志

棊品序一卷（陸雲）謹按見隋志

彈棊譜一卷（徐廣）謹按見隋志

右兵家類存九家十部

天文集占十卷（太史令陳卓定）謹按見隋志卓字季曹見虞喜

安天論（御覽卷二引）武帝時爲太史令至愍帝建興五年尙在見本書天文志是書兩唐志均七卷玉海云梁有百卷蓋誤以隋志天文集占下子注屬之此書也不足據（隋天文志上以卓爲三國時吳太史令意卓初仕吳後入晉仍其舊官也）

五星占一卷（陳卓）謹按見隋志

石氏星經七卷（陳卓記）謹按見七錄

天官星占十卷（陳卓）謹按見隋志

四方宿占四卷（陳卓）謹按見七錄（隋唐志均存一卷宿唐志作星）

安天論六卷（虞喜）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存一卷）

天文要集四十卷（太史令韓楊）謹按見隋志

天文志（郭琦）謹按見本書琦傳

穹天論（虞聳）謹按見本書天文志聳字世龍翻弟六子入晉爲河間相見會稽典錄祖絙天文錄（御覽卷二引）殷道養渾天記（玉海卷二引）及御覽引書綱目皆以穹天爲虞昺作攷虞喜安天論有族祖河間相立穹天之語則論爲聳著甚明（宋隋兩天文志亦作虞聳）

星圖定紀（陳卓）謹按見本書天文志

正天論（魯勝）謹按見本書勝傳

天論（劉智）謹按見開元占經

右天文類存七家十二部

正歷四卷（太常劉智）謹按見隋志（開元占經一引智天論作侍中不云太常）

古今歷（陸喜）謹按見本書喜傳

朔氣長歷二卷（皇甫謐）謹按見七錄

春秋長歷（杜預）謹按見本書律歷志及預傳

乾度歷（李修卜顯撰）謹按見本書律歷志（卜顯杜氏長歷作夏顯）

通歷（著作郎王朔之）謹按見本書律歷志志言是歷造于穆帝永和八年朔之官中領軍見宋天文志

渾天論（姜岌）謹按見本書律歷志

京氏要集歷術四卷（姜岌）謹按見七錄新唐志三卷

三紀歷一卷（姜岌）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是書及下一種傳題姜氏不標名攷本書律歷志有姚興時姜岌爲三紀甲子元

歷事則二書爲岌撰明矣今補岌名著於錄

歷序一卷（姜岌）謹按見隋志舊題姜氏攷具上條

海島算經一卷（劉徽）謹按見兩唐志

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謹按見隋志

九章算術十卷（劉徽）謹按見隋志（日本現在書目有九章十卷云劉徽注當卽此書）

河西甲寅元歷一卷（涼太史趙𢾾）謹按見隋志兩唐作壬辰元歷攷甲寅爲北涼玄始二年當晉安帝義熙十年若作壬辰則爲晉孝武太元十七年在蒙遜立國前八年矣顯誤魏書歷志亦作甲寅歷又謂之玄始歷蓋歷作于玄始時故名也（𢾾敦煌人字亦作匪見北史李興業傳）

甲寅元歷序一卷（涼太史趙𢾾）謹按見隋志（是書志凡二見蓋複出）

七曜歷數算經一卷（趙𢾾）謹按見隋志

算經一卷（趙𢾾）謹按見隋志

陰陽歷術一卷（趙𢾾）謹按見隋志

遠歷讖（張元）謹按見本書元傳

既往七曜歷（徐廣）謹按見宋書歷志世說注二引廣律紀卽此

景初歷三卷（楊偉）謹按見隋志偉字世英馮翊人（見魏志注所引魏晉世語）魏時爲尚書郎（見本書律歷志）後人誤爲征南軍司（隋志雜家類注）此歷作於魏景初時故名

景初歷術二卷（楊偉）謹按見七錄

景初歷法三卷（楊偉）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舊注云又一本五卷疑并上二卷爲一書非別有增益也不再著錄

景初壬辰元歷一卷（楊沖）謹按見隋志

漏刻經一卷（楊偉）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舊作三卷云後漢待詔霍融何承天楊偉等撰蓋每人一卷也今爲別出著於錄

右歷數類存十四家二十三部

遁甲肘後立成囊中秘一卷（葛洪）謹按見隋志抱朴子登涉篇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抄集其要爲囊中立云云卽此書並以下各種

遁甲返覆圖一卷（葛洪）謹按見隋志

遁甲要用四卷（葛洪）謹按見隋志

遁甲祕要一卷（葛洪）謹按見隋志

三元遁甲圖三卷（葛洪）謹按見兩唐志

遁甲要一卷（葛洪）謹按見隋志

龜決二卷（葛洪）謹按見七錄

周易筮占二十四卷（徵士徐苗）謹按見七錄

周易新林四卷（郭璞）謹按見隋志璞傳言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卽此書（日本現在書目五行家載璞周易新林占三卷當卽此書）

周易雜占十卷（葛洪）謹按見七錄

易洞林三卷（郭璞）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周易洞林解胡一桂

易啟蒙翼傳云郭氏洞林世罕其書從王弇翁才古鈔得之則元時此書尚存（璞傳言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即此書）

易八卦命錄斗內圖一卷（郭璞）謹按見隋志

易斗圖一卷（郭璞）謹按見隋志

易腦一卷（郭璞）謹按見兩唐志舊題郭氏蓋亦璞書

周易新林九卷（郭璞）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此與上四卷之新林各著錄又有周易新林一卷周易新林二卷無撰人名疑皆複見之本

周易林五卷（郭璞）謹按見七錄

易立成林二卷（郭璞）謹按見隋志舊題郭氏蓋亦璞書

卜韻一篇（郭璞）謹按見本書璞傳神仙傳引作卜繇

五行三統正驗論（索靖）謹按見本書靖傳

五行傳（郭琦）謹按見本書琦傳

周易品元二卷（干寶）謹按見隋志舊脫撰人名此據冊府元龜補攷具易類敘此書下

晉玄石圖一卷　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武帝紀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氏池縣大柳谷有玄石一所白畫成文實大晉之休祥圖之以獻詔藏之天府七錄此圖及下易天圖當皆晉代故并列入

晉德易天圖二卷　謹按見七錄

右五行類存六家失名二家二十三部

黃帝三部鍼經十三卷（皇甫謐）謹按見兩唐志即七錄十二卷之黃帝甲乙經也本有音一卷唐志并計之故云十三卷此書蓋集舊文而成首有謐自序新志既入錄而又出黃帝甲乙經十二卷複誤顯然

脉經十卷（王叔和）謹按見隋志叔和西晉時高平人官太醫令事畧具唐甘伯宗名醫傳日本現在書目醫方類有黃帝脉經訣十二卷云王叔和新撰疑合下脉訣一卷計之實即此書

脉訣一卷（王叔和）謹按見文獻通攷陳晁兩家書目有脉訣機要三卷云叔和撰通真子注即此書有注故增多二卷

論病六卷（王叔和）謹按見七錄

張仲景藥方十五卷（王叔和撰）謹按見兩唐志

傷寒卒病論十卷（王叔和）謹按見新唐志（通攷作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王叔和撰次）

依諸方撰一卷（皇甫謐）謹按見隋志

金匱要畧方三卷（張仲景撰王叔和集）謹按見直齋書錄解題家大人曰馬氏通攷無此書而有金匱玉函經八卷（宋志無經字題有要字）據陳氏解題言是書得於館閣蠹簡中本名金匱玉函要畧方是知通攷所載八卷之經即此書特稍變其名耳陳氏又云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并療婦人則書本三卷作八卷者疑出後人附益或即三之譌耳宋志既列此

書又列金匱玉函八卷複誤顯然

論寒食散方二卷（皇甫謐曹歙）　謹按見七錄裴氏魏志注云曹歙撰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即此二卷之本

金匱藥方一百卷（葛洪）　謹按見本書洪傳抱朴子雜應篇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然則此百卷本名玉函方其餘各種著錄於七錄諸志者皆百卷中之單行者也

神仙服食方十卷（葛洪）　謹按見隋志舊題抱朴子撰

太清神仙服食經一卷（葛洪）　謹按見新唐志舊題抱朴子（舊志脫撰人名）

服食方四卷（葛洪）　謹按沙門法琳辨正論卷九引

玉函煎方五卷（葛洪）　謹按見隋志

肘後急要方四卷（葛洪）　謹按見七錄本書洪傳作肘後方云二卷隋志作六卷兩唐志作肘後救卒方卷同隋志當即此書

序房內祕術一卷（葛洪）　謹按見隋志舊題葛氏撰亦稚川之書

殷荊州要方一卷（殷仲堪）　謹按見七錄

范東陽方一百五卷錄一卷（范汪）　謹按見隋志七錄作一百七十六卷兩唐志作一百七十卷云尹穆撰

解散方七卷（范汪）　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此書與下二書但題范氏無名攷隋志醫方類東陽外無別有姓范者此三種亦爲汪書可以意決當爲百七十餘卷中傳錄別行之本孝緒据所見各著於錄耳今補汪名備列於下

療婦人藥方十一卷（范汪）　謹按見七錄

療小兒藥方一卷（范汪）　謹按見七錄

議論備豫方一卷（于法開）　謹按見隋志法開有晉書有傳見世說術解篇注

申蘇方五卷（支法存）　謹按見七錄

青精鍵飯方（魏夫人）　謹按見南嶽魏夫人傳（太平廣記五十八引）

新書病總要略一卷（王叔和）　謹按見崇文總目錢氏侗曰通志宋志並作新集病總略書字疑譌

右醫方類存九家二十五部

凡諸子存一百六十五家失名四家二百三十部

補晉書藝文志卷三終

弟國鈞校字

補晉書藝文志卷四

常熟丁國鈞撰子辰注

丁部集錄

楚辭注三卷（郭璞）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十卷

楚辭音一卷（徐邈）　謹按見隋志

右楚辭類存二家二部

宣帝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佚錄一卷

文帝集三卷　謹按見隋志

齊王攸集三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二卷（本書有傳）

步兵校尉阮籍集十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十卷

兩唐志五卷宋志仍十卷

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三卷兩唐志仍十五卷

王沈集五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鄭袤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宗正嵇喜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一卷兩唐志仍二卷晉百官名（世說簡傲篇注）曰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嵇康兄也

散騎常侍應貞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一卷兩唐志仍五卷（本書有傳）

司隸校尉傅玄集五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五卷

兩唐志仍五十卷（本書有傳）

著作郎成公綏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九卷兩唐仍十卷（本書有傳）

裴秀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金紫光祿大夫何楨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一卷嚴可均全晉文目錄云楨字元幹廬江灊人魏太和中爲楊州別駕正始中爲宏農太守歷幽州刺史拜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兩唐志仍五卷）

賈華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少傅山濤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九卷又一本十

卷齊奉朝請裴津注兩唐志著錄仍五卷（本書有傳）

向秀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平原太守阮种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誤作阮冲（本書有傳）

阮侃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陳留志（世說賢媛篇注引）侃字德如仕至河內太守東晉末又有滎陽太守阮侃（見高僧傳中慧遠傳）乃別一人（兩唐志著錄）

太傅羊祜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一卷兩唐志仍二卷（本書有傳）

蔡玄通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

太宰賈充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存二卷（本書有傳）
侍中庾峻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三卷（本書有傳）
荀勗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二十卷（本書有傳）
征南將軍杜預集十八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二十卷（本書
有傳）
輔國將軍王濬集一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唐志均著錄（本書有傳）
徵士皇甫謐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侍中程咸集三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作二卷咸字延休魏
正始中爲司隸校尉府主簿入晉歷黄門郎散騎常侍累遷
至侍中

光祿大夫劉毅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
有傳）
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　謹按見隋志正仕蜀爲祕書郎入晉
仕至巴西太守蜀志有傳
散騎常侍薛瑩集三卷　謹按見隋志瑩卒於太康三年坿見
吳志薛綜傳（兩唐志存二卷）
散騎常侍陶濬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通事郎江偉集六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存五卷偉陳留襄
邑人
宣舒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舒字幼驥陳郡人爲宜城令見釋

文叙錄（兩唐志著錄三卷舒譔）
散騎常侍曹志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
有傳）
鄒湛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四卷（本書有傳）
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　謹按見隋志毓爲孫楙子見魏志臧
霸傳（新唐志存五卷舊唐志存二卷）
處士楊泉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泉字德淵見意林吳
處士入晉徵爲侍中不就（見原本北堂書鈔）
司徒王渾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冀州刺史王琛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存四卷

徵士閔鴻集三卷　謹按見隋志嚴可均全晉文目錄曰鴻廣
陵人仕吳爲尚書入晉徵不就（兩唐志存二卷）
光祿大夫裴楷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
有傳）
司空張華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尚書僕射裴頠集九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十卷（本書有傳）
太子中庶子許孟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存二
卷
太宰何邵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光祿大夫劉頌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

（有傳）

劉建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散騎常侍王佑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佑官至北軍中候見本書王嶠傳）

驃騎將軍王濟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華嶠集八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二卷（本書有傳）

祕書丞司馬彪集四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尚書庾儵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庾氏譜（晉寗傳注引）儵作倏云字玄默晉向書陽翟子家大人從原本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輯存一卷

國子祭酒謝衡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衡爲謝安祖晉官博士（見永嘉流人名）又官散騎常侍（見本書禮志）又官太子太傅（見中興書）

漢中太守李虔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十卷本書李密傳密一名虔

司隸騎尉傅咸集三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十七卷兩唐志仍三十卷（本書有傳）

太子中庶子棗據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棗據傳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佚此二卷殆佚脫之本（兩唐志均著錄）

劉寶集三卷　謹按見七錄晉百官名（世說德行篇注）寶字道真高平人

馮翊太守孫楚集十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六卷兩唐志十卷（本書有傳）

散騎常侍夏侯湛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弋陽太守夏侯淳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十卷（淳爲湛弟本書附湛傳後）

散騎侍郎王讚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臧榮緒晉書（文選注二十九引）讚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舊唐志三卷新志二卷）

衛尉卿石崇集六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五卷（本書有傳）

尚書郎張敏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唐志均二卷嚴可均全晉文目錄曰敏太原中都人咸寧中爲尚書郎領祕書監太康初出爲益州刺史

黃門郎伏係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

黃門郎潘岳集十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太常卿潘尼集十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頓邱太守歐陽建集二卷　謹按見隋志（建字堅石本書附石崇傳後傳言爲馮翊太守不及頓邱）

宗正劉許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晉百官名（世說排調篇注引）
言許字文生涿郡人惠帝時爲宗正（兩唐志著錄）
散騎常侍李重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光祿大夫欒廣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
有傳
阮渾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存二卷（渾爲阮籍子本書附）
籍傳
侍中嵇紹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錢塘令楊建集九卷　謹按見七錄
長沙相盛彥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左長史楊文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尚書盧播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唐志均作一卷嚴
可均全晉文目錄曰播字景宣陳留人爲本州別駕元康中
遷梁王彤征西長史進振威將軍後爲尚書
欒肇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仍五卷
南中郎長史應亨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嚴可均
曰亨爲貞從孫爲著作郎累遷南中郎長史
國子祭酒杜育集二卷　謹按見隋志育字方叔襄城人見世
說品藻篇注
太常卿摯虞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九卷新唐志

仍十卷（本書有傳）
秘書監繆徵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徵爲魏繆）
（襲孫見文章志）
齊王府記室左思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二卷
兩唐志仍五卷（本書有傳）
豫章太守夏靖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作
夏侯靖侯字誤衍靖有答陸士衡詩見文館詞林百五十七
吳王文學鄭豐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據文）
（館詞林卷百五十六知豐字曼季）
大司馬東曹掾張翰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

錄（本書有傳）
清河王文學陳畧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揚州從事陸沖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平原內史陸機集四十七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四
卷兩唐志十五卷（本書機傳言所著文章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清河太守陸雲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二卷兩
唐志均十卷（本書雲傳言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並行於世）
少府丞孫拯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拯附見陸機傳後
字亦作丞（見吳志孫桓傳注）　隋志作孫極誤（兩唐志著錄）
中書郎張載集七卷　謹按見隋志齊注云梁一本二卷錄一

卷舊唐志二卷新志三卷（本書有傳）

黃門郎張協集四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三卷兩唐志均二卷（本書有傳）

著作郎束晳集七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五卷兩唐志同（本書有傳）

征南司馬曹攄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二卷（本書有傳）

散騎常侍江統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著作郎胡濟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伍朝傳有尚書郎胡濟當即其人）

中書令卞粹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一卷兩唐二卷（粹爲卞壼父本書附見壼傳）

光祿勳閭丘沖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荀綽兗州記（世說品藻篇注引）冲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京邑未潰乘車田爲賊所害）

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一卷兩唐志均二卷（本書有傳）

太子洗馬阮修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廣威將軍裴邈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見晉諸公讚（世說雅量篇注引）

太子中舍人阮瞻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太傅主簿郭象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二卷兩唐志仍五卷（舊脫主簿字此據本書象傳補）

廣州刺史嵇含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著錄（含爲嵇紹從子本書附紹傳）

安豐太守孫惠集十一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八卷兩唐志均十卷（本書有傳）

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附見王沈傳）

平北將軍牽秀集四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三卷兩唐志均五卷（本書有傳）

車騎從事中郎蔡克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克爲蔡謨父本書附見謨傳）

游擊將軍索靖集三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隴西太守閻纘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秦州刺史張輔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有傳）

交阯太守殷巨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文士傳（吳志顧邵傳注引）巨字元大興子仕吳爲偏將軍入晉歷交阯太守

太子洗馬陶佐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鄱陽太守虞溥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益陽令吳商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仲長敖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太常卿劉弘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開府山簡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兗州刺史宗岱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三卷岱曾爲襄陽太守（見本書孫旂傳）青州刺史（見太平廣記鬼類）

侍中王峻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濟陽內史王曠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王羲之傳父曠淮南太守）

散騎常侍棗嵩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一卷兩唐志著錄（本書附棗據傳）

襄陽太守棗腆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攷本書棗據傳腆係襄城太守冊府元龜同此作襄陽誤）

太尉劉琨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九卷兩唐志仍十卷（本書有傳）

劉琨別集十二卷　謹按見隋志

司空從事中郎盧諶集十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祕書丞傅暢集五卷　謹按見隋志（暢爲傅祗子本書附祗傳）

明帝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簡文帝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孝武帝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彭城王紘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譙烈王承集九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會稽王司馬道子集九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八卷（本書有傳）

鎮東從事中郎傅毅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衡陽內史曾懷集四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存三卷

驃騎將軍顧榮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司空賀循集二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八卷兩唐志同七錄（本書有傳）

散騎常侍張抗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三卷（抗本書作亢張協弟也附見協傳冊府元龜引作張伉）

車騎長史賈彬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作賈寀

光祿大夫衛展集十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二卷兩唐志

十四卷（本書附見衞恒傳）

太尉荀組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新唐志存一卷舊唐志二卷（本書附見荀勗傳）

祕書郎張委集九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五卷

關內侯傅珉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

光祿大夫周顗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太常謝鯤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隋唐志均六卷（本書有傳）

驃騎將軍王廙集三十四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卷（本書有傳）

華譚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御史中丞熊遠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二卷兩唐志仍五卷（本書有傳）

湘州秀才谷儉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儉事附見本書甘卓傳）

大鴻臚周嵩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弘農太守郭璞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七卷兩唐志著錄仍十卷（本書有傳）

張駿集八卷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殘缺（本書有傳）

大將軍王敦集十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吳興太守沈充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附王敦傳後）

散騎常侍傅純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光祿大夫梅陶集二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九卷兩唐志十卷陶曾爲王敦諮議參軍（見陶侃傳）又爲章郡太守（通典卷九十九）

金紫光祿大夫荀邃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附見荀勗傳）

著作佐郎王濤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見本書王鑒傳）

廷尉卿阮放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五卷（本書有傳）

散騎常侍王覽集九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五卷（本書附見王祥傳）

宗正卿張悛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悛字士然吳郡人見孫盛晉陽秋隋唐志悛作俊誤）

汝南太守應碩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新唐志著錄

金紫光祿大夫張闓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三卷（本書有傳）

揚州從事陸沈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新唐志著錄

驃騎將軍卞壼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光祿勳鍾雅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衞尉卿劉超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衛將軍戴邈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光祿大夫荀崧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大將軍溫嶠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侍中孔坦集十七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五卷兩唐志同（本書有傳）
臧沖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
鎮南大將軍應詹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舊唐志三卷新志仍
五卷（本書有傳）
太僕卿王嶠集八卷　謹按見隋志新唐志存二卷（本書有傳不言爲太
僕）
衛尉荀闓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附見荀勗傳）

鎮北將軍劉隗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三卷（本書有傳）
大司馬陶侃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丞相王導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一卷兩唐志
仍十卷（本書有傳）
太尉郗鑒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太尉庾亮集二十一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兩唐志均二十卷
（本書有傳）
虞預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傳）
平越司馬黃整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護軍長史庾堅集十三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十卷錄一卷

司空庾冰集二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七卷兩唐志
仍二十卷（本書有傳）
給事中庾闡集九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著錄家大人從原
本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輯存一卷（本書有傳）
著作郎王隱集二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仍十卷（本書
有傳）
太常卿殷融集十卷　謹按見隋志融字洪遠陳郡人累遷吏
部尚書太常卿卒見中興書（世說文學篇注引）
散騎常侍干寶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四卷（本書有傳）
衛尉張虞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五卷嚴可均曰虞咸

康中東陽太守累遷衛尉卿
光祿大夫諸葛恢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本書有傳）
車騎將軍庾翼集二十二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二十卷錄一
卷兩唐志同（本書有傳）
司空何充集四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兩唐志均五卷（本書有傳）
御史中丞郝默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征西諮議甄述集十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五卷（述曾爲河南功
曹見本書王尼傳）
武昌太守徐彥則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

散騎常侍王愆期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附見王接傳）

司徒左長史王濛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見本書外戚傳）

丹陽尹劉惔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五卷（本書有傳）

益州刺史袁喬集七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五卷（本書有傳）

尚書令顧和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尚書僕射劉遐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本書有劉遐傳係武夫亦不云爲尚書僕射疑此係別一人）

徵士江淳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五卷（本書有傳）

李充集十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二十二卷兩唐志十四卷（見本書文苑傳）

魏興太守荀邃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

平南將軍賀翹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

李軌集八卷　謹按見七錄

司徒蔡謨集四十三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七卷兩唐志十卷（本書有傳）

揚州刺史殷浩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四卷（本書有傳）

吳興孝廉紐滔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宣城內史劉系之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尋陽太守庾統集八卷　謹按見隋志統譌作純（本書附見庾懌傳）

庾赤玉集四卷　謹按見隋志赤玉爲庾統小字見世說賞譽篇注隋志既載統集八卷而又列此當依阮錄複出

驃騎司馬王修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修爲王濛子附見本書外戚傳）

衛將軍謝尚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五卷（本書有傳）

青州刺史王俠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永和五年帝紀有石遵揚州刺史王浹以壽陽降語疑即其人此集兩唐志著錄正作王浹隋志俠字實浹之譌

西中郎將王胡之集十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兩唐志均五卷（胡之爲王廙子本書附見廙傳）

中書令王洽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三卷（洽王導子本書附見導傳）

宜春令范保集七卷　謹按見七錄

徵士范宣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五卷（見本書儒林傳）

建安太守丁纂集四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二卷（纂晉爲黃門郎見本書蔡謨傳）

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九卷兩唐志均五卷（本書有傳）

散騎常侍謝萬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六卷兩唐志仍

十卷作謝方葢書爲万譌成方也（本書有傳）
司徒長史張憑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兩唐志均五卷（本書有傳）
高涼太守楊方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徵士許詢集八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兩唐志均三卷
許字玄度高陽人寓居會稽見晉中興書（文選注三十二引）
征西將軍張望集十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卷兩
唐志均三卷
餘姚令孫統集九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二卷兩唐志
均五卷（本書附見孫楚傳）

晉陵令戴元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衛尉卿孫綽集二十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五卷（本書有傳）
太常江逌集九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五卷家大人從藝文
類聚諸書輯存一卷（本書有傳）
謝沈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均五卷（本書有傳）
李顒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家大人從藝文類聚諸書
輯存一卷（本書附見李充傳）
光祿勳曹毗集十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卷兩唐
志卷同七錄家大人從藝文類聚諸書輯存一卷（本書文苑有傳）
都主簿王茂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劉彧集十六卷　謹按見七錄
張重華酒泉太守謝艾集八卷　謹按見七錄隋唐志均七卷
（艾事附見本書張重華傳）
撫軍長史蔡系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系爲蔡謨子見本書）
（謨傳世說注引中興書曰系字子叔）
護軍將軍江虨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虨隋志誤彬（本書）
（有傳）
范汪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一卷兩唐志八卷（本書有傳）
尚書僕射王述集八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五卷（本書有傳）
王度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中領軍庾龢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龢爲庾亮）
（子附見本書亮傳）
將作大匠愉希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嚴可均曰希字益期豫
章人
吳興太守孔嚴集十一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五卷
（本書有傳）
大司馬桓溫集四十三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一卷（本書有傳）
桓溫要集二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豫章太守車灌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尚書僕射王坦之集七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并錄六卷（本書有傳）

左光祿大夫王彪之集二十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有錄一卷（本書有傳）

中書郎郗超集十卷　謹按見隋志九卷唐志十五卷（本書有傳）

南中郎將桓嗣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嗣爲桓沖子本書附沖傳）

平固令郗穀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太學博士滕輔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苻堅丞相王猛集九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附見苻堅載記）

顧夷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夷字君齊吳郡人辟州主簿不就見世說政事篇注

散騎常侍鄭襲集四卷　謹按見七錄

撫軍掾劉暢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暢爲劉瑾父王羲之女壻見世說品藻篇注

太常卿韓康伯集十六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五卷（本書有傳）

黃門郎范啟集四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五卷（啟校爲堅本書附堅傳堅與子啟並有文筆行於世七錄但言啟集而不及堅知佚久矣）

豫章太守王恪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恪爲王遐子見本書外戚傳）

竟陵太守陶混集七卷　謹按見七錄

海鹽令祖撫集三卷　謹按見七錄

吳興太守殷康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康爲殷顗父見本書顗傳）

太傅謝安集十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五卷（本書有傳）

中軍參軍孫嗣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嗣爲孫綽子見本書綽傳）

司徒左長史劉衮集三卷　謹按見七錄

御史中丞孔欣時集七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八卷

伏滔集十一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文苑有傳）

滎陽太守習鑿齒集五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祕書監孫盛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五卷云殘缺兩唐志仍十卷（本書有傳）

東陽太守袁宏集二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五卷兩唐志卷同七錄

黃門郎顧淳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淳爲顧和子見本書和傳）

鄱陽太守熊鳴鵠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鳴鵠爲熊遠兄子見本書遠傳）

車騎司馬謝韶集三卷　謹按見七錄（韶爲謝萬子見本書萬傳）

金紫光祿大夫王獻之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琅邪內史袁質集二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質爲袁耽子本書附耽傳）

太傅從事中郎袁邵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三

卷

車騎長史謝朏集六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五卷（朏爲萬子本書有傳）

車騎將軍謝顗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新安太守郄愔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四卷云殘缺（本書有傳）

吳郡功曹陸法之集十九卷　謹按見七錄

太常卿王珉集十卷　謹按見隋志（珉爲王洽子本書有傳隋志作王岷誤）

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　謹按見隋志（見本書孝友傳）

太宰長史庾倩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倩爲庾冰子見本書冰傳隋志作庾倩誤）

大司馬參軍庾攸之集三卷　謹按見七錄（攸之庾希子見本書庾冰傳隋志誤作悠）之

司徒左長史庾凱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作庾軌

國子博士孫放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殘缺存一卷兩唐志均十五卷（放爲孫盛子本書附見盛傳）

聘士殷叔獻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叔獻殷顗弟見本書顗傳）

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肅之庾闡子見本書闡傳）

北中郎參軍蘇彥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彥芙蕖賦作吳蘇彥吳字誤家大人從原本書鈔

藝文類聚諸書輯存一卷

太子左率王肅之集三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王氏譜（世說排調）

（篇注）肅之字幼恭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諮議

黃門郎王徽之集八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徵士謝敷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見本書隱逸傳）

太常卿孔汪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陳統集七卷　謹按見七錄（統字元方徐州從事見釋文敘錄）

太常王愷集十五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右將軍王忱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太常殷允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中興書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歷吏部尚書（世說賞譽篇注）

徵士戴逵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九卷（見本書隱逸傳）

光祿大夫孫嶽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

尚書左丞徐禪集六卷　謹按見七錄

太子前率徐邈集二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幷目錄九卷（見本書儒林傳）

給事中徐禪集二十一卷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幷目錄

冠軍將軍張玄之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玄之事見本書謝玄傳）

員外常侍荀世之集八卷　謹按見七錄

袁山松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黃門郎魏邈之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世說賞譽篇注引魏氏譜云魏隱弟邈官黃門郎（晉人單名多加之字）

驃騎將軍卞湛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著錄

金紫光祿大夫褚爽集十六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見本書外戚傳）

豫章太守范寗集十六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十五卷（本書有傳）

餘杭令范弘之集六卷　謹按見七錄

司徒王珣集十一卷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幷目錄（本書有傳）

處士薄蕭之集九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兩唐志均十卷

安北參軍薄要集九卷　謹按見隋志

薄邕集七卷　謹按見七錄

延陵令唐邈之集十一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孫恩集五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殿中將軍傅綽集十五卷　謹按見七錄

驍騎將軍弘戎集十六卷　謹按見七錄

御史中丞魏叔齊集十五卷　謹按見七錄

司徒右長史劉衡之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

臨海太守辛德遠集五卷　謹按見隋志舊唐志作辛昞集四卷昞德遠名即本書孫恩傳之臨海太守辛景也

車騎參軍何瑾之集十一卷　謹按見七錄

太保王恭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殷顗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有傳）

荆州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幷目錄十錄作十卷錄一卷

驃騎長史謝景重集一卷　謹按見隋志（景重謝朗子見本書謝朗傳）

桓玄集二十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丹陽令卞範之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本書附桓玄傳後）

光祿勳卞承之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東陽太守殷仲文集七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五卷（本書附桓玄傳後）

司徒王謐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光祿大夫伏系之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系之伏滔子見本書滔傳）

右軍參軍孔璠集二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均作孔璠之

衛軍諮議湛方生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家大人從藝文類聚諸書輯存一卷

光祿大夫祖台之集十六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二十卷兩唐志均十五卷（本書附王湛傳）

通直常侍顧愷之集七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二十卷（本書有傳）

太常劉瑾集九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五卷兩唐志八卷劉瑾集序（世說品藻篇注）瑾字仲璋南陽人父暢娶王羲之女生瑾與劉訥之祖同名而時代相懸

左僕射謝混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三卷（本書有傳）

祕書監滕演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兩唐志存一卷

司徒長史王誕集二卷　謹按見隋志（誕卒於義熙九年傳見宋書）

太尉諮議劉簡之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簡之即劉簡世說方正篇注引劉氏譜云簡字仲約南陽人大司馬參軍

丹陽太守袁豹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八卷兩唐志卷同七錄（豹袁質子本書附見質傳）

廬江太守殷遵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興平令荀軌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

西中郎長史羊徽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九卷兩唐志一卷

相國主簿殷闡集十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太常傅迪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

始安太守卞裕之集十五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十三卷兩唐志十四卷

韋公藝集六卷　謹按見七錄

毛伯成集一卷　謹按見隋志征西寮屬名云（世說言語篇注引）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王茂畧集四卷　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前已著錄王導集十一卷此四卷當係別出姑依隋志亦列於此下曹毗集同

曹毗集四卷　謹按見隋志

中軍功曹殷曠之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

太學博士魏說集十三卷　謹按見七錄世說排調篇引魏氏譜言說官至大鴻臚卿

征西主簿丘道護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史通曰舊晉書有劉遺民傳）

郭澄之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見本書文苑傳）

孔璠集九卷　謹按見七錄

陶潛集九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兩唐志均二十卷二字疑誤）

徐廣集十五卷錄一卷　謹按見隋志（本書有傳）

王鑒集五卷　謹按見兩唐志（鑒本書有傳桓石虔傳別有王鑒乃苻堅將也）

謝玄集十卷　謹按見兩唐志（本書有傳）

郭愔集五卷　謹按見兩唐志

阮咸集一卷　謹按見宋志（本書有傳）

沙門支諦曇集六卷　謹按見隋志諦卒於義熙七年五月某日丘道護有誄（見廣宏明集）高僧傳謂卒於元嘉末誤

沙門支遁集十三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八卷遁傳（見高僧傳）作十卷唐志同

沙門釋惠遠集十二卷　謹按見隋志惠遠傳（見高僧傳）云所著論序銘讚詩集爲十卷大唐內典目錄亦作十卷

姚萇沙門僧肇集一卷　謹按見隋志

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蘊集二卷　謹按見隋志（見本書列女傳）

第911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版反內

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存三卷（見本書列女傳）

武帝左九嬪集四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存一卷家大人從藝文類聚諸書輯存一卷（見本書后妃傳）

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婦人集云李氏名婉字淑文與此異（見本書賈充傳）

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

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　謹按見七錄兩唐志有劉臻妻陳氏集五卷當即此集本書列女傳亦有劉臻妻陳氏

海西令劉驎妻陳璆集七卷　謹按見七錄

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　謹按見七錄

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

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　謹按見七錄

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

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

右別集類存三百八十三家三百八十五部

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摯虞）　謹按見隋志七錄六十卷志二卷

論二卷

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混）　謹按見隋志

集苑六十卷（謝混）　謹按見兩唐志七錄隋志脫撰人名

善文五十卷（杜預）　謹按見隋志

文章志錄雜文八卷（謝沈）　謹按見七錄

名文集四十卷（謝沈）　謹按見兩唐志

齊都賦一卷（左思）　謹按見兩唐志

齊都賦音一卷（李軌）　謹按見兩唐志七錄作齊都賦二卷并音左思撰家大人曰音係軌作考緒并屬之太冲混誤不可据

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邃撰）　謹按見七錄以唐志攷之邃乃注二京（唐志誤作三京）賦者此綦毋邃三字蓋衍文（軌賦本一卷此疑有邃音一卷在內故作二卷兩亦著邃名于下也但標題有脫奪耳攷詳下條）

三都賦注三卷（綦毋邃）　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兩唐志皆作三

京賦注一卷通志藝文略則云三京賦一卷李軌作注一卷邃作與此皆互異余攷軌有二京賦亦載七錄知唐志通志所云三京實二京之譌此所云三都賦三卷者則又二京賦一卷之譌也軌作賦邃爲之注事本分明唐志通志雖誤作三京而七錄此目之誤猶得藉以訂正不得以後于阮錄疑爲不可据信也至三都賦有張載等注（七錄亦載）事實詳覈亦斷無疊牀架屋再爲作注理此可以意決者今姑仍七錄譌文著錄而附訂其誤如右（意七錄原文本作二京賦注一卷因後寫於左思三都賦注三卷下傳鈔寫刊者牽連涉誤致亦作三都賦注三卷耳惜不得善本核之）

晉歌章八卷　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隋志于吳聲歌辭曲下

又載梁有晉歌章十卷卽此書舊注本作十卷可證

讌樂歌辭十卷（荀勗）謹按見七錄新唐志有勗樂府歌詩十卷卽此

晉歌詩十八卷　謹按見七錄

太樂歌辭二卷（荀勗）謹按見新唐志

太樂雜歌辭三卷（荀勗）謹按見新唐志家大人曰此書及上一種隋志皆不載當在晉歌詩十八卷中非散佚所存卽後人錄出單行者也

晉詩二十卷（索靖）謹按見本書靖傳

元正宴會詩集四卷（伏滔袁豹謝靈運等撰）謹按見兩唐志

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葛洪）謹按見本書洪傳

碑誄詩賦百卷（葛洪）謹按見本書洪傳

移檄章表三十卷（葛洪）謹按見本書洪傳

織錦迴文詩一卷（苻堅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作）謹按見七錄

木連理頌二卷　謹按見七錄晉朝太元十九年羣臣上（此書隋志重出見注）

誡林三卷（綦毋邃）謹按見七錄唐志隸儒家

相風賦七卷（傅玄等）謹按見七錄

迦維國賦二卷（右軍行參軍虞干紀）謹按見七錄

子虛上林賦注一卷（郭璞）謹按見七錄

五都賦五卷幷錄（張衡及左思撰）謹按見隋志

三都賦注三卷（張載劉逵衛瓘）謹按見七錄本書左思傳爲三都賦旣成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衛瓘又爲作略解序此（衛瓘陳留人字伯輿非本書列傳之衛伯玉也）

三都賦音一卷（李軌）謹按見隋志

木玄虛海賦注一卷（蕭廣濟）謹按見七錄

靖恭堂頌一卷（涼李暠）謹按見隋志

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荀綽）謹按見七錄

百志詩九卷（干寶）謹按見隋志七錄兩唐志均五卷

劉聰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　謹按見前趙載記

二晉雜詩二十卷　謹按見七錄

古遊仙詩注一卷（應貞）謹按見七錄

百一詩二卷（蜀郡太守李彪）謹按見七錄

毛伯成詩一卷　謹按見隋志舊題晉征西將軍按伯成仕至征西行軍參軍見征西寮屬名此將軍當爲參軍之譌

翰林論三卷（李充）謹按見隋志新唐志著錄

傅子內外中篇百四十首（傅玄）謹按見本書玄傳

裨論十二篇（郭象）謹按見本書象傳

四帝誡三卷（王誕）謹按見七錄誕宋書有傳然實卒于義熙九年固晉人也（隋志集部列誕集於東晉篇亦不以爲宋人）

碑文十五卷（將作大匠陳勰）　謹按見七錄

碑文十卷（車灌）　謹按見七錄

羊祜墮淚碑一卷　謹按見七錄

桓宣武碑十卷　謹按見七錄

設論集三卷（東晉人撰）　謹按見七錄

夏侯湛論三十餘篇　謹按見本書湛傳（傳言湛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

明真論一卷（兗州刺史宗岱）　謹按見隋志

連珠一卷（陸機）　謹按見七錄

咸康詔四卷　謹按見隋志

晉朝雜詔九卷　謹按見隋志

晉雜詔百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晉雜詔二十八卷錄一卷　謹按見七錄

晉詔六十卷　謹按見七錄

晉文王武帝雜詔十二卷　謹按見七錄

錄晉詔十四卷　謹按見隋志

元帝詔十二卷　謹按見七錄

成帝詔草十七卷　謹按見七錄

康帝詔草十卷　謹按見七錄

建元直詔三卷　謹按見七錄

永和副詔九卷　謹按見七錄

升平隆和興寧副詔十卷　謹按見七錄

太元咸寧寧康副詔二十二卷　謹按見七錄

隆安直詔五卷　謹按見七錄

義熙詔十卷　謹按見隋志

義熙副詔　謹按見七錄

元興大亨副詔三卷　謹按見七錄

晉諸公奏十一卷　謹按見七錄

魏名臣奏三十卷（陳長壽）　謹按見七錄

漢名臣奏三十卷（陳壽）　謹按見舊唐志隋志脫撰人名（文選注亦作陳壽集）

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陳壽定）　謹按見蜀志（本書壽傳言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即故事也）

孔羣奏二十二卷　謹按見七錄

金紫光祿大夫周閔奏事四卷　謹按見七錄

中丞劉邵奏事六卷　謹按見七錄

中丞司馬無忌奏事十三卷　謹按見七錄

中丞虞谷奏事六卷　謹按見七錄

劉隗奏五卷　謹按見七錄

中丞高崧奏事五卷　謹按見七錄

山公啓事三卷　謹按見隋志李善文選注卷十五屢引賈弼

之山公表注所云表啓即啟事是此書有注也
范甯啟事十卷　謹按見七錄隋志三卷兩唐志卷同七錄
雜集一卷（殷仲堪）　謹按見隋志
書集八十八卷（散騎常侍王履）　謹按見隋志七錄八十卷
抱朴君書一卷（葛洪）　謹按見七錄
盧欽小道　謹按見本書欽傳（冊府元龜言欽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子字誤衍）
蔡司徒書三卷（蔡謨）　謹按見七錄
左將軍王鎮惡與劉丹陽書一卷　謹按見七錄
策集一卷（殷仲堪）　謹按見隋志
任子春秋一卷（杜嵩）　謹按見隋志

雜論九十五卷（殷仲堪）　謹按見兩唐志
傅咸集奏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孫楚集奏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劉宏教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杜預集要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六夷頌（宗欽）　謹按見前涼錄
周詩（夏侯湛）　謹按見本書湛傳
古今畫讚（傅玄）　謹按見原本書鈔百十五將帥類
畫讚（顧愷之）　謹按世說巧藝篇注言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讚
（又雅量篇注引愷之書讚書字疑畫之誤）

七經詩（傅咸）　謹按孔穎達曰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之王應麟
困學紀聞云類聚及初學記載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
皆四言而缺其一朱氏經義攷著錄入論語類
右總集類存六十六家失名二十家九十五部
凡集存四百四十七家失名二十家四百七十七部
凡四部經傳合存七百四十四家失名二百八十八家一千六
百十七部
沙門不敬王者論一卷（沙門慧遠）　謹按見隋眾經目錄論凡五
篇載宏明集
釋論二十卷（慧遠）　謹按見隋眾經目錄

法性論一卷（慧遠）　謹按見隋眾經目錄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三卷（慧遠）　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法苑珠林）
（傳記篇此書下注云共羅什法師答）
阿毗曇心論序（慧遠）　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妙法蓮花經序（慧遠）　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修行方便禪經序一卷（慧遠）　謹按見隋眾經目錄
三法度論序（慧遠）　謹按見隋眾經目錄
明報應論一卷（慧遠）　謹按見隋眾經目錄
辨心識論一卷（慧遠）　謹按見隋眾經目錄
沙門袒服論一卷（慧遠）　謹按見隋眾經目錄

大智度論要畧鈔二十卷（慧遠）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大智度論序（慧遠）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佛影讚（慧遠）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釋三報論一卷（慧遠）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寶藏論三卷（僧肇）謹按見宋史藝文志（宋志尚有肇寶藏論一卷殆複出）

般若無知論一卷（僧肇）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亦載宋志文獻通攷有肇論四卷即此論及下三種（傳燈錄言肇後爲姚興所殺高僧傳則言義熙三年卒於長安蓋諱之）

涅盤無名論一卷（僧肇）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文選注僧引肇涅盤論即此是論亦載宋志）

不真空論一卷（僧肇）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宋志有肇論二卷即此論及下一種）

物不遷論一卷（僧肇）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丈六即真論一卷（僧肇）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維摩經注解五卷（僧肇）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長阿含經序一卷（僧肇）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實相論二卷（鳩摩羅什）謹按見本書羅什傳隋衆經目錄作一卷

維摩經注解三卷（鳩摩羅什）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答問論二卷（鳩摩羅什）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釋矇論一卷（支遁）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即色遊玄論一卷（支遁）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世說注二引遁即色論當即此書）

辨三乘論一卷（支遁）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聖不辨智論一卷（支遁）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本業經序一卷（支遁）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法苑珠林傳記篇作本業四諦序）

四本起禪序一卷（支遁）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法苑珠林傳記篇作本起四諦序）

道行指歸一卷（支遁）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答法汰難二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般若析疑畧二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大十二門注解二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陰持入注解二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光讚析中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道行集異注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小十二門注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光讚鈔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衆經目錄

般若析疑準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衆經目錄

了本生死注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衆經目錄

起盡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衆經目錄

大道地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衆經目錄

賢刧諸度無極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衆經目錄
安般守意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密跡持心二經甄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人本欲生注撮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衆經十法連雜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義指注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九十八結連刧通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三十二相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三界混然諸僞雜錄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答法將難一卷（道安）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大品經序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了本生死經注序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增一阿含經序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中阿含經序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十四卷鞞婆序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十法句義序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賢刧經畧解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持心梵天經畧解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金剛密跡經畧解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人欲生經注解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了本生死經注解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十二門經注解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十二門禪經注解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般若經注解一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光讚般若畧解二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陰持人經注解二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大道地經注解二卷（道安）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毗曇指歸一卷（竺僧度）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阿毗曇心論四卷（道慈筆受）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神無形論一卷（竺僧敷）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經論都錄一卷（支敏度）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人物始義論一卷（康法暢）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立本論九卷（曇徽）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六識指歸十二首（曇徽）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譬喻經十卷（康法邃）謹按見大唐內典目錄
大品經序一卷（僧叡）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小品經序一卷（僧叡）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法華經後序一卷（僧叡）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維摩詰經序一卷（僧叡）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思益經序一卷（僧叡）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自在王經序一卷（僧叡）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道行經序一卷（僧叡）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關中出經序一卷（僧叡）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十部律序一卷（僧叡）謹按見隋衆經目錄

泥洹經注（道安）謹按見文選注

維摩詰經注（竺道生）謹按見文選注

十四科元贊義記一卷（竺道生）謹按見宋史藝文志

維摩經子注五卷（曇詵）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

窮通論一卷（曇詵）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

立本論九篇（法遇）謹按見高僧傳

法華經義疏（道融）謹按見高僧傳

十地經義疏（道融）謹按見高僧傳

維摩經義疏（道融）謹按見高僧傳

法華經義疏四卷（曇影）謹按見高僧傳

中論注（曇影）謹按見高僧傳

釋駁論一卷（道恒）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

耆闍崛山解（竺法護）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

首楞嚴經注（帛遠）謹按見高僧傳

放光般若經注（法祚）謹按見高僧傳

顯宗論（法祚）謹按見高僧傳

切悟章（支遁）謹按見高僧傳

法華經義疏四卷（竺法崇）謹按見高僧傳

毗曇指歸一卷（竺僧度）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

勝鬘經注（竺慧超）謹按見高僧傳

人物始義論（支僧敦）謹按見高僧傳

十住經注解（僧衛）謹按見高僧傳

右釋家存三十七家一百十二部

老子化胡經二卷（道士王浮）謹按見隋衆經目錄傳題作祭酒王浮此据法琳辨正論改題是書又名明威化胡經亦見辨正論注晉書雜錄云（見辨正論引）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屢屈遂改換西域傳爲化胡經言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于此郡齋讀書志作十卷蓋後坿議化胡經八狀故卷帙增多也（日本現在書目亦作十卷）

靈劍子一卷（許遜）謹按見宋志

靈劍子引導子午記（許遜）謹按見宋靈佑宮道藏目錄

大淸玉碑子一卷（葛洪與鄭思遠答問）謹按見宋志

度人經釋例一卷（許遜）謹按見靈佑宮道藏目錄

玄都省須知一卷（許遜）謹按見靈佑宮道藏目錄

許眞君石函記（許遜）謹按見靈佑宮道藏目錄

黃庭內景經注（南嶽魏夫人）謹按見太平廣記五十八

太乙眞君固命歌一卷（葛洪譔）　謹按見宋史藝文志

神仙金汋經三卷（葛洪）　謹按見道藏目錄

大丹問答一篇（葛洪）　謹按見道藏目錄原注云右壁古文

金木萬靈論一篇（葛洪）　謹按見道藏目錄此文乃刪改抱朴子
內篇中金丹篇爲之當出道流所演

抱朴子別旨一篇（葛洪）　謹按見道藏目錄此文言導引行氣與
抱朴子內篇中釋滯篇相類

元始上眞衆仙紀一卷（葛洪）　謹按見宋鹹佑宮道藏目錄

三皇經（道士鮑靚）　謹按見法苑珠林破邪篇

右道家存五家十五部

大凡四部及釋道合存七百八十六家失名二百八十八家一
千七百五十四部

補晉書藝文志卷四終　子辰對字

補晉書藝文志坿錄一卷

丁國鈞編　子辰注

存疑類凡一百一部目列後

經部

周易音一卷（范氏）　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隋志有周易論四卷
舊烱范氏以本書范宣傳攷之實宣所撰此云范氏疑亦宣

子書

周易髓十卷（郭璞）　謹按見通志藝文畧家大人曰宋馮椅言前
志無此書中興時得於民間題晉人撰（宋志八卷亦作晉人）仲滿屬之
郭氏不審何據疑實後人鈔晉時說易書爲之也今存二卷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　謹按見隋志援爵里無攷近馬國翰輯
此書序指爲晉末人要亦想當然語

孔氏毛詩音　謹按見釋文敘錄家大人曰此書同下蔡氏音
人名時代陸德明均未詳冊府元龜攷于晉代未審何據列
此俟更攷之

蔡氏毛詩音　謹按見釋文敘錄

毛詩疑字議（蔡謨）　謹按經義攷据初學記所引著錄然頗疑是
當時議文非書名

周官音義　謹按見本書韋逞母宋氏傳据傳所言此音義似
家世傳習之本非宋氏所撰朱氏經義攷謝氏小學攷皆著

錄殆誤

穀梁注十二卷（段肅）　謹按見隋志舊注云疑漢人冊府元龜學校部次在晉代

左氏牒例二十卷（劉寔）　謹按見新唐志家大人曰寔傳載條例二十卷隋唐志均已著錄隋作十一卷唐作十卷不應又有二十卷之本卷數雖同寔傳頗疑複出致譌

春秋土地記三卷（楊里璠）　謹按見元和姓纂家大人曰此書當即京相璠等所撰因複姓又同名涉誤

孫氏孝經注一卷　謹按見七錄冊府元龜學校部次在晉代

集議孝經一卷（中書郎荀昶）　謹按見隋志舊題荀勗兩唐志同家大人曰本書勗傳不言注孝經釋文叙錄孝經正義備列晉時注家亦祇有昶而不及勗反覆參攷知勗實昶之譌也孝經疏言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諸說始以鄭氏為宗又引司馬貞議有昶集解孝經語今此書以集議命名與邢疏所言正合其證一昶元嘉初官中書郎（見宋書荀伯子傳）隋唐志亦作中書郎荀昶（見集部）與此書所題官號合其證二有此二證知隋志作勗者以姓同涉誤兩唐志又沿其誤耳昶宋初人似不當列此然隋志次此書於袁宏書上孝經正義又有晉荀昶語疑昶實生於晉末故仍更正坿于錄至崇文總目載晉孫昶孝經集解一書云咸平中獻自日本倘攷孫昶集解隋唐志及釋文敘錄均不載邢疏亦未引以書名攷之蓋即昶是書（荀書兩唐志本作孝經集解）誤荀為孫耳不再列入

孝經注二卷（荀昶）　謹按見七錄舊題荀勗其誤與上一書同

論語注十卷（孫氏）　謹按見七錄冊府元龜學校部次在晉代

小學篇一卷（王羲之）　謹按見兩唐志是書七錄隋志不載當即隋志之王義小學篇誤屬之羲之也

方言二卷（劉昺）　謹按見魏書昺傳

史部

東晉新書七卷（庾銑）　謹按見七錄冊府元龜次在晉代

晉書鴻烈六卷（張氏）　謹按見冊府元龜國史部隋志亦著錄不言晉人

三國陽秋（孫盛）　謹按初學記職官部引中興書稱盛著是書（御覽職官部三十一亦引）家大人曰三國當指吳蜀魏然本書盛傳不載七錄隋唐志亦無之疑三國二字實晉之譌

三史畧記八十四卷（劉昺）　謹按見魏書昺傳

涉史隨筆一卷（葛洪）　謹按見述古堂書目

陳帝紀六卷（皇甫謐）　謹按見日本現在書目

晉徵祥說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晉中興徵祥記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燉煌實錄十卷（劉昺）謹按見隋志魏書劉昺傳作十二卷唐志同宋書大且渠傳載此書則仍十卷

西河記二卷（段龜龍）謹按見兩唐志家大人曰隋志有喻歸西河記二卷唐志不著錄而別出此書本喻氏書誤屬之段氏故卷數並同也（冊府元龜亦載段氏此書疑襲唐志所誤）

趙義一卷（周融）謹按見冊府元龜國史部舊注一曰石集記云石勒事（當作一曰二石集記石勒事注文作總誤）家大人曰隋唐志史通皆不載是書亦無周融其人參核各書當爲田融趙書之譌文多傳譌耳

南燕書七卷（游覽先生）謹按見隋志冊府元龜次在晉代

燕記（崔逞）謹按見魏書逞傳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天興初賜死蓋當安帝隆安時

燕書（封懿）謹按見魏書懿傳懿字處德渤海蓨人卒於北魏太宗泰常二年當恭帝元熙二年是書懿爲慕容暐著作郎時所撰

凉書十卷（僞凉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謹按見隋志舊注云記張軌事魏書及史通外篇皆作劉昺僞大將軍謂李暠

凉書十卷（沮渠國史）謹按見隋志史通正史篇曰宗欽記沮渠氏魏書欽傳欽在河西作蒙遜記十卷即此書欽於蒙遜時爲中書郎世子洗馬隋志集部作晉宗欽蓋不以爲魏人

秦書八卷（何仲熙）謹按見隋志舊注云記苻堅事（冊府元龜次在晉代）

拓跋涼錄十卷　謹按見隋志無撰人名史通正史篇云失名記禿髮氏隋志次此書於燉煌實錄上當亦晉末人撰

魏國記十卷（鄧淵）謹按見史通正史篇魏書淵傳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詔撰國記淵撰十餘卷即此

流別起居注　謹按見高似孫史畧

晉起居注　謹按見史畧

晉宗起居注　謹按見史畧

晉起居注鈔　謹按見史畧

晉朝故事三卷　謹按見新唐志疑即隋志四十三卷之晉故

事所佚賸

東宮舊事三卷（應詹）謹按見冊府元龜學校部家大人曰詹有沔南故事三卷見隋志而不載是書疑此爲沔南故事之譌故卷數亦同也

魏晉故事　謹按見通典所載多晉人議禮各條疑後人所編集

西京雜記二卷（葛洪）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是書舊無撰人名今据兩唐志補（冊府元龜國史部亦作葛洪撰）攷顏氏漢書注（匡衡傳下）稱是記出於里巷不言撰者何人段成式引庾信語指爲吳均陳晁兩家書目采其說　國朝盧召弓刊此書則又力辨爲劉歆

所作各執一說主名無定今姑据唐志著錄（御覽引書目亦作葛洪西京雜記）

晉功臣表　謹按見水經溫水篇注

魏晉官名五卷　謹按見隋志

魏晉官品令　謹按本書職官志禮志均引

諸王國雜儀注十卷　謹按見兩唐志此書次在晉代疑出晉人撰錄

益部耆舊傳并志（陳術）謹按見冊府元龜國史部据華陽國志術乃劉蜀時人

楚國先賢傳（鄒湛）謹按陳氏書錄解題襄沔記下言湛有此書

然阮錄以下均不載陳氏書目亦無之

桓玄傳二卷　謹按見隋志据宋書荀伯子傳知傳爲伯子撰

薛常侍家傳一卷　謹按見隋志薛兼官至散騎常侍見本書兼傳兩唐志作二卷云荀伯子撰無家字

列女傳序讚一卷（孫夫人）謹按見兩唐志家大人曰此書新志次在杜預女記上舊志次在女記下孫夫人疑卽紐滔母孫瓊也（有集一卷見隋志）列此俟攷

扶南記（竺枝）謹按見水經溫水篇注

何顒傳一卷　謹按見唐志

蒲元傳　謹按見藝文類聚

神仙傳畧一卷（葛洪）謹按崇文總目載此書疑後人刪取葛氏神仙傳爲之

洛陽宮殿簿一卷　謹按見隋志舊無撰人家大人曰此書次在陸機洛陽記下楊佺期洛陽圖上當亦晉代所撰兩唐志洛陽宮殿簿三卷疑卽此書

分吳會丹陽三郡記三卷　謹按見舊唐志新志存二卷

吳蜀地圖　謹按見裴秀地域圖序引（玉海地理類亦列是圖）

石虎鄴中記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與陸翽書各著錄知非一書不知何人所撰

洛陽故宮名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晉宮閣名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晉宮閣記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

汝南記（杜預）謹按初學記人事部引家大人曰杜預疑任預之譌

關中記一卷（葛洪）謹按崇文總目中興書目通攷宋志均著錄家大人曰疑潘岳書誤屬之洪也列此俟更詳之

佛國記一卷（沙門法顯）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法顯沒於宋代故今本題宋法顯然是書實成於義熙十二年記末晉人跋語可證用坿于錄

游歷天竺記一卷（釋法顯）謹按見法苑珠林傳記篇舊題東晉

平陽沙門當亦成於晉時或即佛國記之異名也（水經河水篇注亦引）

愼阜山記（葛洪）謹按見書錄解題

從征記（伍緝之）謹按漢書注原本書鈔初學記藝文類敘御覽均引緝之隋志集部題宋奉朝請而藝文類聚（八十七）引緝之柳花賦作晉人殆生於末造更歷二姓者

隆安西庫書目二卷　謹按見宋志舊注云不知作者

子部

釋滯（虞喜）謹按此書及下通疑一種隋唐志皆不載當爲志林廣林後林中之篇目近馬氏國翰据通典諸書所引各輯爲一卷

通疑（虞喜）謹按攷具上條

常氏老子注　謹按見七錄冊府元龜學校部次在晉代

老子注二卷（邯鄲氏）謹按見七錄冊府元龜學校部次在晉代

老子注二卷（張嗣）謹按見七錄冊府元龜學校部次在晉代

盈氏老子注二卷　謹按見七錄冊府元龜學校部次在晉代

孟氏老子注二卷　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孟釐論語注隋志但題孟氏此孟氏疑亦即釐下莊子注一書同（冊府元龜學校部亦次在晉代）

莊子注十八卷錄一卷（孟氏）謹按見七錄冊府元龜學校部次在晉代

雜語（孫盛）謹按見裴氏三國志注亦稱異同雜語（魏志武帝紀注）疑即盛所著之三國異同評也

纂要一卷（戴逵）謹按見隋志舊題戴安道逵字也亦作顏延之撰不審孰譌

正訓十卷（陸機）謹按見文獻通考家大人曰馬端臨謂以前書目皆無機是書唐志有辛德源正訓二十卷已亡或即其遺書也言頗有徵然馬氏亦不能決定非機書今姑坿此

廊廟五格二卷（王彬）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彬本晉有傳然詳書名疑非晉人所撰

異物評二卷（張華）謹按見宋志

慕容氏兵法一卷　謹按見七錄此書當是記僞燕事其爲當時所撰抑出後人追錄莫可審定

司馬彪戰畧　謹按見裴氏三國志注

司馬彪戰經　謹按見御覽引書綱目家大人曰彪有兵記二十卷此同上一種疑皆其書中之篇目也

景初律畧要二卷　謹按見七錄

五金龍虎歌一卷（葛洪）謹按見崇文總目

五岳眞形圖文一卷（葛洪）謹按見崇文總目

養生要集（張湛）謹按見隋志家大人曰疑此係魏書列傳中之張湛非注列子者

肘後備急百一方三卷（葛洪）謹按見宋志家大人曰應即洪傳所載之肘後要急方及七錄隋志之肘後方兩唐志之肘後救卒方（据書錄解題此本肘後救卒方經陶隱居增補改名）

黑髮酒方一卷（葛洪）謹按見崇文總目家大人曰此方及下一方當在洪神仙服食諸方書中非佚脫即後人傳錄別行者

葛仙翁杏仁煎方一卷（葛洪）謹按見崇文總目

集部

國子博士周祇集十一卷　謹按見隋志七錄二十卷兩唐志十卷家大人曰据御覽（五百二十六）引祇祭梁鴻文知字穎文藝文類聚（三十六）引作晉人而卷一引祇月賦卷二十一引祇執

友箴皆作宋人頗疑其人卒於宋初

宗欽集二卷　謹按見隋志

徵士周桓之集一卷　謹按見七錄家大人曰嚴可均謂桓之係續之之譌所攷致覈然續之卒於宋景平元年見宋書隱逸傳隋志入之晉代頗未安

義熙以來至大明詔三十卷　謹按見七錄

晉宋雜詔四卷　謹按見七錄

吳晉雜事九卷　謹按見七錄

靖恭堂銘一卷（劉昺）謹按見魏書昺傳

黜僞類凡三十四部目列後

經部

草書勢（王羲之）謹按文具墨池編朱文長曰蓋袁昂輩所贋作

筆陣圖（王羲之）謹按文具墨池編家大人曰即羲之題魏夫人筆陣圖後語也（御覽書類引）章續墨藪作筆勢圖通志藝文畧云一卷此文與下三種皆僞不可据

筆勢論（王羲之）謹按文具墨池編亦作筆論又作筆經日本現在書目載此書云一卷

書論（王羲之）謹按文具墨池編

書訣（王獻之）謹按文具墨池編

史部

五孝傳（陶潛）謹按坿見潛詩文集

羣輔錄（陶潛）謹按坿見潛集

湘州記一卷（羅含）謹按見通典含書名湘中記此實宋郭仲彥書也誤不足据

名山記一卷（王子年）謹按見文獻通攷即拾遺記中之第十卷

子部

養生論一卷（葛洪）謹按見宋志今道藏尚載其文蓋道流剿裂抱朴子中地眞極言二篇文所贋

枕中書（葛洪）謹按見文獻通攷亦僞書也抱朴子遐覽篇有惟余見投五行記語此書名當即緣此影撰

保聚圖（庾袞）謹按見郡齋讀書志本書庾袞傳有率衆保禹山禦賊及保大頭山事後人叢因此託僞

六軍鑑要一卷（陶侃）謹按見宋志唐以前無著錄及引用者贋鼎無疑

小象賦一卷（張華）謹按見宋志

三家星歌一卷（張華）謹按見宋志

玉函寶鑑星辰圖一卷（張華）謹按見宋志

周易玄義經一卷（郭璞）謹按見宋志

周易括地林一卷（郭璞）謹按見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畧

周易穿地林一卷（郭璞）謹按見通志藝文畧

周易竅書三卷（郭璞）謹按見通志藝文畧

葬經一卷（郭璞）謹按見通志藝文畧宋史亦著錄

撥沙成明經一卷（郭璞）謹按見通志藝文畧

青囊經一卷（郭璞）謹按見通志藝文畧

元堂局訣三卷（郭璞）謹按見通志藝文畧

八仙山水經一卷（郭璞）謹按見通志藝文畧

青囊補注（郭璞）謹按見文獻通攷

續葬經一卷（郭璞）謹按見文獻通攷

三命通照神白經三卷（郭璞）謹按見宋志

三鑑靈書三卷（張華）謹按見宋志

周易玄義經一卷（郭璞）謹按見宋志

師曠禽經注一卷（張華）謹按見直齋書錄解題

靈棋經注二卷（顏幼明）謹按見郡齋讀書志今存（宋志作李進注）

元經十卷（郭璞）謹按姑蘇樂眞堂所刊陰陽五要奇書載此

璇璣經一卷（趙載）謹按亦見樂眞堂刊本載爲郭璞門人見本書璞傳

耆婆脈訣注十二卷（羅什）謹按見日本現在書目醫方類載此家大人曰據高僧傳中羅什傳載什事甚詳不言有此注其爲後人影撰無疑

補晉書藝文志坿錄一卷終

受業周焯校字

晉書蓺文志補遺

常熟丁國鈞撰

經部

周易音（韓伯）見趙汝楳周易輯聞（周易釋文亦引）

周易音（王廙）見周易釋文

毛詩音（劉昌宗）見顏氏家訓匡謬正俗

毛詩音（李軌）見釋文敘錄

儀禮注（劉兆）見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世主妙嚴品第一之一）

儀禮音（范宣）見儀禮釋文本作范散騎（士喪禮喪服傳既夕禮均引范散騎曰緩亂）

反攷本書宣傳善三禮嘗以散騎侍郎徵則范散騎爲宣無疑特補名列此儀禮釋文又屢引范氏音亦宣也

周禮音（干寶）見賈昌朝羣經音辨

穀梁音（李軌）見春秋穀梁音義

穀梁音（范甯）見賈昌朝羣經音辨

論語音（衞瓘）見經典釋文

論語音（李充）見經典釋文

論語音（繆播）見經典釋文

史部

獻帝春秋十卷（袁暐）見隋志攷吳志陸瑁傳注袁迪孫暐字思光作獻帝春秋是其人已入晉代

禮儀志（譙周）見謝沈後漢書（續漢書禮儀志注引）

張錡狀（蔡洪）見李善文選注

劉壯之家傳　見世說夙慧篇注

張華別傳　見御覽卷二百三十四五百九十七引

何楨別傳　見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

蔡克別傳　見御覽卷八百十六引（世說輕詆篇注誤作蔡充）

王汝南別傳　見世說賢媛篇注本書王湛傳爲汝南內史

王處沖別傳　見御覽卷二百十五

王湛別傳　見御覽卷三百六十七

謝玄別傳　見世說文學篇注

江淳傳　見世說政事篇注

敘羊秉（夏侯湛）見世說言語篇注

神女杜蘭香傳（曹毗）見御覽卷一百八十六又三百九十

王獻之別傳　見世說德行篇注

王乂別傳　見世說德行篇注

劉惔別傳　見世說品藻篇注

左思傳（郭伯通裔權撰）見御覽卷六百

郭文傳　見御覽七百五十七卷

佛所行讃經傳五卷（寶雲）見隋衆經目錄

迦葉集經傳一卷（竺法護）見隋衆經目錄

巴蜀志（袁休明）見水經若水篇注名勝志云晉人

南都賦圖（戴逵）見世說文學篇

衆經四卷（釋道流竺道祖撰）見歷代三寶記

子部

辯與苑（萬勛）見御覽卷二十二

明愼（殷康）見御覽卷四百三十一

金匱玉函經八卷　見文獻通考宋志脫經字

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見隋志（外臺秘要及日本醫心方屢引此書）

劉涓子鬼遺方十卷　見隋志舊題龔慶宣撰攷慶宣是書序

稱涓子晉末人龔特傳錄其書者（末署齊永元元年五月五日）非撰人也

宋書宗室傳遵考父涓子彭城內史

劉涓子神仙遺論十卷　見宋志書錄解題今存一卷

子虛上林賦音解（陳武）見爾雅釋文（釋天釋獸篇）武字國武後趙時

休居胡人事蹟具御覽所引武別傳

羽獵長楊賦音解（陳武）見蕭該後漢書楊雄傳音義

魯靈光殿賦注（張載）見李善文選注

揚都賦注（庾闡）見水經注（沔水漸水篇）吳志孫權傳注藝文類聚書

鈔御覽亦引錢氏養新錄謂係仲初自注所攷致確

子虛上林賦注（司馬彪）見文選注

陶琬之詩　見御覽卷三百五十八引云桓玄集載琬之爲江

州主簿

傅咸集敘　見御覽卷二百五十

傅咸奏事　見御覽卷三百四十五

杜預奏事　見御覽卷九十四及七百五十七引

女史箴圖一卷（顧愷之）見七錄舊脫撰人據戲鴻堂帖職思堂

帖補

三百三十三　小六十二

維摩詰子注五卷（釋曇詵）見歷代三寶記

窮通論一卷（釋曇詵）見歷代三寶記

禪祕要法三卷（鳩摩羅什）見大唐內典目錄

禪法要三卷（鳩摩羅什）見歷代三寶記（大唐內典目錄作要解）

禪法要解二卷（沮渠京聲）見歷代三寶記

首楞嚴三昧經注（支道林）見梁僧祐出三藏集記

四阿含暮鈔序二卷（前秦鳩摩羅佛提）見大唐內典目錄

合首楞三昧經記一卷（支敏度）見隋衆經目錄

毘摩羅詰提經義疏（僧叡）見出三藏集記

賢劫千佛經序一卷（曇無蘭）見隋衆經目錄（無蘭孝武時人）

三十七品序一卷（曇無蘭）見隋衆經目錄

明漸論一卷（曇無成）見隋衆經目錄

寶相論（曇無成）見隋衆經目錄

菩提經注（僧肇）見出三藏集記

舍利佛阿毗曇序一卷（道標）見隋衆經目錄

十慧經序（佛調）見隋衆經目錄（高僧傳作竺佛調）

附錄類補遺

周易音（王嗣宗）見周易釋文嗣宗疑正宗之譌卽爲易義之

王宏

周易音（江氏）見周易釋文此江氏非江淯卽江熙

周易注（劉昺）見周易釋文

禮記注（司馬彪）見太平寰宇記五十六引

大二百七十四　小八十八

山海經音義　見大荒南經注疑卽郭氏南山經注所引桒說當亦晉人

凉州記（張資）見世說言語篇注當卽隋志之張諮凉記

荊州先賢傳一卷（高範）見唐書藝文志（湖北通志列入晉代）

晉氏后妃傳　見御覽一百九十四

逸士傳（皇甫謐）見御覽四百九十六

廬山記（張野）見御覽攷世說文學篇注野曾爲遠法師銘當是晉人

崔中書黃素方　見抱朴子雜應篇

傅休奕乘輿馬賦注　見續漢書輿服志注引疑卽休奕自爲然無可證明下五種同

袁喬江賦注　見御覽八百九十九嚴氏全晉文目錄以爲序文未審何據繹其詞語似非序言故仍從御覽作注

曹毗魏都賦注　見文選南都賦注御覽九百七十四亦引（賦係毗作非左太沖之魏都也）

郭璞江賦注　見釋元應衆經音義十七御覽九百三十八及九百三十九亦引

趙至自敘　見御覽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八與世說注（見言語篇）所列嵇紹序趙至文無大異同惟改先君作嵇康耳疑此本嵇紹文譌爲自序故易去紹序中先君二字也

晉安帝海物異名記　見元李衎竹譜詳錄帝字衎文實卽陳汝雍晉安海物異名記也（崇文總目著錄）埤雅引此書亦無帝字可證

補晉書藝文志刊誤

常熟丁辰述錄

甲部

皇甫謐周易解　士安解易未必有專書當入坿錄

袁準儀禮音一卷　舊唐志無誤出當刪

阮籍樂論　與樂經無涉當刪下二論同

裴秀樂論　刪

嵇康聲無哀樂論　刪

春秋穀梁傳鄭氏說一卷　一卷字當刪

氾毓春秋三傳集解　毓無是書當刪

李彤字偶五卷　當入坿錄

乙部

劉兆漢書音義　遍檢文選注惟韋賢諷諫詩下曾引兆方言曰譜四字此當爲兆所注公羊穀梁傳中文非眞漢書注也（王謨輯方言曰譜句入兆公羊注甚允）注據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列入殊未覈當改入坿錄

司馬彪漢書音義　注亦據汪氏文選理學權輿所列目著錄詳覈之彪祇有子虛上林賦注耳已入集部此當刪

呂忱漢書音義　攷水經涑水篇注引漢書下有呂忱說乃忱所著之字林長楊賦注引呂忱曰誇大言也亦本之字林伯雍實無漢書注也注誤據文選理學權輿所列目當更入坿錄

鄧粲晉陽秋三十二卷　當入坿錄

田融趙書十卷　據隋志一曰二石集知是書本有二名兩唐志出融趙石記二石集各二十卷即此因一書二名遂爾誤衍且譌多卷數也（通志霸史類列此書作二十卷二字衍文）注誤據唐志謂足補隋志之佚殊未覈

田融趙石記二十卷　即十卷本之趙書不應複列當入坿錄

田融二石記二十卷　亦即十卷本之趙書當入坿錄

永平故事一卷　誤列入當刪

荀氏靈鬼志三卷　改入坿錄

袁氏世紀　魏志袁渙傳注引此載渙不取呂布軍中物云云御覽亦引之云出袁子正論是世紀乃正論中之一篇（裴注引袁氏世紀本有此準自序也之語）今子部已錄正論十九卷則世紀不應別出當刪

王範交廣二州記一卷　是書本名交廣二州春秋見裴松之吳志注（孫策傳注）後漢郡國志注水經注均引作交廣春秋七錄隋志不著錄知亡佚已久唐志之一卷當是殘帙且譌春秋爲記致與黃義仲書混淆（黃書列後）後人猝難審別貽誤殊甚注語未詳覈當改正

苗恭十四州記　黃譌苗注語當改云見御覽州郡部三或作黃恭交廣記（職官部五十三）或作黃義仲交廣記（人事部十三）或作黃義仲交廣二州記（職官部六十三）皆是書義仲恭字也（水經河水篇注引作黃義仲亦稱其字）藝文類聚地部引苗恭十四州記當因苗黃形近而譌

恭時地無攷王海坿是書（亦譌苗恭）於晉地道記下蓋以爲晉人也今據以入錄如是方翔實（水經河水篇注引作十三州記）

晉姓氏簿據　注末當增事亦具齊書文學傳中賈淵傳十二字

丙部

綦毋邃孟子注九卷　注末當增孟子正義以邃爲梁時人蓋誤解隋志注中梁有二字致譌凡二十三字

殷興通語十卷　舊唐志作文禮撰殷興續新志作文禮通語云殷興續仍十卷意林作八卷無撰人吾師黃元同先生曰殷禮子基作通語詳裴松之吳志注當得其實隋唐志均十卷較意林多二卷者蓋殷基通語本止八卷殷興續之爲十卷唐志所云殷興續當亦得其實其以爲文禮撰者基自序其書有父禮字德嗣云云讀者誤仞爲文禮耳禮吳零陵太守基吳無難督與晉尙書左丞馬竹吾輯此書序誤以興爲基之字又以其宦職不符遂謂吳亡入晉未免武斷所考致確注沿馬氏之譌當改正

羊祜老子注二卷　即祜之解釋而誤複出故隋志釋文敘錄均不載當入坿錄

葛洪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　疑即七錄之葛仙翁老子敘次一種唐志譌葛洪又譌次爲訣故仙翁老子敘次唐志反不載也當入坿錄

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　唐志作杜氏幽求子三十卷意林標

大四百零六
小一十一

題書名同唐志卷數同隋志吾師黃元同先生曰杜氏新書乃雋論非幽求子隋志并題新書唐志云三十卷均誤當以意林爲得實所攷致覈注應依改

阮籍通老論　文章篇目非書也刪

李謫行事記　應移入乙部雜傳記類

王叔和脈訣一卷　譌書當入坿錄

金匱要略方三卷　與金匱玉函經各自爲書注誤當刪

丁部

光祿大夫荀崧集三卷　一譌三

吳興孝廉紐滔集五卷　紐應據何氏姓苑引（廣韻）改鈕

征西將軍張望集十二卷　御覽三十載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疑與此爲一人七錄將軍字殆參軍之譌

車騎長史謝朗集六卷　奪錄一卷三字

太常卿王珉集十卷　奪錄一卷三字

給事中徐乾集　禪譌乾

李軌齊都賦音一卷　當從七錄作左思撰太沖齊都賦有自注史記集解文選注屢引之即七錄所云音也唐志差誤甚多以音爲軌作殆由於誤讀隋志注而然不必以此致疑考緒此卷當并入上一卷著錄

二京賦二卷　賦下當補音字攷一切經音義卷六妙法蓮華第二卷出蔓莚云西京賦云其形蔓莚李洪範音蔓忘怨反莚餘戰反據此則二京賦下脫音字甚明注語胥誤當刪

大三百九十四
小八

2137610
S
Z121·3
15a
ZW　21101000728192

綦毋邃三都賦注三卷　攷御覽卷二十八引邃魏都賦注卷九百二十八引邃蜀都賦注劉賡稽瑞引邃魏都賦注則邃注三都確有明證唐志通志之譌正無待辨也注語不足據當刪

三法度論序　論字衍

大十二門注解二卷　即隋衆經目錄所載之十二門經注解也復出當刪

陰特入注解二卷　即隋衆經目錄所列之陰持入經注解也復出當刪

光讚析中解一卷　此同下一卷即隋衆經目錄所列之光讚般若略解二卷本分而爲二複出當刪

光讚妙解一卷　攷具上條刪

小十二門注解一卷　即隋衆經目錄所列之十二門禪經注解也復見當刪

了本生死注解一卷　即隋衆經目錄之了本生死經注解也復見當刪

大道地解一卷　即隋衆經目錄之大道地經注解也復出刪

賢劫諸度無極解一卷　即隋衆經目錄之賢劫經略解也復出當刪

安般守意解一卷　即隋衆經目錄之安般（原誤般若當改正）經注解也復出刪

密跡持心二經甄解一卷　即隋衆經目錄之持心梵天經略

解金剛密跡經略解二種合而爲一複出當刪

人本欲生注撮解一卷　即隋衆經目錄之人欲生經注解復出當刪

坿錄類刊誤

何顒傳一卷　非晉人刪

蒲元傳　非晉人刪

張嗣老子注二卷　陸氏釋文列嗣於袁眞張憑孫登中其爲晉人無疑當更入子部道家類

郭璞周易玄義經一卷　一書兩見當刪其一